

陳天復先生遺著

曹氏問學遺稿

乙亥秦孝儀題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尊聞室賸稿／陳天倪著．－北京：中華書局，1997

ISBN 7-101-01556-5

I . 尊… II . 陳… III . ①社會科學－文集②陳天倪－文集  
IV . 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6)第 07865 號

封面題簽：啓 功

封面設計：談冰玉

責任編輯：甯德偉

## 尊聞室賸稿

(全 二 冊)

陳 天 倪 著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印刷廠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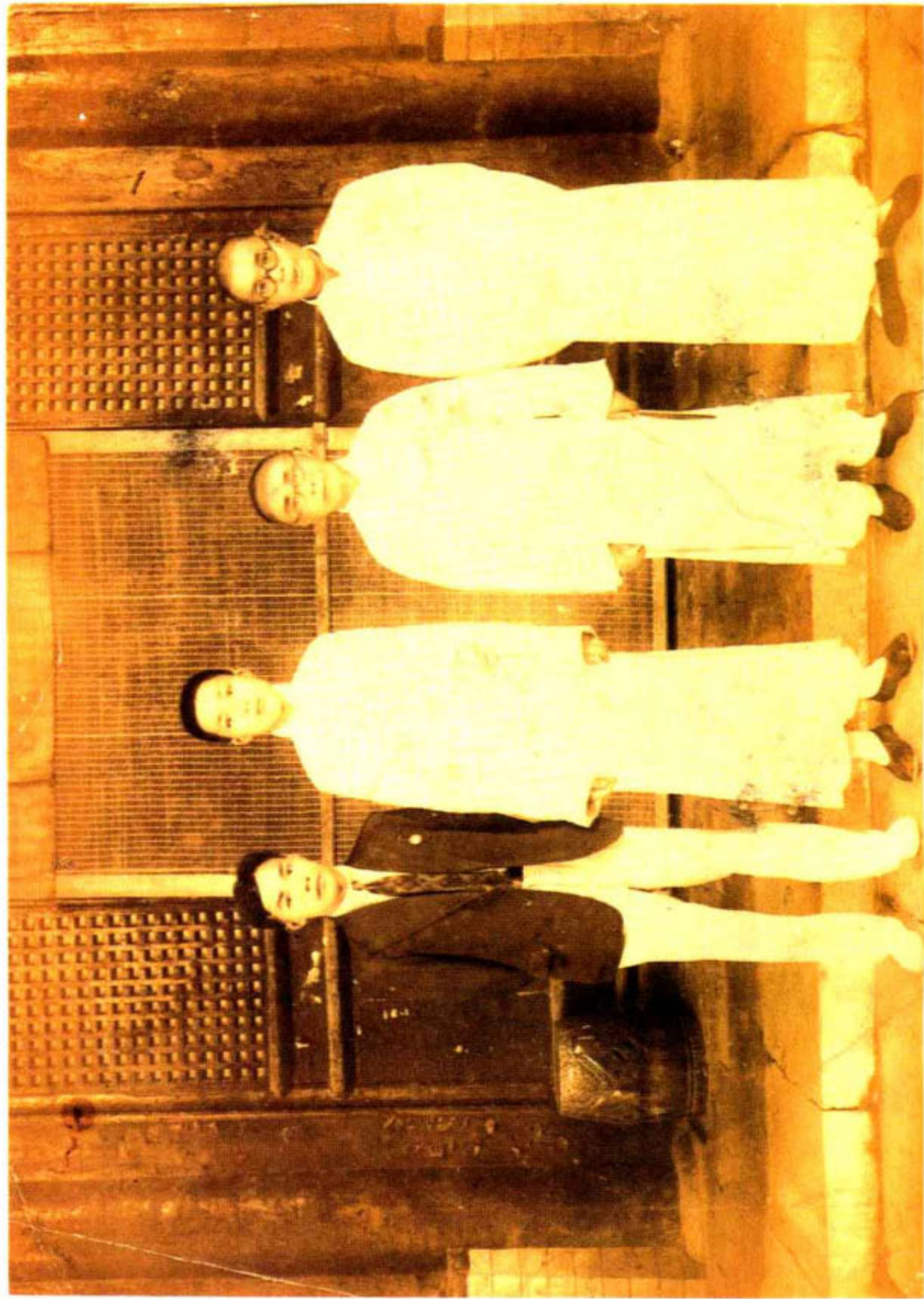
850 × 1168 毫米 1/32·32¼ 印張·4 插頁·565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67.00 元



作者陳天倪(1879 - 1968)



作者一九三五年謁曲阜孔廟時所攝。左起陳雲章、孔德成、作者、奉祀官府秘書長

# 序

馬積高

一九四七年秋至一九四八年夏，積高肄業於前國立師範學院國文系時曾受教於陳天倪先生。當時國師國文系，實可稱爲國學系。學生入學後除需修習文學、漢語諸課程外，尚需研讀經、史及諸子要籍。老師中雖有專治文學者，然以博通經、子、文、史者爲多，天倪師其一也。

先生聲名早著，曾執教於東北大學、無錫國專、中山大學、民國大學、湖南大學等校，同時海內名家多盛稱其學術。黃季剛（侃）先生於時人少所許可，然語及先生，則謂「博聞強記，文出漢魏，詩在唐宋之間」（見黃氏《與汪東書》）。陳柱尊甚推許先生之經學（見陳氏爲先生《六藝後論》所作序）。柳翼謀（詒徵）則對先生與其友曾文星笠合著之《通史叙例》給予高度評價。陳石遺（衍）贈先生詩，以「亭林經術牧齋詩」相許，尤爲贊譽備至。然先生著述刊行者少，已刊者多在抗戰以前，殊不易見。在我班所講授者僅爲文學史、專家文及習作指導，故當時所聆教誨，僅限於文學方面，而於先生在經史方面之造詣，則僅得諸傳

聞。近年得讀先生遺著，始於先生學問之博通有較深切之感受。

先生學問之博，於文學之外兼及經、史、百家，一覽著述目錄，即可了然。通，則除洞察學術流變之外，而尤表現於議論之通達。如《六藝後論》為踵皮錫瑞《經學通論》而作，皮氏之書於五經流別、經師重要爭論，多有疏通辨析，與其所著《經學歷史》同為治經入門佳作。然皮氏於漢儒經說揚今文經學家，黜古文經學家，涉及宋儒經說幾於一筆抹煞，則未免有偏頗之失。先生此書，則於古今漢宋無所偏袒，雖區分流別，而均有所取，可破黨同伐異之見。《周易概要》，於象數、義理之說，漢、晉、宋《易》學之分，但作客觀敘述，不以是非為取捨。《詩經別論》，既力闢專信小序之非，臚列毛序、鄭箋之誤，又歷舉小序叙事之優於馬班二史及可信者。又如《詩論》，於唐宋兩代之詩亦惟闡其流變而不左袒，此皆通達之論。然持論通達，或未免流於膚廓，先生之作，則精詣灼見，往往即寓於通達之中。如謂宋儒誠未免有空疏之失，而朱熹則否（見《六藝後論》）；謂王弼以老注《易》，但老氏之學本與《易》理有相通之處，未足為病；謂宋時所傳《河圖洛書》，雖非為《易》而作，然其圖甚精，別是一家之學（均見《周易概要》）。此則非深於經學者不能道。其他諸論亦多精詣獨到之言，如《詩論》云：「由三百篇而漢，而魏晉，而南北朝，至唐而各體皆備，詩亦登峰造極，篋以加矣。宋人乃不得不別立法門：有兼宗並蓄，變唐人而面貌

而取其神力者；有循唐詩之一部，謁力開拓，由附庸而成大國者；有咀嚼經子，出奇於唐人之外者；有掃盡枝葉，爲空靈獨至之思者。……《易》：窮則變，變則通。執宋以傲唐者固非，是唐而非宋者，亦一孔之見也。」此豈非於唐宋詩精研有得而但爲調和之論者所能斷言？惟是其語精而且約，非沉思不能知其論之深切耳。又如《詩經別論》，一掃以往經學家之陳見，謂「詩當以詞采爲主」，並類舉紀事、頌揚、武功、農事、燕享、譏刺、男女之事等方面，及不同時代之篇章分別加以論述，與前輩論《詩》之作相比，亦罕其倫。又謂《九歌》中「東皇、太一等神，原非命祀，歌辭亦遊戲之中雜以感懷，……非祝辭也。」真所謂片言居要，可息諸多紛紜拘牽之論。凡此種種，皆不過略舉其例，其餘勝義，難以遍列。至於所作詩文之工，則尤非此短文所能陳說。

先生學問淵博，而其用力之深似尤在文學與經學。經學近人多已不講，然欲深究傳統文化之精粗利弊，非於經學有所了解，則無從得其要領。學術應隨時代變化而發展，今人研究經學，自不能墨守前人軌轍，而當另闢新徑，別開生面。但學術之因革，實相反而相成，前人之是，固當繼承，前人之失，亦常爲創新之始。先生經學著作多已散失，現存者已不能見全，其所論或有後時，然源流秩然，名論迭出，其有可資，則可斷言。

先生生於一八七九年（清光緒五年），卒於一九六八年，享年九十歲，在同輩學者中

可謂高壽。當先生逝世時，其相知友人多已凋零，迄今又二十餘年，門弟子健在者也已無多。存者如我，又以種種原因愧未能張大先生之學，故今之知先生者或少。所幸歷經劫難，遺稿尚有所存，現由先生冢嗣雲章教授多方搜輯，同門友人羊君春秋、吳君容甫編校出版，差可彌補學林缺憾，故略書所感於上。學未博通，於經學尤疏，不足以闡揚先生之學，聊申欽敬、懷思之情而已。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於湖南師大



# 總目

序	.....	(一)
六藝後論	.....	(一)
周易概要	.....	(二九七)
孟子概要	.....	(四三三)
詩經別論	.....	(五一五)
通史叙例	.....	(五五三)
治法	.....	(七二一)
詩論	.....	(七五七)
尊聞室詩集(附詩餘)	.....	(七八三)
尊聞室文集	.....	(八八七)
家書	.....	(九七五)
附錄	.....	(九九九)
跋	.....	(一〇一七)

六  
藝  
後  
論



# 《六藝後論》目錄

序	……	(四)	魏晉改制	……	(一二五)
自序	……	(六)	南北異學	……	(一三三)
開宗明義	……	(九)	音學大明	……	(一三九)
載籍原始	……	(二〇)	法義畫一	……	(一四四)
宣聖訂修	……	(二五)	宋學變古	……	(一五五)
及門紹述	……	(三六)	朱學窮理	……	(一六五)
漢儒傳授	……	(六五)	心學末流	……	(一七四)
建學設科	……	(八七)	清儒復古	……	(一八一)
今古爭議	……	(九四)	改制駁議	……	(二二二)
讖緯流行	……	(九八)	異文炫奇	……	(二七四)
古學大著	……	(一〇二)	研經方術	……	(二八一)
通學代興	……	(一〇九)	儒效引義	……	(二九一)
承制定經	……	(一一五)			

## 序

太史公孟子荀卿列傳。於孟子荀卿之著書。皆明著其當時之環境。於孟子則曰。當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於荀卿則曰。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書數萬言而卒。而又附著當時著書者曰。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又曰。自如淳于髡以下。齊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云云。夫於孟荀則或曰退或曰嫉。而於當時之諸子則或曰以干世主或曰尊寵。然則孟荀之書。乃以之匡時救世。而當時之諸子乃將以之求寵。其相去不亦遠哉。然而至今孟荀之書泰半具在。而當世之紛紛以求寵者。乃反泯焉無存。人之著書。傳與不傳。固有幸有不幸。而亦貴夫卓然有以自樹立。不因循者哉。

今之著書言學者。亦紛紛盛矣。而要以新奇趨時尚者爲衆。是以人尚龜學。家究金文。瓘一字之形。則古代明堂之制。儼如目擊。詰一字之誼。則秦近君三萬言之說。猶恨其少。漢宋之爭不已。進而爲今古文之爭。今古文之爭不已。進而爲僞經之辯。僞經之辯不已。進而有僞堯舜僞禹湯之說。近且老子屈原。亦無其人矣。浸假不將孔子孟子而僞之乎。不將劉邦項羽而無之乎。古人譏數典忘祖。今人乃數典疑祖矣。又進而數典無祖矣。或者又尊墨子爲聖人。而譏孔子爲國愿。高談諸子而芻狗六經。凡此之徒。蓋難指數。皆足譁世取寵。高門大屋矣。於此之時。乃有人焉發憤著書。召學者而告之曰。六經不可廢也。古文尚書尚不可疑。況堯舜乎。龜文出於奸人之手。國尚可賣。況龜文不可以僞乎。今江湖賣卜之流。務求敏捷。所書多僞體別字。藉令龜文雖真出殷商。亦不足以爲典要。其書務求匡昔儒之六弊。抹近人之四失。其言辯而博。其辭精而奧。淺學所不能卒讀。辟儒或病其逆耳。斯豈非卓然有以自信不阿於世俗者之所爲乎。於乎。此吾家益陽天倪先生所著之六藝後論是矣。其苦心孤愷。豈特遠紹高密。祛衰辭。維聖學。其時則孟荀之時。其心則孟荀之心矣。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北流陳柱敬序。

## 自序

昔先聖發藏石室。籀繹寶書。溯綿邈於皇初。網散失於窮裔。蓋非獨以藩屏華胄。實欲衣被垓埏。故纂述六藝。同文同倫。大義微言。若揭日月。自梁木萎頽。卮言日出。辨生末學。釁起同門。於是外則六家紛馳。內則八儒異趣。罔惜道術之裂。不察古人之全。夫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明於本數。係於末度。莫備於經。秦黥城旦。不能燔孔壁之藏。漢溺儒冠。不能廢綿蕞之肆。斯文未喪。天意較然。自江都伸一統之議。茂陵黜百家之言。然後燭火熄於大明。聲教迄於絕域。宣元之代。進而彌文。經立博士者十四。士習矩步者三千。聖學重輝。此其嚆矢。爾後學者。或主家法。則有今古之分立。或主通學。則有許鄭之兼綜。或主立異。則有二王之別傳。或主伸釋。則有孔賈之義疏。或主窮理。則有朱學之守正。或主談空。則有王學之披猖。爰迄清初經儒。篤學好古。考詁據逸。發疑正讀。兩漢師說。微而復明。然物盛則衰。說窮則遁。繼此以降。雖審音辨形。信有發明。而標目炫奇。得不償失。提要經部總叙。列舉六弊。衡量前修。可云切至。余校論近今。復有四失。其間短長。可

得而言。自姚考偽書。閻攻孔傳。自云灼見。實爲臆言。崔述考信。罔有忌憚。莊劉妬真。彌肆狂辭。後生因利。緣以馳逐。司馬溫公論風俗劄子云。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識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識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識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今則甫聞經名。即爭今古。未親簡冊。便語僞真。肆口謾詆。百倍曩初。吠影吠聲。俄徧天下。是曰盲瞽。述而不作。無取受命之符。信而好古。寧有改制之義。未學擬宣聖於瞿曇。齊四術於十字。謂事皆創作。道匪憲章。於是託古之說。由春秋而及尚書。制法之談。推王制以至儀禮。其始欲以尊聖。其繼乃以滅經。猖狂黃吻。土苴琬琰。匪但疑堯舜爲一人。直欲等夏商於大素。是曰眚祥。冢墓之文。沿於晋代。金石之錄。著自宋人。遜清諸子。踵事增華。雕琢殘甑。搗摹餌餅。家藏影本。戶侈拓文。夫閭師傳錄。豈敵秘閣之儲。冶匠范形。寧有斯籀之學。即非贗器。亦屬駢枝。今則唐鈔而外。來墜簡於流沙。周銅以前。出甲骨於洹水。欲藉以刊禮堂之定本。黜涑長之古文。飾智驚愚。是曰窮奇。格致誠正之術。大學首扶其微。學問思辨之功。中庸明立其目。導源者千聖。會極者尼山。故言學則文章與性道兼行。成材則德言偕政學俱備。乃或者謂智周萬物爲玄談。以結集群經爲至詣。於是大成之元聖。遂夷於



七略之國師。論雖賢於傳燈。識實同於窺管。是曰溝壑。凡茲四失。俱足亂經。而反道敗常。前二爲烈。若非辨章絕業。何由盪滌浸氛。自記述經解以還。總論群經者。官書有石渠議奏。白虎通德論。私家則劉向有五經通義及要義。曹褒張遐。均有五經通義。劉輔有五經通論。許慎有五經異義。而高密鄭公。擷擇群言爲六藝論。總論以網全經。分論以明各學。最爲士林津梁。今行世者獨白虎通義。餘皆不傳。僅時時見諸別籍。夫索隱行怪。當世有述。而譁衆取寵。儒者不爲。是用紹述高密。辨惑鉤元。雖崕嶮難擬泰山。而細流實資江海。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乎。

## 開宗明義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蓋以吾國之興。年逾億萬。一言一事之微。皆莫能究其原起。古聞之昔。昔聞之先民。固不能定其爲何世矣。余幼聞鄉間之俚語。見兒童之戲具。以爲凡近。迨考之各筆記志乘。乃知多見於唐宋之時。其所始不得而詳也。長理清儒經詁。見其於宮室之圖。衣服之制。禮文度數之節。朗若列眉。服其考訂之精。推求其源。則多襲宋儒之說而諱其名。而宋儒又受之於前人也。瀛海棣通。異族制度學說。輸入內地。而以故籍徵之。則其制固封建之餘習。其說亦多中古之譚言。今人目爲新奇可喜者。前人之所謂熟爛而可厭者也。玉檢金泥。久成灰燼。山崖屋壁。莫覓遺文。三古之書。存於漢者千不逮一。以漢徵之於今。亦百不存一。後起之英。未見往籍。有所論述。自詡新知。余以隋志證之七錄。以七錄證之七略。其新著之書。與前之亡佚者。名目性質。多相符合。謂之續補則可。謂之創造則誣。乃知老彭之述而不作者。蓋以守藏之黃耆。遍讀

金滕石室之書。實見其釐然大備。無可再作也。六籍之道宏矣。下走卑陋。無能爲役。惟平生之所兢兢自守者有三要義。一曰信古。二曰尊經。三曰述聖。謹述於左。疑古者曰。山經標名伯益。而有漢時郡國。內經撰自岐伯。而有秦時言語。其他古籍亦然。是皆後人僞託也。周秦諸子。多引黃帝顓頊之言。其文不雅馴。必非故訓也。應之曰。凡屬古書。皆有後人增補。其曉然可見者爲真。其毫無間隙者反近於僞。今以其中有增補者。遂並其真者而疑之。則史記有褚少孫所補。亦可云非史公作耶。補書自署名自少孫始以前有此例不得以未署名爲辭且往日雕印未行。書之流布不廣。而諸子所引五帝之言。多相符合。知其必有所受矣。愚以爲諸子之引軒頊者。固出於軒頊。其不引軒頊者。亦出於軒頊。譬之唐宋諸子。其引孔孟者。固出孔孟。其不引孔孟者。亦出孔孟。蓋周秦諸子之於軒頊。與唐宋諸子之於孔孟。其揆一也。余少時最服周秦諸子以爲學雖不同皆有聖人之才及細閱之惟老子詞約義該不引證據誠能遺讀古籍求出公例其餘皆前後錯雜瑕瑜互見始知諸子皆普通人不能自造學說其精者皆古聖之言莊子云。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說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云聞而悅之。則非其自創矣。道術之上。冠以古而

不名。蓋歷年綿邈。雖莊周不能知其世次矣。至言不雅馴。則上古之書固然。不能以孔孟範軒頊也。使皆雅馴。孔子刪書。不始堯舜矣。更以詩徵之。十五國之地。相距甚遠。而其詞句多同。同時之人。必不相襲。蓋周詩詞句多取夏殷。如唐宋人之學六朝。時取六朝詞句入詩。故不期而合也。今日新潮頃刻流布全國由交通便而印刷行人心若狂古時無是考呂氏春秋音初篇。塗山女作候人兮猗。孔甲作破斧歌。有娥二佚女作燕燕往飛。而毛詩有候人、破斧、燕燕等篇。則知三百篇名。皆為古譜。周人按譜而為之。如今人之填詞然。如雨無正全篇不見雨無正字尤為顯。蓋二南之節奏皆從此出也。準是而言。欲求文化之源。固巧歷所不能計也。夸毗者流。依附西人。西人古無歷史。故探索混茫。代以掘地。石骨銅鐵之期。由此而出。據其一端。非無偶合。而泛觀元會。則背。章氏信史。言之綦詳。今迷信西人之臆測。毀棄故府之策書。證因頑石。乞。其蔽一也。交通之廣。後盛於前。土字版章。以次漸拓。依理推測。詎不謂然。而按諸實迹。則未可概論。淺人必援部落兼并之例。執為神皋啓疆之漸。謂堯典南交。非必越裳。禹貢黑水。不流南海。則何以漢拓西域。而晉後僅存江左。唐極朔漠。而宋末至保海航。華族三代以前時盛時衰領土廣狹至不齊一與後世等考之內地。多前通而後塞。如四川之地虞夏時為梁州商周復成化外故爾雅職方無梁州

名而蜀記有蠶叢魚鳧等神話宋章惇所平荆南諸蠻四周皆文物鉅縣惟中彈丸之地獨爲異類蓋唐末政令不行跼者雄長其地遂至於此貴州之水西族雲南之蒙氏亦同此例求之西史。亦古合而今分。如馬其頓羅馬等國古連跨三洲今分爲多數國與古分後合之說正相反不識朝菌之晦朔。妄論冥靈之春秋。其蔽二也。人類演進。誠有往例。然在物質爲多。在哲理爲少。即論物質。亦或遞相消長。互有得失。說詳章氏信史下至於文野殊趨。彼此異致。同土即有區分。異洲猶難比數。如苗族先於漢族而終古不進化不能因苗族未進謂漢族亦未進今以希臘文化。起於晚周。遂謂子商以上。華人亦獠狂無文。是稚子而非耆老。舉暴富以例世家。縱可夷神州於三島。豈宜等新陸於大秦。其蔽三也。因西歐文明起於晚周遂謂周以前中國之文化皆係偽造不如據同洲之日本文化始於李唐時謂中國李唐以前之歷史俱係偽造且新大陸之美國歷史不過二百年亦可據此爲歐洲二百年以前文化皆係偽造矣某氏言歷史以詩爲主謂毛詩所無者皆偽不知毛詩三百篇之於周猶唐詩三百首之於唐唐詩三百首無高祖太宗亦可據此謂唐無是人耶其陋若是洵可歎也吁。欲爲類彼之螟蛉。先爲毀室之鷓鴣。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即謂他人父。亦將莫我顧矣。

惑經者曰。周官晚出。林孝存譏其瀆亂。何劭公詆爲陰謀。易之繫辭。永叔疑焉。至明梅鷲攻古文尚書。清閻百詩加以疏證。孔書之僞。幾成定讞。是經不盡真也。疑古惑經。劉知幾首先發難。爾後蘇軾譏書之胤征顧命。王安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元王柏且有書疑詩疑矣。是經不盡可信也。應之曰。楊子雲云。群言淆亂。必折諸聖。聖

人之所以述經者。即爲折衷群言之故。今反以群言淆經可乎。子玄未窺碩意。子瞻未諳禮制。指譏顧命燭火之熒。無傷大明。安石忌孫莘老之書而爲是言。原非本意。王柏小兒。乃敢議經。唾天適以自污矣。至疑經中有僞。雖意與此殊。而失亦相等。如說卦三篇。隋志云得於河內女子。義誠未醇。歐陽子乃並疑繫辭。過矣。林碩之說。鄭君已辭而闢之。今不復辨。官禮之與國策。文辭高下。既隔天淵。體例流別。亦如冰炭。辨方分職。有何陰謀。謂爲戰國之書。直同戲論。若謂漢儒所作。則西漢言禮。首推叔孫。綿蕞所肄。止及朝儀。其他經儒。欲草一明堂封禪之制。而不能就。烏有餘力以造周禮。一也。彼作僞者。六官已造其五。何獨憚於冬官。且獻王固購以千金矣。挾策而往。輦金而歸。豈不甚快。而欲造考工記以補之。考工之難。過於冬官。既乏籛金之樂。而有辨器之苦。人非至愚。孰肯爲是。二也。清儒汪容甫周官徵文云。逸周書職方解。即夏官職方職文。據序在穆王之世。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證一。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證二。大戴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證三。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證四。諸庶字通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天官食醫職文。春宜膏豚膳羔薺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瘖以下。內饗職

文。證五。詩生民傳。嘗之日蒞卜來歲之芟以下。春官肆師職文。證六。凡此諸職。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周衰官失其守。而師儒傳之。繫之於六藝。傳習甚明。陳澧於汪氏六條之外。又得四條。一禮記雜記下贊大行曰云云。鄭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孔疏云。周禮有大行人篇。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行人之事。謂之贊大行。二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疏云。此一節記人總釋周禮司尊彝沛二齊及鬱鬯之事。三考工記賈疏云。此記錄衆工。本擬亡篇六十而作。四大司馬中冬教大閱。群吏聽誓於陳前。鄭注云。月令季秋。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摺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賈疏云。呂不韋以爲此經中冬。爲周之中冬。當夏之季秋。是失之矣。據此四條。周禮若非周室典制。作禮記者何必贊之釋之。作考工記者何必擬之。且呂不韋作月令。本於周禮而猶有失。則周禮必遠在呂不韋之前。此皆足徵周禮是周典制。三也。其制度間與諸書不協者。鄭樵云。孫處言周禮之作。在周公六年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也。蓋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唐人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待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職。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

貢合。凡此皆預爲之未經行也。愚則以爲匪但未行。而書實亦未完。蓋周公攝政。必因革殷制。草具臨時之法。其後欲整齊畫一。更爲一制。冬官未成而公薨。漢代購之不得者。非民間故匿之。原無此篇也。然由此愈可證其非僞矣。古文尚書。出於孔壁。而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承詔作傳。雖未立學官。然其傳固未嘗絕。漢書儒林傳云。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又倪寬亦安國弟子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名譚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惲授河南桑欽。此其授於外者也。按安國初受經於伏生今古文俱通古文未立學官其爲博士時所授者止於今文至爲諫大夫始以古文私授都尉朝等以未立學故傳古文者多不顯胡常爲博士以明毅梁春秋故至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始皆貴顯云後漢書孔僖傳云。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按安國生邛。邛生仲驩。家語世叙云。仲驩子立。善詩書。與劉歆友善。嘗以清議貶師丹。歆欲立古文爲丹等所距故立以清議貶之連叢子又載僖子季彥云。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爲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與傳言合。此其傳於家者也。魏晉之際。皇甫謐、鄭冲傳之。未知其所受虞書題篇正義。引晉書云。非今行世晉書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汝南郡守子梅蹟字仲真。又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



上其書而施行焉。夫以帝王經世之典。宣聖刊定之書。外遭焚燬。內經蟬蠹。掇拾補苴。僅存其半。而又一罹巫蠱之厄運。再遭博士之排擯。至終漢之世。湮沒不彰。可云酷矣。幸而梅仲真上其書。孔穎達疏其義。遂以大行於世。稍知經術者。應如何保存護惜。而宋以下陋儒。復從而詆擊之。吳棫首發難端。朱子弗能辨而附和之。吳澄、梅鷟、歸有光、郝敬、羅敦仁父子之徒。淺陋不學。以妄飾愚射日答天。亦固其所然。井底蛙鳴。聞者猶寡。迨清閭若璩強挾朱子之勢。簧鼓天下。顧亭林、朱錫鬯、黃太冲。初雖不信。久亦漸爲所惑。後生紛靡。莫知適從。姚際恒、錢煌、程延祚、惠棟、江聲、王鳴盛、段玉裁、孫星衍、劉逢祿、龔自珍、宋翔鳳、陳喬樞、丁晏、魏源諸人。紛然而起。拾百詩之唾餘。蔑三古之彝訓。見他書文義與經同者。則曰作僞者剽襲其詞。文義稍異者。又曰故歧出之以泯其迹。取塾師評文之態。訶詆典謨。用酷吏鍛鍊之法。誣陷聖哲。江藩至謂不知古文之僞者。不入漢學。小人之無忌憚。至是極矣。然乾坤不熄。經終不燬。朱子固晚覺其非。陳季立亦明斥其妄。清儒如陸隴其、方苞、齊召南、趙佑、王植、翁方綱、趙翼、張九鐔、林春溥、陶銳等。咸能力持正議。以挫邪鋒。但未能窮流溯源。峻其墉郭。阮元輯經解雖收尚書後案尚書集注音疏等書然實不信僞古文說其傑然衛經。成爲專著者。首推蕭山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辭。八卷踵是而興者。會稽茹敦和有尚

書未定稿。二卷巴西王劭有尚書後案駁正。二卷丹徒張崇蘭有古文尚書私議。三卷丹徒謝庭蘭有古文尚書辨。八卷黃岡洪良品有古文尚書辨惑十八卷及析疑一卷商是一卷剩言一卷三書。三書均冠古文尚書字江夏吳光耀有古文尚書正辭。三十三卷宏農張諧之有古文尚書辨惑。二十二卷據倫明續書樓讀書記言未見者又有江賓谷尚書私學周松藹訂閱梁九川尚書條辨三書根據經傳。句櫛字比。邪說詖辭。破除無遺。而光耀良品。尤能批郤導窾。諒然理解。積年翳障。一掃而空。遺經大明。如日中天矣。諸家學說略見孔書定讞篇此外如崔述考信錄。時有悖語。康氏偽經考。專肆狂狷。惟庸故妄。等諸自檜以下可也。

傳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今之非聖無法者。一朝成市。悠悠之口。祇以自絕。固非君子所屑斥矣。其近理者復有二說。章學誠原道云。自有天地而至虞夏商周。跡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適當積古流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集大成者周公所獨。若孔子則不過學周公而已。周公之外無所謂學。蓋緣唐初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之意。而爲此言。其校讎通義。次原道以宗劉。章太炎氏亦云。孔子沒。名實足以相抗者漢之劉歆。又云書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後獨有劉歆而已二章論雖少異。而其謂孔子之功。不過整齊故事則一。此一說也。自莊存與劉逢祿倡公羊之學。素王改制。遂爲學子所黷

稱。吾湘皮錫瑞氏起而張之。謂王制爲改制之書。六經皆孔子所作。孔子以前。不得有經。猶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瞿曇未生。不傳七佛之論。踵其事而增華。則有附益讖緯。旁證夷裔。而以孔子爲教主者矣。此又一說也。夫作者效實。述者儲能。方其儲能。即爲效實。靜翁動闢。互爲因果。非有等差。嚴言之。即巢燧羲軒。皆有所因。述而非作。寬言之。則九家者流。皆有所明。亦作而非僅述。六籍之始。統紀不明。義例未一。迨尼山修訂。成一家言。傳諸名山。布之天下。始煥然大明。前章泥於述而不作之言。而不知述即爲作。蔽於官學之說。而不知私學愈於官。此其所以失也。後章云自老聃寫書徵藏以貽孔氏。然後竹帛下庶人。六籍既定。諸書復稍稍出金匱間。民以昭蘇。不爲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墮。朝命不擅威於肉食。國史不聚殲於故府。故直諸夏覆亡。雖無與立。而必有與斃也。不曰賢於堯舜奚可哉。其申明私學之善。識過前章遠矣。然孔子之道。固不外夫六經。若其開物成務。彰往察來。範圍天地而不過。放之四海而皆準者。實有精義入神之妙用。參贊化育之功能。識大識小。存乎其人。徒玩章句。而以部次綴緝尊孔氏。是猶未免於藩鷄之測天。井蛙之語海也。西裔所云宗教。吾國上古誠有之。自重黎分職。絕地天通。九黎巫風。斬焉不續。後若墨子之敬天明鬼。稍具此儀。孟子推其流弊。斥爲禽獸。是宗

教固儒家所能絕惡者。今乃欲以此誣孔子乎。請略言之。夫宗教儀式。雖家自爲方。而共同者亦有數端。一教所由創。直受於天。或稱單生之兒。或云主祀之僕。神靈首出。前無所因。侈談瑞異。以神其事。其尤黠者。則等視人天。自詡獨尊。如是我聞。主一無適。二詭設天堂。廣闢淨土。誘人以來世之福。永生之樂。三建立法嗣。統一徒衆。總持教權。橫行天下。若吾宣聖誕降。緯書所紀。洵多祥符。而經傳所明。絕無怪異。其爲道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非由自創。其稱天也。取以證道。而非用爲救主。其教人也。始於格致。終於治平。獨善兼善。修己治人。而非藉以求生天之福。免輪迴之苦。雖兩楹夢奠。游夏之倫。欲立有若。近似法嗣。然終格於曾子。議不得行。今試舉六經所言。與創世記涅槃經相較。稍識字者皆能判別。彼利用孔教之徒。自欺欺人。其情固可睹矣。或曰孔子既非宗教。然則與希臘七賢同乎。曰東西二土。民族不同。歷史迥異。西方民智相若。雖有賢哲。絕無聖人。其文化循序漸進。有迹可尋。學術旁嬗。不成直系。中國不然。含生雖同。度量絕異。泰山邱垤。未足以喻。神聖挺生。修道立教。師表萬世。曲成不遺。一系相承。蔚爲宗國。固不可以常理論也。吁。世衰道微。邪說並作。荒經蔑古。浸至非聖。剝廬之懼。切怛於心。然碩果不食。終必反下。倘風雨君子。惠然肯來。則匪獨斯文之幸。

亦神明之胄。所倚以託命也。

### 載籍原始

春秋元命苞云。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一九頭紀二五龍紀三攝提紀四合維紀五連通紀六叙命紀七循蜚紀八因提紀九禪通紀十疏佗紀夫十紀而得二百餘萬年。則一紀當得二十餘萬年。而據丹壺書所稱。歷世多者不過數十。如因提紀六十八世禪通紀八十八世是非其實矣。蓋元命苞之所謂紀。猶釋氏之所謂劫。釋氏言過去四劫今賢三劫一劫云者。民族文化。自爲起訖。與他劫絕不相通。橫言之如八大行星然人民禽獸莫能相通邵氏皇極經世。謂之一元。元紀劫三。其實一也。一大劫間。又分無數小劫。循環往復。周而復始。譬之歲時。小劫猶一晝夜也。大劫猶一寒暑也。如中國羲皇以前文化今不可考係自爲一劫在本劫之前準此爲例。循元命之意。黜丹壺之誣。丹壺書由蒼頡至於無懷屬禪通紀自黃帝至於周屬疏佗紀按黃帝文化實源於史皇何能別爲二紀今斷自史皇氏始訖於文化消滅之日同屬疏佗紀則載籍之始。有可言焉。中國自史皇作圖。即有初文。蒼頡有二一爲史皇一爲黃帝左史世本言史皇作圖圖即象形指事單文在伏羲前丹壺書列於禪通紀之首所云蒼頡一世即史皇蒼頡也後黃帝左史紹述其業亦因其號爲蒼

頤世本言蒼頡作文字荀子好書者衆矣而蒼頡獨傳者一也即左史蒼頡也說文序謂黃帝史蒼頡始造書契非秦李斯作蒼頡則蒼頡又爲字書之通名矣伏羲畫卦。稍具哲理。易傳言庖羲氏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爲最高哲理可知宋楊萬里乃謂八卦爲初形文字近今據之以擬巴比倫楔形文字謬極神農教稼穡。修城郭。盡變改漁游牧之制。始易野而文。歷八世至黃帝。尸子神農傳七十世春秋命歷序及通鑑外紀均云傳八世五百二十年今用其說而制度大備。弓矢舟車宮室衣裳之屬。增華加厲。勿俟論矣。其精者如造南針以定準望。釐六書以統文字。取嶰竹以正律呂。爲內經以究息脉。作渾儀以齊曆象。鑄貨幣以利交易。凡所以察百官而治萬民者。無乎勿具。拔山通道。方行天下。東至海。西至崆峒。南至江。北逐葷粥。華族版圖之擴自此始畫野分州。經土設井。取乾坤之象。垂衣裳之治。此文明之第一期也。自少昊以逮顓頊。更數十世。劣能自振。史記謂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相繼按左傳言高陽氏才子八人高辛氏才子八人世濟其美以至於堯則非相承可知命歷序言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或云十世帝嚳傳十世較爲可信從之堯舜有作。創制顯庸。繼以大禹。三聖同揆。建學明倫。緝禮裁樂。內立九官庶績畢舉。外奠九州。府事聿修。巍巍成功。煥有文章。此文明之第二期也。孔子稱堯煥乎其有文章又言周郁郁乎文知唐虞文明與周正等夏商不得擬夏啓嗣位。文德浸衰。商湯革新。僅堪守府。綿延千載。闕焉寡聞。爰逮文王公旦。始宏作述。布在方策。郁郁彬彬。此文明之第三期也。此三期者。文

物聲名。不相上下。而後儒論世。輒謂後盛於前。斯何故歟。蓋前之二期。文藏史成。未有好古之聖。與爲傳布。簡帛蠹壞。不可復識。荀子所謂文久而絕。法度久而滅也。就其散見百家者言之。伏羲有十言之教。左傳定四年正義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炎帝有禁、群書治要六韜虎韜篇引神農之禁有數、管子揆度有法、文子上義有教、漢食貨志晁錯引有書、開元占經一百十一有占、同上有經、博物志引有頌、莊子天運引有焱氏爲之頌黃帝之辭。見於萬機論者一。主失其國其臣再嫁六韜一。一者階於道機於神呂氏春秋五。應同篇芒芒昧昧去私篇聲禁重圍道篇帝無常處遇合篇屬女德而勿忘審時篇四時之不正賈子新書二。宗首篇日中必慧修政語道若川谷之水列子二。形動不生形而生影又告天志力牧云至道不可以情求於伯高有問。管子黃帝問於伯高於北門成有答。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於顓頊有誨。呂氏春秋序意嘗得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云云其別有銘。一中幾銘見路史疏仡紀後漢朱穆傳注黃帝作巾機之法即此一金人銘見說苑敬慎篇嚴可均云此銘舊無撰人名觀太公陰謀太公金匱知即黃帝六銘之一金匱僅載銘首二十餘字今取說苑以足之有戒。一意林引太公金匱武王問五帝之戒太公曰黃帝云一路史疏仡紀黃帝用作戒於丹書云云韓非子揚權引末五語有占。御覽八百七十二引春秋考異郵黃帝將興有黃雀赤頭立於日旁黃帝曰云云藝文類聚引作黃帝占有法。一李法漢書胡建傳引一兵法開元占經五引黃帝用兵要法八二十一二十二均引黃帝兵法有訣。五行大義第五篇引黃帝兵訣開元占經十一引黃帝用兵要訣御覽三百三十八引出軍訣此外尚有數條。莊子黃帝問廣成子一條見大隗一條知問黃帝一條泰一雜子黃帝見天皇真人一條呂氏春秋黃帝謂嫫母一條韓詩外傳黃帝召天老一條則史記所謂摺紳難言者也。顓頊之道。傳夫尚父。大戴禮武王踐阼召

師尚父而問焉曰昔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嚴可均曰昔帝各本作黃帝今從聚珍本學記疏云檢大戴惟云帝顓頊之道無黃字其法述於淮南。齊俗訓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四達之衢賈誼新書述顓頊及帝嚳之言各二。其論至精。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一條功莫美於去惡一條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爲道一條德莫高於博愛人一條堯舜之言。述於賈子者各一。堯曰吾存心於先古舜曰吾盡心以事吾上問答之辭。見於莊子者二。天王之用心何如一條吾欲伐宗膾胥敖一條又別記堯讓許由之辭荀子二我欲致天下一條人情如何一條尸子一問何事曰事天云云呂氏春秋上農篇又兩述后稷教農之辭。上農篇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一條子能以室爲突乎一條其別則堯有辭。御覽八十引尚書中候堯刻壁東沈於洛之詞有戒。淮南子人間訓引戰戰兢兢云其民有謠。列子載康衢之謠有歌。高士傳載擊壤之歌舜有南風之操。見尸子祠田之辭。文心雕龍祝盟篇引舜之祠田卿雲襲軒之詠。見尚書大傳舜倡卿雲一章八伯進明明上天一章舜又歌日月有常一章文采益斐然矣。呂氏春秋以普天之下四句爲舜作今不取禹之政語見於賈子。賈誼新書修政篇引民無食也一條禁令著於周書。大聚篇旦聞禹之禁其別有箴。周書文傳引夏箴凡二中不容利民乃外次一條小人無兼年之食一條又引開望土廣無守一條嚴可均據北堂書鈔編於夏箴後有銘。鬻子夏禹爲銘於箕虞有祠六沴之文。尚書大傳引其衰也帝相有源水之咏。繹史引古琴疏亦夏聲之遺也。湯之興也。有解網之祝。賈誼新書七桑林之禱。墨子兼愛下荀子大略篇於見諸侯有誓。周書殷祝湯即天子之位與諸侯誓云云於嫁妹有辭。困學紀聞一京房引湯嫁妹之辭有如日似火之論。賈子湯曰學聖王之道者條有藥食藥言之訓。賈子湯曰藥食嘗於卑條而與伊尹問答尤多。如五味三材之辨。呂氏春秋本味



篇素王九主之事。見史記九主名見劉向別錄視水如形之喻。史記治身畜寶之理。呂氏春秋湯問取天下若何伊尹答云云以因地正四方之獻。周書湯問伊尹諸侯來獻云云以事宗名百官之務。說苑湯問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一條相去何如一條所以立此者若何一條伊尹答以事宗不失云云又列子有湯問夏革之言恐係寓言不錄所語至博。五十一篇之佚文。漢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得此可知其略。以上所述。單言片義。皆爲瓌寶。斷自湯止。以後不著。不勝著也。紀事之文不著。以其爲後人所撰也。載於經傳者不著。佚經亦然。人所共習也。晚出之書不採。以其僞也。如三墳之類此外若伏羲網罟之歌。夏侯玄辨樂論駕辨之曲。楚辭大招篇葛天之八闕。呂氏春秋神農之豐年。夏侯玄辨樂論黃帝鋼鼓之曲。釋史引歸藏渡江之歌。水經注明臺之議。文心雕龍議對篇引管子祝邪之文。文心雕龍詛盟篇龍袞之頌。夏侯玄辨樂論引見御覽五百七十一又文心雕龍云肇於黃世竹彈之謠吳越春秋古孝子彈歌斷竹續竹飛上逐肉今以時難確定不錄帝嚳之九招。呂氏春秋帝嚳命咸墨作爲聲歌九招六列之英舜臣之八謠。尚書大傳元祀八伯進八謠啓之九辨九歌。楚辭注九辨九歌啓所作也與夫呂氏春秋所述之東南北三音。燕燕往飛始爲北音候人兮猗始爲南音破斧歌始爲東音則名存而辭亡矣。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傳左氏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今不可考。其名之僅存者。有李法。漢書胡建傳引丹書。尚父所傳顓頊之道見前夏訓。左傳襄四年夏訓有之夏箴。周書文傳引夏箴夏小正書今存不錄大訓。顧命大訓在東序道經。荀子引圖法。呂氏春秋太史終古考圖法奔商太史向擊考圖法奔周開望。周書文傳引開望孔晁曰開望古書名連山。桓譚新論連山八萬言歸

藏。新論歸藏四千三百言其篇目可考者有啓筮鄭母經齊母經本筮等名本草。神農本草見於隋志漢志不載然漢書平帝紀樓護傳均列本草名則爲古書無疑禹本紀。史紀引夏殷春秋。史通云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其見於漢志者。伏羲書一。神農書六。黃帝時三十六。顓頊二。唐虞二。夏商各三。通古之書六。古封禪群祀世本太古以來年紀帝王諸侯世譜古來帝王世譜夏殷周魯曆今存者有內經素問陰符經握奇經山海經等書。其中誠多僞撰。然僞之云者。必先有其書而後佚。好事者因造是以售欺。不然。亦必根本古訓。參以己意。則亦未嘗無一二真者存。至墨子釋經。爰有經說。其本經決非自創。斯尤古經之最可據者也。按墨子學本夏禹經上下多言聲律準矩之事恐係禹所作夫七十二代之遺文。其藏於名山副在史成者。固非可以數計。故墨子稱周公朝讀書百篇。幾歷剝蝕以至周季。尼山發篋。猶得三千二百四十篇。書缺有間矣。其軼見於他說者。應自不虛。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 宣聖訂修

古之圖書。總於國史。史官既博極群書。故周知興廢。國有亡徵。有載書先遁。以免

俱燼。夏之衰。太史終古考圖法奔商。商之衰。太史向摯考圖法奔周。改代不改史。故史籍相承勿替。而一王受命。又必崇封三恪。俾統承先王。存其故物。其愛惜文獻至矣。然皆藏諸故府。而未播諸民間。以數千年剝蝕之餘。重以流離轉徙。損失必多。而守府之胄。又往往不能自振。安望其史無闕文。足備徵考哉。其見採錄而授於國學者。謂之四術。大抵所取至約。觀左傳所記博物君子。不過數人。偶有異聞。必詢之史。則未獲睹祕府者。固難語夫淹通矣。孔子生周之衰。睹王道微缺。禮樂崩壞。深懼家絃戶誦之朝。復返於汙尊抔飲之列也。古史不存則愚人必謂周以前無文化於是求書於周。史記世家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莊子天運篇孔子行年五十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爲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按孔子適周水經注以爲年十七則請魯君與乘之敬叔尚未生莊子謂爲五十一則爲定公九年是時孔子爲中都宰無暇適周據曾子問孔子從老子助葬遇日食是歲並無日食江永謂爲昭公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十五是年五月朔日食按本年二月孟僖子卒敬叔居喪不應適周二十五年昭公奔齊以後無由復請命於魯君竊謂適周當在二十一年是時孔子年三十一敬叔蓋請命僖子求於魯君也天道篇所云徵藏史名不可通藏書尤不可解一老子年長於孔子孔子成書在暮年老子未必尚存二書成即傳授無須再藏若云預知有秦火而藏之則周亡後書歸於秦被焚尤速竊謂徵藏史之徵字當在藏書上云孔子西藏藏書於周室子路曰由聞周之藏史云云徵考也猶杞不徵之徵孔子所讀之書皆當時傳習之本恐有脫誤欲得中祕本校其是非也下云夫子欲藏書

者欲得其藏書也刊定而訓釋之。傳諸其徒。而布之天下。

一傳述。周禮、儀禮是也。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乙。禮事起於燧皇。禮名起於皇帝。虞禮修五禮。修之云者。非其所自創也。馬融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孔疏云。典朕三禮下疏舜典類於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凶禮也。群后四朝。賓禮也。舜征有苗。軍禮也。嬪於虞。嘉禮也。證以皋繇謨五禮有庸之語。是舜時禮制大備。其命伯夷云典朕三禮者。蓋古重神祀。從其重者言之也。三禮即祀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官名秩宗故以祭爲重夏忠商質。代有因革。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其目益繁。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謂經禮爲周禮。曲禮爲儀禮。孔疏羅列二禮別名。至於五六。蓋單舉通謂之禮。對舉則隨時立名。孔疏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有七處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又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說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下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並承三千之下故知是儀禮也按周官儀禮之名皆後人所加古無是名通謂之禮對舉則臨時立名故名不劃一又據疏周禮亦止六名謂有七名非中華以禮立國。故一切法律政治。通可名禮。此廣義之禮而周官爲之綱。故稱周禮。左傳仲孫湫謂魯猶秉周禮。卜偃曰。周禮未改。史克言先君周公制周禮。克引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今周禮無之蓋佚文也韓宣子曰。

周禮盡在魯矣。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周矣易象春秋而謂之周禮不可解按文當作見易象與魯春秋周禮曰盡在魯矣言此三書盡在魯矣不復出三書者蒙上文而省句法與盡在狄矣同魯司鐸火。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即此書也。周禮統六官。而六官又各有專書。如儀禮則春官之掌也。司馬法則夏官之掌也。刑書贊大行。則秋官之掌也。考工記則冬官之掌也。其他如冢宰所主之典法職賦。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貢九賦九式九兩司徒所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亦必各有冊籍。今不可考。周用文治。故抗曲於經。儀禮與考工記司馬法同爲周禮之節目而儀禮得與周禮並稱者以周偏重禮之故賈疏云。周禮儀禮。發源於一。理有始終。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致泰平之書。又云周禮言周不言儀者。取別夏殷。儀禮言儀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本疏此篇有醮用殷士喪禮有商祝夏祝是兼夏殷威儀三千。非魯所能備。故孟僖子使二子學於孔子。而孔子又乘敬叔之車。適周而問於老聃也。觀曾子問記老子言四條知孔子所問者皆儀禮之事世家云。凡單稱世家者皆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追迹三代之禮。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董仲舒曰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尚同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按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孔子有德無位。故於禮但傳述而訓釋之。不敢改制。曰禮記自孔氏。則謂孔子作禮經者誣矣。

一編校。尚書是也。尚書緯璇機鈐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據此則刪去者三千一百二十篇矣。夫大訓寶貴。同符弘璧。信好元聖。寧忍妄芟。蓋歷世綿邈。簡編爛絕。玉檢文字。代各殊形。間可推擇。難明條貫。得書雖多。可讀蓋寡。故定著百篇。其稍可理者又輯爲佚書。四代蓋皆有之。以無傳習。遂致放失。周書七十一篇。其僅存者也。漢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曰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世家言序書傳。是孔子序書。兼錄其傳。班固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迄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宋林光朝則謂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按序文爾雅。前後一律。非出衆史。灼然可知。且遷固書末。徧叙群篇。曾是聖人。而勿解此。至書之有傳。則實與經相輔而行。其來甚古。章炳麟云。故莫先於太誓。單襄公論孫周曰。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說曰故故事也。書春秋者記事之籍。是以有故事。太誓有故。猶春秋有傳。馬季長以書傳引太誓者。今悉無有。誠知所引在故。則可與理惑也。諸故事亦通言傳。墨翟說武王將事泰山隧。此蓋書之經也。次引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惟予一

人。此則書之傳也。又說以尚賢爲政之本者。此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賢哲人以裨輔而身。次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此距年者。則湯誓之傳也。其引甘誓爲禹誓。文亦增多。明其在傳中。孟子對湯放桀武王伐紂之間。即曰於傳有之。傳者書傳。及諸完廩浚井仇餉之事。皆能明徵其狀。非書傳何所據依焉。又云婁敬引秦誓有伏生所不著者敬猶習書傳得徵其故要之書傳素多族類自孔子時已有數種孔安國所以無記錄者以其故傳具在遭巫蠱未施行非獨逸書二十四篇亡佚雖書傳亦盡散按尚書闕略無年次。不能成爲史。意當日必有傳以詳其所略。世本年紀之書。蓋從此出。而古經殘文不能成篇者。錄書之時。亦或存其義於傳。觀禮記中有殘經餘文則知書之傳亦有此故云書傳自孔氏。自書殘而傳亡。古史遂無有能明之者矣。伏生大傳所述故事爲尚書所無者必古傳文但與史學無甚裨

一訂正。詩樂是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之初起。固全爲樂歌也。孝經緯云。伏羲之樂曰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續。有樂必有詩。詩固遠起於羲皇之前矣。網罟歌駕辨曲見前篇其後又有無樂之詩。如詞原以合樂元明以後詞不可盡入樂而曲興廣之至於箴銘繇誦。繇卦人詞誦如興之誦等類其流益繁。故史記稱古詩三千餘篇。及周太史錄詩。以作於周者爲限。而樂正所掌。又以可被之絃哥者爲節。於是什不存一。毛傳言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子衿傳墨子稱誦詩三百。絃

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蓋教國子者止有此數。史公謂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非也。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合於韶武之音則是也。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訂詩與正樂並行矣。

一贊釋。周易是也。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即燧皇。淳于浚云。包羲因燧皇之圖而作八卦。見三國志是易起於包犧之前也。易大傳言宓犧氏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剛柔相推。變在其中。淮南要略亦云。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伏羲爲之六十四變。是伏羲畫卦之後。即自重爲六十四也。重卦有四說王輔嗣以爲伏羲鄭玄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按輔嗣說是有卦無辭。是繁然者且莫知所謂。杜子春云。連山宓犧。是宓犧重卦之後。即作連山繇辭也。乾鑿度。垂皇策者犧。是作辭之後。即用以占筮也。至連山取義。說者不一。淳于浚謂連山似山出雲。氣連天地。固屬望文生義。皇甫謐謂其卦以純艮爲首。山上山下。是名連山。亦猶未審。何則。天統首乾。地統首坤。其理固然。人統首艮。於義安取。據干寶周易注羅泌路史發揮。說卦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實爲連山之次。陳搏邵雍以爲文王後天八卦別造一乾一兌二之式爲伏羲先天八卦不知以乾爲首



始自文王古時無是帝即伏羲。言伏羲所列之次如此。帝字自爲一句疏謂帝爲生物之主按下文萬物出於震則是生物之主與萬物同時并出矣說非震爲長男。主持匕鬯。爲人統之宗。故始於震。伏羲以木德王蓋以其德爲卦首終則有始。而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名連山。厥後神農述連山之業。而夏人修之。皇甫謐謂夏人因炎帝曰連山不知炎帝又本於伏羲黃帝創歸藏之文。而商人演之。杜子春日歸藏黃帝賈公彥曰殷人因黃帝易曰歸藏連山傳世久而演繹者衆。故其文繁。歸藏較近。故其文簡。桓譚所謂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也。及文王厄於羑里。思危慮深。別制繇辭。與古相嬗。周公繼之。大易以成。孔穎達云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謂卦辭爻辭並文王作鄭學之徒並同此說一謂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如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歎爲周公之德皆其證據至三聖不數周公者父統子業故也然當時祇與連山歸藏。掌於太卜。用備占筮。非有當於性道也。迨孔子索隱探賾。綴以十翼。孔穎達云十翼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範圍不過。曲成不遺。由是易始與天地準矣。一曰著作。春秋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者編年之通名也。墨子明鬼篇。所引有周燕宋齊四國春秋。又言吾見百國春秋。史通引墨子佚文國語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楚申叔時言教太子以春秋。明晉楚之史。其名皆爲春秋。其別名乃爲乘。故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

一也。董仲舒云。周道衰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閔因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按孔子適周在昭公二十一年前已證明孔子年方三十一修春秋尚非其時以後又無再適周之事閔說爲當左丘明當在子夏等十四人之中九月書成。蓋自是而百家之春秋廢矣。陳壽祺曰。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孔子書之曰。衛侯衎出奔齊。晉侯召王。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卒曰孟子卒。孔子書孟子卒。而不書夫人吳。此其增損改易之驗也。晉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孔子於春秋無異辭。此循舊不改之驗也。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之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蓋夫子有言。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故作春秋以當一王之法。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要在撥亂世反之正。固非諸史所敢擬也。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

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蓋孔子編訂六經。用以垂教。而發其歸趣如此。莊子又言其本義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太史談申之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紀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生。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淮南子亦云。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譏辨義者。春秋之旨也。以上皆述孔子。通論六經。惟揚雄法言云。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義者莫辨乎春秋。獨不言樂。蓋樂亡而其名漸隱矣。此外有以五常分配諸經者。如七略云。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智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需而備。而易爲之原。白虎通則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書信。與七略頗異。要之經於五常。兼綜並貫。強爲分析。原自兩非。而白虎通去春秋。其失尤甚。又劭懿辰云。樂寓詩禮之中。名爲六藝。實止五經。欲知樂之大原。觀三百篇可。欲知樂之大用。觀十七篇可。初非別有

樂經也。先儒惜樂經之亡。不知四術有樂。六經無樂。六經之名。特自四術加以易春秋而名之耳。按樂雖無經。而禮經有二。則無害於其稱六矣。

### 附 論經名

釋名曰。經徑也。典常也。言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龍曰。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此主引伸義言也。說文云。經織也。章炳麟本之。謂經者綴絲聯屬之稱。異於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猶浮屠書稱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爲綫。譯意爲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用綫聯貫。此以竹簡成書。亦編絲綴屬。此主本義言也。按經字見於經傳。無有用本義者。易拂經。書寧失不經。詩匪大猷是經。左傳政有經矣。禮王之大經也。孝經天之經也。孟子反經而已矣。注皆訓爲常。經名起於晚周。當不追用本義。如術者邑中道。王制謂詩書禮樂爲四術。必用本義。謂四者皆邑中道可乎。要以引伸義爲當。

管子戒篇曰。澤其四經。尹知章注。四經謂詩書禮樂。此言經之最古者。其次則禮記經解。又其次則莊子。天道篇稱十二經天運篇稱六經漢書揚雄傳。諸儒或譏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此以經爲聖作。主德言也。近世

章學誠氏。以經皆官書。不宜以庶士僭擬。故深非揚雄王通。此以經爲帝制。主位言也。祇認敕撰御纂爲經說者謂國語稱挾經秉枹。兵書爲經。論衡謝短篇。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法律爲經。管子書有經言區言。教令爲經。律曆志序包犧以來帝王代禪。號曰世經。譜牒爲經。是經不必聖制。墨子書有經上下。賈誼書有容經。桑欽有水經。韓非爲內儲外儲。先次凡目。亦揭署經。是經不必官書。按東周之時。誠有以律書兵書爲經者。故莊子天道篇。有十二經之目。至孔子修訂。始正六經之名。而十二經之號廢。莊子云孔子繙十二經者在未修訂之時則謂經爲聖制。可至水經容經之屬。乃後人慕經之名而襲用之。不得據此謂經非三極彝訓也。

### 及門紹述

史記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儒林傳云。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

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蓋自私學既建。教統下移。古者君師合一。教統於官。創私學而立師。統自孔子始。百派分波。流演遂廣。有文字以來。於斯爲盛矣。漢書儒林傳云。自魯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注姓橋名庇字子庸。他皆類此。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注馯姓也。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田何子襄。此易學傳授之大略也。史記弟子列傳商瞿魯人字子木。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此不同。釋文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此詩學傳授之大略也。釋文一云。子夏傳曾申。傳魏人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據前說則子夏四傳至大毛公。據後說則六傳至大毛公。按毛公去子夏時甚遠。六傳爲允。後漢徐防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章句發明。始於子夏。宋洪邁曰。子夏於諸經獨有書。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於禮有儀禮喪服一篇。於春秋受諸孔子。而傳於公羊穀梁。今按易傳似非子夏作。唐開元時詔儒官詳定子夏易傳。劉知幾云。漢志易有十三家。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傳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是先儒不以爲卜子作也。此外議者甚多。不具列。家語云。漆雕開習尚書。既無傳授。難據爲實。具哀然成書。以次列於經者。春秋有三傳。禮有記。別行有論語。有孝經。有爾雅。儒家有孟子。列述如左。

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抑損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劉歆亦謂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是傳春秋者左丘明也。自唐以後。異議紛起。趙匡陸淳。謂丘明爲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爲丘明。劉敞頗襲其說。王安石列十一事。鄭樵舉八證。均以左氏爲六國時人。馬貴與亦云。左傳末記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不應年少後亡。又其書稱虞不臘矣。及秦庶長。皆戰國後制。此以左氏非丘明也。朱子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爲詳。郝仲與又謂傳出三晉辭人。故其說往往右晉。項安世又謂爲魏人此疑左氏非魯人也。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作左氏。而國語爲左丘氏。則不得爲一家。此又分左氏左丘氏爲二人也。按臘即大腊。始於伊耆氏。但秦人祭期。與古稍異而已。不更庶長。故秦官名。商君時誰有之。而其官非商君所創。猶之漢有司徒、司馬、司空。而此官非漢時始有。以此爲辭。誠爲謬論。若謂傳末所記。後於孔子。疑非同時。則子夏至戰國時。爲魏文侯師。二十六年。夫何足異。若以曾

爲孔子所稱。不應其年反少。則顏淵亦屢荷褒嘉。年果長於孔子乎。嚴氏公羊大師也。所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正義引沈氏說則經之與傳。同時並作。共爲一書。桓譚新論云。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行。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得也。太平御覽學部而謂丘明爲六國人可乎。左史右史。列國皆有之。不獨楚爲然。若云以官爲姓。則當爲左史氏。不當氏左。若以載事詳略。定作者里居。尤爲戲論。且左傳詳者非但楚國黃楚望謂左傳載晉楚之事。多予晉而抑楚。尤足證其非楚人。至以辭多右晉。定爲晉人。則春秋褒美桓文。孔子爲齊人耶。抑晉人耶。太史公稱魯君子左丘明。漢志謂丘明爲魯太史。使非魯史。孔子何由見魯春秋。史書非史官無由見孔子周史得於老聃則魯春秋亦必得於丘明使非魯人。未必能與孔子偕適周。杜預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躬爲國史。其言允矣。班固云。孔子作春秋。左丘明論輯其本事而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王充曰。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撰國語之辭以實之。是國語亦丘明所撰也。傅玄則云。國語非丘明所作。故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劉炫舉左氏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爲。楚語云雍子之爲爲證。不知傳錄異辭。不害爲一人之作。如史記劉澤發兵誅諸呂。澤傳與悼惠王傳不同。酈生見高祖。酈傳與朱建傳不同。



是也。陸淳曰。國語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爲。不知其文則史。列國之史。學有厚薄。才有淺深。故文不能一例。如史記夏本紀之文體。與項羽本紀不同是也。但左氏既撰本傳。又重出此本何爲。司馬光曰。先君以爲丘明將修春秋。乃先采集衆史。因別分之。取其精英者爲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稿。因爲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丘明本志。按是說近似而未甚當。蓋周語起於穆王。而春秋則起於魯隱以前。嘉言善事。非無可存。即在同時。亦有不能入於傳者。因掇擇而別存之。與本書相錯綜。內傳爲著作之書。外傳爲編錄之書。故文辭不能一致。其出於左氏則一。知其爲一人。則葉少蘊之誤自明矣。至稱左氏而不稱左丘者。朱彝尊云。應劭風俗通。丘姓。左丘明之後。是左丘爲複姓甚明。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爲弟子者諱其師名。故稱左傳而不稱左丘傳也。至書中後人增益。則古傳記多有之。公、穀既然。左傳固亦難免。王應麟云。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後之言乎。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家分晉後之言乎。其處者爲劉氏。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其言似矣。然考左氏所記後事。亦有不驗者。讀書記云。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而至於孝公。天子致伯。至始皇遂併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爲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爲其先亡乎。而鄭至

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謂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爲最後。僖三十一年。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不驗者真。則驗者亦未必盡僞。以處者爲劉氏語爲增文。孔氏正義已言之。何焯云。使爲劉歆輩所附益。班固去歆不遠。肯著之高祖紀乎。案公羊家睦弘。亦言漢家堯後。不獨左傳爲然。其非增於歆決矣。漢志有左氏微二篇。不著撰人姓名。有鐸氏微三篇。虞氏微三篇。史記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劉向別錄云。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是左傳在戰國時已大行。諸說紛紛。無須置辨矣。

孝經鉤命訣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屬。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漢志。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及後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本注。公羊齊人。戴宏曰。子夏傳於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公羊子夏之傳也。本注穀梁子魯人。應劭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顏師古曰。穀梁子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卿傳魯申公。申公傳瑕邱江公。是穀梁子夏之傳也。公羊隱十一年。引子沈子。注子

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按冠子者自子公羊子子沈子外。子沈子引凡三條隱十一年莊四年定元年又有子女子。閔元年子司馬子。莊三十年子北宮子。哀四年皆爲公羊家本師。蓋其著竹帛甚後。故本師甚衆也。其不冠者子有魯子。莊三年公扈子昭三十年漢表魯子公扈子均列中中。郝經謂魯子爲曾子之訛。公扈子語。見說苑建本篇。云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繁露俞序篇。又有閔子子貢公肩子子石子池世子。公肩子即公堅定。字子中。子石即公孫龍。均在七十子中。子池無考。世子世碩。漢志有書二十一篇皆他師之流也。穀梁所引亦有沈子。定元年而考仲子之官。又並引穀梁子尸子。穀梁本師不冠子。與公羊異。而其傳非穀梁子自著。則無異也。鄭君云。穀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王制疏引釋廢疾是以穀梁在公羊先。釋文序錄。則云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是又以公羊在穀梁先。陳澧云。宣十五年。公羊傳云。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此用孟子語。公羊當六國之亡。此其證也。僖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此亦用孟子語。則不得先於公羊也。且穀梁不但不在公羊之前。實在其後。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邱。公羊云。邾婁之邑

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耳。穀梁云。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劉原父權衡云。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禮案更有可證者。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穀梁云。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此所謂其一傳。明是公羊傳矣。宣十五年。初稅畝。冬蠶生。穀梁云。蠶非災也。其曰蠶。非稅畝之災也。此穀梁駁公羊之說也。公羊以爲宣公稅畝。應是而有天災。穀梁以爲不然。故曰非災也。駁其以爲天災也。又曰。其曰蠶非稅畝之災也。駁其以應稅畝而有此災也。是在公羊之後無疑。按陳氏以傳爲公穀自作。故有先後之分。若知其爲後師附益。則無此疑矣。至公羊高五傳而至胡毋生。穀梁三傳而至瑕丘江公。乃由傳授脫落之故。穀梁隱五年。引尸子與穀梁子相參。尸子當即尸佼。爲商鞅師。麋信因疑穀梁爲秦孝公時人。夫引用學說。何必同時之人。甚哉其固也。陳漢章云穀梁名應劭風俗通作赤論衡案書篇名寘阮孝緒七錄作名倣字元始穀梁傳疏引七錄作淑顏師古注藝文志云喜閩木漢書注又作名嘉一人之名不應若是之多無亦如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之世相傳而傳之者失其次歟至公羊穀梁。出自卜商。而不題卜氏傳者。徐彥云。子夏口授公羊。至胡毋生乃著竹帛。胡毋生題親師。故曰公羊。不曰卜氏。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按同出一師。而其說有

異。則傳者題其分門之師。此與施孟梁丘之易。皆出田何而不云田氏易等矣。又鄭清之云。稗官有紀公羊、穀梁。並出一人者。其姓則姜。蓋四字反切即姜字也。羅璧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泰謂皆姜字切韻。疑皆姜姓假託。按周代姓氏。後不復見者至夥。即左丘亦然。且公羊高傳平地敢壽四世。高赤二人。並列漢書人表四等。何謂無其人。若反切起於孫炎。反切隱姓。始於韓愈。軒轅彌明或云軒轅爲韓字反切即愈自稱而謂周代即有此滑稽之題署。殊爲不經。且公、穀義多相違。若出一人。何自乖異。左傳與國語所異者事因傳聞不同可以互存義則不宜有此而周漢姜姓。並無經儒。無稽之談。君子弗取。漢志。鄒氏有傳而未著其名。夾氏有錄無書。其微益甚。又公羊、穀梁。皆有外傳。錢大昕曰。其書不傳。大約似韓詩外傳。今人稱國語爲外傳。漢志却無此名目。沈欽韓曰。公羊外傳。其董仲舒玉林蕃露清明竹林之類歟。據此則外傳非周人所作也。

史記世家書傳禮記自孔氏。禮疏云。禮記之作。出自孔氏。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斯記。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禮履。或雜取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王鳴盛曰。說文自叙。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壁中書。即有禮記。河間獻王傳。叙王所得書中。又有禮記。是禮記之名。其來甚古。按漢志古經。較今經多三十

九篇。謂之逸禮。其書不傳。王應麟云。奔喪投壺。釋文引鄭氏云。實曲禮之正篇。此外若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殆亦其類。此經之存於記者也。史記夏本紀云。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小正即孔子所得之夏時。禮運孔子曰吾得夏時焉此古書之存於記者也。如武王踐阼帝繫等篇恐亦古書後人增益其文其他多釋經之書。亦未著撰人姓名。舉其略可考者言之。儀禮喪服傳。疏本題卜子夏名。說者謂儀禮記中有孔子曰。是作記者在孔子後。而傳釋記文。疑非子夏撰。元敖繼公亦云漢志言禮經一記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作傳者當在作記者之後按文王世子學記引記。是記前有記也。服問引傳。本傳亦引傳。子夏喪服傳中引傳曰六條是傳前有傳也。傳記之作。有在孔子前者。如太誓故及墨子所引傳見上篇有孔子自作者。史記言書傳禮記自孔子有門人述孔子之言而作者。喪服之記。若非孔子所作。則在孔子之先。至傳則賈疏云。人皆言孔子弟子子夏作。師師相傳。必不虛也。邵懿辰云。大傳爲喪服之通論。而間傳則附論其餘意。疑皆子夏之徒爲之。孔子間居篇。殆亦其所錄也。胡致堂云。檀弓曾子門人檀弓作。禮運子游作。今按檀弓載襲裘而弔。是子游而非曾子。則似非曾子門人。邵懿辰云。子游特受禮運精微之說。其徒又爲檀弓上下篇。記行禮節目甚詳。檀弓魯人。或即子游之門人。禮運自稱言偃。則全篇皆子游所記。仲尼燕居。疑亦子游之所記。又曲禮玉藻及禮器郊特牲。亦疑子游之徒傳

之。大同者治之成也。不同者禮之別也。禮經通論沈德潛云。檀弓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議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輕重。共一十有四。而不足於人者。惟縣子汰哉叔氏一言。則其畢生之合禮可知矣。曾子之書。今存於記者。有曾子問、小戴第七曾子立事、大戴第四十九以下九篇均冠曾子二字皆屬大戴禮本孝、第五十立孝、第五十一大孝、第五十二事父母、第五十三制言上、第五十四制言中、第五十五制言下、第五十六疾病、第五十七天圓、第五十八十一篇。朱子謂大學一篇。蓋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其體大思精。信非曾子不能作也。史記世家。子思作中庸。鄭目錄亦云。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漢志別有中庸說二篇。蓋釋中庸者也。舊唐書載沈約之言云。中庸、坊記、表記、緇衣。皆取子思子。黃以周曰。文選注引子思子民以君爲心句。及詩云昔吾有先正四句。今皆見緇衣篇。且小戴輯記。以坊記次中庸前。表記緇衣次中庸後。與大戴類聚曾子十篇正同。又坊記、表記、緇衣。皆以子言之發端。其文法尤相類。微季雜著所謂子者殆即子思。孔子言稱子曰不稱子云子言之。又按困學紀聞云。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所記稱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休文所明。益信而有徵矣。今人陳漢章云意林引子思子云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今表記篇有其文又引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今表記篇有其文亦可以證休文之言此外有功於禮者。厥惟公孫尼子荀卿子王史氏。沈

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巖云。緇衣公孫尼子所作。胡致堂謂樂記子貢作。王葵園曰。初學記引公孫尼子論云。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意林引公孫尼子云。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語皆在今樂記中。沈約說是也。至緇衣子思作。而云公孫尼子者。蓋劉巖誤樂記爲緇衣。孔疏不察也。謝墉曰。荀子生孟子後。最爲戰國老師。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法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立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於大小戴者尚多。本書或反缺佚也。漢志禮類。有王史氏二十一篇。本注七十子後學者。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沈卿韓曰。廣韻王史複姓。隋史作王氏史氏誤。其名今不可考矣。月令之作。世多以爲呂不韋。杜君卿則謂出於管子。不韋篇爲十二紀之首。路史餘論云。君卿此說。蓋以管子有幼官四時之篇。不知周公已有周月時訓二篇。見於周書。此蔡邕所以謂爲周公之作。以今考之。孟冬祈來年。則建用子矣。是周正也。正歲合諸侯。若諸侯之所稅。非秦事也。此以月令爲周公作也。三禮論則周月令之書。或以爲周公作。不過曰罷侯置守之世。豈有所謂諸侯。焚書坑儒之世。豈有所謂視學。慘夷赭衣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月令之所稱。皆周制也。不知太尉秦官



也。而命贊桀後。郡縣秦制也。而大合百縣之秩芻。建亥之月秦正月。而季秋爲來歲之朔日。不韋秦人也。月令爲不韋所造明矣。其所謂諸侯視學德惠者。安知非慕古制而言之也。此仍主不韋作也。戴埴云。月令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先儒以贊桀後遂賢良出祿。非太尉之職。太尉秦官。決非周公之書。按尚書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緯書不可信。余謂不然。太尉固秦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與太史樂師樂正澤人虞人四監之類。皆周官也。余意不過改司馬爲太尉耳。蓋贊桀後遂賢良。與司爵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制畿內封。則大司馬之任也。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韋曾益周公之書。是又以爲周公與不韋合作也。按月令之制。無論何王。均不可行。如天子春居青陽衣青衣食麥羊夏又須居明堂衣赤衣食菽鷄其苦不亦甚乎其時亦非周非秦。蓋孔子有用夏時之言。其後學者遂參稽時訓夏正。附以典禮。自爲一家之制。呂不韋賓客。少加點竄。以冠書首。不必以爲秦制。猶淮南子之時則訓。點竄月令以成篇。不必其爲漢制也。王制一篇。盧植謂漢博士作。據漢書郊祀志。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項安世曰。王制言爵祿取諸孟子。其言巡狩取於虞書。其言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則皆取於公羊氏。其言諸侯朝聘之節。則取諸左氏。其餘皆必有所受。王應麟云。西漢惟有五經博士。未有六經之名。郊祀志言刺六經。

蓋班固生於後漢。追爲此論。而不計其實。况孟子公羊左氏。皆不在六經之列。謂爲刺六經亦誤。史記封禪書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並無王制。何焯、王鳴盛、陳壽祺、沈欽、韓均據此以正盧植之誤。按王制之非周非漢。不可盡行。與月令同。亦七十子之徒。知周不可爲。草具儀法。以待王者之起。所言皆封建時之制。知其在秦以前矣。許順之云。禮記或云。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正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語。見文獻通考總之記中諸篇。有純有駁。有得有失。要皆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述。其不出於漢。斷斷如也。

經典釋文叙錄引鄭康成云。論語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論語崇爵識云。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傅子云。仲尼之徒追論。柳子厚云。孔子弟子曾參最少。是書記曾子之死。則非孔子弟子明甚。又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有子曾子不然。蓋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爲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蓋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故嘗有師之號矣。程子本其意而少變之。以爲有子曾子門人合撰。宋永亨云。孔子語及門弟子。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獨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意出於閔氏之徒。胡寅云。子思檀弓。皆纂論語之人。檀弓亦曾氏門人。朱子集注。先進篇疑閔氏門人所記。憲問篇疑原憲所記。何異孫云。公冶長一篇。多論人物。恐是子貢門

人所記。按公羊舊例。弟子稱其本師。姓上必冠以子。今但稱有子曾子。無以決其爲門人。且冉求曾被鳴鼓之攻。亦時稱冉子。冉子退朝是稱子不足貴。中庸爲子思所撰。而首稱仲尼。是稱字不必賤。姚鼐云。檀弓最稱子游。似子游之徒所爲。而於子游稱字。曾子有子稱子。似聖門相沿稱皆如此。非必以子與字爲輕重。若以不稱名爲尊閔子。如孝哉閔子騫不言損則論語多言丘。丘何爲是栖栖者歟是魯孔丘之徒歟豈得謂不尊孔子耶。名論語之由。釋名云。論倫也。有論理語叙也。叙己所欲說。文心雕龍云。聖哲彝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群論立名。始於論語。楊泉物理論云。論語聖人之至論。何異孫又謂論爲討論文義。以上所云。皆未該備。漢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此以論纂語言釋論語。以書爲受業於弟子之門人所撰。顧亭林云親受業者謂之弟子受業於弟子者謂之門人而不言其主名。最爲允當。又論衡正說篇云。孔安國授魯人扶卿。始曰論語。按坊記引論語。則知門人論撰之後。即定名論語。非後人所定名也。

孝經鉤命決云。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鄭玄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匯

之。白虎通論五經篇云。孔子已作春秋。復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劉炫述義云。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士有百行。以孝爲本。本立而後道行。道行而後業就。夫子運偶陵遲。禮樂崩壞。名教將絕。時感聖心。因弟子有請問之道。故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諸章以次演之。本經序疏云。經之創制。孔子所撰也。前賢以爲曾參雖有至孝之行。未達孝德之本。偶於間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答參。是以集錄。因名爲孝經。尋繹再三。將未爲得。何者。夫子刊輯前史而修春秋。猶云筆則筆。削則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辭。何爲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他人乎。此以孝經爲孔子作也。史記弟子傳。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漢書藝文志。孝經者孔子爲曾參陳孝道也。此以經爲孔曾合作也。晁公武曰。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義。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胡寅曰。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受而成書。何異孫曰。論語是七十子門人所記。孝經止是曾子門人所記。淮椅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是又以孝經爲曾氏門人所作也。陳澧云。四庫全書總目。謂孝經與禮記爲近。又稱魏文侯有孝經傳。王應麟曰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則孝經確爲七十子之

遺書矣。仲尼居。曾子侍。與仲尼閒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張、子夏、子游侍文法正同。自注大戴禮主言篇孔子閒居曾子侍文法亦同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本孝經也故自爲一經。此經是孔子之言。其筆之於書者。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君以爲孔子作也。則是經固門人所述。即謂爲孔子作。亦無損矣。

郭璞爾雅序。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邢疏爾雅之作。經傳莫言其人。時世相傳云。周公作之以教成王。所云相傳。莫知其所自始。西京雜記。郭威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所制明矣。余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西京雜記人多謂葛洪僞撰不知洪誠有攙入之處亦必有劉歆本文在其中如此章稱見楊子雲稱家君言斷非洪所僞爲此劉向據舊傳。謂爲周公所撰。而揚雄則以爲孔子門徒也。鄭玄駁五經異義云。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劉勰云。爾雅者孔子門徒之所纂。學術之襟帶。賈公彥曰。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文。高承曰。爾雅大抵解詁詩人之旨。或云周公作。以其文考之。如瑟兮僮兮。衛武公之詩也。猗嗟名兮。齊人刺魯莊公也。而文皆及之。則周公安得述。當出於孔子刪詩書之後。此皆

從揚雄之說者也。宋歐陽修云。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葉夢得云。爾雅訓釋。最爲近古。其言多是詩類中語。而取毛氏說爲正。予意此但漢人所作耳。此又一說也。考魏博士張揖上廣雅表云。昔在周公。贊述唐虞。宗翼文武。尅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意義。傳於後嗣。歷載五百。墳典散落。惟爾雅恒存。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傳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絕六國。越踰秦楚。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採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云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足。或云叔孫通所益。或云沛郡梁文所補。皆解家所說。既無正論。疑不能明。此雖未能確指所屬。而其始於周公。孔子以後。遞有增益。則可推知矣。張懷瓘曰周公相成王申明禮樂又造爾雅宣尼卜商增益潤色釋言暢物略盡訓詁孫星衍云。張揖意蓋言古本爾雅。合釋詁以下爲一篇。後儒附以傳注。廣爲三篇云。三篇者即藝文志之三卷。是今十九篇中。皆有周公之說也。釋詁等十九篇。蓋後儒所分。陸氏德明乃以釋詁篇爲周公所作。釋言以下爲仲尼等所增。疑其誤會張揖一篇之義。陸氏釋文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其詳矣邢疏釋詁云此篇相承

以爲周公作晁公武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增補之皆爲釋文說所誤自唐以來。無有信釋詁以下。皆有周公之說者。無有舍陸德明之言。而深求張揖之說者。星衍以爲爾雅所紀。皆周官之事也。釋詁、釋言、釋訓。則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及訓方氏掌誦四方之傳道也。釋親則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釋官亦小宗伯掌辨官室之禁也。釋器其綬罍謂之九罍云云。則獸人掌罍田獸辨其名物。肉曰脫之云云。則內饗辨禮名肉物。黃金謂之盪云云。則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之戒令。辨其名物之媿惡。金鏃翦羽謂之鏃云云。則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也。珪大尺二寸謂之玠云云。則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一染謂之縑云云。則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也。釋樂則典同掌六律六呂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也。釋天則眡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又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辨其吉凶又甸祝詛祝之所掌也。其旌旗則司常掌九旗之名物。巾車掌公車之政。辨其旗物而等叙之也。釋地、釋丘、釋山、釋水。則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又山師、川師、原師之所掌也。釋草以下六篇。亦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山師、川師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

之物。又土訓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也。又倉人掌辨九穀之物。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皆在也。釋畜則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牲。辨其名物。其馬屬則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鷄屬則鷄人掌共鷄牲辨其名物也。昔哀公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孔子告之爾雅。其意在是。是周公之著爾雅。爲在周禮前。周禮之名物。必以爾雅辨之也。邵氏晉涵云。周公作謚法解。其訓釋字義云。勤勞也。肇始也。怙恃也。典常也。庸虛也。惠愛也。綏安也。考成也。懷思也。均與爾雅同義。是周公作爾雅之證也。孔子作十翼以贊周易。彖傳云。師衆也。比輔也。晉進也。遘遇也。震者動也。聖義闡敷。式昭雅訓。是孔子增修爾雅之證也。儀禮喪服傳子夏所作。其親屬稱謂。與爾雅釋親同。又鄭公曉曰。爾雅蓋詩訓詁。子夏常傳詩。今所存者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然則爾雅即子夏之詩傳。此子夏增益爾雅之證也。至於釋地八陵云。雁門是也。釋獸鼯鼠下云。秦人謂之寸驢。此則出於漢儒。張揖所云叔孫通梁文所補也。然亦罕矣。至其命名之意。張晏云。爾近也。雅正也。釋文云言可近而取正也。劉熙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王充云。爾雅五經之訓故。張揖云。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郭璞云。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陸德明云。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蓋治學者舍是無由以達矣。



史記本傳。孟軻鄒人也。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孟子爲子思再傳弟子。而其書爲自著也。後儒有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者。列女傳師事子思。遂成大儒。漢志風俗通趙岐題辭並同。漢志儒家孟子十一篇本注名軻鄒人子思弟子風俗通窮通篇孟子受業於子思題辭長師孔子之孫子思而僞孔叢子且造思孟問答之語。郝敬云。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予未得爲孔子徒。又言魯繆公時。子思爲臣。今按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而伯魚先孔子卒。則是子思猶及親事夫子。夫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悼公立卅七年。元公立廿一年繆公乃立。上距孔子沒時已七十一年矣。而子思爲繆公臣。計其時年已老。據此則史記云子思六十二歲誤故告繆公語多質直。蓋年高爲繆公所嚴事。故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子譜謂孟子卒于周赧王二十有六年。則是魯文公之六年也。上距魯繆公元年。凡一百廿一年。去子思時遠矣。然則謂親受業者誤也。有謂孟子書非自著者。吳姚信云。孟子之書。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教辭。韓昌黎云。軻之書非自著。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記其言耳。林慎思晁說之均本昌黎說。而晁說尤詳。云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

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爲然。林之奇亦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錄。其稱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所錄。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按此等異說。起於後儒。漢時無有。論衡對作篇。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風俗通窮通篇。孟子去齊之魯。臧倉沮之。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而與萬章之徒。作書十一篇。趙岐題辭云。孟子自知遭蒼姬之訖錄。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遺風。是故垂憲章以貽後人。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諸家所論。並同史記。朱子云。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得謂軻死無傳。吳伯豐問韓子說與史記不同。先生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處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於第四章決汝漢處。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輯所爲。非一筆文字。郝敬謂論語章法簡短。故是後人記錄。孟子文章長展。非他人可代。蘇明允謂孟子之文。不爲巉刻蘄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斯爲知言。方中履謂諸

侯之謚。安知非後人所加。閻若璩謂孟子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叙定。故加謚焉。陳澧云。孟子書諸弟子問而孟子答之。多客主之體。乃戰國文體也。原注如卜居漁父之類如萬章謂今之諸侯猶禦。其持論之嚴如此。則其間不託諸侯不見諸侯。爲客主之辭矣。李榕村語錄云。萬章好論古。大抵雜取一切野史而不知其人。至大禹伊尹孔子。皆加疑惑。此不知孟子文禮故也。萬章篇所論唐虞三代之事。閒遠深博。非問答之文。不能暢達之。讀書豈可不識文章之體乎。詳稽諸說。則雖門人或有記述。而必經孟子自訂。至諸侯王之稱謚。則年譜謂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六年。魯平梁襄。均已前卒。無須門人加謚。若弟子之稱子。如公都子樂正子屋廬子則孟子原與論語不同。論語弟子於師稱子。師於弟子稱名。孟子則稱弟子爲子。如子來幾日矣子以爲有王者作之類弟子稱師爲先生爲夫子。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外人皆稱夫子好辨趙氏章句。固明云子爲通稱矣。又史記稱孟子七篇。漢志云十一篇。趙岐云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人依託而作也。韓非子顯學篇。孔子之卒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公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聖賢群輔錄云。居環堵之室。華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子思氏之儒也。衣冠中。動

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潔淨精微之儒。按八儒之別。今不可考。群輔所云。尤乏旁證。七十子史記有傳。不具述。漢志儒五十三家。其屬於孔門者約十二人。一曾子。十八篇。王應麟曰。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圓。皆見大戴禮。晁氏曰。視漢亡八篇矣。一子思子。廿三篇。沈約謂禮記內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已見上御覽四百三。引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即表記語。三百八十六。引子思子曰。中行穆伯手捕虎。五百六十五。引子思子曰。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樂者薄於行。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初學記引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孔叢雜訓篇。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云云。此其佚文也。一漆雕子。十二篇。注漆雕啓後。王應麟曰史記列傳作漆雕開字子開蓋名啓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著書者其後也葉德輝曰說苑引孔子問漆雕馬人論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之賢家語好生篇引作漆雕憑疑名憑字馬人漆雕啓之後他無所見或即馬人一宓子。十六篇。注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師古曰宓讀與伏同葉德輝曰韓非外儲呂覽新書淮南子韓詩外傳說苑論衡家語注引宓子賤皆治單父時事當在十六卷中一景子。三篇。注說宓子語。似其弟子。一世子。二十一篇。注

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王應麟曰。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春秋繁露俞序篇。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世之德。莫大於世。故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則世子蓋治春秋者也。一魏文侯。六篇。文侯子夏弟子。葉德輝曰樂記引魏人文侯問子貢樂魏策引魏文侯辭韓索兵及疑樂羊烹子命西門豹爲鄴令與虞人期獵呂覽期賢篇引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間樂成篇引與田子方論收幼孤自知篇引問任座君德淮南人間訓引魏文侯不賞解篇東封上計韓詩外傳引魏文侯問狐卷子說苑君道篇引魏文侯賦鼓琴復思篇引樂羊攻中山尊賢篇引下車趨田子方及觴大夫於曲陽善說篇引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反質篇引御廩灾文侯素服避正殿新序雜事二引魏文侯出遊見路人負芻事雜事四引與公季成議田子方刺奢篇引見箕季問墻毀其言皆近道當在六篇中一李克。七篇。注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據釋文則子夏再傳弟子也。說詳下王應麟曰韓詩外傳說苑反質篇載魏文侯問李克文選魏都賦注引李克書一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七十子之弟子。即傳樂記者也。王應麟曰似孔子弟子沈欽韓曰荀子強國篇稱公孫子語葉德輝曰北堂書鈔引公孫尼子云太古之人飲露食草木實有聖人爲火食號遂人爲飲食以通血氣文選沈修文三月三日詩注引公孫尼子云衆人役役以忘情據此則其書唐時猶存故稱引獨多也一孟子。十一篇。內書七篇。已列於經。一孫卿子。三十三篇。注名况。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史記本作荀卿。謝墉云。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卿

又爲慶、卿也。顏師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謝墉駁云漢不諱嫌名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荀息以下並不改字何獨於荀卿改之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卿又爲慶卿也胡元儀云荀姓郇伯之後以國爲氏又稱孫者蓋郇伯公孫之後以孫爲氏也潛夫論志姓氏篇王孫氏公孫氏國自有之孫氏者或王孫之班或孫之班也是各國公孫之後皆有孫氏王先謙曰荀書議兵篇稱孫卿子自著其氏也卿者尊美之稱蓋若今人自稱甫矣汪中曰。荀卿之學。出於孔子。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釋文叙錄。毛詩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毛詩荀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鹽鐵論云。包丘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包丘即浮丘劉向叙云。浮丘伯受業爲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魯詩荀卿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韓詩荀卿之別子也。經典叙錄云。左丘明作傳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左氏春秋荀卿之傳也。儒林傳又云申公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穀梁春秋荀卿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於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劉向叙云。蘭陵人多善爲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荀卿。又二戴並傳自孟卿。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載修身

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臺之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按劉向又稱荀卿善爲易。易者商瞿受於孔子。而授於馯臂子弓。荀子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楊倞以子弓爲仲弓。云子者著其爲師。按荀子與仲弓。相距甚遠。不得爲師。韓昌黎以爲馯臂。蓋弟子尊其親師。故奉以次孔子也。卿於經信無所不通矣。一芊子。十八篇。注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注芊音弭。王念孫曰。史記孟荀列傳。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索隱吁音芊。別錄作芊子。芊子是齊人。阿又屬齊。恐即吁子。音弭誤也。此外引於詩傳者有仲梁子、定之方中毛傳引檀弓亦引之鄭志答張逸云魯人蓋即所謂仲良氏之儒高子、周頌絲衣篇小雅小弁篇並引孟子趙注云齊人孟仲子。孟子趙注云孟子之從昆弟引於記者檀弓有縣子瑣。祭義有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保傅篇有青史氏。漢志樂家有王禹。漢志王禹記二十四卷其散見於孟子者尤夥。雖純駁不一。要皆洙泗之羽翼也。

### 附 論經數

莊子天運篇。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六經之目。始見於此。漢亡其一。於是減六爲五。御覽六百八。引白虎通論云。五經何謂也。易尚書詩禮春秋也。古以易書

詩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白虎通五經篇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有樂無春秋蓋言古之五經西京所立五經博士是也。其六經之目。或改爲六藝。周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六藝漢以六經爲六藝史記孔子世家。備王道成六藝弟子身通六藝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伯夷列傳。猶考信於六藝滑稽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所稱是也。亦或名爲六學。漢書儒林傳。六學者王教之典籍是也。史記六藝以此缺焉漢書作六學其稱六經者。或係述古。如司馬相如封禪書言三五六經或以頌莽。王莽補作樂經故揚雄劇秦美新云制成六經不多見。春秋緯說題詞。以詩書易禮孝經爲五經。始進孝經於經。因是有以論語孝經。合五經而爲七經者。如三國蜀志秦宓傳。稱文翁遺相如東受七經。後漢書趙典傳注。引謝承書。稱典學孔子七經是也。晉傅咸爲七經詩以易書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爲七經蓋以儀禮春秋不便爲詩故取左傳周禮其義無甚異此外有稱五經五緯爲十經者。南史周續之傳有以六經加六緯爲十二經者。莊子天道篇釋文引或說皆誕妄不足取。白虎通又云。禮有儀禮、周禮、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曰三傳。與易書詩通數。亦謂之九經。唐人因之爲九經科目。開成石經。於九經外並及孝經論語爾雅。後蜀亦然。是爲十二經。迨宋補刻蜀石經孟子。又自刻石開封臨安。於是十三經之名立矣。又有加大戴記通名十四經者未行



龔自珍曰。善夫劉向之爲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群書。後世以經之貳爲經。龔云七十子尊論語而譚孝經小學者又經之戶樞也不敢以論語孝經夷於記遺之群書非傳於是以三種爲經之貳以傳爲經。左氏公羊穀梁以記爲經。大戴小戴以群書爲經。周禮以子爲經。孟子猶未快意。則以經之與臺爲經。爾雅是也。按漢志明云歆總群書而奏其七略。自珍以今文自詭。惡歆而欲去其名。豈漢書亦可改乎。孝經明名爲經。何以非經。論語先於孝經。而次於春秋。何以獨不得爲經。自珍乃謂論語可名經。則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經不曰序六藝矣。按向但言序六藝。不云序六經。謂論語孝經不名藝可也。謂其非經可乎。信如此言。二書既非記非傳非群書。而又不爲經。則當屏諸七略之外矣。自珍既信漢志。志明云周官經六篇。傳四篇。何以不得爲經。則當屏諸七略之外矣。自珍既信漢志。志明云周官經六篇。傳四篇。何以不得名經而爲群書。謂經名爲歆所增。則是班固所據者歆之本。何云固仍向略。且群書者七略之總名。志云歆總群書云云今以是奉於周官。將諸經諸子。皆非書乎。禮經中有記。十七篇中惟五篇無記記中亦有經。見上禮記條禮記自孔氏。固有孔氏所修者。翼奉云。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蓋本玉藻子卯稷食之言。安見記不得爲經乎。傳不得爲經。在訓詁之傳則然。若春秋經以明義。傳以叙事。義非事不明。則經非傳不立。公穀雖不能擬左氏。亦與詁訓有別。且附經之傳。亦得稱經。易有先例。如易

上下經爲經十翼爲傳而漢志稱易經十二篇又莊子天運篇孔子繙十二經以說老子有云十二經即易十二篇者非獨三傳然也。經訓爲常。匪有定體。如老子道德經。其文經也。而其義不可爲常。則降而爲子。論語、孝經。其文子也。而其義不可易。則進爲經。明乎此則孟子何不<sub>レ</sub>可經乎。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舍雅而言詩書禮。雖聖人不能。爾雅者實六學之通學也。今人謂名數學爲科學之科學爾雅則爲國學各科之科學其中有釋經者。亦有爲經所本者。孫星衍謂釋地四篇爲禹作愚謂必先有字書說字之意義而後著作者有所本古倉頡書亡爾雅釋詁等篇容有倉頡舊義在其中固與經相依爲命。而謂爲經之輿臺。尤見其不知量也。要之論語、孝經、爾雅、孟子。漢文帝時已立博士。合以白虎通所稱九經。則十三經之目。不啻爲先漢所創。異議紛紛。可以不置辨矣。

### 漢儒傳授凡一系相承者錄之僅云治某家學者不錄

戰國之時。九流並興。而顯者獨儒術。韓非子雖並稱儒墨爲顯學。然觀顯學篇云。孔子墨子。俱道堯舜。淮南子主術訓。孔墨皆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要略又言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則知墨學之所以顯者。正因其剽竊孔氏。摭拾六藝也。其

他各家皆微。或不久而絕。六藝之術。雖未行於上。固已盛行於下矣。及李斯以荀卿之學。入秦取顯仕。而其後卒以燔經。則所謂蠹生於木。而反以害木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本作有學法令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按無者是以吏爲師。制曰可。胡三省泥於非博士所職之文。謂秦之焚書。焚天下人所藏之書。其博士所藏者固在。非也。秦時方伎術數。皆立博士。不獨六藝。王國維云秦博士姓名可考者博士僕射有周青臣博士有淳于越有伏生有叔孫通有羊子有正先有黃疵其中蓋不盡經術之士如黃公之書七略列於法家而秦始皇本紀云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又有占夢博士殆諸子詩賦術數方技皆立博士云自下焚書之令。六藝博士。當然廢除。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則伏生已罷職歸家惟叔孫通至二世時尚在職按通傳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則非經學博士而其他固未盡廢。趙岐云秦焚滅經術孟子徒黨盡矣本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滅則百家語實未嘗焚觀九流非有傳授而皆存於漢可知廢博士者即非博士所職。固在焚燒之列矣。博士所職者皆法令所許可非博士所職猶言非法令所許可劉子駿曰。暴秦燔詩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

折散絕。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掇拾灰燼之餘。表章而訓釋之。以存什一於千百。漢儒衛道之心烈矣。

漢志。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王葵園曰王充論衡云河内女子發屋得逸易一篇隋志承之以爲先失說卦三篇按志既然云傳者不絕是此書未缺發屋得易之事乃俗說也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服氏二篇。劉向別錄云號服光齊人楊氏二篇。名何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韓氏二篇。名嬰王氏二篇。名同丁氏八篇。名寬孟氏京房十一篇。又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房段嘉十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子襄史記作莊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田何以上師承見上篇授東武王同子中。洛陽周王孫。梁丁寬子襄。齊服生。梁項生。田何一傳周王孫授蔡公。王同授大中大夫淄川楊何叔元。城陽相齊即墨成。姓即墨名成太子門大夫廣川孟但。魯周霸。莒衡胡。莒人姓衡名胡齊相臨淄主父偃。丁寬復從周王孫受古義。授同郡碭田王孫。田何再傳楊何授太史公司馬談。太中大夫京房。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田王孫授博士沛施讎長卿。曲臺署長蘭陵孟喜長卿。少府琅邪梁丘賀長翁。本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後更事田王孫田何三傳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施讎授安昌侯河內張禹子交。讎謙讓稱學廢不教授梁丘賀爲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學讎固辭不獲會稽太守琅邪魯伯。施讎一傳魯伯授常山太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那丹曼容。張禹授大司空長平侯淮陽彭宣子佩。少府沛戴崇子平。以上施讎再傳由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見後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兄讀曰况司隸校尉魏郡蓋寬饒次公。又蜀人趙賓持論巧慧云出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喜不肯勿今不錄由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傳其子黃門郎臨。臨授御史大夫琅邪王駿。少府代郡五鹿充宗君孟。梁丘賀再傳充宗授光祿大夫給事中平陵士孫張仲方。真定太守沛鄧彭祖子夏。新莽講學大夫齊衡咸長賓。以上梁丘賀三傳由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本傳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房授東海殷嘉。殷一作段中郎河東姚平。中郎任良。博士河南乘弘。乘或作桑吳郡周敞。由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封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授琅邪王璜平中。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沈欽韓曰隋志云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古文易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傳子郎中康。及豫章都尉蘭陵母將永。由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別出者又有韓氏易白氏易。韓氏名嬰。推易意而爲之傳。孫商爲博士。其後涿郡韓生以易徵。待詔殿中。蓋寬饒嘗受之。白氏名子友。漢博士。授槐里令平陵朱雲字游。雲授泰山太守九江嚴望。博士九江嚴元仲能。長安惠莊。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卷五十七篇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二十二卷王莢園曰二十二官本注本均作三十二按官汪本是傳四十一篇。王鳴盛曰以大傳繫經下者尊伏生也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沈欽韓曰章句經師指括其文敷暢其義以相教授解故者管子刑法解墨子經說之類解故不必盡人能爲章句各師皆有但繁簡不同歐陽說義二篇。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

伏生名勝。字子賤。濟南人也。故秦博士。秦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授太子家令潁川晁錯。博士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和伯。伏生一傳晁錯授丹陽都尉汝陰何比干少卿。見何法盛中興書張生授都尉夏侯氏。本傳云魯周霸賈嘉頗能言尚書未著何人所授歐陽和伯授御史大夫兒寬。伏生再傳兒寬授魯簡卿。簡音奸及歐陽生子。伏生三傳

歐陽生子世傳其學。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官至少府地餘少子政爲莽講學大夫高八世孫欽正思東漢時官至大司徒封夜侯欽授郎中平原禮仲威新息高獲敬公諫議大夫濟陰曹曾伯山伯山授子河南尹祉由是尚書有歐陽之學。歐陽高授太子太傅濟南林尊長賓。林尊授丞相關內侯平陵平當子思。信都太傅梁陳翁生。歐陽高再傳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博士琅邪殷崇石。扶風楚龔勝君賓。平當授博士九江朱普公文。司隸勃海鮑宣子都。歐陽高三傳朱普授太常關內侯桓榮春卿。議郎彭閔作明。議郎吳郡皋弘奉卿。歐陽高四傳桓榮傳子太常郁仲恩。又授明帝。及虎賁中郎將南昌何湯仲弓。侍講九江胡憲。九江鮑駿。汝南張黼孟侯。少府潁川丁鴻孝公。歐陽高五傳桓郁傳子大鴻臚陽平侯叔元。又授太尉弘農楊震伯起。丁鴻授蕪長陳留陳弇叔明。太尉彭城劉愷。北海巴茂。太守九江朱偃。歐陽高六傳桓焉授司空邠鄉侯江夏黃瓊世英。司空臨晉侯弘農楊賜伯獻。楊震傳子太尉秉叔節。又授虞放陳翼。歐陽高七傳桓焉又傳孫御史中丞關內侯典公雅。

夏侯都尉授族子昌邑王太傅始昌。始昌授同族長信少府勝長公。勝又事簡卿。是爲大夏侯之學。大夏侯授從兄子太子太傅建長卿。光祿勳齊周堪少卿。褒成君魯孔霸次孺。丞相建武侯陽夏黃霸次公。大夏侯一傳周堪授博士魯國牟卿。列卿長安許商長伯。孔霸授漢元帝。又傳子丞相博山侯光子夏。光又事牟卿。大夏侯再傳許商授列卿沛唐林子高。博士平陵吳章偉君。列卿重泉王吉少音。博士齊煠欽幼卿。大夏侯三傳煠音桂吳章授御史大夫平陵云敞幼孺。大夏侯四傳

夏侯建傳勝學。又事歐陽高。是爲小夏侯學。小夏侯傳少府平陵張山拊長賓。張山拊授黃門侍郎平林李尋子長。關內侯光祿大夫領尚書事鄭寬中少君。廣陵太傅山陽張無故子孺。城陽內史信都秦恭延君。膠東相陳留假倉子驕。小夏侯再傳鄭寬中授御史大夫東郡趙玄。水衡都尉扶風班伯。張無故授新太傅唐尊伯高。秦恭授博士魯馮賓。小夏侯三傳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家語後序稱安國受書於伏生逸書得十餘篇。獻之。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兒寬都尉朝。都尉姓朝名太史河內司馬遷子長。都尉朝授膠東庸生譚。譚授博士部刺史清河胡常少子。常授右扶風號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煇子真。煇授河南桑欽君長。



伏生二十九篇。孔疏云。堯典一。連慎徽以下皋陶謨二。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三篇同卷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太誓十。三篇同卷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連王出以下二篇同卷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鄭注於此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秦誓二篇。爲三十四篇。王應麟曰。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後得秦誓一篇。齊召南曰。秦誓即僞秦誓。凡漢儒所引赤烏白魚皆是。王葵園曰。伏生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以本志及史記儒林傳爲定。王氏經義述聞。謂二十九篇今文有太誓。非宣帝時河內女子始得是也。按僞秦誓軼文。與伏生所傳各篇全不相侔。其爲後出無疑。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明云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使出自伏生。博士其可欺乎。史漢均言二十九篇者。乃預紀之以省繁文。應麟說是也。至古文多於今文之數。史漢儒林傳。統言十餘篇。藝文志云十六篇。篇名及數目。鄭注書序。與梅賾所傳孔本不同。詳後孔傳定讞篇。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王葵園云后着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齊人浮丘伯受詩於荀卿。見上篇授楚元王劉交字游。及交子夷王劉郢客。楚中大夫魯穆生。楚中大夫魯白生。太中大夫魯申公培。申公以詩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勿傳。是爲魯詩。授郎中令蘭陵王臧。御史大夫代趙綰。臨淮太守魯孔安國子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碭魯賜。長安內史蘭陵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西內史鄒闕門慶忌。瑕丘江公。魯許生。免中徐公。申公一傳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以別有博士江公故稱大江許生授丞相扶陽侯鄒韋賢長孺。申公再傳賢傳子丞相玄成。玄成及兄子車騎將軍賞。以詩授哀帝。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許公徐生授博士東平王式翁思。申公再傳王式授淮陽中尉山陽張長安幼君。楚太傅東平唐長賓。博士沛褚少孫。御史大夫沛薛廣德長卿。申公三傳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薛廣德授光祿大夫楚龔勝君賓。太山太守龔舍君倩。張長安授兄子諫大夫游卿。申公四傳張游卿授元帝。及泗水中尉琅邪王扶。王扶授博士陳留許晏偉君。由是張家有許氏學。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是爲齊詩。授夏侯始昌。始昌授少府郟后倉近君。轅固再傳后倉授諫大夫下邳翼奉少君。前將軍領尚書事蘭陵蕭望之長倩。望之又事治

齊詩之白奇丞相樂安侯東海匡衡稚圭。轅固三傳匡衡授高密太傅琅邪伏理旂君。大司空琅邪師丹公仲。詹事潁川滿昌君都。侍中光祿大夫扶風班伯。轅固四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瑯邪皮容。伏波將軍新息侯扶風馬援。轅固五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韓生以易詩授。易傳不顯。見前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是爲韓詩。授淮南賁生。河內趙子。趙子授丞相陽平侯蔡誼。韓嬰再傳蔡誼授博士河內食子公。食音嗣昌邑中尉王吉。韓嬰三傳子公授部刺史泰山栗豐。王吉授博士淄川長孫順。韓嬰四傳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栗豐授山陽張就。長孫順授東海髮福。韓嬰五傳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河間大毛公亨受詩於荀卿。是爲毛詩。一云受於帛妙子均見上篇授趙人小毛公萇。萇爲河間獻王博士。授趙國貫長卿。卿一作公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解延年授徐敖。徐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俠授九江謝曼卿。曼卿授議郎東海衛宏敬仲。潁陰令賈徽元伯。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后氏戴氏按漢志本作七十篇今篇數止於十七又志云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爲誤倒無疑茲據劉敞說改正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曲臺后倉九篇。樂家。樂記二十三篇。論語家。孔子三朝

記七篇。又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議奏三十八篇

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梁七錄云侍其生得十七篇未審所本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蕭奮授東海孟卿。即孟喜之父孟卿授魯閭丘卿。少府東海后倉近君。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說因以立名授中山中尉沛聞人通漢子方。信都太傅梁戴德延君。九江太守梁戴聖次君。東平太傅沛慶普孝公。鄭玄云。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世也。五傳者高堂生一蕭奮二孟卿三后倉四戴德聖五據此則蕭奮即高堂生弟子大戴戴德授郡守琅邪徐良旂卿。小戴戴聖授大鴻臚梁橋仁季卿。琅邪太守梁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字慶普授族子豫章太守咸。及魯夏侯敬。

魯徐生善爲頌。儒林傳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後云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文法正同鄭玄以奮爲高堂生弟子則徐生恐亦高堂弟子孝文時。以頌爲禮官大夫。授公戶滿意。桓生。單次。公戶姓滿意名與桓生及單次凡三人皆爲禮官大夫。徐生又傳子至孫。孫延亦爲禮官大夫。襄官至廣陵內史。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

古經之出其說有三。後漢書儒林傳云。孔安國所獻。論衡佚文篇云。魯共王發孔子宅。得禮三百。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隋志。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按漢志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十七篇文相

似。多三十九篇。十七本作七十今從劉敞說改六藝論亦云。後得孔子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是古文原有二本。一出孔氏。即共王所發而安國所獻者。王充說共王上言武帝非是一出淹中。即獻王所上者。五十六篇。去十七篇。恰得三十有九。即所謂逸禮也。王應麟曰。逸禮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禘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按西漢古文學雖微。猶有傳授。惟逸禮絕無師承。故存者甚寡。皆由后倉等因陋就簡。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不知於殘斷篇簡。求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本制也。

記百三十一篇。有謂係合大小戴所傳而言者。清錢大昕云。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卅一篇之數。畢沅夏小正注序云。小戴有四十九篇。大戴有八十一篇。因八十二至八十五缺遂謂止於八十一合之得百三十篇。較志祇少一篇。二說少異。而其旨則一。按叙錄引晉司空長史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隋

志謂古記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是戴記由五記中錄出。非專出於百三十一篇之記。小戴月令明堂位疏云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樂記疏云。於別錄屬樂記。即樂類樂記而大戴千乘等七篇。千乘四代虞戴德詒志小辨用兵少間實即孔子三朝記。尤爲顯明。且二戴既同傳禮。何故小戴所取。必爲大戴所棄。亦不可通。說文自序。魯共王得壁中書。有禮記。河間獻王傳叙王所得書。又有禮記。是百卅一篇之記。實與禮經同出。非漢儒所綴緝也。小戴之書。有謂係從大戴本刪出者。周禮論序見上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隋志。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二說皆以小戴之書。取於大戴。大戴八十五篇。存者卅九。亡者四十六。而小戴有四十九篇。故隋志謂三篇爲馬融所增。以符其數。戴震辨之曰。隋志說不知何本。今考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嘗官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又孔疏四十九篇之首。皆引鄭目錄。鄭目錄之末。必曰此於劉向別錄屬某門。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安得以爲馬融所增。疏又引鄭六藝論云。戴德傳禮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

則此禮記是也。鄭爲馬融弟子。三篇果融所增。鄭不容不知。豈有以四十九篇屬戴聖之禮。愚按大戴篇目文辭。與小戴同者。有哀公問於孔子與小戴哀公問同曾子大孝小戴祭義文同諸侯釁廟小戴雜記文同朝事小戴聘義文同投壺小戴投壺略同五篇。略同者有王言小戴王制略同本命後半篇與小戴喪服四制文同二篇。已缺而可考者。又有禮器五經異義引祭法皮日休文數補二篇。若小戴全取於大戴。何故猶有複篇。蓋二戴之書。皆採自古五記中。彼此各行其是。固不相謀。而小戴所採。尤爲純粹。陳澧云。大戴記有夏小正。此最古之書。而小戴不取者。以其記禮之語少也。不取曾子十書。蓋以爲子書之類也。不取千乘篇。則尤有識。此篇所云下無用則國家富。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爲無命。則民不偷。此則墨氏之說矣。下無用者貴儉也。立有神者明鬼也。以爲無命者非命也。兼愛則尤顯然者也。不知墨氏之書。何以竄入孔子三朝記。小戴不取宜矣。考漢書郊祀志。王商等引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瘞埋於太折。爲祭法文。王莽引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爲曲禮文。又引禮記曰。天子藉田千畝。以事天地。爲祭義文。又行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亦祭法文。又引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爲王制文。梅福傳引孔子曰。丘殷人也。爲檀弓文。劉歆引禮記王制天子七朝。又引禮記祀典曰聖王制祀。今亦爲王制

祭法文。韋玄成傳。亦引禮記王制禮記祀典之文。皆在四十九篇之內。惟後漢書桓郁傳實憲引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云云注云皆大戴禮之文今保傅篇詳之疑大戴至是始行且劉向非習小戴者。而別錄亦四十九篇。後漢書曹褒傳。父充治慶氏之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慶氏學遂行於世。則慶氏禮記亦四十九篇。蓋小戴最精。故諸家皆用之也。古記五種。合二百十五篇。記百三十一明堂陰陽三十三王史氏二十一樂記二十三三朝記七而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少十一篇。隋志因增四爲十四。尚少其一。則謂向少校一篇。考喪服四制孔疏云。別錄無此文。志言似矣。然向校小戴。亦四十九篇。出一篇即入一篇。不能指爲少校之證。陳壽棋疑樂記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內除之。故爲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記。亦重出不餘者。以篇名不同之故。按樂記三朝記。別自爲書。非在百三十一篇之內。陳氏此言。蓋猶誤信錢畢二氏之說。以百三十一篇。爲合二戴本而成也。竊謂五種記文。其中必有重出之篇。劉向蓋取其全同者刊而去之。故少十一篇。其篇目則不可知矣。

周官經六篇。冬官亡以考工記補之合爲六篇周官傳四篇。

劉歆爲王莽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古名周禮漢名周官經至是復名周禮授緱氏杜子春鄭樵通志謂劉歆傳周禮於杜子春及緱氏禮又有緱氏要抄四卷是以緱氏另爲一人今不取大中大夫河南鄭興



少贖。後漢書鄭興傳晚善左氏春秋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不言傳周禮叙錄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多往師之又似以興爲子春弟子今仍從本傳以興爲歆弟子穎陰令扶風賈徽元伯。賈逵傳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興授子大司農衆仲師。徽授子侍中逵景伯。逵作周禮解詁

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是周官出於文帝時。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景帝二年立。修學好古。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釋文叙錄云。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是書得於景帝時。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崖屋壁。禮記篇首正義論衡佚文篇云。魯恭王發孔子宅。得禮三百。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是又以爲得於武帝時。按藝文志。孝文時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司樂章。非得周官。烏從而知。是文帝時已列於秘府矣。志又云。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爲樂記。是獻王亦得其別本矣。史記封禪書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是武帝議大典禮。必據周官。林孝存謂武帝知周官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不辨而知其誣矣。考工記爲周時冬官所掌。前論已明。見宣聖訂修篇賈疏謂成帝時劉歆足成。固爲謬論。文帝時博士所作。亦祇有本制等篇。云補考工亦屬臆言。

志又有周官傳四篇。王葵園謂周官既立博士。指王莽時當時志有傳說。故杜子春能通其讀。朱彝尊云。漢志儒家別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間周制十八篇。注獻王所述。似與周官相表裏。不幸皆亡。說周禮者遂亦有文獻不足之歎矣。

春秋古經十二篇。錢大昕曰謂左氏經也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張氏微十篇。沈欽韓曰疑張蒼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沈欽韓曰顏安樂也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漢興。北平侯武威張蒼受左傳於荀卿。荀卿以上見上篇授梁太傅洛陽賈誼。同修者有京兆尹河東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漢書儒林傳言張蒼與誼等同修未言蒼授誼今從釋文叙錄誼授河間王博士趙貫公。又傳至其孫嘉。釋文叙錄言賈嘉授貫公今從漢書貫公授子蕩陰令長卿。賈誼再傳又劉歆言有魯國桓公未知所受長卿授侍御史清河張禹長子。賈誼三傳此非帝師張禹叙錄言長卿傳張敞漢書但言敞修左傳未言所受今不取禹授諫大夫尹更始。賈誼四傳更始傳子大司農咸。又授胡常。及丞相高陵侯翟方進子威。賈誼五傳胡常授郎中黎陽賈護季君。翟方進授劉歆。歆亦事尹咸賈誼六傳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劉歆授賈徽鄭興武都太守扶風孔奮君魚。奮弟奇

子異亦習左氏賈護授新厭難將軍蒼梧陳欽子佚。賈誼七傳賈徽授子侍中達景伯。孔奮傳子城門校尉嘉山甫。鄭衆傳子大司農衆仲。陳欽傳子博士元長孫。賈誼八傳鄭衆傳子長樂未央廐令安世。陳元授將作大匠扶風馬嚴威卿。賈誼九傳

漢興。齊人胡毋生子都。子都公羊壽弟子授受見前篇趙人董仲舒。並治公羊春秋。子都當景帝時爲博士。年老歸教於齊。授丞相平津侯公孫弘。仲舒至武帝時。累官江都膠西相。授梁相蘭陵褚大。諫大夫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丞相長史廣川呂步舒。鮑敞。惟嬴公不失師法。嬴公授東海孟卿。符節令魯眭弘字孟。仲舒再傳孟卿授太子太傅蘭陵疏廣仲翁。眭弘授太子太傅下邳嚴彭祖公子。齊郡太守丞薛顏安樂翁孫。御史大夫琅邪貢禹少翁。禹始事嬴公仲舒三傳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疏廣授御史中丞琅邪筦路。嚴彭祖授少府琅邪王中。顏安樂授菑川太守淮陽冷豐次君。少府菑川任翁。中壘校尉劉向。王彥。貢禹授穎川堂谿惠。仲舒四傳筦路授大司農鄆陵孫寶子嚴。王中授東平太傅琅邪公孫文。荊州刺史琅邪東門雲。冷豐授大司徒東海馬官游卿。郡守九卿琅邪左咸。堂谿惠授丞相史泰山冥都。仲舒五傳筦路冥都。又事顏安樂。由是顏家有路冥之學。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申公浮丘伯弟子浮丘伯荀卿弟子荀卿爲子夏五傳弟子以上均傳詩

穀梁傳授無考。傳子至孫爲博士。江公授魯榮廣王孫。皓星公。榮廣盡能傳其詩春秋。授諫大夫郎中戶將沛蔡千秋少君。又事皓星公中山太傅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梁周慶幼君。江公再傳蔡千秋傳諫大夫長樂戶將尹更始。丁姓傳長沙太傅楚申章昌曼君。江博士江公之孫傳胡常。江公三傳尹更始傳子大司農咸。又授翟方進。房鳳。胡常授新講學大夫蕭秉君房。江公四傳。

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傳十九篇。齊說二十九篇。王葵園曰下云傳齊論者惟王吉名家吉傳云王陽以說論語名即此齊說也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錢大昭曰夏侯勝傳受詔撰論語說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魯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燕傳說三篇。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漢興傳論語者有三家。一魯論語。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王駿。王吉子魯扶卿。鄭云扶先或說先先生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一齊論語。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子陽。少府宋畸。御史大夫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譚並傳之。惟王吉名家。古論語者出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斯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

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孔安國爲之傳。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王吉庸生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世。

齊論問王知道二篇。晁公武云。詳其名必是論內聖外王之道。未必非夫子之所留意者。王伯厚云。說文初學記等書。引逸論語言玉事。問王疑即問玉朱彝尊云。論語二十篇。皆即首章字義名篇。非有包括全篇之意。考之篆法。三畫正均者爲玉。中畫近上者爲王。初無大異。因訛玉爲王耳。說文引逸論語璫下曰玉粲之璫今其璫猛也玉篇引同又曰璫玉色鮮白也瓊赤玉也瑩玉光也璿璣瑜美玉也璣三采玉也璵充耳也璫玉佩也璫玉飾以水藻也璣璿璣璵璵聲也瑩下曰如玉之瑩文選注初學記同璫下云孔子曰美哉璣璿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初學記亦引作逸論語內聖外王之業。此傳會也。論衡正說篇。又云說論語者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敕記之時甚多。凡數十百篇。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廿一篇。齊魯河間九篇。凡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九經考異謂河間論語。漢藝文志所不載。意必河間獻王所得。而王充曾見之者。今說文所引有逸論語。或其遺文歟。論語正義駁之曰。魯論齊論。已見前志。

不得別有齊魯合河間爲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爲三十篇。古論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讀。何以宣帝時博士轉難曉。此皆無稽之談。不足與辨也。

孝經古孔氏一篇。孝經一篇。長孫氏說二篇。江氏說一篇。王英園曰儒林傳博士江公著孝經說翼氏說一篇。后氏說一篇。雜傳四篇。安昌侯說一篇。五經雜議十八篇。

爾雅三卷二十篇。鄭氏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作孝經以總會之駁五經異義又云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以釋六藝之文則二書同爲釋經總會之書故漢志列爲一家秦時焚書。河間人顏芝。取孝經藏之。漢初芝子貞出之。本隋志凡十八章。是爲今文。漢志云。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古文之出。亦有二說。漢志云。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是出於武帝時。許沖上父說文云。古文孝經者。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與志不同。王應麟云。蓋出於武帝時。至昭帝時始獻之也。桓譚新論云。古孝經一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劉向云古文也。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三十二章。見漢書注劉炫古本有闕門章二十二字隋志云。劉向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煩

惑。以十八章爲定。是今文又有別本。非顏芝之舊矣。

爾雅二十篇。今所傳者十九篇。經義叢鈔。陸堯春謂漢志或即合序篇言。詩周南關雎傳正義。引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此序篇之僅存者。蓋序篇猶周易之序卦。尚書之百篇序。詩之大小序。此一說也。崔應榴曰。晴江翟氏。謂祭名與講武旂旂三章。俱非天類。而繫於釋天。邢氏強爲之說。謂三者皆大事。祭名則天曰燔柴。講武則類於上帝。旂旂則日月爲常。義殊不了。古爾雅當更有釋禮一篇。與釋樂篇相次。此三章乃釋禮文之殘缺失次者耳。翟說可取。此又一說也。孫志祖則謂爾雅果有序篇。景純豈應刪而不注。廣雅篇第。一依爾雅。無釋禮篇。則晴江謂爾雅有釋禮篇亦誤。蓋釋詁分上下篇。故漢志云二十篇也。考諸書所引爾雅佚文。無云釋禮者。臧庸曰。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親屬記。孟子帝館甥於貳室。趙岐注引禮記。皆爾雅釋親文。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引禮。乃釋水文。風俗通義聲音篇引禮樂記。乃釋樂文。此禮記中有爾雅之證。據此則爾雅多爲釋禮作。不必別有專篇。其佚一篇。今無所考。姑從孫志祖之說可也。

## 建學設科

漢興鑿秦之弊。崇用儒術。表章六經。其可紀者至繁。而其要莫先於建大學。置博士。博士之起。原於六國。史記循吏傳公儀休魯博士也褚先生補龜策傳宋有博士衛平漢書賈山傳祖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王國維云公儀休即孟子之公儀子繆公時爲魯相時在戰國之初衛平在宋元王時亦與孟子同時疑當時未必置博士一官史記所云博士猶云儒生云爾惟賈祛爲魏王博士弟子則六國確有此官與秦漢博士同矣秦時多至七十人。漢初因之。無專經。無常員。秦時方伎術數皆立博士不獨六藝見上漢儒傳授篇王國維曰秦博士有定員史記秦始皇本紀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又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不用漢無定員百官公卿表博士多至數十人唐六典引漢官儀文帝博士七十人又曰高帝二年以叔孫通爲博士通非專經之士也文帝時齊人公孫臣上書陳五德終始帝召以爲博士亦非專經蓋猶秦制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立博士。見趙岐孟子題辭武帝罷傳記博士。獨置五經。儒林傳贊所謂書惟有歐陽高禮后者易楊何春秋公羊是也。王應麟曰。後漢翟醜言文帝始置一經博士。今本一作五王國維曰北宋景祐本南宋嘉定本均作一今本誤考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爲博士。景帝以轅固生爲博士。皆止於詩。餘經之立。自武帝建元五年始。贊言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



立於文帝時。今並詩爲五也。今按晁錯張生爲書博士。董仲舒胡毋生爲公羊博士。皆在景帝時。是文景時已立三經。武帝所立者僅易禮而已。禮博士后蒼。又實昭帝時人。則禮或猶闕而未補也。宣帝時去楊何易。立施孟梁丘三家。宣紀僅云立梁丘茲從儒林傳贊補分蒼禮爲大小戴慶氏三家。儒林傳贊僅云大小戴茲據藝文志補書自歐陽外。別立大小夏侯。春秋自公羊外。別立穀梁。合之齊魯韓詩。爲博士者十四。是爲西漢十四博士。元帝增立京氏易。未幾而廢。平帝時。王莽秉政。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樂經左氏春秋。增員至三十人。儒林傳贊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王莽傳元始四年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立博士三輔黃圖六經三十博士王國維曰計當時所立之學不及三十家蓋一家博士不止一人也光武中興。以王莽之故。遷怒古文。博士名額。一依孝宣。易增京氏。禮去慶氏。王國維曰後漢初曾置慶氏禮如曹充如曹褒如董鈞皆傳慶氏禮者也後慶氏學微博士亦中廢故司馬彪范曄均遺之也書、詩如故。儒林傳序詩齊魯韓毛字當爲衍文春秋去穀梁。而分公羊爲嚴顏二家。是爲東漢十四博士。旋又立春秋左氏穀梁博士。未幾而罷。肅宗時。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是又幾與立無以異矣。經典釋文序錄及左傳正義並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錢大昕辨之曰元興改元祇一年鄭衆以建初八年卒興之卒更在衆前不及和帝之世釋文及正義均誤

王國維曰。武帝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雖同時並罷。其罷之之意則不同。孟子以其爲諸子而罷之也。至論語、孝經。則以受經與不受經者皆誦習之。不宜限於博士而罷之者也。七略。六藝一百三家。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後。附以論語、孝經爾雅附小學三目。六藝與此三者。皆漢時學校誦習之書。以後世之制明之。小學諸書者。漢中學之科目。而六藝則大學之科目也。武帝罷傳記博士。專立五經。乃除中學科目於大學之中。非遂廢中小學也。漢時教初學之所。名曰書館。其師名曰書師。其書用倉頡凡將急就元尚諸篇。其旨在使學僮識字習字。論衡省紀篇。充八歲出於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後漢書皇后紀。鄧皇后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是漢人就學。首學書法。其業成者得試爲吏。此一級也。其進則授爾雅、孝經、論語。有以一師專授者。亦有由經師兼授者。漢書平帝紀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魏志邴原傳註。引原別傳。邴原有書舍。原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此由一師專授者也。平帝紀元始四年。徵天下以一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此由經師兼受者也。且漢時有受論語、孝經、小學。而不受一經者。無受一經而不先受論語、孝經者。漢書昭帝紀曰。朕通保

傳。傳孝經、論語、尚書。後漢書范升傳。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受梁丘易是也。共證十一條茲從略漢人傳論語、孝經者。皆他經大師。無以此二書專門名家者。如傳齊論有王氏吉駿父子貢禹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宋畸。宋畸無考。王吉則傳韓詩。王駿及五鹿充宗傳梁邱易。貢禹傳公羊春秋。庸生傳古文尚書。傳魯論者有夏侯勝韋賢蕭望之張禹朱雲龔奮魯扶卿。奮扶卿無考。夏侯勝則傳尚書。韋賢傳魯詩。蕭望之傳齊詩。張禹傳施氏易。朱雲傳孟氏易。傳孝經者有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長孫氏無考。江翁則傳魯詩與穀梁春秋。后蒼翼奉傳齊詩。蒼又傳禮。蓋經師授經。亦兼授孝經論語。猶今日大學之或有預備科矣。愚按趙岐云。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呂東萊云。博文者課試之作也。王應麟云。嫩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立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翟氏灝考異云。孟子尊立最久。時論語、孝經。通謂之傳。而孟子亦謂之傳。如論衡對作篇曰。楊墨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後漢書梁冀傳引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說文解字引傳曰。簞食壺漿。詩邶風正義引傳曰。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中論壽夭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又法象篇曰。傳稱大人正己而

物自正。皆爲孟子中文。然則漢時論語孝經爾雅之傳。實廣於六經。孟子雖號諸子。而實次於論語。固不以博士之廢置爲盛衰也。

博士秩初四百石。宣帝增爲比六百石。固微員也。然其得之也則甚難。舉博士狀云。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後漢書朱浮傳注及通典引漢官儀其任之也又甚重。國有大政。則參與議席。如文帝後元年詔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武帝元朔元年。詔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是。有大事則奉使出巡。如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元帝建昭四年。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是。其擢之也又甚速。內則遷中二千石二千石。如叔孫通拜爲奉常。公孫弘一歲中至左內史是。外則爲郡國守相。如董仲舒遷江都相。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是。蓋清要之任。固非同級之官所敢望也。

既有博士。必有弟子。弟子之置。自六國秦已然。賈祛魏博士弟子見上史記叔孫通傳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人對曰云云是秦有弟子漢書循吏傳文翁爲蜀郡守選張叔等十四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是漢初亦有弟子武帝元朔四年。因舊制。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

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長相丞。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昭帝時。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時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後漢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及六百石。悉遣子就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養士之多。至是極矣。

既置弟子。必有登進之途。叔孫通作漢儀。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高后文景。均不任儒。博士具官而已。迨武帝時。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始靡然向風。弘爲學官。見以文學禮義爲官者。遷常留滯。言於上。太常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藉奏。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平帝時王莽秉政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即本此制而變通之其在外者。掌故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爲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爲大鴻臚也劉叙曰吏乃以百石用者以其曉事優之也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

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自此以後。公卿大夫。多彬彬文學之士。以儒術至三公者。有蔡誼韋賢韋玄成黃霸匡衡張禹翟方進師丹孔光平當彭宣王嘉何武馬宮。官御史大夫者。有趙綰兒寬王卿貢禹蕭望之薛廣德趙玄云敞王駿。仕至九卿者尤夥。逮至東漢。公卿幾無不通經術。而桓榮伏湛袁安楊震。尤以經世其家。累葉貂蟬。濟濟踳踳。亦稽古之盛事也。博士、弟子講肄之所。是爲太學。西京初無太學。公孫弘曰。請因舊官而興焉。其肄習之地。則太常也。武帝元朔三年。始建太學。據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三輔黃圖云。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玉海去城七里東爲常滿倉倉之北爲市三輔舊事云漢太學中有市有獄關中記云。在安門之東。杜門之西。見困學紀聞卷十六世祖建武五年。起太學於東都。中元元年。起辟雍。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引見漢世祖紀建武五年注述征記在國子學東二百步。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童樵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醜之言。永建六年九月。詔修太學。用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作畢。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並立碑以紀其事云。

## 今古爭議

古無所謂今古文之分。如左氏、穀梁、春秋、魯毛詩。皆出於荀卿。韓詩亦荀卿別子是也。見及門紹述篇漢初立學。亦不專今文。如左氏先師賈誼。文帝召以爲博士。誼弟子貫公。又與毛公同爲河間獻王博士是也。今文古文。即今字古字。班志所謂古文者指古字本言。今文者即用漢代之通行文字也。五經博士立。經文均改用隸書。以便誦習。而古籀經本。內則藏於祕府。外則私行於民間。校讎者欲取區別。於是有今文古文之名。以學官皆今文。私授民間者用古文。於是今文古文。移爲官學私學之代名詞。利祿之途既開。則內競之事日甚。恐優者增立。而劣者無以自存。於是專己守殘之念生。而黨同妒真之謀固。官學欲共排私學。使不得立。遂由文字而牽及於學說。後遂有所謂古學今學矣。武帝時。穀梁家江公。與公羊家董生並論。江公訥於口。而董生善屬文。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由是公羊大興。太子又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

魯學宜興。時江公再傳弟子蔡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擢千秋爲諫大夫。千秋死。又徵江公孫爲博士。汝南尹更始。諫大夫劉向。並傳其學。江博士卒。又徵江公再傳弟子周慶丁姓。待詔保官。甘露元年。乃詔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是非。時公羊博士顏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許廣。與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中郎王亥並論。各家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大盛。慶姓皆爲博士。斯行也以天子之力。蓄之十餘年而始發。啓諸儒不能與爭。上既令通五經之劉向受穀梁以爲助又令丁姓等授徒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始令合議期在必勝然其怒固未息。後元帝立京氏易。不久即廢。蓋有由也。詩齊魯韓三家已立於文景時尚書大小夏侯歐陽同出於伏生易施孟梁丘及楊何同出於田何禮大小戴慶氏悉本於后蒼故增立無問題若穀梁則原與公羊異師故公羊家極力排擠之以宣帝篤好穀梁計不得逞京氏出於焦延壽本非孟易其暫立即廢想亦諸博士鑒於往事排而去之哀帝時。劉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上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鑒於往事。深閉固拒。不肯置對。以尚書爲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華陽國志博士胥君安以左氏不祖聖人相駁欲以不誦絕之。歆因移書太常。加以責讓。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光祿大夫龔勝。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大司空師丹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帝雖謂



歆無罪。然議遂不行。此西漢今古文之爭也。光武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范升言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辨難於雲臺。日中乃罷。升又奏言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群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春秋左氏。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言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也。書奏。詔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會封病卒。左氏復廢。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條奏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皆君臣之正誼。父子之紀綱。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

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訓話。藏之秘書。建平中。哀帝年也。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哀帝重違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二家。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致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又五經家皆無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甚多。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逵又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八年。乃招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時有李育者。少習公羊。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後拜博士。建初四年。詔與諸儒通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後何休作公羊解詁。覃思十有七年。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又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

育。穀梁廢疾。鄭玄非之。於是作發墨守。鍼膏育。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餘條。而馬融亦有答北地太守劉瓌書。與玄答何休。皆義據宏深。由是古學遂明。此東漢今古文之爭也。陳澧云鄭注周禮。與先鄭不同者。則云玄謂。尚書大傳注。以大傳爲非者。則云玄或疑焉。駁五經異義。每條云玄之聞也。蓋說經不可以不辨是非。然辨先儒之說。其辭氣當謙恭。不可鬻爭求勝也。其箴膏育三書則不然。有云鄉曲之學。誠可忿疾者。蓋以何劭公三書。有害於經學風氣。不得不忿疾也。又云讀鄭君周禮序所謂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讀何劭公公羊序則如入觀武庫但睹矛戟也鄭學非何所及可於此見之

### 讖緯流行

緯候之書。雖起于哀平，然實遠根於上古之巫教。近衍於周末之陰陽家。其所由來者漸矣。史記趙世家云。秦讖於是出。秦本紀云。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龍死。實爲讖之濫觴。漢初伏生傳五行。齊詩明五際。公羊春秋。多言災異。孟喜易好候陰陽。中惟孟喜東海人。餘皆齊學。所以然者。齊地濱海。有蜃樓海市之異。俗狃於迂怪。而稷

下談天者。又爲五德終始之言。有以導之也。稍後申五行傳之學者有兩夏侯。夏侯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至期果災。夏侯勝諫昌邑王。言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而果有霍光廢主之事。爲公羊之學者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前半多爲巫襍小數。再傳至眭孟。因昭帝時石柳自立。謂有匹夫起爲天子者。而其後應在宣帝。爲齊詩者有翼奉。以正辰加邪時。知平昌侯爲邪人。以極陰生陽。預知白鶴館災。自稱孟喜之學者有焦延壽。及其弟子京房。延壽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言災異未嘗不中。哀平時有李尋。亦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始以六緯與五經並稱。尋云六緯五經尊顯術士迨王莽以符命篡漢。而光武又以圖讖興漢。自是大政多取決於讖緯。而有內學之稱矣。

鄭康成注三禮。凡引緯候俱謂之說。如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是也。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後漢張衡注。引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五九四五六藝四九。四九三十六隋經籍志。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授本文。又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作。合爲八十一篇。其名見於後漢樊英傳注者。易六。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

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五。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三。推度災。汜歷樞。汜一作記含神霧。禮三。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三。動聲儀。稽曜嘉。汁圖徵。孝經二。援神契。鉤命訣。春秋十三。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凡三十五篇。缺一篇其散見於他書者。河圖有叶光圖。括地象。錄運法。赤伏符。挺佐輔。帝覽嬉。握矩起。稽命曜。會昌符。記命符。說徵示。帝視萌。期運授。帝紀通。皇參持。閩苞受。考曜文。內元經。龍魚河圖。龍文。八文。提劉。真鉤。一作真紀鉤著命。天靈。絳象。一作緯象玉版。合古。秘微。始開。要元。洛書則甄曜度。靈準聽。寶號命。錄運期。稽命曜。摘六辟。尚書有帝驗期。洛罪級。禮有記默房。稽命曜。瑞命記。樂有五鳥圖。春秋有孔錄法。考曜文。命曆序。玉版識。論語有摘輔象。摘衰聖。素王受命識。陰嬉識。紀滑識。崇爵識。比考識。撰考識。孝經有威嬉拒。古秘圖。左右握。雌雄圖。別有尚書中候。其中有考河命。敕省圖。摘洛戒。握河紀。準纖哲。洛予命。題期。立象。契握。運衡。稷起。我應儀明等篇。以上見經義考誕妄錯亂。不可端倪。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識以定禮。謬亦甚矣。起而排之者。東漢之初。有桓譚尹敏。後有張衡荀悅。然不能禁。魏晉以後。信者漸

稀。秦苻堅北魏孝文隋煬帝。先後焚燬三次。諸緯盡亡。惟易緯存。永樂大典所存易緯八種一宋人偽撰乾坤鑿度二卷二乾鑿度二卷三稽覽圖二卷四辨終備一卷五通卦驗二卷六乾元序制記一卷七是類謀一卷八坤靈圖一卷

緯書中亦時有精理名論。可資考鏡者。考靈曜云。天如彈丸。圍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此渾天儀之法也。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譬如人在舟中而坐。舟行而人不覺。此地動說之始也。含文嘉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此名教之源也。元命苞云。黃帝受圖。立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大一統之正義也。鉤命訣云。性者生之質。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智。土性則信。情者既有知。故有喜怒哀樂。性理之精言也。援神契云。蒼頡文字者。總而爲言。包意以明事也。分而爲義。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謂之文。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形聲會意之屬。則謂之字。字者言孳乳浸多也。題之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著也記也。

此文字學之要旨也。其他如論明堂靈臺之制。臨雍養老之規。援神契日躔月行之度。放靈曜三垣列宿之次。運斗樞名器錫予之典。含文嘉樂律節奏之宜。動聲儀有裨於故實者甚繁。蓋皆出自古書。作緯者掇拾而輯述之。瑕不揜瑜瑜不揜瑕。擇善而取可矣。此外若義農軒輶之源。山瀆鐘律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之瑞。則又劉勰所謂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者也。

## 古學大著

漢立學官。雖主今文。而學子之所趨。實由今文而漸於古文。由今古文而進於通學。斯亦栽培傾覆之公例也。皮鹿門云。前漢重師法。後漢重家法。先有師法而後能成一家之言。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師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是師法。施家有張彭之學。孟有翟孟白之學。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是家法。家法從師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師法。又從田王孫一師分出。施孟梁丘已不必分。况張彭翟白以下乎。後漢儒林傳云。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宦者蔡倫傳云。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校讎家法。是博士各守家

法也。質帝紀云。命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是明經必守家法也。左雄傳云。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注曰。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是孝廉必守家法也。徐防傳防上疏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奸路。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所伐。皆正以爲非。當時不修家法之戒。蓋極嚴矣。然師法別出家法。而家法又各分顯家。如幹既分枝。枝又分枝。枝葉繁滋。浸失其本。是末師而非往古。用後說而舍先傳。微言大義之乖。即自源遠末分始矣。按皮氏爲今文專家。而其言如此。皮氏又云諸家中惟齊魯韓詩本不同師必應分立若施讎孟喜梁丘賀同師田王孫大小夏侯同出張生張生與歐陽生同師伏生夏侯勝夏侯建又同出夏侯始昌戴德戴聖同師后蒼嚴彭祖顏安樂同師眭孟皆以同師共學而各顯門教授不知如何分門是皆分所不必分則分家之失顯然。此其一也。分家之後。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心。微獨未立學之古文家。在所必斥。即同門之內。亦互相排擠。至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而既專已守殘。則所知甚狹。故國家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又幽冥而莫知其原。甚至一郊祀歌之微。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詞。必集



會五經家與共講習。膚淺孤陋。已不爲時所重。此又其一也。饒饒之學。既各習其師。而欲張大其學。以震駭世俗。則非徒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聲悅。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誼。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近君即秦恭後漢書作延君儒林傳贊云。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而所言者又皆便辭巧說。破壞形體。碎義逃難。無裨實用。此又其一也。惟其然也。故天下以儒爲詬病。今文替而古文興。自此基矣。

班史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枝葉蕃滋。蓋祿利之路然也。惟古文大師。則異於是。獨抱遺經。藏之名山。雖傳授幾絕。而終不肯逢時以苟合。如魯國桓公膠東庸生趙國貫長卿之徒。皆沒齒無聞。以道自重。孤心苦詣。守先待後。劉歆之欲立之。乃陳發秘藏。識其歸趣。知足以羽翼大道。非諸儒有求於歆也。然至東漢之後。終以大明。建武中韓歆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而古文易興矣。杜林得漆書於西州。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而古文尚書行矣。按此非孔氏尚書又徐州刺史蓋豫以古文書授汝陽周防東漢習古文書者有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盤等均非孔氏古文尚書衛宏從謝曼卿受毛詩。謝以上見漢儒傳授篇因作毛詩序。鄭衆賈逵。

均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以難三家。而毛詩行矣。杜子春受周官於劉歆。能通其讀。後鄭興父子賈逵衛宏。並有解詁。張衡有訓詁。馬融鄭玄均有注。而周官行矣。賈徽受左氏傳於劉歆。歆以上見漢儒傳授篇作左氏條例。賈逵作左氏傳解詁。又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者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此據經典釋文與後漢賈逵傳稍有異同逵傳見今古爭議篇陳元作左氏同異。鄭興作春秋條例章句訓詁。鄭衆作春秋難記條例。又作長義十九條。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後漢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三十卷。穎容著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延篤作左氏傳注。謝該作左氏傳解釋。而左氏春秋大行矣。始知真理之在天壤間。決不磨滅。興微繼絕。端賴賢儒。絕者可以復存。微者可以復著。不以時主之好惡爲興替也。

古文之所以勝於今文者雖不一端。而有一通例。即精小學是也。王國維曰。後漢書盧植傳。植上疏言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循子幹疏意。古文科斗。實目下毛詩、左氏、周禮三家。三家皆經。而當時抑之於小學。是後漢之末。視古文家與小學家爲一。然此事自先漢已然。觀兩漢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蓋可識矣。原古學家之所以兼小學家者。當緣所

傳經本。多用古文。其解經須多得小學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小學之資。故小學家多出其中。比而輯之。一張敞。張敞修左氏春秋。而藝文志言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詁。又郊祀志。言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賜爾旗鸞。黼黻琫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跡古文。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刻銘其功。臧之於宮廟者也云云。是敞不獨通蒼頡篇。且能讀宗周古文矣。一桑欽。欽傳古文尚書。漢書地理志。六引桑欽說。說文水部。三引桑欽說。皆其說禹貢之語。而說文金部銛下云。舌屬。從金舌聲。讀若棧。桑欽讀若鎌。尚書無銛字。則此條非欽尚書說。當又有說小學之書矣。一杜林。漢書杜鄴傳。鄴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吉子諫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藝文志有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後漢書林本傳。林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於是古文遂行。是林本小學家。又古文尚書家也。說文引杜林說十六條。皆蒼頡訓纂蒼頡故二書

中語。水部渭下。又引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可以知其所學矣。一衛宏。宏從謝曼卿受毛詩。從杜林受古文尚書。許沖上說文解字表。又云宏校古文孝經。是宏既傳古學。又通知古文。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從卜中。衛宏說。又滂部。勸衮文山龍華蟲。勸畫粉也。從滂分聲。衛宏說。前條無考。後條乃其說尚書語也。又云隋書經籍志小學類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衛敬仲撰唐書藝文志有衛宏詔定古文字書一卷尚書正義藝文類聚引之謂之衛宏書古文奇字然則宏亦小學家也。一徐巡。說文解字引徐巡說二條。鹵部桌下云。彙古文桌。從西。從二桌。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也。又自部隍下曰。徐巡以爲隍凶也。此二條。一說堯典寬而栗。一說秦誓邦之既隍。皆說古文尚書語。然如彙字由字形以說其義。與漢人詁經家法不同。蓋巡受學於林宏。故以小學說經也。至賈逵許慎。尤無待言。蓋發疑正讀。端賴小學。而此唯古文家能之。此其所以軼出今文也。

後漢經學。盛於前漢者有三事。前漢大師雖衆。而著錄弟子。皆不甚繁。後漢則楊倫、杜撫、張元皆千餘人。姜肱、曹曾各三千人。宋登、魏應、丁恭著錄皆數千人。張興且萬人。牟長著錄。前後萬人。蔡玄至萬六千人。大率多由高足弟子傳授如鄭君在馬季長門下三年不得見其盛於前一也。前漢多專一經。罕能兼通。經學初興。藏書未出。且有或爲雅。或爲頌。不能盡一經者。若申公兼通詩春秋。韓嬰通詩易。孟卿兼通禮春秋。已

爲難能可貴。夏侯始昌通五經。劉向撰五經通義及要義。則更爲僅有矣。後漢則尹敏習歐陽尚書。兼善毛詩穀梁春秋。景鸞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又撰禮內外說。趙典學孔子七經。及河洛圖緯。鄭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曆數。鄭衆從父受左氏春秋。明三統曆。兼通易詩。賈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賈逵誦左氏傳及經本文。以大夏侯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蔡玄通五經。何休精研六經。其見於時人之語者曰。五經無雙許叔重。解經不窮戴侍中。載憑五經紛綸井大春。井丹大春博學高論五經復興魯叔陵。魯丕叔陵兼通五經關西孔子楊伯起。楊震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天下德弘劉仲承。劉淑仲承少明五經天下稽古劉伯祖。劉祐伯祖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天下忠貞魏少英。魏朗少英詣太學受五經五經縱橫周宣光。周舉宣光博學洽聞海內所稱劉景升。劉表景升撰定五經章句皆以博洽聞。而劉輔撰五經通論。曹褒、張遐均著五經要義。許慎作五經異義。則尤非淹貫者不能。蓋前漢弟子。祇習一經。後漢多兼受五經。後漢建初殘墓碑十五入太學受禮十六受詩十七受□十八受易十九受春秋其盛于前二也。前漢篤守遺經。罕有撰述。章句略備。文采未彰。藝文志所載者。說各止一二篇。惟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最夥。董子春秋繁露。志不載。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今存外傳。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今無傳者。後漢

則周防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景鸞作易說及詩解。又撰禮略及月令章句。著述五十餘萬言。程曾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賈逵受詔撰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集爲三卷。又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作周官解故。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盧植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京兆趙岐邠卿。多所述作。作孟子章句。本傳作要子今依劉歆說改正三輔決錄行於時。多能博觀提要。成一家言。其盛於前三也。所以然者。官學之師。國家所命。不必皆精於學。而其教用一定之成式。不足以資造就。來學者多爲干祿計。潛修之士不至。故著錄不多。而門戶日分。拘牽益甚。亦不足語夫博雅。東漢大儒。一豁此弊。兼綜並貫。著作自宏。而又有教無類。因材而施。故弟子亦輪運輻集於門墻之下。蓋私學盛則官學自衰。而家法亦由是而進於通學矣。

## 通學代興

漢書楚元王傳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惟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

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洪範傳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乎其推本之也。所謂劉氏者。即兼指向歆而言。向雖博覽五經。然雜而不醇。所著說苑新序。隸事多誤。五行傳歲月錯亂。前後倒置。歆少從父治易。據本傳歆及向始皆治易不言何家父子皆喜言災祥恐係京氏易蓋習今文。及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從尹咸及翟方進質問大義。又學奇字於揚雄。故能通古文尚書及周官之讀。至其銓叙群書。考正曆統。上溯太古。下準百世。向行醇而學雜。歆品劣而學醇。前人固早有定論矣。弟子鄭興賈徽。承其學以授鄭衆賈逵。發疑正讀。考詁摭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二語係鄭賈傳贊馬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歎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且博。吾何加焉。則其學術固與鄭賈一致。而有得於劉歆者。賈逵傳校長召陵許慎叔重。馬融傳司農高密鄭玄。遂結漢學之局。歆上受於向雄。而演於許鄭。信源遠而流長矣。故論集儒學之成者。前則以劉歆爲備。後則以許鄭爲宗。言訓故者莫之能外也。

昔倉頡作六書。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當時必有專書。今不可考。存於漢者以史籀十五篇爲最古。本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張懷瓘書斷云以史官制之用以教授故謂之史書凡九千字秦丞相李斯作倉頡六章。車府令趙高作爰歷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

時稱三倉。漢閭里書師。合爲倉頡篇。藝文志倉頡一篇王英園曰閭里書師所合并也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惟元尚頗有所出。至元始中。徵天下言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三十四章。合頡書五十五章。爲八十九章。說文序所謂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是也。每章六十字八十九章故五千三百四十字十四篇中可知者惟倉頡爰歷博學凡將急就元尚七篇餘不可考段玉裁云不數急就元尚者皆倉頡中正字也不數凡將者雖間有所出亦必括於訓纂中也東漢時班固續之。凡十三章一本作十二章誤和帝永元中。郎中賈魴。又續訓纂。作滂喜三十四章。訓纂終于滂喜二字賈魴即取滂喜爲首而終於彥均二字復以之合於倉頡訓纂。亦稱三倉。此倉頡篇即閭里書師所合者計百二十三章。七千三百八十字。隋志所載有班固太甲篇在昔篇蓋即在十三章之內固所續十三章不得與於三倉之列者以字皆在滂喜中也後又有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皇初篇吳章篇蔡琰女史篇其字蓋皆在三倉內以上各篇。皆綴緝散文。去其重複。申以義訓。許書引史篇凡三爽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醜甸下云史篇讀與岳同姚下云史篇以爲姚易是史籀亦有解說以下各書同又章帝時王育作史篇解說漢志又有蒼頡傳蒼頡故等書則說文解字繫傳之流也洵爲有裨學林。然其編次之法。不依部類。徒便諷誦。無當分理。許君有作。始創宏規。其建首也。立一爲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其善一也。三倉諸字。率改隸書。說文序諸生稱秦之隸書爲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蓋蒼頡篇已改用隸書故迷惑至是不能考見源流。於是有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之說。自賈逵修杜林之學。以授許君。許君又博考山川鼎彝。辨其同異。首叙篆文。合以古籀。形體既具。訓解亦明。使字之本義。昭然可溯。其善二也。叙明六書之定例。以明制字之源。依例釋文。如縛貫珠。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其善三也。既釋形體。兼著聲讀。不獨轉注假借之理。按圖可索。即音均訓詁之法。亦釐然有歸。其善四也。博問通人。考之賈逵。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其善五也。於三蒼之外。復增二千餘文。許序所列自訓纂止班在許先賈魴與許同時許不舉者或未見班賈書然其字必在說文中爲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遵修舊文。囊括萬有。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直承蒼史。非籀斯以降。所得擬也。

鄭君始造太學。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使高第弟子授之學。踰三年乃得召見。從質諸疑義而歸。鄭

君自云。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充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捧手有所授受。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秘書緯術之奧。此其學業之博也。鄭君所注者。於經類有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隋志又有古論語注孝經、以上均見本傳周官、本傳漏載怪極春秋左氏傳、未成以授服虔見世說新語論語釋義、唐志。孟子、隋志爾雅。周禮賈疏引爾雅北極謂之北辰鄭注馬融喪服紀。唐志戴禮喪服譜。隋志戴德喪服變除。唐志於群書有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本傳漢律。晉書刑法志河圖。初學記九引靈準聽鄭注易緯。尚書緯。禮緯。禮記默房。隋志詩緯。唐志樂緯。太平御覽卷一引鄭注動聲儀卷六引鄭注叶圖徵春秋緯。後漢書李雲傳注引汁運樞鄭注孝經緯。路史引鉤命訣鄭注日月交會圖。九宮經。九宮行棋經。隋志所著者有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本傳尚書音。儀禮音。禮記音。隋志毛詩音。周官音。唐志春秋左傳音。賈昌朝群經音辨足部躡引鄭康成讀三禮目錄。三禮圖。春秋左傳分野。春秋十二公名。駁何氏漢議。論語孔子弟子目錄。隋志喪服變除議。九旗飛變。唐志五宗圖。通典七十二引薛綜述鄭氏五宗圖一條答甄子然書。鄭志目錄爲門人所編錄者。有鄭志。鄭記。鄭司農集。又有錄一卷隋志此其著記之博也。鄭君弟子。著者如中尉清河崔琰季圭。太僕樂安國淵子尼。黃門侍郎權安。任嘏。昭先。河內趙商子聲。均見本傳又本傳首鄭處

次王基慮非人茲從陳澧說削去汪中王基碑跋云基卒之年在景元二年年七十二上距建安五年康成之卒凡六十二年其時基甫十歲恐非親炙當爲再傳弟子魏尚書清河王經彥偉。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七引三齊略記鄭司農遭黃巾避遣生徒崔琰王經揮淚而散尚書左丞北海張逸。鄭志又英雄記劉虞見殺椽張逸忠義奮發極口罵公孫瓚然後同死風誼卓然其次如田瓊。劉琰。劉德。冷剛。孫顥。昃摸。王贊。崇精。崇翱。焦喬。陳鏗。陳鑠。桓翱。汜閣。鮑遺。任厥。王權。均見鄭志諸人有直問鄭君者有互相問答者大抵皆其門徒宋均。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公孫方。三國志崔琰傳云結公孫方從鄭玄學程秉。劉熙。程秉傳逮事鄭玄與劉熙考論文義許慈傳師事劉熙善鄭氏學熙與康成同縣必其弟子韓益。孫乾。胡元儀北海三考云二人似鄭君弟子本傳云。經傳洽熟。稱爲醇儒。齊魯間宗之。又云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人。則固風行天下。非獨齊魯。此其傳授之廣也。本傳贊云。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致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按鄭君所習京易韓詩公羊春秋爲今文。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書爲古文。是鄭君固兼通今古文者。其注經也。亦兼用今古文。尚書用古文而多異馬融。或馬從今而鄭從古。或馬從古而鄭從今。箋詩以毛爲主。而間下己意。所謂己

意。即採自三家者。注儀禮並存今古文。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注論語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注易用費氏今古文易與鄭俱亡其兼採今文與否不可得知注孝經多用今文周禮無今文禮記無今古文之分不在此例兼收並畜。擇善而從。諸生不待更考別家。而可以貫澈經傳。於是鄭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之易不行矣。鄭書注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魯齊韓之詩不行矣。鄭禮注行。而大小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注行。而齊魯論語不行矣。王粲云。世稱伊維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入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誠不虛也。

### 承制定經

自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孔教已定於一尊。至宣帝時而學制益備。二主雖內好刑名。誠有如蓋寬饒所謂以法律爲詩書者。然其外表固斐然成章也。元成以後。刑名漸廢。上無異教。下無異學。皇帝詔書。群臣奏議。莫不援經義以爲據依。國有大疑。輒引經爲斷。正不獨禹貢治河。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也。其時公卿大夫士吏。亦罔不通一藝。一時循吏。多能推明經意。以移易風化。號爲以經術飾吏治。此

漢治所以爲近古也。東漢君臣。尤身體力行。光武未及下車。先訪儒雅。採取闕文。補綴漏逸。武臣鄧禹賈復等。亦亟剽甲兵。敦儒學。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於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生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洋洋。極千古之盛矣。茲將制定通義。刊正石經諸事。分述於下。

宣帝甘露中。詔會五經諸儒於石渠閣。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雜論五經同異。群儒姓名可考者。蕭望之。韋玄成。施讎。梁丘臨。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孔霸。張山拊。張生。薛廣德。假倉。戴聖。聞人通漢。劉向。凡十有五人。徐天麟西漢會要有戴德而無假倉朱彝尊云假倉以小夏侯學爲謁者論石渠而徐氏失載又大戴未聞議石渠意誤讀孟卿傳也今從朱說改正其論見於漢志者。書議奏四十二篇。禮議奏卅八篇。沈欽韓曰石渠禮議唐時尚存春秋議奏卅九篇。論語議奏十八篇。又五經雜議十八篇。通計一百五十五篇章帝建初中。楊終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

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丁鴻與廣平王羨魯恭李育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班固楊終等。論定五經異同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令班固撰爲通義。一名白虎議奏一名白虎通德論或直名白虎通自爵號至嫁娶。凡四十三篇。皮鹿門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制度考文。皆以經爲本。後世右文之主。不過與其臣宴飲賦詩。追卷阿矢音之盛事。未有能講經議禮者。惟漢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章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爲曠世一見之典。石渠議奏今亡。僅略見於杜佑通典。白虎通義猶存四卷。集今學之大成。十四博士所傳。賴此一書。稍窺崖略。治今學者當奉爲瓊寶矣。又云章帝已詔高才生受古文而白虎通義采古文說絕少以諸儒楊終魯恭李育魏應皆今學大師也

靈帝時。宦者汝陽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白之帝。宦者傳時議郎蔡邕。亦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立於太學門外。碑凡四十六枚。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

接。四面闌障。開門於南。始立時。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漢碑立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別立石經。同在一地。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及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爲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城載入長安。置於秘書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以上董道廣川書跋而傳拓之本。猶存秘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後又闕佚。其見於宋洪氏隸釋者。止一千九百餘字。往時論者。於漢碑魏碑。多不能分。而經數石數。亦有異說。分述於次。

漢碑魏碑。有一字三字之異。自後漢書儒林傳。言諸儒正定五經。爲古文篆隸三體。以相參檢。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北史劉芳傳因之。隋志既先一字而後三字。而又以一字爲魏立。自相牴牾。唐寶蒙、宋郭忠恕、蘇望、方甸、歐陽棐、董道、姚寬等。均仍其誤。獨張縝謂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定爲八分。非兼書三體。最爲有識。朱彝尊云。衛恒及江式傳。酈道元水經注。皆以一字爲漢經。迨趙明誠金

石錄。洪适隸釋隸續。辨之甚詳。足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遺文。後列堂谿典馬日碑等姓名。使一字石經出於魏。當更列正始中正字諸臣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日碑諸人於經文之後哉。又史家體例。以時爲先後。隋經籍志列一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叙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爲漢。而三字屬魏。不待辭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蓋雕本相沿。偶譌三字爲一爾。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榻本存者。余嘗見宛平孫氏所藏。雖經文無多。而八分古雅。定爲漢隸無疑也。鄭樵云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辨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碑張訓韓說單颺等正定諸體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碑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陔劉宏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意皆同時揮毫者也王國維曰。漢石經經數。據後漢書靈帝紀盧植傳儒林傳叙宦者傳。皆云五經。隋書經籍志云七經。其目則洛陽記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五種。洛陽迦藍記舉周易書公羊禮記四種。隋志則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七種。據拓本宋時存詩書儀禮公羊傳論語五種。據殘石此先儒所謂五六七經之不同。不可得而詳者也。其數則西征記云四十枚。洛陽記云四十六枚。洛陽迦藍記云四十八碑。北齊書文宣帝紀云五十二枚。此亦先儒所謂不可得而詳者也。余謂欲知漢石經之經數石數。當以二者參伍定之。今以此法互相參



校。則經數莫確于隋志。石數莫確於洛陽記。記云。大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其記碑之方位存毀頗詳。惟所記經數。不無錯誤。於西行二十八碑中。失記魯詩及春秋二經。又南行十五碑之禮記。實指儀禮言。皆得以諸經字數證之。漢石經據傳世宋拓本。尚書論語。大率每行七十三四字。因古今本字數不同故不能決其每行若干字他經當準之。又據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石經高丈許。廣四尺。則縱得七十五字者。橫當得三十餘字。今以一碑三十五行。每行七十五字計之。則碑得二千六百二十五字。又漢魏石經。皆表裏刻字。則每碑得五千二百五十字。二十八碑。當得十有四萬七千字。而洛陽記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似此二十八碑。止書三經。今據唐石經字數。則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而漢石經無僞古文二十五篇。並孔安國序。僅得一萬八千六百五十字。又唐石經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三經共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字。則十四碑已足容之。無須二十八碑。惟加以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據唐石經毛詩字數魯詩字數未必與毛同然當不甚相遠他經放此春秋經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二字。據宋李燾春秋古經後序所計共十有二萬八千又九十字。約

需二十五碑。而據隸釋所載漢石經殘字。則魯詩每章之首。與公羊傳每年之首。皆空一格。又經後各有校記題名。恐正需二十八碑。此西行二十八碑。於易書公羊傳外。當有詩春秋二經之證也。記又云南行禮記十五碑。魏晉以前亦以今之儀禮爲禮記。鄭君詩采繁箋引少牢饋食禮郭璞爾雅釋詁注引士相見禮釋言注引有司徹釋草注引喪服傳皆云禮記非指今小戴之四十九篇。以經字證之。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九字。據唐石經非漢石十五碑所能容。以漢石經每碑字數計須十有九碑。惟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則須十一碑。其餘當爲校記題名。此南行十五碑之禮記。實爲儀禮之證也。其所云東行論語三碑。原作二碑。顧氏石經考改爲三碑。以都數計之。改是則與論語字數正合。然則以碑數與經文字數互校。漢石經經數。當爲易書詩儀禮春秋五經。並公羊論語二傳。故漢時謂之五經。或謂之六經。隋志謂之七經。除論語爲專經者所兼習。不特置博士外。其餘皆當時博士之所教授也。其石數當爲四十六碑。而洛陽迦藍記所舉之禮記。後魏時專謂四十九篇者爲禮記。隋志注之鄭氏尚書注八卷。毛詩二卷。既非博士所業。又增此三種。則與石經數不能相符。此皆可決其必無矣。

皮鹿門曰。後漢取士。必經明行修。蓋非專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前漢匡張孔馬。皆以經師居相位而無所匡救。光武有鑒於此。故舉逸民。賓處士。褒崇節義。尊經必

尊其能實行經義之人。後漢三公。如袁安楊震李固陳蕃諸人。守正不阿。視前漢匡張孔馬。大有薰蕕之別。儒林傳中所載。如戴憑孫期宋登楊倫伏恭等。立身皆有可觀。范蔚宗論之。以爲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其非學之效乎。顧亭林以范氏爲知言。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然則國家尊經重學。非直肅清風化。抑可支持衰微。無識者以爲經學無益而欲去之。觀於後漢之時。當不至如秦王謂儒無益人國矣。

石經自漢以後。又有七種。一魏正始三字石經。爲邯鄲淳所書。見晉衛恒傳及後魏江式傳。王國維曰。魏所刊經數。據西征記洛陽迦藍記。爲尚書春秋二部。據唐志又有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是於尚書春秋二經外。又有左氏傳。隸續錄洛陽蘇望所刊魏石經遺字。除尚書春秋外亦有左氏桓七年傳九字。桓十七年傳廿六字。然以古書所記魏石經石數參證之。則疑竇不一而足。據水經注穀水篇。則四十八碑。據西征記則三十五碑。據洛陽迦藍記則二十五碑。余就黃縣丁氏所藏魏石經殘

石。以經文排比之。則每行得六十字。水經注云。石長八尺。廣四尺。八尺之長。除上下餘地。得六十字。則四尺之廣。不止容三十字。當得三十四五字。今以每碑三十五行行六十字計之。則每碑得二千一百字。加以表裏刻字。則得四千二百字。計尚書春秋左傳三經字數。須一百五十五石乃能容之。此不獨與古書所記石數。無一相合。亦恐非正始中數年年所能辦。疑當時所刊左傳。實未得全書十之二三。案左傳隱桓二公傳。共九千三百三十九字。加以尚書一萬八千六百五十字。春秋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二字。共四萬四千五百六十一字。每字三體。得十三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字。今依西征記三十五碑字數計之。得十有四萬七千字。蓋所刊左氏傳。當至莊公中葉而止。若如洛陽迦藍記所云二十五碑。則尚不容尚書春秋二經字數。而水經注之四十八碑。實爲漢石經石數。故魏石經石數。當以西征記爲最確也。二晉石經。裴頴傳。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萬季野云。據是晉亦有石經矣。然後人從無言及者。豈有其議而未竣厥事耶。又北魏曾議修補石經未果或據孝文紀有觀石經之文謂後魏亦有石經非是二唐國子學石經。所列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凡十二經。一百六十卷。唐書言進石壁九經不數論語孝經爾雅時唐文宗好文章。宰臣判國子監祭酒鄭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從容言經籍訛謬。請召宿儒

核定。帝從之。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進呈。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開成二年上石。三。後蜀石經。經數卷數與唐同。唐之衰。侯王怙亂。崩裂區宇。蕩滌典法。惟孟氏踵有蜀漢。以文爲事。其相毋丘儉。按雍都舊本。令諸儒更寫之。經注悉備。楊鈞孫逢吉寫周易。周德貞寫尚書。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孫朋吉寫周禮。張德昭寫論語爾雅。昭一作釗。讀書志作德鈞字皆精謹。春秋經傳公羊穀梁。不載寫官名氏。廣政十四年勒石。公羊穀梁未畢。至宋皇祐中。田况知益州補成之。據呂陶言儀禮公穀未成趙希弁又云三傳未畢晁公武曰國史錢文志云僞蜀刻五經備傳注爲世所稱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耶至宣和中年。席升獻又刻孟子參焉。五宋國子監石經。嘉祐中。楊南仲章友直張次立胡恢趙克繼等。書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仁宗命刻石兩楹。萬斯同曰。宋代石經。不大彰于世。或疑其未必成書。然考趙克維、謝鮒、章友直諸傳。明載其事。而藝文志又言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則此書業已告竣。何當時稱述者寥寥也。觀金史劉彥宗傳。彥宗說二帥載石經以歸之語。則意者石經果爲金人携去耶。然金人亦鮮有言及者。則此刻遭汴京之覆。竟毀壞無餘矣。六南宋高宗御書石經。紹興二年。高宗示御書易書詩春秋左傳論語孝經孟子。及禮記內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

刻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藏之。元初。西僧楊漣真伽。造塔於行宮故址。欲取碑石壘塔。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得止。以後累經遷徙。殘缺甚多。朱彝尊言清初嵌入杭州府學壁中者。尚有八十七碑云。又明一統志金國子學碑二在舊燕城南于奔正曰碑刻春秋禮記今磨滅不完七清國子監石經。金壇蔣衡書。衡初名振生。字湘帆。博學工書。與王虛舟澍友善。嘗寫法華經以示虛舟。虛舟曰。君儒生曷寫十三經乎。湘帆題之。涓吉張筵。從事寫經。先寫春秋左傳。五年畢事。繼禮記二年畢。繼群經五年畢。時乾隆三年戊午也。楊州馬氏。以白金二千爲之裝潢。共成三百冊。以庚申年進呈。賜蔣國子監學正。擬付武英殿校刊。會有尼之者不果。越四年癸亥。湘帆卒。後四十九年辛亥。爲乾隆五十六年。奉敕刊石。立於太學。派和珅等十四人充總裁校勘等官。訂正僞舛。次第上石。越歲刊竣。凡立石一百八十有九。嘉慶八年。復詳勘磨改。今尚全存。

## 魏晉改制

鄭君之學。在漢季爲極盛。乃不數十年。忌之者日衆。反鄭者紛然而起。於蜀有李

譔。譔著古文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康成。於吳有虞翻。翻上易注。謂荀誦顛倒反逆。馬融復不及誦。鄭玄宋忠。皆未得其門。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四事。又言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百六十七事今不傳尚書四事江良庭尚書集注音疏謂翻所駁皆誣罔王西莊尚書後案謂翻言無一可信在魏尤衆。王粲疑鄭尚書注二篇。見新唐書元行冲傳釋疑蔣濟難鄭祭法注。三國志蔣濟傳注鍾會論易無互體。荀爽雖用費易。亦多與鄭不同。王弼注易。笑鄭康成爲老奴。見千寶搜神記而甚者厥爲王肅。肅初爲鄭學。此王肅語見周禮媒氏疏旋棄之。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又增益家語及孔叢子二書。取郊廟大典禮。兩漢今古文家所聚訟不決者。盡託於孔子之言以爲定論。其徒孔衍爲之證。所注家語。如五帝七廟郊丘之類。皆牽引攻鄭之語。其序家語云。鄭氏學行數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蓋欲取鄭而代之也。又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劉知幾謂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是也。肅女適司馬昭生炎。是爲晉武帝。武帝張其外祖之學。郊廟之禮。皆用肅說。肅所注定諸經。尚書詩三禮論語春秋左傳解及周易傳皆立於學官。鄭學自此中衰矣。

魏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云。伏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事。更以交遊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學者。師商韓而尚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言風俗之壞也。魏略儒宗序云。魏志王朗傳注引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請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乎。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此言學術之衰也。夫以東漢風俗之美。經術之盛。罕與比倫。不五十年而零落至此。甚矣文明之不足恃也。今舉其著言之。魏略以李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七人爲儒宗。其言曰。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也。至博而通者。尤推樂安孫炎叔然。炎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王肅集聖證論譏鄭君。炎駁而釋之。又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蓋與王肅爲勁敵矣。傅子稱管寧在遼東。講詩書。陳俎豆。習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管寧傳注則亦儒者也。在蜀若周群來敏尹默胡潛杜瓊許慈譙周。在吳若張昭張紘嚴畯程秉闕澤薛瑩陸績賀劭韋



昭華覈。皆以通經名。晉書有儒林傳。不具述。其著述垂於國胄者。魏有山陽王弼輔嗣易注。繁詞傳以下晉韓康伯續南陽何晏平叔論語集解。晉有杜陵杜預元凱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及釋例長歷。順陽范寧武子穀梁集解。河東郭璞景純爾雅注。元帝時。豫章內史汝南梅賾仲真。奏上孔氏古文尚書。孔傳始行於世。按晉書荀崧傳。武帝立博士。尚書有孔氏。是晉初已立學。殆永嘉之亂亡失。東晉時梅賾復獻之歟。是書議者甚繁。詳孔傳定讞篇。

西漢治經。罕能明禮者。惟劉歆議毀廟一疏。爲博而篤。後漢注周禮及儀禮喪服者惟馬融。注禮記者惟盧植。蓋難之也。獨鄭君盡注三禮。發揮旁通。成爲一家之學。孔冲遠于月令明堂位雜記疏中。三云禮是鄭學。微斯人禮其殆矣。以後治者漸衆。王肅反鄭。亦徧注三禮。今其遺注。間見於史記樂書注。及通典禮中。亦有可以捄鄭之失者。未可全棄也。漢人議政。多據春秋。至晉始能徵禮文。如賀循言宗廟迭毀之次。傳咸辨大社王社之文。徐邈奏園丘郊祀之儀。陳逵申太子終服之義。摯虞說喪服變除。及明堂配祀諸大典。秦秀陳壽議二妻並立之變制。荀組庾蔚之定二親生離之行喪。皆援據經文。準酌情理。蔡謨范汪皇甫謐王濂之孔愉紀瞻虞溥虞預。偶有獻替。悉準典章。皆鄭學之效也。其注禮成爲專書者。周禮有傅玄陳邵虞喜干寶伊說。儀禮

有袁準孔倫。通論三禮者有范寧禮論周禮答問何承天禮論三百卷禮釋疑吳商禮難禮雜記徐廣禮論答問范隆三禮吉凶宗記董景道三禮通論劉獻之。三禮大義而以喪服名家者尤繁。漢馬融鄭玄均另有喪服經傳以後對表蔣琬王肅射慈杜預袁準衛瓘劉逵崔游賀循孔倫蔡倫環濟孔衍葛洪陳銓劉德明等咸有專書雷次宗崔靈恩之學。有自來矣。自王弼、何晏倡正始之風。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七賢八達之流。旁衍其緒。優游竹林。虛浮相煽。宋齊以降。浮屠因之。妄啓三途。謬張六道。而天彝人紀。不盡隨以漸滅者。則諸君子維持禮教之功。不可沒也。楊氏云。六朝風氣。有不可及者數事。曰尊嚴家諱也。矜上門地也。慎重婚姻也。區別流品也。主持清議也。故雖處偏安之區。當陸沈之後。而人心國勢。猶有與立。愚則謂此數者皆生於禮。禮之可以爲國也與天地並。信非虛言也。漢室所立十四博士。皆今文也。終漢之世。古文未立。至三國則大變。蜀志許慈傳。慈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先主定蜀。慈爲博士。尹默傳。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遊荊州。就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于左氏春秋。子宗傳其業。爲博士。晉書儒林傳。文立蜀時遊太學。專毛詩三禮。是蜀用古學通學也。吳虞翻奏鄭注之失云。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云行乎學校。是時吳尚未立學。蓋指民間學言。吳孫休始立五經博士。而通學之章

昭。曾爲博士祭酒。三國志避晉諱改昭爲曜。是吳亦不用今文也。魏志文帝紀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未言餘經。魏略儒宗傳。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未言實數。晉書職官志。晉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未言所掌經名。然大抵爲古文學通學。王國維云。東漢中葉以後。博士之選。不如西漢之嚴。故周防以治古文尚書爲博士。盧植兼通今古學。亦爲博士。又中平五年。所徵博士十四人。若荀爽鄭玄。若陳紀亦古學家。爽等雖微而未至。若周防盧植。固嘗任職矣。而當時實未嘗立古文學。蓋以古文家爲今文博士。猶孔安國雖傳古文尚書。而實爲今文尚書博士。胡常翟方進。雖兼傳左氏。而實爲穀梁博士也。古文學之立於學官。蓋在黃初之際。自董卓之亂。京洛爲墟。獻帝託命曹氏。未遑庠序之事。博士失其官守。垂三十年。今學日微。而民間古文之學。乃日興月盛。逮魏初復立太學。博士已無復昔人。其所傳授課試者。亦絕非曩時之學。蓋不必有廢置明文。而漢家四百年官學今文之統。已爲古人家取而代之矣。試取魏時諸博士考之。邯鄲淳傳古文尚書者也。樂詳周生烈。傳左氏春秋者也。宋均田瓊。皆親受業於鄭玄。張融馬照。亦私淑鄭氏者也。蘇林、張揖通古今字指。則亦古文學家也。餘如高堂隆上書。述古文尚書周官左氏春秋。趙怡淳于

峻庾峻等。亦稱述鄭學。其可考者如此。則無考者可知。又以高貴鄉公幸太學問答考之。所問之易。則鄭注也。所講之書。則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注也。所問之禮。則小戴記。蓋亦鄭玄、王肅注也。王肅傳明言其所注諸經。皆列於學官。則鄭注五經。亦列於學官可知。然則魏時所立諸經。亦非漢代之今學。而爲賈馬鄭王之古學矣。晉書荀崧傳。崧上疏言晉初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宋書百官志。以爲魏博士員數。亦與之同。其說雖未可盡信。然大略不甚相遠。今以荀崧所舉家數。與沈約所紀魏博士員數差次之。魏時除左傳杜注未成。尚書孔傳未出外。自注荀崧言晉初章句傳注有孔氏蓋謂安國書傳晉初已立孔傳與否雖不可考然魏時確未立孔傳何以證之孔傳釋堯典曰若稽古爲順考古道與賈馬王肅同而庾峻對高貴鄉公問僅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不及孔安國是魏時未立尚書孔傳之證也易有鄭氏王氏。書有賈馬鄭王氏。詩及三禮鄭氏王氏。春秋左傳服氏王氏。公羊顏氏何氏。穀梁尹氏。適得十九家。與博士十九人之說相當。沈約之說。雖他無所徵。蓋略近之矣。此十九博士中。惟禮記公穀三家爲今學。餘皆古學。學術變遷之在上者。莫劇於三國之時矣。按王云魏所立十九家。雖無確證。而數亦相合。晉初蓋猶仍其舊。至武帝改助教十五人。蓋始入杜預左傳。孔氏尚書。其所罷黜之經家。則不可考。逮永嘉之亂。易亡梁丘施氏高氏。

書亡大小夏侯歐陽。齊詩在魏已亡。魯詩不過江東。慶氏曲臺久亡。孟京費易。及韓詩大戴禮。均無傳人。公穀春秋亦微。今文匪獨不立學官。而傳本亦漸絕矣。江左初減爲九人。太常荀崧。請增置鄭易儀禮春秋公羊穀梁各一人。詔穀梁膚淺不足立。餘如議。卒之鄭易亦不果立。僅增儀禮公羊各一人。合爲十一人。荀崧傳云遭王敦之難不果行。職官志云元帝末增儀禮公羊博士與傳不同。今從志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常博士。孝武太元十年又損國子助教員爲十人。至是分經教授之法。又一變矣。

兼授諸經之法。已萌芽於魏。魏志高堂隆傳。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認郎吏高材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大夫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以三人分授七經。是一人所授非一經。但偶一爲之。未爲定制也。又魏時課試之法。亦與漢異。通典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時慕者始請入太學爲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須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爲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試。試通亦爲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爲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爲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叙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叙

用。則課試亦以兼通五經爲尚矣。魏略儒林傳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熟習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是魏博士有名無實蓋僅有課試而無教授云

## 南北異學

自漢以逮魏晉。傳注略備。於是自仲釋傳注以翼經。開唐人七經正義之淵泉者。則南北朝講疏之學是也。五胡之亂極矣。然儒者尚相傳不絕。以十六國春秋考之。如范隆善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董景道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及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專宗鄭氏。著禮通論。而崔游且授劉淵以尚書毛詩。苻秦廣修學宮。親考太學諸生經義。以蘇通爲禮記祭酒。居東庠。劉庠爲儀禮祭酒。居西庠。周官經未有師。聞韋逞母宋氏。實傳周官音義。遂爵宋氏爲宣文君。就其家設講室。置生員百二十人。隔幔受業。後秦時姜龕郭高淳于岐。皆耆儒明經。教授長安。諸生萬數千人。姚興引龕等講論道藝。胡辨講授洛陽。興敕關尉。勿稽關中諸生出入。涼有宋纖注論語。江瓊明訓詁。北涼劉昞以經授徒。沮渠蒙遜禮爲三老。談論經傳。牧健尊昞爲國師。索敞盡傳昞業。撰喪服要記。又有闕駟注王朗易傳。蒙遜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

籍。又遣使詣宋求周易。西涼宋繇。博通經籍。蒙遜平酒泉曰。不喜克李氏。喜得宋繇耳。牧犍復擢程駿爲東官侍講。以茹血飡腥之異類。而能崇重經術。誠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魏道武初定中原。始建都邑。即立太學。以梁越通經。由博士遷上大夫。太武徵用盧玄、高允、張偉。爵廬醜以濟陰公。孝文尤好墳籍。劉芳李彪王肅。均以經術進。齊文宣雖極暴伉。亦知重李鉉、邢峙。周孝武既平齊亂。益敦儒術。徵沈重於南荆。待熊安生以殊禮。備文物法駕。養三老五更。一時稱盛焉。南朝當晉之將亡。釋慧遠講喪服於廬山。從之遊者有宗炳少文。周續之道祖。雷次宗仲倫。續之幼從范寧受業。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宋武帝踐阼召之。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後以病移居鍾山。注公羊傳行於世。次宗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後又徵至都。爲築室于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蕭齊之初。亦任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要之宋齊國學。雖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徒取文具。未嘗有尊儒重道之心也。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置五經博士各

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璣。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何胤。懷經負笈者雲會焉。陳武襲尊。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延生徒。成業蓋寡。以南北史儒林傳稽之。北四十六人。南僅十九人。視北爲遜矣。北史儒林傳序云。南北所爲章句。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宗於鄭氏。以史考之。北方大儒。無過於華陰徐遵明。始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事張吾貴。以其講說不愜。數月去之。就范陽孫賈德受業。一年復去之。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六年。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末永嘉舊寫。乃往讀之。是後教授門徒。兼傳鄭氏易書三禮。及服氏左傳之學。其傳易弟子。爲盧景裕及清河崔慶。遵明一傳景裕傳權會郭茂。遵明再傳傳書者爲浮陽李周仁。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傳三禮者爲李鉉、祖雋、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遵明一傳李鉉傳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遵明再傳安生傳孫靈暉、郭伸堅、丁恃德。遵明三傳春秋者爲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恩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



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能持服義。蓋遵明之學。恪守鄭氏。世說新語云。鄭君左傳未成。以與子慎。是鄭服本一家之學。宗服氏亦以宗鄭氏。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徐氏因曲爲之解。雖爲識者所譏。然微瑕不足以損白璧也。其次爲劉獻之。獻之傳毛詩於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恩伯劉軌思。其後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南方諸儒。雖亦有傳授。固未能如是之源遠而流長也。乃義疏之作。則南又勝於北。南人易有蕭子政、褚仲都、賀瑒、周弘正、張譏。書有蔡大寶、巢猗、費彪。詩有何胤、顧越、舒玄、張譏、全緩。左傳有沈文阿、蘇寬。禮記有賀循、賀瑒、皇甫侃。其入北者有沈重。兼疏三禮、毛詩。北人疏詩有劉軌思、劉醜。疏禮記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儀禮黃慶、李孟哲有章疏。春秋徐遵明有義章。殆亦講疏之流。其入南者。崔靈恩有禮記疏。所著三禮義宗。尤爲時所重。周易尚書。北方均無疏。未能如南儒之諸經皆備也。自沈崔而外。南人入北者。又有王肅、蕭該、何妥。北人入南者。又有盧廣、孫祥、蔣顯。若司馬筠師沛國劉巖。則南人而學于北者也。闕駟集王肅易傳。姚文安、秦道靜。初學服氏。後講杜元凱。儒林傳序。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易。又云王肅易亦間行河北。又云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于宋朝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

習之。則北方而爲南學者也。崔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中。嘗伸服以難杜。則又歸南之後。貌爲南學。而實爲北學者也。儒林傳序又言何休公羊傳大行于河北。皮鹿門云。儒林傳載習公羊春秋者。止有梁祚一人。而劉蘭且排毀公羊。此謂公羊大行。恐非實錄。疏公羊解詁之徐彥。近人王鳴盛謂即徐遵明。據北史遵明傳鄭易尚書三禮服氏春秋。不云傳何氏公羊。其弟子亦無傳公羊學者。且遵明專修鄭學。而鄭與何休爲敵。亦決不至傳其學也。四庫提要定彥爲唐人是儒林傳序。南人約簡。得其精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支道林曰。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視日。南北之學。各有所偏。亦各有所得。固未易強爲軒輕矣。而王船山氏。獨揚北而抑南。其言曰。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並行於天下。而互爲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魏晉以降。玄學興而天下無道。五胡入而天下無君。上無道。下無學。是二統者皆將斬於天下。乃永嘉之亂。能守先王之訓典者。皆全身以去。西依張氏於河西。若其隨瑯琊而東遷者。則固多得之於玄虛之徒。滅裂君子之教者也。河西之儒。雖文行相輔。爲天下後世所宗主者亦鮮。而矩矱不失。傳習不廢。自以爲道崇。而不隨其國以榮落。故張天錫降於苻秦。而人士未

有隨張氏而求榮於羌氏者。呂光叛。河西割爲數國。禿髮沮渠乞伏。蠢動喙息之酋長耳。殺人生人。榮人辱人惟其意。而無有殘害於諸儒者。且尊之也。非草竊一隅之夷能尊道也。儒者自立其網維而莫能亂也。至於沮渠氏滅。河西無復孤立之勢。拓拔燾禮聘殷勤。而諸儒始東。闕駟劉昞索敞。師表人倫。爲北方所矜式。然而勢屈時違。祇依之以自修其教。未嘗有乘此以求榮于拓拔。取大官執大政者。嗚呼。亦偉矣哉。江左爲衣冠文物之區。而雷次宗何胤。出入佛老以害道。北方之儒。較純正焉。流風所被。施於上下。拓拔氏乃革面而襲先王之文物。宇文氏承之。而隋以一天下。蘇綽李諤。定隋之治具。關朗王通。開唐之文教。皆自此昉也。一隅耳而可以存天下之廢緒。端居耳而可以消百戰之凶危。賤士耳而可以折嗜殺橫行之黨類。其書雖不傳。其行誼雖不著。然其養道以自珍。無所求於物。物或求之而不屈。則與姚樞許衡。標榜自鬻於蒙古之廷者。相去遠矣。是故儒者之統。孤行而無待者也。天下自無統。而儒者有統。道存夫人。而人不可以多得。有心者所重悲也。雖然斯道亘天垂地而不可亡者也。勿憂也。按宋儒有道統之說。頗麗於虛。船山氏申儒統之重。足與帝王之統代興。實有當於素王之義。孔廣森亦云。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廢經天之業。儒之生於亂世。而欲以修道明教自任者。聞兩君子之言。足以自壯矣。

## 音學大明

中國文字。下行衍形。與旁行文之衍聲者殊趨。然亦非離形而爲聲也。蒼頡作書。首製象形指事。因形事而生會意。三者既定。正其音讀。以生形聲轉注。而孳乳遂繁。形事意三文者。定其形而命之聲。以爲一切文字之聲母者也。形聲轉注者。以形儷聲。即聲母以爲聲。而不能別自爲聲者也。以說文徵之。爲聲母者千有餘名。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聲母凡一千一百三十餘名由聲母得聲者八千餘名。意自黃帝以訖於周。其教學子也。於聲母必正其讀。於諸字必正其形。俾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周官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九歲屬論書名。聽聲音。所以求讀之正也。中庸書同文。班志亦言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所以求形之正也。由形以求聲。而天下無不正之聲。本聲以繫韻。而天下無不齊之韻。故上自明良喜起之歌。逮於三百篇。下至屈荀之賦。李斯之碑。地之相去也或數千里。世之相隔也垂二千年。而音均無不密合。由所以訓習而整齊之者詳也。周道既衰。諸侯力政。不統於王。論書聽聲之事漸廢。分爲七國。遂至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兼天下。李斯雖奏同之。而程邈之隸書

又作。漢興以之施于學官。而古文由此絕矣。隸書之形。與古文殊。則所從之字。多不可知。聲讀既淆於前。而字形復訛於後。侏儻駃舌。闕於一堂。各自爲音。不相統攝。故兩漢詩賦之均。乖舛違戾。殆不可理。漢志云。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蓋並李斯之書。亦不能諷矣。宣帝時。召齊人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詁。賈逵與林同郡。蓋傳其學。後漢書言杜林得漆書同郡賈逵爲作訓詁則逵與林學實相通以授許慎。慎作說文。遂遠泝六書。以審形定聲。以子從母。於字之難識。及音已遷變者。又兼著其讀。一還倉史之舊。三代元音。於斯復見矣。惜言聲而未及韻。無以觀其會歸。爾後變說文之綴形爲綴聲。成爲專著者。李登有聲類。呂靜有韻集。夏侯該陽休之均有韻略。周思言有音韻。李季節有音譜。杜臺卿有韻略。各有舛互。難資取正。至隋臨潼陸慈法言之切韻出。而後集韻學之大成。隋書陸爽傳子法言敏學釋褐承奉郎唐藝文志小學類陸慈切韻五卷翁元圻困學紀聞注云慈蓋法言之名隋開皇初。有儀同三司沛國劉臻。外史瑯邪顏之推。著作郎鉅鹿魏淵。魏淵無考隋書有魏滂蓋本名淵史避唐高祖諱改爲滂武陽太守范陽盧思道。散騎常侍頓丘李若。國子博士蘭陵蕭該。蜀王諮議參軍隴西辛德淵。吏部侍郎河東薛道衡。同詣法言門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韻。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

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共爲一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心。即須輕重有異。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摭選精切。除削疏緩。蕭顏多所決定。魏淵謂法言曰。向來論難。疑處悉盡。何不隨日記之。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法言即燭下握筆。略記綱紀。博問英辨。又得精華。閱十餘年。屏居山野。遂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爲切韻五卷。剖析毫釐分別黍累。尋其類例。有數善焉。中國古昔。原有合音。如沈括所云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鄭樵謂慢聲爲者焉。急聲爲旃。慢聲爲者歟。急聲爲諸。慢聲爲之矣。急聲爲只。皆合二字爲一字。有類西人拼音之法。然用之爲辭語。而非持以審音均。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熙制釋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證字音。而古今語別。難以通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讀如之類。展轉迷離。殆同射覆。至孫叔然注爾雅。始創反切。後漢如應劭漢書地理志注已用反切但未大著以後釋音者承之。至切韻而條理益密。上字與所切之字雙聲。下字與所切之字疊韻。上字定其清濁。下字定其平上去入。若加以助紐。即可得合音。視譬况假借之疏。不啻天壤。其善一也。古無四聲之說。平上去爲一類。三聲通叶。入聲爲一類。不與平上去叶。公羊傳二十八年。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於客下注云。讀伐

長言之。於主下注云。讀伐短言之。長言之即平上去也。短言之即入也。漢人作詩。於平仄不相混。蓋已變周之舊。而定分四聲。實自沈約四聲譜始。夫入聲所有之韻。與平上去不同。等而列之未爲允當。切韻之審音也。一紐復分清濁。判四聲而爲八音。析類至精。其列韻也。平上去韻目相通。而入聲自爲一類。不但入聲與三聲之界限犁然。而三聲之陰類陽類。亦秩然不亂。其善二也。古音有開合而無齊撮。故舌無舌上。唇無輕音。後世語音變異。於是古紐之外。別有變紐。友人曾運乾氏定古紐十九變紐三十二切韻切語字。清聲濁聲。雖有四百五十二字。而按其統系以聯貫之。則仍爲五十一紐。古紐變紐。有條不紊。有一韻獨收一類以存古法者。如臻韻獨收齒聲。痕韻欣韻。獨收喉牙聲是。有一韻全收古紐或變紐。以爲紐準者。如唐韻全收古紐。陽韻全收變紐是。既可以盡知今古之紐。又可以察語音離合之漸。其善三也。紐有變異。音韻亦然。如江韻古讀若東鍾。今讀若陽唐。庚韻古讀若陽唐。今讀若青清。從乎古則戾乎今。順乎今則違乎古。切韻則皆特自爲部。於同者辨其異。於合者著其分。其善四也。說文以形爲主。故多存異形。切韻以音爲主。亦多存異音。且有一字而三四韻並收者。蓋音之變異。多由義訓不同。於此即可徵音義假借之法。亦可得故訓相通之理。故讀說文不必能辨五聲之殊。五聲謂喉舌唇牙齒而讀切韻可周知六書之略。其善五

也。倉聖雖遙。而叔慎翊於左。法言輔於右。如車之貫兩輪。舟之駕雙楫。學者緣是以求左史之遺文。則不啻立於雨粟潛龍之朝。端拜而議矣。

封演聞見記。言李登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隋陸法言與顏魏諸公。定南北音。撰爲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是切韻字數。增於聲類無幾也。爾後郭知玄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關亮、薛峒、王仁煦、祝尚丘、孫愐、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等。遞有增加。其中著者惟孫愐、唐韻。而李舟亦有切韻。頗行於時。宋真宗時陳彭年丘雖。因法言本爲廣韻五卷。凡二百有六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視陸書不啻倍之矣。切韻唐韻均亡。其部目亦不著。據孫愐上唐韻表云。陸生切韻。盛行於世。然隋珠尚類。虹玉仍瑕。注有差錯。文復漏誤。若無刊正。何以討論。是愐不過正其誤注。補其漏文。其部目固未變也。丁度集韻叙略云。隋陸法言唐李舟、孫愐。各加哀集。以裨其闕。先帝令陳彭年丘雖。因法言韻就爲刊益。是廣韻所據爲法言本。又廣韻書首云。陸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注。次列劉臻等八人名。次列郭知玄、關亮等名。後云更有諸家增字。及義理釋訓。悉纂略備卷中。是其所補者不過增字及義訓。於部目無更易。宋李燾、周必大、王應麟、明顧炎武、清戴震。均以廣韻部目爲切韻部目。絕無異論。清



未敦煌石室。發見切韻殘卷。部目次第。與廣韻稍殊。遂有疑廣韻所本爲李舟切韻。而非陸法言本者。友人曾運乾氏。已劇論其謬矣。

### 法義畫一

北史儒林傳序。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紜。無所取正。隋文統一寰宇。振天網以掩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從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不悅儒術。專尚刑名。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惟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相與講論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從此湮沒於煨燼矣。按開皇之初。前代宿儒存者。南惟何妥、蕭詒。北惟包愷、房暉遠、馬光餘。若張仲讓、孔籠、竇仕榮、張買奴、張祖仁等。均無足道。未幾而二劉興。一爲昌亭劉焯士元。一爲景城劉炫光伯。二人同受詩於劉軌思。受左傳於郭懋。問禮於熊安生。眩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

爲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無所遺失。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均保炫所明不謬。焯著五經述議。炫著五經正名。及尚書、毛詩、春秋、論語、孝經各述議。又別有春秋攻昧。詩序注。時人並稱爲二劉。以爲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時又有吳郡褚暉、高明。精三禮學。撰疏一百卷。杭顧彪仲文。撰古文尚書義疏。餘杭魯世達。撰毛詩章句義疏。吳郡張冲叔玄。撰春秋孝經論語喪服各義。亦其次也。南北異學。惟易尚書左傳三注。隋志於易云。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於書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於春秋云。穀梁范寧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惟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氏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是孔王杜之盛行。鄭服之浸微。皆在隋時。天下統一。南並於北。而經學統一。北反並於南。亦一異事也。皮鹿門推言其故曰。南朝衣冠禮樂。文采風流。北人常稱羨之。高歡謂江南

蕭衍老公。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是當時北人稱羨南朝之證。經本樸學。非專家莫能解。俗目見之。初無可悅。北人篤守漢學。本近質樸。而南人善談名理。增飾華辭。表裏可觀。雅俗共賞。故雖以亡國之餘。足以傳移風氣。使北人舍舊而從之。正如王褒入關。貴游並學褒書。趙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知好尚難返。亦改習褒書。庾信歸周。群公碑誌。多出其手。信有韓陵一片石可共語。餘皆驢鳴犬吠之言。此皆北人重南、南人輕北之證。北方經學。折入於南。亦猶是也。按皮氏所明。固誠有之。然其興替主因。要不在是。康成畢生之力。盡於三禮。其次詩譜。所箋毛詩。已不饜人望。至易書二者。尤非擅長。古聖作易。誠有資於象。而其意實在於明理。非象不能得理。而得理則象可棄。譬之蹄以取兔。筌以取魚。魚兔既得。筌蹄可捐。如造屋必用斧斤成宅之後則止當注意於屋之住法不必專意於斧斤等項康成專求卦象。已失易旨。而又辰納音之說。徒滋支離。王弼雖頗以老莊說易。未能純澈作意。然掃孟喜京房之曲說。實有摧陷廓清之功。其以象象傳解易。實費直古文之遺。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以其不論互體卦變。王應麟曾摘出其格言。困學紀聞卷一下蓋有協於學易寡過之旨也。學易與作易不同作易必用象學易只求理孔子象象傳文言大象繫辭專言理即學易之法也鄭氏尚書。用杜林本。較孔氏少二十五篇。已屬缺漏。其注如以旅爨爲酋長。訓稽古爲同

天。謂舜之殛鯀。在禹治水成功之後。謂金縢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官屬。皆不可通。孔傳訓詁精確。義理敷暢。與毛公詩訓。異曲同工。非後儒所能及。服訓左傳。誠不亞杜氏。但地志世族譜長曆。恐未若釋例之精。當時黜服用杜。必有所以。今未可臆測也。

生南北朝之季。名於隋而著於唐者。有二儒焉。北曰衡水孔穎達沖遠。南曰吳縣陸德明元朗。唐太宗平洛。授穎達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除國子司業。太宗以儒術多門。章句繁雜。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易用王弼、韓康伯注。書用孔安國傳。詩用毛傳、鄭箋。禮記用鄭注。春秋用左傳杜注。其序易云。江左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既背其本。又違於注。今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序書云。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大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今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繁而增其簡。序詩云。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

恩、劉醜、劉焯、劉炫等。焯炫並聰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于一時。逞絕轡於千里。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今則削其所繁。而增其所簡。惟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序禮記云。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其見於世者。惟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急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今據皇氏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序春秋左傳云。爲義疏者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疏。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慧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蹟鉤深。未能致遠。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也。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據以爲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此其採掇諸家也。列名者易有馬嘉運、趙乾叶及蘇德融等。書有王德韶、李子雲及朱長才、蘇德融、隨德素、王士雅等。詩有王德韶、

齊威及趙乾叶、賈普曜等。禮記有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頽、張權及周宣達、趙君贊、王士雄等。春秋左傳有谷那律、楊士勳、朱長及馬嘉運、王德韶、蘇德融、隨德素等。言及者係十六年加入審定之人而敕使趙弘智受其成。五經序均云對來使趙弘智覆更詳審此其同修及審定諸臣也。穎達既卒。博士馬嘉運等。駁其所定義疏之失。有詔更定未就。高宗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國子三館考正之。於是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等。就加增損。四年頒行天下。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皮鹿門曰。漢帝稱制臨決。尚未定爲全書。博士分門授徒。亦非止一家數。以經學論。未有統一若此之大且久者也。

議孔疏之失者。曰棄經用記。曰不用鄭氏易書、服氏左傳。曰曲徇注文、雜用讖緯。彼此互異。要之皆未足以難孔氏也。以禮言之。儀禮爲經。禮記爲傳。斯誠然矣。然記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義可陳也。其數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儀禮所陳者數。所謂籩豆之事也。記所明者義。先王之所據以制禮也。義爲本而數爲末。數可隨時更易。而義不可移。是義重於數。理有固然。且曲禮、內則。禮之根基。禮運、樂記。道之至論。大學、中庸。內聖外王之宗傳。孔氏取記以代經。未爲無識也。鄭與孔王之優劣。服與杜之得失。

姑勿深論。但南北朝諸儒。皆疏孔書王易。及杜氏左傳。服鄭之微。自隋已然。孔氏名爲新義。實襲舊文。固不負去取之責也。注不駁經。疏不駁注。曲徇注文。奚足爲病。詩禮從鄭。則以讖緯爲是。書不從鄭。則又以爲非。是非在注。與疏無與。其餘互異。可由此推。毛傳鄭箋。兩義不同。悉爲疏釋。一經如此。何況別經。凡此諸疑。皆未知疏家之例者也。至論五疏高下。朱子云。周禮最好。按周禮不在五經正義中。詩禮記次之。書易爲下。王應麟云。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簡明書目云。考孔穎達正義。皆原原本本。引據詳明。惟周易簡略。蓋所疏者王韓之注。而王韓皆掃舊聞。自標新解。故不能以漢儒古義。與之證明。非考訂之疏也。書正義名物典制。終爲考訂所取資。不似易疏之敷衍。則疏即有不善。亦不能以咎孔氏矣。自五經正義而外。疏周禮、儀禮者爲太學博士永年賈公彥。疏穀梁傳集解者爲四門博士楊士勛。公彥與修禮記正義。其爲周禮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加以整理。儀禮則據黃慶、李孟哲二疏。與四門博士李玄植共爲之。取精用宏。名在穎達之次。士勛與修左傳正義。於孔賈爲同寮。公羊解詁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氏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四庫提要云。考疏中郊之戰

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勳穀梁疏。知在貞觀以後。中多自設問答。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體。今從董道說。定爲唐人。通計所疏者凡九經。雖高下不等。要皆廣記備言。其所不取者。亦必具列而駁之。學者即可於所駁中。求先儒之佚文。非小補也。孝經在梁時。古文孔安國注本。今文鄭氏注本。並立國學。未幾亂作。孔氏本亡。陳及周隋。惟傳鄭氏。劉炫因之。僞造孔本。唐玄宗時。詔諸儒議二家得失。劉子玄辨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貞斥孔注多鄙俚不經。玄宗乃刪訂諸家。自爲之注。號石臺本。詔元行冲爲之疏。立於學官。

有輔九經正義以行。如形之與影。而不可相離者。則陸德明經典釋文也。德明貞觀中。仕至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與穎達同時。此書前自序云。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循省舊音。苦其太簡。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輒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云。考癸卯爲陳後主至德元年。德明年甫弱冠。未必即淹通若是。蓋書成之後。追紀其草創之始也。首爲叙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古文尚書二卷。毛詩三卷。周禮二卷。儀禮二卷。禮記一卷。春秋左氏六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老子一卷。莊子三卷。爾雅三卷。



其列老莊於經典。而不取孟子者。提要云。北宋以前。孟子不列于經。而老莊則至西晉以來。爲士大夫所推尚。德明生於陳季。猶沿六代之餘波也。文字音訓。今古不同。前儒作音。多不依注。又注既釋經。經由注顯。若讀注不曉。則經義難明。而舊音多不音注。加以世變人移。音訛字替。如徐仙民反易爲神石。郭景純反餒爲羽鹽。方言差別。因地而殊。江南或失於浮清。河北或滯於重濁。鈎轉格桀。漫無準的。陸氏則經注并音。經之音讀。必與注通。注之音訓。必與經合。其音堪互用。義可並行。或字有多音。衆家別讀。苟有可取。靡不畢書。各題姓氏。以相甄識。義乖於經。亦不悉記。所採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二十餘家。斟酌折衷。務使得宜。如質有精粗。謂之好惡。並如字心有愛憎。稱爲好惡。上呼報反下烏烏反當體即云名譽。音預論情則曰毀譽。音餘及夫自敗薄遭反敗他遭敗反之殊。自壞呼怪反壞撤音怪之異。或近代始分。或古已爲別。並承師說而辨析之。其得也一。漢興改秦之弊。廣收篇籍。孝武之後。經術大隆。然承秦焚書之後。口相傳授。一經之學。數家競爽。劉向父子。始蒐羅諸本。以中秘書校其是非。爲之定本。蔡邕又勒石經。定於一宗。但歷世既久。展轉遷訛。其間得失。未可概論。陸氏則廣徵異本。帝證參稽。若諸本互異。而二理兼通。則並出之以資考證。集板本之大觀。爲校刊之導師。上承二劉。下開百世。其得也

二。首列序錄。明書之源委。學之師承。次及諸學興替。與著錄傳注。多可以補史傳之遺。訂前志之誤。所主之本。雖與注疏同。然注疏只明一家。茲則博存衆訓。後來得以考見古義者。注疏以外。惟賴此書之存。殘膏剩馥。沾溉無窮。其得也三。唐太宗閱是書。美其弘益學者。歎曰。德明雖亡。此書可傳習。蓋亦有以知此。唐時明經取士。依經注多少。分爲三等。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小中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其課試先帖經而後口試。帖經之法。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爲通。口試者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以經文言之。大經左傳多於禮記。中經二禮難于毛詩。小經公羊穀梁。繁于易書。習者多避難就易。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瑾。上言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十六年。楊瑒爲國子祭酒。又奏言今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請量加優獎云云。則唐之盛時。諸經已有束閣者矣。

注疏出而古注廢。其有於注疏外。博存古注。以待後人之折衷者。則秘書省著作郎資州李鼎祚周易集解是也。有棄古訓。背注疏。而自成一家者。則丹陽主簿趙州啖助叔佐春秋集傳是也。鼎祚序言卦爻象象。理涉重玄。經注文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是尚有索隱一書。今不存。集解仍用王弼本。所采自子夏以下。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玄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續千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廣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麟士盧氏崔覲伏曼容孔穎達以上朱陸擇所考姚規朱仰之蔡景君以上朱彝尊所考等。凡三十五家。序言刊輔嗣之野文。存康成之逸象。則固顯與注疏背馳矣。鄭康成論三傳優劣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范武子則謂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雖通論三家得失。然康成仍主左氏。武子仍宗穀梁。古未有離三傳而立言。亦未有兼採三傳而自爲去取者也。啖助始云。予考覈三傳。舍短取長。集前賢注釋。亦以愚意。裨補闕漏。商榷得失。爲春秋傳。又撮其綱目爲統例。爲之徒者有河東趙匡伯循。吳郡陸淳伯沖。淳後避憲宗諱改爲質。舊唐書云淳師匡匡師助新唐書則云趙匡陸淳皆助高弟按呂溫代淳進書表稱以啖助爲嚴師趙匡爲益友新唐書是趙匡所撰。有春秋闡微、纂類、義統三書。與啖氏皆亡。今存者獨陸氏春秋集傳纂例、春秋辨疑、春秋微旨。大抵先列三傳異同。參以啖趙之說。而斷其是非。雖

其精核獨至之處。往往有專門先師所未喻者。然已開宋儒變古之風。而魏徵作類禮。改易禮記次第。則又啓改經之漸矣。

## 宋學變古

宋初學制。一仍唐舊。於唐人未完者補修之。如濟陰邢昺叔明。兼疏論語何晏集解。孝經唐玄宗注。爾雅郭注。博平孫奭宗古。爲孟子音義是也。孟子正義舊題孫奭撰崇文總目館閣書目均無奭撰正義朱子謂爲邵武士人偽造當不虛也於經注疏義刊行之。自唐末五季。創鏤版之法。宋人踵事增修。端拱元年三月。命司業孔維業。校刊孔穎達五經正義。國子監鏤版行之。淳化五年皆成。咸平四年十月。又詔摹印周禮儀禮公穀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凡一百六十五卷。景德二年五月。上幸國子監。問祭酒邢昺。版數幾何。昺曰。國初印版。止及四千。今至十萬。經史義疏皆備是也。其試明經帖經口試。悉準注疏。王旦作試官。題爲當仁不讓於師。賈邊以解師爲衆見黜是也。迨王安石三經新義行。始黜先儒之說。而尚奇好異。則先自仁宗慶曆時始。一曰議經。陸游云。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

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况傳注乎。排繫辭者歐陽修。謂孔子作彖象。發明卦義。若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非聖人之言也。毀周禮者。蘇轍謂其有三不可信。胡仁仲謂其無一官善。陳及之以設官太多爲譏。陳君舉以隸屬失當爲惑。譏書者蘇軾。謂羲和曠職。爲貳於羿而忠於夏。康王之誥冕服爲非禮。疑孟子者。司馬光有疑孟。蘇軾有爲論語說與孟子辨。李覲有常語。鄭友有折衷。晁說之有非孟疑詩序者。歐陽修所著毛詩本義多易詩序意晁說之、云詩序蕭統以爲卜子夏作韓愈以三事疑其非蘇轍云詩序世傳以爲出於子夏子竊疑之尚未敢決。至鄭樵直目爲衛宏作。於是始廢序以言詩。議經不已。遂至疑經。胡宏、汪應辰。謂孝經多出後人附會。吳棫作書裨傳。進而謂古文尚書增多之二十五篇。爲梅賾僞撰。朱子且從而附和之。荒經蔑古之習。遂以大啓。二曰改經。朱彝尊曰。自漢以來。說經家鮮有移易經文片言者。移之自二程子大學是也。注疏家未有刊削經文隻字者。刪之自朱子孝經刊誤是也。按劉敞移易尚書武成次第。開蔡沈之先聲。是移經不始程子。朱子於大學。又嘗增補其文。非但移易刊削孝經已也。同時有臨川俞廷椿謂周禮冬官之屬。錯出於五官中。實未嘗亡。著周官復古編。於天官取獸人、獻人、鱉人、獸醫、司裘、染人、追師、屨人、掌皮、典絲、典臬。於地官取封人、載師、閭

師、縣師、均人、遂人、遂師、遂大夫、土均、草人、稻人、土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巾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圉人、場人。於春官取典瑞、典同、巾車、司常、冢人、墓大夫。於夏官取弁師、司弓矢、藁人、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原師。皆歸之於冬官。又奪地官之鼓人、舞師入春官。奪春官之天府、世婦、內宗、外宗、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入天官。奪秋官之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環人入春官。毀經造經。臆爲出入。朱子且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斂衽退三舍。後東嘉王與之作周官補遺。清源丘葵作周禮全書。皆本其說而少變之。曩則一官缺。今則六官俱缺。改經不已。遂至廢經。王安石乃詆春秋爲斷爛朝報。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而五經僅存其四矣。安石生在朱俞之先劉敞之後三日毀注。困學紀聞云。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故訓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新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七經小傳。劉敞原父撰。一尚書。二毛詩。三周禮。四儀禮。五禮記。六公羊傳。七論語。爲書三卷。提要云。其書如謂尚書愿而恭。當作愿而荼。此厥不聽。當作此厥不德。謂毛詩烝也無戎。當作烝也無戍。謂周禮誅以馭其過。當作誅以馭其禍。士田賈田。當作工田賈田。九筮五曰巫易。當作巫陽。謂禮記諸侯以狸首爲節。當作以鵲巢爲節。皆改易經字。以就已說。至禮記若夫坐如尸

一節。則疑有脫簡。人喜則斯陶九句。則疑有佚文。禮不王不禘。及庶子王亦如之。則疑有倒句。信乎其爲新奇也。三經新義。舊俱題王安石撰。蔡條鐵圍山叢談云。王元澤奉詔爲三經義時。丞相王介甫爲之提舉。詩書蓋多出元澤及諸門弟子手。周禮新義。實丞相爲之筆削。蓋安石欲以周禮附會其斂財之學。故其用力獨勤也。吳曾能改齋漫錄。謂荆公新義。蓋本於原甫。晁公武讀書志。亦證以所說湯伐桀升自陲之類。與新經義同。爲安石勦取敞說之證。提要云。劉敞解鳥獸踳踳。爲古者制樂。或法於鳥。或法於獸。毛詩葛之覃兮。謂葛之茂盛。則有人就而刈之以爲絺綌。如后妃在家。德美充茂。則王者就而聘之以爲后妃。解論語乘桴浮於海。謂夫子周流列國。如桴之在海。流轉不定。其說亦往往穿鑿。與安石相同。故流俗傳聞。致遭斯謗。然敞所著弟子記。排斥安石。不一而足。實爲與新學介然異趣。且安石剛愎。亦非有步趨於敞者。謂敞之說開臆斷之弊則可。不得謂安石之說由於敞也。安石於三經外又有易解十四卷。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其徒龔原耿南仲。亦有易注。紹興時。三書並行於場屋。陳振孫云。王氏學行於世六十年。科舉之士。熟於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鑿然。按其形模而出之。蓋至是全取注疏而代之矣。至洛閩諸儒。學與安石異趨。而其好新則一。易在漢時。原有卦氣納音說。然自爲一家。未以此爲作易之原

也。至宋道士陳搏。乃本太乙下行九宮之法。作先天後天之圖。河圖洛書之數。託諸伏羲文王。加諸孔子之上。傳之穆伯長。伯長傳李之才。之才傳河南邵雍堯夫。作古周易八卷。經義考云宋志無見周易會通因革其說遂大行。又彭城劉牧。亦作易數鉤隱圖三卷。稱其學出种放。放出於陳搏。源流與邵子同。惟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則與邵異。黃黎獻、吳祕、程大昌等。皆發明牧說。至蔡元定則以爲與孔安國、劉歆所傳不合。而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朱子從之。自是圖書遂真爲羲文所據以造易。而龜馬進爲易祖矣。竊謂毀注之罪小。毀經之禍大。今日荒經蔑古。浸至亡種推原戎首。責固有攸歸也。

今文之學。主微言大義。行二百餘年。爲古文之訓詁所奪。及其久也。則又由訓詁而歸於義理。惟心惟物。以時爲帝。斯亦循環之勢也。第宋儒之義理。與今文之微言大義。似同而實異。其勢既宏。遂傑然別樹一幟。與漢學對立矣。掃象而言易。始於王弼。顧往往雜以老莊。未極純粹。迨宋程頤伊川出。推本性命之理。以貫事物之情。始粹然爲儒家言。程秘曰。宋興百年。名儒輩出。胡安定得其義。邵康節得其數。程明道伊川得其理。周濂溪得其體。張橫渠得其用。易爲心學。宋儒言心過於漢。固宜其於易獨深也。離三傳而言春秋。始於啖趙。世或非之。然康成釋諸經。既可雜糅今



古。春秋何獨不然。宋儒治春秋者。無慮數十家。皆錯綜三傳。自求奧旨。要以孫復、孫覺、劉敞、胡安國爲著。孫復明復。作春秋尊王發微。謂春秋有貶無褒。常秩譏其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是未知儒法之分。未云善也。孫覺莘老作春秋經解。以尊王抑霸爲主。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爲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平情定議。多得經意。劉敞始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繼集衆說。斷以己意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葉夢得稱原父知經而不廢傳。據義考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蓋敞邃於禮。而於春秋又用力至勤。宋儒治春秋。此其選矣。安國春秋傳。名重一時。後人或取以代三傳。其書事據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采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橫渠、程正叔諸家之說。以潤飾之。當南渡之時。爲進講之書。故多主復讎。以尊王攘狄蔽全書。頗失經旨。然即如其說以求之。王非唯諾趨伏之可尊。夷非一身兩臂之可攘。而胡氏於羽父慶父。兩發兵權不可假人之義。實啓高宗猜疑諸將之心。致宗社不可復。是又日言復讎。而不知讎之如何復。此所以來王船山之譏也。然其精者固不可沒。此外如崔子方、葉夢得、呂本中、高閔、程公說、張洽、呂大圭、家鉉翁。皆有發明。三禮名物。非可空言。故宋儒不

能大異於漢。治儀禮者李如圭較善。新學既行。學者不復習是書。張淳始訂其僞。爲儀禮識誤。如圭繼之。作集釋三十卷。出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旨。爲釋官以明官室之制。全錄鄭注。而旁徵博引以爲之釋。多發賈疏所未備。治禮記者衛湜最名。撰禮說一百六十卷。自鄭注而下。所取凡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於禮記者。所採錄尚不止此數。可云禮家之淵海。治周禮者王昭禹有詳解四十卷。陳振孫云。昭禹未詳何人。其學皆宗王氏新說。提要舉其解泉府。謂稱貸之語。豈特無補於民。恐收還其母而不得。蓋已目睹青苗之害。而陰破其說。是義旨不必盡同王氏。惟其解釋字義。穿鑿附會。皆用王氏字說。蓋當時三經新義。頒之學官。功令所懸。故昭禹因之不改。非必即其門徒也。其次有易被總義。王與之訂義。總義時有創獲。訂義則多張空論。蓋安石廢春秋。故通儒皆治春秋。安石以周禮禍國。故通儒皆棄而不治。所以春秋多名著。周禮少完書也。爲通禮者。陳祥道有禮書一百五十卷。中多掇擊鄭學。固不可爲訓。然大致則貫通經傳。條析縷紛。前說後圖。考訂詳悉。較聶崇義三禮圖爲精。不得以其爲安石門客而廢之也。治書者蘇軾有書傳十三卷。軾有易傳。朱子雜學篇首詆之。於書傳則嘗稱其善。提要謂軾究心經世之學。明於事勢。又長於議論。於治亂興亡。披抉明暢。較他經獨爲擅長。侯官林之奇少穎。有全解四十卷。辨析同

異。略穿史事。書未完而卒。其門人呂祖謙續之。爲書說三十五卷。朱子云。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要之皆不過略有補苴。未能如易春秋之成一家言也。宋人廢序言詩。故詩傳多無可觀。馬貴與曰。夾漈專詆詩序。晦菴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爲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大也。毛詩本書具在。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他書中間見一二。而真的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爲不可信。乃採之於旁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又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先儒多疑之。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之序不可廢也。雅頌之作。其意易明。則序者之詞可略。至於風之爲體。比興之詞。多於序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有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序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孰能億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乎。夫芣苢之序。以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祭黍之苗穗而已。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

也。而其詩語則愛叔段之詞耳。楊之水。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愛桓叔之詞耳。此詩之賴序以明者也。鶉羽陟岵之詩。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芣之詩。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四詩之旨。辭同意異。若舍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不得爲正雅矣。其言甚辨。按朱子初年說詩。亦宗毛鄭。後得鄭樵說而善之。始盡棄其所學。其少作今存於呂祖謙伯恭家塾讀書記中。呂氏卒後。其書始行。朱子序之云。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是朱子不滿於其少年之說。而不自知其晚年之誤也。陳振孫稱呂書博採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截貫穿。如出一手。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詳正。未有逾於是書者。稍後嚴粲。又本其學爲詩緝。多得詩人本意。而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考證尤爲精核。亦其次也。其他說經之書。多於唐者不啻十倍。大抵多矜新義。無當經旨。今率從略。以省繁冗。

宋人又有特別發明爲後所祖者。即金石學是也。梁虞荔有鼎錄。陶宏景有刀劍錄。祇載其目。集錄碑刻之文。蓋自梁武帝始。所撰碑英。凡一百二十卷。其書不傳。迨宋歐陽修始合碑刻吉金。爲集古錄十卷。所列題跋。凡四百餘篇。同時劉敞有先秦古器

圖。繼之者李公麟、呂大臨。均有考古圖。無名氏有續呂氏考古器圖。雖審字功深。而考訂未著。官修之宣和博古圖。益以蕪累。可採蓋寡。黃長睿東觀餘論。始尚考訂。若王球嘯堂集古錄。薛尚功鐘鼎款識法帖。王厚之復齋鐘鼎款識。則不復圖形。專摸文字。以資考證。翟耆年籀史。張掄內府古器評。則又主尚通論。融會一切。取多用宏。莫如趙明誠金石錄。數至二千。倍於歐書。前十卷以時代爲次。自第一至二千。咸著於目。後二十卷爲辨證跋尾。五百二篇。紹興中。其妻李清照表上於朝。張端義貴耳集謂清照亦有筆削。理或然也。此外專編一地者。有田概京兆金石錄等書。彙編碑銘者。有陳思寶刻叢編。王象之輿地碑記。無名氏之寶刻彙編。比輯校釋。成一家言者。有洪适隸釋、隸續。鄭樵通志又特撰金石略。蓋深知金石有資於史也。劉敞序言考求究古器之法。曰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今以其言考之。古器刻文。有自載其名者。亦有原未載名。而宋人審其形似以定之者。後人卒無以易。所謂明其制度也。呂大臨、薛尚功之審別字形。歐陽修、趙明誠之參證史傳。所謂正文字次世謚也。至提要稱胡安國注成周宣榭火。引呂大臨考古圖之邠敦一條。則並取以證經矣。後之治金石者。精密或過宋儒。然終不能出其範圍也。

## 朱學窮理

談考訂者動詆宋學爲空疏。不知空疏者誠有之。而博雅者亦不乏。若朱子則又極博而極通。康成以後未有也。東塾讀書記曰。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云。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論語要義目錄序云。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答余正父書云。今所編禮書內。有古經闕略處。須以注疏補之。不可專任古經。而直廢傳注。答張敬夫孟子說疑義書云。近看得周禮、儀禮一過。注疏見成。却覺不甚費力也。語類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如二蘇直是要論道。但注疏如何棄得。又云。今世博學之士。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朱子自讀注疏。教人讀注疏。而深譏不讀注疏者。此朱子之重注疏也。陳又云。昔時講學者多不讀注疏。近時讀注疏者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學也。語類云。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又曰。訓詁當依古注。又云。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答李公晦書云。先儒訓詁。直是不草草。語類又云。今人多說章句之學爲陋。某見人多因章句看不成句。却壞了道理。此朱子之尊

訓詁章句也。學校貢舉私議云。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夫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品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即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策問云。首言漢世專門之學茲從略今百工曲藝。莫不有師。至於學者尊其所聞。則斥以爲專門而深惡之。不識其何說也。此朱子之崇家法專門也。語孟集義序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語類云。漢初諸儒。專治訓詁。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答張敬夫云。漢儒可謂善說經者。只說訓詁。使人以訓詁玩索經文。此朱子之尊漢儒也。朱子議宋寧宗當爲孝宗承重。而無證驗。後檢得儀禮喪服疏。引鄭志之說。乃自書奏稿後云。學之不講。其害如此。向是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語類云。鄭康成是個好人。考禮制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鄭康成也可謂大儒。又云。使鄭康成之徒制作。也須略成個模樣。未說得待周公出制作。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又云如

至誠無息一段。諸儒說多不明。却是古注是。又云。鄭解天子不議禮云。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若解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又云。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李繼善問檀弓殷練而祔。周卒災而祔。孔子善殷。程張二先生。以爲須三年而祔。士虞禮鄭注所說。於經未有見。不知如何。朱子答云。若謂只是注文於經無見。即亦未見注疏之所以不可從者。不當直以注爲不足信也。又郭子從問祔答書云當如鄭說伊川恐考之不詳余正甫問儀禮喪服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答書云。當從康成之說無疑。此朱子之推服鄭氏也。陳又曰答呂伯恭書云中庸仁者人也古注云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意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幸以見告所謂以人意相存問者却似說得字義有意思也至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齋此取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文而未節去若夫二字鄭注誤以夫爲丈夫朱子但云他也是解書多後更不暇仔細於不知所出者亦以爲有意思於其顯然誤者亦原諒之其尊鄭至矣鄉黨侃侃如也。閭閻如也。集注云。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閭閻和悅而諍也。孟子自怨自艾。集注云。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

意。語類問習鳥數飛也之意。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說文屑字云。動作切切也。不屑去。只是不汲汲於此。往近



王舅。近音既。說文作迎。誤寫作近。尚有釋贖字玷字丁巳三條從略答呂伯恭書云。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丈有意否。因贊成之爲佳。又云說文此亦無好本。已作書與劉子和言之矣。朱子釋經。必取正於說文。又欲刊說文。此朱子之重說文也。語類又有引玉篇一條廣韻一條又玉海後附刻急就章末云越本朱文公刊於浙東是朱子一切字書皆留意不獨說文答楊元範書云。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能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論語或問云。或問十章之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章曰此章諸說多誤。皆由音讀之學不明。文集有歐陽希遜。問論語孟子。比音舊音毗志反。集註皆作必二反。朱子答書云。記得比字是用賈昌朝群經音辨改定。此朱子講求音讀之學也。鼎忠按後儒多斥朱子空談義理。不據古訓。而東塾陳氏。疏櫛朱子之言如此。不但可破非朱之論。並可示後人讀書之法。蓋讀書在求義理。而義理非訓詁不明。周邵諸子。但求義理。既失於無所依據。而後儒或以訓詁爲絕詣。則未知先聖作經之意。與吾人治經之由。惟由訓詁以求義理。而六經之。真乃出。朱子誠大儒也。

朱子所注諸經。亦間有不饜人望者。由於章句訓詁。先儒已明。朱子不能出於其外。而又不滿其所欲。則且發凡起例。創制顯庸。以待來者。所著過多。精力不足以副。

未能實踐其所言也。朱子詩集傳。以大小序別爲一編而辨之。名詩序辯說。其說鄭衛爲淫詩。且謂爲淫人自言。同時陳傅良已疑之。謂以城闕爲偷期之所。彤管爲淫奔之具。竊所未安。馬端臨文獻通考。辨之尤詳。謂夫子嘗刪詩。取闕雖樂而不淫。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爲男女淫泆而自作者。凡二十有四。何夫子猶存之不刪。又引鄭六卿餞韓宣子所賦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而不聞被譏。乃知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然文公亦不自信其說。如周頌豐年篇。辨說云序誤。而集傳乃仍用小序說。是傳與序辨不合。注詩柏舟謂婦人爲夫所棄。而注孟子憂心悄悄。仍以爲仁人不遇。是注他經與注詩亦不合。其作白鹿洞賦引青衿傷學校語。門人疑之。朱子答以序不可廢。是朱子但欲自成一家。非欲盡廢古說。語類云。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曰某意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不是如此。無却看的道理。其意尤顯然矣。注易者程子主理。邵子主數。而朱子主占。主占者猶之無所主也。其首列九圖。後附以易學啓蒙。主邵也。所作本義。但隨文順釋。絕無發明。蓋以理已盡於程氏。不欲再贅。且屢言程傳備矣。主程也。惟周易本經。自王弼以下。皆以傳合於經。程傳因之。朱子則以上下經爲二卷。十翼自爲十卷。以復舊觀。此其所獨得也。後人用程傳之式。而刊去傳文。實以本義。可云兩失矣。朱

子屬蔡沈作書傳。踰年朱子卒。又十年而蔡傳始成。提要云。沈序稱二典三謨。經朱子點定。然董鼎纂注。於正月朔日條下。注曰朱子親集書傳。自孔序止此。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氏。併親藁百餘段。俾足成之。則大禹謨猶未全竣。所云二典三謨者。特約舉之辭。鼎又引陳鏞之言。謂即朱子點定者。蔡氏亦不免有所竄易。故宋末黃景昌等。各有正誤辨疑之作。總之傳既屬蔡。則得失與朱子無甚關係也。朱子精力所注。惟在大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及四書或問論孟精義諸書。刮析義理。辨別疑似。雖事實間有訛誤。而大義炳然。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然朱子之所以卓絕一世者。又不在其已成之經注。而在其未成之儀禮經傳通解。朱子乞修三禮劄子云。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輯。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紀。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章。廢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幽冥而莫知其原。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

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其言禮廢樂崩之害。至爲沈痛。疏不果上。窮年兀兀。撰爲是書。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悉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大約經所缺者。以傳記補之。經傳俱未備者。以鄭注補之。禮節之所以難明者。由於古人宮室與後不同。非明知其狀無以行禮。故特取李如圭之圖。詳加點定。以正其本。經之所以難讀者。因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無以通貫。故又分別節次。附以記注。使義理條貫。粲然具列。凡家禮五卷。士冠禮一冠義二士昏禮三昏義四內則五內治六五宗七親屬八凡八篇鄉禮三卷。士相見禮九士相見義十投壺十一鄉飲酒禮十二鄉飲酒義十三鄉射禮十四鄉射義十五凡七篇學禮十一卷。學制十六學義十七弟子職十八少儀十九曲禮二十臣禮二十一鐘律二十二鐘律義二十三詩樂二十四禮樂記二十五書數二十六學記二十七大學二十八中庸二十九保傅三十踐阼三十一五學三十二凡十七篇邦國禮四卷。燕禮三十三燕義三十四大射三十五大射義三十六聘禮三十七聘義三十八公食大夫禮三十九公食大夫義四十諸侯朝聘禮四十一諸侯朝聘義四十二王朝禮則別爲集傳。凡十有四卷。覲禮一朝事義二歷數三卜筮四夏小正五月令六樂制七樂記八王制自甲至癸凡十篇共十八篇中書數一篇。缺而未補。大射下八篇。則猶未脫稿。王朝禮卜筮篇缺。餘篇亦僅草定而未修改。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矣。程敏政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不相入。中焉則疑信參半。終焉若輔車相依。王陽明

因之。爲朱子晚年定論。當時羅欽順已與書辨之。後東莞陳建學菴通辨。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謂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力破程王之說。按朱子二十四歲以前。出入釋氏。後改治經術。然猶偏於義理一派。愈久愈實。遂終於儀禮經傳。朱在叔敬。稱是書爲先君晚歲之所親定。爲其絕筆之書。則可知其定論所在矣。朱子答孫敬甫云。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個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確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像個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此又以修禮書爲格物致知。清儒之惡宋學者。謂理學當更爲禮學。而不知朱子正以禮學爲理學也。

朱子傳經弟子。載於朱彝尊經義考者。易有劉燾、彭龜年等一百六人。詩有陳文蔚、輔廣等七十四人。禮有黃幹、楊復等六十一人。朱子之學。既以禮爲歸宿。則門人亦以黃楊爲正宗。朱子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黃幹勉齋。勉齋嘗云。余創立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然勉齋亦僅成喪禮十五卷。祭禮未及訂定而沒。以其薰屬楊復信齋。信齋據二先生薰本。參以舊聞。定祭禮十四卷。爲門八十一。並

上二種。凡六十有六卷。雖編纂不出一手。而端緒相承。規模不異。信齋又別爲儀禮圖十七卷。自序云。嚴陵趙彥肅。嘗作特性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並考之乃爲佳耳。蓋儀禮原未有圖。故先師欲與學者考訂以成之也。復今所爲圖者。則高堂生十七篇之書也。釐爲家鄉邦國王朝喪祭禮。則因先師經傳通解之義例也。附儀禮旁通圖於其後。則制度名物之總要也。今考其本圖。凡二百有五。旁通圖二十有五。提要譏其遠近廣狹。全無分數良是。惟謂其於宮室太爲漏略則非。蓋朱子已有釋宮。信齋不敢再贅也。

宋之末葉。有二通儒焉。一王應麟深寧。字厚齋一黃震東發。字於越全祖望曰。四明之學多陸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而深寧紹其家訓以授陸學。又從王子文以接朱子。從樓迂齋以接呂氏。據此似兼治朱呂陸之學者。然清江貝瓊有云。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變。故令粹然皆出於正。無陸氏偏駁之弊。則深寧固用朱以變陸者也。祖望又云。四明之專宗朱氏者。東發爲最。日鈔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淵源出於輔氏。是東發與深寧。皆朱學之嫡系。深寧著述極博。雖於經無專書。然困學紀聞前八卷。所明經訓。至博而精。又本朱子擬輯韓詩之意。輯三家詩及鄭氏易。開輯佚之先河。其藝文志考證。增輯志所未收書目。漢制考從注疏中證明漢

制。又擴充考訂之涂徑。東發日鈔屬於經者三十一卷。王圻曰。五經朱子於春秋禮記無成書。東發取二經爲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欲補朱子之未備。且不欲顯。附於日鈔中。今觀其書。雖精博不逮深寧。亦有資於考訂。皆步朱子之後塵。而開清學之先路。孰謂宋儒爲空疏哉。

### 心學末流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此猶其久者也。若子夏之傳。變爲莊周。荀卿之門。有李斯、韓非。固有不能以五世者矣。朱子之弟子爲黃幹。幹授何基。基授王柏。柏實朱子之三傳也。而其疑古毀經。大叛朱子。卒流爲邪說之魁。深山大澤。實產龍蛇。謂之何哉。柏號魯齋。作書疑九卷。提要云。尚書一經。疑古文者自吳棫、朱子始。併今文而疑之者自趙汝談始。見陳振孫書錄解題改定洪範。自龔鼎臣始。見所作東原錄改定武成自劉敞始。其併全經而移易補綴之者。則自柏始。動以脫簡爲辭。臆爲移補。其併舜典於堯典。刪除姚方興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於皋陶謨。此有孔穎達正義可據者也。以大禹謨、皋陶謨爲夏書。此有左傳可據者也。以論語咨爾舜二十二字。補舜讓於德弗

嗣之下。其爲堯典本文。或爲他書所載。如鬻子述帝王遺言之類。已不可知。以孟子勞之來之二十二字。補敬敷五教在寬之下。則孟子明作堯言。柏乃以爲舜語。已相矛盾。然亦尚有論語、孟子可據也。至於堯典、皋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士、多方、立政八篇。則純以意爲易置。一概託之於錯簡。有割一兩節者。有割一兩句者。何脫簡若是之多。而所脫之簡。又若是之零星破碎。長短參差。其簡之長短廣狹。字之行款疏密。茫無一定也。其爲私心杜撰。竄亂聖經可知矣。其所辨說。如謂盤庚之言。所欠者理明詞達。又信泰誓十有一年之說。謂武王承祖父之餘慶。藉友邦之歸心。氣焰既張。體貌且盛。改元紀年。視紂猶諸侯。後世曲爲覆護。反生荆棘。又謂大誥寧王貽我大寶龜。西土有大艱人亦不靖之語。無異唐德宗奉天之難。諉之於定數。是排斥漢儒不已。且集矢於經文矣。柏又作詩疑二卷。提要云。書疑雖頗有竄亂。尚未敢刪削。此則攻毛鄭不已。並本經而攻駁之。攻駁本經不已。又併本經而刪削之。其以行露爲亂人。據列女傳爲說。猶有所本也。以小弁無逝我梁四句。爲漢儒所妄補。猶曰其詞與谷風相同。似乎移綴也。以下泉末章爲錯簡。謂與上三章不類。猶著其疑也。至於召南刪野有死麕。邶風刪靜女。鄘風刪桑中。衛風刪氓。有狐。王風刪大車、丘中有麻。鄭風刪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籟兮、狡童、褰裳、豐、東門之墀、風



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風刪晨風。齊風刪東門之日。唐風刪綢繆、葛生。陳風刪東門之池、東門之枌、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凡三十二篇。案書中所列之目實止三十一篇又曰。小雅中凡雜以怨誹之語。可謂不雅。予今歸之王風。且使小雅粲然整潔。其所移之篇目。雖未具列。其降雅爲風。已明言之矣。又曰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夏屋。大東當曰小東。則並篇名改之矣。此自六籍以來第一怪變之事也。柏亦自知詆斥聖經爲公論所不許。乃託詞於漢儒之竄入。夫漢儒各尊師說。字句或有異同。至篇數則傳授昭然。其增減一一可考。此三十二篇之竄入。如在四家既分以後。則齊增者魯未必增。魯增者韓未必增。韓增者毛未必增。斷不能如是之畫一。如在四家未分以前。則爲孔門之舊本確矣。柏何人斯。敢奮筆而進退孔子哉。至於謂碩人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太褻。秦風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則直排刪訂之失。不復託詞於漢儒。尤爲恣肆。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陳鵬飛作詩解二十卷。以爲商頌當闕。魯頌當廢。猶未如柏之竟刪也。朱彝尊云。孔子之所不敢刪者。魯齊毅然削之。孔子之所不敢變易者。魯齊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於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此後又有吳澄草廬。亦爲黃幹之支裔。幹授饒魯。魯授程若庸。若庸授澄。澄又師程紹開。紹開築道一書院。思和會朱陸兩家之說。則澄固雜治陸學

者也。元人講學。專尚談空。而澄能治經。較爲知類。惟雅好更張。是其一短。所著春秋纂言。闕文補以方空。猶曰止及於行款也。儀禮逸經傳。編次先後。皆依行禮之節次。不盡從其原文。然猶曰有朱子通解例可援也。易纂言於句多所更易。猶曰有所本也。至以繫詞傳中說上下經十六卦十八爻之文。定爲錯簡。移置文言傳中。則悍然臆斷矣。禮記纂言將四十九篇。出入併合。爲三十六卷。大約卷爲一篇已近僭妄。猶曰記而非經也。至書纂言乃直刊削古文。開清江聲孫星衍之先路。則僭妄極矣。其他顛倒簡策。以意自爲。不可勝舉。明時又有梅鷟者。依附其說。作尚書考異尚書譜。謂孔壁之十六篇。出於孔安國所爲。謂孔傳增多之二十五篇爲皇甫謐作。雜取傳記以成文。肆口醜詆。靡所不至。其妄殆又過於柏澄。此外說經者至多。要之不出六派。一依附朱說。無所發明。如元胡一桂之易本義附錄纂疏。劉瑾之詩傳通釋是也。一談空說玄。大類狂禪。如明王守仁之五經臆說。本書未見但見其序方時化之學易述談。鄭圭之易臆是也。一移易經文。非毀經訓。如元胡一中之考定洪範。鄧明文之八卦餘生是也。一立名新奇。取快庸俗。如元晏兼善之春秋透天關。陳雅言之書義卓躍是也。其別又有僞造古本。如明豐坊古書世學子貢詩傳之類。或批評經傳。如鍾惺評毛詩左傳孫鑛評詩書禮之類。日暉月朧。魍魎橫行。提要已辭而闢之。今不復贅。

論經學者謂唐不及漢。宋不及唐。固矣。而以宋元明三朝言之。則元不及宋。明又不  
及元。所以然者。宋儒猶考注疏。學有根柢。故雖異古訓。猶能自成一家。元人則株  
守宋人之說。致力於注疏者甚淺。明人又抄襲元人之說。而並未研究宋注。所以每况  
而愈下也。鄭曉言洪武開科。古注疏猶與程朱傳注並行。自成祖命胡廣等修五經四書  
大全。而先儒之說始盡棄。至大全之淺陋。則朱氏經義考、顧氏日知錄。曾論及之。  
經義考曰。廣等就前儒成編。雜爲鈔錄。而去其姓名。書傳大抵本二陳氏。一陳鑠尚書  
集注纂疏。一陳師凱蔡傳旁通易則取諸天台鄱陽二董氏。天台董楷之有周易傳義附錄鄱陽董真卿有周易會  
通雙湖雲峰二胡氏。雙湖胡一桂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雲峰胡炳文有周易本義通釋於諸書外。未寓目  
者至多。又引陸元輔云。禮記大全。就陳氏集說而增益之。凡四十二家。當日諸經大  
全。皆攘竊成書以罔其上。則此亦必元人成書。非諸臣所排纂也。日知錄云。春秋大  
全。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爲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  
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劉瑾詩傳通釋。而改中其愚按二字爲安成劉氏曰。四書故  
有陳鑠四書發明。胡炳文四書通。倪士毅合二書爲一。頗有刪正。名曰倪氏輯釋。胡  
廣等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  
有舛誤。當日奉旨修書。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

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饜祿利而莫之顧乎。按明人釋經。祇以供制義之漁獵。與先儒殊科。其膚淺不足怪也。又經儒從祀孔廟。始於唐貞觀二十一年。首左丘明、卜子夏。次以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等。凡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有事太學。並令配享。所以報其傳注之功。迄夫宋之仁英。未有改易。神宗以後。始進道學詞章之士。然於已從祀者未敢動也。自明人不學。蔑識古訓。嘉靖九年。張璁諸小人。逞其私議。輒爲出入。去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又改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寧祀於其鄉。棄漢儒抱殘守缺之功。而獎末流論性談天之學。致語錄之書。日增月益。禮堂之冊。委之榛蕪。秦燔詩書。學者以吏爲師。明廢經術。士人以語錄爲學。世異道殊。其歸一揆。深可歎也。

蓬藿之中。亦有足音。以尚書言之。有劉三吾等奉敕撰之書傳會選。其書於蔡傳之合者存之。不預立意見。其不合者改之。不堅持門戶。所糾正凡六十六條。顧炎武日知

錄。稱是書每傳之末。繫以經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悉。其傳中引古人姓氏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考正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春秋有元趙汭春秋集傳。春秋師說。春秋屬辭。春秋左氏傳補注等書。其屬辭爲例凡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二曰假筆削以行權。三曰變文以示義。四曰辨名實之際。五曰謹內外之變。六曰特筆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類。八曰辭從主人。提要稱其淹通貫穿。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儀禮有敖繼公集說。雖多違鄭注。然其於經逐字研求。敷暢厥旨。實有發揮。非矯激爭名者可比。禮記有陳浩集說。隨文箋釋。亦頗明曉。其尤精者爲陳第季立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以爲古人之音。原與今異。凡今所稱叶韻。皆即古人之本音。非隨意改讀。輾轉遷就。如母必讀米。馬必讀姥。京必讀疆。福必讀偁之類。歷考諸篇。並截然不紊。又左國易象離騷楚詞秦碑漢賦。以及上古歌謠箴銘頌贊。往往多與詩合。可以互證。於是排比經文。參以群籍。定爲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以探古音之源。旁證者據他經所載。及秦漢以下去古音未遠者。以竟古音之委。鈎稽參驗。本末秩然。第又著尚書疏衍。參取古今注疏。以素得於心者附著之。中如論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謂不得以周

禮釋虞書。斥注疏家牽合之非。其理確不可易。論武成無錯簡。洪範非龜文。亦足破諸儒穿鑿附會之說。且竺信古文。以朱子之疑爲非。斥梅鷟爲講張爲幻。預防後日毀經之萌。衛道翼聖。於斯爲至。焦弱侯稱季立身爲名將。手握重兵。一旦棄去之。餅鉢蕭疏。野衲不若。將帥中有此大經師。是又古所罕見。春在堂隨筆據絳雲樓書目毛詩古音考下陳景雲註云陳將軍季立出戚少保麾下時名將也且清初經師。多爲明季遺老。積水堅冰。其來有漸。不得謂明無人也。

## 清儒復古

明學之陋極矣。而其亡也大儒輩出。崑山顧炎武寧人。號亭林衡陽王夫之而農。號船山餘姚黃宗羲太冲。號梨洲三君子哀然居首。顧王兩公。則張朱學以排王學者也。黃公則名爲王學而實爲朱學者也。顧氏之學。長於發凡起例。日知錄含義至夥。而於音學尤有發明。著音學五書一音論二詩本音三易音四廣韻音五古音表本明陳第之說而益闡之。據廣韻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知三代之音。部分秩如。至蹟而不可亂。謂天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返之淳古者。其期望亦不淺。弟子

吳江潘耒。頗識音韻。山陽張弢。能知六書。然所得甚微。未能傳其學也。王氏天資卓絕。一目十行。終身不忘。著書六十餘種。屬於經者。周易稗疏考異。尚書稗疏。詩稗疏考異。春秋稗疏。爲考訂之書。周易內外傳。尚書引義。春秋家說等書。爲說理之作。竄伏蠻貊。席棘茹荼。聲影不出林莽。故其學不顯。兄介之於易春秋皆有注。書亦不傳。黃氏以尊素爲父。劉宗周爲師。皆姚江支裔。故所編明儒學案。不能不尊陽明。然肆力於學。日夕讀十三經十七史。及百家九流。天文歷數。道藏佛藏。靡不究心。家藏不足。則鈔之世學堂鈕氏。澹生堂祁氏。千頃堂黃氏。絳雲樓錢氏。且建續鈔堂於南雷。以承東發之緒。又以爲南宋以後。講學家空談性命。不論訓詁。故教學者說經則宗漢儒。立身則宗宋學。平生長於史學。釋經者僅周易象數論深衣考等書。所得似不及王顧。然上承東發深寧之緒。下開二萬。以衍浙學之傳。視二家爲源遠而流長矣。弟宗炎治易。著有周易象解。二萬者斯大充宗、斯同季野。充宗長於禮春秋。編纂至博。惜皆亡佚。僅存學禮質疑。周官辨非。儀禮商。禮記偶箋。學春秋隨筆數書。斯同以史著。而禮亦擅長。嘗爲徐乾學編五禮。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廟制折衷二書。世合而名之。謂之黃萬之學。此外治經者約分數派。如桐城錢澄之之田間易學、田間詩學。吳江朱鶴齡之尚書稗傳。禹貢長箋。詩經通義。光山胡煦之周易

函書約存。黃岡陳大章之詩傳名物集覽。無錫蔡德音之禮經本義。秀水盛世佐之儀禮集編。常熟陳祖范之經咫。滿洲納蘭性德之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則雜採漢宋。不名一家者也。吳江陳啓源之毛詩稽古編。則堅持漢學而雜以詭異者也。如解西方美人謂佛教東流始於周代解捕魚諸器謂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莫能救之類德清胡渭東樵之易圖明辨。黜宋人之誣。闕河圖洛書之謬洪範正論。兼論漢人之失。一黜漢人災祥二黜宋人九數十數三駁宋人移易先後山陽閻若璩百詩原籍太原之古文尚書疏證。兼議經傳。蕭山毛奇齡大可之論語稽求篇、孝經問等書。務與朱子爲難。古文尚書冤辭又隱與閻氏樹敵。則又辨別是非。各張其說者也。濟陽張爾岐稷若之儀禮鄭注句讀。別有周易說略詩說略胡渭之禹貢錐指。泰州陳厚耀泗源之春秋長曆、春秋戰國異辭。無錫顧棟高震滄之春秋大事表。別有尚書質疑毛詩類釋當塗徐文靖位山之禹貢會箋。別有周易拾遺無錫顧祖禹景范之讀史方輿紀要。鄒平馬驥宛斯之繹史。二書雖爲史學亦於經學有裨以係清初兩大名著特存之則實事求是。不雜臆見。不分門戶者也。閻百詩之四書釋地亦此類閻若璩之潛邱劄記。武進臧琳玉林之經義雜記。別有尚書集解慈谿姜宸英西溟之湛園札記。長洲何焯岷瞻之讀書記。與其弟子吳江陳景雲少章之讀書紀聞。則博觀約取。校訛析疑。以求古訓之歸者也。秀水朱彝尊錫鬯。網羅甲部爲經義考。分別存佚未見。見者摘其要義。亡者著其佚文。則又經籍之淵海。



非一曲之士所得擬矣。以上諸儒。見以胡氏爲精。闢圖書範數之誣講求實際此爲漢學第一步學以毛氏朱氏爲博。毛氏所著有仲氏易推易始末記毛詩寫官記詩傳詩說駁義昏禮辨正廟制折衷大小宗通釋喪禮吾說春秋毛氏傳春秋條貫篇春秋屬辭比事記論語稽求篇皇言定聲錄孝經問周禮問明堂問學校問郊社禘祫問經問等書其他雖多能自成一言。然於家法源流。既未能明。於名物度數。亦多未晰。高者誠有椎輪積水之功。下者且負冥行擿埴之誚。尚未能深入漢儒之堂奧也。

漢學之昌。有徽吳兩派。吳中元和惠氏。三世傳經。其始曰周惕元龍。康熙時進士。受學汪琬。著有易傳春秋三禮問及詩說。傳子侍讀士奇天牧。其流漸廣。兼治史學。於經尤邃。著易說禮說春秋說。分別條理。多所發明。然猶時間以空言。明而未融。迨孫棟定字號松崖諸生而始大著。棟之爲學也。一扶殖絕業。如易自王氏注行。漢易盡亡。棟作周易述。以荀爽虞翻爲主。參以鄭玄、宋咸、干寶之說。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自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兩傳未成江藩續成之使千五百年之墜緒。微而復顯。一申明古訓。謂經訓不明。由於俗師失其音讀。昧其本字。因作九經古義。討論古字古音。以博異聞。黜俗學。其他若易漢學、易例、明堂大道錄、禘說、左傳補注、古文尚書考皆稱是。錢大昕序其書。謂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劭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不能及。庶幾近之矣。弟子著者。爲同邑余蕭客古農、江聲良

庭。以師禮事之者。有嘉定王侍郎鳴盛鳳喈、錢官詹大昕曉徵、青浦王侍郎昶蘭泉。而休寧戴庶常震東原。亦嘗從問學。余氏搜集佚詁。爲古經解鈎沈。江氏會萃古訓。爲尚書集注音疏。其不取古文。則惠氏古文尚書考之說也。江氏弟子元和顧廣圻。字千里諸生於經史小學天文曆算輿地之學。靡不貫通。以校刊著。孫沅字鐵君能傳聲之學。著有說文釋例。師事段玉裁。實多異段學。鳴盛撰尚書後案。以鄭馬爲主。間采孔王。以彌其缺。不雜唐宋諸儒之說。得古義爲多。弟鳴韶字鶴溪亦治經。著春秋三傳考。十三經異義考。弟子同邑金日追。精於校刊。十三經皆有校本。而儀禮尤精。所撰儀禮正訛。阮元校勘記多取之。昶通音韻訓詁之學。尤精金石。著金石粹編於經鮮名著。兼師余江及王昶者有甘泉江藩子屏。補惠氏周易述。又撰國朝漢學師承記。以明傳授之源流。大昕博學深思。囊括萬象。其論六經之大義。釋說文之異字。辨中西曆算之得失。考古今聲紐之變遷。與釋天文地理之蹟。訂草木蟲魚之狀。見於潛研堂文集、十駕齋養新錄者。不下十萬言。皆精切不刊。固不徒以史學著也。著述屬於經者有唐石經考異經典文字考異聲類家學最盛。弟大昭。子東壁東塾。從子塘姑東垣繹侗。皆通經術、有九錢之目。然傑出者惟塘姑。塘精天文推步。於律呂尤有神解。著律呂古義淮南天文訓注別有說文聲繫春秋古義塘精地理小學。著詩音表說文料注新料註地理志車制考爾雅釋義以篆書名

於時。其次大昭通爾雅、說文。著爾雅釋文補廣雅疏義說文統釋東垣撰孟子解誼。又有經義考補皆有心得。從大昕遊者吳縣朱訓導駿聲豐芑最名。兼通曆象。尤深說文。以韻統聲。此指千餘聲母以子從母。爲說文通訓定聲。使本義借義。循環相生。又綜其條貫。爲古今韻準。別有左傳旁通左傳識小錄夏小正補傳可傳之作也。此外吳中之士。聞風景附者。有吳江沈彤果堂。諸生嘉定吳凌雲得青、長洲褚員外寅亮摺升。彤先師何焯。後交惠棟。以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說。乃詳稽周制。撰周官祿田考以祛其疑。其他儀禮、尚書、左傳。均有小疏。凌雲嘗假館於錢大昕孱守齋。盡讀所藏書。遂至博洽。著十三經考異。援據精核。別有經說小學說廣韻譜寅亮與大昕爲同年友。以經術相勛。通鄭氏禮何氏公羊。撰儀禮管見。公羊釋例。周禮公羊異義。又有句股廣問校正三統術及十三經筆記其論述何劭公語。謂有殷制。有時王之制。公羊爲質家學。與周禮不同。清季言今文者頗本之。大抵惠系之學。好博而尊聞。雜治經史。旁及稗官小說。棟至爲漁洋精華錄太上感應篇作注其網羅散失。富於引伸。誠足矜尚。然僅能綴緝舊聞。寡於裁斷。且於小學曆象。考核未精。不能肆應無窮。幸錢曉徵出。補其闕漏。闡曆象之秘密。盡聲紐之正變。自是吳中之學。足以自立。而不待外求矣。徽州之學。發於婺源江明經永慎修。婺源朱子故里。故永亦治朱學。以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未成。黃楊續纂。缺漏滋

多。乃廣探博討。依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次。分類排纂。於通解之誤者正之。缺者補之。次第之不合者移易之。命之曰禮書綱目。以竟朱子未竟之緒。於三禮咸有著述。而於宮室衣服。考訂特詳。旁及地理音律。罔不窮究。周禮疑義舉要儀禮釋宮增注禮記訓義擇言深衣考誤鄉黨圖考音韻闡微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春秋地理考實先是宣城梅文鼎。長於曆算。著書百餘萬言。足敷治歷明時之用。永精思力索。參以西法。實用之於推步。其效益明。推步法解金水二星發微權度恒氣注歲實消長法曆象補論中西合法擬草以終老窮鄉之諸生。僅一度至京師而所造如此。戴震稱自漢經師鄭康成後。罕其儔匹。非溢美也。弟子歛縣金修撰榜彙中。程學正瑤田易疇。均受三禮之學。榜著禮箋。朱珪序之。以爲詞精義覈。瑤田撰小書十二種。喪服足徵記宗法小記溝洫疆里小記禹貢三江考九穀考磬折古義水地小記解字小記聲律小記考工創物小記釋草釋蟲小記琴音記慎思明辨。不依榜傳注。其精處有古人所未及者。然要其所得。不過師之一體。其得江學之全。擴而充之者。惟戴震一人。震之爲學。以實事求是爲基。以同條共貫爲歸。於古學之淹沒者發揮之。古義之鉤棘者曉釋之。辨章名物。故古義自昭。正名析詞。故疑似悉晰。著書十餘種。毛詩考正考工記圖孟子字義疏證方言疏證原善原象句股割圖記策算聲韻考聲類表儀禮正誤爾雅文字考九章補古曆考曆問極多特識。未完者亦義例精審。可示來業。聲名震天下。樸學由此大著。然皖學故以朱學爲基者。至是始排

朱而專於漢。與江氏門戶稍殊矣。震實江永弟子而稱永爲吾鄉老儒不目爲師或以此故列門墻者甚衆。親炙弟子。若金壇段大令玉裁若膺高郵王觀察念孫懷祖、曲阜孔檢討廣森揭約。皆能名家。玉裁博極群書。尤精小學。初爲六書音均表。本顧江之學。益探其奧。分之脂支爲三。定爲十七部。戴震歎爲自唐以來。講韻學者所未發。其治說文也。始爲長編。名說文解字讀。每部爲一卷。既乃櫟括爲說文解字注。爲清代言說文者之宗。又謂漢人作注。於字發疑正讀。其例有三。讀如讀若者擬其音也。比方之辭。讀爲讀曰者易其字也。變化之詞。當爲者定爲字之誤而改其字也。救正之詞。三者分而漢注可讀。而經可讀。緣是作漢讀考。已成者周禮六卷儀禮經考一卷其餘未成阮元謂玉裁書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三。言古音一也。言說文二也。漢讀考三也。他著有古文尚書撰異。毛詩小學等書。弟子仁和龔麗正。玉裁夫女頗有所獲。著國語正義而長洲陳徵士奐碩甫。諸生舉孝廉方正尤得其傳。奐專攻毛詩。著毛詩傳疏。又舉其條例。爲毛詩說。準以古音。爲毛詩音。倣爾雅例。編毛傳爲義類。以鄭多本三家詩。與毛異。爲顧氏箋考徵。爲毛詩家之最。別有詩語助義公羊逸禮考徵掃郊或問高郵王尚書安國書城。頗治訓詁。延東原教其子念孫。由是念孫得明文字聲音訓故之學。遂通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繼見邵晉涵爲爾雅疏。段玉裁爲說文注。遂不復爲。乃移其注說文爾雅者以釋廣雅。爲廣雅疏

證。凡漢以前倉頡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長。無義不宣。兼以通爾雅說文之讀。非張揖書所能範圍也。其言古韻。與段多同。而分部稍繁。爲廿一部其讀書之法。鈎稽參互。求出公例。爲自古學者所未道。所著讀書雜誌極精以非經專書不錄嘗教其子尚書引之伯申曰。訓詁之旨。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因假借之字。而強爲之解。則結籀爲病矣。故毛公詩傳。多易假借之字。而訓以本字。已開改讀之先。至康成箋詩注禮。屢云某讀爲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後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引之推廣庭訓。遂成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凡前人誤解者。獨能旁引曲喻。以得其本原之所在。說者謂使古聖賢見之。必曰吾言固如是。沿誤數千年。而今乃得明。世言治經者必首稱高郵二王。未有能舍此而他求者也。廣森聰穎特達。以爲公羊自漢以後。久成絕學。遂博覽沈思。成公羊通義。擷江都之微言。通胡毋之條例。於何劭公有未當者。亦不强同。融會貫通。務使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阮元謂讀其書始知聖意之所在。與惠棟之周易述。同爲孤家專學。他著以大戴禮補注詩聲類爲最精。別有經學卮言禮學卮言少廣正負書內外篇其言古韻分別陰陽爲十八部。章炳麟以之與錢大昕、審紐並稱云。章氏云審紐莫精於錢大昕審音莫精於孔廣森廣森自顧所居曰儀鄭意庶幾於康成座師姚鼐謂

其將以孔子之後傳孔子之學雖康成不足以限之惜奔走家難勞思天年不充其志藝林之厄也戴氏之始至京師也。貧不能具饘粥。獲交錢大昕爲之揄揚。於是一時聞人。秦蕙田、紀昀、朱筠、王鳴盛、王昶。皆與之納交。若餘姚盧學士文弨召弓、興化任侍御大椿幼植、歙縣洪上舍榜汝登、汪孝廉元亮。則又同志之友。而嘗從問學者也。紀昀邵晉涵亦然文弨與顧廣圻同以校書稱。遍搜古本。擇善而從。誤正積非。蔚爲經苑之功臣。藝林之益友。所著抱經堂集鍾山龍城各劄記中多說經之文武進臧琳元孫庸在東。原名鏞堂禮堂和貴。俱從問學。庸擬經義雜記。爲拜經日記。別有月令雜說樂記二十三篇注詩考異韓詩選說子夏易傳禮堂撰說文引經考。尚書集解。能紹其高祖之業者也。大椿與戴震同舉於鄉。通習三禮。尤長名物。著弁服釋例。深衣釋例。釋繪。言典章者推之。綴緝之學。特其餘事。所輯有小學鈞沈字林考逸時歸安丁杰小雅謂曾著字林考逸稿本存大椿處大椿竊其書而著其名未知然否大椿族弟兆麟又採獲百五十條爲考逸補正洪榜少與戴震交最篤。通治五經。著周易古義錄書經釋典詩經古義錄詩經釋典儀禮十七篇書後公羊傳例論語古義錄初堂讀書記但多未卒業兼擅音韻。著四聲均和表示兒切語元亮亦究心經義及六書之學。後得狂疾。無著述。之數子者。雖所造不同。要皆得戴學之一察以自好者也。與江戴同鄉而年輩稍次者。有績溪胡明經匡衷樸蘇。又後有涇縣胡觀察承珙墨莊。歙縣凌教授廷堪次仲。及廷堪弟子旌德呂飛鵬雲里。匡衷之孫主事培鞏載平。匡衷於周易、左

傳、論語。皆有訓釋。周易傳義疑參左傳翼服論語古本證異論語補箋而尤明三禮。著有三禮劄記、周禮井田考、井田出賦考、儀禮釋官等書。其於井田。多申鄭義。於授田一事。以遂人所言。是鄉遂制。大司徒所言。是都鄙制。鄭注自相違戾。作畿內授田考實一篇。積算精密。其釋官則以周禮、禮記、左傳、國語與儀禮相參證。論據精確。足補注疏所未及。承珙以兼治詩禮名。於毛詩有後箋。雜取三家詩考其同異。旁採西漢以前古說。證明毛旨。訓詁名物。考證尤詳。於儀禮有古今文疏義。取注中疊出古今文字。及讀如讀若當爲各條。考其假借。參稽旁採。疏通其旨。爲治儀禮者所取資。又以惠疏九經古義無爾雅補作之又作小爾雅疏證廷堪博綜載籍。慕其鄉先輩江戴之學。尤專禮經。謂古聖人使人復性者學也。所學者即禮也。禮有節文度數。非空言理者可比。因詳稽升降酬酢之則。飲食衣服之度。辨其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區以八目。通例飲食例賓客例射例變例祭例器服例雜例爲禮經釋例。向所苦爲難讀之書。得是皆迎刃而解。爲禮經中絕無僅有之作。其校禮堂文集。說經之文甚富。阮元謂多發古人所未發。尤卓者爲復禮三篇。飛鵬傳其學。謂漢魏之治周禮者。如賈逵張衡孫炎薛綜陳劭崔靈恩之注。遺文軼事。散見群籍。或與鄭義符合。或與鄭義乖違。同者可得其會通。異者可博其旨趣。因廣搜遺佚。兼及近儒之說。爲周禮補注。又著周禮古今文義證。與是書相錯綜。廷堪嘗



著周官九拜九祭解。鄉射五物考。援據禮經。疏通證明。飛鵬此書。即完成其師之說者也。培翬涵濡先澤。又學於凌廷堪。遂精三禮。初爲燕寢考。王引之見而喜之。既而爲儀禮正義。其例有四。一疏經以補注。二通疏以申注。三彙各家之說以附注。四采他說以訂注。別有賈疏訂疑。官室提綱。儀禮釋文校補。以羽翼本書。未竟而卒。門人江寧楊大培雅輪補成之。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五篇爲大培所補大培又著有說文重文考以偏旁繁省求古籀異同之變又作五廟考等專駁王肅之失說儀禮者以此爲最詳。以上各家。雖非江戴嫡系。而其學咸以禮爲宗。亦徽學之羽翼也。徽中山川深阻。民風淵樸。思理縝密。用力精專。而江戴以絕世之資。承其風習。尚綜核。任裁斷。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上律天時。下核地理。析樂於毫芒。校禮於微眇。窮五聲之變。探六書之奧。澈象緯之異。辨名物之微。學罔秘而不窺。書無佚而不摅。不讀非法之書。不爲搖曳之文。故能屹然爲漢學之正統。衆士慕仰。若鱗介之宗龜龍也。江北之學。集中揚州。自高郵王氏外。著者有江都汪拔貢中容甫。甘泉焦孝廉循里堂。寶應儀徵二劉氏。而尤以儀徵阮相國芸臺爲大宗。中顛意經術。於書有考異。於春秋有述義。於小學有說文求端。嘗欲博採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學制廢興。使知古人所以爲學者。草藁略具而未成。乃即其考三代典禮及文字訓詁名物象數。益以論撰之

文。爲述學內外篇。與其經義知新記。皆多卓絕獨至之作。子喜孫頗能傳其學。循與阮元齊名。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每遇一書。無論隱奧平行。必究其源。以故經史曆算聲音訓詁。無所不精。而於易尤深。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爲易通釋。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又謂古之精通易理。深得義文周孔之旨者。莫如孟子。深知孟子之學者。莫如趙氏。爲疏踏駿。未能發明。因博採諸家。斷以己意。期協於孔孟之正悒。爲孟子正義。又以六經之注。有得有失。疏亦多所牴牾。鈎元辨惑。爲易書詩左傳禮記論語補疏。又錄當時通儒說尚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衛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次。曰書義叢鈔。其他名著尤多。禹貢鄭注釋毛詩地理釋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陸璣疏考證群經官室圖論語通釋阮元稱其博大精深。子優貢廷琥虎玉。嘗助循纂孟子長編。循撰正義。廷琥有所見。亦本苑氏穀梁之說。爲之錄存。別有尚書伸孔。然但知孔傳之善。而不能斷其非僞。尚非至詣也。寶應劉孝廉台拱端臨。於漢宋諸儒之說。不專一家。惟是之求。精思所到。如與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旨之所在。段玉裁嘗謂潛心三禮。吾所不如。著有論語駢枝、經傳小記、漢學拾遺。語約而義精。非貫穿載籍者不能爲也。從昆弟孝廉履恂迪九。篤學好古。嘗著秋槎雜記。其子進士寶楠叔楨。少受學於從父台拱。與儀徵劉文淇齊名。人稱揚州二劉。於經初

治毛氏詩、鄭氏禮。後與劉文淇。及江都梅植之。涇包慎言。丹徒柳興恩。句容陳立。約各治一經。寶楠發策得論語。病皇疏蕪陋。乃蒐輯漢儒舊說。益以宋人長義。及近世諸家。先爲長編。次乃會萃而折衷之。爲論語正義。未獲卒業。命子孝廉恭冕叔俛續成之。寶楠他著有釋穀漢石例恭冕幼習毛詩。晚治公羊春秋。發明新周之說。見下篇力詆何休之誤。而所撰何休論語注訓。則多伸何休。蓋不苟爲同異者也。儀徵劉明經文淇孟瞻。受學於舅父江都凌曙。曙治公羊。而文淇好左氏。以左傳義疏。多襲劉光伯述議。隋經籍志及孝經疏云。述議者述其義疏議之。然則光伯本載舊疏。議其得失。其引舊疏。必當錄其姓名。孔穎達左傳疏序。祇云據以爲本。初非故襲其說。至永徽中諸臣詳定。乃將舊注姓氏削去。襲爲己有。因細加剖析。成左傳舊疏考正。謂左氏之義。爲杜注剝蝕已久。其稍可觀者。皆係襲取舊說。爰輯左傳舊注疏證一書。先取賈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勦襲者表明之。其沿用國語韋注者。亦一一疏記。他如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實左氏一家之學。經疏史注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皆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稱爲舊注。而加以疏證。其顧惠補注。及近人等專釋左氏之書。說有可采。咸與登列。未始下以己意。定

其從違。上稽先秦諸子。下考唐以前史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皆取爲證佐。期於實事求是。俾左氏之大義。炳然著明。草創四十年。長編已具。然後依次排比成書。未完而卒。子拔貢毓松柏山。續述先業。成春秋左氏傳大義。又由左傳舊疏。推及周易尚書毛詩禮記。依其例各爲考正一卷。擬續完左傳舊注疏證未果。孫副貢壽曾恭甫。慨然以爲己任。如溫公之修通鑒。嚴立課程。其讀左劄記。春秋五十凡例表。即治左時所旁及者。而其本書。竟以早世。罔克有成。僅至襄公四年豈天之將喪斯文歟。何其酷也。劉氏惟文洪壽六十五以下毓松五十壽曾四十五壽曾姪師培博通經術尤精左氏年僅三十六竊謂文洪長編既纂完修者當不甚難何以四世相承而不能完此爲左傳中絕大著述今師培又死長編不可復考書永無成功之望矣哀哉阮元始入都。即與邵晉涵王念孫任大椿爲友。究心樸學。迨登顯仕。爲經籍纂詁。以括義訓之全。爲十三經校勘記。以會讎校之極。別有疇人傳考工記車制圖解曾子十篇注此其著述之要也。刊十三經注疏於贛。以存宋十行本之真。刻皇清經解於粵。爲書百八十餘種爲卷千有四百以集詁學之成。此其校刻之廣也。其副朱珪總裁會試也。多得通經學古之士。如江都史致儼歙鮑桂星全椒吳鼎武進張惠言閩陳壽祺高郵王引之蕭山湯金釗德清許宗彥涿州盧坤歙程祖洛興康紹鏞元和陳鍾麟歸安姚文田上元朱桂楨嘉應宋湘棲霞郝懿行等其撫浙江也。立詁經精舍。其督兩粵也。立學海堂。皆延致名儒。講學其中。選高才生充弟子。課以經史疑義。及小學天文地

理算法。擇其文尤雅者。刻之曰詁經精舍集。學海堂集。此其造就之宏也。就其門下之著者言之。武進張編修惠言皋文。嘗從金榜問故。傳其禮學。著儀禮圖。讀儀禮記。尤精於易。以爲虞翻所傳。即孟氏之易。爲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又有虞氏易禮易言又別有荀氏九家易。鄭氏易。鄭荀義。其專明漢易。與惠棟同。然惠合諸家爲一。家法混淆。此分而列之。厥義尤晰。別有易義別錄易緯略義易條明辨子成孫。彥惟甥董士錫。弟子江承之。並傳其學。惠言著諧聲譜未成孫續成之承之著有周易爻義虞氏易變表儀禮名物等書德清許主事宗彥積卿。治三禮學。長於天文。其鑒止水集。雜糅漢宋。頗傷武斷。然亦時有心得。歸安姚尚書文田秋農。治宋儒之學。而於漢學亦極究心。所著易原、春秋月日表、說文聲系、說文考異諸書。幾入許鄭之室。棲霞郝主事懿行恂九。以邵晉涵爾雅正議。蒐輯雖廣。然於聲音訓詁之原。尚多壅閼。遂作爾雅義疏。於字借聲轉處。皆詞繁不殺。必明其所以然。於古訓同異。名物疑似。必詳加辨論。疏通證明。所造較晉涵爲深。妻王照圓博涉經史。與懿行以詩相答問。懿行錄之爲詩問。其疏爾雅。亦間取照圓說。當時言經術者。有高郵王父子、棲霞郝夫婦之目。凡此皆其所取士也。嘉興李拔貢富孫既沱。學有本原。與伯兄超宗、從弟遇孫。有後三李之目。長遊四方。就正於盧文弨、錢大昕、王昶、孫星衍。既聞緒論。旋肄業詁經精舍。益湛深經術。著

七經異文釋。就經史傳注諸子百氏所引。旁證漢唐石經宋元槧本。校其同異。或字有古今。或音近通假。或沿襲乖舛。悉據古誼而疏證之。前儒之論說。並爲蒐輯折衷。以求一是。易六卷尚書八毛詩十八春秋三傳十二禮記八馮登府稱其詳核奧博。爲詁異義者集其大成。又謂說文一書。保氏六書之旨。賴以僅存。自篆變爲隸。爲謬百出。經典文字。往往昧於音訓。擅爲改易。因博採廣證。爲說文辨字正俗。錢泰吉謂其大抵折衷段注。亦有段所未及者。讀說文者之津梁也。他著有易解騰義超孫有詩氏族考遇孫有尚書隸古定釋文丹徒柳孝廉興宗賓叔。以阮刻經解。三傳獨缺穀梁。乃發憤沈思。成穀梁大義述。據六藝論。言穀梁善於經。以善經爲主。以屬辭比事爲據。陳澧嘗歎其精博。此外易詩禮說文咸有撰述。有虞氏易象考周易卦氣輔毛詩注疏糾補群經異義儀禮釋官考辨說文解字校勘記弟榮宗翼南。亦治經。著有說文引經考異。他如仁和趙坦寬夫之於易春秋。著周易鄭注引義春秋異文箋方庶常觀旭之於論語。有論語偶記臨海洪大令頤煊筠軒。與其弟拔貢震煊楷堂之於禮。均有撰述。頤煊著禮經宮室答問讀書叢錄震煊著夏小正疏義而金拔貢鶚誠齋之禮說。尤爲純粹。鶚亦臨海人別有求古錄鄉黨正義此外一能一藝之士。見於詁經學海兩集者。不下數十百人。皆其弟子也。南海曾學正劍敏修。篤學好古。文字則考之說文玉篇。訓詁則稽之方言爾雅。比附疏通。以經解經。於諸經皆有訓釋。周禮注疏小箋詩說毛鄭詩異同辨論語述

解虞書命義和章解讀書雜誌其尤精者爲周易虞氏義箋。番禺林孝廉伯桐桐君。學宗漢儒。踐履宗朱子。於諸經無所不通。尤長毛詩。謂傳箋不同者。大抵毛義爲長。孔疏多以王肅語爲毛意。又往往混鄭於毛。當分別觀之。因考鄭箋異義。爲毛詩通考。又著毛詩傳例。毛詩識小。其他著亦多精覈。易象釋例三禮注疏考異冠昏喪祭儀考左傳風俗嘉應李庶常黼平繡子。亦長毛詩。著毛詩紬義。此外治三禮者。有南城王聘貞吾。著大戴禮記解詁周禮學儀禮學德清徐養原新田。著周禮故書考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論語魯讀考治訓詁文字者。有餘杭嚴杰厚民。著小爾疋疏證蜀石經殘本毛詩考證兼通諸經者。有山陽丁中書晏柘堂。阮元督漕時。嘗以十五家易發策。晏條對萬餘言。元甚稱之。由是益肆力於學。著書四十七種。於尚書孔傳。謂爲王肅撰。作尚書餘論。於禹貢謂胡渭錐指。不能信古。自逞意見。輯禹貢集釋。於詩謂毛鄭無甚異同。孔疏不能尋繹。強爲分別。爲毛鄭詩釋。皆互有是非。惟三禮釋注。多有特識。又謂漢宋之學。門戶之學也。漢儒正其詁。詁正而義以顯。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詁以精。則尤持平之論。番禺侯孝廉康君謨。博涉史志。於經尤精穀梁。謂春秋古經十二篇者左經也。經十一卷者公穀經也。以三傳參校之。古經爲優。著春秋古經說。又治穀梁以證三禮。以公羊雜出衆師。時多偏駁。排詆獨多。著穀梁禮證。僅成二卷弟度子琴。與康同榜。亦治熟經傳。雅擅禮學。時稱二侯。

所著爲夷寇所焚其說經文存學海堂集中凡此皆其部屬或所識拔者也。曾釗林伯桐侯康均學海堂長李獻平在學海堂閱課藝王聘珍徐養原嚴杰均爲元纂書稿長子常生。從凌廷堪受士禮。次子福。撰孝經義疏。並能傳其家學。揚州之學。源出徽州。本爲一派相承。阮氏師友。皆戴氏門徒。其學與戴系無異。以入贊綸扉。出筦兼圻。故其所成就者衆。世以之與紀昀並稱。號爲南阮北紀云。

自深寧東發。以博雅開浙學之統。至清初而梨洲及二萬承之。同時朱彝尊、毛奇齡。學雖稍異。亦皆博極群書。不名一家。篇首已著之矣。稍後治黃萬之學者。有鄞縣全庶常祖望紹衣。仁和杭修撰世駿董甫。餘姚邵學士晉涵二雲。與世駿齊名者。有天台齊侍郎召南次風。爲輯佚之大宗者。有烏程嚴教諭可均景文。及清之末。而德清俞編修樾蔭甫。瑞安孫主事詒讓仲容。定海黃歲貢式三薇香。及其子教授以周元同出焉。比而輯之。亦大觀也。祖望爲學。淵博無涯涘。於書無不貫串。阮元嘗謂經學史學詞科。三者得一足以傳。而祖望能兼之。於經雖無專著。然其問答七卷。經史問答共十卷經七史三已足以繼古賢啓後學。黃宗羲草宋元學案子百家繼之均未成祖望始博採諸書編成百卷凡七校本經注三箋困學紀聞世駿召南。均博涉諸史。精於校勘。屬於經者。召南有注疏考證。世駿有質疑。經史質疑禮例、石經考異。其續禮記集說。尤非至博者不能也。晉涵史學絕倫。畢



沅續通鑑實出其手經亦罕匹。嘗謂爾雅者六藝之津梁。而邢疏淺陋不稱。乃別爲正義。以郭璞爲宗。而兼采舍人樊劉李孫諸家。郭有未詳者。摭他書補之。自是承學之士。多舍邢而從邵。他著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考。並足證趙岐范寧及王應麟之失。而補其所遺。可均奧博。尤不可以常理論。始與姚文田爲說文類考。積四十五冊。又輯鐘鼎拓本。爲說文翼。校其同異。別其是非。爲說文校議。又念古石經之存者。僅嘉祐四石。紹興八十七石。皆殘本。惟唐太和石壁二百二十八石。巋然獨存。足以正宋以下槧本之誤。乃與丁濬同治唐石經。爲今本正其誤。爲唐石經釋其非。凡石經之磨改者。旁增者。與今本互異者。皆錄出。據注疏釋文。旁稽史傳。及漢唐人所徵引者。爲之左證。作校文十卷。平生以摭拾之學爲大宗。著述次之。卷帙繁多。不能自刊。往往贈人刊刻。即署其名。亦不能盡。今名之可考者。四錄堂類集千二百卷。其不可考者尚多。聞餘稿藏南潯劉氏咸同間不戒於火已成灰燼矣惜哉式三貫串群經。於書有啓幪。詩有傳箋考、序說通、叢說。春秋有釋。論語有後案。於三禮謹守鄭學。然於封域井田兵賦學校明堂宗法諸制。有大疑義。仍必博採而釐定之。傲居集經說。其尤精者也。子以周。從子孝廉以恭質庭。並傳其學。以恭著讀詩管見、尚書啓幪疏。恪守家法。以周嘗云。三代下之經學。漢鄭君宋朱子爲最。而漢學宋學之流弊。乖離聖

道。尚不合於鄭朱。何論孔孟。於是本亭林顧氏經學即理學之旨。以上追孔孟之遺言。於易春秋皆有著述。而尤以三禮爲宗。所著禮書通故百卷。列五十目。禮制大備。誠所謂立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也。別有子思子集解樾治經。以高郵二王爲宗。規經義述聞。爲群經平議。規讀書雜誌。爲諸子平議。稍後本經傳釋詞之意。爲古書疑義舉例。比類以見誼。推一以合十。向之所謂鈎章棘句者。至是咸謀然理解。說經好改字。末年自敕。爲經說十六卷。多與前異。著述至博。有第一樓叢書曲園雜纂俞樓雜纂賓萌集等目統稱春在堂全書然其精者盡於此數書。詒讓父衣言。官太僕卿。治永嘉之學。而詒讓好六書古文。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書。秦漢以來。諸儒不能融會貫通。於是說文爾雅正其訓詁。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擇廿載。博采漢唐以來迄乾嘉諸儒舊說。參互繹證。以發鄭注之淵奧。裨賈疏之遺闕。而注有悟違。亦輒爲匡糾。所發正凡百餘事。爲周禮正義。古今絕作也。其他櫟括文字。則有名原。校正違失。則有札迻。覈定金石。則有古籀拾遺古籀餘論。每析一義。千金不易。他著有墨子閒詁契文舉例九旗古義逸周書校補尚書駢枝大戴禮記斟補六曆甄微經迻而墨子閒詁尤爲傑出章太炎稱其學術。籠有金榜、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四家。其明大義鈎深窮高過之。三百年來。絕等雙矣。永嘉派好談經濟。亦頗治典禮。而勿能深造。乃其後卒產一仲容。極於博大精深之

域。殆間氣鬱久而洩歟。最後有海寧王國維靜盦。雖不以博洽名。然當異學爭鳴之時。獨以反經信古爲己任。是亦不可及者。雜著甚繁。擷其粹者爲觀堂集林。考核多精。浙學之後勁也。浙中俞樾弟子章太炎學過其師遠甚可儕於孫詒讓之次茲不錄者一則本書以已卒者爲限二則章氏固民國人也

諸系之外。獨立名家者。亦不乏人。在北者莫著於大興朱學士筠竹君、原籍蕭山獻縣紀協揆昫曉嵐。通小學者有曲阜桂大令馥冬卉、安丘王大令筠策友。正經讀者有偃師武大令億虛谷。筠在館時。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古書。請開局校閱。且言搜書之法甚備。四庫館之設。自此始。於學甚博。罕有成著。門下人材極盛。陸錫熊、程晉芳、任大椿。皆其所取士。李威、洪亮吉、孫星衍、武億、吳鼎。皆北面稱弟子。其學足服人。有如此者。昫所撰四庫提要及簡明目錄內。明經學之流派。辨各家之是非。原原本本。殫見洽聞。以所讀既多。知前說已備。故無專著。桂馥嘗謂士不通經。不足致用。而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故自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間。日夜取許氏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爲說文義證。同時段玉裁亦治說文。學者以桂段並稱。而兩人未相識。書亦未見。王筠云。說文之學。世推桂段兩家。嘗謂桂氏專臚古籍。取足達許說而止。不下己意。惟是引據失於限斷。且泛及藻績之詞。段氏體大思精。

所謂通例。又前人所未知。惟是武斷支離。時或不免。世稱爲定評。又謂文字之奧。無過形音義三端。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義爲本而音從之。於是乎有形。後人之識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考其義。而文字之說備。六書以指事、象形爲首。而文字之樞機。即在乎此。其字之爲事而作者。即據事以審字。勿由字以生事。其字之爲物而作者。即據物以察字。勿泥字以造物。且勿假他事以成此事之意。勿假他物以爲此物之形。而後可與倉頡籀斯相質於一堂也。今說文之詞。足從口。木從少。鳥鹿足相似從匕。苟非後人所竄。則許君之志荒矣。乃標舉分別。疏通證明。著說文釋例。又采桂段諸家之說。刪繁就簡。參以己意。爲說文句讀。別有說文繫傳校錄、文字蒙求。以備一家之學。治說文垂三十年。其書獨闢門徑。折衷一是。論者以爲許氏之功臣。桂段之勁敵云。武億以古今音讀多殊。辨其是非。爲經讀考異。別撰群經義證。參伍鈎稽。時有新義。河南之佼佼也。在南者皖有桐城馬進士宗漣器之。及其子郎中瑞辰元伯。及歙縣江有誥晉三。吳有陽湖孫觀察星衍淵如。洪編修亮吉稚存。及海州許孝廉桂林同叔。浙有嘉善鍾大令文杰子勤。嘉興李孝廉貽德次白。錢塘梁孝廉履繩處素。粵有番禺陳訓導澧蘭甫。黔有遵義鄭訓導珍子尹。湘有新化鄒明經漢勛叔績。長沙王祭酒先謙益吾。鄂有黃岡洪給諫良品右臣。江夏吳大令光耀華峰。皆卓然

可傳者也。宗連雜治諸經。多所撰述。左氏補注周禮鄭注疏證穀梁傳疏證說文字義廣證而要以毛鄭詩詁訓考證爲精。瑞辰本其義而益闡之。謂鄭義同於毛者。疏或以爲異。異於毛者。疏或合爲一。且毛詩爲古文。其經字多假借。皆本於雙聲疊韻。而正義或有未遑。於是以三家辨其同異。以古文證其訛互。以雙聲疊韻別其假借。於舊疏之誤者正之。略者詳之。爲毛詩傳箋通釋。與長洲陳奐毛詩疏。並爲專門之學。學者重之。有誥以音韻名。初得顧炎武江永之書。嗜之忘寢食。謂江書能補顧所未及。而分部仍多罅漏。乃析江氏十三部爲二十一部。與戴震孔廣森多暗合。書成寄示段玉裁。玉裁深重之曰。余與顧氏孔氏。皆一於考古。江氏戴氏。則兼以審音。晉三於前人之說。擇善而從。無所偏倚。又精於呼等字母。不惟古音大明。亦使今韻分爲二百六部者。得其剖析之故。韻學於是乎大備矣。著有音學十書。詩經韻讀群經韻讀楚辭韻讀先秦韻讀漢魏韻讀唐韻四聲正譜聲表入聲表二十一部韻譜唐韻再正唐韻更定部分他著有說文六書錄說文分韻譜王念孫父子。服其精審。星衍博極群書。於周易有集解。於戴記有夏小正傳。校正明堂考。而尤以尚書今古文注疏爲最。其序例云。尚書古文散佚。今刺取書傳升爲注者。五家三科。一司馬遷從孔氏安國問故。是古文說。一書大傳伏生所傳。歐陽高大夏侯勝小夏侯建。是今文說。一馬氏融鄭氏康成。雖有異同。多本衛氏宏賈氏逵。是孔壁古文說。皆疏

明出典。其諸子所引古書說。及緯書白虎通等。漢魏諸儒今文說。許氏說文所載孔壁古文。注中存其異義異文異字。其說則附疏中。其意在網羅放失舊聞。故錄漢魏人佚說爲多。又兼採近代王鳴盛江聲段玉裁諸人書說。凡積二十二年而後成。此其排斥古文。雖與閻惠同。而能博存古訓。以廣異聞則爲功甚著。至於金石之精。埒於王昶。校刊之富。同於盧文弨。猶非其至者也。別有考注春秋別典爾雅廣雅詁訓韻編魏三體石經殘字考孔子集語建立伏博士始末金石粹編寰宇訪碑錄同邑洪亮吉長於史學。於經有公羊穀梁古義。漢魏音。比雅。六書轉注錄。而左傳詁尤名。桂林於諸經皆有發明。毛詩後箋春秋三傳地名考證四書因論漢世別本禮記長義中庸大學講義尤篤信穀梁之學。著春秋穀梁傳時日月書法釋例。其書有引公羊而互證者。有駁公羊而專主者。陽湖孫星衍。嘗以條理精密。論辨明允許之。通經之外。兼及六書九數。著許氏說音。以配說文。說文後解。以釋說文。於說天採集宣夜遺文。以西法通之。著宣西通。又謂算法以簡爲貴。著算牖。甘泉羅士琳從之遊。後以西算名世。文杰多所涉獵。其全力尤在春秋。沈潛反覆。三十餘年。成穀梁經傳補注。二十四卷網羅衆家。折衷一是。其未經人道者。略引其緒以待後賢。言穀梁者宗之。貽德研精左傳。賈逵服虔之注。見於隋志。唐尚全存。杜注參取賈服而削其名。孔疏間有稱引。未睹其全。貽德旁搜遠紹。單言隻字。罔勿掇拾。於杜義未

安者。時加駁難。以伸古訓。爲左傳賈服輯述。有表微存絕之功。履繩左通補釋。凡三十二卷又有未成者五門曰廣傳考異駁正古音異說錢大昕嘗歎爲絕詣。亦名著也。陳澧遍讀諸經注疏。旁及子史。日有課程。謂周禮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記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今之俗樂。有七聲而無十二律。有七調而無十二宮。懼古樂之遂絕。著聲律通考。謂孫叔然陸法言之學。存於廣韻。宜明其法。而不惑於沙門之說。著切韻考內外篇。謂漢儒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近儒尊漢儒而不講義理。亦非也。著漢儒通義。晚年專求大義。合經注得失。諸家是非。暨其源流正變而論贊之。爲東塾讀書記。於鄭朱兩家道之尤詳。平實精湛。一字無假。核其學行。當在鄭朱之亞。別有說文聲表漢志水道圖說水經注提綱水經西南諸水考三統術詳說弧三角平視法琴律譜東塾集等書稍後義烏朱一新鼎甫。作無邪堂答問。旨與此同。亦其次也。鄭珍初受知於歙縣程恩澤。求諸聲音文字之原。與古官室冠服之制。實事求是。不立異。不苟同。復與獨山莫與儔遊。益肆力於學。於經最深三禮。謂治禮者自乾嘉以還。漸生流弊。號宗高密。實多出新義。說愈繁而事愈蕪。故其言三禮。墨守鄭氏。不敢苟有出入。於儀禮十七篇。皆有發明。半未脫蕪。所成儀禮私箋。僅有士昏公食大夫喪服士喪四篇。又以周禮考工記輪輿。鄭注精微。自賈疏以來。不得正解。說者日益支蔓。爲輪

輿私箋。其言文字一準說文。謂三代文體之正。具在於此。若歷代鐘鼎款識。及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收奇字。既不盡可識。亦多偽造。不合六書。不可以爲常也。所著說文逸字。又附錄一卷說文新附考、巢經巢經說。皆見稱於時。他著有鬼氏圖說深衣考汗簡箋正說隸湘中自王船山後。闕焉無聞。清之中葉。鄧顯鶴魏源。始起於萬山之中。而湘鄉曾文正國藩滌笙。勳德冠世。亦楠識故訓。究心三禮。由是後進始知所歸。同時鄒漢勳承其父文蘇明經之學。文蘇建古經堂與諸生肄士禮未逮成童。即通左氏義。佐伯兄漢紀撰左氏地圖說。佐仲兄漢潢撰群經百物譜。年十八。撰六國春秋。於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書九數。靡不研究。所著讀書偶識。自言破前人之訓故。必求唐前之訓故方敢用。違箋傳之事證。必求漢前之事證方敢從。以漢人去古未遠。諸經注皆有師承。故推闡漢學。不遺餘力。尤深音韻之學。初著廣韻表十卷。晚爲五均論。時以江戴目之。生平於易詩禮春秋論語說文水經。皆有撰述。凡二十餘種。合二百餘卷。同治二年。土匪焚其居。燬焉。今存者僅五均論、顛頊厯考。及殘餘之讀書偶志而已。偶識三十六卷僅存八卷別有數藝齋文集紅崖石刻釋文吁。以君之瓌材異質。好學深思。使不畢命疆場。而終老名山。其所至豈可限哉。葵園之學。先謙別號葵園宏博無倫。著述以子史爲多。屬於經者。僅有尚書孔傳參正。三家詩義疏。以考訂之學。清末已明。不欲贅述也。督學江蘇時。



刊續皇清經解於南菁書院。視學海堂原書。部帙與埒。而選擇之精過之。蓋與阮元後先相承爲兩大經師。以終清學之局者也。自徽吳以經術倡。閩浙湘粵。翕然承風。而鄂居大江上游。獨無以此發迹者。會古文尚書遭閻惠之鍛鍊。雖有毛奇齡爲之冤辭。而不能平反其讖。宵人乘之。縱其淫辭。遂至無經不僞。三極彝訓。不火而焚。清光緒十年。王懿榮疏請芟去尚書中古文。洪良品嚴劾之。議遂不行。著古文尚書辨惑十八卷、析疑商是騰言各一卷。吳光耀與之同時。又著古文尚書正辭三十三卷。較洪氏尤爲精博。數百年之狂焰。一掃而空。六藝賴以不墜。衛道之功。侔於神禹矣。殆江漢炳靈之英。留以有待歟。

一藝一能之士。雖不必爲通儒。亦足以羽翼經傳。分經言之。治易者安陸李道平有周易集解纂疏。釋李鼎祚集解旌德姚配中仲虞有周易姚氏學。大抵多主鄭氏咸可傳述。若儀徵方申端齋。劉文淇弟子著諸家易象別錄虞氏易象彙編嘉興胡祥麟。虞氏消息圖說光澤何秋濤願船。周易爻辰申鄭義震澤陳壽熊獻青。讀易漢學私記元和李銳尚之。周易虞氏略例上海李林松仲熙。周易述補亦其次也。治書者。秀水盛百二秦川。尚書釋天江寧程廷祚綿莊。晚書訂疑望江倪文蔚豹臣。禹貢說許鴻磐。尚書札記治詩者。秀水諸錦襄七。毛詩說別有饗禮補亡江寧嚴長明道甫。毛詩地理疏證別有五經算術補正石經考異高郵宋綿初守端。韓詩內傳徵寧波汪龍辰叔。毛詩

異義毛詩申成嘉定朱右曾尊魯。詩地理徵別有左傳地理徵左傳解詁湘潭胡元儀子威。毛詩譜別有北海三考雖有所得。未能名家。治三禮者仁和吳廷華中林。有儀禮章句。於分章畫節。較然著明。說喪禮亦有心得。大戴一書。自盧文弨、戴震。釐正其文字後。漸行於世。嘉定汪照綉青。更糾集同異。采擷其說。爲大戴禮記補注。王昶稱其一字之誤。必折衷至當。亦表彰絕學者也。此外陽城張敦仁古餘。禮記鄭注考異曲阜孔廣林牧堂。禮記天算釋常熟吳卓信瑣儒。喪服經傳約北通雷學淇瞻叔。夏小正經傳考夏小正疏義亦霽齋經義錢塘黃模相圃。夏小正異義當塗夏忻心伯。學禮管釋侯官謝震甸男。禮案臨海宋犇貞勛。周官故書疏證儀禮古今文疏證咸有撰述。治春秋者吳縣沈欽韓文起。有左傳補注。拾遺訂誤之功爲多。他若德清胡彥昇國賢。胡渭之子著夏秋說又有四書近是樂律表微甘泉李鍾泗濱石。撰規規過抑劉申杜義烏陳熙晉析木。有春秋規過考信春秋述義拾遺他著有古文孝經述義疏證高郵賈田祖稻孫。有春秋左氏通解長興臧壽恭眉卿。春秋古義甘泉羅士琳茗香。春秋朔閏異同涇縣包慎言孟開。公羊曆譜咸有可采。治論語者。吳縣潘維城朗如。有論語古注集箋。旁徵故訓。較舊疏爲詳實。嘉興沈濤西雍孔注辨僞。足備一說。言孟子者海寧周廣業。有孟子四考。最爲詳明。治小學者。吳縣鈕樹玉匪石。說文新附考說文解字校錄段氏說文注訂涇縣朱珩蘭坡。說文假借義證別有經文廣異所得最多。其次惠安孫經世濟侯。陳壽祺弟子著說文會通爾雅音疏釋文辨證韻學淵海別有春秋例辨元和徐承慶孟祥。段注匡謬常熟龐大壻子方。唐韻輯略古音輯略形聲輯略等韻輯略

易例輯略興化顧鳳毛超宗。楚詞韻考入聲韻考毛詩韻考海寧周春松藹。十三經音略武進張成孫彥惟。說文諧聲譜甘泉薛傳均子韻。錢氏說文答問疏證歸安嚴元照九能。爾雅匡名皆明一體。若太平戚學標鶴泉之漢學諧聲。別有說文補考毛詩正誤詩聲辨四書偶談肅寧苗夔仙麓之說文聲訂。又有毛詩韻訂說文聲讀表則舍康莊而履荆棘者也。學標言聲不離形古人但以某聲者明字音所出以讀若設爲譬况之詞使人依類以求後人惑於孫愐音切不究本讀諧聲之法廢而說文之學晦苗夔頗主其說又謂說文多有後人妄刪或附益者訂正八百餘字謂顧氏古音表十部太密併作七部按說文以釋形爲主故言聲而不及韻其時反切未著故爲譬况之辭自孫炎之法興音讀日趨於密而戚氏乃欲反密合於譬况已爲逆水行舟顧氏十部原過於疏江氏析之而仍未密段王孔繼之始漸合於古苗氏乃欲更疏於顧其陋尤顯至其臆改說文八百餘字以就彼之所謂聲讀更爲無狀其說原無足道以今人頗爲所惑故辨之此外有汎治群經者。若烏程沈夢蘭古春。著有周禮易書詩孟子學高郵李惇成裕。群經識小武進莊有可大久。於易詩書春秋皆有撰述凡四十二種四百三十餘卷江陰程晉芳魚門。周易知旨尚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黃岡萬希槐蔚亭。十三經證異是也。有專治一藝者。如上元陳懋齡勉甫。經書算學天文考南海鄒伯奇特夫。學計一得補小爾雅釋度量衡格術補恒星圖是也。有編目提要者。如南康謝啓昆蘊山。小學考大興翁方綱覃溪。經義考補正仁和沈廷芳畹叔。續經義考是也。有以筆記名者。如河間馮景長明。解春集海鹽崔應榴。吾亦廬稿寶應劉玉麟又徐。雙齋遺稿婁縣朱大韶仲鈞。實事求是齋記慈溪林兆豐玉如。隸經牘義慈溪林頤山晉霞。經述黔縣俞正燮理初。癸巳類稿會稽陶方琦子珍。漢學室文鈔上元朱緒曾述

之。開有益齋經說獻縣劉書年仙石。貴陽經說仁和孫志祖貽穀。讀書勝錄錢塘梁玉繩曜北。警記是也。有以讎校著者。如日照許瀚印林。歸安丁杰升衢是也。杰別有大戴記釋周易鄭注後訂有考異者。若嘉興馮登府柳東。歷代石經考異三家詩異聞疏證別有十三經經詁答問仁和瞿灝大川。四書考異別有爾雅補郭將郭所云未聞者補之是也。有疑古者。如大名崔述武承之考信錄是也。考古提要上古考信錄唐虞考信錄夏商考信錄豐鎬考信錄洙泗考信錄孟子事實錄考古續說尚書辨偽論語說讀經餘論有護古者。如會稽茹敦和三樵。著尚書未定稿二卷隱駁王氏尚書後案巴西王劭。著尚書後案駁正二卷他著有毛詩讀三十卷丹徒張崇蘭猗谷。著古文尚書私議三卷多駁惠棟次及王鳴盛江聲謝庭蘭香谷。與崇蘭同縣著古文尚書辨八卷一至四駁閻百詩五卷辨惠棟六辨宋鑒古文尚書考七辨王鳴盛八辨梅薦宏農張諧之敬齋。著古文尚書辨惑二十二卷此書護經而不護傳是也。其有功者莫盛於輯佚書。如大興章宗原逢之、歷城馬國翰之玉函山房叢書。宗原原籍山陰好談佛學因妖僧明心事牽涉廢黜嘗撰隋書經籍志考證爲怨家所焚僅存史部輯唐宋以來亡佚書盈笈皆不存或云馬氏玉函叢書實攘章氏之書爲己有武威張澍介侯之二酉堂叢書。別有詩小序翼說文引經考證金谿黃謨仁圃之漢魏遺書鈔。甘泉黃奭之漢學堂叢書是也。以上諸君子。雖多爲不該不偏。一曲之士。要皆有所明。亦漢學之餘裔也。

漢幟既張。非談經不足以動世。而考訂之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詞章之士。尤不

便之。於是思得一簡便之路。歸命公羊。略睹繁露解詁。參治白虎通義。即可博一經儒之名。挾十四博士。以下視許鄭。高名與厚實兼收。計無便於此者。而常州之今文派。遂從此出矣。始武進莊侍郎存與方耕。與戴震同時。頗厭章句煩碎。好依附經義。發爲深美閎約之文。作春秋正辭。據董何之說。引伸觸長。文采斐然。始於漢學內別樹一幟。然雖宗主公羊。於其違義尤甚者。仍時加駁斥。如衛輒一條不以公羊爲是且雜治周官毛詩。著毛詩說周官記周官說別有易說尚書既見樂篇尚未以今文自名也。迨猶子進士述祖葆琛傳其學。始變本加厲。雖亦兼治古文。有尚書古今文考證毛詩周頌口義毛詩考證五經小學述已漸尚異論。謂連山亡而尚存夏小正。歸藏亡而尚有倉頡古文。略可稽求義類。著夏小正經傳考釋。謂夏時以正月甲寅啓蟄爲曆元。歲祭爲郊。萬用入學爲禘。著古文甲乙篇。謂說文始一終亥。即古歸藏。爲六書條例所自出。復雜引古籀遺文。分別部居。爲說文古籀疏證。以蔓衍炫俗。爲其徒者說經必宗西漢。解字必宗籀文。以甥同邑劉庶常逢祿申受。長洲宋大令翔鳳于庭爲最著。嘗云劉甥可師。宋甥可友。其重之如此。逢祿於易主虞氏。於書匡馬鄭。於詩初尚毛學。後好三家。皆有成書。著易虞氏變動表六爻發揮旁通表卦象陰陽大義虞氏易言補尚書今古文集解書序述聞詩聲衍而歸宿於公羊董何之學。謂世之言經者。於先漢則古詩毛氏。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詞稍爲完具。然毛公詳詁訓

而略微言。虞翻精象數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者。厥惟公羊。在西漢有董生。後漢有何劭公。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天道泱。人事備。以之貫群經。無往不得其原。以之斷史。可以決天下之疑。以之持身治世。則先王之道可復也。於是尋其餘貫。正其統紀。爲公羊春秋何氏釋例。析其疑滯爲箋。爲答難。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得失。爲申何難鄭。及左氏春秋考證。又謂晚近學者說春秋。皆襲宋儒直書其事不煩褒貶之詞。獨孔廣森公羊通義。能抉其微。然尚不能信三科九旨。爲微言大義所在。乃著春秋論以張聖權。別有緯略春秋賞罰格又推其意爲論語述何、夏時經傳箋、中庸崇禮論。又博徵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爲儀禮決疑。弟子潘準莊續樹趙振祈。皆從學公羊及禮有名。翔鳳著述甚繁。論語鄭注大學古義說孟子趙注補正孟子劉熙注四書釋地辨證卦氣解尚書說尚書諸爾雅釋服小爾雅釋服小爾雅訓纂五經要義五經通義而其主旨在論語說義。謂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微言者性與天道之合也。此二十篇。尋其條理。求其旨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業備焉。公羊之學。至是大張。德清戴望子高。初讀博野顏元書。爲顏氏學。繼謁長洲陳奐。受聲音訓詁。後從翔鳳傳公羊。撰論語注。以公羊證論語。以論語統六經。益衍翔鳳之緒。論語遂爲公羊殖民地矣。江都凌國子曙曉樓。小劉逢祿一歲。初治鄭氏學。從沈欽韓問疑義。研精三禮。後聞逢祿論何氏公羊

而好之。然於禮學亦未廢。嘗館阮元署中。與之討論禮制。爲禮論三十九篇。初作百篇。後爲阮元課子與元商併爲此數多得禮意。其治公羊亦以禮通之。爲公羊禮疏、公羊禮說。別有公羊問答其董子春秋繁露注尤精在今文中最爲徵實。弟子句容陳郎中立卓人。兼師劉文淇。受公羊春秋。許氏說文。鄭氏禮。文淇嘗謂漢儒之學。經唐人作疏。其義益晦。徐彥之疏公羊。空言無當。近人如曲阜孔氏、武進劉氏。皆謹守何氏之例。偏詳義例。於典禮訓詁。多略而未詳。立乃博稽載籍。凡唐以前公羊古義。及清朝諸儒說公羊者。左右采獲。草創三十年。始成長編。乃以次整齊排比。成公羊義疏。專明訓詁故實。與今文家虛張微言者殊科。爲公羊家絕作。又謂漢儒師法。莫備於白虎通。廣採備言。爲白虎通疏證。亦名著也。別有爾雅舊注說文諧聲孳生述嘗從逢祿問故者。有邵陽魏刺史源默深。仁和龔進士鞏祚璉人。原名自珍初會試不遇時逢祿爲房考官作兩生行惜之謂鞏祚及源也源好言經世之務。而以今文飾之。謂西漢微言大義之學。壞於東京。作董子春秋發微。以馬鄭尚書出於杜林。疑杜林漆書爲僞。遂由史記大傳。上溯西漢今文。爲書古微。說詩宗三家。多駁古文。爲詩古微。其文廉悍雄恣。閱之如游武庫。然不能細別家法。時傷凌雜。頗爲經師所短。如詩今文有齊魯韓書今文有歐陽大小夏侯故不一致源一切混合之所不能通即歸之古文人多識之鞏祚爲段玉裁外孫。屬正之子故頗識文字。爲文桀驁自喜。推公羊

以說五經。作五經大義終始論。雜引洪範禮運周詩。咸通以三世之義。餘著亦多。率短促不能成書。五經大義答問秦誓答問尚書序大義尚書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補義左氏決疣春秋決事比學遠不及源。而誕妄過之。此外吳江迳教授鶴壽。有齊詩翼氏學。涇縣包慎言孟開。有公羊曆譜。善化蘇編修輿厚康。有春秋繁露箋。一得之儒。不足名家。其鯁理完密。卓然著聞者。惟閩縣二陳。陳編修壽祺恭甫。會試出朱珪阮元門下。又及見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程瑤田諸人。故研精漢學。謂兩漢經師。莫先於伏生。其大傳條撰大義。因經屬旨。文辭深厚爾雅。最近大小戴記。尤善於禮。所言巡狩朝覲郊尸迎日廟祭族燕門塾學校養老擇射貢士考績郊遂采地房堂路寢之制。后夫人入御太子迎問諸侯之法。三正之統。五服之色。七始八素八伯之樂。皆唐虞三代遺文。往往六經所不備。諸子百家所不詳。康成百世儒宗。獨注大傳。其釋三禮。每援引之。其善可知。今傳文散佚。十無四五。尤可寶貴。五行傳者自夏侯始昌。至劉氏父子傳之。今錄漢書五行志於後。以備一家之學。爲尚書大傳箋。又著五經異義疏證。左海經辨。持論率主今文。嘗以鄭注禮經多改讀。又嘗鈎考齊魯韓三家詩佚文佚義。與毛氏異同者。輯而未就。疾革。謂其子喬樞樸園太守曰。爾好漢學。治經須知師法。他日能成吾志。九原無恨矣。喬樞乃紬繹舊聞。成禮記鄭讀考、三家詩遺說考。又著齊詩翼氏學



疏證、詩緯集證。以明齊詩一家之學。著今文尚書經說考、歐陽夏侯經說考。以存尚書博士之遺。別有詩經四家異文考、毛詩鄭箋改字說、禮堂經說、尚書說。嘗謂古文易書詩禮論語孝經之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言今學者咸以此自炫。後有善化皮孝廉錫瑞鹿門。著書二十餘種。以今文尚書考證爲最博。以五經通論爲最明。以各種疏證爲最精。尚書大傳疏證尚書中候疏證三疾疏證駁五經異義疏證六藝論疏證魯禮禘祫義疏證孝經鄭注疏古文尚書疏證辨正聖證論補評別有經學歷史古文尚書冤詞平議史記引尚書考春秋講義左傳淺說禮記淺說王制箋師伏堂筆記經訓書院自課文其翔實與陳學等。與錫瑞同郡而年輩稍先者。有湘潭王檢討闔運壬秋。高文典冊。擅名一世。雅以樸學相煽。五經咸有撰述。周易說尚書箋尚書大傳補注詩經補箋周官箋禮記箋禮經箋論語訓爾雅集解而尤歸重於公羊。春秋公羊傳箋時時引伸其義以說諸經。弟子井研廖孝廉平季平。自名其學。以穀梁爲今學正宗。撰穀梁古義疏證。用力至勤。小書數十種。易學提要易三天考易五行譜易說易經古本詩學提要詩說周禮訂本禮說王制集解王制訂坊記新解左氏傳義疏證左傳古義凡例春秋左氏古經說公羊解詁三十論公羊證疏公羊補證起穀梁廢疾春秋三傳折衷孝經凡例群經大義群經凡例今古學考今文新義古學考經學初程經詁六經皆孔子自作篇此外不具舉或不能盈卷。獨得者間有之。而荒渺不根者十之七八。蓋以儒爲戲也。自季平而下。有今文別派出。猖狂曼衍。不得廁於儒林之末矣。

清代漢學。發於宋學。乃自漢學盛而宋學浸微。論性談天之輩。雖常有之。無裨經術。其能循朱子之門牆以上窺六藝者。首推安溪李相國光地晉卿。通治諸經。兼習律曆。顧著述雖多。名者甚寡。周易通論周易觀象大旨尚書解義洪範說詩所孝經全注古樂經大學古本說中庸餘論論語孟子劄記曆象本要周官筆記惟其弟先坡耜卿之三禮述注。子孝廉鍾倫世得之周禮訓纂、訓約義昭。時有創獲。至於立言質直。不以考辨見長。其家法固然也。李氏一門如光北鍾佐清藻天寵鍾旺皆治經但依據宋儒無所發明惟多明曆數音樂是其特長同時寶應王編修懋竝子中。有白田雜著。議論宏通。足與朱學相發明。於朱子語類文集考訂最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皆後人依託非朱子所作其辨甚明稍後有宜興任僉都啓運翼聖。婺源汪茂才紱璨人、寶應朱孝廉彬武曹。皆遵朱子之學。實是求事。啓運因朱子傳注。未及禮經。盡力探討。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皆士禮。遂據三禮及他傳記之有關王禮者推之。不得於經。則求諸注疏以補之。取周禮以肆獻裸享先王饋食享先王之文。名之爲肆獻裸饋食禮。凡五篇一祭統二吉蠲三朝踐四正祭五繹祭較黃幹所續祭禮爲精密。又爲宮室考。於李如圭釋宮之外。別爲類次。曰門。曰觀。曰朝。曰寢。曰塾。曰二。曰等威。曰名物。曰門大小廣狹。曰方明。曰璧雍。考據頗核。又以大學中庸。朱子既成章句。於是依其成法。釐定曲禮以下四十七篇。爲禮記章句。篇次序列。多所更定。亦朱子移易大學之例也。別有周易洗心四書約

指夏小正注逸書補孟子時事考紱少貧甚。爲景德鎮畫椀備。長博覽載籍。著書十餘萬言。三十後盡燒之。自是凡有述作。凝神直書。自六經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陣法術數。無不究暢。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以卽物窮理爲要。於易尚書詩四書皆有詮義。於春秋有集傳。禮記有章句。樂有律呂通解。別有讀禮志疑詩韻析禮記或問樂經或問孝經章句與江永同邑同時。其精不如永。而刻苦過之。朱彬承其鄉王懋竝家法。與外兄劉台拱互相切磋。於訓詁聲音文字。用力甚深。著經傳考證。前人未定之說。多所是正。又撰禮記訓纂。自注疏外。凡虎觀諸儒所論議。鄭志弟子之問答。魏晉以降諸儒之訓釋。書鈔通典御覽之涉是書者。皆擷其精要。衷以己意。雖於鄭注有所去取。未免近妄。然所得亦多。在禮記中較爲名著。清儒禮記無名著此本較善。又後有仁和邵員外懿辰位西。南豐吳編修嘉賓子序。南海朱大令次琦九江。桂孝廉文燦子白。興化劉編修熙載融齋。寶應成茂才孺芙卿。原名蓉鏡懿辰官京師時。與曾國藩梅曾亮朱次琦游處。服膺宋學。亦不廢考據。要以大義爲歸。所著有尚書通義、禮經通論。其指逸書十六篇、逸禮三十九篇。爲劉歆矯造。誠爲未合。然其篤信古文。實足以匡閭惠之謬。而禮論考訂精核。如禮運達之喪祭射御朝聘訂御字爲鄉字之說一字千金義理敷暢。文章爾雅。有西京之樸茂。非淳儒不能爲也。別有孝經通論粵匪之難懿辰殉節杭州書多散佚嘉賓好陽明之學。而治經則字疏句

釋。以求依據。與其言學不同。所著有易說書說禮說喪服會通。大約所精在禮。而喪服則尤所致意者也。嘉賓亦於同治三年殉難本邑朱琦無著述。嘗言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漢學而精之者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學。則攻朱子以格物。乾隆中葉至於今日。天下之學。以考據爲宗。則攻朱子以空疏。一朱子也。而攻之者互相矛盾。嗚呼。古之言異學也。畔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隱。今之言漢學宋學者。咻之於道中。而孔子之學歧。修行讀書。當蘄至於古之實學。無漢學無宋學也。其大旨蓋如此。琦不自滿足所有著述疾革時盡焚之僅存燔餘集彙中集各一卷於經術無影響本編無經學著述者不錄以次琦實清末通儒存之文燦守阮元遺言。謂周公尚文。範之以禮。尼山論道。教之以孝。苟博文而不能約禮。明辨而不能篤行。非聖人之學也。鄭君朱子皆大儒。其行同。其學亦同。因著朱子述鄭錄。他著有四書集注箋、毛詩釋地、周禮通釋、經學博采錄。亦陳澧之亞也。熙載兼治朱陸之學。亦楠識音訓。賞讀爾雅。至邛吾台予。謂四字能攝一切之音。以推開齊合攝。無不如矢貫的。著有四聲定切、說文雙聲、說文疊韻。成孺早邃經學。旁及象緯輿地。聲韻字詁。靡不貫澈。於金石審定尤精。嘗曰。爲己則治宋學真儒也。治漢學亦真儒。爲人則治漢學僞儒也。治宋亦僞儒。又曰。義理論語所謂識大是也。考證識小是也。莫不有聖人之道焉。著禹貢班義述。據地志解

禹貢。於今古文之同異。及鄭注與班偶殊者。一一辨證。又爲尚書曆譜春秋日南至譜。以殷曆校殷。周曆校周。從違以經爲斷。又考太初曆卽三統。爲太初曆譜。又有切韻表。凡二百有六表。分二呼而經以四等。緯以三十六母。審辨音聲。最爲細密。又有五經算術、經義駢枝。別有我師錄困勉錄專明朱學庶幾乎博學篤志。近思明辨者矣。湘陰郭編修立山復初草讀禮劄記四書集注箋考訂多精以未成書不錄當康熙時。方侍郎苞靈皋。起於桐城。以古文相號召。取途歸氏。以上紹歐曾。亦願尸程朱爲其後嗣。於三禮春秋。盛有撰述。周官辨周官集注周官析疑春秋通論春秋直解禮記析疑喪禮或問儀禮析疑春秋比事目錄同邑姚範劉大櫨。相與矜尚其文。謂之桐城派。大櫨受業於苞再傳而得範從子姚庶常鼐姬傳。大櫨弟子其流益廣。鼐嘗言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缺一。亦著九經說以自高。始欲從戴震學。震謝之。鼐不平。因此與考訂家交惡。其徒方茂才東樹植之。桐城方氏承其意旨。著漢學商兌以排樸學。且詆及黃震、顧炎武。皮鹿門氏謂其名爲揚宋抑漢。實則歸心禪學。與其所著書林揚輝。皆陽儒陰釋。不可爲訓。稍後爲其學者。有臨桂龍侍講啓瑞翰臣。亦切劘經義。謂古韻顧氏以前失之疏。段氏以後過於密。著古韻通論。其集古韻主於嚴。而通說則較之顧氏而尚寬。按審韻之法。與行政不同。清濁高下。不容出入。翰臣乃倣寬猛相濟之法。爲調停之術。非知音者也。夫桐城派之間涉考證。與

宋學家同。彼時有精義。此則絕少發明者何也。蓋一爲學而學。一爲文而學。所主不同。故其收效亦異也。然當漢幟大張之時。獨能輔翼微學。與之相持者近百年。亦不可謂非豪傑之士矣。

傳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自漢以後。經術遞演遞衰。至於晚明而極。迨清而又復於古。此非偶然而得也。一則李耳之經。瞿曇之偈。原與六藝背馳。至魏而老合於儒。更宋而佛混於孔。然如謝上蔡陸象山輩。猶嚴自修飭。不爲過誕之論。自陽明挾其聰明才辨。逆行橫決。餘波所及。瀰漫東南。李卓吾、何心隱之徒。遂公然藉講學之名。爲禽獸盜賊之行。廉耻相賈。神州於以陸沈。君子傷之於是本救世之心。爲反經之論。黜華崇實。而樸學以興。二則清以異類入主中夏。廣興文字語言之獄。鉗制士類。小詩短簡。動罹門房之誅。才俊之士。無以自見。則盡其力於無用之學。考蟲魚不厭其瑣。訂亥豕不病其繁。三則瀛海東西。開塞同時。遠西文化。前莫盛於希臘。後則發於十八世紀之復古。一當於我之周秦。一當於清之雍乾。其間似有絨繡焉。孰網維是。孰筦鑰是。則非人之能知也。其因既如彼。而清儒之善用其因者亦有三。一曰重師承。如黃惠戴莊之學。發於一二人。而流及全國是也。二曰傳家學。如紅豆之惠。高郵之王。嘉興之錢。寶應儀徵之二劉氏。或一門通經。或數世遞嬗是

也。三曰守專門。如毛詩鄭禮何氏公羊。以此名其學者固多。即荀虞之易。齊魯韓之詩。歐陽夏侯之書。賈服之左傳。久亡佚者亦爲之綴緝補苴。成一家言是也。凡此三者。皆漢儒之所以度越今古。而清儒能之。欲其不超軼絕塵。豈可得哉。抑又考之。漢學之變有三。由今文而趨重古文。由古文進於通學。清學亦有三變。始也漢宋雜糅。繼也排宋主漢。及其終也。則又於漢學之內。爲今古之爭。一由分而之合。一由合而之分。此其張弛因革之異。有非人所能預計者。而實皆循夫天演之公例。熟察而深思之。自曉然於其故矣。

### 改制駁議

漢之亡也。今古文之爭。亦從之而泯。不見於儒林傳者千數百年。至清之中葉。軒然復起。而集中於公羊春秋。何休文謚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而尤以三科九旨爲宗。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三科九旨也。疏引宋氏注春秋說云。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九旨者一曰時。二曰

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是又分科旨爲二。與何稍殊。其明見公羊者惟張三世。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下繁露楚莊王篇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說者因之。以傳聞爲據亂世。所聞爲升平世。所見爲太平世。世俞亂而春秋之文俞治。其餘二科六旨。傳無明文。惟見於繁露。王道篇曰。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此異外內之義也。三代改制質文篇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紂夏新周故宋。又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容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瑞。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紂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存下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五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緣是而素王之說興。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



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公羊疏引正秋說云。經十有四年。西狩獲麟。赤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又云。丘水精治法。爲赤制功。何休詁獲麟云。木絕火王。制作道備。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於是春秋爲漢制法之說起。東平王蒼已云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清之言今文者。尤好張大其詞。欲尊公羊而排左氏。則謂左氏爲史。而春秋爲經。經與史異。劉逢祿王闓運皮錫瑞皆同此說章太炎氏駁之云。素王者其名見於莊子。天下篇責實有三。伊尹陳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爲素王。莊子道玄聖素王。無其位而德可比於王者。太史公爲素王眇論。多道貨殖。其貨殖列傳。已著素封。無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擬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稱素王者。自後生號之。王充以桓譚爲素丞相。非譚生時以此自題署。顧言端門受命。爲漢制法。循是以言。桓譚之爲新論。則爲魏制法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足盡人事蕃變。典章亦非具舉之。即欲爲漢制法。當自作一通書。若賈誼之草具儀法者。今以不明之事實。寄不明之典。言事則害典。言典則害事。令人若射覆探鈎。卒不得其翔實。故有公羊穀梁騶夾之傳。爲說各異。是則爲漢制惑。非制法也。夫漢世官號郡縣刑辟之制。本之秦氏。爲漢制法者李斯也。非孔子甚明。近世綴學之士。又推孔子制法。訖於百世。法度者與民變

革。古今異宜。雖聖人安得預制之。春秋言治亂雖繁。上不如老聃韓非。下猶不逮仲長統。持繁露之法。以謁韓非仲長統。必爲所笑矣。夫制法以爲漢則隘。以爲百世則誣。言春秋者。載其行事。憲章文武。下道時王。懲惡而勸善有之矣。制法何與焉。經與史自爲部。始晉荀勗爲中經簿。以甲乙丙丁差次。非舊法。七略太史公書在春秋家。雖今文諸大師。未有經史異部之錄也。今以春秋經不爲史。自俗儒言之則可。劉逢祿、王闈運、皮錫瑞之徒。方將規摹皇漢。高世比德於十四博士。而局促於荀勗之見。今陳荀勗之法。於石渠白虎諸老之前。非直古文師誚之。即今文師亦安得聞斯語乎。夫春秋之爲志也。董仲舒說之。以爲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然太史公自叙其書。亦曰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異語。俟後世聖人君子。班固亦云凡漢書。窮人理。語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世。贊篇章。其自美何以異春秋。春秋有義例。其文微婉。遷固亦非無義例也。遷陳壽微婉志晦之詞尤多。泰山梁父。尊卑雖異哉。其類一矣。今異春秋於史。是猶異蒼頡於史籀李斯。祇見惑也。

劉逢祿著穀梁廢疾申何。丹徒柳賓叔已辭而闢之矣。其尤害理者爲左氏春秋考證、箴膏肓評。章太炎氏作左傳讀叙錄以駁之。凡四十三條。茲摘其最要者八條於下。一、

劉氏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則非弟子也。曰左氏春秋。與鐸氏虞氏呂氏並列。則非傳春秋也。左氏春秋舊名也。曰春秋左氏傳。則劉歆所改也。駁曰。名者實之賓。左氏自釋春秋。不在其名傳與否也。正如論語命名。亦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正使子駿以前。左氏未稱爲傳。亦何害其爲傳經乎。若左氏自爲一書。何用比附孔子之春秋。而同其年月爲。太史公言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因之云者。舊有所仍。而敷暢其旨也。且曰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此謂口授多訛。故作書以爲簡別。固明春秋之義。非專塗附其事矣。若以爲呂氏春秋之流。則韓詩外傳。載荀子謝春申君書。引春秋之志凡二事。皆本左傳。如呂氏書。可謂爲春秋之志耶。又吳太伯世家贊云。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此本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爲說。若呂氏書。得稱春秋古文否。使稱漢書曰書古文。稱古詩十九首曰詩古文。其可乎。又曆書云。周襄王廿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此本左氏文元年傳。若如呂氏書。可單稱春秋耶。必若拘牽題號。則後漢書樊豐傳云。受公羊嚴氏春秋。又云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何以非呂氏之類乎。鐸虞二家。乃演暢左氏書者。亦非呂氏可比。至孔子言與左丘明同恥。則是朋友而非弟子易明也。何必見後孔子者乃稱魯君子乎。二、左氏所載事實。本非從聖門出。未經孔子論

定。則游夏之徒不傳。歆傳言左氏傳多古字古音。學者傳故訓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則今本左氏書法。及比年依經。飾左緣左增左。非歆所附益之明證乎。如別錄經師傳授詳明如此。歆亦不待典校秘書而後見也。駁曰。十二諸侯之事。布在方策。非如覃思空理。以聖門所出爲貴。假令事非誠諦。雖游夏盈千。言之亦安足信。孔子於夏殷諸禮。文獻無徵。亦不敢纂次其事。若舍王官故府之書。而取決於聖門之一語。則妄造事狀者。皆得託其門戶。戰國諸子。漢初經師。所舉七十子之緒言多矣。其敷陳事實。能如左傳之豁然耶。是知聖門教授。上同周典。六藝之中。惟取詩書禮樂。傳易者惟有商瞿。春秋亦非常教。游夏不言。復何多貴。歆傳云。引傳解經。章句義理備者。言傳之凡例。始由子駿發揮。非謂自有所造。亦猶費氏說易引十翼以解經若其自造。何引之有。且杜預釋例所載子駿說經之大義。尚數十條。此固出自胸臆。亦或旁采公羊。而與傳例不合。若傳例爲子駿自造。何不并此數十條入之傳文。顧留此以遺人指摘乎。說文序言北平侯張蒼。獻左氏傳。又言魯共王壞壁得春秋。然則祕府所藏者。蒼所獻。魯所得也。民間所有者。則北平侯傳賈生。以至翟方進諸公是也。亦猶古文尚書。已入祕府。而民間又有庸生等傳之也。民間謂書不立學官者非謂傳者皆不仕也。然當子駿時。民間亦僅有尹咸翟方進胡

常數人。可從質問。其他無有藏左氏傳者。是以子駿不得見。而先見之於祕府。見已乃從尹翟問義也。三、古文尚書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氏載其目有舜典。則非百篇之舊。蓋夫子所刪之餘。其餘如史記三統歷王莽傳所引。多戰國諸子所託。或有歆等改竄者。故博士抱殘守缺。恐失其真。以尚書爲備。若左氏春秋。非出孔壁。民間亦有。但非引文解經。轉相發明。如歆所託之章句義理。故以爲不傳春秋。洵確論也。駁曰。古文尚書逸篇無師說者。與逸禮同。特以今文所無。無從校勘。括囊不言。是其慎也。因十六篇有舜典。而謂非百篇之舊。此何所據。百篇之序。其爲孔子自作以否。無以質言。然據孔子世家云。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則太史公固以序爲孔作。後人無容妄議也。戰國諸子所載。或在百篇之外。或在逸十六篇外。並非僞託。史記以下所引。在十六篇則著其名。在諸子者或著或否。而亦不混諸十六篇。若子駿改竄。則建立時已恐博士發覺矣。顧若是其愚耶。春秋出孔壁。見說文序。而論衡案書篇。又謂左氏三十篇。出孔子壁中。如逢祿言。叔重仲任。爲子駿所迷罔耶。抑不傳春秋云者。其說起於哀帝時之博士。而成帝以前。尚無有也。尋梅福傳云。匡衡議以爲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世所共傳。宜以孔子爲殷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

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夫始以其不經而寢。後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而立之。則明以左氏爲經說矣。且皮傳片語以廢經傳。則匡衡引禮記而上以爲不經。亦可據此單詞。謂禮記非經說耶。又據華陽國志引春秋穀梁傳序曰。成帝時議立三傳。博士巴郡胥君安。獨駁左傳不祖聖人。是成帝時固以左傳同於二傳。駁者亦獨有胥君安。而尚謂之左傳。則不傳春秋之說。非起於哀帝而何。又漢世經典錄在官府。其本不盡依據博士。胡廣漢官解詁云。武帝以中大夫爲光祿大夫。與博士俱以儒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官聯也。七略言書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臧。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豈沾沾以博士所教者爲準哉。哀帝以後。博士日陋。以其所知爲祕眇。而忘文學之官聯。博士故屬太常。漢官云。太常在九卿之首。古文儒林舊藝皆說。而哀帝博士。獨斥左氏古文。又忘其所屬矣。後漢禮經博士。惟立二載。不立慶氏。而曹褒父子爲慶氏學。亦得居博士官。定禮又從慶氏之說。則知經術在官。本不限於博士所守。且後漢博士。比於前漢已退穀梁而進京易。世人但欲取後漢十四博士爲宗。以爲漢制如是。昧亦甚矣。四、歆言孝成皇帝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但以春秋論。則博士所見左氏春秋。即太史公所見古文春秋國語。東萊張霸亦見之。是真本也。歆

欲立其附益之本。乃託之祕府舊文。反以爲學殘文缺。稍離其真耳。經自公羊胡毋生董生相傳。絕無脫簡。曰脫簡者。蓋如尚書梓材。經劉向校補。歆欲增續春秋也。傳或間編者。亦比附春秋年月。改竄左氏之故。駁曰。經或脫簡即謂如梓材等。非春秋經也。又學官無左氏傳。則所謂傳或間編者。亦非左氏。或如喪服傳輩。今文編次有訛耳。逢祿以此誣汙。是不尋文義之過也。劉氏父子校祕書。乃以祕書校常行本。改常行本之字。而不改祕書之字。若子駿改竄祕書之左氏春秋。以就已意。則自北平獻書。共王壞壁。以至子駿。百有餘年。墨漆新故。勢有不符。若博士求觀其書。豈不自敗。且歆傳云。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如有改竄。又豈能欺其父耶。五、歆書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夫聖人文約而指博。歆畏其難於精究。欲以傳記事實易口說。則百家小說。賢於夫子春秋矣。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左氏亦不具。或逸禮及他傳記有之。要非聖人治天下之本務。玉帛鐘鼓。非禮樂之精也。駁曰。此本統論古文之善。今文之陋。非專論左氏也。子駿若畏其難於窮究。則逸書逸禮。並有增多。其義訓未明者。獨不須精究耶。彼分文析字者。亦自以爲精究。屈中爲蟲。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博士妄言。見於緯書者。鄙莫甚焉。且公羊學者豈能精究。呂步舒見仲舒言災異草藁。不知其師書。以爲大

愚。誠使精承師說。豈待知名而後定其然否哉。百家小說。固非君子所尚。子駿所言傳記。固非此輩。大抵曲臺禮記司馬法周官傳周政周法河間周制之屬。此之爲益。豈若公羊賣餅之流耶。大事諸儀。如外傳周語。載周之秩官王巡狩之禮。其他當在逸禮中。若云玉帛鐘鼓。非禮樂之精者。則士禮十七篇。盡可覆瓿。豈獨逸禮而已。辟雍巡狩。王事之大端。惟封禪爲近鬼道。然亦務其大者。以此爲末。而董仲舒之沾沾於求雨止雨。吁嗟舞蹈。舉國爲巫。此又何也。六、龔勝以歆移書深自罪責。師丹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勝節士。義不仕莽。丹魯詩大儒。自不肯詭隨附和。以左氏爲傳春秋也。駁曰。勝自罪而不非子駿。其節概又如此。真可法矣。據朱博傳。勝引春秋之義。奸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顛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此事二傳無文。義本左氏。則勝固嘗治左氏者。其自罪意正與丹相反。丹雖大儒。耄荒喪志。據丹傳。丹上書曰。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則固引用左氏語矣。此又大怒何耶。蓋丹老人忘其前語。即其議改幣事。始言可改。後忘之而從公卿議。一議兩歧。豈足以定丹之取舍耶。丹本骨鯁輔拂之臣。而此乃以非毀先帝所立罪人。語近阿諛。不似其素所執守者。由其神志已衰。語無倫次也。七、范升傳。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



子言。夫春秋非史文。言左氏者以史文視春秋。宜其失義也。駁曰。孟軻言其文則史。十二諸侯年表。亦云論史記舊文。興於魯而次春秋。然則春秋義經而體史。若云非史。則詩亦非樂章。易亦非筮辭耶。八、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嚴彭祖公羊大師也。妄語何也。或章帝令賈逵自選嚴顏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祿利之途使然。必非彭祖之言也。漢志雖本有家語。然王肅僞撰者。乃有觀周篇。言南宮敬叔從夫子觀書於周。此言左丘明與夫子乘。緣劉歆親見夫子之語附會之。蓋又出肅後。臧西成以此爲真嚴氏。真家語。不辨家法。失考甚矣。駁曰。西漢重公羊。學者爲祿利故治之。嚴氏本睦孟弟子。孟固誣妄。而稱漢家堯後。則亦窺見左氏。嚴承其學。故稱心而言。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圖十卷。漢太子太傅嚴彭祖撰。則嚴固兼通左氏。儒林傳云。彭祖廉直。不事權貴。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由此即知其不肯專務公羊。以趨當世之聲氣。所以異於黨同妒真者也。其引觀周。自是實事。王肅雖僞撰家語。改左丘明爲南宮敬叔。然亦仍襲篇目。不能事事妄改。逢祿以此爲僞。慎矣。又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皆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此亦即觀周事。而誤以丘明爲子夏。其後戴宏之徒。乃謂公羊

傳自子夏。尋丘明所以誤爲子夏者。凡有三因。一子夏壽考。爲魏文侯師。而左氏亦卒於魯悼之後。遂致疑誤。二左氏失明。子夏亦失明。以此傳訛。三左氏之學。後傳吳起。起實仕魏爲西河守。而子夏亦老於西河。遂疑言春秋者出於子夏。丘明名氏。惟見於論語及觀周篇。而子夏爲衆所著聞。若人言春秋之學。傳自西河。其本師則耆壽而失明者。但不記其姓名。則鮮不臆定爲子夏矣。雖然。子夏求書春秋屬商之說。猶是無意傳訛。至戴宏謂公羊出於子夏。則有心作僞者矣。按劉氏所考。經章氏之駁。無復餘地。章氏又爲後序。申桓譚新論鄭起廢疾之說。桓云左氏傳世後百有餘年魯穀梁亦爲春秋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作傳鄭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謂穀梁後左氏。公羊又後於穀梁。並疑高嘗入秦。或在博士諸生之例。凡十餘證。其言故宋尤精。云左氏稱孔丘聖人之後。而滅於宋。穀梁子聞其說。故於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傳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公羊誤讀穀梁之文。復於成周宣榭火下。發新周之文以偶之。由是有黜周王魯之謬。此舉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公羊家所奉爲傳國璽者。並其根拔之。其快極矣。

宋翔鳳作漢學今文古文考。分別今古文。若冰炭之不相入。門戶之見愈深。又作擬太常博士答劉歆書。謂尚書二十八篇。帝王之事已備。孔子雖爲百篇之序。或虛存其

目。或并合其文。條例明白。子夏之言書有七觀。莫逾於此。近聞多得十六篇。亦微文碎義而已。劉師培駁之云。西漢博士。知其說不可通。或創爲斯說。今考念茲在茲二言。爲虞書佚語。孔子兩引其文。左傳襄十三年及哀六年惟彼陶唐一節爲夏書佚文。孔子亟稱其語。左傳哀六年又堯舜執中之訓。商王告天之辭。均以佚書載論語。推之荀引禹謨。孟引秦誓。則二十八篇之外。多爲儒家所取。不得以帝王之事。具備於二十八篇中也。宋氏又謂孔子序書。以存百篇之號。錄二十八篇。以明刪書之旨。與王伯申學士書此言尤謬。伏生所傳。本係百篇。史記儒林傳。言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法言亦曰。若書之不備者過半矣。而習者不知。又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均其明徵。使伏書僅傳二十八篇。則大傳何以引九共。而秦火以後。若婁敬董仲舒。何以又均引太誓乎。則伏生所傳之書。不以二十八篇爲限。奚得以百篇爲虛名。十六篇爲微文碎辭乎。

莊劉雖善爲文辭。然鑿悅之華。不可用於折衝。其廉悍縱恣。以縱橫家言說經者。無過魏源。作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益擴宋氏之說。謂西漢之說。盛於東漢。東漢之學興。而西漢博士家法亡。劉師培駁之云。據兩漢儒林傳。東漢所立博士。與西漢略同。參觀本書建學設科篇東漢之儒。宗十四博士之學。見於范書者。以數十百計。或身列

公卿。爲帝者師。或施教鄉里。弟子千百人。其見於荀悅謝承之書。及漢碑者。尤不勝縷計。則東漢之時。朝野所行。均西漢博士之學。亦即西漢今文家法也。魏氏見古文興於東漢。遂以博士家法之亡。由於古文。而不知東漢之時。古文尚書。毛詩左傳。均未立學官。僅詔高才生受其學。傳其學者。率身處末僚。其於今文力非均敵。考後漢書徐防傳。言博士不守家法。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儒林傳言安帝覽政。博士倚席不講。又謂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又謂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求合其私文者。則博士恒自違家法。溺職弄姦。較之劉歆所讓。抑又不逮。故西漢家法以亡。今文既衰。古文斯代之以興耳。乃魏氏之意。則以立博士者皆今文。博士家法亡。故今文亡。不知東漢今文經。亦非盡立博士。如易之高氏韓氏。春秋之穀梁。禮之慶氏是也。是博士家法尚存。今文已多亡佚。蓋漢崇貴顯。若有學無位。其書其說。均勿立學官。故所排不僅古文。即今文與博士家法殊。亦屏絕不復道。非博士家法。足該今文學也。源又著書古微詩古微二書。其書古微專攻馬鄭古文。略云。國朝諸儒知攻東晉晚出古文之僞。遂以馬鄭本爲真孔安國本。以馬鄭說爲真孔安國說。而不知如馬牛冰炭之不可入。後漢杜林傳。言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此古文本所自出。考漆書竹簡。每簡一行。每行二十五字。或二

十二字。若四十五篇之書。漆書於簡。必且盈車。乃僅止一卷。其不可信者一。東漢古文。力排今文。而自有其師說。何以今文無之者。古文亦無師說乎。十六篇既無師說。則其二十九篇之師說。不出今文。又出何人。其不可信者二。漢書儒林傳。言史遷嘗從安國問故。而遷書所載堯典皋陶謨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則史遷爲安國真古文之傳。今馬鄭堯典皋陶謨微子金縢無逸諸篇。無一說不與史遷相反。其不可信者三。西漢今古文。皆出伏生。凡伏生大傳所言者。歐陽必同之。夏侯必同之。史遷所載孔安國說必同之。猶詩齊魯韓三家。實同一家。此漢儒師說家法所最重。若東漢古文則不然。馬融不同於賈逵。賈逵不同於劉歆。鄭玄又不同於馬融。嚮壁虛造。隨臆師心。其不可信者四。伏生得自複壁。孔安國得自共王廢宅。河內女子得自老屋。何以杜林本不言得自何所。亦不言授自何人。既無師傳。何有家法。其不可信者五。其詩古微伸三家以屈毛。略云。程大昌曰。三家不見古序。故無以總測篇意。毛惟有大序以該括章旨。故訓詁所及。會全詩以歸一貫。然考新唐書藝文志。韓詩二卷。卜商序。韓嬰注。而水經注引韓詩周南叙曰。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至諸家所引韓詩。如關雎刺時也。漢廣說人也。汝墳辭家也。芟苒傷夫有惡疾也。黍離伯封作也。蠖蝮刺奔女也。溱與洧說人也。鷄鳴讒人也。夫移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

鼓鐘刺昭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樂美宣王之德也。雲漢宣王遭亂仰天也。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歎征役也。閔宮有恤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也。皆與毛詩首語一例。則韓詩有序明矣。齊詩最殘缺。而張揖魏人習齊詩。其上林賦注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主也。其爲齊詩之序明矣。劉向楚元王孫。世傳魯詩。其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作。行露爲召南申女作。邶柏舟爲衛大夫作。碩人爲莊姜傅母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夫人及傅母作。載馳爲許穆夫人作。視毛序之空衍者。尤鑿鑿不誣。且其息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於詩。黎莊夫人傳曰。君子故序之以編詩。而向所自著書亦曰新序。是魯詩有序明矣。謂毛不見三家古序則有之。三家烏用見毛序爲哉。程氏其何說之詞。鄭樵曰。毛公時。左傳孟子國語儀禮未盛行。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詩之密。故俱從三家。及諸書出而證之。諸儒得考其異同得失。長者出而短者自廢。故皆舍三家而宗毛。應之曰。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與儀禮合。小雅四始五際次第。與樂章合。魯韓詩說碩人二子乘舟載馳黃鳥。與左氏合。說抑及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說騶虞樂官備。與射義合。說凱風小弁。與孟子合。說出車采薇。非文王伐獫狁。與尚書大傳合。大武六章次第。與樂章合。其不合諸書者安在。而毛詩則動與牴牾。其合諸書者

又安在。顧謂西漢諸儒。未見諸書。故舍毛而宗三家。則太史公本左氏國語以作史記。何以宗魯而不宗毛。賈誼劉向。博極群書。何以新書說苑列女傳。宗魯而不宗毛。謂東漢諸儒。得諸書證合。乃知宗毛而舍三家。則班固評論四家。何以獨許魯近。左傳因賈逵得立。服虔作解。而逵撰齊魯韓毛詩異同。服虔注左氏。鄭君注禮。皆顯用韓詩。而鄭箋毛亦多陰用韓義。許君說文叙。自言詩稱毛氏。皆古文家言。而說文引詩。什九皆三家。豈非鄭許之用毛者。特欲專立古文門戶。而意實以魯韓爲勝乎。若云長者出而短者自廢。則鄭荀王韓之易。賢於施孟梁丘。梅賾之書。賢於伏生夏侯歐陽。韓詩外傳賢於內傳。左氏之杜預注。賢於賈服。而逸書逸禮。皆亡所當亡耶。鄭氏其何說之詞。馬氏端臨曰。譬之聽訟。毛詩其左證到案之人也。齊魯韓其逋亡無證。不到案之人也。應之曰。詩三百五篇。篇自爲案。各不相謀。三家詩有亡逸者。有到案者。馬氏但就其所到之案。虛公讞之可矣。且其未到之案。或可連類旁證。比例互知者。亦有之矣。今以其有他案未到。並其見存左證之百十案。一切置之。而惟毛詩一面之詞可乎。馬氏又謂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明白。而旨意可考。其刪佚不錄者。必其序說無傳。旨意難考。是聖人折衷六藝。衡鑒冒然。惟以序說爲去取。如其言則序必可爲詩史。乃國風小序。於史有世家者。皆傳之惡謚。至魏檜之史

無世家者。則但以爲刺其君其大夫。而無一謚號世次之可附會又何耶。其明白者安在。馬氏其何說之詞。姜氏炳璋曰。漢四家惟毛公出自子夏。淵源最古。且魯頌傳引孟仲子之言。絲衣序列高子之言。北山序同孟子之言。則又出於孟子。而大毛公親爲荀卿弟子。故毛傳多用荀子之言。非三家所及。應之曰。漢書楚元王傳。言浮丘伯傳魯詩於荀卿。則亦出荀子矣。唐書載韓詩卜商序。則亦出子夏矣。韓詩外傳。高子問載馳之詩於孟子。又載荀卿非十二子篇。獨去子思孟子。且外傳屢引七篇之文。則亦出孟子矣。漢書曰又有毛公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自言云者人不取信之詞也。以視三家源流。孰信孰疑。姜氏其何說之詞。其辨可云雄矣。按莊氏釋書。好爲臆斷。劉逢祿書序述聞。多述其說。如引論語國語墨子。以補湯誓。以多士多方爲有錯簡而互易之。皆蹈宋人改經故轍。魏氏古微。變本加厲。補舜典湯誥牧誓武成。爲周誥分年集證。將大誥至洛誥之文。盡竄易其次序。與王柏書疑無異。至篇首攻杜林漆書。謂爲簡策。不知簡策爲篇。帛書爲卷。謂夏侯歐陽說書相同。引齊魯韓說詩爲證。不知齊魯韓詩。非出一師。固未盡同。如黍離韓以爲伯封作劉向新序謂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見害而作葦用魯義魏氏必欲合魯韓爲一謂伯封乃衛壽之字以曹植惡鳥論伯封爲尹伯奇之弟爲誤其牽強多類此即同出一師者。亦各張家法。分爭王庭。大小夏侯。尤相攻如仇。源但知今古文有異。而不知今文與



今文多殊。未免失於不考。朱一新曰。道咸以來。說經專重微言。而大義置之不講。其所謂微言者。又多強六經以就我。即如魏默深詩古微之攻故訓傳。書古微以杜林漆書誣馬鄭。遂欲廢斥古文。其說實足誤人。按源攻馬鄭。與孔安國古文無與。可不置辨。且既主今文。而於金縢王亦未敢訓公之下。仍云後半篇不如從馬鄭說。是源亦不自信其說矣。秋大熟未穫以下今文以爲成王改葬周公之事至詩攻故訓傳雖誣。而擁護三家則非妄。蓋三家之說。雖不如毛。要可並存。况今爲孤家絕學。尤宜矜惜。且其說云。有作詩者之心。有采詩編詩者之心。有說詩者之義。而又有賦詩引詩者之義。作詩者自道其情。情達而止。不爲他人之勸懲。至太師採之以貢於天子。國史編之以備矇誦。教國子。則以作者之詞。而論乎聞者之志。以即事之詠。而推其致此之由。而勸懲觀感以興。三家多主於作詩之意。而毛序多主於采詩編詩之意。作者意盡於篇中。序者事徵於篇外。似不同而未嘗不同。其論至通。不得以其爲文士而輕之也。

龔自珍攻中古文。立十二證。一、秦燒天下儒書。漢因秦官室。不應官中獨藏尚書。二、蕭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三、假使中祕有尚書。何必遣晁錯往伏生所受二十九篇。四、假使中祕有尚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增多十六篇。五、假使中祕有尚書。以宣武之爲君。諸大儒之爲臣。百餘年間。無言之者。不應至劉向

始知校召誥酒誥。與博士本異文七百。六、此中祕書既是古文。外廷所獻古文。遭巫蠱不立。古文亦不亡。假使有之。則是燒書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火矣。七、中祕既是古文。外廷自博士以迄民間。應奉爲定本。斟若畫一。不應聽其古文家今文家。紛紛異家法。八、中祕有書。應是孔門百篇全經。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終西漢世具在。而且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貴。今試考其情事。然耶否耶。九、秦火後獨劉向父子見全經。而生平不曾於二十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十、亦不傳授一人。斯謂空前。斯謂絕後。此古文者迹過如掃矣。異哉。異至於此。十一、假使中祕並無百篇。七略當載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於何時。其存者又何所受。而皆無原委。千古但聞有古文之名。十二、中祕既有五經。獨易書著。其三經何以蔑聞。予謂此中古文。或劉歆所自序之言。託於其父。並無此事也。見定齋文集補按秦人焚書。禁在民不禁在官之說。余前已非之。見漢儒傳授篇秦宮中之無經。蕭何之未收經書。無俟深論。漢中祕之所藏。皆來自民間。如古文尚書論語禮記孝經。即出於孔壁。而安國所獻也。禮古經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也。出淹中者河間獻王所獻。出孔氏者魯共王所發周官文帝所求得者也。以上均見漢儒傳授篇春秋古經及左氏傳。則北平侯張蒼所獻也。段玉裁曰春秋古經及左氏傳班志不言出誰氏據說文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意經傳皆其所

獻也詩不聞有中祕本。易爲卜筮之書。秦未嘗焚。漢初蓋已得之。故不言所出。文帝時孔壁尚書猶未發。故令晁錯往受於伏生。知中祕非秦宮本。則彼所立一二三四六八十一諸證破矣。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始於惠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始於武帝。成帝又令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至是中書大備。始陳發祕藏。詔劉向等校理。以前書未曾校。烏知酒誥召誥之脫。哀帝以天子之尊。欲立古文。而博士不肯置對。卒無如何。未發蠹簡。烏能禁彼家法之爭。孔安國爲尚書專家。以今文讀古文。可識者裁十餘篇。向非古文家。歆雖治古文。而書非其所習。烏能盡識。必謂經彼引用者方爲真。則歆文所存無幾。六藝當廢者十之九。陳漢章云後漢書劉陶傳稱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中文尚書後世亦不聞中文之學引一事傳授一人安國獻書。遭巫蠱之亂。雖入祕府而未列學官。故不爲博士所傳。然其私授者。自都尉朝以至桑欽。固未嘗絕。何云無一人傳授。劉歆傳言校理祕文。得此三事。三事者尚書逸禮及左氏春秋。論衡佚文篇亦稱魯共王得佚尚書百篇禮三十春秋三百篇(百當爲十之誤)論語二十一一篇其案書篇亦云春秋左氏傳者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得佚春秋三十篇此外見於說文叙六藝論河間獻王傳至多不贅述藝文志又稱孝文時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是必以周官古文。校竇公書。與劉向以中古文易書校學官本相同。今所傳向書及別錄。稱中祕者凡十餘種。書錄有中戰國策書

中管子書中書晏子中孫卿書中書列子中鄧析書中祕書關尹子中子華書中書說苑雜事別錄有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中易傳古五子書中書申子凡言中者皆與民間書對言何云僅易書二種。據此則彼所立五七九十二諸證又破矣。自珍以今文自詭。羌無故實。專好語怪。其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云。春秋緯於七緯中。最遇古義矣。元命苞尤數與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張三世。存三統。新周故宋。以春秋當興王。而託王於魯諸大義。往往而在。雖亦好言五行災異。則漢氏之恒疾。不足砭也。又爲五經大義終始論。用制義馭連章題法。湊合成篇。而以存三統內夷狄爲貫串。微獨全無意義。文理亦不甚可通。朱一新曰。國朝公羊之學。始於陽湖莊氏。筆路藍縷。例尚未純。公羊家多非常可怪之論。爲此學者。稍不謹慎。流弊滋多。近儒惟陳卓人深明家法。學出凌曉樓。曉樓言禮制。已頗穿鑿。而尚未甚。至劉申受宋于庭龔定庵戴子高之徒。蔓衍支離。不可究詰。劉宋戴諸家。牽合公羊論語爲一。于庭復作大學古義說以牽合之。但逞私臆。不顧上下文義。定庵專以張三世穿鑿群經。實則公羊家言。惟張三世最無意義。定庵以此爲宗。烏足自名其學。凡群經略與公羊相類者。無不旁通而曲暢之。即絕不相類者。亦無不鍛鍊而傅合之。舍康莊大道。而盤旋於蟻封之上。憑臆妄造。以誣聖人。二千年來經學之厄。未有甚於此者也。無邪堂答問

皮錫瑞之在今文家。最爲篤實。亦間染劉龔之習。好爲異論。一、孔子作易。所撰易經通論云。伏羲在未制文字之先。八卦只有點圖。文王在制文字之後。六十四卦。必有文字。有文字即是辭。不必作卦辭而後爲辭也。卦爻之辭。當並屬孔子所作。章太炎氏駁之云。左氏傳所載筮辭。錫瑞將謂古文難信。今且以大傳史傳。及他書所記爲質。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吾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若云繫者即是卦爻下辭。彖象當何所指。若以彖傳象傳當之。是自作卦爻。自以彖象說解。其謬一也。重卦之象。人人能爲之。何必文王。若專定其名者。姜里之囚七年。所定無過六十四名。何其短拙。其謬二也。連山歸藏。載在春官太卜。錫瑞或不信。恒譚新論云。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此漢人所明見。孔子亦云吾得坤乾。歸藏當殷已有辭。周易爲周時所用。不爲繫詞。而待魯國儒者於六百年後。爲之補苴。情事相違。其謬三也。六十四卦。十五爲重名。四十九爲奇名。其字纔七十九。夫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蓋書契之恒制。七十九名。書之版牘足矣。安有韋編縱令在策。其文既寡。其義又少。而遠待數年之功。繩爛革敝。乃得記識。何聖人之狗齊。而今鈍拙若是。其謬四也。論語云。五十以學易。學者非自作之名。故當抽讀他人成語。六十四卦。卜

筮者悉能舉之。若舊無卦爻辭。當何所學。其謬五也。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言中古。其爲文王明甚。今云卦爻之詞。作於孔子。又云大傳是弟子作。師徒相接。必不謂之中古。若云重卦稱作。非必繫詞。上遺伏羲經始之功。下棄尼父成書之業。徒取中流。又無其義。其謬六也。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若文王不繫辭。則大傳爲妄說。若云卦名爲辭。名卦者其功微。成書者其功巨。顧不曰易興定哀。當素王與七十二君之事。獨綢繆於姬氏舊王。而略本師之績。其謬七也。若以箕子岐山之屬。非文王所宜言者。鄭衆馬融。嘗以爻辭屬周公矣。要之文王親見箕子。何不可錄其人。山川群祀。帝王所常祀。安知殷王無享岐山者。必謂文王自擬乎。且易當殷末。故事狀不及周。若作自孔子者。當有成康之事。五伯之迹。今近不舉周。遠不舉虞夏。獨以殷事爲言。違其情事。其謬八也。文言爲孔子作。世家所明著。若自作之辭。又自設問。既非詞賦。何容有此。其謬九也。若云文言繫辭二傳。皆有子曰之文。故不得言自著。然司馬遷官太史令。而自署太史公。褚少孫亦自稱褚先生。此則後進相尋。因以自號。非無其比。或言遷署太史公者。東方朔爲之。然則大傳稱子者。何知非弟子別題。若以兩字有疑。因曰大傳出於門下。可曰史記百三十篇。悉非子長所撰耶。

其謬十也。尚有二條從略謂孔子作易者。太史公所不著。施孟梁丘所不言。錫瑞直以己意斷其有無。甚矣。其妄也。二、孔子制禮。經學歷史云。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刪定。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增補。皆未可知。觀儒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是猶以爲孔子定禮。其三禮通論。引熊朋來曰。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覲愉如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聘禮用鄉黨語。集注晁氏云。定公九年。孔子仕魯。三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之事。疑使擯執圭二條。孔子嘗言其禮如此。據此遂直謂禮爲孔子所作。按周制聘有大小。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春秋之例。非卿不書。孔子大夫也。雖奉使命。例不得書。且十一年冬。暨鄭平。叔還如鄭莅盟。則十年冬。暨齊平。安知齊卿無莅魯盟之事。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安知此時無往謝之使。是年叔孫州仇如齊但言郈事非謝歸田也。十二年冬。公會齊侯盟於黃。亦必有擯相但經傳簡略。未著其詳。如季氏伐顓臾齊人歸女樂。不能以不見春秋經傳。遂謂魯論之文。爲孔門偽造也。明此。則鄉黨之文。正可以補春秋之闕。何疑於擯聘之文。就令當時無朝聘。孔子僅爲弟子言其儀如此。亦不得謂孔子作禮。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詩書非孔子作。則執禮亦非孔子作明矣。若謂非孔子作聘禮。不應與鄉黨文合。則字文官制。同符周禮。亦可謂

周禮爲蘇綽作矣。顧棟高以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疑周禮爲漢儒附會。即儀禮亦未敢信爲周公之本文。俞正燮駁之。謂時行其儀。故不復引其文。據臧孫爲季孫立悼子。爲儀禮賓爲苟敬。及嗣舉奠法。齊侯飲昭公酒。使宰爲主人而請安。爲儀禮請安法。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闞乞肉焉。爲儀禮取薦脯法。皮氏既知引之矣。而復爲此怪論何耶。至孺悲士喪禮之書。章太炎氏云。此謂舊禮崩壞。自此復著竹帛。故言書不言作。俗人疑禮爲孔子所制。證以孟子所舉滕文公行三年喪。其父兄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明周公本無三年喪制。自注此本毛奇齡說然孟子時諸侯去其籍。滕父兄言不足證。檀弓曰。魯人朝祥而暮歌。子路笑之。孔子曰。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言其久不行也。若出自孔子。則當云三年之喪。創法自我。不可以責未聞者。何乃言其不行耶。又若制禮昉於孔氏。冠昏朝聘以及祭享。其事尤多。哀公不以問孔子。獨問士喪。孔子又本不作士喪禮。待哀公問然後發之。君則失偏。臣則失缺。其違於事情遠矣。即若是者禮記曾子問篇。孔子自說從老聃受禮。寧知今之禮非老聃制之耶。三、孔子作王制。俞樾曰。王制者孔氏之遺書。王者孰謂。謂素王也。孔子將修春秋。先修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後人以其不合周制而疑之。而不知此固素王之法也。皮氏因襲其說。謂王



制多合於公羊。爲今文大宗。與周禮爲古文大宗。兩相對峙。一是周時舊法。一是孔子春秋所立新法。作王制箋以張之。劉師培駁之云。王制首章。言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與公羊制爵三等伯子男一也。又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與公羊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之制不同。公羊變周之文。從殷之制。此則周而非殷。其非改制也一。王制言分天下爲二伯。鄭注謂即周召分陝之事。又言冢宰制國用。古者宰爲祀神之官。至周始以之冠於六官。總領九府。則爲周制無疑。其非改制也二。說者又以孟荀二子。均遵孔子所改之制。廖平說考王制分田制祿之法。誠同孟子。然孟子明言周室頒爵祿。又言雖周亦助。荀子言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王制篇誠同王制及孟子。然孟子明言爲文王治岐之政。又孟子書所言時月皆爲周正。七八月之間旱七八月之間雨集歲十一月徒汜成十二月與梁成荀子王制篇之序官。亦略同周官。無一爲孔子所創。其非改制也三。且王制果爲改制之書。何以董仲舒何休。曾不一引其文。而必待於二千年後之皮氏耶。章太炎氏云。假令王制爲孔子作者。何緣復有周尺東田之文。若爲漢制法耶。爵當有侯王。何故列五等。地當南盡九真。北極朔方。何故局促於三千里。西域已賓。而不爲置都護。匈奴可臣。而不爲建朝儀。以此知其妄矣。章氏制禮及作王制二駁議甚長茲刪取其略按今

文以守家法爲貴。皮氏之作諸疏證。實深知此義者。而晚年忽附和流俗。爲此不根之詞。亦信道不篤之過也。

自宋魏以降。說經者競以分別今古文爲首務。廖平踵迹宋氏。作代博士答劉歆書。而其主旨所在。尤爲今古學考。區戴記爲今學、王制等十五篇古學、玉藻等三十八篇今古雜、文王世子等六篇今古通武王踐阼等十五篇四種。取其中王制爲今學之主。穀梁全同王制次之。公羊時參古學。與儀禮記戴記中今學各篇又次之。魯詩論語。楊施孟梁丘京高易。歐陽大小夏侯尚書。齊詩論語。韓易詩書。今孝經。以暨孟子、荀子、墨子、司馬法、韓非子、吳子、易緯、尚書大傳、春秋繁露、韓詩外傳、何氏解詁。皆其同類。若五經通義、石渠論、白虎通、孔子集語訓纂、古文官書、史記、漢書、列女傳、新序、說苑、公孫龍子、莊子、尹文子、老子、文子、關尹子、列子、太玄、法言、鹽鐵論、新論、獨斷。則今多於古者也。周禮爲古學之主。古孝經次之。左傳緣經異說。及儀禮經逸禮戴記中古學各篇又次之。費氏易古文尚書毛詩古論語。以暨逸周書、國語、說文。皆其同類。若鄭注各經周禮毛詩周易尚書論語孝經。五經異義、三倉倉頡、凡將、後漢書、三國志、商子、鄧析、鬼谷子、新語、論衡、潛夫論、申鑒、風俗通義。則古多於今者也。又鄭注禮記鄭駁異義鄭攻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鄭志杜左傳注六藝論魯禘禘義家語孔叢子聖證論僞孔傳釋名尸子鶡冠子燕丹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楚詞爲今古雜

爾雅急就章方言博雅埤倉古今字詁戰國策世本山海經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越絕書吳越春秋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古史考孫子六韜管子慎子素問周髀爲今古通今祖孔子。又云多本伊尹古祖周公。今主因革。古主從周。今用質家。古用文家。今孔子晚年之說。古孔子壯年之說。今經皆孔子所作。古經多潤色史冊。今始於魯人。齊附之。古成於燕趙人。今皆受業弟子。古皆不受業。今爲經學派。古爲史學派。今意同莊墨。古意同史佚。今學意主救時弊。古學意主守時制。今學近乎王。古學師乎伯。今異姓興王之事。古一姓中興之事。又云今多主緯候古多主史冊先秦子書皆今學先秦史冊皆古學今學出於春秋時。古學成於戰國時。孝經本無今說。春秋本無古學。今經惟存公穀。范氏以古疑今。古經皆存。鄭君以今雜古。曼衍支離。好異者翕然宗之。劉師培古文學辨誣駁之云。漢以前經無今古文之分。如子夏者公羊穀梁之先師也。而韓非子外儲說。引其言曰。春秋之義。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早絕之。此即左傳弑君稱君無道之旨。以主不能絕姦。即爲無道。與左氏義合。劉向別錄。言荀卿以左傳授張蒼。見漢儒傳授篇固爲左傳家。而楊士勳穀梁疏云。穀梁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授荀卿。卿傳魯人申公。考大略篇。言誓誥不及五帝。言諸侯相見。使人居守。區分四民說。王者不壞太祖。均用穀梁之義。汪容甫據荀子

大略篇。言春秋賢穆公。善胥命。又證其爲公羊之學。今觀王制篇。言桓公劫於魯莊。又言周公述職事。亦悉合於公羊。大略篇所言賻贈佐生贈襚送死之事。則三傳之義均同。君道篇言君者善群。即春秋善衛人立晉之義。亦三傳之義相同。足證三傳之學。同出一源。若夫詩分四家。亦出於漢初。觀毛公大序爲子夏作。唐書亦載韓詩卜商序。毛魯詩皆荀卿所傳。而韓詩外傳。亦多引荀子之說。見及門傳授篇是詩亦出於一師。再以孟子徵之。孟子論什一而藉。論效死勿去。論以小事大。又以春秋爲天子之事。其義均符於公羊。而言仕者世祿。與左氏卿大夫得世祿之義合。未嘗用公羊譏世卿之說也。言伯一位。子、男同一位。未嘗用公羊伯、子、男合爲一等之說也。其對齊宣王也。謂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謂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此即左傳弑君稱君君無道之言。是孟子於春秋兼用左傳公羊也。趙岐注孟子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而毛公維天之命、閔宮傳。兩引孟仲子之說。故孟子篇中。如虞舜大孝、太王遷邠、仕者世祿、以及從事獨賢。論盛德不爲衆。引泄泄猶杳杳。均爲毛詩古義。而毛公詩傳。即用孟子之文。及觀韓詩外傳。引高子問載馳之詩於孟子。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其餘引孟子之文。尤不勝縷舉。則孟子於詩固兼通毛韓也。至於周官經一書。則春秋之時。卿大夫多見其書。故管子言五侯九伯。與太宰所

言設其監合。梓慎言出火之期。與官正所言修火禁合。申豐言出冰藏冰。與凌人所言頒冰之制合。史墨言五官之神。與大宗伯所言五祀之典合。凡左氏所言之禮。均係周禮。而所引周禮均據周官經。即荀子序官篇。亦與周官之說合。足證周官經爲周人共見之書。非若漢初之時。其書隱匿也。故諸經之分今文古文。始於西漢。而非始於東周。若其所以分之之由。考諸班志。均指文字而言。經之立博士者皆今文。以其便於誦習也。若古文則有二本。一爲祕府所藏。一爲民間私行。據周時言之。則漢儒所謂今文尚書、三家詩、公羊穀梁。當秦篆未興以前。皆古文也。據西漢之末言之。則左氏傳、周官經。未嘗不書以今文。所謂今古文者。以其由古文易今文。有後先之殊。非以其義例有不同也。若以義例言之。則西漢諸儒生說經。參取今古者。尤更僕難數。文繁不錄至於東漢。鄭君注周官經。多同王制。箋毛詩多存三家之說。注古文尚書。多用尚書歐陽氏說。則今文之說。未嘗不可注古文。何休公羊解詁。多本毛詩。而徵引佚禮尤多。則古文之說。又未嘗不可注今文。且五經異義一書。於今文古文。辨之最嚴。於先儒之說。必著明某說爲今文。某說爲古文。今就其書考之。則古同於今。今同於古者。計有九條。一韓詩說一升曰爵古周禮說同二古文尚書說殷太戊稱中宗明其廟不毀與公羊家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同三公羊說周封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與郊特性天子尊二代之後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

之後以爲上公義同四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與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同五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卒卒者終也與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今文說稱卒者終也義同六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義同七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得以雨止與左氏說庶人葬不爲雨止同八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與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同九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許慎案禮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義同月令禮運均今文說今文古文。非劃然兩派。昭昭明矣。按廖氏欲驅七略之書。盡入之古今文。上及伊尹、史佚。下逮陳壽、范曄。誕妄已極。劉氏明今古之分。由於文字。而非由於宗旨。雨雪飄飄。見睨曰消矣。此外妄論甚多。以無關宏旨。不具列。

### 附錄

康氏之說與經無關不應錄以荒經蔑古之習實自此啟故引通儒劉師培所駁斥者附於此

南海康有爲。拾廖氏之殘膏賸馥。爲偽經考孔子改制等書。其文冗沓浮濫。不可卒讀。尋其義旨。不過數端。一、六經皆孔子所作。詩三百五篇。書廿八篇。易上下二篇。春秋十一篇。禮十七篇。樂在於聲。其制存於禮。其章存於詩。無文辭。是爲六經。稟於聖訓。尊無與上。易之繫辭。禮之喪服傳。附經最早。係弟子所推補。論語雖記孔子言。非孔子所撰。亦名爲傳。猶內典佛說者爲經。菩薩說者爲律論也。劉師

培駁之云。六經掌於專官。均見於周禮及左氏傳。孔子六經之學。亦得之史官。問禮老聃。問樂萇弘。傳詩於遠祖正考父。得百二十國寶書於周史。具有明徵。然近人猶曰古籍亦孔門所僞托。則墨子管子。均與孔子之學殊科。乃墨子書曰。詩書春秋。多太史中祕書。管子書亦曰澤其四經。足見孔子之前。久有六經。以其爲古代教民之具。故孔子亦用之以教民。若以六經皆孔子作。則史記世家。載孔子編訂六經甚詳。若易之彖辭爻辭。禮之經禮曲禮。見於春秋內外傳者。尤指不勝屈。詩之有序。四家所同。均言某詩爲何人所作。書兼叙事。事各不同。明係古右史所記之言。然此猶曰後人所僞記也。則試徵之道墨二家。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論先王之道。以明周室之迹。老子曰。六經先王之陳迹。豈其所以迹哉。是孔子老子。均以六經爲先王陳迹。則非古籍而何。又莊子天下篇。言墨子毀古之禮樂。下引黃帝以下樂名。及喪禮制度。若禮樂爲孔子所創。何云毀古。墨子管子及晏子春秋。引詩書之文。及所言禮樂。與官禮戴記相同者尤衆。原文太多今從刪亦可見孔子以前。早有六經。若以詩書爲孔子所作。則孔子不信五行。何以自作洪範。孔子放鄭聲。何以僞撰鄭詩。孟子尊信孔子者也。何以言武成不可信。斥雲漢之詩爲不詞。若以禮爲孔子所作。則孔子弟子。均遵孔子所制之禮。何以論禮互有不同。此皆必不

然者也。至於孔子作春秋。雖於孟子有明文。然作字本有二義。一訓爲始。見於說文。即創作之作。樂記所云作者之謂聖是也。一訓爲爲。見於爾雅。與創作義不同。如書言契作司徒。非謂司徒之官始於契也。孟子言詩亡然後春秋作。此作爲托始之義。若孔子懼作春秋。則言孔子因前史以成春秋也。且春秋非孔子所創作。具有明徵。說左傳者謂春秋本於史策。固昭然矣。更徵之二傳。公羊昭十二年。齊高偃率師納北燕伯于陽。傳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何氏解詁云。主會者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更改信史。穀梁梁亡。傳引孔子曰。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據二傳之言。則微獨本於舊史。即舊史誤者亦不敢改。慎之至也。漢儒不信三傳之文。而專信緯書。春秋緯云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制記異考符又元命苞云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又演孔圖云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圖然就緯書觀之。則春秋考異郵。猶言孔子作春秋。先使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未嘗以爲無所本也。由是言之。春秋尚非孔子作。况諸經乎。且孔子作易十翼。均名曰傳。今人謂必孔子作者方稱經。豈通論乎。孔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明夫此可以讀六經矣。



二、孔子受天命爲素王。托古改制。其說雜見駁文中劉氏駁之云。中庸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非孔子之言乎。王制有言。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此非先王之制乎。使孔子而果改制也。又奚必以制度之權。屬於天子。又何必引先王之制以自蹈亂政之誅。是知孔子從周制者也。從周制而兼考古制者也。惟是古代之制。既不一致。六經所記。亦彼此互歧。此其間有數故焉。一由周代頒行之制。未必普行於列國。古代舊制。仍復並行。如晉啓夏政、見左傳其用夏時尤明宋襲殷官、如殷用五官見於曲禮而墨子亦曰五官六府蓋宋爲殷後墨子爲宋人所言蓋殷制魯備四代之禮樂。見禮記明堂位列國有悉用古制者。有用周制而稍參古制者。其故一。周代之制。亦前後不同。如武王所行。殊於文王之治岐。而周公所定。又殊於開國之初。如文王用五官之制故佚周書大明武解云順天行五官候厥政至於開國則改五官爲六官又孟子言文王治岐關市無征澤梁無禁至周公時則有征有禁又封爵之制亦周公與武王不同蓋侯國之制。異於王畿。而守成之法。又殊於開創。洎夫西周末年。又與周初不同。如禮記言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由夷王以下周禮有太宰而無卿士而詩言幽王時則有卿士東周以降。更無論矣。其故二。列國之時。多更古制。如春秋經所書初稅畝作邱甲作三軍用田賦又如晉作州兵作三行鄭改軍制爲編伍鄭作丘賦楚用乘廣之類餘可類推非獨政治已也。即禮制亦多紛更。如檀弓篇多著列國之變禮故未能畫一。其故三。加以古代之制。或因地而殊。如鄉遂用

十夫有溝之法都鄙用九夫爲井之法或因事而殊。如出兵之數異於賦民之制或因時而殊。如伯禽居喪不避金革之事是至於孔子之時。則古經殘缺。故史記儒林傳。言禮至孔子時已不具。世家亦云。周道衰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亦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其明徵也。又古冊所紀。雖係實錄。然或僅係一時之制。或雜據時人之言。或增以夸飾之詞。或由於傳文之異。本不盡同。孔子雖從周禮。又嘗周流七十二邦。莊子徵夏禮於杞。徵殷禮於宋。所聞固不一致。而魯又兼備四代禮樂。則編訂之時。於周禮外。間引古代及各國禮文。亦勢所必然。其文間見於戴禮。四代之禮不同見於明堂位禮弓王制郊特牲表記者甚多不具引亦有舉古代僅存之禮。而未引今以證其異同者。或係當時人士所共知。不必證明。或書缺有間。未能判決其是非。網羅舊聞。以待來者。歧互參錯。固自難免。又古時爲書。有漆書刀削之勞。傳授之時。率憑口授。孔子既沒。弟子所聞有詳略。所見又各有異同。或雜取他家。采掇雜糅。即確守師說者。亦未能詳考證明。六經之掎扞者。已無由而明。加以戰國去籍。秦政焚書。古禮散亡。所存者惟周官經。漢儒以之考訂他經。覺多歧異。於是以某書所言爲殷禮。某書所言爲夏禮。又其甚者。竟臆斷爲孔子所改之制。然改制既於經無徵。而此當屬諸王者。不應屬於平民。或遂因論語有其或繼周之文。直以爲孔子承周之統。既承周統。則必革周之制。於是采陰陽家五德終

始之說。以神其事。附以讖緯。而公羊家王魯新周故宋黜杞之說以興。大抵謂孔子託王於魯。變革周制。以殷周爲王者之後。此說一昌。好異者翕然宗之。然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據魯親周故宋。據魯者以魯爲主。即史表所謂興於魯而次春秋也。據字之義近夫主。鈔胥誤主爲王。以訛傳訛。遂有王魯之說。公羊何注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繁露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又曰春秋緣魯以言王義公羊何注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又曰春秋託王於魯因假以制王法又曰春秋王魯以魯爲天下化首果如所言。則公羊何以引子家子之言。譏昭公僭用天子之禮乎。若夫親周之說。蓋以周爲天子。且爲魯之宗國。故施親親之義。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此新字明即親字之訛。蓋外災均不書。因周與魯最親。故書其災。文義至明。親誤爲新。亦猶大學新民誤爲親民。漢儒不解其詞。遂有新周之謬說。劉恭冕釋新周云孟子對滕文公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觀此則文王能新舊邦公羊傳言王必推本文王其後宣王際夷厲衰亂之後側身修行致治中興故春秋於宣榭火以新周美之此說新周甚善然未若親周之明也故宋之說。不過以宋爲古國之後也。黜杞者以其用夷禮也明見於左傳而公羊家引爲黜夏之義誤甚史公親見古書。故能據其文以正董生之謬。春秋之義。所以不晦者。賴有此耳。乃漢儒既創新周王魯之訛言。猶以爲未足。更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公羊何注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

復與自變其王魯之說。謂王魯者乃託新王受命於魯。實則孔子爲繼周之王。即爲制法之主也。春秋緯援神契云丘爲制法之王黑綠不代蒼黃演孔圖云丘爲木鐸制天下法又曰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運繁露玉杯篇孔子立新王之道其中亦有二說。一謂孔子當正黑統。見繁露改制篇蓋以秦爲黑統。不欲漢承秦後。遂奪黑統歸之孔子。以爲漢承孔子之統。一謂孔子爲赤統。孔子爲漢制法。論衡佚文曰孔子爲漢制法傳在漢也後漢書霍諤傳曰此孔子所以垂王法漢世所以遵前修餘見公羊解詁不具引春秋亦爲漢興而作。即何休所謂假周以爲漢制因以孔子受命之符。即漢代受命之符。一王一統。爲孔子者滋苦矣。然以孔子爲王。於古無徵。乃援緯書素王二字。以爲孔子即素王。夫素王云者。即孟子所謂天爵也。莊子以虛靜恬澹爲元聖素王之道。此泛指有道者言。古無有以此爲孔子者。以孔子爲素王。始於緯書。春秋元命苞云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論讖曰仲尼爲素王孝經緯鈎命訣曰孔子言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董仲舒等據之謂孔子作春秋見素王之文而鄭君六藝論亦爲此說淮南子、中論、論衡、風俗通。均襲緯書之謬。淮南子云孔子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中論云仲尼爲匹夫而稱素王論衡曰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風俗通曰孔子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夫主必有位。故孟子曰天子一位。中庸亦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如緯書之說。是則中庸孟子爲誣矣。然素王猶係空文之稱。且公羊傳明言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以王即孔子。未免前後互歧。後儒知其說不可通。由是王愆期謂公羊傳之

文王。即指孔子。近人以其新奇可喜。又據論衡文王之文傳孔子一語。遂以繁露何注及緯書之文王。均指孔子而言。則是以優伶扮演古人之法。施之於孔子。而孔子愈苦矣。夫論衡祇言文王之文傳孔子。未嘗言孔子即文王。今合文王孔子爲一人。豈非呂步舒所謂大愚乎。乃近人既信王氏之說。並以諸子所言之聖王。其言曰孟子聖王不作即指孔子荀子以聖王爲師聖王沒亦指孔子並以世子所言聖王之道莫大於恕亦指孔子而言先王、其言曰荀子言先王惡其亂故治禮義莊子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孟子先王有不忍人之心守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均指孔子而言後王。其言曰荀子言後王之成名君子審後王之道彼後王者天下之君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法貳後王謂之不雅百家之說不言後王則不聽王者之制法不貳後王以及法後王一制度均指孔子均指孔子而言。夫莊子以春秋爲先王之志。與孟子以春秋爲天子之事同。言春秋據先王之法。能得先王治國之意耳。若孟荀所言聖王先王。本文自明。尤不待辨。原文甚長從刪且先王之文。與後王相對待。果皆指孔子。則荀子言儒者法先王。又言法後王。彼素崇正名者。何其亂名若此乎。乃近人不察。既奉孔子以王者之稱。又以六經所言之制。皆孔子所改。試詳辨之。首曰儒服。禮記儒行載孔子之言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由各國禮服。或有不同。逢掖爲魯國之服。章甫爲宋人之飾。故居魯則衣魯服。在宋則服宋冠。各從其宜也。昔禹入裸國。盡棄衣冠。泰伯適吳。文身斷髮。謂之從俗則可。謂之創制

則非。何得以衣因魯制。冠因宋制。定爲儒者所創之服乎。墨子載公孟子戴章甫搢笏。儒服以見墨子。而莊子田子方篇所載春秋之季。魯人服儒服者尤多。儒服即古代儒者之服。大戴禮哀公篇云。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世。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新序曰。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足證其爲先王所制定。即孝經所謂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也。鹽鐵論云。文學褻衣博帶。竊周公之服。足證儒服起於孔子之前。而近人則擬諸釋氏之袈裟。爲孔子改制改教之徵。謬一。次親迎。夫詩言文定厥祥。親迎於渭。則親迎之禮。行於周初。公羊紀履逾來逆女。傳曰譏始不親迎。足證古有親迎之禮。厥後廢而不用。故公羊以爲譏。而近人以此禮爲孔子所創。謬二。次立嗣。夫周平王之崩也。太子狐父先卒。其孫桓王即位。前乎此者則有太甲嗣成湯之位。足見嫡子死則立嫡孫。亦古代通行之禮。惟舍孫而立次子者。古亦間有其事。如檀弓篇子服伯子所舉是也。孔子定爲立孫。不過於兩說之中酌從其一。而近人乃以立子爲舊制。立孫爲孔子所改之制。謬三。次三年喪。夫堯典明云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是爲考妣服喪三年。其制始於唐虞。若以此爲記事之文。或爲孔子所竄入。則無逸篇言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係周公之語。必非孔子所竄入。左傳亦言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皆足證三年喪在

孔子之前。因時人不能守此禮。故孔子刺其非。而近人以古代喪親期年。三年之喪。爲孔子所定。謬四。次合葬。夫詩王風有言。死則同穴。檀弓引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曰。周公蓋祔。則合葬始於周公。而近人謂始於孔子。檀弓言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季武子在孔子前。孔子生十餘齡季武子即卒豈杜氏逆料孔子之改制。而先行此禮耶。謬五。次大一統。夫大一統之說。固見於公羊。此由孔子欲復古代天子之實權。故創爲此議。而近人以爲孔子所定。削小封建之制。然墨子尚同之說。何以亦與此相符。謬六。次授時。夫三正之制。由來久矣。佚周書周月篇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順天革命。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爲正。亦越我周。致伐有商。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也。此語最明。而白虎通則謂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何休公羊解詁。亦謂春秋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不知春秋所紀。均周正而非夏正。如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若爲夏正。則震電不爲異。成二年春二月無冰。若爲夏正。則無冰不足異。蓋編年紀月。均用周時。而田狩祭享。猶用夏時。如蒐苗獮狩。禴禘烝嘗。均以夏時起事。而易其時與月之名。如桓四年春公狩於郎。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是也。正與佚周書所言恰

合。以孔子爲用夏時者。惟公羊家有此說。何休又以王二月王三月爲存三統。必謂春秋悉用夏正。則弟書王三月可矣。正月二月。書王何爲。且春秋之時。晉用夏正。足證用周用夏。各國不同。若如公羊家言。豈晉國預從孔子所改之制乎。孔子言行夏之時者。不過託之空言。又因得夏時之書。因並考夏代授時之制。非據夏時以改周典冊之文。而今人以授時爲孔子所改之制。謬七。次井田。考左傳哀十一年。孔子對冉有作田賦之問。謂有周公之典在。國語亦同。並詳言井田之制。使井田非古制。何以載於周公之典。藉曰此係僞書。孟子諸人所言。均係託古。則什一之法。明載於管子八觀篇。且戰國之時。商鞅開秦阡陌。使無井田。何有阡陌。若謂井田係仿孔制。則荀子明言秦無儒。於此知商君所開之井田。即西周建都時所劃之井田。而今人謂井田爲孔子之制。謬八。次刑罰。考墨子尚同篇曰。古者聖王爲五刑。是孔子言五刑。墨子亦言五刑。足證五刑之制。非孔子僞託。而近人據荀子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一言。又歷引尚書及荀子之文。以證刑罰古今不同。實爲孔子託先王以明改制。不知荀子言百王所同。僅指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二端。言二端以外。古今之刑罰不盡同。荀子非與尚書相歧。亦非自歧其說。且呂氏春秋。亦云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使爲儒家所造。墨家何爲而用之。謬九。次選舉。考墨子尚賢篇。引



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同心戮力。管子亦言擇賢民爲里君。又曰。匹夫有善。可得而舉。足徵選舉之制。爲古代成法。今人據公羊譏世卿之說。遂以選舉爲孔子所創。謬十。次封建。今人以封國百里。爲孔子制。然管子形勢解云。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豈管子預師孔子之制。而爲是言乎。或以秦代廢封建。本於孔子大一統之制。則大一統之制。與封建相反。孔子既創大一統。何以又創封國之制。謬十一。次卿大夫。四士之法。明見於管子。而今人據公羊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之文。以此制爲孔子所創。謬十二。然近人證孔子所改之制。猶不止此。並以古代尚樸。凡靈臺明堂之制。均係孔子所僞託。果若是。戰國齊地。何以有明堂。今長安西北。何以有文王靈臺故址。僖十五年左傳秦伯舍晉侯於靈臺杜注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三輔皇圖云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二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今遺址在西安府之西既疑明堂靈臺爲僞。由是於古禮所言制度器服。均疑爲孔子之制。夫古代制度。固非今日所得見。然北方各省。於墾土之時。多得殷周之器。足徵鐘鼎盤彝。起於孔子之前。器物既非孔子所創。則佩玉舞羽諸禮。亦非孔子所創矣。又其甚者。引說苑建本篇之文。以耕鑿醫藥官室。出於儒者。即係出於孔子。然則孔子以前之人民。竟飢者無以得食。疾者無以得醫。並未有室家以禦寒暑耶。彼亦知古代之制。明著於經。不可盡泯。於是據淮南

子、淮南子言爲道者必託之神農黃帝然僅言託古未嘗言僞造古事且非指孔子言緯書、孝經鈞命訣云與先王以託權繁露、符瑞篇云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間羊解詁之文。隱元年云制正月假以爲王法莊十五年云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哀十四年云我但托先人所聞以爲六經所紀古事。爲托古以行權。又以爲即孟子言不必信之說即孔子所言堯舜文王。亦係假託之詞。儒家法孔子。故托言法堯舜文王。不知公羊作傳。去孔子之世已遙。故於春秋所言之事。不明其顛末。遂以爲經文假行事以見義例。有所謂文與而實不與者。又有所謂行權反經者。而董何之說。緣之以生。由是於經文之明顯者。均視爲隱語。有同射覆。然惟說公羊者爲然耳。近人乃推以遍說群經。使六經之文。易爲莊列寓言。中庸云。無徵不信。若此是無徵而求信也。論衡曰。儒者說不空生。若此是儒說均空生也。且公羊傳云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若文王即孔子所托之人。則此文亦可云繼孔子之體。守孔子之法度矣。豈孔子爲周王之祖乎。又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也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子也。若堯舜即孔子所托之人。此文之君子。既指孔子。則是孔子樂孔子之道。孔子知孔子。豈孔子有化身之術乎。是即舉彼所宗主之公羊以證其說。亦徒令人啞然失笑而已。其他各證。又不及是。若以孔子有答顏淵爲邦之問。則爲訓爲治。小爾雅爲邦即治邦。非造邦。且係理論之詞。所謂託之空言也。若據其或繼周之語。則或者疑詞

也。非以繼周爲己任也。且明言殷因夏。周因殷。損益可知。亦非改制之謂也。若據孟子天子之事一語。謂孔子以天子自居。則天子之事。非天子之制也。若據墨子攻儒之文。以證墨子所攻之制。即孔子所改之制。則墨子之刺儒家。明言其法周而不法夏。淮南子亦曰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後背周道而從夏政。足證墨之攻儒。以其法周。非以其改制也。展轉附會。無一可通。可謂作僞心勞日拙矣。康氏又以公羊太平之世。附以禮運之大同。謂孔教有大同小康二派。比於釋氏之大乘小乘。愚按邵懿辰云。禮運一篇。先儒每歎其精。而不甚表章者。由不知首章有錯簡。而疑其發端。近乎老氏之意也。今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二十六字。移置不必爲己之下。是故謀閉而不興之上。則文順而意亦無病矣。就本篇有六證焉。先儒泥一與字。以大道之行屬大同。三代之英屬小康。不知大道之行。概指其成功之盛。三代之英。切指其治世之人。與字只一意無兩意。而下句有志未逮。正謂徒想像焉。而莫能躬逢其盛也。否則下句有志未逮。當作何解。證一。今大道既隱。以周爲今猶可也。以夏商爲今可乎。既曰未逮。又曰今。自相矛盾。證二。禮爲忠信之薄。則子游宜舉大道爲問。而又曰如此乎禮之急也。不重大同而重小康。文義不屬。證三。講信修睦。後文三見。皆指聖人先王。而非遠古。果有重五帝

薄三王之意。後文何無一言相應乎。證四。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本戰國時道家之說。而漢人重黃老者述之。實則五帝不皆與賢。堯舜以前皆與子。天下爲公。即後文所謂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終以下六句。皆人情之所欲。即人情以爲田。而大同即大順也。天下爲家。則指東遷以後。號令不行於天下。國異政而家殊俗。並無與子與賢之意。選賢與能。是對世及言。世及者若春秋譏世卿。雖有聖賢。無自進身。異於周初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耳。證五。我欲觀夏道。我欲觀殷道。我觀周道。三道字正承大道而言。果大道既隱。又何觀焉。後文大柄大端大寶。即大道也。證六。清義疏謂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十字當在貨力爲己下大人世及上據此則知大同者即三代之治。近人乃以附於共產之說。其妄甚矣。

三、儒教爲孔子所創。自改制以後。從其教者。皆謂之儒。故儒者譬猶孔子之國號。如高祖之改國號爲漢。太宗有天下之號爲唐也。劉氏駁之云。孔子非宗教家。其證有三。一、孔子以前。久有宗教。其原起於祀先。由人鬼而並及夫天神地祇。故中國古代有祖先教。有多神教、拜物教。而一切祭祀。見於禮記祭法爾雅祭名者。皆古代宗教之儀式也。是皆孔子以前之教。二、孔子未立宗教。孔門所言教字。皆指教化教育

言。如王制言七教。荀子言十教。中庸言自誠明謂之教是也。君施於民者爲教化。師授於徒者爲教育。說文教字下云。上所施下所受也。此即孔門言教字之的解。孔子於古代鬼神教。不敢深信其有。亦不敢力闢其無。如云敬鬼神而遠之是謂之襲用則可。謂之創教則誣。三、古之稱孔子者。或曰儒學。史記老子列傳或曰儒術。淮南子齊俗訓魯人習孔子之術劉略班志。均稱爲儒家。列於九流之一。至東漢時。牟融喜說釋典。始以儒道與釋道並稱。六朝之時。釋老漸盛。張融之徒。始以儒學與老釋並衡。然皆自異教之人。攀附孔子。欲與齊衡。加儒名以爲識別。非儒者以是張其教也。且儒學亦非教名。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術爲邑中道。邑中猶言國中。因古代授學之地必在都邑。故學子謂之術士。與野人爲對待。孔子所教。即古術士之所治者。故世以儒名之。其非宗教昭然矣。

四、六經未亡於秦火。秦焚詩書。博士所職不焚。蕭何入秦。收丞相御史圖書。已盡得之。况藏書之禁僅四年。不焚之刑僅城旦。則天下藏者必多。劉歆欲僞作諸經。窺秦有焚書之間。故舉以歸之。謂篇缺簡脫。以爲作訛之地。劉氏駁之云。秦之焚經。不自始皇始。韓非子云。商君教孝公燔詩書而行法令。是焚書始於商鞅。故其言曰。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國安不殆。韓非亦言群臣爲學者可亡。則秦之禁學。有

自來矣。史記始皇本紀載焚書之事甚詳。儒林傳亦云。秦焚詩書。六藝從此缺焉。又曰秦焚詩書。書散亡益多。六國表云。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夫六藝既從秦而缺。此尚書禮經之所以有佚篇也。書既從秦而散亡。此秦誓所以得於河內也。書或藏於民間。此孔壁所由有古經也。若以史記之文。爲劉歆所竄。則賈生過秦論有云。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豈亦劉歆所僞作耶。且史記儒林傳云。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又云。秦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此尚書至秦而缺之證。又曰。禮自孔子時已不具。及至秦時。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此禮經至秦而缺之證。六國表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夫春秋亦諸侯史記之一。此春秋至秦而殘之證。若云秦代多儒生。叔孫通、張蒼、陳餘、劉交、申公、伏生、酈食其、陸賈之通儒學。係在秦火以前。若史記儒林傳。言儒術既絀。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高帝圍魯。魯儒尚講論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此指儒術言。非指儒學言。學與術不同。學載於書。術寓於器。秦所焚者書也。未焚者器也。書焚故儒學亦亡。器存故儒學亦存。觀孔甲抱禮器而歸陳涉。徐生善爲容。則魯中諸儒。所習者不過用禮器習容儀而已。至其書則固殘缺也。若云書籍爲蕭何所收。考史記蕭何傳云。沛公至咸

陽。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所。何獨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夫蕭何所藏之圖書。即張蒼傳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之圖書也。圖猶周禮職方氏所掌之圖。書猶小行人所獻之書。蕭傳以律令與圖書並言。張傳以計籍與圖書並言。則圖書即有秦一代之版籍。而今又以圖書即六藝。豈可信乎。夫蕭何爲刀筆吏。固不知詩書爲何物。若高祖者溺酈生之儒冠。憎叔孫通之儒服。又言乃公居馬上得天下。安用詩書。則六藝之籍。必不爲漢所取。彰彰明矣。按挾書之律至惠帝四年始除高帝時事實上雖放任而法律上尚禁止雖有書亦不敢遽出也。以近事證之。清乾隆時。焚禁之書。計千百種。民間藏之。輒干禁例。然好奇之士。則仍藏其書。至於近藏。禁書之亡者固多。而出者亦不少。然皆殘缺不完。夫印行之書。動盈千部。猶尚如是。况繁重之簡策。而謂經焚燬之後。絕無殘缺。此必不然者也。

五、共王發壁。原無其事。左丘明但有國語。無春秋傳。大小毛公。未必有其人。歆始僞造周官。附成莽業。繼及群經。於易僞造序卦雜卦。及費高二氏本。於書僞造古文書。及百篇序。於詩僞造毛傳。於禮僞造逸禮及明堂月令。於樂僞造樂記。於春秋摘取國語。削其平王以前事。依經編年。僞爲左氏傳。於論語孝經。亦僞造古文。既編造群經。欲以訓詁證之。又僞造爾雅小爾雅古今字指。又令其徒編訓纂。假揚雄之

名以給天下。且多搜鐘鼎奇文。稍加增飾。號曰古文。許慎說文。皆歆之偽學。漢書什九出於歆。所言不足信。史記及周秦西漢古籍。凡有涉及古文。及與今文不合者。皆歆所竄改。著證偽十三篇。以伸其旨。一毛詩二古文尚書三古文禮四周官五明堂月令六費氏易七左氏傳八國語九古文論語十古文孝經十一爾雅十二小爾雅十三說文皆未見傳本僅見其偽經考已幾二十萬言重複錯雜令人目昏茲摘其大意如此按廖平於七略之籍。立說不同者。概以今古文別之。雖甚武斷。然等列並視。未嘗言其偽也。康氏則凡與己之所謂今文不合者。皆目爲劉歆偽造或竄入。誠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矣。夫劉歆不過治古文耳。以治古文故。遂謂其偽造古文。則班氏世治今文。班伯受詩於師丹固撰白虎通義。亦主今文者。可云十四博士。原無其人。皆固所偽託。史記儒林傳之伏生申公。亦固所竄入耶。歆不過校理群籍耳。以校書故。遂謂其偽撰或偽竄。則清紀昀四庫提要。是漢非宋。爲宋學者可曰凡漢學之書。皆昀偽造。經傳中有涉及訓詁者。皆昀所竄入耶。就如所言。莽假周公以篡漢室。歆假周公以篡孔子。論學則莽取於歆。論術則歆取於莽。夫所惡於莽者。謂其改制易代。篡漢而自立也。使莽能行周公之道。輔翼平帝。修明禮樂。致漢中興。功成身退。而已不居其位。不有其名。則雖周公無以尚。又何惡於莽。今歆造作諸經。發揚聖業。功歸周孔。而已不居其功。不有其名。是與莽之篡漢者相反。何



云其同。方將儕歆於孔子。何故以之配莽。夫歆亦人也。非五帝之所感生也。自古經制之書。莫高於周禮。紀事之文。莫尚於左傳。周公能爲周禮。不必能爲左傳。丘明能爲左傳。不必能爲周禮。孔子能訂詩。不必能詁詩。能作春秋。不必能傳春秋。七十子之徒。或知易而不知書。或能禮而不能樂。或通經義而不能小學。而歆則以一人之身。創造而訓釋之。是兼有周公孔子及七十子之才。而其僞託周公。又與孔子僞託堯舜文王等。則固當黜孔子而奉劉歆矣。何故仍以孔子爲教主。夫以己所不取之書爲訛。則天下無不可僞之書矣。己所取之書。有與彼之說相同者。則又謂作僞者所竄入。則天下無可言之理矣。設有反對康某者。謂康某並無其人。爲作僞者所造。又將何辭以自解耶。余嘗謂微言家有僞。惟考訂家無僞。古文家即考訂家而歆又考訂家之宗師劉歆行事一切皆趨勢。惟治學不趣時。漢代三公若匡張孔馬之徒皆治今文古文無有據高位者以歆之才使治今文何遽不若師丹而故與博士牴牾幾瀕於危蓋歆一切皆阿附惟言學則不肯苟合也然此可爲智者道。難與若輩言也。尋康某前後諸論。可云載鬼一車。劉君辭而闢之。庶幾乎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者矣。

學術之與國勢。相爲因果。漢之絕而復興。宋之弱而不振。南北朝之分裂。唐之統一。觀其學可預測之矣。而清則有進於是者焉。清之初。宋學倡於上。漢學興於下。

其繼也。宋衰而漢分爲二。其末也。古言孔學。今倡孔教。古流於革命。今湊於變法。而清因以亡。夫孔之爲學固然矣。至倡孔教之故。則以今文尚微言。信讖緯。其神怪有似於教。猶可通也。若革命立憲。與漢學絕不相蒙。胡由而至。推原其故。則以胡清入主。篤古之儒。以訓詁自藏。雖艱貞蒙難。而餘痛未泯。自王顧黃萬。下逮錢澄之、張爾岐、陳啓源、朱鶴齡、顧祖禹之徒。皆遯世無悶。終老殘編。其逢迎異族以獵大官者。若魏象樞、魏裔介、李光地、湯斌、張伯行等。皆以宋學爲裨闔者也。雍乾以後。治漢學者雖多舉科第。而皆不任要職。博取微祿。資以治經。全祖望且不避鉅禍。明著南山莊史兩案於集。其蓄念深矣。紀昀、畢沅始膺顯官。然亦不爲清建一謀。畫一策。阮元頗抒論議。然與其謂爲滿人謀。毋寧謂爲漢人謀。傳至末葉。窺其隱衷。孤章斷句。遂爲伏戎之地。於時清勢已衰。外患頻起。今文素以致用自命者。至是詭然自異。承宋學之乏。以學阿世。康氏陳義尤高。以孔子改制。飾其變法之說。覲然以聖人自居。方謂高可爲教皇。下亦不失總揆。高名厚實。一舉兩收矣。未幾戊戌變作。身敗名裂。庸妄小兒。反竊其僞經之義。廢經斥孔。教未立而學先亡。是又康氏所不料。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有如是哉。余生丁其時。限於境遇。不能有所匡正。使五千載金匱石室之藏。奄然待盡。余之罪也。有能申經訓、放

淫辭、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泰平者乎。俟之來哲。

### 異文炫奇

金石之學。著於宋而衰於元。在明惟郭昌宗有金石史。楊慎有金石古文。然淺陋簡略。祇備一格。至清而復大興。以此名家者不可勝舉。略紀一二。如劉青藜之金石續錄。杜侗之來齋金石考略。孫星衍、邢澍、趙之謙之寰宇訪碑錄。孫邢原撰趙續翁方綱之兩漢金石記。錢大昕之潛研堂金石目錄。繆荃孫之藝風堂金石文字目。此屬於目錄者也。清內府之西清古鑑。劉喜海之金石苑。張燕昌之金石契。陳經之金石圖。端方之匋齋金石錄。吳大澂之愔齋集古錄。此屬於圖像者也。吳玉搢之金石存。武億之金石跋。洪頤烜之平津讀碑記。趙紹祖之古墨齋金石文鈔。此屬於正文字者也。要其著錄之博。莫過於王昶金石粹編。選擇之精。莫過於阮元積古齋、吳榮光筠清館。考訂之密。莫過於錢大昕之潛研堂金石跋尾、嚴可均之鐵橋金石跋。而尤以孫詒讓古籀拾遺爲最。所以然者。凡屬文字。必準六書。諸君子既博覽鼎彝。而又嫻於小學。故探索鉤稽。所得較宏也。傅青主嘗問閻百詩金石文字。足以正經史之訛而補其闕。此學始

於何代何人。百詩考得王肅據子尾尊。劉杳據齊景公尊。孟康據玉琯。張晏據伏生碑。晉灼據黎陽碑。傅宏仁據齊胡公銅棺題字。顏之推據秦權銘凡七事。以爲此外無先之者。王鳴盛云。王肅、劉杳、孟康所據。皆無文字。則精確者惟四事耳。而此外若昭三年傳。叔向引讒鼎銘。以證憂不可樂。昭七年傳。孟僖子引考父鼎銘。以證明德後必有達者。禮記祭統篇引孔悝鼎銘。以證作銘之義。考工記栗氏引嘉量銘。以正量之制。此見於經者也。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識齊桓公柏寢銅器。案其刻果然。漢書郊祀志。張敞按美陽鼎款識。辨爲周鼎。此見于史者也。若家語載金人銘。大戴禮載丹書銘。秦本紀載秦始皇所立諸碑。魏收魏書衛操傳載操所立大邗城碑。而柏人城西門碑。闕駟且據以爲即舜納於大麓之迹。凡此皆百詩之所未及舉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序按金石足以正史者誠有之。若於經文。則惟偶可裨補闕漏。絕無有能正之者也。文字之學。要以說文爲主。金石文之異於說文者。苟協於六書。亦可並存以備一體。若彪奇不經。則固當力黜之。而俗儒好以此自炫。可云惑矣。章太炎氏爲理惑論以闢之云。說文錄秦漢小篆九千餘文。而古文大篆未備。後人抗志慕古。或趨怪妄。余以爲求古文者。宜取說文獨體。觀其會通。攝以音訓。九千之數。統之無慮三四百名。此則蒼頡所始造也。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今既不獲遠求邃古。周禮故書、儀禮古文。

有說文所未錄者。足以補苴缺遺。邯鄲淳三體石經。作在魏世。去古猶近。其間殊體。若虞字作𠂔之類。庶可采錄。旁有陳倉石鼓。得之初唐。晚世疑爲宇文新器。蓋非其實。雖叵復見遠流。亦大篆之次也。四者以外。宜在闕疑之科。而世人尊信彝器。以爲重寶。皮傳形聲。曲徵經義。顧以說文爲誤。斯亦反矣。彝器之出。自宋始盛。然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王欽若天書。即出其間。方士詭僞。固已多矣。且輕用民力。莫如漢魏。浚深穿堅。時時間作。由晉訖隋。土均尚厲。彝器顧少掊得。下及宋世。城郭陂池之役。簡於前代。而彝器出土反多。其疑一也。自宋以降。載祀九百。轉相積累。其器愈多。然發之何地。得之何時。起自何役。獲自誰手。其事狀多不詳就。有一二詳者。又非衆所周見。其疑二也。古之簠簋。咸云竹木所爲。管仲鏤簋。已譏其侈。而晚世所獲。悉是鎔金。著錄百數。何越禮者之多。其疑三也。祭饗庸器。非匹庶之家所有。至於戈戟刀鉞。布在行伍。錡釜耒耨。用之家人。少多之劑。千萬相越。然晚世所見者。禮器有餘。兵農之器反寡。其疑四也。刀布勢輕。失則易墜。鐘鼎質重。載之及溺。所以亡國之墟。下有積錢。秦致九鼎。淪於泗水。自餘觶爵簠簋之倫。輕不如錢。重不如鼎。其漂流墊陷蓋少。得失之分。未論其由。其疑五也。然則吉金著錄。寧皆贗器。而情僞相雜。不可審知。必令數器互讎。

文皆同體。斯確然無疑耳。單文間見。宜所簡汰。無取詭效殊文。互相誑耀。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自莊述祖、龔自珍好玩奇辭。文致瑑兆。晚世則吳大澂尤喜銅器。亦有燔燒餅餌、毀瓦畫墁。以相欺給。不悟僞迹。顧疑經典有訛。說文未諦。迨孫詒讓頗檢以六書。勿令離局。近校數家。諒爲慎密。然彝器刻畫。素非精理。形有屈伸。則說爲殊體。字有暗昧。則歸之缺泐。乃云李斯妄作。叔重貽謬。斯蓋吾之所未論也。

國之將亡。必有詳異。非必五行之沴也。人心好異。即有異物以應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清之季年。燕齊出匭器。而濰縣陳氏介祺最名。又呂佺孫有博考劉鐵雲有藏匭程敦羅振玉均輯有秦漢瓦當文字程三卷羅四卷又端方有藏甌記魯蜀出封泥。而海豐吳氏式芬爲著。式芬及陳介祺合撰封泥考略羅振玉王國維又拾遺補缺爲封泥輯存西域出斷簡。光緒戊申英人斯坦因博士訪古於我國新疆甘肅得漢晉木簡千餘其所出地一爲敦煌迤北之長城二爲羅布淖爾北之古城三爲和闐東北之尼雅城等處歸藏於倫敦博物館法國沙畹博士爲之考釋敦煌出殘卷。斯坦因同時又獲唐寫本殘卷數種日本狩野博士曾錄之以歸又法國伯希和教授於敦煌石室得書尤多內有六朝及唐寫經史殘卷我國亦遣人至其地僅搜得佛經雜書各種而羅振玉、王國維以此名其家。所編有流沙墜簡鳴沙石室佚書又有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屬於經者十五卷唐寫本周易卷三卷四又隸古定尚書殘卷又毛詩傳箋卷九又禮記卷三又鄭注論語殘卷又麋信穀梁釋殘卷又唐龍朔寫本春秋穀梁集解殘卷又六朝寫本唐寫本春秋經傳集解殘卷好異者翕然稱之。然匭器祇以存古。殘卷藉

以補遺。如糜注穀梁鄭注論語墜簡封泥。僅以證漢晉時之制度。於文字無變異也。其最靈異者惟槁龜朽骨。當光緒二十五年。河南湯陰縣屬之古牖里城。相傳有土人見地墳起。掘之得骨片。與泥相黏結。取而浸之水中。久漸離析。滌之頗有刻文。踰年流至京師。王懿榮以厚值易之。未幾其子翰甫。以之售於丹徒劉鐵雲。鐵雲又左右采獲。約過五千斤。擇其尤者千片摹印行之。爲鐵雲藏龜。孫詒讓據之。作契文舉例。羅振玉尤篤嗜之。謂其發見之所。非湯陰而爲安陽。其地當殷武乙之虛。甲文爲殷室王朝之卜辭。古之卜筮。用龜與著。從無知古代用獸骨卜者。今發見之卜辭。刻於龜與骨者殆相半。爲殷虛書契編多種。殷虛書契前編後編書契菁華書契考釋書契待問殷商貞卜文字考鐵雲藏龜之餘殷虛古器物圖錄殷虛文字類編其主旨在殷商貞卜文字考中。大約謂許書古文。乃晚周列國詭更正文之文字。而非三代之古文。其爲三代之古文者。僅有金文可據。而卜辭更古於金文。所得有出於金文外者。因持此以校許書古籀之違失若干字。篆文之違失若干字。一一據卜辭正之。自是龜學大行。踵而爲之者甚繁。陳邦懷有殷虛書契考釋小箋王緒祖有殷虛書契萃菁葉玉森有鐵雲藏龜甲拾遺考薛有學契枝譚有說契有殷契鈎沈王襄有籒室殷契徵文日本林泰輔有龜甲獸骨文字美國明義士有殷虛卜辭。皆本羅氏之說。而其弟子王國維持之尤堅。著殷卜辭所見先王先公考等其跋羅氏書契考釋略云。說文之學。至金壇段氏而洞其奧。使世無所謂古文

者。謂小學至此觀止焉可矣。古文之學。惟吳縣吳氏。獨具懸解。而此書契文字者。又段吳二君之所不及見也。先生此書。詮釋文字。恒得之於天人之表。而根源脈絡。一一可尋。分別部居。創立義例。使後之治古文者。於此得其指歸。而治說文之學者。亦不能不探源於此云云。推其意似欲以吳氏金文。正許氏說文。而以羅氏龜甲。定吳氏金文。但未敢質言其故耳。章太炎氏理惑云。近有掇得龜甲者。文如鳥蟲。又與彝器小異。其人蓋欺世豫賈之徒。國土可驚。何有文字。而一二賢儒。信以爲實。斯亦通人之蔽。考周禮有鬯龜之典。未聞銘勒。其餘見於龜策列傳者。乃有白雉之灌、酒脯之禮、梁卵之祓、黃絹之裹。而刻畫書契無傳焉。假令灼龜以下。理兆錯迎。鬯裂自見。則誤以爲文字。然非所論於二千年之舊藏也。夫骸骨入土。夫有千年不壞。積歲少久。故當化爲灰塵。龜甲蜃珧。其質同耳。古者隨侯之珠、照乘之寶、瑤琨之削、餘蜺之貝。今無有見世者矣。足明聖質白盛。其化非遠。龜甲何靈。而能長久若是哉。鼎彝銅器。傳者非一。猶疑其僞。況於速朽之質。易蘊之器。作僞有須臾之便。得者非貞信之人。而群相信以爲法物。不其慎歟。夫治小學者。在乎比次聲音。推迹故訓。以得語言之本。不在信好異文。廣徵形體。曩令發玉牒於泰岱。探翮翼於泗淵。萬人貞觀。不容作僞者。以補七十二家之遺文。備鑄器象物之遺法。庶亦可



矣。若乃奉矯誣之器。信荒忽之文。以與召陵正書相角。斯於六書之學。未有云補。擬之前代。則新垣玉杯之刻、少翁牛腹之書也。寧可與道古耶。按章氏所云賢儒。指孫詒讓言。俗儒之信龜甲。誠不足異。孫氏以通儒而爲之舉例。固百思所不能解矣。周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設幣以比其命。杜子春注。設幣者以帛書其占辭。設之於龜也。玄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主之事及兆於策。設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用卜之法。杜謂書占於帛。鄭謂書事於策。竹帛古原通用絕無刻辭於龜之事。章氏所云無銘勒與書契者是也。羅氏亦知其不合。乃謂今甲與骨之刻辭。即在兆側。此先儒所未知者。按秦棄儒術。卜筮不廢。漢時錄於劉略者。尚有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五種。其載命龜之事必詳。果有刻辭之法。杜子春爲劉歆弟子。無容不知。今不求左證。凡已說與先儒異者。輒以先儒不知蔽之。則書籍可盡廢矣。何其於龜。其謬一也。閭巷小民。歲剝之龜。奚啻千萬。經歲輒壞。未有存者。何以一經商人契刻。能歷三千年朱墨如新。羅云予所藏龜與骨文上塗朱者甚多其塗墨者至罕朱色至今明艷墨則如標煤深入字中滌之不去且三千年不壞。固當與日月爭久矣。何以一入羅氏之中筭。每一展觀。輒有損壞羅云古物沈蘊三千年鍵予之中筭者亦且十年每一展觀輒有損壞倘再數百年恐千百不復存一龜之爲靈昭昭也胡靈於彼而不靈於此。其謬二也。今江湖賣卜之流。務

求敏捷。所書多僞體別字。不可施於文辭。是就令殷卜爲真。亦不足以證文字。然使千龜一律。猶可說也。而據羅氏所列。一羊一犬一豕。其異文皆八。一馬一鹿。其異文皆九。推之他文悉然。無一相同者。羅氏自云無一字無小異以一都之地。一官之守。其異尚爾。則千萬人所書。當爲千萬形。夫文字之用。即在統一。俾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若是可施於治察乎。其謬三也。且獨體爲文。合體爲字。初文至簡。孳乳始繁。用是倉頡釐正六書。以前民用。說文序謂倉頡之初作書依類象形似謂倉頡時只有初文本篇首已非之而周官保氏以之教國子。作龜甲者不知此義。故其文大體象形。指事至罕。會意、形聲。幾於無有。僞尤顯然。龜之爲物。古雖列於四靈。然要無當於文學。至宋陳搏劉牧之徒。始謂其胎息範數。孕育易理。清儒已力斥其誣。今又付以文字之重。屈籀斯賈許而從之。龜雖前知。亦不料有此榮譽矣。昔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孔子嘆爲不智。若今人之不智。是又文仲所竊笑也。

## 研經方術

七略四部之書。廣以博矣。條其細目。何啻百千。而揭其大綱。不過數種。沈浸載

籍。擷英取華。覃精研思。成一家言。是曰著述。考古辨義。發疑正讀。羽翼六藝。昭示來學。是曰傳注。會萃群言。整齊故事。審別條理。翦除煩惑。是曰編纂。陳發祕籍。舍短取長。補苴蠹壞。訂正彖訛。是曰校刊。百六之厄。水浸火燔。墜簡沈淪。遺文灰滅。單言隻字。間見別籍。於是好古之士。旁綜博採。組織成章。勢逾披沙。功同集腋。是曰輯佚。凡此五者。皆學子之用以成名。而群籍之所由備也。第著述一門。經部微異。諸子百家。皆由自創。經緣聖作。毋敢妄擬。有所發明。皆在論注。總持經義。發爲微言。是爲論述。凡儒家言。皆爲此類。正如佛說者爲經菩薩說者爲論。若伏生之大傳。鄭君之六藝論。亦其次也。傳注之學。爲經家大宗。若駁以糾違。如駁五經異義箴膏肓之類疏以釋注。亦其流也。石渠、白虎。開編纂之先聲。別錄、釋文。示校勘之矩矱。先民有作。後民是程。惟輯佚之學。始於深寧。至清儒始極其盛。視諸學爲獨後焉。要其有裨經訓。爲用則一。兼管分道。各擇其宜。但取徑審端。又自有別。或尚義理。或主考據。是丹非素。互訾不決。竊謂形上形下。不可相離。識大識小。道本一貫。惟是古今制殊。南北言異。非研求故訓。審別名器。無以明其條貫。歛其精華。絕流至海。勢所不能。故欲明聖蘊。端在考據。利器既奏。鯁理自昭。若掃棄故言。專恃頓悟。此則末士之心學。非先儒之經學也。

治經之法。最要有八。一曰文字。八體之形。六書之理。據古文可以正訛體。由本義可以求引義。斯固然矣。尤有進者。中國歷史綿邈。書缺有間。惟文字之作。發於上古。所含至多。由其單文。可考古代之物象。由其合體。可徵初民之思慮。而文化之演進。又即此能十得其四五。二曰音韻。音之變異。紐之通轉。可以通古今之郵。合殊方之契。讀其文如同堂而語。誦其詩可取瑟而歌。而其大用。尤在假借。既可明制字之用。又可爲詁經之需。取精用宏。莫尚於是。三曰訓詁。詁從古言。以今言釋古言也。訓之言順。說文徐注。順其意以訓之也。班志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雖主書言。諸經莫不如此。四曰體例。全書大例。各經皆有之。如莊子所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中、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是也。行事之例。各經不必皆有。如凌廷堪所撰禮經釋例是也。行文之例。各經詳略不同。如春秋義例。三傳言之甚詳。各經不必如此之繁。而亦不能無也。注家亦有之。如鄭注尚書用古文。而多異馬融。箋詩以毛爲主。而間下己意。注周禮兼述杜及二鄭。而考訓詁。據秘逸。以補其闕失。注儀禮兼存今古文。從今則注疊出古。從古則注疊出今是也。有修辭之例。經義述聞已言之。如經文數句平列。上下不當歧異。經傳平列二字。上下同義。經文上下兩義。不可合解。上文因下文而省各條。已發其凡。而俞氏古書疑義

舉例。言之尤詳。一切古書。可以此隅反。友人楊樹達有疑義增補五曰制度。古之宮室衣服器用飲食。幾無一與今相同。即坐立步趨之節。升降俯仰之容。亦復大異。以今日之文具。釋古人之行事。無異着綵衣於周公。加翎頂於孔子。西人畫孔子像飾以翎頂補服皂靴無有是處。宜詳考古代禮器禮節各圖說。核其形狀。必神游於百王之前。置身於三雍之宮。而後可與讀三古之書。六曰家法。漢儒治經。必遵家法。本書已著之矣。漢儒傳授篇士生數千載後。固不必守一先生之說。然各家傳授派別。則不可不知。七曰句讀。群經句讀。各家多不同。如易乾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有讀夕惕若厲无咎。有讀夕惕若厲无咎句。无咎句。有讀夕惕若厲句。有讀終日乾乾夕惕句。若厲无咎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有以利爲一讀。牝馬之貞另爲句。有合五字爲一句。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有以利字屬上主字爲句。有以後得主爲句。利屬下西南讀。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有讀曰若稽古絕句。有讀曰若稽古帝堯絕句。明明揚側陋。有以明明斷句。揚側陋另讀。有以明明揚側陋爲句。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有讀克諧句。以孝烝烝句。乂不格姦句。有讀克諧以孝句。烝烝乂句。不格姦句。如此者不可枚舉。句讀一異。其解義即多不同。解義與句讀。不可相離。武億經讀考異。即明此旨。八曰語詞。王引之云。經典之文。字各有義。而字之爲語詞者。則無義之可言。但以足句耳。語詞

而以實義解之。則扞格難通。因取九經三傳以及周秦西漢之書。凡助語之文。徧爲搜討。分字編次。爲經傳釋詞。其有未備者。則又補著於經義述聞中。而語中翳障。一掃而空矣。以上八條。文字、音韻、訓詁。其經也。體例、制度、家法。其緯也。句讀、語詞。其裔末也。然舍其微者。則其大者無以明。學記云。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鄭注離經斷句絕。是絕句爲大學之始基。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韻會引徐曰。惟也思也曰也斯也兮也。若此之類。皆詞也。語之助也。是語助爲意言之關鍵。欲由言以求意。舍詞其何以哉。

經家最忌之條。亦有十二。一曰虛造。如漢張霸之百兩篇。宋陳搏之河圖洛書是也。二曰臆斷。如蟲爲屈中。波爲水皮是也。三曰穿鑿。如趙賓之釋箕子爲萋滋、虞翻以與應爻互易九六爲旁通是也。四曰附會。如尚書家之洪範五行傳、公羊家之三科九旨諸條是也。五曰凌雜。如皇侃之疏論語多雜玄談、陳氏東塾讀書記曾摘出之王守仁之說五經半爲禪學是也。守仁有五經臆說六曰新奇。如王愆期謂公羊之文王即指孔子、陳啓源謂毛詩之西方美人爲佛是也。七曰拘泥。章炳麟明解故云。漢世說經。務以典禮斷事。視空談誠有間。拘文者或曰。卒哭捨故而諱新。父不名子。孔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其實未死也。循是以推。門人既厚葬顏回。孔子猶言回也視子猶父。則是顏回死

復蘇也。魯定公名宋。孔子對哀公言長居宋。則是定公不薨也。其蔽一。或以經記散言。謂之典常。徵天子駕六者。傳之時乘六龍。循是以推。載鬼一車。則亦可以傳既葬反虞之禮。軍行載社及遷廟主。亦自易著之也。其蔽二。或以古今名號不同。而疑爾雅。太史公曰。張騫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乎。循是以推。異國人聞有漢。亦將曰惡睹所謂虞夏商周也。其蔽三。下略屏是諸蔽。則可以揚姬孔末流。理董前修之業矣。八曰調停。經義述聞云。講論六藝。稽合同異。名儒之盛事也。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經師之隆軌也。然不齊之說。亦有終不可齊者。作者既所聞異辭。學者亦弟兩存其說。必欲遷就而泯其參差。反至混淆而失其本旨。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如書序以武庚、管叔、蔡叔爲三監。逸周書以武庚、管叔、霍叔爲三監。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去武庚。以管叔、霍叔、蔡叔當之矣。小雅皇皇者華。左傳謂有五善。魯語謂有六德。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兼此五者。雖有中和。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矣。周禮天官。有九嬪而無三夫人。昏儀則有三夫人而無九嬪。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云三夫人坐而論婦禮。無官職矣。遂人溝洫之制。以十爲數。匠人以九爲數。此不可強合者也。而解者欲合爲一。則謂遂人爲直度。匠人爲方度矣。見經義不同不可強說條下略按清代官修七經折衷彙

纂。尤好爲調人。極不可據。九曰增字改經。述聞云。經典之字。自有本訓。得其本訓。則文義適相符合。不煩言而已解。失其本訓。而強爲之說。則阨隘不安。乃於文句之間。增字以足之。多方遷就而後得申其說。此強經以就我。而究非經之本義也。如易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故事也。言王臣不避艱難者。皆國家之事。而非其身之事也。而解者曰。盡忠於臣。匪以私身之故。而不往濟君。則於躬上增以字私字。故下增不往濟君字矣。既濟六四。繻有衣袽。襦乃繻之借字。有或也。言人之於襦。或衣其敝壞者也。而解者曰。繻當言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夫有隙之舟。乘而得濟者。有衣袽也。則於繻上增舟字。有衣袽下增塞字矣。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方旁也。言洪水遍害下民也。而解者曰。大水方方爲害。則於方下增方字矣。柔遠能邇。能善也。言善於近者也。而解者曰。能安遠者先能近。則於能下增安字矣。詩周南。振振公姓。姓子孫也。而解者曰。公姓公同姓。則於姓上增同字矣。邶風終風且暴。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而解者曰。終日風爲終風。則於終下增日字矣。禮記郊特牲。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貳並也。言不敢比並於君也。而解者曰。不敢貳心於他君。則於貳下增於他字矣。儒行。居處齊難。難與煖同。敬也。而解者曰。齊莊可畏難。則於難上增可畏字矣。左傳隱六年。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謂



惡之延也。而解者曰。言惡易長。則於易下增長字矣。桓二年傳。今滅德立違。違之言回也邪也。謂立邪臣也。而解者曰。謂立華督違命之臣。則於違下增命字矣。原文至多今五經各舉二條此皆不得其正。而增字以遷就之者也。十曰望文生義。此其病一由於不明字之假借。經義述聞云。經典古字聲近而通。不限於無字者假借。往往本字見存。而古本則不用本字。而用同聲之字。漢世經師作注。有讀爲之例。有當作之條。皆由聲同聲近者。以意逆之。而得其本字。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然亦有改之不盡者。如借光爲廣。而解者誤以爲光明之光。借有爲又。而解者誤以爲有無之有。借簪爲擗。而解者誤以爲冠簪之簪。借蠱爲故。而解者誤以爲蠱惑之蠱。借辨爲蹠。而解者誤以爲分辨之辨。借祗爲狡爲疵。而解者誤以祗爲語辭。借易爲場。而解者誤以爲平易之易。借井爲阱。而解者誤以爲井泉之井。所列極多下從略若此之類。改本字讀之。則怡然理順。依借字讀之。則以文害辭。一由於不知形有訛誤。如夫與矢相似而誤爲矢。四字古與三相似而誤爲三。瑑與琢相似而誤爲琢。交與更相似而誤爲更。行與衍相似而誤爲衍。笑字隸書與先相似而誤爲先。宣與寡字隸書相似而誤爲寡。羔與羔相似而誤爲羔。見述聞形訛篇下又有上下相因而誤一條非尋文究義。不得能其本字也。一由於語詞誤解以實義。如與以也。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言不可以事君也。而解

者云不可與之事君也。則失之矣。以及也。易復上六。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言及其國君也。而解者訓以爲用。云用之於國。則反乎君道。失之矣。以而也。豫象傳。無生以作樂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言荐此樂於上帝。而又德配祖考也。解者謂以祖考配上帝則失之矣。以此也。祭統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言對揚此君之勤大命。著之於烝彝鼎也。而解者讀對揚以辟之爲句。云遂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德。則失之矣。下從略三條以外尚多有之。如古有成語有故事有俗語時用入文後入不知而強解之類皆於實義無裨。而於立言之旨有損。如不能解。寧從闕疑。毋無義而妄生義也。十一曰妄改經文。十二曰輕詆古訓。本書宋儒變古中已略舉之。相同者仿此不贅。又有剽竊古訓以爲己說者。其失等於輕詆。同爲經家之大忌。善學者謹守其要。而力去所忌。則可卓然成家。而追配於前修矣。

前代說經之書。存寡佚多。朱氏經義考。已分別著錄。屬於清代者。本書亦既擇尤記注矣。清儒復古篇單行刊本。集購不易。而叢書所收。又多非一類。專經叢書。自注疏外。最名者五大部。自注疏行而古注廢。其彙輯唐以前古著者。爲巴陵鍾鈞之古經解彙函。小學彙函。粵東菊坡精舍刊宋儒以義理解經。承其流者甚繁。徐乾學輯一百三十九種。納蘭性德刊之。爲通志堂經解。續之者張金吾有詒志堂。凡八十八種叢書目錄云此書

編定未刊原稿今藏涵芬樓無名氏有藝風樓。叢書目錄云此書有鈔本採輯宋元人經解二十二種十八種已收入詒志堂未收者周官新義春秋經解春秋通訓春秋集義四種均未刊行。刊行者僅錢儀吉所輯經苑。凡三十種。未刊者又有十八種。見曝書雜記皆宋學系也。屬於漢學者。阮元有學海堂皇清經解。王葵園有南菁書院皇清經解續編。五部並注疏爲六。無複本。此外考訂之書。見於各種叢書及別校本者尚不尠。向嘗與友人輯而錄之。爲經解三編。俾治經者不待外求。但其部帙埒於原書。刊刻殊不易也。諸種多爲備考之書。學者不能遍習。亦不必遍習。誦習之書。除十三經古注、並參考本疏及釋文外。每經可擇習一二種。如易治李鼎祚集解程傳參取清惠焦二家書治孫星衍今古文注疏胡渭禹貢錐指詩治陳奐毛詩疏馬瑞辰傳箋通釋三禮治孫詒讓周禮正義沈彤祿田考凌廷堪禮經釋例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張皋文焦循二家圖說參取胡培翬儀禮疏江永禮書綱目黃以周禮書通故春秋治李貽德左傳賈服輯述孔廣森公羊通義陳立公羊正義鍾文杰穀梁經傳注宋劉敞春秋權衡參取梁履繩左通補釋柳興宗穀梁大義述論語治朱子集注劉寶楠正義江永鄉黨圖考孟子治朱子集注焦循正義禮記大學中庸二篇治朱子章句爾雅治郝懿行正義廣雅治王念孫疏通習王氏經義述聞經傳釋詞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小學治段氏說文參取王筠釋例朱駿聲通訓定聲音韻自廣韻外治顧氏音學五書錢大昕聲類孔廣森詩聲類陳澧切韻考然其繁已數倍於注疏。窮年莫殫。惟有囊括群言。折衷一是。爲十三經簡注。書用孔傳詩用毛公三禮用鄭注本注是者不再爲注本注非者則別爲補注先駁本注之誤而以所採者錄於後詩序仍別出附于經後其餘各經則不復錄舊注但擇是者一說注之通習者祇讀是書。專一經者始旁觀別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可

省其餘力從事于經世之務。庶不至以儒爲詬病。世變日亟。相需甚殷。海內通儒。必有能爲之者。鄙人愚闇。非其任也。

成學之程。爲階有四。其始也。流覽目錄。識其正訛。辨其流別。以爲從入之途。若楊守敬、繆荃孫是也。又進爲編纂。如阮元、王葵園。爲校勘。如盧文弨、顧千里。爲摭拾。如余蕭客、嚴可均。功在述古者也。又進則融會貫通。求出公例。化裁通變。獨闢谿徑。若戴、段、錢、王之所詣。功在知新者也。又進則結千古之懸案。補六藝之未備。依據公例。創制立法。兼鄭朱之長。以開百世之基。盱衡近古。杳焉寡稱。惟亭林嘗有志焉。以生明季空疏之後。無所取材。未克大成。今則考訂之備。無復餘蘊。殊方之學。亦航海東來。匯積於斯。以待陶鈞鼓鑄之鴻儒。斯千載一時之會也。勛哉多士。其好爲之。

## 儒效引義

劉歆校書。列六藝於七略之一。後之爲此學者。部目內容。雖有變更。而皆以經自爲一部。夫經各獨立。不相統攝。原不必強合爲一。而一切學術。咸出六藝。異子史百

家於經。亦無異別子孫於父祖。劉略創例。未爲當也。竊謂宜分群籍爲七部。肇立嘉名。以經爲首。餘以類從。甲類首周易。凡諸子中自撰之書。成一家言者隸之。如老莊申韓皆是乙類首論語、孝經、孟子。凡諸子中輯錄之書。及集部之不屬於文辭者隸之。如名儒名臣文集以說理論事爲主者丙類首尚書。凡紀事之史隸之。如國語戰國策之類或謂尚書紀言春秋紀事按專紀言之書如論語孟子不可名史尚書首列堯典卽爲紀事禹貢全篇並無一言其他紀言之篇亦首列事狀非爲虛發且事可包言言不可包事今定爲紀事史之首丁類首春秋。凡紀傳編年之史皆隸之。或謂紀傳體本於尚書然史公明言本春秋班固世紀稱春秋考紀實準春秋而作與尚書闕略無年次者不侔蓋以本紀爲經世家列傳爲傳其傳雖與左傳依經附傳稍異然其大旨則無殊也戊類首三禮。凡典章經制之書、通典通考之屬兵農學伎數術之學皆隸之。凡西人所云哲學皆歸易類所云科學皆附于禮類己類首詩。凡詩賦詞曲及駢儷之文均隸之。西人所云美術之文皆屬此類庚類首爾雅。凡文字、音韻、訓詁之學隸之。其餘小說雜技。則別爲一類。附於簡末。庶治學者可溯流以探其源。循本以考其末。而經之囊括萬有。亦不煩言而明矣。

學術之別。屬於形以下者。百家衆技。不該不徧。姑勿深論。舉形而上者言之。西人有宗教與哲學之目。分道而馳。亦有所謂宗教哲學者。然宗教爲教。哲學爲學。其本體固不同也。徵之中國。墨子爲宗教。老子爲哲學。二者與六藝之義。絕不相類。無

待深論。然即如其說以證之。宗教家言教主之神靈首出。與信教者生天之福利。不過欲起人信仰。而堅其向善之心。若六經所言聖人。不出庸言庸行。無瞿曇生行七步指天畫地之奇。爲其學者。備嘗艱苦。僅得身後微名。非有淨土天堂之樂。而其居常也。則忍欲以踐形。臨變也。則舍生而取義。王公失其貴。陶朱失其富。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舉天下之刑驅勢迫。無有能喻此者。越數千年而勿替。蓋真理之服人心。百倍於迷信。是非宗教而具宗教之效力也。哲學派別至繁。而經無所不包。如彼所謂唯物論。即自明誠謂之教也。唯心論。即自誠明謂之性也。一元論。即太極太一之體也。多元論。即五行五德之學也。相制論。即並育並行之說也。並行論。即不誠無物之義也。此據今人譯名言心物各自獨立存在不過具有一種因果相互關係者謂之相制論言心物淵源同一不過顯現形式不同於外面看是物質內面看是精神者謂之並行論其言現象。有原子論。即易之陰陽變化。而中庸所謂至小莫破也。有超絕神論。即禮之郊禘祈報。而詩所云出王游衍也。大約易是無神論如神者妙萬物而爲言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非物外別有神禮重祭祀似有神論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然言如在而不言在則與西教之實有異矣至人生哲學。莫尚於中國之倫理。尤不待言矣。其認識之法。則有獨斷論、懷疑論、批評論、觀念論、唯理論、經驗論、實在論等派。聚訟不休。而皆不如中庸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循次漸進。爲至備而當。是非哲學而哲

學舉莫能外也。有宗教之信而無其迷。有哲學之利而無其弊。劉勰謂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豈不信哉。

經之爲道博矣。而其致用者莫尚於禮。班志云。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蓋諸經其體。禮樂其用也。治世之術多端。而語其歸宿。不外法治、禮治二種。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法治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禮治也。法治出於道家。黃帝始之。伊尹、太公修之。禮治行於儒家。堯舜作之。周公述之。黃帝時無道之名堯舜時無儒

之名茲特言其義如此孔子主禮治。故祖述堯舜。不及黃帝。憲章文武。不述成湯。平生不道伊呂。管仲行太公之法。而譏其器小。於周則稱其郁郁乎文。至晤公旦於夢。蓋以法治之用。僅適於淺化之民。文明之世。則非進於禮治不可也。或曰。古今代隔。百度異宜。古禮可行於今乎。曰。師古人者。師其意不必師其法。法當以時變者也。意則百世而不易者也。如婚姻之禮。但取其慎人倫之始。防淫泆之萌。若其南洗饗婦、三月反馬。可不采也。喪祭之禮。但取其飾稱情之文。敦報本之義。若其主尸雜酬、麻葛遞更。可不拘也。鄉禮之屬於習射者宜刪之。若其賓賢能、尊齒德。不可棄也。朝禮之近於帝制者宜去之。若其明秩叙、正紀綱。不可忽也。至於貢舉學校。尤制之大者。宜盡本古人制禮之意。而稍異其制。制成通禮。以爲治本。納民於軌物之中。

而躋世於刑措之域。熙熙然型仁講讓。一道同風。則視西人之羈勒於法者。相去霄壤矣。

荀子儒效篇。首述周公之治周。次及仲尼之化魯。蓋以儒之達而在上者無逾公旦。隱而在下者無出孔子。一則治著於天下。一則化被諸萬世。特舉之以爲儒效之的也。然周公居封建之時。利及貴族。而未遍平民。孔子生據亂之世。無尺土之階。更無由以盡展其略。是雖爲儒之至。而皆未收效之極。爾後兩漢政俗。最爲近古。而東都尤盛。有儒治之風。然亦僅小試其一端。不足以蔽全經。降及唐宋。更無足道。今者瀛海大通。殊俗絕踵。西人以物質競爭之故。釀成川血山骸之鉅禍。窮極思返。欲求所謂精神文明者。以救其敝。駸駸有傾向孔學之意。子思之所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此其機矣。倘有達者董而理之。闡經學之大用。伸禮治之微言。創制顯庸。傳播中外。使氈裘之種。同襲冠裳。引弓之民。咸敦禮讓。刀易牛犢。劍鑄農器。亂賊不作。謀閉不興。履中蹈和。講信修睦。壇席之上。雖雖揖讓。閭閻之下。藹藹和親。合天下爲一家。進小康於大同。沴氣消滅。太和翔洽。更千萬年。罔有紀極。此則儒效之大成也。





周  
易  
概  
要



# 《周易概要》目錄

原理	………	(三〇〇)	章句	………	(三三四)
卦畫	………	(三〇三)	識緯	………	(三四一)
連山	………	(三〇五)	別義	………	(三四三)
歸藏	………	(三〇八)	王注	………	(三六二)
周易	………	(三一—)	義疏	………	(三六八)
十翼	………	(三一五)	圖書	………	(三七二)
篇義	………	(三一八)	傳義	………	(三八九)
占筮	………	(三二三)	辨述	………	(四〇一)
傳授	………	(三二七)	術數	………	(四一一)

## 原理

大傳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又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易之原理。與天地俱生。

言以氣爲之元。易傳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大哉坤元。萬物資生。乾鑿度云。易一元以爲元紀。鄭注。天地之元。萬物所紀。河圖云。元氣闡陽爲天。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春秋命曆序云。元象正則天地八卦孳也。說題辭曰。元。清氣以爲天。渾沌無形體。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呂氏春秋。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道。與元同氣。董子曰。元者萬物之本。三統歷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何休曰。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繆襲曰。元者。一也。首也。氣之初也。

以理言謂之道。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管子曰。道生天地。又曰。陰陽同度曰道。又云。虛而未形謂之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范子云。道者。先天地生不知

老。曲成萬物而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莊子云。道有情有位。無爲無形。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韓非子曰。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又曰。道者。萬物之所然也。

以性言謂之玄。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太玄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之與先。包含道德。構拚乾坤。橐籥元氣。稟受無原。

以本言之謂一。易傳云。天下之道。貞夫一者也。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又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荀子云。道出乎一。乾鑿度云。易始於一。元命苞曰。陰陽之始。從一起。保乾圖曰。陽起於一。莊子云。泰初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又云。至大無外。謂之大

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鬼谷子曰。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又曰。道者神明之原。一其化端。鶡冠子曰。有一而後有氣。呂覽云。萬物得一然後成。韓非子云。道無雙故曰一。淮南子云。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又云。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和而萬物生。又曰。一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太玄云。生神莫先於一。律曆志云。元元本本。數始於一。說文云。惟初太始。道生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

以其生言之。則有四太。乾鑿度云。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形氣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成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畔。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輕清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繫傳云。乾坤其易之蘊耶。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而乾坤或幾乎熄矣。是易理與天地同生。亦與天地同滅也。

## 卦 畫

大傳云。易有太極。始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云。昔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禮緯含文嘉云。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是作卦者伏羲也。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即燧皇。又云。燧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言之教。又曰。宓義氏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作八卦。據此則伏羲又似本于燧皇。考繫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不云伏羲。於伏羲但言仰觀俯察。不云得圖。疑河圖得自燧皇。有其象而未宣其義。歷伏羲氏始著其文。孔子斷遠取近。故云包羲作八卦也。繫傳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伏羲畫卦之後。即自重爲六十四卦也。爾後言重卦者有四說。孔穎達云。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重卦。鄭玄之徒



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脩。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著。謂伏羲矣。故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上繫論用著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著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羲用著。即伏羲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象繇。不得有尚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不得有尚其變。揲著布爻。方用之卜筮。筮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間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羲結繩而爲罔罟。則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既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羲時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

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重卦起自神農。其爲功也。豈比繫辭而已哉。何因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蓋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羲既畫八卦。既自重爲六十四卦也。按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是連山卦辭。已六十有四。連山爲伏羲作。則重卦亦由於伏羲。不待言矣。其義詳於下篇。

## 連山

連山之作。孔穎達云。連山起於神農。邵雍云。夏易曰連山。要皆後起之論。夫伏羲氏既畫八卦而重之矣。有卦無辭。是繁然者將安用之。且緯云。垂皇策者羲。無辭又安用策。杜子春云。連山宓義。足以破後人之論。葛寅亦云。連山包羲先天易。得其旨矣。至連山爲羲易。而或云神農、夏禹者。蓋神農、夏禹。皆嘗引伸其義。而演繹其辭。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是也。姚信曰。連山氏神農得河圖。夏

人因之曰連山。皇甫謐曰。夏人因炎帝曰連山。則因神農曾演包羲之易。訛述爲作也。連山傳世久而演繹者衆。故其文繁。桓譚所云連山八萬言也。至連山取義。淳于俊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皇甫謐曰。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艮漸正月。故以艮爲首。黃裳曰。闡幽者易之仁也。故夏曰連山。象其仁而言之也。山者靜而生養于物者也。有仁之道焉。陸佃曰。連山始於艮。故曰連山。易曰兼山艮是也。先儒以爲象雲氣之出於山。連連不絕。非是。按。諸說微有不同。其爲附會則一。夫天統首乾。地統首坤。其理固然。人統首艮。於義安取。據干寶周易注、羅泌路史發揮。說卦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實爲連山之次。陳搏邵雍以此爲文王後天八卦別造一乾一兌二之式爲伏羲先天八卦不知以乾爲首始自文王古時無是帝即伏羲。言伏羲所列之次如此。帝字自爲一句疏謂帝爲生物之主按下文萬物出於震則是生物之主與萬物並出矣說非震爲長男。主持匕鬯。爲人統之宗。故始于震。伏羲以木德王蓋以其德爲卦首終則有始。而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於艮。艮止也。震動也。惟能翕者始能闢。知止者始能動。故取於震之前卦。而名連山也。連山占法。左傳穆姜之筮。遇艮之八。曰是謂艮之隨。說者謂爲連山之易。賈公彥曰。洪範云。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蓋筮時連山、

歸藏、周易並用。夏殷以不變爲占。周易以變者爲占。李綱曰。連山歸藏。以靜爲占。故爻稱七八。七八者少陰少陽之數也。陰陽之少。虛而未盈。故靜而不變。鄭諤曰。周易以九六爲占。而連山、歸藏。以七八爲占。周易占其變者。連山、歸藏占其不變者。按。七八爲占。純係臆度。左傳所云艮之八者。蓋艮變成隨。五爻皆變。惟六二一陰爻未變。故云之八。若諸爻中惟有一陽爻未變者。當云之七。此蓋當日筮家習語。且穆姜所引之辭。亦爲周易。無由知爲連山之占也。連山卦爻。春秋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宋均注云。夏殷之卦名。羅莘則直以爲連山。按左傳引爻辭。與周易不同者。閔二年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僖十五年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皆不能決爲何易之辭。闕疑可也。連山、歸藏兩書。漢志皆不載。桓譚云。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又似實有其書者。酈道元水經注。引連山易云。有崇伯鯀。伏於羽山之野。是元魏時尚存。以後無聞。北史劉炫傳。牛弘奏購天下遺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者。經赦免死。坐除名。然其書已傳。故唐藝文志載連山易十卷。李淳風乙巳占云。有馮翼者。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

天晦芒。無恐無驚。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蓋僞連山之文。其後亦亡。至黃佐六藝流別。所載連山爻辭。則又僞外之僞矣。

## 歸藏

杜子春曰。歸藏黃帝。朱元昇曰。歸藏易。黃帝演伏羲連山易而作也。而禮運載孔子曰。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即歸藏。似歸藏專爲殷書。證之山海經云。黃帝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則知創於軒轅黃帝。述於殷代。賈公彥所謂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是也。至論歸藏之義。賈公彥曰。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莫不歸而藏其中。殷以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而干寶言歸藏八卦次序云。初乾、初爽、坤初艮、初兌、初萃、坎初離、初釐、震初巽。是仍以乾爲首。路史後紀及發揮則云。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兌、初釐、初艮、初巽。則又以坤先乾。要之。歸藏既名坤乾。自當以坤爲首。但本書既亡。傳者皆僞。干寶所記固誤。羅泌亦臆造求合。不足據也。歸藏之文。漢志不載。桓譚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似實見此書者。蓋當日中祕。固無此書。秦時卜筮之書不禁。漢初蓋得之民間。

真偽不可知。故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不列於七略。晉中經部始錄之。隋志歸藏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注。至宋又佚。中興書目。歸藏隋世有十三篇。今但存初經、齊母、本著三篇。文多闕亂。不可訓釋。已非漢本矣。李過曰。商人歸藏易今行於世者。其經卦有八。重卦已有六十四。經卦八。謂坎爲舉。舉者勞也。以萬物勞乎坎也。謂震爲釐。釐者理也。以帝出乎震。萬物所條理也。餘六卦同。按干寶謂坤爲夷則有三卦不同其六十四卦。乾、屯、蒙、濔、訟、師、比、小毒畜、泰、否、同人、大有、很、釐、大過、頤、困、井、革、鼎、旅、豐、小過、林禍、觀、萃、稱、僕、復、毋亡、大毒畜、瞿、散家人、節、夬、蹇、荔、員、誠、欽、恒、規、夜、巽、兌、離、萃、兼、分、歸妹、漸、晉、明、巨、岑、霽、未濟、遯、大壯、蜀、馬徒。四卦闕名。董斯張曰。卦名與周易不同者。需作濔。小畜作小毒畜。大畜作大毒畜。艮作很。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誠。坎作舉。謙作兼。遯作遯。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夬。又有瞿、叙、規、夜、分五卦。岑、霽、林禍、馬徒三複卦名。不知當周易何卦也。黃宗炎曰需爲濔。雲上天而將雨。必有溼濔之氣。先見于下。大畜。小畜。爲大毒畜、小毒畜。毒。取亭、毒之義與。震爲釐。離當爲釐。于震則不近。豈以雷釐地而出以作聲歟。升爲稱地之生木者。土厚者茂。土瘠者瘁。言木與土相稱也。剝爲僕。坎爲舉。坎爲勞卦。故

從勞諧聲而省。物莫勞于牛。故從牛。但此乃夫子之說卦。豈殷人之所取義歟。損爲員。咸爲誠。謙爲兼。渙爲奐。古字或加偏旁。或不加偏旁。因而互易也。遯爲遠。形意本通。無有異義。蠱爲蜀。蜀亦蟲也。但蠱之義深遠矣。解爲荔。荔亦有聚散之義。无妄爲毋亡。毋即无。亡則妄。非有他也。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岑霽、林禍、馬徒三複卦名。不知周易作何卦。再以愚測之。瞿當屬觀。欽當屬旅。規當屬節。夜當屬明夷。分當屬睽。岑霽當屬賁。其他則不可詳也。朱彝尊云。歸藏六十四卦。其名或異。然亦依反對爲序。以謙作兼。而分次之。則分爲豫也。以蠱作蜀。而馬徒次之。則馬徒爲隨也。以損作員。而誠次之。則誠爲益也。林禍在觀之前。則臨也。斂在恒之前。則咸也。瞿在散家人之前。則睽也。岑霽在未濟之前。則既濟也。唯規、夜二名。不審當何卦。非夬姤。則噬嗑、賁當之矣。

中興書目所載之歸藏三卷。元明之間。又失其傳。朱彝尊經義考。搜輯數百字。嚴可均全三代文。輯得八百四十六字。視朱爲備。然亦有朱所輯而嚴未收者。中多卜筮之辭。目者有啓筮、本蓍、初經、鄭母經、齊母經等篇。如豐隆將雲氣、常娥爲月精、河伯戰洛、息壤填水、共工蛇身朱髮、蚩尤八肱疏首、羽蒙之生百鳥、后羿之彈十日、鼓子人面馬身、羽民鳥喙赤目、鯀副吳刀而出禹、啓乘飛龍以登天。皆誕妄不經。不足當一噓。稍

可通者。如榮榮之華、微微鳴孤、離監監燂、若雷之聲。亦焦氏易林之流。不可以擬大易也。他如乾爲天、爲君、爲父、爲大赤、爲辟、爲卿。爲馬、爲禾、爲血卦。似已開說卦之先聲。本著。著末大於本。爲上吉。蒿末大於本。次吉。荆末大於本。次吉。箭末大於本。次吉。竹末大於本。次吉。著一五神。蒿二四神。荆三三神。箭四二神。竹五一神。筮五犯皆減。五著之神明皆聚焉。似通非通。出史記龜策傳下遠矣。

## 周易

大傳。易之作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班志。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易通卦驗文王得赤鳥而演易。演易爲文王固矣。第繫辭內分卦爻二種。作者因有兩說。孔穎達云。一說卦辭爻辭並文王作。知者按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羲制卦。文王繫詞。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二以爲驗爻辭多是



文王後事。按升卦王用亨於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爲文王制不應云亨於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預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武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福勝殷。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今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全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祇言三聖、不數周公者。父統子業故也。按穎達所論。較鄭學之言爲長。又史記周本紀云。西伯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似文王祇重卦而未作詞者。清皮錫瑞據之云。伏羲在未制文字之先。八卦只有點圖。文王在制文字之後。六十四卦。必有文字。有文字即是辭。不必作卦辭而後爲辭也。卦爻之辭當並屬孔子所作。蓋皮氏欲言六經皆孔子作。孔子以前。不得有經。故爲此不根之論。章太炎氏已立十二證駁之。茲不再辨。

周易之名。釋周字有二義。陸德明云。周。代名也。周。至也、徧也、備也。今名書。義取周普。按。既云周爲代名。而又云義取周普。支離已甚。孔穎達曰。鄭氏釋周易。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即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義蓋取於岐陽

地名。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姜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故題周以別於殷。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按。鄭氏望文生義。甚不可通。孔子因代題周。至爲允當。惟連山、歸藏。似有取義。與周易之易字同。不必謂爲作者之氏號也。釋易字者亦有數義。一、爲蜥蜴。林之奇曰。蜥蜴、蝮蛇、守宮也。象形。周易之義。疑取諸此。取其陰陽構合而名。一曰蜥蜴日十二時變色。故曰易也。舊說蜥蜴嘔電。蓋龍善變。蜥蜴善易。故乾以龍況爻。其書謂之易。爻也者。言乎其變也。象之義出於象。彖之義出於豕。易之義出於易。皆取諸物也。羅泌曰。易者廬□之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易者從其變也。彖者茅犀之名。豨神是已。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而象則直取其身形相象。遠近不變。豚有成位。膽應四時而已。夜遊錄又言。彖、象皆假畜獸。以彖爲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喻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按。蜥易余所親見。未有十二變。至彖之俯首、象之六牙。尤不成語。凡字義有本義。有引伸、假借義。字形有會意。有形聲。宋儒說形。好以形聲作會意。如王安石之字說是。說義好以借義作本義。如林、羅等說是。王弼略例云。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疏引褚氏、莊氏說云。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所以名爲彖也。是彖爲斷之借字。大傳云彖者材

也。材即裁之借字。猶言裁斷。傳又云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又云。象也者。像也。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易之訓變易、象之訓斷、象之訓像、爻之訓效。純取假借義。與本義無涉。遠取諸物者。謂乾爲馬坤爲牛之類。非謂易、象、象三字也。二、日月爲易。虞翻云。易字從日下月。陸秉曰。易字篆文日下月。取日月二字。交配而成。取日往月來。迭相爲易之義。按說文易字。象蜥易之形。不從日月。從日月者惟明字。若有取於日月之義。當名明不當名易。漢今文家。多不識字。如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之類。無論不合古文。即俗隸亦無此書法。虞翻日下月之易字。亦屬此類。三、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玄易贊依之立簡易、變易、不易三又。云繫辭言乾坤其易之蘊耶。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其言易簡之法則也。又曰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天无妄。剛柔相易。此言順時度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其言張設

布施不易者也。按以易彌論天地之道言。則非三義所能盡。以名易之本義言。則義愈多而愈紛。天下之事。百變而必有其不變者存。不變者其理也。百變者其形也。波斯匿王之觀河、蘇子瞻之論水與月。舉一可以隅反矣。據此知不易、變易二者。相附以行。但不易雖存于變易之中。而其名易也。實以變易。如取不易之義。則當名常而不名易。至緯所列之第一義。音爲難易之音。義爲簡易之義。大傳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未嘗以爲易之本旨。且與變易之義不相應。毋須爲此騎牆之見也。

## 十翼

論語。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夫子學易之年也。易道既明。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五十而知天命。論語比考識曰。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撾三折。漆書三滅。三絕者言其誦讀之勤也。三折、三滅者。則言其屬草之多、與削牘之煩也。史記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未云篇數。漢書藝文志。孔子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合本經上下篇。則得十二。故目錄云。易經十二篇。十篇之傳。後人名爲十翼。孔穎達云。數十翼者亦有多家。既文

王易經。分爲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今依之。

卦辭即彖辭。爻辭即象辭。統名繫辭。孔子所作彖、象、繫辭。爲彖傳、象傳、繫辭傳。而象又分大象、小象。大象總言全卦之義。以備學者研求。小象即釋爻辭者也。孔穎達云。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迨後則不必然。歐陽修易童子問云。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時。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非聖人之言也。李心傳曰。文言傳者。十翼之第七篇也。先儒以其首章八句。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非孔子之言。故梁武以此篇爲文王所作。按。繫辭傳闡發易蘊。無可非議。若以其中有子曰之文而疑之。章太炎云。司馬遷官太史令。而自署太史公。褚少孫亦自稱褚先生。此則後進相尋。因以自號。非無其比。或言遷署太史公者。東方朔爲之。然則大傳稱子者。何知非弟子別題。若以兩字有疑。因曰大傳出於門下。可曰史記百三十篇。悉非子長所撰耶。至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而穆姜之筮在九年。前語與文言同。誠有可疑。然國語單襄公引太誓故、墨子引書傳。書在孔子之先。既有故傳。易亦不必無。世家讀易

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若文周之辭。不逮萬言。計日可畢。無俟假年。可知前此故傳甚繁。孔子特刪取其要。以備一家之言。高似孫云。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左傳曰。元者。體之長也。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左傳曰。嘉德足以合禮。善之與體。會之與德。其字不同。其義則別。可知彼爲舊傳。此爲孔子新定也。禮記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說苑周公戒伯禽曰。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鹽鐵論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說文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之。蓋皆古傳文也。

十翼中最不可信者。序卦是也。程迥曰。朱待制新仲。嘗謂迥曰。序卦非聖人之書。唐僧一行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必訟而成之。然則今序卦亦出於經師可知也。葉適曰。易傳中惟序卦最淺鄙。於易有害。諸卦之名。以象取之。聖人重複殷勤其辭以訓釋之。多至數十百言。蓋其難明如此。今序卦不然。鱗次櫛比而言之。使其果若是。則一束而盡矣。又曰。卦之次序。無繫於易之損益。考史記世家序彖繫象。注謂序爲序卦。離序彖、繫象爲四。又以序卦先彖、繫辭先象。尤爲不倫。序與緒通。序彖猶言緒彖。緒彖、繫象。即作彖傳、象傳等篇。非云序

卦。王充論衡云。河內女子。發屋得逸易一篇。隋志承之云。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或云古十翼以說卦上中下三篇居其三。而序卦雜卦不與。自秦以後。亡說卦中下二篇。漢宣帝時。河內女子掘冢。得全易上之。說卦中下二篇。不可復識。後人遂以序卦、雜卦足之。按或說無據。志所云說卦三篇。猶云說卦等三篇。即說卦、序卦、雜卦也。序卦敷陋。李邦直、傅巽卿、王夫之、朱彝尊皆非之。其偽無俟深論。說卦名見史記。似非晚出。蓋晚出說卦。有增多之文。如末章乾爲君、爲玉、爲金、爲寒以下。取象牽強不通。不與易合。必非聖作。雜卦義雖可通。亦與本書不類。疑皆卜筮家及經師附益之文。史記所云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彖傳、象傳。分釋各卦爻之辭。繫辭傳總論全易之旨。互爲經緯。相輔而行。序彖、繫、象。蓋兼指此六篇。合說卦、文言而八。疑太史談所受於楊何者止於此。說卦後幅。及序卦、雜卦。蓋自宣帝後始著錄。自施、孟、梁丘。取以附經。遂與真經無別矣。

## 篇義

易正義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爲上下而象陰陽

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爲上篇之始而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爲上篇之終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之主。故爲下篇之始。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文王所定。夫子作緯以釋其義也。按緯書所云。雖有意義。未敢必爲孔子之言。朱子則以陰陽分之。其說云。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爲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無與爲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剝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姤陰生、遯陰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剝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



陽爲衆陰主也。王弼云一陰爲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无坤。陰過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於下。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於中也。達於上。謂一陽至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達。陽暢之盛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爻陰衆而陽寡。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无陽。无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无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惟習坎則陽上達矣。故爲盛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无妄也。无乾而爲盛者。大過、離也。大過陽盛於中。上下之陰弱極矣。陽居上下。則綱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惟兩陽。然後爲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也。離則二體上下皆陽。陰實麗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也。卦三陰三陽者敵也。則以義爲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少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與居上則爲勝。蠱少陽居長陰上。賁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爲陰所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

或曰。一體有坎。尚爲陽陷。二體皆坎。反爲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爲陰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爲盛也。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恒、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盛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惟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噬嗑之象曰。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少女。故爲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侷。則陰在上爲陵。陽在下爲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戒。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爲陰揜。无相下之義也。二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爲陰盛。中孚二陰居四陽之中。而不爲陽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爲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爲中孚。陰盛可知矣。按朱子之說。頗多牽強。稍後有二胡氏。胡一桂曰。晁氏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爲二篇。然經分上下。誠有至理。上下經雖有三十卦、三十四卦之不同。以反對計之。各十八卦。一也。上經反對。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反對。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二也。上經以四正卦爲主。首乾、坤而終坎、離。與先天圖南北東西

四方卦合。下經以二變卦爲主、震變爲艮。巽變爲兌。首咸、恒而終既濟、未濟。與先天圖四維之卦合。而坎、離之交不交亦可見。伏羲先天一圖。大旨備見於文王序首尾中卦。三也。若是者豈以竹簡重大之故耶。胡炳文曰。經之分爲兩也。皆自然而合。三百八十四爻觀之。上下經多少不齊。在上經者宜陽多於陰。今陽爻八十六、陰爻九十四。而陰之多於陽者八。在下經者宜陰多於陽。今陰爻九十八、陽爻百有六。而陽之多於陰者亦八。以反對計之。上下經各十八卦、各一百八爻。可謂齊矣。在上經者陽爻五十二、陰爻五十六。而陰之多於陽者四。在下經者陰爻五十二、陽爻五十六。而陽之多於陰者亦四。或四或八。互爲多少。自然有陰陽相交之象焉。上經首乾、坤。氣化之始也。乾、坤而後。十卦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爲泰、爲否。而天地之交不交可見矣。下經首咸、恒。形化之始也。咸、恒而後十卦。陰陽亦各三十畫。然後爲損爲益。而少男、少女、長男、長女之交不交可見矣。至若上經終坎、離。乾、坤中爻之交。下經終既濟、未濟。又坎、離中男、中女交不交也。本義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先交而後變。其旨深矣哉。此外有俞琰及來知德說。俞氏純取不易反易上下數均爲說。來氏云。上經首乾、坤。歷小畜、履凡十卦。陰陽各三十爻。而其變盡矣。由是乾交於坤而爲泰。坤交於乾而爲否。下經首艮下兌之咸。巽下震上之恒。歷蹇、解凡十卦。陰陽

各三十畫。而其變盡矣。由是兌下艮而爲損、震下巽而爲益。天道莫大於泰、否。人事莫大於損、益。故上下經以此爲關鍵云。餘義與二胡氏同。按易之爲象。由二而四而八而六十四。整齊極矣。而其道實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聖人恐人泥於整而不明其變也。故於序卦微示其意。如上經三十。下經三十四。至不齊也。然以反易不易言之。則皆爲十八。是不齊之中而又齊也。卦有反對者以反對相比。無反對者以正對相比。至齊也。然兩卦相次有定律。諸卦相次無定律。是齊之中又不齊也。諸家之說各見其一端。不敢謂聖人之意必如是。亦不敢謂其必不如是也。

## 占筮

筮之爲用。蓋與卦爻辭俱起。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此伏羲之筮也。歸藏云昔女媧筮。張雲幕而枚占神明。此女媧之筮也。又云黃神與炎神爭門涿鹿之野。將戰。筮於巫咸。此黃帝之筮也。夏商以降。用著尤繁。但非周易。周禮太卜。三易並用。將欲行禮。先筮廟門。筮日筮賓。用剛用柔。各如其事。左氏載筮。多主驗應。戴埴鼠璞云。易說變卦起於左氏。如鄭伯廖論公子曼爲卿。自豐上六變爲離。晉師救鄭。自師

初六變爲臨。子展論楚子之死。自復上六變爲頤。蔡墨論龍見於絳。自乾初九變爲姤。曰潛龍勿用。九二變爲同人。曰見龍在田。九五變爲大有。曰飛龍在天。上九變爲夬。曰亢龍有悔。純乾變純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上六變爲剝。曰龍戰於野。其說變卦。往往不過一爻及一卦。泛立議論固可。若以筮法言之。自六爻皆有變動。左氏所載占筮。悉不出一爻之變。陳敬仲之筮。觀六四變否。畢萬之筮。屯初九變比。季友之筮。大有六五變乾。晉伯姬之筮。歸妹上六變睽。卜偃勤王之筮。大有九三變睽。齊棠姜之筮。困六三變大過。魯穆子之筮。明夷初九變謙。媯始始生子之筮。屯初九變比。南蒯叛之筮。坤六五變比。晉救鄭之筮。泰六五變需。此十事更無重爻以上變者。惟晉伐鄭之筮遇復。以全卦言。而季武子報聘之筮。艮八之隨。以六二不變爻取義。豈非一爻變與不變者。其象純一。可以立論。姑假是致附會之言歟。不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筮占之應。何無兩爻以上變者可書耶。按左傳筮卦未變者。尚有秦伯筮伐晉。其卦遇蠱。孔成子筮立元遇屯。國語有成公歸晉。晉人筮之。遇乾之否。下三爻皆變。公子重耳筮入晉。得貞、屯、悔、豫皆八。董因逆公子於河。筮得泰之八。其所變雖不可考。必非一爻。艮之八乃穆姜入東宮筮辭。亦非季武子報聘。然通計前後。非一爻變者幾成例外。戴氏謂左氏失誣。亦不爲妄訶也。

筮辭如成季之生。秦晉韓之戰、晉楚鄢陵之戰、所用非周易。勿論矣。即爲周易而亦有異。如畢萬遇屯之比。爲屯初爻變。應用屯初九辭。穆姜得艮之隨。惟六二一爻未變。應用隨六二辭。而皆通舉一卦之義。南蒯得黃裳元吉。以爲大吉。而子服惠伯以爲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成公歸晉。遇乾之否。下三爻皆變。應用乾卦象辭。而云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不知其次。與易義全不相應。至重耳親筮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則全不可解。據左傳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則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所云貞、悔者。爲純卦而非重卦。今以重卦爲貞、悔。則須有十二畫之卦方可。一也。若謂貞、屯、悔、豫。爲屯之豫。屯之豫凡變三爻。依上乾之否變三爻例。當云屯之豫。不當云貞、屯、悔、豫。二也。若云屯之豫三爻未變者皆陰。八爲陰。故云皆八。則當云屯之豫。未變者皆八也。不當云貞、屯、悔、豫皆八。三也。尋其文義。當云貞、屯、悔、豫皆震也。蓋卦爲屯之豫。屯之貞卦、豫之悔卦。皆爲震。震爲長子。有建侯之義。故司空季子以建侯言之。然震與八形音皆不近。又未敢斷其爲誤。至董因筮得泰之八云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全用本卦泰義。與穆姜得艮之八。用之卦隨義者亦不同。此皆不可考者也。要之一爻變者。占本卦變爻。六爻不變者。占象辭。斯爲通例。其他傳無明證。宋程迥占例。稍事整齊。朱子啓蒙。更加分

析。例云。凡卦六爻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自注經傳無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自注凡三爻變者通二十卦有圖在後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自注經傳亦無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自注穆姜往東宮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得八故不變也法宜以係小子失丈夫爲占而史妄引隨之彖辭以對則非也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自注蔡墨曰乾之坤曰見群龍無首吉是也然乾之無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坤之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雖不必皆有左證。而其義確不可易。

日知錄云。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爲能者。畔也。又曰。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歟。志歟。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又曰。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當爲。雖凶而不可避也。故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又曰。用君之心。如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屈子之言。其聖人之徒歟。又曰。子服惠伯告南

蒯云。易不可以占險。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南蒯果敗。是以嚴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而高允亦有筮者當依附文象勸以忠孝之論。其知卜筮之旨矣。申鑒。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之謂德。吉而悔、凶而怠之之謂損。又曰。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告其爲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是則無可爲也。無可行也。不當問。問亦不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爲人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道也。是以少儀之訓曰毋測未至。又曰。郭璞嘗過顏舍。欲爲之筮。舍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王船山亦云。卜筮者君子之事。而非小人之事也。臨夫事而未審何者之爲義。均夫義而未知何者爲尤當。則以筮決之。吉凶禍福之說不與焉。明夫此。則知聖人教筮之旨、與術士用筮之意。判然不同矣。

## 傳授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



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漢書儒林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兩書不同。以今考之。馯臂子弘。當即馯臂子弓。矯子庸疵。當即橋庇子庸。據史記。則馯臂爲橋庇之師。據漢書。則橋庇爲馯臂之師。而楚人之易爲江東人。江東人之易爲魯人。猶其小者也。周子家豎。當即周醜子家。據史記。則光羽受醜之學以授田何。據漢書。則孫虞受醜之學以授田何。二人雖同字子乘。然姓名里居皆異。不能強合爲一也。前者如孟子之尹公他、庾公之斯。與左傳所載師徒互異。無從稽考。後者則師所傳未必止一人。徒所受未必止一師。如梁丘賀兼師京房、田王孫之例。庸可並存。荀氏漢紀、陸氏釋文叙錄。並依漢書。蓋以馬、班異者。班多密於馬故也。

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傳者不絕。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梁丁寬子襄、齊服生、梁項生。田何一傳周王孫授蔡公見藝文志蔡公二篇注王同授大中大夫淄川楊何叔元。城陽相齊即墨成。姓即墨名成太子門大夫廣川孟但、魯周霸、莒衡胡、莒人姓衡名胡齊相臨淄主父偃。當梁項生從田何時。丁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過項生。遂事何。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洛陽。復從

周王孫受古義。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授同郡碭田王孫。田何再傳楊何授太史司馬談、見史記自序太中大夫京房。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田王孫授博士沛施讎長卿、曲臺署長蘭陵孟喜長卿、少府梁丘賀長翁。田何三傳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讎爲童子時。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受業。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安昌侯河內張禹子交、會稽太守琅琊魯伯。施讎一傳魯伯授常山太守太山毛莫如少路、瑯琊邴丹曼容。張禹授大司空長平侯淮陽彭宣子佩、少府沛戴崇子平。施讎再傳由是施家有張、彭之治學。治施氏易者。有沛人戴賓、平帝時人徵士梓潼景鸞漢伯。戴賓授騎都尉東昏劉昆桓公。昆傳子宗正軼君文。

孟喜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淋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

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博士白光少子、博士沛翟牧子兄、兄讀若况司隸校尉蓋寬饒次公。由是有翟、孟、白之學。時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芟滋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云。治孟氏易者。有太山都尉蒙夏恭敬公、大鴻臚育陽洼丹子玉、少府中山鮭陽鴻孟孫。有成安令汝陽袁良。良傳孫司徒安邵公。安傳子蜀郡太守京仲譽、司徒敞叔平。京傳子光祿勳彭伯楚、太尉湯仲河。有贈褒親侯烏氏、有梁竦叔敬、博士綿竹任安定祖。以上見後漢書安授蜀諫議大夫涪杜微國輔。華陽國志有琅邪都尉廣陵徐淑伯進、議郎南陽宗資仲都。見謝氏後漢書有涪長召陵許慎叔重。說文序有零陵太守會稽虞光。光傳子平輿令成。成傳子鳳。鳳傳子日南太守歆。歆傳騎都尉翻。虞

翻別傳

梁丘賀初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楊何弟子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數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以筮有應。近幸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閣。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臨授御史大夫琅

邪王駿。少府代郡五鹿充宗君孟。梁丘賀再傳充宗授光祿大夫給事中平陵士孫張仲方、真定太守沛鄧彭祖子夏、新莽講學大夫齊衡咸長賓。梁丘賀三傳由是梁丘家有士孫、鄧衡之學。治梁丘易者。有博士代郡范升辨卿、山陽太守呂羌、博士梁恭、左中郎將京兆楊政子行、京兆祁聖元有、太子少傅鄢陵張興君上。興傳子張掖屬國都尉魴。以上後漢書有張堪君游、東觀漢紀重安侯相杜暉慈明。隸釋

頓丘京房君明。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喜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房以明災異。得幸元帝。累官魏郡太守。爲石顯所譖誅。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家易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惟京氏爲異。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房授博士東海殷嘉、殷或作段中郎河東姚平、中郎任良、博士河南乘弘、乘或作桑吳郡周敞。由是易有京氏之學。傳京氏易者。有大司農長安谷永子雲、漢書沛獻王劉輔、侍中兼虎賁中郎將平輿戴憑次仲、弘農太守南陽魏滿叔牙、方正成武孫期仲彘、太尉弘農楊秉叔節、濟北相安平崔瑗子玉。有吳令安丘郎宗仲綏。綏傳子郎中顓稚光。有處士廣漢折像伯式、光祿大夫魯陽樊英季齊。有郎中南昌唐檀子產、京兆第五元先、大司農北海鄭玄康成、以上後漢書處士南昌徐穉孺子、召陵令鄴李炳子然、光祿勳華陰劉寬文饒、東海相平陵韋著休明、以

上謝氏後漢書遼東太守山陽度尚博平、司馬氏續漢書北唐子真、唐韻注費縣令東平陽田君、集古錄吳鬱林太守吳郡陸績公紀、晉隱士弘農董景道文博、著作佐郎晉陽郭琦公瑋、尚書郎贈弘農太守聞喜郭璞景純、廣武將軍廬江韓友景先、趙尚書上洛臺產國雋、以上晉書晉給事中成都任熙伯遠。華陽國志

東萊費直字長翁。治易爲郎。官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授琅邪王璜平中。璜後漢書作橫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傳費氏易者。有尚書令韓歆、司空南閣祭酒京兆陳元長孫、南郡太守扶風馬融季長、大司農河南鄭衆仲師、大司農北海鄭玄康成、司空潁川荀爽慈明、荊州五業從事章陵宋忠仲子、魏大司農華陰董遇季直、衛將軍太常蘭陵王肅子雍、尚書郎高平王弼輔嗣。

沛人高相。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授子郎官康。及豫章都尉毋將永。由是易有高氏學。

別出者又有韓氏、白氏。韓氏名嬰。燕人。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官至常山太傅。以詩教授。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授易。乃先太傅

所傳也。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從更受焉。白氏名子友。官博士。授槐里令平陵朱雲字游。雲授泰山太守九江嚴望、博士九江嚴元仲能、長安惠莊。

漢書儒林傳贊云。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王應麟曰。後漢翟酺。言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考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爲博士。景帝以轅固生爲博士。皆止於詩。餘經之立。自武帝建元五年始。贊言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並詩爲五也。今按晁錯、張生爲書博士。董仲舒、胡毋生爲春秋博士。皆在景帝時。是文景時已立三經。而禮博士后蒼。又實昭帝時人。則武帝所立。僅易楊而已。京氏易立未久旋廢。西漢十四博士中。易惟施、孟、梁丘三家。東漢光武。復增京易爲四家。費、高二家。終漢世未立。後漢書儒林傳云。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 章句

孔子作傳以後。易義大明。自商瞿以逮田何。皆口授微言。不爲章句。儒林傳云。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傳易傳數篇。證之藝文志。易傳有王氏二篇。注名同。周氏二篇。注字王孫。丁氏八篇。注名寬。服氏二篇。師古引劉向別錄云。齊人號服光。與傳言合。易之有章句自此始。傳又云。寬至洛陽。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故訓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則周氏傳似爲周、丁合作。志又有楊氏二篇。注名何字叔元。蔡公二篇。注衛人事周王孫。末云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此應列於丁寬之後。而編於最後誤矣。五鹿充宗爲梁丘易。而志有充宗略說三篇。彭宣、戴崇爲張禹弟子。而冊府元龜皆云有易傳。後漢書景鸞能理施氏易。作易說。凡此皆承田何之傳者也。志有韓氏二篇。注名嬰。傳云韓生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則非有師承。費直號爲古文易。原與今文別行。高相自云出於丁將軍。然傳云專說陰陽災異。則非徒與田、丁所傳異。亦與易義殊矣。

志有淮南道訓二篇。注。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法。初學記劉向別錄云。所校讎中書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三篇。與此不合。疑脫十字。九師不具其名。或疑即高誘序所稱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八人。然彼爲八公。此爲九師。不必即其人。書名道訓。亦與傳注有別。張平子思玄賦。引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蓋皆方術之士。假易以成其不軌之謀者也。志有古五子十八篇。注。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輪五篇。師古引劉向別錄云。神輪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輪之祥瑞。此宜與無名氏之周易明堂、周易隨曲射匿、大筮衍易、大次雜易、易卦八具、於陵欽之易吉凶。同列於著龜家。而置之六藝略。誣矣。又梁人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擬易而自爲書。見於隋書五行志者。有易林、易林變占。擬之者。伏萬壽有周易集林。隋志崔篆有易林。後漢書許峻有易新林、易決、易災條、隋志易雜占。七錄張滿有周易林。唐志魏管輅有周易林、唐志周易通靈決、周易要決。隋志皆揚其波而助其瀾者也。晉以後甚多不復計此外見通志者。有嚴遵周易骨髓決。見通考者。有無名氏周易版詞。蓋皆筮龜之流。至魏伯陽之參同契。語雜玄丹。則又爲一派矣。

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釋文叙錄云。孟喜章句七卷、京房章句十二卷。王應麟引此



以釋本條。按本條。孟氏、京房爲一書。叙錄所紀爲二書。無由強合。孟喜章句。梁七錄云十卷。下經無旅至節。無上繫。隋志云八卷。釋文叙錄云十卷無上經。新舊唐書志同。此即漢志之孟氏章句二篇也。京房章句。七錄云十卷傳、一卷目。叙錄云十卷。隋志云十卷。通志云傳三卷。馬氏通考云四卷。此即漢志之孟氏京房十一篇也。卷目多寡不同。由各志所見本。分篇不同。至京房而冠以孟氏者。傳云。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蓋房取其得於延壽者。參以己說。名爲孟氏學。故稱孟氏京房。此外又有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段儒林傳誤作殷著龜家有任良易旗七十一卷。良亦京氏弟子。見隋志者京房有周易錯卦、周易妖占、周易占事、周易守林、周易飛候、周易六日七分、周易四時候、周易混沌、周易委化、周易逆刺占災異、易傳積算法、雜占條例。其真僞不可知。要皆易之外道。劉向所謂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也。東京以後。治京氏易者。樊英有易章句、吳陸續有注京氏易。治孟氏易者。注丹有易通論、袁京有易難記。而尤以吳虞翻爲最著。翻字仲翔。東海會稽人。官騎都尉。奏吳主云。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云。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

流俗。義有不當。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其名見隋志者。有周易注九卷、易律曆一卷、周易集林一卷。見七錄者。有與陸績合撰周易日月變例六卷。言經資夢於道士。又僅得三文。則其誕更過於京房矣。

漢易大別有三。一田何之易、二焦贛之易、三費直之易。田何之易。施、梁丘二家。其最純者也。孟氏好雜異說。而異說遂起而因之。趙賓亂之於前。焦贛誣之於後。自京房以焦易即孟氏易。東京、孟京並立。而孟氏之流愈亂。多近古雜神輪之義。無復田何、丁寬之遺。然孟氏本今文。而許叔重稱爲古文。自云用孟氏易。而說文所引。多與虞翻易異。豈孟氏原本尚有在者歟。至費直之易。亦多疑義。傳稱費直無章句。而隋志云。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注。自是費氏易大興。既無章句。安得名爲學。馬、鄭諸儒。又何所資以爲傳注。且二王及鄭。既同傳孟氏。雖有異同。必不甚遠。何以王肅專與鄭反。王弼至笑康成爲老奴。其可疑一也。若云費氏本皆古字。號古文易。故漢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費氏之經本即其學。夫謂經本爲學。已不甚合。而釋文等書。以王弼本校諸家。荀氏異者四十三字。馬氏異者十三字。鄭氏異者六十字。王肅異者四十三處。同出一

本。而乖違若此。其可疑二也。若云傳云費氏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即是合彖、象於經。此即費氏之學。所云諸家傳之者以此。然以此名學。其陋尤甚。且解說之義。與割附不同。如以解說爲割附。則傳云十篇。何僅附彖、象、文言於經乎。徵之魏志。高貴鄉公問。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博士淳于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何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此聖人以不合爲謙也。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耶。夫爲費氏易傳者。馬融先於鄭玄。淳于俊不應未見。而云鄭玄合彖、象於經。是馬融本尚未合。朱震云。費氏之易。至馬融始作傳。融傳鄭康成。康成始以彖、象連經文。馬本尚未連。則費直本不問可知。其可疑三也。以今考之。漢時所云章句。原與注解異。沈欽韓曰。章句者。經師指括其文。敷暢其義。以相教授。左傳宣二年傳疏。服虔載賈逵、鄭衆、或人三說。解叔牂曰子之馬然也。此章句之體。解故者。管子刑法解、墨子經說、尚書大傳、毛詩傳之類。解故不必盡人能爲。章句各師具有。但煩簡不同耳。蓋章句多言大義。費氏大義。全用十翼。不自爲說。故無章句。而注解則不必無。故七錄有費氏周易注四卷。釋文叙錄。稱爲章句。蓋後代章句

傳注無殊。故名稱時易也。七錄又有費氏筮占林。隋志有費氏易林、易內神筮。費氏長於卦筮。此其筮辭也。至馬、鄭用費易。而其說不同者。荀悅云。馬融著易解說。頗生異說。是融原獨自名家。王肅善賈、馬之學。不必皆費說。鄭君師事京兆第五元。習京氏易。固與費介然異趣。王弼掃象言理。頗近象、象之言。言費氏者當以此爲得也。漢書言費直以象、象十篇解經。與言劉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同。劉歆未嘗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至杜預乃附之。則費直亦未嘗合經傳。至康成始合之也。費直本原爲古文。幾經傳授。蓋已易爲隸字。諸家輾轉翻異。故不能悉合。王應麟曰。鄭康成詩箋好改字。其注易亦然。所異獨多。無足深怪。要之。費氏本與中古文同。而後世所傳。訛異若是。此則深可惜者也。

經本之古。有竹書易經。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詞則異。卦後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又有公孫段二篇。係公孫段與邵陟論易。杜預曰。汲冢易無象、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此本後世無傳。傳本之古。有子夏易傳。漢志未著錄。唐會要開元七年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劉知幾議曰。按漢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

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韓易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會。事殊曠刺。必欲行用。深以爲疑。司馬貞議曰。案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多失真本。又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是先達疑非子夏。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闕。梁六卷。今二卷。知其錯謬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其旨粗略。無益後學云。趙汝楨曰。孫坦疑子夏傳爲杜子夏之學。按杜欽、杜鄴。與鄧彭祖、王商、萬章、禽慶。皆字子夏。二杜於易。未聞師授。孫氏之論。尚有可疑。惟彭祖傳梁丘之學。如以子夏爲彭祖。猶有彷彿。以爲欽、鄴。則無所依據。四庫提要云。據司馬貞、劉知幾說。唐以前所謂子夏傳。已爲僞本。晁說之易堂記。又稱今號爲子夏傳者。乃唐張弧之易。是唐時又一僞本並行。故宋國史志以假託子夏易傳。與真子夏易傳。兩列其目。而崇文總目。亦稱此書篇第。略依王氏。決非卜子夏之文也。朱彝尊經義考。證以陸德明經典釋文、李鼎祚周易集解、王應麟困學紀聞所引。皆今本所無。德明鼎祚。猶曰在張弧以前。應麟乃南宋末人。何以當日所見。與今本又異。然則今本又出僞託。但非子夏書。亦並非張弧書矣。

## 讖緯

緯候之作。遠根於上古之巫教。後演於周季之陰陽家。漢志易類之古雜、災異、神輪等書。實其濫觴。至哀平之世而大昌。後漢張衡傳注。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五九四十五六藝四九。四九三十六隋經籍志云。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授本文又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作。信從之者。至以六緯與五經並稱。李尋云六緯五經尊顯儒士或更以經爲外學、緯爲內學。光武尤篤好之。大政多決於讖。起而排之者。前有桓譚、尹敏。後有張衡、荀悅。然不能禁。魏晉以後。信者漸稀。秦苻堅、北魏孝文、隋煬帝。先後禁燬三次。諸緯多亡。其名散見諸書。而輯於朱氏經義考者。緯易有垂皇策、萬形經、乾文緯、乾鑿度、乾坤鑿度、考靈緯、一名考靈經、易靈緯、制靈圖、含文嘉、稽命圖、含靈孕、八墳文、九厄讖、稽覽圖、是類謀、辨終備、通卦驗、通統圖、坤靈圖、易氣圖、元命苞、萌氣樞、易曆、運期、內戒、狀圖、乾元序制記、太初篇。河洛有河圖洛書、圖書祕記、河洛內記。河圖有括地象、括地象圖、錄運法、赤伏符、挺佐輔、帝覽嬉、握矩起、稽命曜、稽曜鈎、會昌符、記符命、說徵

示、期運授、帝紀通、皇參持、閭包受、考曜文、內元經、龍魚河圖、要元篇、龍文、八文、提劉、真鉤、著命、天靈、緯象、一作緯象玉版、叶光圖、合古篇、祕微篇、始開篇。洛書有甄曜度、靈準聽、寶號命、錄運期、稽命曜、摘六辟。經義考間錄其佚文。其義則不可考。

隋志所云六藝三十六篇。其名見於後漢書樊英傳注者三十有五。屬於易者六。曰。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合之乾元序制記凡七種。均題鄭康成注。併宋人偽撰之乾坤鑿度。爲易緯八種。此本民間久亡。故經義考於諸篇。皆云佚。清時從永樂大典搜出。除偽造之乾坤鑿度、與附入之乾元序制記。無可採外。其餘六篇。漢儒所云消息、世應、升降、爻辰之說。多出於此。而京房卦氣之說。尤明著其中。是類謀云。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日之七。歲有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稽覽圖列其次云。小過、蒙、益、漸、泰。寅。需、隨、晉、解、大壯。卯。豫、訟、蠱、革、夬。辰。旅、師、比、小畜、乾。巳。大有、家人、井、咸、姤。午。鼎、豐、渙、履、遯。未。恒、節、同人、損、否。申。巽、萃、大畜、賁、觀。酉。歸妹、无妄、明夷、困、剝。戌。艮、既濟、噬嗑、大過、坤。亥。未濟、蹇、頤、中孚、復。子。屯、謙、睽、升、臨。丑。內若於中錄於七緯最爲誣妄。軌術亦多不可通。其分陽月、陰

月、用事諸目中。有天子、諸侯、公卿、大夫諸名。而所列不詳。京房之術。以十二辟主十二月。而佐以公、侯、卿、大夫。除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分主四季。餘六十卦。以五卦主一月。正月侯小過、大夫蒙、卿益、公漸、辟泰。二月侯需、大夫隨、卿晉、公解、辟大壯。三月侯豫、大夫訟、卿蠱、公革、辟夬。四月侯旅、大夫師、卿比、公小畜、辟乾。五月侯大有、大夫家人、卿井、公咸、辟姤。六月侯鼎、大夫豐、卿渙、公履、辟遯。七月侯恒、大夫節、卿同人、公損、辟否。八月侯巽、大夫萃、卿大畜、公賁、辟觀。九月侯歸妹、大夫无妄、卿明夷、公困、辟剝。十月侯艮、大夫既濟、卿噬嗑、公大過、辟坤。十一月侯未濟、大夫蹇、卿頤、公中孚、辟復。十二月侯屯、大夫謙、卿睽、公升、辟臨。殆全演稽覽圖之義。其用中孚初爻起冬至。以時日風雨寒溫。占候吉凶治亂。亦頗與稽覽圖甲子卦氣起中孚以下諸文相符。漢書著其占驗。捷如影響。而卒以此殺其身。老子所爲謂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首也。

## 別義

西漢易經大師。稍持異議者惟孟、京。焦贛等擬經不在此數東京以後。則有鄭、荀、虞三家。



鄭主京氏。虞主孟氏。惟荀氏頗爲近理。然亦有引端未發。而後儒牽附以成義者。雖多與易理無關。過而廢之。固不如過而存之也。京氏卦氣之說。前已略著其術矣。別有飛伏、世應諸術。其易傳積算法。引孔子云。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八純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其法分六十四卦爲八宮。以乾、震、坎、艮、坤、巽、離、兌八純卦領之。八純世在上。變初爲一世。以次至五。則上爻不變。四反而爲游魂。下體皆復爲歸魂。游歸之卦。乾、坤用離、坎。離、坎用乾、坤。震、巽用兌、艮。兌、艮用震、巽。如乾宮。乾爲天。純卦不變。世在上。天風姤一變。世在初。天山遯二變。世在二。天地否三變。世在三。風地觀四變。世在四。山地剝五變。世在五。火地晉四不變爲游魂。世在四。火天大有。上卦用晉上離。下卦仍歸乾爲歸魂。世在三。餘宮準此。與世相對者爲應。二世則五應。五世則二應。三上初四亦如之。凡卦見者爲飛、不見者爲伏。其在八卦。正以相反者爲伏。乾見坤伏之類。皆以全體相反也。至八卦所變世卦則不然。自一世至五世。同以本生純卦爲伏。蓋五卦皆一卦所變。至游魂二卦。則又近取所從變卦之法爲伏。如乾。一世姤。姤下體巽。飛爲巽初辛丑。伏仍用乾初甲子。二世遯。飛爲艮二丙午。伏仍乾二甲辰之類。至五世。皆以本卦乾爻爲伏者也。自五世復下爲游魂卦。剝四變晉是艮變。其飛爲離四己酉、伏爲

艮四丙戊矣。又下爲歸魂卦。晉下三爻變爲大有。自坤變乾。故飛爲乾三甲辰。伏爲坤三乙卯矣。二卦皆近即所從變之卦。不用本生純卦也。餘卦倣此。其飛伏所納。則爲納甲、納支之法。

納甲之法。出於京房易傳。其說云。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立位配五行。陸續注云。乾坤二分。天地陰陽之本。故分甲乙壬癸。陰陽之終始。庚陽入震。辛陰入巽。戊陽入坎。己陰入離。丙陽入艮。丁陰入兌。然十干之配八卦。第以陰陽分配六子。而乾坤爲之始終。其乾卦傳云。甲、壬配內外二象。注云。乾爲天地之首。分甲壬入乾象。蓋以乾內三爻配甲。外三爻配壬。初二三爲始。四五上爲終也。沈括夢溪筆談。釋其義云。乾坤始於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焦循申之云。由壬癸而庚辛、而戊己、而丙丁、而甲乙、自終而始。亦循環之義也。京說在當時已爲異黨。然其以甲乙爲始、壬癸爲終。丙丁戊己庚辛。次壬癸而上。第以紀先後之序。於說卦傳東西南北之位。未嘗紊也。魏伯陽參同契。本京氏此文。而係之於日月爲易之說。以月三日生明。始受一陽之光。昏時見於西方爲震。納庚。八日上弦受二陽之

光。昏時見於南方爲兑。納丁。十五望日。全受日光。昏時見於東方爲乾。納甲。十六始受一陰。平旦沒於西方爲巽。納辛。二十三日下弦。受二陰。平旦沒於南方爲艮。納丙。三十日晦於東方爲坤。納乙。坎戊爲月精。離己爲日精。壬癸納甲乙。爲乾坤終始。其說用以明修煉之法。假庚辛丙丁甲乙。爲月出沒之方。然兑少陰而以爲二陽。艮少陰而以爲二陰。固非陰陽之義。而同一東方。何生甲而沒乙。同一西方。何生庚而沒辛。同一南方。何生丁而沒丙。如謂生於陽。沒於陰。則甲庚爲陽而生。丁爲陰而亦生。乙辛爲陰而沒。丙爲陽而亦沒。戊陽入坎。以坎中男屬陽也。己陰入離。以離中女屬陰也。今依坎月離日言之。而以坎納戊、以離納己。異乎京氏之義矣。按京氏之說。與易無與。魏氏之說。又與京無與。焦氏闢之甚當。如以此言易。則京氏以燭槃爲日。魏氏則又弄籥聞鐘以爲日矣。

納支之法。發於易林。見下節正義引而詳於火珠林。以八卦之六畫。分納陰陽六辰。凡乾在內卦。則爲甲而納子寅辰。如初九爲甲子、九二爲甲寅、九三爲甲辰也。在外卦則爲壬而納午申戌。如九四爲壬午、九五爲壬申、上九爲壬戌也。凡坤在內卦。則爲乙而納未巳卯。如初六爲乙未、六二爲乙巳、六三爲乙卯也。在外卦則爲癸而納丑亥酉。如六四爲癸丑、六五爲癸亥、上六爲癸酉。因乾坤各納兩干。故別爲內外二卦。若震止納

庚。則初九爲庚子、六二爲庚寅、六三爲庚辰、九四爲庚午、六五爲庚申、上六爲庚戌。巽止納辛。則初六爲辛丑、九二爲辛亥、九三爲辛酉、六四爲辛未、九五爲辛巳、上九爲辛卯。坎、離、艮、兌四卦。依震、巽例推之。其筮不用易。而用納支所得之六親。六親爻例。亦起於京氏。其積算注云。孔子曰。八卦鬼爲寶爻、財爲制爻、天地爲義爻。陸績注云。天地即父母也。福德爲寶爻。注云。福德即子孫也。同氣爲專爻。注云。兄弟爻也。今火珠林之法。生我者爲父母文書。即義爻也。我生者爲子孫福德。即寶爻也。尅我者爲官鬼。即繫爻也。我尅者爲妻財。即制爻也。比肩者爲兄弟。即專爻也。又有世月之法。亦起於京氏。例云。一世卦。陰主五月。一陰在午也。陽主十月。一陽在子也。二世卦。陰主六月。二陰在未也。陽主十二月。二陽在丑也。三世卦。陰主七月。三陰在申也。陽主正月。三陽在寅也。四世卦。陰主八月。四陰在酉也。陽主二月。四陽在卯也。五世卦。陰主九月。五陰在戌也。陽主三月。五陽在辰也。八純上世。陰主十月。六陰在亥也。陽主四月。六陽在巳也。游魂四世。所主與四世卦同。歸魂三世。所主與三世卦同。其占筮之具。不用著而用錢。以三錢擲之。兩背一而爲折。即兩少一多。少陰爻也。兩面一背爲單。即兩多一少。少陽爻也。俱面爲交。交者折之聚。即三多。老陰爻也。俱背爲重。重者單之積。即三少。老陽爻

也。張行成元包數總義云。火珠林之法。祖於京房。今因京氏書多闕。取火珠林補之。其義則全與易無關云。

有附納甲而起者爲納音。禮記月令。季夏行春令。注云。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爲害。正義引易林云。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己亥。抱朴子仙藥篇引玉策記及開名經云。子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巳屬丙。己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徵與火也。五言得之者。羽與水也。七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沈存中補筆談列其說而釋之。而疑一何以屬土、三何以屬火、七何以屬金。皆奇數無偶數。焦循云。南齊書藥志以一言得土、三言得火、五言得水、七言得金、九言得木。以爲納音數。近知不足齋叢書。所刻隋蕭吉五行大義。載此所云一言、三言、五言、七言、九言者甚詳。亦目之曰納音數。推其術。蓋本於納甲者也。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此納甲也。子午屬庚、則震初子四午。丑未屬辛、則巽初丑四未。寅申屬戊、則坎初寅四申。卯酉屬己、則離初卯四酉。辰戌屬丙、則艮初辰四戌。巳亥屬丁、則兌初己四亥。推之乾初甲子四壬午、坤初乙未四癸丑。即納甲加十二支。如易林所云也。一言得之者。子午得庚也、丑

未得辛也、寅申得戊也、卯酉得己也、辰戌得丙也、己亥得丁也。如庚子丁亥即爲一言得之三言得之者。子午屬戊、自戊得庚也。丑未屬己、自己得辛也。寅申屬丙、自丙得戊也。卯酉屬丁、自丁得己也。辰戌屬甲、自甲得丙也。己亥屬乙、自己得丁也。如戊子乙亥即爲三言得之五言得之者。子午屬丙、自丙得庚也。丑未屬丁、自丁得辛也。寅申屬甲、自甲得戊也。卯酉屬乙、自己得己也。辰戌屬壬、自壬得丙也。己亥屬癸、自癸得丁也。如丙子癸亥即爲五言得之七言得之者。子午屬甲、自甲得庚也。丑未屬乙、自己得辛也。寅申屬壬、自壬得戊也。卯戌屬癸、自癸得己也。辰戌屬庚、自庚得丙也。己亥屬辛、自辛得丁也。如甲子辛亥即爲七言得之九言得之者。子午屬壬、自壬得庚也。丑未屬乙、自己得辛也。寅申屬庚、自庚得戊也。卯酉屬辛、自辛得己也。辰戌屬戊、自戊得丙也。己亥屬己、自己得丁也。如壬子己亥即爲九言得之甲子、乙丑。七言而得庚、辛。故納金。而壬申、癸酉、庚辰、辛巳、甲午、乙未、壬寅、癸卯、庚戌、辛亥視此矣。丙寅、丁卯。三言而得戊、己。故納火。而甲戌、乙亥、戊子、己丑、丙申、丁酉、甲辰、乙巳、戊午、己未視此矣。戊辰、己巳。九言而得丙丁。故納木。而壬午、癸未、庚寅、辛卯、戊戌、己亥、壬子、癸丑、庚申、辛酉視此矣。庚午、午未。一言而得庚、辛。故納土。而戊寅、己卯、丙戌、丁亥、庚子、辛丑、戊申、己酉、丙辰、丁巳視此矣。丙子丁丑。五言而得庚辛。故納水。而甲申、乙

酉、壬辰、癸巳、丙午、丁未、甲寅、乙卯、壬戌、癸亥視此矣。納土者納宮也。納火者納徵也。納水者納羽也。納金者納商也。納木者納角也。故曰納音。納音之原本納甲如此。沈存中既列此數。而又以娶妻生子。牽合律呂。以爲納音之義。則未考南齊書。不知一言三言云云者之爲納音矣。至所納土、火、水、金、木。本諸一、三、五、七、九之數。其義云何。蕭吉謂本諸樂緯。凡五行有生、壯、老三數。木。生數三、壯數八、老數九。火。生數二、壯數七、老數三。土。生數五、壯數十、老數一。金。生數四、壯數九、老數七。水。生數一、壯數六、老數五。其生、壯之數。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之數也。金尅木、木老於九。火尅金、金老於七。土尅水、水老於五。金火土之生數、壯數。即木金水之老數。此有理可推。乃土宜老於三、火宜老於一。今則土老於一、火老於三。一爲土之所尅、三爲火之所母。與金木水之老數。不能畫一。蕭吉謂一示君德、二順父母、三表臣節、四敬从夫、五事鬼神。亦牽合未能得其自然。納甲始於焦、京。本納甲而爲納音。京氏所不言。亦未有用以說易者。蓋西漢末緯家所造。而又謬悠其數。以土先火。惑人聽聞。京氏以前。固未有此。玉策記開名經。踵樂緯而爲之也。按納甲支離。已如上述。納音本其義而牽割之。顛倒錯亂。尤不可理。故知易者絕不引用。焦氏剖而釋之。正以著其謬妄。至瑞桂堂暇錄之

證以太元、朱日昇三易備遺之附以歸藏及邵子先天。則又夢中說夢矣。

以爻辰說易者鄭康成。其義似本於乾鑿度。而實不同。乾鑿度云。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以京氏術證之。乾初納子、二納寅、三納辰、四納午、五納申、上納戌。即左行陽時六也。坤初納未、二納巳、三納卯、四納丑、五納亥、上納酉。即右行陰時六也。鄭氏注緯。仍申乾左旋、坤右旋之說。至其注易。乾自子左行無異。而坤則初貞未、二貞酉、三貞亥、四貞丑、五貞卯、上貞巳。亦用左旋。屯蒙以下。仍用乾坤。逢九从乾爻所值、逢六从坤爻所值。如坤上六爲蛇。蛇巳也。知坤自未左行至巳。於是坎上六、大過上六亦在巳。則坎、大過之上六。即坤之上六也。泰六五在卯。即坤六五在卯也。中孚六四、坎六四爻辰在丑。即坤六四在丑也。中孚六三在亥。即坤六三在亥也。明夷六二在酉。即坤六二在酉也。困比初六在未。即坤初五在未也。困九四在午。即乾九四在午也。賁九三、坎九三、明夷九三在辰。即乾九三在辰也。以樂律證之。鄭氏似本於月律。即月令十二月所中之律。隔八相生之次也。周禮春官太師。鄭注云。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



五。夷則又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下生中呂之上六。周語韋昭注云。十一月黃鍾、乾初九也。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正月泰簇、乾九二也。二月夾鍾、坤六五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四月仲呂、坤上六也。五月蕤賓、乾九四也。六月林鍾、坤初六也。七月夷則、乾九五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十月應鍾、坤六三也。其相生之次。乾自子而寅、而辰、而午、而申、而戌。坤自未而酉、而亥、而丑、而卯、而已。均爲左行。京氏似本於合聲。即周禮太師掌合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也。陽聲黃鍾、泰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蓋黃鍾子、大呂丑。子與丑合。泰簇寅、應鍾亥。寅與亥合。姑洗辰、南呂酉。辰與酉合。蕤賓午、函鍾未。午與未合。夷則申、小呂巳。申與巳合。無射戌、夾鍾卯。卯與戌合。此則陽之次。子、寅、辰、午、申、戌。爲左旋。陰之次。丑、亥、酉、未、巳、卯。爲右旋。與乾鑿度京氏義合。特周禮始於丑而終於卯。京氏始於未而終於酉。爲不同耳。以互卦消息說易。鄭與諸家同。而以爻辰爲說。則康成所獨。清儒如元和惠氏、嘉定錢氏、武進張氏。皆有纂述。以明其義例。而高郵王氏、江都焦氏。則起而排之。後有何秋濤。又作周易爻辰申鄭義。爲之辨護。然焦循云。鄭既以諸卦之爻。統於乾坤。如九之在初者皆子、六之在初者皆未也。而又以諸卦之爻。合於六子。

如萃九五、井九二、中孚二五皆坎爻。損六五、頤二五皆離爻。萃九四震爻。賁六四、損六四巽爻。艮上九、離九三、井九三、豐九三皆艮爻。推之。上六、六三爲兑爻。初六亦巽爻。初九亦震爻也。自爲鄭氏一家之學。非本之乾鑿度。亦不必本於月律也。然以離九三爲艮爻。位值丑。丑上值弁星。坎上六爻辰在巳。蛇之蟠屈似微纏。臨卦斗臨丑。爲殷之正月。以見周改殷正之數。謬悠非經義。至以焚如爲不孝之刑、女壯爲一女當五男。尤非聖人之義也。余於爻辰無取焉耳。此則雖善辨者。不能爲之解矣。

卦變之說。原於荀氏之升降。而其義不畫一。焦循云。荀氏謂屯本坎卦。初六升二、九二降初。蒙木艮卦。二進居三、三降居二。則本六子矣。謙。乾來之坤。則謂乾上之坤三。解。乾動之坤。謂乾坤交通。動而成解。則本於乾坤矣。訟。陽來居二則本遯。旅。陰升居六則本否。晉。陰進居五則本觀。損。乾之三居上則本泰。是又本十二辟卦矣。乃萃則云。此本否卦上九。陽爻見滅遷移。是又用易林之法。所謂否之萃矣。隨爲震之歸魂。蠱者。巽也。解者。震世也。是又用京房世應之說也。荀氏殘缺不完。虞氏備矣。以十辟卦爲主。以明夷、解、升、震自臨來。明夷臨二之三解臨初之四升臨初之三震臨二之四晉、蹇、萃、艮四卦自觀來。晉觀四之五蹇觀上之三萃觀上之四艮觀五之三訟。无妄、

家人、革、巽五卦自遯來。訟遯三之二无妄遯上之初家人遯初之四革遯上之初巽遯二之四需、大畜、睽、鼎、兌五卦自大壯來。需大壯四之五大畜大壯初之上睽大壯上之三鼎大壯上之初兌大壯五之三蠱、賁、恒、損、井、歸妹、豐、節、既濟九卦自泰來。蠱泰初之上賁泰上之乾二乾二之坤上恒乾初之坤四損泰初之上井泰初之五歸妹泰三之四豐泰二之四節泰三之五既濟泰五之二隨、噬嗑、咸、益、困、漸、旅、渙、未濟九卦自否來。隨否上之初噬嗑否五之坤初坤初之五咸坤三之上乾上之三益否上初困否二之上漸否三之四旅否三之五渙否四之二未濟否二之五三陰、三陽既本諸泰、否。二陰四陽、四陰二陽。既本諸臨、觀、大壯、遯。則一陰五陽、五陰一陽。亦宜本諸復、姤、剝、夬矣。乃謙則乾上九來之坤。與荀氏同。所謂自乾坤來。無復姤、夬、剝之例矣。豫則復初之四。比則師二之五。說者以爲從兩象易之例。非乾坤往來。而履則變訟初爲兌、小畜則需上變爲巽。此亦荀氏萃本否卦之說。於卦變中別一義矣。二陽之卦、自臨來者。宜爲明夷、解、升、震四卦。自觀來者。宜爲晉、蹇、觀、萃四卦。其屯、蒙、頤、坎四卦。可自觀來。亦可自臨來。莫知所指。乃以屯爲坎二之初、蒙爲艮三之二。用荀說也。坎則云乾二五之坤。與離旁通。於爻觀二之上。是既本乾坤。又本十辟。而頤則晉四之初。晉則非乾坤、非六子、非十辟矣。又何說乎。自遯來者。宜爲訟、无妄、家人、巽四卦。自大壯來者。宜爲需、大畜、睽、兌四卦。其鼎、革、大過、離四卦。可自遯來。亦可自大壯來。以屯、

蒙、頤、坎例之。則蒙自艮來。革宜自兌來。屯自坎來。鼎宜自離來。而革則云遯上之初。與離旁通。鼎則云大壯上之初。與屯旁通。又本於十辟。離爲坤二五之乾。與坎旁通。於爻遯初之五。與坎一例矣。大壯則云大壯五之初。或兌三之初。例諸頤爲晉四之初者。又何所適從。且所謂之者。兩爻相易也。如遯三之二爲訟、大壯四之五爲需、四之五亦五之四、三之二亦二之三也。至大畜則云大壯初之上、无妄則云遯上之初、損則云泰上之初、益則云否上之初。依諸例。則大壯初之上。鼎也。遯上之初。革也。泰初之上。蠱也。否上之初。隨也。此則以初爻加上於上爻之上、上爻續於初爻之下。與兩爻相易者迥別。中孚、小過兩卦。無所依附。則云中孚訟四之初也。此當從四陽二陰之例。遯陰未及三。而大壯陽已至四。故從訟來。小過、晉上之三。當從四陰二陽臨觀之例。臨陽未至三。而觀四已消也。所說殊艱澀。不易解究。而推之不過謂遯初之四。而二不能及三。大壯上或之三。而陽實在四。惟自訟來。則遯二已及三。而初又之四。即爲中孚。然則大壯五先之四爲需、需上又之三成中孚亦可也。臨陽未至三、二未至三。成明夷也。觀四已消、五未之四。成晉也。五先之四。則四不消。四不消而晉上之三爲小過。則臨二先至三。成明夷。明夷初又之四。成小過亦可也。蓋兩陽爻齊之。乃成小過。兩陰爻齊之。乃成中孚。無兩爻齊之之理。而其例既窮。乃變

其說。爲訟四之初、晉上之三。晉上之三。仍是觀五先之四。觀上次之三也。訟四之初。仍是遯二先之三。遯初次之四也。仍是兩爻齊之。虞氏自知其不可通。姑晦其辭。貌爲深曲。而究無奧義也。其於豐云。此卦三陰三陽之例。當從泰二之四。而豐從噬嗑上來之三。折於坎獄中而成豐。於旅云。賁初之四、否三之五。非乾坤往來也。與噬嗑之豐同義。說者又以此爲兩象易之例。然則卦之來也。自乾坤一也。自六子二也。自十辟三也。上下相加如損益四也。上下剛柔相變。如小畜履。五也。兩象易。六也。兩爻齊之如遯。先生訟。次生中孚七也。謂諸卦各有所自來乎。謂某卦兼有所自來乎。余於此求之甚深。決知其非易義。夫乾坤索爲六子。八卦錯爲六十四。相摩相盪。而設卦之義已畢。其旁通以各正性命。時行以自彊不息。則爻之變化也。今謂卦之來。由於爻之變。其謬一也。諸卦生於六子。而六子又生於諸卦。其謬二也。一陽之卦。不生於剝、復。一陰之卦。不生於姤、夬。與泰、否、臨、觀等例。參差不一。其謬三也。彭城蔡景君。說謙剝上來之三。蜀才謂師本剝卦、同人本夬卦。則一陰一陽與二陰二陽之例通矣。然一陽之卦有四。皆可兼自剝、復來。一陰之卦有四。皆可兼自姤、夬來。與革、鼎、屯、蒙、坎、離、頤、大過之於遯、大壯、臨、觀等。於彼於此。無所歸附。其謬四也。至於晉、訟可生中孚、小過。噬嗑可生豐。賁可生旅。夬衍無宗。

不能自持其例。其謬五也。按卦變說之謬妄。焦氏闢之。無復餘義。夫易傳有上下往來進退之文。義久失傳。說經者可解則解之。不可解者則闕之。此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道也。即欲附會。亦必爲一定之例。俾可循類以求。乃展轉遷就。而仍不得其解。豈非呂步舒所謂大愚乎。此後若蜀才、盧氏、侯果、姚信之流。皆言卦變。宋李挺之、朱漢上。復整齊而更張之。皆刻舟以求劍、削足以適屨者也。惟明來知德以綜卦通之較爲簡便。

虞氏又有消息、旁通、半象、兩象諸義。消息之名。出於豐卦彖傳。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相傳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則又似與卦名俱起矣。易緯稱聖人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稽覽圖云。惟消息稱四時卦。盡當其日。太史公亦曰。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荀九家注泰卦曰。陽息而升、陰消而降。陽稱息者長也。起復成巽。巽字疑誤萬物盛長也。陰言消者起姤終乾。萬物成熟。熟則給用。給用則分散。故特言消也。其義未能貫澈。惟虞注最詳。復注陽息坤。臨注陽息至二。泰注陽息坤。大壯注陽息泰。夬注陽夬陰、息卦也。姤注消卦也。遯注消姤也。否注陰消乾。剝注陰消乾也。剝象君子尚消息盈虛。注云乾息爲盈、坤息爲虛。故君子尚消息盈虛。復出入無疾注云。謂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坎爲

疾。十二消息。不見坎象。故出入無疾。繫上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注云。易爲乾息、簡爲坤息。變通配四時注云。謂十二卦消息也。泰、大壯、夬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臨配冬。十二消息相變通。而周於四時也。繫下剛柔相推、變在其中。注云。謂十二消息。九六相變。寒往則暑來注云。謂陰息陽消、從姤至否。故寒往暑來也。暑往則寒來。注云。陰詘陽信、從復至泰。故暑往寒來也。說卦數往者順。注云。謂乾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也。知來者逆注云。謂乾息從子至巳。下上故逆也。以上除繫詞、說卦三注外。皆謂陽爲息、陰爲消。故皇侃云。乾者。陽生爲息。坤者。陰死爲消。其實陰陽皆有消息。陰息則陽消、陽息則陰消。互爲其根。亦相代以興。復爲陽息之始。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次相息。陽息一分。則陰消一分。至於乾則陽息極而爲盈、陰消盡而爲虛。姤爲陰息之始。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次相息。陰息一分、則陽消一分。至於坤則陰息極而爲盈、陰消盡而爲虛。象傳所謂消息盈虛者即此。荀注往來不窮謂之通云。十二消息。陰陽往來無窮已。故通也。虞亦同之。故云十二消息。不見坎象。皆主十二辟卦言之。張皋文周易虞氏消息。乃謂八卦消息。成六十四卦。真畫蛇添足者矣。

旁通之辭。出於乾象傳。蓋言發揮六爻之理。以曲盡萬類之情狀。而虞氏即斷句取

義。以正對之卦爲旁通。小畜注與豫旁通。比注與大有旁通、履注與謙旁通、同人注旁通師卦，大有注與比旁通、剝注與夬旁通、復注與姤旁通、大畜注與萃旁通、頤注與大過旁通、坎注與離旁通、蠱注與隨旁通、臨注與遯旁通、恒注與益旁通、革注與蒙旁通、鼎注與屯旁通。其義似本於荀氏之升降。荀解雲行雨施云乾坤成兩既濟陰陽和均而得其正解日月合其明云坤五之乾二成離乾二之坤五爲坎解或躍在淵云欲下居坤初解行而未成云謂行之坤四解含宏光大云乾二居五爲含坤五居乾二爲弘坤初居乾四爲光乾四居坤初爲大而通於卦變。蓋升降、旁通。無甚區劃也。觀李銳虞氏略例自明焦循則嚴別之。云。荀氏明升降於乾坤二卦。而諸卦不詳。虞氏以旁通解易。而不詳升降之義。顧乾坤之升降。即乾坤之旁通。而諸卦之旁通。即乾坤之升降也。是專以升降爲旁通。例云。凡爻之已定者不動。其未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成亡所以成物。故此爻動而之正。則彼爻亦動而之正。未有無所之自正而不正人者也。枉亡未能正人。故彼此易而名正。未有變已正之爻爲不正、以受彼爻之不正者也。虞仲翔三變受上之說。其悖道甚矣。初必之四、二必之上。各有偶也。舍是別有所之。則交非其偶也。虞仲翔謂過以相與。謂初與五應、二與上應。無是義矣。卦始於乾坤。初與初索成震巽。二與二索成坎離、三與三索成艮兌。此乾坤平列也。



若乾與坤重爲否泰。則否四之初。即一索也。泰二之五。即再索也。否上之三。即三索也。若乾與乾重、坤與坤重。則乾四之坤初。即否四之初也。乾二之坤五。即泰二之五也。乾上之坤三。即否上之三也。凡旁通之卦。一陰一陽。兩兩相孚。共十二爻。有六爻靜。必有六爻動。既濟六爻皆定。則未濟六爻皆不定。六爻發揮。六位時成。謂此十二爻中之六也。按虞氏旁通者祇二十一卦。餘卦無取於旁通。焦氏則廣之及於六十三卦。惟既濟不須旁通。凡不當位者。皆欲使其當位。審是。則易自既濟以外。諸卦可盡去矣。且謙卦不皆當位。而三吉三利、既濟六爻皆當位。何以卦辭且云終亂、六爻又無一吉利者。譏虞氏之例爲未純、而不知己之義無一當。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

虞氏注需九二、訟初六、小有言。均云震象半見。小畜密雲不雨、說卦兌爲澤均云坎象半見。此半象之例也。注下繫蓋取諸大壯云。无妄。兩象易。蓋取諸大過云。中孚。上下易。蓋取諸夬云。履。上下易象。此兩象之例也。半象之說。焦循闢之云。乾之半亦巽兌之半、坤之半亦艮震之半。震之下半。何異於坎。離之半、坎之半。又何異於兌、巽之半。試思半象之說興。即履姤之下。均堪半坎。師困之下。皆可半震。究何从乎。此其絕不可通者也。兩象雖於古無徵。然卦之陰陽相反者爲正對。上下倒置者

爲反對。則上下卦互易者亦可援之別立一目。此其稍可通者也。諸家所徵之象。自說卦傳外。荀氏九家易。有三十一名。見於陸氏釋文。鄭氏隨卦注有震爲日。觀卦注有艮爲鬼門等語。而虞氏尤多。十倍於荀氏。張皋文虞氏義曾輯之。按說卦之象。已不盡可據。程迥曰。荀爽於說卦爻。添物象以足卦爻所載。查元章謂不須添。添亦不盡。而虞既多立異義。又廣增別象。務使經傳無一字不入其彀中。碎義逃難。非獨如趙賓之持論巧慧而已。

互體之說。早見於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京氏謂二至四爲互體、三至五爲約象。儀禮疏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王應麟康成易注序云。康成多論互體。以互體求易。左氏以來有之。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中爻。所謂八卦相盪、六爻相雜。惟其時物。雜物撰德是也。惟乾坤無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畫。其互體含艮震。而艮震之互體亦含坎。離之六畫。其互體含兌巽。而兌巽之互體亦含離。三陽卦之體。互自相含。三陰卦之體。亦互自相含也。王弼尚名理。譏互體。然注睽六二曰。始雖受困。終獲剛助。睽自初至五成困。此用互體也。弼注比六四之類。或用康成之說。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而荀顛難之。

張惠言鄭氏義有云。互卦有二例。蒙注云。互體震。同人注云。卦體有異。頤注云。自二至五有二坤等三爻爲卦也。大畜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四爻爲卦也。然則當有五爻爲卦之互。闕不具耳。又既濟九五爻云互體爲坎、旅初六云爻互體艮。或鄭以上下分象。皆爲互體。李林松周易述補云。互卦亦非一例。如屯三變體坎。此以二至四、三至五。各互一小成卦也。蒙二體師。此以初至五、二至上。五爻各互一重卦也。泰三至上體復。此以三至上、初之四。四爻各互一重卦也。大過、夬、姤體乾。頤、剝、復體坤。此以中四爻互一重卦也。蒙二伏巽、豫四曰大有。此以互卦兼旁通爲講者也。既濟中互未濟、未濟中互既濟。此又兩卦之交相爲體者也。按互體之法。即由卦之本身分出。以推闡爻理。其來甚古。非異義之比。使不節外生枝。固易家所不廢也。

## 王注

漢季注易者。馬融、鄭玄、荀爽。前已著之矣。其別又有袁太伯、見王充論衡劉表、宋衷。凡未標題者書皆見隋志或七錄下同魏有王弼、魏志董遇、劉邠、見管輅別傳管輅、鍾會、王肅、何晏、冊

府元龜孫炎、魏志荀輝。蜀有李譔。蜀志吳有虞翻、陸績、程秉、吳志姚信。要其最著者爲鄭、荀、虞三家。荀爽字慈明。一名詡。潁陰人。累官司徒。著周易注十卷。又有荀九家易解十卷。其序列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九人。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不詳何人。稱荀爽者。以爽爲主也。其輯者不可考。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崇文總目云。今惟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是文言猶未合於乾坤也。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著書四種。易注九卷易律曆一卷周易集林一卷周易日月變例六卷性好矜伐。其上易注。謂荀詡顛倒反逆。馬融復不及詡。鄭玄、宋衷。均未得其門。又言。鄭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夫康成即有違誤。與翻何涉而引爲恥。其忌克可知矣。然在當時頗有聲譽。翻嘗與少府孔融書。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易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禮樂。近睹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清儒惠棟、張惠言尤篤好之。張氏云。漢儒說易大旨。可見者三家。鄭氏、荀氏、虞氏。鄭、荀。費氏易也。虞。孟氏易也。鄭氏言禮、荀氏言升降、虞氏言消息。昔者慮犧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鄭氏贊易實述之。至其說經。則以卦爻無變動謂之彖辭。夫七八者彖、九六者變。經稱用九用六。而辭皆七八。名與實不

相應。非虞犧氏之旨也。爻象之區既隘。乃求之於天。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用宿。謂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濂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貴賤之位、辨大小之序、正不易之論。經綸創制。吉凶損益。與詩、書、禮、樂相表裏。則諸儒未有能及之者也。荀氏之說消息。以乾升坤降。萬物始乎泰、終乎否。夫陰陽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簡、位有進有退、道有經有權。歸於正而已。荀氏言陽宜常升而不降、陰宜常降而不升。則是姤、遯、否之義大於既濟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於一元。雲行雨施。陰陽和鈞。而天地成位。即可謂易之大義者也。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義。以定六位。運始終之紀。以叙六十四卦。要變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發揮旁通。乾元用九則天下治。蓋與荀同原。而弘大遠矣。按孟氏所傳。非必田何之易。而虞翻所主。又多非孟氏之易。支離牽附。三家之中。實以虞爲尤甚。焦氏循已正言其誤矣。今張虞氏以排王氏。以時言。王弼魏人、虞翻吳人。均非漢代。以學言。王弼費氏、虞翻孟氏。均爲漢代。漢時諸生守家法。國家之制則然。以後經說。宜以通經爲主。無須爲門戶之見也。

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撰定父朗所爲易傳。並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同時李譔。亦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皆依準賈、馬。異於

康成。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蓋已漸掃附會破碎之學。至鍾會論易無互體。王弼繼之。而義理以昌。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魏尚書郎。年二十四卒。著易上下經六卷。作易略例一卷。或云弼注易。刻木偶爲鄭玄像。見其所誤。輒呼叱之。夫以方逾弱冠之人。能注易及老子。成一家言。天資洵爲卓絕。而輕狂若此。又宜其促壽也。繫辭、說卦、序卦、雜卦未成。晉韓康伯續成之。自田何之易。變爲孟喜。焦京乘之。由是巫機小數。罔不託於易。而六藝之首。與陰陽五行諸家。糾繚不可復分。輔嗣始廓而清之。雖掃象專理。非大傳尚象之旨。然聖人作易。誠有資於象。而論著既成。則易在理不在象。略例明象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意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然則忘象者乃得其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

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漫。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源。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斯其論誠不免過偏。其大旨固無誤也。

王弼兼明老、易。故易注時雜以玄言。宋儒程伯淳、司馬君實、張橫渠。皆謂非易本旨。然道無不在。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老莊之智。其賢於愚夫婦遠矣。謂其未得易之全則可。謂其全無見於易則非。輔嗣之間同於老者。以老合於易。非以易合於老也。王應麟曰。伊川謂學易先看王弼。余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於乾九三曰。乾二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用九曰。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爲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無首、坤利在永貞。於文言曰。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又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又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於坤曰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初六曰陰之爲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爲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爲潛。於小畜上九曰。大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

以其畜之盛。在於四五、至於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輻。於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成焉。於豫初六曰。樂極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於觀上九曰。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也。觀其生。爲民所觀者也。於賁六五曰。賁於束帛。丘園乃落。賁於丘園。帛乃芟芟。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於復曰。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於家人初九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九三曰。行與其慢。寧過於恭。家與其瀆。寧過於嚴。上九曰。凡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於睽上九曰。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怪通也。往來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亡。和陰陽也。陰陽既和。群疑亡也。於蹇初六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睹險而止。以待其時。至矣哉。於萃之象曰。聚而無防。則衆生心。於漸上九曰。進取高潔。不累於位。無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清遠。儀可貴也。於中孚上九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从之謂也。於小過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爻。亦不雨也。按此類理切而不



迂、義純而不雜。頗得匡、劉說經之遺。豈談空覈玄者所能及哉。

## 義疏

典午而後。治經者紛。約分三派。一爲自注。晉人注易。見於隋唐志者。有鄒湛、阮咸、應貞、阮渾、樂肇、王廩、袁宏、黃穎、干寶、范長生等。惟干寶較有名。中興書目云。寶之易學。以卦爻配月。或配日時。傳諸人事。以前世已然之迹。證之訓義。頗有據。顏之推曰。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李蜀書云。姓范名長生。自號蜀才。十六國春秋。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李雄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曰。推步大元五行大會甲子。祚鍾於李。非吾節也。雄即成都王位。長生乘素輿詣成都。即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善天文。有術數。民奉之如神。則固巫卜之流。非寶比也。宋有周顥、梁有何胤、魏有崔浩。均罕稱述。關朗易傳。或云阮逸僞撰。自爲一書。無當易義。一曰集解。注解既多。由是有會萃以成一書者。九師九家。實肇其端。踵而爲之者。晉張璠有周易集解。集鍾會、向秀、庾運、應貞、荀惲、張輝、王宏、阮咸、阮渾、楊叉、王濟、衛瓘、樂肇、鄒湛、杜育、楊瓚、張軌、宣舒、邢融、裴藻、許適、楊藻二

十二家。叙云。依向秀本。迨後梁朱異有集注周易一百卷、孔之祛續周易集注一百卷。亦其類也。一曰講疏。其類有二。一爲進講及學校講章。如宋明帝集群臣講易義疏、國子講易義、張詠等群臣講易疏、齊國學周易講疏是也。若梁武帝之周易大義及講疏、元帝之周易講疏。則近於撰著矣。一爲義疏。即伸釋一家傳注以明經義者。其派又有二。北史儒林傳序云。南北所爲章句。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宗於鄭氏。是南方所用者王弼易、北方所用者鄭玄易也。北方通儒。無過華陰徐遵明。兼傳鄭氏易、書、三禮。及服氏左傳。其受易弟子。爲盧景裕。及渤海李鉉、清河崔慶。景裕傳權會郭茂。魏書云。景裕注周易。北史云。李鉉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門下五年。稱高弟。撰定周易義例。北齊書稱權會少受鄭易。探頤索隱。妙盡幽微。注易一部行於世。是三人於易。皆注而非疏。而南方則蕭子政、周弘正。均有周易義疏。褚仲都、賀瑒、張譏。均有周易講疏。由南入北者。何妥亦有周易講疏。隋書經籍志。於易云。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學官。齊代惟傳鄭易。至隋王注盛行。今殆絕矣。是南方亦兼立鄭易。不專王學。儒林傳序。又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易。是王易亦間行於北方。勢均力敵。而廢鄭專王。實自隋始。所謂天下統

一。南并於北。學術統一。北并於南也。隋通儒劉炫、劉焯。遍疏群經。獨於易無訓。王通讚易。實爲贗書。唐太宗命孔穎達等。修五經正義。易用王弼及韓康伯注。諸經正義序。列舉前代義疏、及本疏所主者。於易獨云。江左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既背其本。又違於注。今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蓋易疏皆竊取老莊。不但非易本義。亦非輔嗣本意。與諸經疏之翔實者殊科。故孔氏多加擯斥。渡江以來。王、鄭爭衡者二百餘年。自孔氏正義出。匪但鄭易不傳。而諸疏亦皆廢矣。至陸德明經典釋文。首叙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原與正義相輔而行。若邢璣略例注。則附驥尾以顯者也。

注疏行而古注盡廢。資州李鼎祚。獨深惜之。因倣張璠之法。重爲周易集解。所採自子夏而下。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玄、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續、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冲、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麟士、盧氏、崔覲、伏曼容、孔穎達、以上朱陸樛所考姚規、朱仰之、蔡景君以上朱彝尊所考等。凡三十餘人。其自序云。鄭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易之爲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歷觀炎漢。迄今巨唐。採群賢之遺言。議三聖之幽蹟。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云云。可知其宗旨所在矣。又云。卦、爻、象、象。理涉重玄。

經注文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錯綜根萌。是尚有索隱一書。但絕無傳本。提要云。王學既盛。漢易遂亡。千百年後。學者得考見畫卦之本旨者。惟賴此書之存。真可寶之祕笈也。此後史徵一作史文徵有周易口訣義。徵目序云。但舉宏機。纂其樞要。先以王注爲宗。後約孔疏爲理。崇文總目及晁氏讀書記。據此皆以爲直抄注疏。以便講習。故曰口訣。提要云。詳考之實不盡然。所錄古說至多。蓋唐去六朝未遠。隋志所載諸家之書。猶有存者。故徵得以旁搜博引。今閱年數百。舊籍散亡。則遺文緒論。無一非吉光片羽矣。唐以前解易之書。子夏傳既屬僞撰。王應麟所輯鄭玄注、姚士舜所輯陸續注。亦非完書。其存於今者。京房、王弼、孔穎達、李鼎祚四家。及此書而五耳。固好古者所宜寶重也。又有周易舉正。舊題郭京撰。自序稱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真本。比較今世流行本。舉正其謬。凡所改定。以朱墨書別之。其書崇文總目始著錄。晁公武謂以繇象相正。有闕漏可推而知。託言得王、韓手札。趙汝楳亦詆其挾王、韓之名。以更古文。提要云。是書唐志不載。李燾以爲京開元後人。故書不著錄。然亦但可以解舊書經籍志耳。若新書藝文志。則唐末之書。無不具列。豈因開元以後而遺之。疑其書出宋人依託。非惟王、韓手札不可信。併唐廓京之名。亦在有無疑似之間也。顧其爲說。推究文義。往往近理。故晁公武雖知其託名。而所進易

解。乃多引用。即朱子本義。亦頗從其說。則亦未嘗無可取矣。此外尚有數種。既非專家。亦無傳本。概置勿錄。

### 圖書

大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馬氏云。易有太極。謂北辰也。虞翻云。太極。太一也。分爲天地。故生兩儀也。易緯乾鑿度云。太一行九宮。鄭注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大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又引星經云。天一、太一。主氣之神。李道平集解疏云太一者極大曰太未分曰一鄭氏所謂未分之道是也太極者說文極棟也逸雅棟中也居屋之中也是極者中也未分曰一故謂之太一未發爲中故謂之太極是以北辰太一爲太極。韓康伯云。有必始於無。故太極生兩儀也。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極。况之太極者也。正義云。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極是也。又謂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即老子云。一生二也。此以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者爲太極。前說與易義不相應。後說較明。以其不可形狀。故有說無圖。至宋周敦頤茂叔。始爲五圖。一曰太極。二曰陰靜陽動。三曰

水火木金土。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五曰萬物化生。其說云。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發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度正太極圖說跋云。正始讀晦菴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喻其義。讀之既久。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歸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

大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鄭玄曰。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邢昺論語疏云。鄭玄以爲

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字。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禮運。河出馬圖。鄭玄曰。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孔疏按中候握河紀注云。龍馬。龍而形象馬。故云馬圖。或云周禮馬八尺以上曰龍出於河猶漢武時天馬出渥涯水也此但言圖書。而未審其授於何人。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據此似皆授於伏羲。書顧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曰。河圖八卦。龍馬出河。遂象其文以畫八卦。其注洪範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序。漢書五行志。劉歆曰。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則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此又以河圖賜羲、洛書錫禹。至河圖之文。據中候則爲列宿斗之度。及帝王興亡之數。據孔安國、劉歆。則爲八卦。侯果云。聖人法河圖洛書。制曆象以示天下。即主前說者也。何晏注河不出圖云。聖人受命則河出圖。河圖八卦。即主後說者也。洛書之文。五行志悉載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謂皆洛書本文。孔疏云。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故孔傳以次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日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

禹所第叙。龜文惟有二十字。是洛書字數。劉歆以爲六十五。劉焯、顧澂謂爲三十八。劉炫謂爲二十字。斯爲古河圖洛書。而無後世所謂之五十五數及四十五數。大戴禮記明堂篇云。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胡渭云。小戴記言天子居明堂。九室依四時十二月之序。而大戴則分九室爲三條而言之。南曰明堂。其本名。古者以西爲上。故從西南起。二九四者。二爲總章左個與明堂右個。九爲明堂太室。四爲明堂左個與青陽右個也。七五三者。七爲總章太廟。五爲太廟太室。三爲青陽太廟也。六一八者。六爲總章左個與玄堂右個。一爲玄堂太廟。八爲玄堂右個與青陽左個也。二九四共爲十五。七五三共爲十五。六一八亦共爲十五。縱橫上下。皆爲十五。妙合自然。後世九宮之數。實權輿於此。九宮之名。起於乾鑿度。云陽動而進。變七之九。陰動而退。變八之六。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蘇軾曰。九宮之數。以九一三七爲四方。以二四六八爲四隅。而五爲中宮。經緯四隅。交絡相直。無不得十五者。陰陽老少。皆分取於十五。老陽取九。餘六以爲老陰。少陽取七。餘八以爲少陰。蓋緯書以天神之居。必與天子同。故取明室九室之制。以爲太一九宮之制。此其式與宋儒之所謂洛書之式同。揚雄太元元圖篇曰。一與六共宗。范望解云在北方二與七爲朋。在南方三與八成友。在東方四與九同道。



在西方五與五相守。在中央其位置與九宮不同。而止於九則一。胡渭云。太玄演五行之數。不曰五與十相守。而曰五與五相守。隱其十而不言。何也。蓋子雲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九九八十一首。每首九贊。以五行之數。分隸九贊之下。勢不復用十矣。故其說曰。鴻本五行。九位施重。此十之所以隱而不言歟。今九九算法遇十則變而爲一十嘗隱而不見即此理鄭注大衍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偶。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並。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並。地八成水於東。與天三並。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並。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並。其方位與玄圖同。惟玄圖止於九。爲四十五數。此終於十。爲五十五數。其式與宋儒所謂河圖之式同。此二者具五十五及四十五之數。而非古之河圖洛書。

子華子天道篇云。天地之大數。莫過於五。莫中於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是故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從生。一縱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數。莫大於五。莫中於五。通此則條達而無礙矣。關子明易傳云。河圖之文。七前

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始以數爲圖。前者有洛書而無河圖。後者略於圖而詳於書。子華子。或謂即孔子傾蓋與語之程生。其書爲後人僞造。要之在唐以前。關氏易傳。或云阮逸僞撰。則在宋慶曆以後。而宋儒之言圖書。則斷自華山希夷道士陳搏圖南始。與二者皆無與。王湜曰。先天圖傳自希夷。前此莫知其由來也。宋志有易龍圖一卷。云陳搏撰。朱子以爲假書。基序錄於宋文鑑。云龍馬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今存已合之位。猶或疑之。况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答曰。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且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忒則不成次序。故自一至於盈萬。皆累累然如絲之於縷也。使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矣。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陳之。仲尼默而形之云云。劉因曰。希夷未聞有書。宋史隱逸傳陳搏好讀易著指元篇言導養及還丹之事而無所謂龍圖者今觀其序之荒謬。則有不可勝言者。未合之數。以爲探三陳九卦之旨而得之。夫三陳九卦。於河出圖之義。有何干涉。比擬不倫。殊爲可笑。又云。若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其象。故天必散而示之。夫以聖人之智。天即合而示之。聖人豈不見其所分。且使天合而聖人不能見其所分。當其散也。聖人又豈能合而用之耶。狂瞽之談。不足深

辨。呂伯恭既誤信之。宋景濂且謂序非圖南不能作。甚矣儒者之易愚也。搏之學至邵雍堯夫而始著。堯夫有古周易八卷。書不傳。經義考云宋志無見周易會通因革其論易者。推見於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及朱子所引。朱子啓蒙首列五十五數之河圖、及四十五數之洛書。引邵子說云。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未嘗云出自陳搏。易本義。河洛之後。分列四圖。一伏羲八卦次序、二伏羲八卦方位、三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四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云右伏羲四圖。其說皆出於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者。所謂先天之學也。語類亦無陳搏傳河洛明文。蓋孔安國、劉歆。祇云河圖具八卦。而未言其次序。至希夷始據畫卦次序。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圖式。以乾、坤、坎、離居四正。震、巽、艮、兌居四隅。謂河圖之象如次。邵子又以與說卦傳出震、齊巽、見離、役坤、說兌、戰乾、勞坎、成艮之次不合。因謂陳搏所畫者。爲伏羲先天。說卦所序者。爲文王後天。以五十五數之圖。合於先天。謂之河圖。以四十五數之圖。貫穿易範。謂之洛書。復作六十四卦次序及方位二圖。謂爲伏羲所畫。而先天之學大明。自是陳、邵二家。遂不可分。而圖書亦或謂爲搏所出矣。

圖書雖未必出於河洛。而其布置之妙。則有不可思議者。朱子釋其義云。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數。合之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耦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耦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耦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皆均於二十而無偏也。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於中。而又始於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於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而究於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穩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其說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於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

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乎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乎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爲數尤瞭然矣。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耦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洛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邪。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夫

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於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爲河圖之數矣。苟明夫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又云。竊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人所取以爲八卦者。而九疇亦並出焉。今以其象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爲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爲洪範也。其所以爲易者。已見於前段矣。所以爲洪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不得以其出於緯書而略之也。此後蔡沈皇極內篇、吳仁傑易圖說、趙汝楳易雅、朱元昇三易備遺、王巽卿大易緝說、張理易象圖說。皆有所明。亦皆涉及畫卦演疇。不免牽強。倘能去其附會。專闡數理。以曲盡事物之狀。固可附易以行也。

彭城劉牧作易數鉤隱圖。其略云。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則地六而上謂之道、地六而下謂之器也。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止有四象。未著乎形體。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也。天五運乎變化。上駕天一、下生地六。水之數也。下駕地二、上生天七。火之數也。右駕天三、左生地八。木之數也。左駕地四、右生天九、金之數也。

地十應五而居中。土之數也。此則已著乎形數。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所謂象之與形者。易云見乃謂之象。河圖所以示其象也。形乃謂之器。洛書所以陳其形者。河圖之數。惟四十有五。蓋不顯土數也。不顯土數者。以河圖陳八卦之數。若具土數。則入於形數矣。洛書則五十五數。所以成變化而著形器也。牧言其學受於范諤昌。諤昌受於許堅。堅受於李溉。溉受於种放。放受於陳希夷。其所出與邵子同。而圖與書互易其數。又實相反。蓋希夷原未有此圖。兩家各以臆爲之。故此一陳搏、彼又一陳搏也。黃黎獻、吳祕、程大昌等。皆發明牧說。蔡元定獨非之。其說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臆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爲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有二。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豫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所以然者何哉。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朱子從

之。

洛闕諸儒。既爲新式之河圖洛書。列於易首矣。而又仍取孔、劉洛書錫禹之說。劉牧既謂圖書並出於伏羲之世。兼則之以畫卦矣。而又謂五行之數未顯。禹復法之以陳九疇。皆自相歧互者也。明儒王禕辨之云。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告武王曰。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爲洪範也。蓋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爲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爲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爲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東西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



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爲陽爲奇。二四六八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爲陰與偶乎。又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事五。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於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於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聖人所以治天下之法。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洛書並言。而洛書之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

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四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五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足。待他圖以足之。造化之示人者。不亦疏乎。而况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幸其偶合五十五之數。使皇極儕以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乎義。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叙則可。以爲龜之所負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已粲然明白。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堙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五行首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所爲數也。水既平則天地由之而立、民由之而安、政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爲叙也。彝倫之叙。即九疇之叙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

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所謂畀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跡之可求也。豈曰治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九疇乎。使天果因禹成功。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作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先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叙之。猶義文之畫卦也。而其曰箕子陳之。猶孔子作象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鄭康成據春秋緯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聖人但言圖書出于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已。人神對接、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群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我以聖人之言。斷聖人之經。其有勿信者乎。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而畫八卦。吾以是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

錫禹者皆非也。按大傳所云河洛。恐如盤庚入宅於河、周公朝至於洛之類。指地而非指水。河出圖洛出書者。圖爲象形文。書爲冊籍。恐如漢志言禮古經出於魯淹中、馬融言周官出於山崖屋壁之類。由於人而非由於神。意者華族未東來之先。河洛間早有文化。但泯滅已久。及聖王蒞止。驟得異書。如西人得巴比倫楔形文字故傳以爲瑞。則之者即採其旨義。如希臘人承受埃及文化之類原非別有神奇。即欲神其事。如龍魚河圖。言黃龍負鱗甲成字付黃帝、春秋緯言堯時龍馬銜甲。以爲聖皇之瑞應可也。欲附於易範。如孔安國之龍馬文象八卦、劉歆之龜背具六十五字亦可也。無端而制爲五十五與四十五之數。強使襲河圖洛書之名。附之大易。已不相應。納入洪範。尤爲杆格。即不忍使圖書孤行。亦當存易而去範。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

周子太極圖。但爲一大圈。其式甚簡。後又有一黑白渾圓首尾相衡之圖。袁氏楠、謝仲直易三圖序。稱謝學於彭翁。彭翁傳於武夷君。而莫知所受。趙氏搗謙六書本義。則謂此圖世傳蔡元定得於蜀之隱者。祕而不傳。雖朱子亦莫之見。楊時喬云。趙氏圖書。世競傳之爲真圖書。靈寶許公誥、林陽何公孟春。尤篤信之。獨季彭山本云。朱子與蔡氏。無書不講明。豈有祕不與言之理。胡渭云。蔡氏所得之三圖。袁氏不言其形象。未知何如。相傳蔡氏所得三圖之中。此居其一。名曰先天圖。亦曰太極圖。取

參同契之月體納甲。與九宮八卦。混而一之者也。朱子發云。陳氏以先天圖授種放。三傳而至邵雍。則康節之學。實出於希夷。其所演以爲先天古易者。悉本此圖可知也。後人謂之天地自然之圖。又謂之太極真圖。其環中爲太極。兩邊黑白回互。白爲陽。黑爲陰。陰盛於北而陽起薄之。故邵子曰。震始交陰而陽生。自震而離而兌以至於乾。而陽斯盛焉。震東北。白一分黑二分。是爲一奇二偶。兌東南。白二分黑一分。是爲二奇一偶。乾正南全白。是爲三奇純陽。離正東。取西之白中黑點。爲二奇舍一偶。故云對過陰在中也。陽盛於南。而陰來迎之。故邵子曰。巽始消陽而陰生。自巽而坎而艮以至於坤。而陰斯盛焉。巽西南。黑一分白二分。是爲一偶二奇。艮西北。黑二分白一分。是爲一偶二奇。坤正北全黑。是爲三偶純陰。坎正西。取東之黑中白點。爲二偶舍一奇。故云對過陽在中也。坎、離爲日月。升降於乾、坤之間。而無定位。納甲寄中宮之戊、己。故東西交易。與六卦異也。八方三畫之奇偶。與黑白之質。次第相應。天工乎。人巧乎。其自然而然之妙。非竊窺造化陰陽之祕者。亦不能爲也。但不可指以爲伏羲之河圖耳。自種放之後。儒者受此圖。皆有所變通恢廓。而非復希夷之舊。惟蜀之隱者得其本真。私相授受。以爲丹家之要訣。故雖朱子之博洽。亦不得見。而必屬季通入峽求之。其終不以爲河圖。而列諸經首者。蓋以圖出希

夷。本自伯陽。不若根柢大傳五十有五之數。爲得其正耳。非季通祕之不與言也。按此圖陰陽往復倚伏之形。與先天八卦奇偶環中之象。若合符節。竊意希夷所云先天河圖者。即以此。此圖實中。而以先天八卦環於外。曲達消息盈虛之妙用。自邵子以五十五數爲河圖。由是此圖不傳。反爲蜀之隱者所得。朱子欲以此爲太極。則與周圖相混。欲以此爲河圖。又與邵說不符。且亦無以配洛書。故寧棄而不取。實則以此爲河圖。與孔、劉之所謂河圖八卦者合。天地自然之妙。希夷偶爾得之。不必以其小類納甲。遂謂本於參同契也。

## 傳義

入宋而後。言易者紛然而起。傳注之多。數十倍於唐人。元、明承流。支蔓益甚。要其最著者。爲辭理、象數二派。易有聖人之道四。首曰以言者尚其辭。程子曰。言所以述理。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言理者莫先於胡瑗。宋志載安定易傳十卷。今惟存口義三卷。李振裕云。瑗講授之餘。欲著述而未逮。其門人倪天隱述之。以非其師手著。故曰口義。後世或稱口義、或稱易解。實無二書也。劉紹攸周易詳說云。

朱子謂程子之學。原於周子。然考之易傳。無一語及太極圖。而於觀卦辭。大畜上九、夬九三、漸上九。四引胡先生言。即知其易學所受矣。朱子亦云。安定易分曉正當。伊川亦多取之。趙汝楳曰。易畫備於包羲。詞詳於三聖。性命、道德之蘊。夫子已盡發之。乃災異於西漢、圖緯於東都、老莊於魏晉之交。賴我朝王昭素、胡安定諸儒挽回之。繼此者爲溫公易說、橫渠易說。而尤以伊川易傳爲正宗。提要云。溫公答韓秉國書。謂王輔嗣以老莊解易。非易之本旨。不足爲據。蓋其意在深闢虛無玄渺之說。故於古今事務之情狀。無不貫澈疏通。推闡深至。程瑟曰。宋興百年。明儒輩出。胡安定得其義。邵康節得其數。程明道伊川得其理。周濂溪得其體。張橫渠得其用。要之。橫渠正蒙。實發易之精蘊。不徒在易說也。朱子跋程傳云。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溺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論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於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數。以承三聖者。伊川先生之書而已。馮當可乃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於沾亂。而易與天道遠。是溝天人而二之。未足以知易也。稍後張根有吳園易解。專求義蘊。不涉圖書。吳沆易璇璣、郭雍郭氏傳家易說。旁徵象數。歸於大道。趙善譽易說。即卦畫以求義。本文位以研理。李綱梁溪易內外篇。含義該博。惜後不傳。張浚紫巖易傳、浚子栻南軒易說。詞約義該。純粹以精。

綜其大要。皆以周、程爲宗者也。自呂大防周易古經。爲經二篇、傳十篇。一復漢志之舊。晁以道、呂東萊繼之。朱子本義。采用其式。附以啓蒙等書。取理於程。資數於邵。以輔以筮揲之法。其論易簡牘。朱鑑輯之爲朱公易說。釐然大備。學者宗之。或取之與程傳合爲一書。後若魏了翁易要義。兼採象數。鄭汝諧東谷易傳、元梁寅周易參義、趙汭周易文詮。多言純理。雖間有出入。要皆其支流餘裔也。

象數之學。約分二派。一兼採漢象者、一專用圖數者。前者以朱震子發爲宗。有漢上易集傳、周易卦圖、周易叢說三書。其進易傳表云。商瞿學於夫子。自丁寬而下。其流爲孟喜、京房。喜書今見于唐人者。猶可考也。爾後馬、鄭、荀、虞。各自名家。說雖不同。要之去象數之原。猶未遠也。獨魏王弼與鍾會同學。盡去舊說。雜之以莊老之言。於是儒者專尚文辭。不復推原大傳。天人之道。自是分裂而不合者七百餘年矣。國家隆興。異人間出。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之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敦頤作通書。程頤述易傳。載造太和三兩等篇。或明其象。或論其數。或傳其辭。或兼而明之。更迭倡和。相爲表裏。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



論。上採漢、魏、吳、晉、元魏。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補其罅漏。庶幾道離而復合云。其言圖書授受之說。或乏左證。而其雜用卦變、互體、伏卦、反卦之義。亦爲馮椅所短。然朱子云。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互體。左氏己言。亦有道理。胡一桂亦云。變、互、伏、反。納甲之屬。皆不可廢。豈可盡以爲失而詆之乎。此外若沈該易小傳。分別正變。以求體象。項安世周易玩辭。由象辭以求變古。都絜非易體變易。專考卦變。趙彥肅復齋易說。研搜爻義。方實孫淙山讀易記。言道與象數相倚。林至易裨傳。據大傳以正圖書之誤。皆有所明。丁易周易象義。推取象之例。凡十有二。則尤爲賅備矣。元黃澤易學濫觴。謂王弼廢象數。遁於玄虛。漢儒用象數。亦失於繁碎。頗有折衷。蕭漢中讀易考原。專言卦之次序。無關宏旨。王申子大易輯說。以河圖配先天卦、洛書配後天卦。於陳、邵、程、朱之說。概辨其有誤。雖好語圖數。而釋經則仍主辭象。無支離之弊。明熊過周易象旨決錄。專考漢象。陳士元易象鉤解。以象爲宗。以筮爲用。來知德周易集注。謂正對爲錯。反對爲綜。互體爲中爻。雜取漢象。通以周、邵之圖。亦頗明備。錢一本則不取京、焦。亦不取陳、李。惟即卦爻以求象、即象以明人事。爲像象管見。魏濬謂文周之易即象著理、孔子之易以理明象。又於漢、魏、晉、唐諸人所論象中。取其近正者爲易義古像通。所謂殊途而同歸也。

宋人圖數。又分二派。一爲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著易數鉤隱圖。前已略陳其義矣。復有遺論九事。一爲太皞授龍馬負圖、二爲六十四卦推盪訣。三爲大衍之數五十、四爲八卦變六十四卦、五爲變陰陽卦、六爲復見天地之心、七爲卦終未濟、八爲著數揲法、九爲陰陽律呂圖。程大昌易原从之。以圖書大衍。爲易所自出。朱元昇三易備遺。其學多本邵子。而言河洛則用劉牧。其他用牧說者亦多。以無專書。不悉著。一爲邵子。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見於朱子啓蒙。其起數之法。云有十四圖。張行成之鏡。得於蜀中佔籍吏人家。衍之爲周易通變。其序云。先生之學。祖於象數二圖。其用皆起於交。交則變矣。象之變爲交泰圖。體極於一十二萬九千六百。而以八萬四千六百爲用。在觀物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之數。其要則總於四象運行之圖。數之變爲既濟圖。體極於一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而以三萬四千四十八爲用。在觀物爲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聲音、律呂、倡和之數。其要則總於八卦變化之八圖。四象運行者。天數也。八卦變化者。物數也。處乎其間。上以承天、下以生物者。地數也。故二者之用。全在卦氣之一圖。以動植通數。布爲九位。中五斡旋。卦乃生焉。二百五十六卦。會分十二、位分十六。具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之體。九萬二千一百六十之用。而天之運行、物之變化。自一至千八百萬之數。皆在其中。衍而伸之、

觸類而長之。以至於坤之無極之數。陰陽之消息、運世之否泰、人物之盛衰。可得而考矣。夫天垂象。河洛出圖書。伏羲因之而畫卦。伏羲之意。傳天之意也。先生之書。大率藏用。而示人以象數。實寓乎十四圖。先生之意。推明伏羲之意也。僕敷演解釋。命曰通變。庶幾學先天者得其門而入焉。李心傳曰。張子饒云。三陳九卦者。明天用二十七也。序十三卦者。明地用七十八也。二十七者。卦體也。其爻用則百六十二者。九九之合也。七十八者。爻用也。其卦體則十三者。閏數之月也。其牽合如此。按以此解皇極數。已爲支離。其去易義則更遠矣。當時从劉義者多。从邵者鮮。程迥周易古占、周易章句外編。雖頗用加一倍法。然實以言占爲主。雜記古占筮事甚詳。蔡元定始闢劉用邵。朱子从之。啓蒙首列邵圖。敷釋其義。又變通程迥占法。爲明著策及筮儀二篇。由是言數者兼言筮。胡方平易學啓蒙通釋。專明朱子之旨。稅與權易學啓蒙小傳。於邵子觀物篇得後得易上下經序卦圖。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過不易之八卦。爲上下兩篇之幹。其互易之五十六卦。爲上下兩篇之用。即其圖反覆觀之。皆爲十八卦。始終不出於九數。以明義文之易。似異而實雷同。思齋易圖通變。其中以天一爲坎、地二爲坤、天三爲震、地四爲巽、天七爲兌、地六爲乾、天九爲離、地八爲艮。而五、十則爲虛數。其易筮通變凡五篇。一卜筮、二立卦、三九六、四衍

數、五命著。雖多與先儒不同。而意實一貫。元張理大易象數鉤深圖。純主先天之學。錢義方周易圖說。謂洛書無與於易。明韓邦奇易學啓蒙意見。推演邵、朱未盡之意。亦皆平正無失。其最奇者爲黃道周易象正、三易洞璣、倪元璐兒易內儀、兒易外儀。提要云。易象正。前列目次一卷。以漢人分爻直日之法。案文王之卦序。以推歷代之治亂。後二卷則以河圖洛書之數。自相乘除。爲三十五圖。其詩斗差圖、斗差退限圖、詩元命圖、春秋元命圖。則本漢人四始五際之說。而別衍之。以爲推測之術。與所著三易洞璣相爲表裏。黃道周論三易洞璣云。漳海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于易。歷三乘易卦。爲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積贏縮。無不吻合。詩與春秋。遞爲爻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蔣雯階云。兒易有內儀、有外儀。曰原始。爲易冒、易生、易準、易至、易則、易衍、易行、易能。曰正言。爲易居。曰能事。爲易適。曰盡利。爲易列、易位、易數、易兼、易倚、易推、易求、易見、易內、易響、易治、易作。曰曲成。爲易會、易通、小易初。曰申命。爲易相、易教。天地之開闢、日月之明晦、晝夜之通復、世會之升降、人事之數、古今之變。盡於此矣。殆發機於筮焉。其學渾淪無端。與漳浦黃公道周角立成家而通權達變過之。竊惟二公至行大節。卓絕千古。固不藉易以傳。其易亦似由京房、邵子貫通變化而出。

森然有以自立。固爲二公之易。而非羲、文、周、孔之易也。

大傳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是萬理由易所演繹也。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則萬彙又以易爲歸納也。後世治易者。或索之於杳冥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易傳。始反諸實際。踵其後者李光讀易詳說。於卦爻之辭。皆即君臣立事。證以史事。於當時之治亂。一身之進退。靡不畢具。其序胡銓易解云。易之爲書。凡以明人事。學者溺於象數。易幾爲無用之書。邦衡說易。真可與論天人之際。蓋籍以自道也。自是以史言易者漸興。而楊萬里誠齋易傳爲最著。其自序云。易者何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有憂焉。於是幽觀其道。而逆繹其圖。易之所爲作也。萬事之變未來。而變通之道先立。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惟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惟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

孔、孟、顏子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爲不足攫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爲不足以遁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此其主旨也。尊之者與程子並稱。名曰程、楊二先生易傳。毀之者謂誠齋本文士。因學文而求道於經學性理。終非本色。文極奇。說極巧。段段節節用古事引證。使人喜動心目。然足以聳文士之觀瞻。而不足以使窮經之士心服。爾後李杞用易詳解、元胡震周易衍義。皆先明訓詁。而旁引史事以爲證。明陳祖念易用。雖引史較少。而逐爻尋理。務以切於人事爲主。夫易爲聖人寡過之書。而大象又明示人以學易之法。天行健者。天之乾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乾也。六十四卦。無不皆然。故象者易之形體、理者易之心神。而史事則又理之云爲動作。諸家之說。雖有偏於作用之處。其大體固無誤也。

反是者爲禪學派。東坡易傳、朱子雜學篇首詆之。謂其近於禪。然其推闡事勢、曲暢旁通。實有得於史。雜則有之。謂爲異學則非。其以禪釋易者。惟楊簡慈湖易傳、王宗傳童溪易傳。提要云。簡之學出陸九淵。其解易惟主人心。不及象數。至謂繫辭中近取諸身一節。爲不知道者所爲。宗傳之說。專宗王弼。惟憑心悟。力斥象數之弊。如

誤注本草之殺人。林焯序述宗傳所云。有性本無說、聖人本無言之語。自漢以來。以老莊說易。始魏王弼。以心性說易。始宋王宗傳及簡。皆孝宗時人。顧宗傳人微言輕。其書僅存。不甚爲學者所誦習。簡則爲象山弟子之冠。如朱門之有黃幹。又歷官中外。政績可觀。在南宋爲名臣。足以籠罩一世。故至於明季。其說大行。紫溪蘇濬解易。遂以冥冥篇爲名。而易全入禪矣。此外又有割裂經傳以爲學者。如李過西谿易說、趙汝棣周易輯聞、元吳澄易纂言、明崔銑易餘言。提要云。李過書首爲序說一卷。分上下經。依文講解。不及繫辭以下。又多割裂經文。如乾坤初爻初九潛龍勿用以下。即接以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接以文言曰潛龍勿用下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至是以君子勿用也。汨亂顛倒。不可爲訓。汝棣疑說卦、序卦、雜卦。皆爲漢儒竄入。又以繫辭多稱子曰。定爲門人所記。因置諸傳。惟注經文。其以彖傳散附彖辭、小象散附爻辭。仍用王弼本。其以大象移於卦畫之後。彖辭之前。以文言散附乾坤彖傳及小象後。則又汝棣之新意。吳澄於諸經。好臆爲點竄。惟改易頗有根據。但將繫辭傳中說上下經十六卦十八爻之文。定爲錯簡。移置於文言傳中。則悍然臆斷。崔銑刪說卦、廣象八章。而別以蔡清之說增損之。又序卦、雜卦、文言。一概從刪。未免改經之嫌云。然趙汝棣別有易雅。總釋名義。略如爾雅之

釋詩。澄纂言一決於象。多得古義。又有外翼十二篇。區分類聚。以求其理之會通。亦有裨於易學云。

網羅諸家。折衷一是。是爲集解。其中又分二派。一兼採漢、宋者。一專持宋義者。前者首爲房審權周易義海。通考云一百卷。晁公武曰。其書集鄭康成至王安石凡百家。摘取其專明人事者爲一編。或諸家說有異同。輒加評議。附之篇末。陳振孫曰。書只四卷。近時江東李衡彥平。稍加刪削。益以東坡、漢上、伊川之說。爲撮要十卷。所稱百卷本。未之見也。按房書專明人事。必遺棄象數。非易之大觀。稍後鄭剛中周易窺餘。於宋儒之外。兼取漢學。凡荀爽、虞翻、干寶、蜀才九家之說。皆參稽互考。不主一家。解義間異先儒。亦有當於理。林栗周易經傳集解。所採更博。每卦必兼互體、約象、覆卦。研精殫慮。亦有獨得。未可以與朱子不合。遂廢其書也。易被周易總義。兼綜理數。折衷衆論。每卦先括爲總論。復於六爻之下。各爲詮解。多所發明。元李簡學易記。提要言其所採自子夏易傳。以逮張特立、劉肅之說。凡六十四家。一各標姓氏。其集數人之說爲一條者。亦注曰兼採某某。其不注者則簡之新義。大抵倣李鼎祚集解、房審權義海之例。所言多淳實不支。其所見楊彬夫五十家解、單澗三十家解。今並不存。即所列六十四家。遺書亦多散佚。因簡所輯。猶有什一之傳。則其



功不在鼎祚、審權下也。殆所謂後來居上者歟。後者方聞一有大易粹言。專採二程子、張子、楊時、游酢、郭忠孝、郭雍七家之說。馮椅厚齋易說。每卦皆分卦序、卦義、彖卦、爻卦、象占諸目。條分縷析。蒐羅廣博。多所闡發。俞琰初主程易之說。後間爲程、朱之外自出新意。所撰周易集說。取材明備。讀易舉要。論剛柔往來。以兩卦反對見義。較朱子卦變之說。爲簡而通。明潘士藩洗心齋讀述。每條皆先發己意。而採掇諸儒之說於後。所取者爲李氏集解、房氏義海兩書。然集解所載虞翻、干寶涉於象數者仍不錄。蓋雖略取古訓。實以宋儒爲主者也。

自程、朱義行。而王弼之學微。于是有倣孔氏正義之例、疏程傳、朱義者。在宋有董楷周易傳義附錄。楷之學出于陳器之。器之出於朱子。故其說以洛閩爲宗。合程傳、朱義而一之。採二子之遺說。附錄於下。意在理數兼通。然朱子原用古經。茲改朱以就程。仍用王弼本式。而朱子之本荒矣。在元尤多。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疏。以朱子本義爲宗。取文集語錄之及於易者附之。謂之附錄。取諸儒易說之合於本義者纂之。謂之纂疏。其去取一以朱子爲斷。趙采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則節錄傳義。益以語錄諸書。列之於前。而以己說附後。雖主宋學。而兼及象、數、變、互。尚存古義。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據朱子本義。折衷是正。復採諸家易解。互相發明。龍仁夫周易集

傳。立說主本義。各分變象辭占。雖據程、朱者多。而意在即象詁義。於卦象、爻象。互觀析觀。反復推闡。能抒所得。董真卿學於胡一桂。其周易會通。實本纂疏。而廣及諸家。兼搜博採。不主一說。務持象數、義理二家之平。較胡書爲進。明胡廣等五經大全。朱彝尊謂其就前儒成編。雜爲鈔錄。而去其姓名。易則取諸天台、鄱陽二董氏、雙湖、雲峰二胡氏。於諸書外。未寓目者至多。則其價值可知。天台者董楷。鄱陽者董真卿。雙峰者胡一桂。雲峰者胡炳文也。後有蔡清易經蒙引。雖以朱子本義爲主。然實多所異同。提要謂朱子不全從程傳。而能發明程傳者莫若朱子。蔡氏不全者從本義。而能發明本義者莫若蔡氏。醇儒心得之學。所由與爭門戶者異也。

## 辨 述

河洛之說。宋歐陽永叔已疑之。云繫辭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紋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於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

二說已不能相容矣。而說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蓍矣。八卦之說如是。是果從何而出也。謂此三說。出於一人乎。殆非人情也。童子曰。或謂伏羲已授河圖。又觀於天地。取於人物。然後畫爲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曰此其失由於妄以繫辭爲聖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則伏羲授之而已。復何所爲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爲之。則不足爲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於身、取於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若曰已授河圖。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圖。此豈近於人情乎。同時司馬溫公。亦以圖書爲怪妄。要之二公所疑。皆大傳之圖書。非陳、邵之圖書也。稍後袁樞亦疑河圖洛書僞作。見朱子答袁樞林栗則不信洛出書之說。見朱子答潘子喜即信者亦時有異詞。徐善曰。圖書得圖南而始顯。乃昧者緣之。復滋異辭。有謂天地十數列元五位之圖、爲伏羲自造者。范諤昌也。有謂河圖止一圈、而九宮非河圖者。豐坊也。有謂九宮、五位、二象皆河圖者。章俊卿、王采也。有謂撰十圖以盡河圖變體、妄相祖述者。趙以夫、黃鎮成、熊朋來也。至雷思齊。

則但信九數爲圖。而不信有書。蔣德之則但信十數爲書。而不信有圖。其持論皆不能無疵。及乎西山蔡氏反易之後。異解更多。有托言青城隱者。陰陽相舍。就其中八分之。以當八卦。謂之河圖。用井文界分九宮。謂之洛書者。羅願也。有謂河圖即太極圖者。趙謙也。有彷彿八卦。作坎離中畫交流。謂之真河圖。得於異人傳授者。謝枋得也。若乃圖書形狀。亦人人殊。襲漢人者謂圖呈於龍甲。信星點者謂龜文如瑋瑁。楊龜山謂圖書但出於水。無龜與龍。俞琰謂河圖之文。鑄於寶石。若近世喻國人謂泉脈上涌。而紋成水面。則益怪矣。嗚呼。又奚怪司馬君實、歐陽永叔、王子充、歸熙甫諸人之欲盡廢圖書也哉。以上諸說。多影響恂怛。元陳應潤周易變爻義蘊始直斷其誣。大旨謂理義玄妙之談。墮於老莊。先天諸圖。難以參同契爐火之說。皆非易之本旨。故其論八卦。惟據說卦傳帝出乎震一節。爲八卦之正位。而以天地定位一節。邵氏指爲先天方位者定爲八卦相錯之用。謂文王演易。必不顛倒伏羲之文。致相矛盾。其論太極兩儀四象。以天地爲兩儀。以四方爲四象。謂未分八卦。不應先有揲著之法。分陰陽太少、周子無極、太極、二氣、五行之說。自是一家議論。不可釋易。蓋已開清儒之先聲矣。

清儒易言。無大發明。其最著者惟辨正與述古二種。辨正者始於二黃。黃宗羲易學象

數論。自序云。易廣大無所不備。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易之本義反晦。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今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程傳。亦廓清之一端。又稱王輔嗣注簡當而無浮義。而病朱子添入康節先天之學。爲添一障。提要云。易至京房、焦延壽而流爲方術。至陳搏而歧入道家。學者失其初旨。彌推演而膠轕彌增。宗羲病其末流之支離。先糾其本原之依託。前三卷論河圖、洛書、先天、方位、納甲、納音、月建、卦氣、卦變、互卦、筮法、占法。而附以所著之原象爲內篇。皆象也。後三卷論太玄、乾鑿度、元包、潛虛、洞極、洪範數、皇極數。以及六壬、太乙、遁甲爲外篇。皆數也。大旨謂聖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七者備而象窮矣。後儒之爲僞象者。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四者雜而七者晦矣。故是編崇七象而斥四象。而七者之中。又必求其合於古。以辨象學之訛。又遁甲、太乙、六壬三書。世謂之三式。皆主九宮以參詳人事。是編以鄭康成之太乙行九宮法。證太乙。以吳越春秋之占法、國語冷州鳩之對證六壬。而云後世皆失其傳。以訂數學之失。其持論皆有依據。黃宗炎周易象辭。一以義理爲宗。其尋門餘論。謂四聖相傳。不應文王、周公、孔子之外。別有伏羲之易。爲不傳之祕。周易未經秦火。不應獨禁其圖。轉爲道家藏匿二千年。至陳搏而始出。

圖書辨惑。謂陳搏之圖書。乃道家養生之術。周子太極圖說。圖雜以仙真。說冒以易道。毛奇齡圖書原舛。意與此同。而排斥尤甚。然雖以己見抵其罅隙。尚未能窮本淵源。究所自來。至胡渭易圖明辨、張惠言易圖條辨而始大著。提要云。渭書卷一辨河圖洛書。卷二辨五行九宮。卷三辨周易、參同、先天、太極。卷四辨龍圖、易數、鉤隱圖。卷五辨啓蒙圖。卷六、卷七辨先天、古易。卷八辨後天之學。卷九辨卦變。卷十辨象流弊。皆引據舊文。互相參證。以箝衣託者之口。使學者知圖書之說。雖持之有故、執之成理。乃修練術數二家。旁分易學之支流。而非易學之根柢。可謂能抉其隱矣。稍後查慎行周易玩辭集解。首河圖說二篇。一謂河圖之數。聖人非因之而作易。乃因之以用著。自漢唐以下。未有列於經之前者。一謂河圖出於讖緯。而附以朱子。亦用河圖生著之證。次爲橫圖、圓圖、方圖說。論其順逆加減相錯之理。次爲變卦說。謂變卦爲朱子之易。非孔子之易。次爲天根月窟考。列諸家之說凡六。而以爲老氏雙修性命之學。無關於易。次爲八卦相錯說。謂相錯是對待、非流行。又謂相錯祇八卦、非六十四卦相錯。次爲辟卦說。一論十二月自然之序。一論陰陽升降不外乾坤。次爲中爻說。以孔穎達用中爻者爲是。次爲中爻互體說。謂正體則二五居中、互體則三四居中。三四之中。由變而成。次爲廣八卦說。謂說卦取象。不甚可解。當闕所疑。雖博證不

及胡氏。亦足破附會之說。張氏條辨。窮源竟委。與胡氏略同。惟於皇極經世之非易。朱元昇三易備遺之誤。則言之尤詳。讀易者得此。可掃荆棘而履康莊矣。

述古之學。亦發於宋儒。王應麟首輯佚書。於三家詩外。又輯周易鄭注。提要云。應麟旁摭諸書。哀爲此帙。經文異字。亦皆並存。其無經文可綴者。則總錄於末簡。又以玄注多言互體。並取左傳、禮記、周禮正義中論互體者八條。以類附焉。蒐羅放失。以存漢易之一線。可謂篤志遺經。惟皆不注所出之書。又次序先後。間與經文不應。亦有遺漏未載者。清惠棟因其舊本。重爲補正。凡應麟書所已載者。一一蒐求原本。注其出自某書。明其信而有徵。極爲詳核。其次序先後。亦悉從經文釐訂。復蒐採群籍。上經補二十八條。下經補十六條。繫辭傳補十四條。說卦傳補二十二條。序卦傳補七條。雜卦傳補五條。移置應麟所附易贊一篇於卷端。刪去所引諸家正義論互卦者八條。而別據玄周禮太師注。作十二月爻辰圖。據玄月令注。作爻所值二十八宿圖。附於卷末。以駁朱震漢上易傳之誤。考核精當。實勝原書。棟又有周易述、易漢學等書。周易述主發揮漢儒之學。以荀爽、虞翻爲主。而參以鄭玄、宋咸、干寶之說。約其旨爲注。演其義爲疏。自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兩傳未成。江藩續成之。書凡四十卷。一卷至二十一卷爲訓釋經文。二十二卷以下。爲易微言、易大義、易例、易法、

易正訛、明堂大道錄、禘說七篇。惟易微言附本書。易例有刊本。餘皆有錄無書。易漢學追考漢儒易學。掇拾緒論。以見大凡。凡孟長卿易一卷、虞仲翔易一卷、京君明易二卷、鄭康成易一卷、荀慈明易一卷。其末一卷。則棟發明漢易之理。以辨正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學。拾遺補闕。扶微繼絕。阮元稱之爲孤家專學。繼此專明漢易者。無如張惠言。惠言以虞氏所傳即孟氏易。推闡虞學。不遺餘力。所著易虞氏義。爲注、爲疏。與惠氏周易述例同。顧惠氏所輯者衆家之說。而張則專明一家之義。厥旨尤醇。復採虞氏升降、旁通之義。爲虞氏消息。本消息而參以卦氣之說。爲虞氏易候。採虞易之言近於禮於事者。敷演其辭。爲虞氏易禮易事。不屬於事者。則爲易言。又以自王弼掃象。漢易盡亡。略可考者。惟鄭、荀、虞三家。於虞氏外。又爲鄭氏義、荀氏九家義。又集孟氏、姚氏、翟氏、蜀才氏、京氏、陸氏、干氏、馬氏、朱氏、劉氏、王子雍氏、董氏、王世將氏、劉子珪氏、子夏傳諸家之說。爲易義別錄。又伸緯篇之旨。爲易緯略義。可謂集漢易之成矣。此外若莊存與卦氣解、洪榜周易古義錄、江承之周易爻變、虞氏易變表、李尚之周易虞氏略例、柳興宗虞氏逸象考、周易卦氣補、趙坦周易鄭注引義、曾釗周易虞氏義箋、林伯桐易象釋例、何秋濤周易爻辰申鄭義、胡祥麟虞氏易消息圖說、陳壽熊讚易漢學私記、丁杰周易鄭注後訂、劉逢祿易虞氏變動表、六爻發揮旁通表、



卦象陰陽大義、虞氏易言補、宋翔鳳卦氣說。各明一家或一義之學。若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全取李鼎祚所集而訓釋之。較爲廣博。惟其研求不如惠、虞之精。王葵園云。集解作於疏孔之後。時王、韓全書大行。不在採輯之列。且序云刊輔嗣之野文。是其意不以王氏爲然。而甄錄及之。竊所未喻。纂疏乃用漢儒易義以釋王、韓、孔三家之說。斯惑之甚者也。又其書徵引多誤。識者用爲訾病。陳君警彝爲覆檢徵引元文。詳加釐正。瑕類就滌。精英煥然。其有義例牴牾。以尚非全書之累。姑仍不改。學者分別觀之可也。

自撰傳注。約分理象二派。言理者或參以圖數。言象者或雜以緯異。亦有兼綜理象者。分別言之。言理者莫尚於王夫之。其周易內傳貫澈性命之淵源。外傳旁綜事物之遷而變。上四庫者惟稗疏考異。提要云。是編乃其讀易之時。隨筆劄記。遇有疑義。乃爲考辨。大旨不信陳搏之學。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諸圖緯書雜說。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玄妙。附合老莊之旨。故言必徵實。義必切理。說易之最純者也。孫奇逢讀易大旨。不引圖書。亦不考圖書以象傳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四卦之義。切於實用。不涉玄虛。錢澄之田間易學。兼綜象數。仍歸義理。其說不廢圖。而以陳搏先天圖及河洛二圖。皆因易而生。非易果因此而作。圖中奇偶之數。乃揲著之法。

非畫卦之本。持論平允。李光地奉命纂修之周易折衷。與自撰之周易通論、周易觀象。用數而不泥於數。不言象而不悖於象。融會天人之旨。足成一家之言。朱軾周易傳義合訂。因程子易傳、朱子本義。互有異同。參校以歸一是。而附以諸儒之論。諸論有實勝傳義者。則竟舍傳、義以從之。己見亦附於後。其凡例云。遺象言理。自王輔嗣始。然易者象也。有象斯有理。理從象生也。又稱宋元以來。易圖不下數千。于四聖人之精義。全無干涉。今一概不錄。止縷析朱子九圖之義。而圖仍不錄。茲四家者。見不盡同。要皆近正。亦其次也。此外若嚴福孫周易通義、易象圖說、應搗謙周易集解、刁包易酌、喬萊易俟、納蘭性德大易集義粹言、楊名時周易劄記、陳夢雷周易淺述、陳法易箋、晏斯盛易解、程延祚大易擇言、沈起元周易集說、王又樸易翼述信、任啓運周易洗心、王心敬豐川易說、吳嘉賓易說。皆所謂各明一義者也。

徵象之作。大約以毛、惠、焦、姚爲宗。毛奇齡之兄錫齡。邃於易而未著書。惟時時口授其子文輝。奇齡漫遊歸里。錫齡已卒。乃摭文輝所聞者。以己意潤飾成書。號仲氏易。大旨謂易兼五義。一曰變易、一曰交易。是爲伏羲之易。猶前人之所知。一曰反易。謂相其逆順。審其向背。易反見之。一曰對易。謂比其陰陽、絜其剛柔而對觀之。一曰移易。謂審其分聚、計其往來而推移上下之。是爲文王、周公之易。實漢晉以來所

未知。以序爲用反易。以分篇爲用對易。以演易繫辭爲用移易。其言甚辨。奇齡又有推易始末記、春秋占筮書、易小帖。始末記仍移易之義。上稽干寶、荀爽、虞翻諸家。凡有卦變、卦綜之說。與宋以後相生、反對諸圖。具列於卷。而以推易折衷之。占筮書舉春秋內外傳中。凡有得於筮占者。彙記成書。而漢晉以下占筮。有合於古法者。亦隨類附見。小帖爲門人所錄。凡一百四十三條。皆講易之雜說。與仲氏易相爲引伸。惠周惕著有易傳。未大行。其子士奇著易說。專宗漢學。以象爲主。欲矯王弼以來空言說易之弊。故徵引極博。而不免稍失之雜。然精研之處亦多。已開其子棟周易述之先聲。焦循通數術。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自謂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一曰相錯、一曰時行。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升降之妙。出於旁通。變化之道。出於時行。所撰易章句。以此三義貫之於全經。易通釋則摘經中字句。以比例之道通之。易圖界前五卷爲圖。卷六爲原。推原易旨。卷七、八爲論。評論象緯之得失。姚配中周易姚氏學。首爲贊元篇。本元以得象。次爲釋數篇。極數以知變。次爲定名篇。循名以徵理。其書先引漢儒之說以定所宗。次爲案語以明本旨。博採書傳爲疏。旁通而曲暢之。嘗云以十翼爲正鵠。以群儒爲弓矢。博學以厚其力。思索以通其神。可知其所得矣。他若李珠周易傳注。謂聖教罕言性、天、乾、坤四德。必歸人事。陳搏龍圖、劉牧鈞

隱。以及探無極推先天者。皆使易道入於無用。參同契三易洞璣諸書。皆異端方技之傳。其說實足以亂易。即五行、勝負、分卦、直日、一世、二世諸說。亦皆於三聖所言之外。別出枝節。其說近於淳實。不涉支離。大抵以觀象爲主亦兼用互體。發其旨趣。而歸之於人事。胡煦周易函書約存。爲原圖解伏羲之易、原卦解文王之易。蓋與李球之書。皆斟酌於漢宋之間。非專持古義者比也。此外若王宏撰周易圖說述、筮述、連斗山周易辨畫、趙繼序周易圖書質疑、翟均廉周易章句證異、胡秉虔卦本圖考、宋翔鳳周易考異、李富孫易經異文釋、劉毓松周易舊疏考正、俞樾周易互體徵、成蓉鏡周易釋爻例。亦多有可取云。

## 術數

易之爲道。鉤深致遠。藏往知來。其道無所不包。而其義不可盡窮。於是有穿鑿象數、張皇幽渺以爲易者。一仍用周易卦名。若焦氏林、郭璞洞林之類是也。一擬易而自爲一法。若揚雄太玄、溫公潛虛之類是也。前者爲別傳。後者爲擬經。而要之皆術數。漢書。焦延壽字贛。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

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不言有易林。惟七錄載焦氏易林三十二卷。隋唐志分爲易林十六卷、易林變占十六卷。變占久佚。易林卦爲一林。每卷四林。每林六十四變。得四千九十有六。每變皆爲四字韻文。如左傳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漢書大橫庚庚、予爲天王之類。其林之先後。一如周易序卦。卦變之次第亦然。不用六日七分起復中孚之次。亦不用八宮卦飛伏之例。既無直日用事之文。亦無風雨寒溫之驗。與漢書所言不符。黃伯思曰。易林十六篇。其法每卦變而之六十四。凡筮得某卦之某卦。則觀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發。則但觀本卦林辭。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於漢書京房傳所云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者。蓋爻主一日。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爲監司。此法但以風雨寒溫爲候。而占災變耳。若房封事所謂辛酉太陽精明、因戊蒙氣復起之類。孟康注之甚詳。此是延壽占災祥一法。非關易筮也。後世昧者勿悟。乃合二術一之。而於直日卦中。求所得卦。以考人之吉凶。謬託燕薊士之祕法。豈不誤甚歟。蓋直日之法。分至、外、餘。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止一爻也。乃知林自林、直日自直日。二者雖皆本於易。同出延壽。而初未嘗一其用也。按黃氏知別易林於直日。而不知焦氏非別有易林。使其有之。藝文志何以不載。顧炎武曰。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宣、昭之世。其時左氏未立學

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引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揚芒生角。犯歷天門。窺出太微。登止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踰蹈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按漢籍以易林名者。隋志五行家。有費氏易林二卷、伏萬壽周易焦林十二卷、許峻易新林一卷。唐志有滿周易林一卷。據太平御覽。引集林文云。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爲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爲雨。得離不雨。與此文不侔。費氏易林僅二卷。易新林、周易林僅一卷。數亦不符。惟後漢書云。崔篆。涿郡安平人。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投劾歸。後爲建新大尹。建武初。幽州刺史舉郡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竊疑焦贛但有六日七分之書。其名爲易林。如董仲舒竹林、費直易林之類。推行經義。非擬經之作。其術歸於京房。焦氏遂無書。亦如田何之學。傳於王同、丁寬。王、丁有書、而田氏無書之比。今所傳之易林。蓋即崔駰所作。崔書六十四篇。與今六十四林合。一也。崔既臣王莽。則稱劉季無妨。莽立左氏於學官。則引左傳尤合。至彭離濟東之

遷、昭君之結好。初陵之作。皆在崔前。顧氏所疑者悉可解釋。二也。七錄隋唐諸志。所載易林之類至多。獨無崔書。知焦爲崔之訛。三也。揚雄擬易爲太玄。當時或以雄非聖人而作經。比於吳楚僭王誅絕之罪。若贛早有易林。則開始僭擬者爲贛。雄罪應從未減。何故論者不罪贛而罪雄。四也。至崔篆之所以訛爲焦贛者。則以古人著書多不署名。焦贛之傳。自京氏立於學官。其名大著。而崔駰之名不顯。梁陳以後。西漢易多亡。見有書名與焦氏同。而性質亦相合者。必逆推以爲贛作。遂致張冠李戴矣。西漢之易。存者惟京房易傳。然要爲易之外道。不能與田何所傳者並論也。其法分六十四卦爲八宮。乾宮領姤、遯、否、觀、剝、晉、大有。並本卦而八下同震宮領豫、解、恒、升、井、大過、隨。坎宮領節、屯、既濟、革、豐、明夷、師。艮宮領賁、大畜、損、睽、離、中孚、漸。坤宮領復、臨、泰、大壯、夬、需。巽宮領小畜、家人、益、无妄、噬嗑、頤、蠱。離宮領旅、鼎、未濟、蒙、渙、訟、同人。兌宮領困、萃、咸、蹇、謙、小過、歸妹。每卦爲傳一章。言該卦飛伏、游歸、世應及積算之法。後又總爲易傳一篇。大抵附會大傳之義。以伸其四易積算之理。晁公武叙云。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經籍志。有京氏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藝文志有京氏章句十卷。而易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今傳者曰京氏積算易傳三卷、雜占條例法

一卷。或共題易傳四卷。而名與古皆不同。古易家有書無傳者多矣。京氏之書。幸而無存十之一。僅私識之曰。是書兆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凡八變而六十有四。於其往來升降之際。以觀消息盈虛於天地之元。而酬酢於萬物之表者。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志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爲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起二。而爲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肆者。謂之飛。陰陽肇乎所配而終不脫離乎本、以隱蹟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世而周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之始之、極乎數而不可篤以紀日者。謂之積。會於中而以四爲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乾建甲子於下。坤建甲午於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爲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爲游魂之世。五世之初。乃爲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則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二十有六。蓋其可言者如此。若夫象遺乎意、意遺乎言。則錯綜其用。唯變所適。或兩相配而論內外二象。若世與內、若世與外。或不論內外之象。而論其內外之位。或三相參而論內、外與飛、伏。或相參而論內、外、世、應、建、伏。或不論內、外而論世、建與飛、伏。或兼論世、應、飛、伏。或專論世、應。或論世之所忌。或論世之所生。於其所起。見其所滅。于其所刑。見其所生。



故曰死于位、生于時。死于時、生于位。苟非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者。曷足以與此。按京房之術。別義篇已言其略。易大傳天一地二一章。全言數術。是數亦有當于易。京氏所明。未始非數之一部。晁氏飾以華詞。幾欲使之與于成文定象之列。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自後巫襍卜祝之徒。本京氏之術而益闡之。咸自託于易。于是易遂爲旅食江湖者所篡。而四聖之傳以晦。故王通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

周易生數以倍。而揚雄太玄。則生數以三。漢書。雄大潭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于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於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量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度數律曆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曆相應。亦顛項之曆焉。揲之以三筭。關之以休咎。緝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正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漫患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擿、舉、數、文、捫、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剖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按太玄經。揚雄準易而作。其畫四。以方、州、部、家爲次。自上而下。最上一畫爲方。第二畫爲州。第三畫爲部。最下第四畫爲家。每四畫爲一首。以擬易之六畫爲一卦。

一玄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而成八十一首。以擬易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八而十六而三十二。以成六十四卦。每首皆有辭。以擬易之卦辭。首雖四畫。而贊則有九。以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爲名。以擬易六爻之爻辭。贊下有測。以擬象傳。八十一首。爲贊七百二十九。以擬六十四卦。爲爻三百八十四。末一首上九。獨增躋、羸二贊。以擬易乾、坤二用。又有玄文以擬文言。玄攤、玄瑩、玄挽、玄圖、玄告。以擬繫辭。玄數。以擬說卦。玄衝。以擬序卦。玄錯。以擬雜卦。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酋、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之筭各十有八。合爲三十六筭。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筭。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三摹。易分三才而兩之。故六畫而成卦。玄之九贊則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與五相守爲土。易大衍之數。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三百六十。以當期之日。積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而玄則以天地之數。三十六筭。以律七百二十有九贊。以當一歲之日。積爲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筭。以配萬物之數。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玄則曰風識虎、雲知龍。易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玄則曰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易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玄則曰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縱與橫、表人之行曰晦與明。易曰。乾確然示人易、坤隤然示人簡。而玄則曰。宇宙然示人神、地他然示人明。其他效爲天爲圓等語。則有爲雲爲鼓之辭。效革去故鼎取新等語。則有更造新常因故之說。效十三卦所取。則有衣裳圭壁槐擬之論。若此者不可勝數。其自贊之語曰。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惟玄乎。又曰曉天下之冥冥、瑩天下晦晦者惟玄乎。又曰。夫玄卓然示人遠矣。曠人開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皆由繫辭脫擊而出。此玄之摹擬大易也。朱震曰。歷元起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其書本於夏后之連山。子雲通達陰陽之數。故太玄之作。發明連山之旨。以準周易。爲八十一。卦凡九分。共二卦一五隔一四。細分之則四分半當一日。準六十卦六日七分也。中。中孚也。周。復也。礩閑。屯也。少。謙也。戾。睽也。上干。升也。射羨。臨也。此冬至以至大寒之氣也。差。小過也。童。蒙也。增。益也。銳。漸也。達交。泰也。更僕。需也。從進。隨也。釋。解也。格夷。大壯也。樂。豫也。争。訟也。務事。蠱也。更。革也。斷毅。夬也。此立春以至穀雨之氣也。裝。旅也。衆。師也。密親。比也。斂。小畜也。強睟。乾也。盛。大有也。居。家人也。法。井也。應。離也。迎。咸也。遇。姤也。灶。鼎也。大廓。豐也。

文。渙也。禮。履也。逃唐。遯也。常。恒也。此立夏以至大暑之氣也。永。恒也。度。節也。昆。同人也。減。損也。唵守。否也。翕。巽也。聚。萃也。積。大畜也。飾。貫也。疑。震也。視。觀也。沈。兑也。內。歸妹也。去。无妄也。晦。豐。明夷也。窮。困也。割。剥也。此立秋以至霜降之氣也。止。堅。艮也。成。既濟也。闕。噬嗑也。失。劇。大過也。馴。坤也。將。未濟也。雜。蹇也。勤。養。坎也。此立冬以至大雪之氣也。日月之行有離合。陰陽之數有盈虛。躋、贏二贊。有其辭而無其卦。而附之于養者。以閏爲虛也。躋。火也。日也。贏。水也。月也。日月起于天元之初。歸其餘也。蓋定四時成歲者似其閏月。再劫而後挂者由于歸奇。六日七分。必加算焉。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不齊也。坎、離、震、兑。四正之卦也。二十四爻。周流四時。玄則準之。日右斗左。秉巡六甲。東西南北。經緯交錯。以成八十一首也。一月五卦。侯也、大夫也、卿也、公也、辟也。辟居於五。謂之君卦。四者。雜卦也。玄則準之。故一玄象辟、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部象大夫、八十一首象元士。此玄之應卦氣也。太初上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又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又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復甲子朔旦冬至。又無餘分。而玄則又從而準之。始於中首冬至節。初一日起牽牛一

度。而終于養首之上九。以周二十八宿之行。而爲一歲。十九歲爲一章。二十七章。凡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八十一章則三會。凡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復子。凡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一章則閏分盡。一會則月分盡。一統則朦分盡。一元則六甲俱盡。與太初曆相應。此玄之應歷數也。定聲之制。由一生三。以三數累乘。歷五位四乘。得九九八十一數以爲宮。三分損益。以生徵、商、羽、角四聲。定律之制。亦以三數累乘。歷十二位十一乘。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數。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然聲之高下。不限於五。而數至角聲六十四。不可復析。故又別爲法以生半宮、半徵。律之長短。亦非可概以十二。故又有兩倍、兩半之法。以製十六編鐘。若太玄之法。亦以三數累乘。歷六乘七位。而得七百二十有九。恰合七聲之數。廣之則累乘而不能盡。亦不止于十二。無須立半徵、半宮之名。亦不必爲兩倍、兩半之法。此太玄之協乎樂律也。尊之者。桓譚以爲絕倫。張衡比之五經。陵續推之爲聖人。邵子以爲見天地之心。溫公謂其合天地人之道爲一。非之者。前有王隱、顏之推。後有東坡、伊川、楊時。謂以無用虛誑、及屋上架屋之語。要之易以倍數生。偶也。玄以三數生。奇也。老子云一生二。偶生奇也。二生三。偶生奇也。由奇偶互生者。則可以徧生一切。故曰三生萬物。偶

數既能盡兩間之藏。則奇數亦未必不可窮萬事之變。使雄能立數以爲式。順推旁衍。曲盡事物之狀。歸納其中。則所謂深者入黃泉、高者出青天、大者含元象、細者入無間。非夸矣。乃罕徵實象。專事摹擬。其於大易。如邯鄲之學步、東施之效顰。則所云以艱深文其淺陋者。固無辭以自解矣。後人注其書者。惟宋衷、陸績最著。至晉范望乃掇二家之注。勒爲一編。又有增衍其義者。若陳漸、許洞之演玄。則真所謂覆瓿者也。

晉楊泉亦有太玄經。王長文有通玄經。其書皆不傳。郭璞周易洞林三卷。見隋志。胡一桂曰。景純得青囊書。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嘗撰前後六十餘事。名爲洞林斷法。用青龍、朱雀、句陳、騰蛇、白虎、玄武六神。及太歲諸煞神。時日旺相等。推算。靈驗無比。又抄京、費諸家撮要。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世罕有其書。余從王楚翁才古。得洞林書。抄其事之重大者一二於左。經義考云。洞林。初學記嘗引之。據胡氏啓蒙翼傳。則元時此書尚存也。其文有三言者。如簪非簪、釵非釵。有四言者。如同人之革曰。朱雀西飛。白虎東起。奸猾銜璧。敵人束手。占行得此。是謂无咎。隨之升曰。虎在山右。馬過其左。駁爲功曹。猾爲主者。垂耳而潛。不敢來下。爰升虛邑。遂釋魏野。有七言者。如否曰。乾坤閉塞道消長。虎刑挾鬼法凶亂。亂則何時時

建寅。僵尸交林血流漂。此占行者入塗炭。按韻語固多有之。而胡氏所抄。則多即占言事。蓋韻語爲林。餘爲占決之辭。編者合爲一書也。大抵祇用卦爻。不用易文。雜以說相、葬法、行符、壓勝之術。非獨無當易義。亦不得與易林、太玄比。

洞極真經。莫知作者。北魏關郎序云。六代祖淵。會鼎國之亂。徙家於河汾。所藏之書。散逸幾盡。其祕而存者。惟洞極真經而已。六世祖嘗謂家人曰。洞極真經。聖人之書也。吾後數世。當有賢者生。是經之蘊。當可明也。朗聞遺言。伏讀累年。不能洞達。聞崆峒山有秋先生者。世之異人也。往師焉。先生歎曰。此天地之樞機。聖賢之壺奧也。因爲朗著翼以明其大端、作則以指諸人事。於是洞極之義。煥然可詳。其法用一、二、三。同於太玄。惟太玄畫四。故得八十一首。此僅三畫。故止得二十七象。分爲天、地、人三部。屬於天者。曰生、曰萌、曰息、曰華、曰茂、曰止、曰安、曰燠、曰實。屬於人者。曰資、曰用、曰達、曰興、曰紊、曰悖、曰靜、曰平、曰序。屬於地者。曰育、曰和、曰塞、曰作、曰煥、曰幾、曰抗、曰冥、曰通。生傳第一。首列生圖。文曰。生洪明正。以擬易卦辭。翼曰。陽秉日生。洪哉。大也。明哉。正哉。極也。惟生故能大盛而極焉。以擬易之彖傳。則曰。聖人以化育天下。以擬易之大象。一弋。冥序。傳曰。萌物始生也。一弋。刑序爲。傳曰。形序爲。質始成也。一弋。罔不利。傳曰。

罔不利。濟于用也。以擬易之爻辭。及象傳。次以所屬萌等八傳。式與此同。資傳第二。次以所屬達等八傳。育傳第三。次以所屬和等八傳。皆如前式。倣易序卦之式。爲論云。天地闢。萬物生。生必萌。萌而後息。息而華。華則茂。物不終茂。故所以止。止然後安。安則得其燠。燠則實。實則可以資矣。資必有所用。用然後達。達則能興。物不終興。興久則紊。紊則悖。治悖莫若靜。靜則平。平則有序。序則可以育矣。育然後和。物不終和。和久則塞。決塞必有作。作則煥。煥則幾乎正矣。至正必有抑。抑則冥。物不終冥。故以通而終焉。此書隋唐志均不載。宋志始著錄。雷思齊曰。楊次公自著洞極經。託名于關子明。按書中所云。全無意義。文亦不通。乃小兒所爲。不足以當妄人也。又有關子明易傳一卷。稱唐趙蕤注、阮逸詮次刊正。首爲卜百年義。言同州刺史王彥問治亂損益之數。關子言著卦以百年爲斷。布卦得夬之革。始於魏宣武正始元年甲申。終於隋文帝仁壽四年甲子。其間百年之興廢分合。如指諸掌。而於王通之生。與其繫於斯文之重。預言之尤詳。次統言易義。次大衍義。次乾坤之策義。次盈虛義。次開闢義。次理性義。次時變義。次動靜義。次神義。次雜義。皆言易義。亦間有合處。通爲十一篇。隋、唐志均不收。中興書目始著錄。陳師道曰。世傳王氏玄經、薛氏傳及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所著。逸嘗以草示



蘇明允。而子瞻言之項安世曰。唐李鼎祚集解易。備前世諸儒之說。獨無所謂關子明者。蓋阮逸僞作也。

北周衛元嵩撰元包。唐蘇源明爲傳、李江爲注。其部卦依火珠林。分爲八宮。其次官法依歸藏。先陰後陽。首曰太陰。領坤宮八卦。次太陽。領乾宮八卦。次少陰。領兌宮八卦。次少陽。領艮宮八卦。次仲陰。領離宮八卦。次仲陽。領坎宮八卦。次孟陰。領巽宮八卦。次孟陽。領震宮八卦。夫陰陽無始。動靜無端。以陰先陽可也。必以少先長。則先生弟。後生兄。爲不通矣。卦皆有辭。下附以傳。辭多詰屈。好用僻字。及究其傳注。了無精義。蓋自太玄作俑。後之淺陋者。咸託於高深以藏拙。洞極、元包其尤也。其著用三十六策。云易用四十九策者。窮少陽也。包用三十六策者。極太陰也。窮少陽。蓋尚文也。極太陰。蓋尚質也。文質之變。數之由。陽不窮九。陰不極八。明大衍之不可過也。宋紹興中。張行成以蘇、李二氏。徒言其理。未知其數。復徧採易說。著總義以通其旨云。

正易心法。云宋麻衣道者撰。前有程準序云。姑溪太守李公。出麻衣說、關子明傳。曰。吾得二書。不敢私諸已。用廣於人。前爲正易卦畫。即用反對之法。云上經三十卦。共得十人。下經三十四卦。共得十八。正易心法。題下有小注云。希夷先生受併

消息。文凡四十二章。章四句。句四字。每章下有解釋。殆即所謂消息也。題下左方有訓於其下消息也之文。文獻通考載李潛序云。得之廬山異人。馬端臨注曰。或云許堅。又載張栻跋。亦信爲陳搏所傳。朱子曰。此書詢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文字。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於卯月。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鍊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乃佛者之幻語。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之陋者。以成此書。後二年。守南康軍。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求謁。即及麻衣易。因復叩之。宛然此老所作。欲馳報敬夫。敬夫已下世。某適到其家。見有一冊雜錄。乃戴公自作。其言皆與麻衣易說相類。及戴死。其子弟將所謂易圖來看。乃知真戴所自作也。

揚雄準易而作太玄。司馬溫公復準玄而爲潛虛。玄之數九。而虛之數十。九者取三才乘相之數。而十者取五行之生數及成數。併合而成也。其自序云。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太虛無朕不可圖。故首爲氣圖。水下火上、木左金右、而土居中。命水之生數曰原。其成數曰委。火之生數曰熒。其成數曰焱。木之生數曰本。其成數曰末。金之生

數曰十。其成數曰刃。土之生數曰基。其成數曰冢。次爲體圖。取原、委、熒、焱、本、末、卅、刃、基、冢十名。分爲左右。繁衍配合。爲五十有五數。從上至下。由一而十。爲堆塚之形。旁列王、公、岳、牧、率、侯、卿、大夫、士、庶人十名以副之。說云一等象王、二等象公、三等象岳、四等象牧、五等象率、六等象侯、七等象卿、八等象大夫、九等象士、十等象庶人。一以治萬、少以治衆。其惟綱紀乎。綱紀立而治具成矣。次爲性圖。取五行縱橫排列。以生數及成數輾轉配合之。爲五十五數。其說云。凡性之序。先列十純。次降一、次降二、次降三、次降四。最後五配而性備矣。始於純。終於配。天地之道也。次爲名圖。圖爲圓形。齊名居中。旁爲元至餘五十四名。以環繞之。其說云。元、餘者。物之終始。故無變。齊者中也。包幹萬物。故無位。人之生本於虛。虛然後形。形然後性。性然後動。動然後情。情然後事。事然後德。德然後家。家然後國。國然後政。政然後功。功然後業。業終則返於虛矣。故萬物始於元、著於衰、存於齊、消於散、訖於餘。五者形之運也。散餘在終二位元衰在始二位柔、剛、雍、昧、昭。性之分也。柔承哀剛承柔雍承剛昧承雍昭承昧下倣此容、言、慮、聆、覲。動之官也。繇、儕、得、懼、耽。情之恤也。前、却、庸、妥、蠢。事之變也。訥、宜、耽、喜、戛。德之塗也。特、偶、暱、續、考。家之綱也。范、徒、醜、隸、林。國之紀也。禋、準、資、賓、戎。政之務也。數、又、

續、育、聲。功之具也。興、痛、泯、造、隆。業之著也。次爲行圖。附以變圖、解圖。取元至餘五十五名而橫列之。行圖在上。解釋五十五名之義。變圖在中。惟元、餘、齊三名祇一爻。其餘五十三名。各爲初、二、三、四、五、六、上七爻。爻皆有辭。下爲解圖。即解釋爻辭之義。其揲法亦與易不同。周易之著五十。虛一而用四十九。潛虛之著七十五。虛五而用七十。周易以四揲之。潛虛以十揲其名。而以七揲其變。周易揲著平分之後。先取右著挂於左。手之左右皆揲。十有八變而成卦。潛虛揲著平分之後。取左一著挂於右。初揲左則虛右。次揲右則虛左。此亦虛半之意。至於定名之餘。斂著復揲。取陰取陽。此又於虛半之中。兩開其端。故其法曰。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言著數所由定也。提要云。晁公武讀書志曰。此書以五行爲本。五行相乘爲二十五。兩之得五十。首有氣、體、性、名、行、變、解七圖。然其辭有闕者。蓋未成也。其手寫草藁一通。今在子建姪房。朱子跋張氏潛虛圖。亦曰。范仲彪炳文家。多藏司馬文正遺墨。嘗示予潛虛別本。則其所闕之文甚多。問之。云溫公晚著此書。未竟而薨。故所傳止此。近見泉州所刻。乃無一字之闕。始復驚疑。讀至數行。乃釋然曰。此贗本也。其說與公武合。此本首尾完具。當即朱子所謂泉州本。非光之舊。又公武言氣、體、性、名、行、變、解七圖。熊朋來則言潛虛有氣圖、次體圖、次性

圖、次名圖、次行圖、次命圖。其目凡六。而張氏或言八圖者。行圖中有變圖、解圖也。是命圖爲後人所補。公武言五行相乘爲二十五。兩之爲五十。而今本實五十五行。是其中五行。亦後人所補。不止增其文句已也。按太玄於易。已爲贅疣。此又爲疣外之贅。廣者固矣。真者亦未必得。特以大賢所著存之。其是非不必辨也。

邵子皇極經世。亦擬易而作。其元會運世六卷。凡三十四篇。如易有上經。聲音律呂四卷。凡十六篇。如易有下經。觀物十二篇。則暢二數之義。如易有繫辭。天地運化。陰陽消長。皆以數推之。以窮萬物之變。程伯淳謂爲加一倍法。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其元會運世之法。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元猶一歲、會猶一月、運猶一日、世猶一辰。即一時三十年爲世。十二世爲運。象一日十二時故一運三百六十年。三十運爲會。象一月三十日故一會一萬八百年。十二會爲元。象一歲十二月故一元爲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自開闢以來。推其年數。陰以卦爻配合之。起堯即位之二十一年甲辰。終于周顯德六己未。則編年紀其興亡治亂之事。以符其學。蓋即鄒衍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

也。然邵子自言爲先天易之學。易之乾爲天。而極則爲日爲暑。易之坤爲地。而極則爲水爲雨。易之震爲雷爲木。而極則爲辰爲夜。易之巽爲風爲木。而極則爲石爲雷。坎爲水爲月者易也。極則爲土爲露。離爲火爲日者易也。極則爲星爲晝。艮爲山而此爲火爲風。兌爲澤而此爲月爲寒。是又顯與易背矣。何瑋曰。邵子論天以日月星辰變爲寒暑晝夜。地以水火土石。化爲風雨露雷。自今觀之。寒暑晝夜皆天。于日月星辰何有焉。風爲天所變。雷爲火所變。雨露皆水所變。其理甚明。少思即得之矣。火爲風、石爲雷、土爲露。豈不牽強之甚哉。黃宗炎曰。易之變化不可測者。以其無方無體也。隨在隨時。隨象隨占。稗說之值年值日。已屬愚夫愚婦之見。而況于欲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天下。排而按之。籌而計之。以爲定數。則天地陰陽真塊然運動。絕無靈異之物矣。其起帝堯甲辰。至後周顯德己未。編年以紀治亂興亡之事。以驗其說。無論其傳會誣妄。即使若合符節。不思此僅四千年。視一元之數。不啻杯水之在江河。惡得以杯水之在鼎烹。而指江河之可吸盡也。朱彝尊曰。五行爲洪範九疇之首。傳稱天生五材。廢一不可。康節乃去木金而益之以石。是威侮五行也。庶徵乃洪範九疇之八。書稱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康節乃去暘、燠、寒而易之以露雷。是一極無兇也。五官去心。則不成大人矣。五經去禮。則無以別於禽獸矣。彼遇數之五。率去

其一。若夫天有五星、地有五服五溝五涂、人有五臟、教有五典五禮、祭有五祀、目有五色、耳有五聲、口有五味、鼻有五臭、手有五指、繪有五章、律有五量五度五權。康節亦安能悉爲減損哉。按皇極之義。誠有不可通者。得無其高過於易、非諸儒所能測歟。今錄辨者之說於此。康節通儒。名不因是而稍損也。爲其學者。邵伯溫皇極經世內外篇解外。王豫有皇極書體要、張行成有皇極經世索隱、蔡元定有皇極經世指要、祝泌有皇極經世書鈐云。

明黃道周三易洞璣。以卦圖推休咎。約天文歷數歸之於易。其曰三易者。謂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孔子之易也。曰洞璣者。璣衡古人測天之器。謂以易測天。毫忽不爽也。一、二、三卷。爲伏羲圖經緯上、中、下。即陳、邵所傳之先天圖。四、五、六卷。爲文圖經緯上、中、下。即周易上下經次序。七、八、九卷。爲孔圖經緯上、中、下。即說卦傳出震齊巽之方位。十、十一、十二卷。爲雜圖經緯上、中、下。則雜卦傳之義。十三卷爲餘圖經緯。則因周官太卜。而及於占夢之六夢、眡祲之十輝。以及後世奇門太乙之術。十四、十五、十六卷。爲貞圖經緯上、中、下。與雜圖相準。有衡、有倚、有環。衡者平也。倚者立也。環者圓也。提要云。道周自述曰。夫子有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凡易之言語文字。僅修辭尚玩之一端。即焦、京、管、郭。幽發微中。取驗不過一時。

著撰不過數策。聖人之不爲此鑽仰。亦已明矣。舍此二條。夫子所謂三極並立。窮變極蹟。範圍曲成。與天地相似者。果爲何物。蓋天、地、人之象數。皆具於易。布而爲圖、次而爲曆、統而爲易。去其圖著。別其虛實。以爲春秋、詩。又以孟子所言千歲之日至。五百興王。爲七十二代相承之歷。故是書之作。意欲網羅古今、囊括三才、盡入其中。雖其失者時時流於機祥、入於駁雜。然易道廣大。不泥於數。而亦不離於數。不滯於一端。而亦不遺於一端。縱橫推之。各有其理。卦氣直日。始於京房。充之則爲元會之運。推數定歷。詳於一行。行之則爲章部之紀。推其源流。各有端緒。雖非經之正義。固不妨自爲一家之學也。





孟子  
子  
概  
要



## 《孟子概要》目錄

世里略譜……………(四三六) 生卒年月……………(四三八) 游事先後……………(四四一) 師友傳授……………(四四八) 通經徵實……………(四五—) 著記定論……………(四五四) 篇次大旨……………(四五六) 外篇佚存……………(四五八) 漢儒傳講……………(四六四) 趙岐章句……………(四六七) 孫奭音疏……………(四七〇)	朱子集注……………(四七四) 諸注略述……………(四七五) 刺疑駁論……………(四七七) 本書要義……………(四九八) 餘論……………(五一〇)
--	--

余曩授經於東北大學。為總論及分論二書。總論通述歷代經學之源流變遷。於式為縱。定名六藝後論。已印行。分論別著各經之綱領條貫。於式為橫。未及完而南旋。茲先將孟子概要印行。以存其梗概云。

### 世里略譜

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孔叢子云字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云傳子云字子與疑皆附會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故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併。又言邾爲楚所併。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閻百詩云張爾公大全辨載一說曰孟子所生之鄒非戰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之鄒邑也故說文云鄒孔子之鄉索隱云鄒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此其證也又曰史記稱孟子鄒人猶稱子路卞人也之類又引自齊葬於魯爲魯人之證余請一言以折之曰吾之不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兒子詠方十歲前對曰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殆又一切證云至母葬於魯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逝鄒遂爲鄒人猶歸葬於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於邾是也周廣業云鄒國與鄒邑爲字迥異說文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從邑芻聲鄒魯下邑孔子之鄉從邑取聲二字形義判然許叔重書具在可覆按也鄒字見孟子書者十他書或作騶如史記鄒人一本作騶人是也鄒字見左傳鄒人純通作鄒論語鄒人之子是也若鄒鄒之字古書從無通假至水經注始訛鄒爲鄒而以孔子爲鄒國人其言曰魯國鄒山即左傳之嶧山邾文公所遷故邾婁國曹姓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此陸德明春秋序釋文又訛鄒爲鄒而云孟子鄒邑人此皆俗體傳訛亟待是正者也且孟子果魯人魯既父母之國何與慎子言直斥其殃民僭越王制如曰

居鄰邑即居魯則彼曹交所欲見而假館者果何君耶且鄰魯閩後穆公肯引讎國之人與圖善後乎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孟子譜云父名激字公宜風俗通云母仇氏音掌瓦釜漫記云父名仲璞張頤記鄒公墳廟碑云母李氏皆無據列女傳。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遊爲買人街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韓詩外傳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今適有知而敗之是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其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惰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傳又云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說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說是客妾也婦入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貴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婦續文獻通考孟子之妻田氏未見左證續文獻通考、闕里

志、三遷志皆云。孟子三歲喪父。周廣業云。題辭所謂夙喪者。特以父先母死耳。非幼孤也。趙注後喪踰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前後雖無定時。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久。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則在孟子爲士之後明矣。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時。則豐嗇非所自主。臧倉安得譖之。平公安得信之。樂正又安得不辨之。列女傳三遷斷機。或者公宜出遊。慈母代嚴父也。

### 生卒年月

欲明孟子之年。當先考周之歷年。據史記周本紀。武至夷無年數。厲三十七。合共和十四爲五十一。宣四十六。幽十一。據表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二年崩。凡五十一。桓二十三。莊十五。釐五。即僖惠二十五。襄三十三。頃六。匡六。定二十一。簡十四。靈二十七。景二十五。敬四十二。表四十三竹書四十四元八。竹書七貞定二十八。考十五。威烈二十四。安二十六。烈十。竹書七顯四十八。慎靚六。赧五十九。起平至赧凡五百十七年。竹書總舉西周之年曰。武王滅殷。歲在庚寅。據本書是年伐殷明年周武王十二年辛卯克殷至幽王庚午。共二百八十一年。據本書武十七成三十七康二十六昭十九穆五十五共十二

懿二十五孝九夷八厲二十六宣四十六幽十一則多十年自平王以下。多同本紀。惟敬多二年。元少一年。烈少三年耳。劉歆三統曆云。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皇極經世通鑑前編以武王克商爲十三年己卯。夷依世紀。帝王世紀夷十六年見史記正義厲依史記。又增昭爲五十一。竹書昭止十九此云五十一蓋依陶弘景刀劍錄也孝爲十五。竹書孝九故自己卯至幽王。已三百五十一年。較竹書本書多六十年總數多七十年要以本書爲正歷平至赧五百七年。較周紀少十年合八百五十八年。較竹書爲多。較三統少九年。今以敬王以前與孟子無與。概不論及。敬王以後。因編甲子者多依竹書。據以爲本。游事先後條中有依史記者因王朝歷年二書相差不遠列國歷年互有得失各從其便也

周廣業孟子考云。陳氏雜記載孟氏譜。謂孟氏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此譜不知定於何時。元張頴孟母墓碑記。成宗元貞二年立據鄒公墳廟碑云。孟子生後孔子三十五年。時周定王三十七年。則從來久矣。按周王謚定者二。一定王。在孔子先。不具論。一貞定。在孔子後。得年僅二十有八。並無三十七年。孔子卒於敬王四十一年壬戌。至貞定二十五年乙酉凡三十五。自貞定二十五年至赧王二十六年。得年一百五十五。何云八十四歲。其謬不待辨矣。據稱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壽八十四。逆



推之則當生於烈王四年己酉。此用竹書年數孟衍泰三遷志所載年表據黃梅瞿九思說。定爲烈王己酉生。赧王壬申卒。萬斯同孟子生卒年月辨引孟氏世譜亦然。則又非雜記所載之譜矣。周廣業謂墳廟記言孟子生去孔子卒三十五年。固太近。而自烈王己酉上溯至敬王壬戌。計一百有八年。則相去又太遠。且果以烈王己酉生。則後三年烈王崩。顯王繼立。而孟子仕齊。即在顯王三十七八。至四十一二等年。計孟子年才過四十。何遽云齒德皆尊。而自居長者。且王曰吾惛。其年已非盛壯。而孟子言僅有其一。則其長於王可知也。今雖無由考知。竊爲約紀其年曰。周安王十七年丙申生。魯繆公廿二年去孔子卒九十五年廣業云潘彥登孟子生日考亦疑是安王十七年而安誤爲定王說爲三乃魯魚亥豕之失也但其所據止留青日札遂謂生卒朔望不可易恐未盡然則廣業實用潘說但不信其生卒日耳據日札四月朔生正月望卒烈王元年丙午十一歲。先年乙巳爲魯共公元年顯王元年癸丑十八歲。梁惠王三年齊威王十一年踰十七年己巳爲魯康公元年二十三年乙亥四十歲。梁惠王二十五年齊威王三十三年踰三年戊寅爲魯景公元年二十三年乙酉五十歲。梁惠王三十五年齊宣王七年四十二年乙未六十歲。梁襄王九年齊宣王十七年宋偃王三年慎靚王元年辛丑六十六歲。梁襄王十五年齊湣王四年據呂氏大事記爲宣王二十三年三年癸卯六十八歲。梁哀王元年赧王元年丁未七十二歲。魯平公元年據大事記爲齊宣王二十九年十三年己未八十四歲。按周氏說無確據。但孟子生卒年月既無明證。而依此證之七篇所載。亦不甚

遠。姑以爲準云。

## 游事先後

欲知孟子游事之先後。一當知齊之伐燕。史記與孟子之異同。次當知梁惠襄之年歷。史記與竹書之是非。茲首述於左。

史記六國年表。顯王二十八年爲齊宣王元年。三十七年爲燕易王元年。四十五年齊宣王卒。凡立十有九年。四十六年齊湣王立。四十八年燕易王卒。踰年爲慎靚王元年。燕王噲立。五年燕君讓其臣子之國。顧爲臣。踰二年爲赧王元年。君噲及相子蓋皆死。蓋齊之取燕在是時矣。三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爲昭王。三十一年燕與秦三晉擊齊。燕獨入臨菑。湣王走莒遇害。據此則齊之取燕。在湣王時。與孟子書所云宣王者不合。溫公通鑑屈史記以從孟子。以史表宣王之世。移十年於威王。湣王之世。移十年於宣王。於是宣王增加十年。湣王減去十年。宣王有移易而無增減。此一說也。呂成公大事記於宣王初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減湣王十年以益宣王。於是宣王由十九年進爲二十九年。此又一說也。黃震云。按史記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

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注亦曰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齊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與者也。此又一事也。祇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故趙岐注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在齊宣卒後五年。湣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宣王甚明。此又一說也。閻百詩云。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但繫伐燕事於宣王十九年。當赧王元年丁未。余謂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與復叛也。且以宣王爲卒是年。故改元己丑。當顯王三十七年。於是上而威王立三十六年。淳于髡傳所謂威行三十六年者增爲四十六年矣。下而湣王立四十年。世家所謂四十六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我者。減爲三十年矣。紛紛遷就湊合。綱目曰未詳所據也。余謂此不過欲以伐燕事屬於宣王以信孟子耳。然與其屈齊之年數以從燕。曷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爲尤信孟子乎。何則。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於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湣王十年。後二年乙酉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以合孟子

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游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即五旬而舉之之謂。五偶訛爲三也。種種皆合。此又一說也。考伐燕之事。朱子頗主史記。金履祥云。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爲湣王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則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注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爲差。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世將以爲實。又曰伐燕事。孟子最詳。其次戰國策。蘇秦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宣王復用代。代爲齊使燕。燕王問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燕王厚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王令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子之亡。履祥以爲伐燕。雖微戰國策。亦當以孟子爲是。况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按以伐燕屬之宣王。不獨戰國策。即史記燕世家。亦燕噲立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燕噲與宣王同時。年表之誤無待熟計。據年表噲立在宣王卒後三年通鑑移年之說。閻氏闢之是矣。但閻氏知移年之非。而不知移事之尤不可通。閻欲移伐噲事於宣王八年試問宣王十一年噲父易王方即位八年之噲烏有國讓於子之其妄甚矣不足置辨。黃震之說亦與事實不符。周廣業云。易王初立。何至虐民而謀置君。乘喪伐人。豈得云拯之水火。取僅十城。旋因蘇秦之說歸

之。何云倍地。且欲出令反旄倪止重器也。若以稱謚與否爲斷。則莊暴章終篇不見宣字。將亦謂爲湣王耶。此外諸家多主孟子。而皆不能定爲何時。惟依大事記之年。證之孟子。較少抵牾。今用其說。閻百詩云。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繫於惠成王。以爲其改元後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爲哀王。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稱之哀王。而從世本所云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其說已備載於考異矣。獨余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爲近是者何也。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辭厚禮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特書曰。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入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人君之語。蓋儲君初即位之辭。若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枉見邪。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即譏議之邪。皆非

人情。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邪。余謂不特不久於梁。實生平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云可信也。原注六國表魏世家云子瑩生於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二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年不一百有四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按閻辨甚明。今用其說。以史記爲準。

孟子行蹤。其見於本書者。如鄒任滕薛魯宋齊梁。皆其所遊之國也。鄒穆公、魯平公、梁惠王、襄王、齊宣王、滕文公。皆其所見之君也。史記本傳於諸國多略。惟云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似先齊而後梁。而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載孟軻至梁、至齊無聞。惟燕世家有孟子勸齊伐燕之言。固不能定其爲何時矣。蘇子由古史亦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朱子綱目因通鑑之意。書孟軻至魏於惠王三十五年招賢之日。書去魏適齊於惠王後十六年襄王初立之時。書去齊於宣王十九年齊人取燕之下。則又先梁後齊。按通鑑齊梁歷年不足據。已如上述。則綱目所次。不待多辨。季本云據綱目所書是孟子適齊之歲爲宣王十四年則孟子居魏者閱十八年居齊者閱六年今孟子書記魏事甚少齊事甚多豈宜在魏日如此之深而在齊日如此之淺耶或增或損或合或離本無定據聊以遷就孟子伐燕之歲而已明季本有孟子事蹟圖譜。譚貞默有孟子編年略。譚說

多誤。季說較確。而亦有未當。今據季爲本。參證諸說。編次於左。

孟子鄒人也。居鄒四十年。隱居尚志。授徒講學。有曹交假館之事。旋仕於鄒。有答鄒穆公上慢下殘之語。趙注孟子喪父時爲士喪母時爲大夫禮士祭用三鼎當在是時時季任爲任處守。

以幣交。於是由鄒之任。見季子。旋居平陸。儲子爲齊相。以幣交。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有答屋廬子之言。不見齊王。故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而萬章亦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孟子皆舉齊景公招虞人不往爲說。以其爲齊故事。人易曉也。王疑其有異。使人覲之。蓋儲子通意宣王。招之以禮。故得見孟子也。當其三見而未言事。蓋欲以道革其非心。其處平陸也。謂其大夫失伍。孔距心受爲己罪。以告宣王。宣王亦歸罪於己。似可與有爲也。然短喪一念。大本已失。徒以兼金百鎰爲餽。孟子辭之。去而之宋。當剔成之世。意雖至其國。亦不先見宋君。故公孫丑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觀其問。列於宋事之間。必公孫丑從行之宋。因宋而發也。孟子居宋。必有上下之交。如尊德樂義。爲宋句踐言之什一去關市之征。爲戴盈之論之。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可見其居宋之久矣。時孟子有遠行之志。遠行周廣業以爲欲適梁按梁宋接壤不可云遠蓋孟子初有遠歷秦楚之意未成事實故云將有今不可考宋王聞之。餽金五十鎰。辭曰餽。孟子受之。遂行。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有戒心。乃取道於薛以歸鄒。此薛

非春秋時之薛乃靖郭君田嬰之薛嬰爲齊宣王庶弟史記孟嘗君傳濬王三年封嬰於薛按戰國策濬王策靖郭君曰受薛於先君則封自宣王甚明史作濬王誤是時主薛者爲田嬰薛君餽五十鎰。辭曰聞戒。孟子受之。得歸於鄒。季本謂孟子將東至於薛然後適魏按宋梁接境必無繞道於薛之事說非未幾。滕定公薨。世子以送死事大。未敢輒成。使其傅然友一再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旋至滕。館於上官。滕文公首問爲國。甚加敬禮。使其弟滕更受業。選舉戰主井地之事。時許行自楚至。倡并耕之說。又國間齊楚危甚。孟子亦不能久留矣。孟子初至滕。文公即位未踰年。稱之曰子。其後稱曰君。知在滕二年餘也。季本謂孟子去梁後如滕由滕再至齊按孟子云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自梁至齊故云千里若滕至齊且不及半數說非時梁惠王三十五年。卑辭厚禮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有答利國之問。堅不肯仕。有答周霄之問。孟子於梁未稱臣有糜爛其民之歎。踰年惠卒襄立。孟子如齊。爲宣王十年。有答齊桓晉文之問。有雪宮明堂之談。難以枚舉。自是爲卿於齊。又嘗受命出弔於滕。或謂爲弔滕定公按定公卒孟子在鄒說非或謂爲滕夫人夫人亦無遣卿往弔之理季本斷爲文公之喪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蓋因滕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往親弔以敦夙契也尋以喪去官。服闋。見王於崇。退有去志。不果。於是仕不受祿。旋宣王取燕。燕人畔。孟子以言不見用。致爲臣而歸。按燕噲及子之死當在赧王即位之先一二年方合史在赧王元年似誤有舍我其誰之歎。居久之。復游於宋。按表宣王十五年宋偃始立踰十年爲慎觀王三



年偃始稱王孟子謂戴不勝其如宋王何必在稱王之後萬章云將行王政意偃初政必頗自勵決不如世家射天射諫臣之事但好大喜功而才不能遂既至宋知其足以召禍故亟歸未幾歸鄒。或謂齊楚惡而伐之爲史記宋王偃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事是時孟子死已久固謬季本謂再遊宋在臧倉沮孟子之後亦誤蓋魯平公元年爲赧王元年孟子已七十餘歲鄒去宋遠是後當不復遠行會樂正子爲政於魯。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復至魯。樂正子告於平公。將就見焉。乘輿將駕。而臧倉沮之。魯又欲使慎子爲將軍伐齊。取南陽。孟子非之。告以當道志仁之說。遂歸鄒。不復出。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云。

### 師友傳授

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其所從受之師。孟子固未嘗言之。史記列傳云。受業子思之門人。是爲子思再傳。列女傳。師事子思。遂成大儒。漢志風俗通趙岐題辭並同。是親受業於子思。漢志儒家孟子十一篇本注名軻鄒人子思弟子風俗通窮通篇孟子受業於子思題辭長師孔子之孫子思季本孟子事蹟圖略、詹氏小辨、子思孟子考。均是史記而非列女傳。小辨云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卒子思爲喪主知其時年已長矣孟子書論及張儀公孫衍當是赧王五年辛亥以

後事自辛亥逆推至敬王壬戌孔子卒百七十年去伯魚卒百七十四年以百八九十年間所生人物而謂其共處函丈何壽考至是或謂安王二十五年甲辰子思言苟變於衛而孟子魏惠王時已稱叟計其生近安王即位時謂孟子親受業奚不可曰安王甲辰去伯魚卒百有七年孔子卒百有二年可云子思尚存哉且魯繆立在威烈王十九年甲戌而孟子書亟稱繆公尊禮子思時子思年已九十耄矣其居衛有齊寇必少壯從仕時事苟變於衛亦必在悼敬昭公時季本說與詹氏略同按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伯魚先孔子卒。或云三年。或云五年。姑以孔子卒時子思五歲計之。子思年六十二。見孔子世家應卒於威烈王四年。據上孟子生於安王十七年。相距三十七年。考孟子屢言繆公敬禮子思。繆公即位。去孔子七十年。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二年哀公薨又悼公三十七年元公二十一年而繆公始立若子思年六十二。無由得見繆公。故或疑六十二爲八十二之訛。然即如所云。子思死與孟子生相距亦十七年。決無親受業之事。自趙岐誤注。而僞子思子與孔叢子乃臆造思孟問答之辭。不根甚矣。

周廣業孟子考云。孟門從遊者。趙岐注弟子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丘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學於孟子者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趙注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聞道未達而去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見於漢書古今人表六人。公孫丑第三等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第四等徐子。第五等張九韶群言拾唾載孟子十

七弟子。於趙注十九人中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而益以孟季子、周霄。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爲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官夢仁讀書記數略。則易滕更、浩生不害、盆成括。爲孟季子、告子、一本作曹交周霄。三書數同而名互異。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匡章。孟子弟子。注淮南有陳仲子。史記索隱有公明高。廣韻有離婁。鄧名世姓氏書辨正有公明儀、高叟。集語濫及淳于髡。五家之誤。不待辨矣。按彭更言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齊王亦言養弟子以萬鍾。著錄之多。無待外證。惟其名既軼。而必欲取他人以實之。則未免誣妄。諸家之說。趙氏爲最可據。十五人中。惟子叔、季孫非弟子。從朱子爲當。高子有二。一固哉高叟。注云。齊人。一高子以告。注云亦齊人。孟子弟子十五人之高子是也。學於孟子之孟仲子。趙氏云。孟子之從昆弟。陸璣、陸德明均言其傳詩。釋文叙錄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傳荀卿卿傳大毛公鄭詩譜謂仲子子思弟子謬甚按孟子最長於詩。仲子殆兼得孟子之傳。孟季子。朱注疑爲仲子之弟。想亦傳家學者。今去季孫、子叔。入仲子、季子。以備十五人之數云。周廣業云都穆聽雨紀談引譜仲子名舉孟子子也四十五代孫寧嘗得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學於公孫丑者今三遷志孟舉爲仲子子又與都穆說異又云廣韻載屋廬子著書咸丘蒙隱居公都子有學業元和姓纂屋廬子晉賢人著書言老聃之法語多不經今概不取

## 通經徵實

史記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似孟子祇習詩書者。題辭則云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言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按尹氏減去通五經三字。並一尤字。增而已二字。於八字之句失其半。以譏趙氏。豈不陋哉。今本趙說。以後儒諸說證之。王應麟云。木鐸聲寢。經道榛密。孟子闢邪詎說。羽翼聖道。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儒者稱之曰通五經。噫。若孟氏者。斯謂之通矣。嘗即詩禮訓注考之。小弁述親親之言。王制述貢助徹之法。爵德齒釋於太宰。經界釋於小司徒。圭田市廛關譏釋於載師廛人司關。助有公田。國中什一。及函人矢人之說。又詳列於考工記。珠貫絲組。上下洽通。蓋傳得其宗。無越鄒

孟。求觀聖道。必自茲始。玉海藝文注解類却敬申之云。孟子言四端。即易之四德也。仁義即易立人之道也。性善即易繼善成性也。知性知天。即易窮盡性至於命也。兵貴人和得諸師。養大體得諸頤。聖人於天道得諸乾。收放心。養夜氣。得諸復。寡欲得諸无妄。與王驩稷下諸人。包荒不失其正。得諸否。是知易未有如孟子者矣。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其言道德必稱堯舜。征伐必稱湯武。則知書誠未有如孟子者矣。詩三百古序。其來已舊。後儒以辭害志。如咸丘蒙、高叟之輩。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此千古學詩心法。則知詩未有如孟子者矣。世儒說春秋。謂仲尼獎五霸。率諸侯事盟主。此無稽之言。獨孟子謂五霸三王之罪人。然則知春秋孰有如孟子者乎。至於先王之禮。巡狩、述職、班爵祿、井田、學校。皆治天下大經大法。其說明徵典要。可信可傳。其言曰。非禮之禮。大人勿爲。其論禮。謂恭敬辭讓。出孝入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達禮樂之情。又孰有如孟子者乎。是故有六經。不可以無孟子也。此通五經之證也。東塾讀書記云。孟子引詩者三十。經始靈臺刑於寡妻畏天之威王赫斯怒嘏矣富人乃積乃倉古公亶父自西自東迨天之未陰雨永言配命兩引畫爾於茅雨我公田周雖舊邦出於幽谷戎狄是膺兩引不愆不忘天之方蹶殷鑒不遠商之孫子誰能執熱其何能淑周餘黎民永言孝思周道如砥天生蒸民既醉以酒憂心悄悄肆不殄厥愠畜君何尤不在三百篇內論詩者四。普天之下小弁凱風不夙餐兮齊

宣王引他人有心王良引不失其馳萬章引娶妻如之何孟子無論辨之語引書者十八。時日曷喪天降下民湯一征又湯始征徯我后天作孽兩引若藥不瞑眩我武維揚丕顯哉二十有八載祇載見瞽瞍天視自我民視天誅造攻自牧官殺越人於貨享多儀論書者一。武成又有似引書而不言書曰者。如放勳曰勞之來之有攸不爲臣之類所謂尤長於詩書者。於此可以窺見矣。其引蒸民之詩以證性善。性理之學也。引雨我公田以證周用助法。考據之學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此由讀經而推求性理也。孟子說春秋其事其文其義三者。不獨深明春秋。凡後世史學。亦包括無遺矣。孟子說禮。有明言禮者。如禮曰諸侯耕助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是也諸侯去國在國曰市井之臣下文皆云禮也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上文言子未學禮乎三年之喪天子一位皆云嘗聞君薨聽於冢宰引孔子曰天子適諸侯兩見一引晏子曰有與人論禮者。景丑曰禮曰父召無諾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歟齊宣王曰禮爲舊君有服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與內則略同其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蓋禮文繁博。或有未學者。故趙氏不以爲尤長耳。此尤長於詩書之證也。清李光地云孟子竟是不曾見易平生深於詩書春秋便不熟是直未讀孟子不必辨

東塾讀書記又云。孟子引孔子之言。凡二十九。其載於論語者八。日知錄詳考之矣。其不明引孔子曰者。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引曾子曰亦見論語。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亦本於論語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亦本於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孟子之言。本於孔子者多矣。自注在下位一章全見於中庸。孟子稱述曾子者最多。曾子曰。戒之戒之。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曾子曰。脅肩諂笑。曾子謂子襄。曾子居武城。曾子養曾皙。曾子不忍食羊棗。子夏子張子游。欲事有若。曾子曰不可。凡九條。孟子傳曾子之學。於此可見。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史有明文。子思學於曾子。古無確證。今觀孟子於孔子外。以述曾子爲多。則孔曾思孟之淵源。可以概見矣。

### 著記定論

孟子之書。有自著與記錄二說。史記列傳。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論衡對作篇。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風俗通窮通篇。孟子去齊之魯。臧倉沮之。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而與萬章之徒作書十一篇。趙岐題辭云。孟子自知遭蒼姬之訖錄。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遺風。是故垂憲章以貽後人。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

度之言。著書七篇。是兩漢諸儒皆云孟子自著無異說也。吳姚信始云孟子之書。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教辭。韓昌黎亦云。軻之書。非自著。既歿。其徒公孫丑萬章記其言耳。爾後宋林慎思晁說之均本昌黎說。而晁尤詳。云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襄王、滕定公、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目之曰叟。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爲然。林之奇亦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錄。其稱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所錄。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此皆以孟子書爲門人記錄也。朱子云。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得謂軻死不傳。語類吳伯豐問韓子說與史記不同先生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處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於第四章決汝漢處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爲非一筆文字郝敬云。論語章法簡短。故疑是後人記錄。孟子文章長展。非他人可代。蘇明允謂孟子之文。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斯爲知言。閻若璩云。朱子謂孟子七篇。文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余亦有一證。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陳澧云。孟子書。諸弟子問。而孟子答之。多客主之體。乃戰國文體



也。原注如下居漁父之類如萬章謂今之諸侯猶禦。其持論之嚴如此。則其問不託諸侯不見諸侯爲客主之辭明矣。李榕村謂萬章好論古。大抵雜取一切雜史。而不知其人。至大禹伊尹孔子。皆加疑惑。此不知孟子文體故也。萬章篇所論唐虞三代之事。闕遠深博。非問答之文。不能暢達之。讀書豈可不識文章之體也。審上諸說。則韓子之說非矣。若以加謚爲疑。則方中履云。諸侯之謚。安知非後人所加。閻若璩云。孟子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叙定。故加謚。且史記風俗通。均明言與萬章之徒合撰。加謚又何疑乎。或據年譜謂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得見魯平梁襄之卒今依周廣業說卒於赧王十三年不取是說語在生卒年月條若以弟子稱子爲疑。如公都子樂正子屋廬子則孟子原與論語不同。論語弟子於師稱子稱夫子。師於弟子稱名。孟子則稱弟子爲子。如子來幾日矣子以爲有王者作之類弟子稱師爲先生、爲夫子。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外人皆稱夫子好辨且趙氏章句。固明言子爲通稱矣。

## 篇次大旨

趙氏孟子篇叙云。音義云此趙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叙之意也孟子以爲聖王之盛。惟有堯舜。

堯舜之道。仁義爲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之以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之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於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行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故法之也。題辭云二百六十一章此言九當有誤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焦循云按今本共三萬五千五百二十六字多於趙氏五百四十一字文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語曰詩三百也。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語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焦循云依何晏集解論語共五百六十八章趙說未詳所本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具存夫斯文矣。按趙氏倣周易序卦之意以次七篇。欲使篇次相承。不容紊亂。雖有附會。尚含微指。至於篇章字數。配儷

五七。則大近緯候。反失之誣。清周廣業孟子考中。亦有篇第大指。雖頗有條理。無關宏旨。今並不採。

孟子之書。其確有旨義者。起訖是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欲絕其原也。夫天下之禍。至於弑君弑父人類相食者。推其原因。無一不本於利。孟子生於戰國。目擊其狀。而又預知百世之後。物質愈豐。人欲愈溢。必有倡生存競爭之說。以成滔天之浸者。故於立言之始。首峻其防。所謂功不在禹下也。古人著書。其自叙皆在篇末。孟子云。欲正人心。闢邪說。以承三聖。則其淵源固昭然矣。故於篇終。歷述聖學相承之統。王應麟曰。論語終於堯曰。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 外篇佚存

史記列傳。稱作孟子七篇。漢志依劉歆七略。作十一篇。無內外之說。趙岐始名七篇爲內篇。以四篇爲外書。周廣業云。漢志內外名篇者。惟雜家淮南爲然。內論道。外

雜說也。今莊子之分內外。蘇子瞻謂出於世俗。非其本意。以之擬經。均屬不倫。及觀風俗通。稱中外十一篇。乃得其解。漢書儒林傳。成帝求尚書古文。得張霸百兩篇。以中書校之。非是。顏師古注。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蓋孟子在武帝時。七篇早入大內。故曰中。亦曰內。猶今稱中祕書爲內府書也。其上太史及學官所肄。子長所見本。皆止七篇。至成帝時。陳農所求。劉向父子所校。續得民間本。增多四篇。以中祕所未有。故謂之外。中書多古文善本。外書篇有增竄。是以趙劉所注。俱以中書爲定也。趙岐題辭。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能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託而作也。爾後其書遂佚。而篇名亦有異論。外書篇目陳仁錫孟子考異叙曰性善曰辨文曰說孝經曰爲政劉昌許云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爲正是爲四篇孫奕示兒編亦云然又困學紀聞謂外書今無傳與齊論問王知道同錢遵王讀書記又謂宋時館閣有此書然崇文總目中與藝文志均無之明季姚叔祿又稱得外書熙時子注於濟南胡震亨刊之丁杰翟灝均以爲僞不復置辨按論衡本性篇云。孟子作性善篇。則篇名似爲性善。次曰辨文。三曰說孝經。四曰爲正。從可知矣。明應城陳心叔著孟子雜記。嘗哀集逸文三十餘條。臨湘方仲美作孟子集語。取逸文分繫各篇。而以意聯貫之。又補外書四篇。清朱氏經義考逸經類。屠維序注困學紀聞。遞有增補。而以周廣業孟子考爲詳。照錄於左。其孰爲內篇斷簡。孰爲外篇佚

文。則不可復識矣。孟子曰。今之學者。其性善。荀子孟子三見宣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全上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韓詩外傳其於心豈不若鷄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在有放心而不知求下學問之道無他上全上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遍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楫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污世。夫藝冬至必凋。吾亦時矣。全上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見董子繁露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法言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

莫知以學愈愚。說苑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全上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史記淮南王傳孟軻以彊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也。袁宏後漢紀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在穀不可勝食也。下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也。在材木不可勝用也。下鹽鐵論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居於陋巷。安得變亡而從俗也。全上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全上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論衡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禮記鄭注孟子曰。諸侯有王。周禮大行人注孟子曰。王者師臣也。呂氏春秋注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風俗通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公羊傳注疏云孟子文司馬亦云然孟軻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史記六國表集解孟子曰。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抱朴子外篇孟軻云。千載一聖。是旦暮也。鮑照河清頌序孟子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宏明集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未知。全上孟子曰。千載一聖。謂之連步。梁蕭綺拾遺記錄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梁書處士傳序孟子曰。圖影失形。顏氏家訓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

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山。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說。對書新論逸孟子曰。戰者危事也。北堂書鈔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後漢書注孟子曰。嘖蹙而言。文選注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全上孟子曰。使自求之。全上孟子曰。離婁。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全上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全上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全上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繹史引文選注孟子曰。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文選潘安仁夏侯常侍諫注見嘉靖刊本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群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王欲見群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先君欲留而據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太子曰善。藝文類聚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齊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爲相。仲子相與逃。爲人灌園。史記索隱孟軻謂之寄君。全上上文云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毛詩豳風正義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趙蕤長短注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飢寒。而不爲非。未之有也。文苑英華若久塗炭則易政。

如渴不擇飲也。意林在渴者易爲飲下此據道藏足本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廣韻注孟軻言遇不遇命也。王定保摭言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論之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者。恐傷其體。非孝子之道也。邱光庭兼明書孟子曰。桀紂逆天。暴萬物。故天棄之。民去之。湯武從天。理萬物。故天下欲之。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武王諤諤以昌。太平御覽孟子曰。軻少貧。從母在墓間。識葬埋事。又徙在市。則軻知市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全上孟子曰。人之性善。嗜欲害之。說文繫傳過論孟子曰。國無小。冊府文孟子所謂忠者人之高行。全上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朱子集注載外國本孟子仁也者仁也下有此二十字語類聞所據日向見尤延之證高麗本如此周廣業謂玉海朝貢門載淳化四年始賜高麗版本九經高麗不當有別本廣業又云。史記十二諸侯表。言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子徒。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今考孟子言春秋者。止跡熄詩亡。及知我罪我無義戰三章。亦未嘗摭摭其義。又後漢書劉陶傳。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今孟子無論及七曜者。知皆外書之文。且漢志孟子十一篇。在儒家。而陰陽家復有孟子一篇。疑七曜在其中也。墜緒茫茫。無從尋考矣。按諸子陰陽家無孟子惟兵陰陽家有孟子一篇孟子言天時不如地利何得推刑德五勝之說沈欽韓曰下五行家有猛子疑是猛子七曜說仍以外篇爲當



## 漢儒傳講

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時。諸子傳說。皆廣立於學官。題辭云。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滅。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則歆所云傳記者。論語之類是也。諸子者。孟子是也。題辭又云。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呂東萊云。博文者。課試之作也。按論語、孝經罷。而爲通習之經。見王國維兩漢博士考孟子罷而爲課試之用。則其用益普矣。王應麟五經通義說云。嫩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立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翟氏灝考異云。孟子尊立最久。時論語、孝經通謂之傳。而孟子亦謂之傳。如論衡對作篇曰。楊墨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後漢書梁冀傳引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越絕書序外傳記引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說文解字引傳曰。簞食壺漿。詩邶風正義引傳曰。外

無曠夫。內無怨女。中論夭壽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又法象篇曰。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是孟子在當時雖列諸子。而實已與論語、孝經同次於經矣。焦循正義云。觀趙氏此文。孟子雖罷博士。而論說諸經。得引以爲證。如鹽鐵論載賢良文學。對丞相御史。多本孟子之言。而鄭康成注禮箋詩。許慎作說文解字。皆引之。其見於史記、兩漢書、兩漢紀者。如鄒陽引不含怒。不宿怨。終軍引枉尺直尋。倪寬引金聲玉振。王褒引離婁公輸。貢禹引民飢馬肥。梅福引位卑言高。馮異稱民之飢渴易爲飲食。李淑引緣木求魚。郅惲言疆其君所不能爲忠。量其君所不能爲賊。馮衍言臧倉。言太山北海。班彪引構杙春秋。崔駰言登墻樓處子。申屠蟠言處士橫議。王暢言貪廉懦立。傅燮言浩然之氣。皆當時引以明事之證。今人陳漢章更廣之云。西漢四大經師。已多引孟子以明經誼。尚書堯典傳云。古者巡狩。見諸侯不敬者削以地。不孝者黜以爵。九共傳云。諸侯之於天子。朝見其身。述其識。虞夏傳云。堯妻舜以二女。屬其九子。皋繇謨傳云。天子紕諸侯。一紕少紕以爵。再紕少紕以地。三紕而爵地畢。多方傳云。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小於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略說云。狄人將攻太王亶父。太王亶父屬其耆老而問之。遂策杖而去。踰梁山。邑岐山。周人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又頌白者不

提携。又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云云。此皆伏生之述孟子也。韓詩外傳說鴇羽之詩云。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說於鑠王師云。外無曠夫。內無怨女。說敷政優優云。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說田中有廬云。八家而井。田方里而一井。家得百畝。餘夫各二十五畝。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說。帝命不違。錄舜生於諸馮至若合符節。說不競不練不剛不柔。引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至孔子聖之中。時字改爲中字說心中藏之。引孟子曰。仁人心也一章。說天生蒸民云。人性善。此皆韓生之述孟子也。毛詩小雅傳云。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又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一章。大雅傳錄太公處幽。狄人侵之。至從之者如歸市。又曰。乃積乃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又云。泄泄猶杳杳。此皆毛公之述孟子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正五音。雖有智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又云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竹林篇云。春秋無義戰。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又云福之本生於憂。玉英篇云。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王道篇云。什一而稅。又云。桓公曰。無貯粟。無障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立元神篇云。秉耒躬耕。采桑親蠶。立辟雍庠

序。修孝弟敬讀。明以教化。堯舜不私傳天下。天子之。天奪之。何謂湯武弑。爵國篇云。周爵五等。士三品。天子邦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方里有一井。一井而九百畝。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對膠西王篇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深察名號篇。引性有善端之言。見上外篇佚存條循天之道篇。引孟子善養浩然之言。此皆董生之述孟子也。按陳氏所稱各條。雖多未言引孟子。而其出自孟子。則可斷言。大師之稱述若此。則云尊孟子始於揚雄若韓愈。至宋始以孟子配論語者陋矣。

### 趙岐章句

焦循正義云。漢文帝時。立孟子博士。度必有授受之人。惜不可考。河間獻王所得先秦舊本。不詳得自何人。東觀漢記。言章帝以孟子賜黃香。香能傳之讀之與否。不可得而知。劉陶復孟軻。其所以復者不傳。惟後漢儒林傳云。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建初爲章帝年號。則生東漢之初。在趙氏前。專爲孟子之學者。自此始著。其書不傳。高誘呂氏春秋叙。自言正孟子章

句。誘涿部人。從盧植學。所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存。惟孟子章句亡。誘於建安十年始舉孝廉。趙於建安六年卒。年已九十餘。則誘注在趙氏後矣。隋書經籍志。有漢鄭康成孟子注七卷、漢劉熙孟子注七卷。康成本傳詳列所著書。不言孟子。熙嘗撰釋名。爲漢徵士。晉李石續博物志云漢博士劉熙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均云漢徵士北海劉熙字成國與高誘同時。其注久佚。間見引於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等注。今惟趙氏注存。

後漢書本傳略云。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也。岐少明經。有才藝。永興二年。辟司空掾。延熹初。避唐珣之禍。逃匿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至。變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藏之複壁中。數年。因赦得出。何異孫十一經問答曰岐在夾柱中三年注成孟子按本傳無此文不足據擢并州刺史。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累官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岐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決錄行於時。劉攽兩漢刊誤云。要子當作孟子。古書無要子。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何得反不記也。按玉海藝文引趙岐傳。已作孟子章句。則知宋本固有改要爲孟者矣。

趙氏章句。一名指事。意林云。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周廣業曰臺卿京兆人而稱蜀郡者蓋因避難改籍章句曰指事者謂斷章而揭其大指離句而證以實事也意林錄自梁庾仲容當是庾所見舊本標題

如此今章句之名朱子集注仍之而提事之義罕有知者矣其前有題辭文云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張鎰音義云。題辭即序也。趙注尚異。故不謂之叙而謂之題辭也。其末有篇序。言建篇之次第。文見上篇次大意條又每章皆有章指。以隱括一章之大指云。

提要云。漢儒注經。多明訓詁名物。惟此注箋釋文句。乃似後世之口義。與古學稍殊。然孔安國、馬融、鄭玄之注論語。今載於何晏集解者。體亦如是。蓋易書文皆最古。非通其訓解不明。詩禮語皆徵實。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論語孟子。辭旨顯明。惟闡其義理而止。所謂言各有當也。其中如謂宰我子貢、有若。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大過。故貶謂之汙下之類。紕繆殊甚。以屈原憔悴爲徵於色。以寧戚扣角爲發於聲之類。亦比擬不倫。然朱子作孟子集注或問。於岐說不甚掇擊。至於書中人名。惟盆成括、告子不從其學於孟子之說。餘皆從之。書中字義。惟折枝訓按摩之類。不取其說。餘亦多取之。蓋其說雖不及後來之精密。而開闢荒蕪。俾後來得循途而深造。其功不可泯也。又云胡爐拾遺錄據李善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至於踵趙岐曰至致也知今本經文及注均與唐本不同今證以孫奭所音岐注亦多不相應蓋已非舊本至於盡心下篇夫子之設科也注稱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則顯爲予字今乃作夫子又萬子曰句注稱萬子萬章也則顯爲子字今本乃作萬章是又注文未改而經文

誤刊者矣

## 孫奭音疏

自漢以後。治孟子者。晉綦毋邃有注七卷。七錄作九卷今依唐志周廣業云邃世次行事無考隋志載其列女傳七卷在皇甫謐後邃又注三都賦三卷撰誠林三卷並梁有今亡宋裴駟注史記兩引其說知爲晉人唐陸善經有注七卷。崇文總目。善經以軻書初爲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旨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卷。張鎰有音義七卷。宋志作三卷今依唐志鎰字季權。蘇州人。累官中書侍郎。鎰別有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卷丁公著有手音一卷。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累官禮部尚書。宋志別有四注孟子十四卷。中興藝文志。題揚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家注。其爲依託無疑。以上各家。今俱不存。陸張丁諸說。散見孫奭孟子音義中。

宋史。孫奭字宗古。博洲博平人。九經及第。大中祥符初。天下爭言符瑞。奭上疏諫。仁宗即位。召爲翰林侍講學士。判國子監。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左僕射。謚曰宣。孟子正義十四卷。舊題孫奭撰。朱子曰。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

爾。王應麟曰。孫奭正義。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氏經義考云。趙岐注孟子。多引舊事以證之。如曰歿若顏淵。壽若召公。有不虞之譽。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有求全之毀。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非禮之禮。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非義之義。藉交報仇是也。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卧深山而遇餓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亡。若晉國樂厲之類也。然亦少矣。不有者衆。岐之所引。書偶失傳。使正義出於宣公。必能元元本本。即或不然。亦當云未詳。乃不曰據史記之文而言之。則曰此蓋史傳之文。未免疏矣。至注西子。按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考史記並無其文。不知何所依據。朱子謂爲邵武士人作。似有可疑。不若音義之真也。提要云。考宋史邢昺傳。稱昺於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爾雅義疏。不云有孟子正義。涑水紀聞。載奭所定著。僅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則此書不出奭手。確然明矣。又云陳質拜妻藉交報仇此誠不得其出典至於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事出莊子亦不能舉則奔陋太甚又尾生陳不瞻事並稱史記尾



生事實見莊子陳不瞻事見說苑皆史記所無如斯之類益影撰無稽矣

偽孫疏亦有善者。陳東塾云。如公都子曰、告子曰章疏云。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蓋人之性本善。而欲爲善者非性也。此語非是。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爲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則爲情。而才者乃性之用也。所謂物者。自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則者。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是無非有物則有則也。形色天性章疏云。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爲仁。踐肺之形以爲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闢。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爲聖人歟。此二段精善之至。不得以其僞而棄之也。僞疏之不通者如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疏云我能爲君期與敵國戰鬥必能勝連讀與國戰三字謂國爲敵國此其不通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疏云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釋惡爲惡疾又不通也然後知生於憂患疏云如是則然後因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此連用如是則然後因而七字又不通也曾皙死曾元養曾子疏云曾皙已死曾元養其曾子此其字不通丑見王之敬子也疏云今五每見王之敬重其子也此其字又不通也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疏云怨云何爲而後其我民之望其湯之來若大旱之時人望其雲霓而雨之周

公相武王伐紂疏云周公乃輔相成王伐其紂此其字皆不通然何以不通至此此疏必非一人之筆也

唐陸德明釋文。於群經皆有音義。獨缺孟子。宋敕、孫奭校定趙岐注。因撰音義二卷。其自序云。總群聖之道者。莫大於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至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洛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群疑。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道。猶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行於世。爲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者。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以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今既奉敕校定。仍據趙注爲本。惟是音釋。宜在討論。臣今詳二家撰錄。均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略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訛謬時有。若非刊正。詎可通行。謹與臣某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削異說之繁。證以字書。質諸經訓。疏其疑滯。備其闕遺。集成音義。提要云。序文前半。與世傳奭孟子正義序同。蓋正義僞序。即緣此序而點竄也。書中所釋。稱一遵趙注。而以今本校之。計六十九條。皆注文所無。惟孟子注之單行者。世有傳鈔宋本。尚可稽考。僞正義刪改其文。非復

趙岐原書。故與音義不相應也。是書可以證岐注之舊。並可以證奭疏之偽。則其有功典籍。亦不細矣。

何義門云。偽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句多協韻者。皆割裂趙章指爲之。按正義沿陸善經之失。刪章旨。去篇序。割裂注文。趙氏面目盡失。清焦循孟子正義。一依原本。首尾完具。取之以代舊疏可也。

## 朱子集注

孟子在漢。雖列諸子儒家。而尊重亞於六經。前已言之矣。至唐而尊者益衆。肅宗寶應二年。禮部郎楊綰疏請論語、孝經、孟子共爲一經。唐書選舉志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嘗稱爲孟經。見皮氏文藪及文獻通考宋元祐中。以論語、孟子試士。論孟遂並稱矣。洛閩諸儒。尤倚重之。於是程頤有孟子解。康紹曰晁氏讀書志載程氏孟子解十四卷大全集止載一卷游酢有孟子雜解。楊時有孟子義。尹焞有孟子解。而朱子用力尤勤。有集注十四卷、集義十四卷。提要云朱子取二程張子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說著萃條疏名之曰論孟精義而自爲之序旋更其名曰要義後又改其名曰集義今世刊本仍稱精義蓋

從朱子原名也。孟子或問十四卷。孟子問辨十一卷。又別有孟子要略一卷。讀余允文尊孟辨說一卷。取大學中庸於禮記。合以論孟。謂之四書。於是四書之名。與五經相對立矣。

提要云。宋元祐中以孟子試士。是當時已尊爲經。而晁氏讀書志。孟子仍列儒家。至陳氏書錄解題。始與論語同入經部。蓋宋尊孟子始於王安石。元祐諸人。務與作難。故司馬光疑孟。晁說之詆孟作焉。非攻孟子。攻安石也。白珽湛園靜語。言之頗詳。晁公武不列於經。猶說之家學也。陳振孫雖改晁氏之例。列之於經。然其立說。仍以程子爲辭。則亦非尊孟子。仍尊程子而已。考之題辭。孟子漢時已立博士。而孫奭音義。實大中祥符間奉敕校刊。然則表章之功。在漢爲文帝。在宋爲真宗。注釋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固不始於王安石。亦不出於程子。紛紛門戶之愛憎。皆逐其末也。

### 諸注略述

孟子注釋。名見於經義考者。漢代五家。存者趙岐注。晉一家、唐三家。俱佚。宋約

百部。存者孫奭孟子正義音義、余允文尊孟辨說、朱子四種。見上黃幹孟子講義、蔡模孟子集疏、黃震讀孟子日抄、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證。提要云。九成書。著孟子尊王賤霸有大功。撥亂反正有大用。每章爲解一篇。主於闡揚宏旨。不主於箋詁文句。曲折縱橫。全如論體。其言亦切近事理。不涉空寂。余允文尊孟辨。考永樂大典所載。凡辨司馬光疑孟十一條。附史剡一條。辨李觀常語十七條。鄭厚叔藝圃折衷十條。續辨則王充論衡刺孟十條。辨蘇軾論語說八條。此後又有原孟三篇。總括大意。反覆申明之。朱子讀余允文尊孟辨說。多用余氏前辨之說。間有異同。於續辨無說。別附胡子知言疑義八條。張栻孟子解。於王霸之辨。義利之分最明。蔡模係沈之子。列朱子集注。而發明其義。如注之有疏。凡他說與師說異。則舍他說從師說。師說與祖父說異。則舍師說從祖父說。此亦人情之至也。金履祥考證。於朱子未定之說。折衷歸一。於事蹟典故。考訂尤多。蓋集注發明義理。於此類多沿習舊文。未遑詳悉。履祥彌縫其隙。於朱子深爲有功云。

元明之代。約三十餘家。存者爲陳士元孟子雜記、方仲美孟子集語、郝敬孟子說解、陳懿典孟子實義、戴君思繪孟、陳一經孟子大全纂、黃宗羲孟子師說、季本孟子事蹟圖略、譚貞默孟子編年略、方仲美孟子集語。士元雜記。第一卷叙孟子事迹。後三卷發明孟

子之言居多。其所援引。亦皆謹言有體。黃氏師說。推究事理。不爲空疏無用之談。季譚二書。均叙孟子歷史。季書爲優。郝敬論孟子亦多精語。清儒則以焦循孟子正義爲最備。周廣業孟子四考。旁搜互稽。足資考證。閻百詩孟子生卒年月考、宋翔鳳趙注補正。足備一說。李光地讀孟子劄記。於義理亦間有所得云。

### 刺疑駁論

漢儒尊崇孟子始於太史公。其傳孟子。極感慨景仰之意。其次爲揚雄。

雄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東漢趙岐。

題辭略云。孟子著書七篇。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典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也。

宋有姚信。

信曰。孟子驅世事於仁義之域。使行者步中正之途。唐有韓愈、皮日休。

愈曰。孔子之道大而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又曰。揚子雲言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亂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此也。又曰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日休曰。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夫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孟子之文。粲若經傳。繼夫六籍。光夫百史。真聖人之微旨也。自宋以下。尊之者甚衆。不具述。而譏詆孟子者。亦代有其人。在周爲荀子。在漢王充有刺孟。宋司馬光有疑孟。蘇軾有爲論語說與孟子辨。李觀有常語。鄭厚叔有折

衷。劉攽、劉恕均於孟子有異議。晁說之有非孟。別出者何涉、馮休。均有刪孟。而明姚舜牧有孟子疑問。反夫此者。唐劉軻、宋李惟正均有翼孟。書皆亡余允文有尊孟辨說。朱子有讀餘允文尊孟辨說。說詳諸注略述條劉章有刺刺孟。書亡金王若虛有孟子辨惑。王豫有孟子尊周辨。茲將刺疑者列前。雜取諸儒之說。附以己意。逐條駁正之。荀子非十二子篇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之溝猶督儒。嚶嚶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按五行不知何指。以爲五常耶。則非思、孟臆造。以爲五德生勝之說耶。則鄒衍所談。與儒家無涉。至以僻違幽隱閉約議孟子。適得其反。思、孟均未嘗尊子游。卿爲此言。殆未見二子書也。

王充論衡刺孟凡八條。各條均舉其意而削其辭下倣此一、謂利有貨財與安吉二種。惠王問利。未言其屬何種。而孟子遽言何必曰利。失對上之旨。按當時君相言利。皆指貨財。惠王發言。孟子即知其旨。史公讀至此。至廢書而歎。而充云未知何種。可謂惑矣。二、孟子於齊宋薛饋金之辭受。皆言其義若何。而齊宣王言養弟子以萬鍾。不言己無



功。若已致仕。受室非禮。而曰己不貪富。失謙讓之理。按辭受之義無他。即不貪是也。前云君子可以貨取乎。後云是予欲富乎。立言正同。至前云未有處。而後不言者。優待故臣。尊賢樂道。亦人君所當爲也。三、沈同問燕可伐。孟子當答以燕雖可伐。但伐之者。非天吏不可。則沈同意絕。今徑應以可伐。以致齊果伐燕。是不知言。按荀子有言。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嘖。傲。非也。嘖。非也。君子如嚮矣。如充所言。是嘖也。善待問者如撞鐘。如充所言。是一叩而二鳴也。且天吏非有定形。宣王勝燕。云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安知其不自認爲天吏。勝燕之後。孟子諷其勿取。而齊君不從。既取之後。孟子勸其置君。而齊又不從。何以一言非天吏不可則意絕乎。四、孟子不遇於魯。則歸之天。不遇於齊。又歸之王。且孟子所去之王。即前所不朝之王。去而又三宿於書。以冀其改悔。與前之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不侔。按君相可以造命。若便僻小人。則不足以語此。樂正子歸咎於臧倉。故孟子舉天以正之。非謂君不用賢。可諉其過於天也。前之不朝者。欲以激動君心。與此之三宿出書。其旨一也。五、譽、堯、舜、禹。接踵而興。禹至湯千歲。湯至周亦然。周至孟子七百餘年。無王者。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驗安在。數時一也。數既過矣。何云時可。名世指先覺乎。則已有孔子。己又以生。若指王臣。當與王者同出。何云其

間。按五百年興。專指王者。謂禹至湯。湯至文武是也。與譽、堯、舜無與。禹、湯、文、武相距之年。孟子云五百餘歲。當必有據。充何得臆斷爲千歲。間即時間。其間猶言其時。與王者同出。奚不可云其間。時可之時。蓋指戰國時亂極而宜治也。非必即數。六、毀瓦畫墁。非癡狂則遊戲。求食者決不爲此。何能以此詰彭更。按癡狂之人。豈不求食。但所求者非其道。如畫墁之類是也。且此係戲論。無關宏旨。七、陳仲子先與母同食鵝。何云不食於母。吐之者。吐兄之鵝。非有惡於母。兄之食祿。知其非以義得。故不之享。若己之室與粟。則己以履與縷易之。正知盜所樹築。亦不聞知。若因此謂不充其操。不能如蚓。則盜室中亦有蚓。蚓安能不食其壤而飲其泉乎。按孟子謂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指平時之避兄離母言。非指食鵝時也。言充仲子之廉。不過如蚓。非以蚓爲可法也。其言齊國之士。必以仲子爲巨擘。非謂其一無可取。但惜其過於中行耳。孟子云。仲子不義而與之。齊國勿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易其大者。奚可乎。持論至平。八、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菹。非徒桎梏也。謂桎梏死者非正命。則諸君子皆行不順矣。按不曰善終。而曰盡道者。蓋以就義成仁。即是正命。非必保全首領也。比干。盡道者也。何云非正命。桎梏。上省去犯罪二字。指犯罪加刑者。如履校荷校是也。

非謂范滂之關三木。李時勉之荷枷也。且蔡澤有言。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據此則子胥、子路。於道誠有未盡。亞聖微言。固非雜家所得測也。

司馬光疑孟計十二條。一、孟子所願學者孔子。孔子歷聘諸國。皆以道不合去。豈非非其君不事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爲政。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污君乎。爲委吏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不怨不尤。豈非遺佚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陋窮不憫乎。居鄉黨。恂恂然如不能言。豈非由由與偕。而不自失乎。事士大夫之賢。友士之仁。非隘也。和而不同。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余氏辨曰。隘與不恭。孟子非以此瑕疵夷惠也。蓋以一於清其流必至於隘。一於和其流必至於不恭。其弊如是。君子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朱子辨曰。此不必別求左驗也。即溫公之說求之。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時乎清而非一於清。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乎和。是以和而未嘗不恭。非若夷惠各守其一而不能相通。是溫公乃助孟子而非攻也。二、論陳仲子事。辨已具前。三、孔子聖人。定、哀庸君。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何有君召不往而他適乎。若以齒德言之。孟子之德。孰如周公。其齒之長。孰如周公於成王。周公負成王以朝。

諸侯。長而歸政。北面稽首。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朱子辨云。孟子固將朝王。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孟子自言之矣。溫公未深考耳。達尊之義。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在朝廷之上。則以伊、周之耆聖祇奉嗣王。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意。不異於孟子之言也。四、謂蚍蜉居位不可不言。言不用不可不去。而謂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綽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爲貧而仕。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非抱關擊柝比也。朱子辨云。官守言責。一職之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爲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卒致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概矣。五、論沈同問伐燕事。辨已見前。六、孝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可乎。余氏辨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不教也。父爲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

謂也。教以義方。豈必其自教哉。七、告子云。性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按性善之說。詳見下篇。八、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辨勝人矣。按生之謂性。理本無誤。但人有人之生。異類有異類之生。人性善。異類不必善。孟子言性善者。指人之性善。非謂一切動物性皆善也。告子以生之謂性。等於白之謂白。不復區別其種類。則人與牛犬無殊。此今日獸化教育之所由來也。溫公既明知其誤矣。又咎孟子之辨何耶。九、卿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易位而處哉。君有大過無如紂。紂之貴戚無如微、箕、比干。猶不敢易位。况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是徒使後世貴臣廢君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非篡也。可乎。余氏辨云。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也。或謂堯、舜不慈。湯、武不義。是皆聖人不幸而處其變

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則盡善。之、噲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爲人臣者。豈不知正之爲美。然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欲從安而舍危。必反正以從權。非通儒莫能知也。三仁固仁矣。其如商祚之絕何。季札辭國而生亂。孔子因其來聘。貶而書名。書法正嚴。可以鑒矣。若進退廢立。出於闈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卿哉。十、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今孟子曰。雖未行其言。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周之亦可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是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君子殆不如此。朱子辨云。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爲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豈君子之本心哉。蓋舉天下莫能行吾言。有接我以禮貌。而周其困窮者。猶善於彼。故君子以爲可就也。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自處。則在其自擇而已。然必窮之飢餓不能出門戶。而後受賜以免死。則亦嚴矣。十一、仁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其所以殊者。大小遠近高下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於霸乎。雖久假不歸。猶非其有也。朱子辨云。當時諸侯之於仁義。文實俱喪。惟五伯能具其文。又有大國資強輔以

號令諸侯。誰敢不從。使有王者作。以仁義之實施焉。則燭火之光息久矣。孟子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正謂當時不察。以爲實有。此正溫公所惑。而反以病孟子。可乎。按假者。假借。非虛僞之謂也。譬之一物。堯舜家固有此物者也。湯武家無此物而自造之者也。五霸則未嘗自造而假借於他人也。如仁義即由三王處假借假者必有其實。溫公以爲實不從誤矣。十二、書稱舜之德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殺人而至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不爲。况舜乎。是特委巷之言也。余氏辨曰。桃應問乃設事耳。非謂已有是事也。其意以爲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皋陶。守法者也。脫或舜父殺人。將如之何。孟子答以執之者。士之執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也。夫有所受者。士受法於先王。非爲一人而私之。舜不私其親。則失爲人子之道。寘而不問。則廢天下之法。故寧棄天下。竊負以逃也。楊龜山云。當時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耳。按此並非桃應之問。乃孟子假設問答。以明司法獨立。說詳下篇。又史剡曰。瞽瞍與象。以焚廩浚井之事殺舜。夫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之矣。其好利而畏害。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嶽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豈不欲利其子爲天子。尚欲殺之

乎。藉使殺之。瞽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不爲也。此特閻父里嫗之言。孟子信之。過矣。余氏曰。溫公云閻父里嫗之言。固然矣。萬章既以誠有是事。如謂其必無而不答。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朱子云。因其所問而告之。亦足見仁人不藏怒。不宿怨。惟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今不求孟子之意。而以信之大過疑之。是以筋骨形容之不善。而棄天下馬也。史剡又一篇疑舜與益無避之之事辨在後常語中

李觀常語凡十七條。一、韓愈謂孔子傳之孟軻。是不然。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爲君也。孫吳之智。蘇張之詐。孟子之仁義。其原不同。其所以亂天下一也。按等仁義於智詐。是一堯、桀而同夷、跖。其妄不待辨矣。二、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爲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爲天子。其視周室如無有也。三、孔子稱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至孟子謂功烈如彼其卑。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以齊王猶反手也。桓公、管仲之於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四、湯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紂。放之殺之而蒞天下。非湯武之願。由孟子之言。是湯武修行仁義以取桀紂。則仁義爲篡器矣。五、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徵弱爾。非紂也。而齊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孟子之欲爲佐命。何其躁也。六、孔子作春秋。援周室於千仞之壑。使天下昭然知無二王。



首止之會。殊會王世子。尊之也。洮之盟。王人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齊桓深知君臣之禮如此。使孟子謀之。則桓公偃然在天子之位。世子王人爲亡虜不暇矣。七、孟子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夫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衛風也。非仲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不道無歉也。以上諸條。皆非孟子貶管仲排周室。按民貴君輕之說。雖似發於孟子。然觀左傳師曠論衛侯。云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將安用之勿去何爲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史墨論魯侯。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又民不知君何以得國則孟子之說。亦有所本。周之初東。天命未改。故齊桓管仲得假其名義以威制諸侯。號召天下。使列國減戰爭之苦。而生民抒塗炭之厄。至春秋之季。局已全變。孔子論爲邦。斟酌四代之制。而慨然有爲東周之志。疏我則興周道于東方其魯爲周乎言公羊者云黜周王魯雖未當然觀孔子歷聘諸國而至周末聞見王蓋決其不能復興也蓋以周無復興之望。而天下之生民。不可不救。不能以僅存之天胤。爲一姓之魚肉。至於戰國而抑又甚焉。於斯時也。而欲修葵邱之會。爲首止之盟。非狂癡者。其誰爲之。豎儒不達世變。至於茲而極矣。孔子平時數議管仲惟因子路子貢貶仲太甚故稱其功以揚之孟子平時未嘗議仲惟因公孫丑視仲太高故稱曾西之言以貶之所謂立言各有當也余氏云管仲急于圖霸藉周室以爲之資耳謂桓公管仲之于周如

救父祖吾弗信之矣八、孟子謂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夫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紂亡則逋逃者曷歸。其欲拒周者。人可數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余氏辨云。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不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不此之防。反以孟子爲叛經。是亦惑矣。九、堯不聽舜讓。舜受終於文祖。舜不聽禹讓。禹受命於神宗。或二十有八載。或十有七年。歷數在躬。既決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結矣。又何避乎。舜禹未嘗相避也。由孟子之言。則古之聖人。作僞者也。好名者也。王莽執孺子手流涕。何足道哉。余氏辨云。舜受堯之遜。禹受舜之遜。雖經歷年久。然舜格於文祖。乃在卒堯喪之後。書曰月正元日者。言始即正云爾。則禹之即正。從可知也。舜禹服喪畢。退而避之。歸位於其子。理所宜然。孟子之言。必有所據。舜禹大聖人也。豈欲爲天子哉。天與之。人與之。不可得而避也。如以此爲僞。則舜讓於德弗嗣。禹拜稽首固辭。亦豈僞乎。十、孟子言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考詩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九命然後錫以玉瓚。商頌曰。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已中分天下而治之矣。文王奚止百里。商頌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之。入爲王官伯。出長諸

侯。威已行於海外矣。湯奚止七十里。余氏云。王季相土。雖常爲伯以長諸侯。而其受封之初。乃七十里、百里爾。固未嘗闢土地吞併諸侯也。按孟子不甚講考證。欲極言王道之易。容有過當之辭。然與大義無損也。十一、言焚廩浚井事。辨已見前。十二、文王以諸侯伐諸侯。有訊有馘。武王以諸侯伐天子。奚不用戰。按戰與不戰。無甚關係。十三、滕文嘗行孟子之道矣。不聞其得天下。孟子言固無驗也。按湯文之時。侯國皆小。故不必大國而可以王。逮夫戰國。千八百國。并而爲七。則王天下者。非大國不能。孟子所以游說齊梁也。於滕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固未嘗許以王天下。然至於統一之後。暴君肆惡。則匹夫亦可以得天下。泗上亭長。所爲以約法三章取秦也。則孟子之言。不驗於滕。而驗於漢矣。十四、孟子言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祿未盡也。病其有賢臣也。文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哉。按望道之解。朱子得之。不能以趙注之誤而譏孟子。十五、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若家可以行仁義。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余氏辨云。孟子之於列國。說之以行仁政者。不過言治岐之事而已。說之使爲湯武者。不過以德行仁而已。說之以行王道者。不過使民養生喪死無恨而已。未嘗說之使伐某國。誅某人。開拓疆土而爲王也。朱子云。湯武適遭桀紂。故不幸有征誅。若生堯舜之時。則亦在

九官群后之列。濟濟而和。人爲湯武。何不可之有。十六、孟子言明堂者。王者之堂。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十七、或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於仁義。仁義行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道。彼說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可以王。彼說之則假仁義以圖王。惟恐行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顧哉。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爲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云。按此二條。皆誤於尊周之說。前辨已明。朱子云。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如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日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安用之。李氏自云悼學者之迷惑。不知己之迷惑已甚也。此後又有陳次公、傅野二人之述常語。皆伸常語之義。而其失彌甚。

蘇軾爲論語說與孟子辨者八條。一、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默察閱三月之久。而其造次顛沛。無一不仁。是以知其終身勿叛也。孟子云。五霸假之也。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假之與性。其本亦異矣。豈論其歸不歸哉。使孔子觀之。不終日而決

也。何不知之有。按此謂他人不知。非孟子不知也。使孟子不知。何以云其假耶。二、孔子答子貢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復較其輕重。孟子較禮食之輕重。禮重食輕則去食。食重禮輕則去禮。惟色亦然。夫禮所以使人得妻也。棄禮而得妻者皆是。緣禮而不得妻者未嘗有也。信所以使人得食也。棄信而得食者皆是。緣信而不得食者未嘗有也。今立法不從天下之所同。而從其所未有。使人以禮爲有時而可去。則禮廢無日矣。按禮之大者不可踰。其次亦可權宜。如婚禮須親迎。而齊俗有不親迎者。是於禮有減省。非遽廢禮也。廢禮則摟東家處子有何不可。蘇氏謂緣禮必得妻。不信舜不告而娶之說。已無據矣。又謂緣信必得食。然則孔子何爲有去食存信之言耶。三、孔子告季康子云。子爲政。焉用殺。而孟子云。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暴君污吏。皆曰吾以生道殺之。孔子不忍言也。按孟子此言。原欲止暴君污吏之妄殺。若暴君污吏。託此以殺人。言者固不任咎。曹丕云。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寧能以此咎舜禹耶。四、仁義未有不求而得者。亦未有求而不得者。是以知其可求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富貴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以知其不可求也。故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而孟子曰。食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夫以食色爲性。則

是求而可得也。君子禁之。以仁義爲命。則是不可求而得也。而君子強之。天下其孰能從之。按本文明言性也有命。君子不謂性。命也有性。君子不謂性。義昭然矣。何謂故反其言。且此言性命之理。與求不求無與。至於論求。則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與孔子之言。若合符節。何能謂其異乎。五、孔子答子貢云。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蓋立然諾以爲信。犯患難以爲果。此固孔子之所小也。孟子因之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則非孔子之所謂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諾。而言未嘗不信。不犯患難。而行未嘗不果。今以不必信爲大。是開廢信之漸。按不必信誠有弊。而惟義所在則無弊矣。六、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相鄭。立謗政。鑄刑書。其死也。教太叔以猛。其用法深。其爲政嚴。有及人之近利。而無經國之遠猷。孔子以爲惠人。不以爲仁。故小之也。孟子曰。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惠而不知爲政。蓋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產爲政。整齊民賦。完治城郭道路。以時修其橋梁。則有餘矣。豈以乘輿濟人者哉。按若專據作謗政等言之。則與惠相反。何得孔子以爲惠人。蓋子產行政雖嚴。而亦時行小惠以悅於民。故云其養民也惠。乘輿濟人。孟子言當必有本。不能臆斷爲無。七、孔子言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鄭聲之害與佞人等。而孟子曰。今樂猶古樂。何也。特因王之所說而入其言耳。好勇好貨好色。是諸侯之三疾也。而孟子皆曰無害。從吾之說。百姓惟恐王之不好也。使聲色與貨而可以王。則利亦可以進仁義。何獨拯梁王之深乎。按戰國之君。剝奪民生。以供一己之聲色貨利。似民不知有此樂者。孟子言此等情。非獨君有之。民亦有之。君欲圖樂。須與民同樂。若民有一人未與此樂者。則君不應獨享此樂。而人民欲望未有圓滿之時。信如所云。則人君聲色自減矣。此根本救治之法也。治定功成。制禮作樂。鄭聲誠有必放。而此尚非其時。故因其好而導之。非真欲以此革雅樂也。梁王問何以利國。不問而知專爲富強。故孟子非之。至於沼上之對。亦言賢者而後樂此。何嘗偏持梁王乎。八、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道者性。而善繼之耳。善非性也。性如陰陽。善如萬物。萬物無非陰陽者。而以陰陽爲萬物則不可。爲善而善非性也。性苟可以謂之善。則亦可以謂之惡。荀卿之所謂性惡者。蓋生於孟子。而揚雄之所謂善惡混者。蓋生於二子也。性不可以善惡名之。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按論性詳見下篇。

鄭厚叔折衷十條。一、孟軻非賢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三宿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沈同聞燕可伐歟。吾應之曰可。此孟子之罪

也。按孟子距邪放詖。以承三聖。而謂非賢人。不亦悖乎。余氏云。一夫紂。即泰誓所謂獨夫紂也。三宿出晝。即孔子遲遲去魯之意也。按諸條前辨已明。二、春秋書王正月。尊周也。孟軻非周民乎。周德不競甚矣。然其虛位猶存也。使當時能倡威文之舉。則先業可復。而軻游說齊梁。皆啗之使爲湯文。此賊心也。軻忍人也。辨士也。挾仲尼以欺天下者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也。孔子生而尊周。孟子生而周絕。擬人必如其倫。寧從漢儒曰孔墨。按尊周辨已見前。至欲以墨翟配孔子。則遷怒且及於所尊。尤不待辨。三、吉人爲善不望報。爲善望報。是浮屠之處心也。孟子勸滕文公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是何心哉。朱子辨云。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爲太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四、孟軻告沈同爵祿不可私受。固也。但軻既教齊、梁、滕之君。使自爲湯武。則是諸侯未嘗受命於天子也。沈同不敢以爵祿私人。齊制之也。子噲不敢以燕私人。將復誰制之哉。何軻能約燕以王制。而不能約齊梁滕也。按周之命令。春秋時已不行於天下。至戰國則等於無矣。而謂可以予奪侯王。非至迂者。爲是言乎。孟子之意。亦謂噲受國於先君。不得以妄與人耳。持王制以論燕非。以概齊梁滕



尤謬。五、孟子言今之諸侯。取於民雖不義。不可謂禦人於國門之外。是孟軻原情以處罪也。至未能什一去關市之征。復與攘鷄同科。何任情出入。前後自戾如此。按孟子殊諸侯於盜者。謂有王者起。不能以今之諸侯與盜同科。悉取而誅之耳。至儒者立言。充類至義之盡。固可名諸侯爲盜也。孟子答戴盈之。乃以攘鷄取譬也。非欲以攘鷄之罪治盈之也。容何傷。六、析直薪者不費斧。訟直理者不費辭。魯論二十篇。莊而親。簡而當。孟子以遊辭簧鼓天下。其答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問。皆困而遁。遁而支離。想必沮氣赧顏。無所不至。所謂浩然者安在。余氏辨云。析直薪之說。正所謂不哭之孩。孰不能抱。此知常而不知變也。戰國之時。處士橫議。異端並起。聞孟子談仁義。其不駭而疑者幾希。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徒。見識不及孔子門弟子遠甚。酬答之際。安得不諄復告之。理苟明矣。何惜辭費。七、無憂無懼喜孰云來。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愚曰。王者之民驩虞如也。帝者之民皞皞如也。齊晉驅民於鋒鏑。湯武拯民于塗炭。唐虞措俗於恬愉。是故商周之書。若有矜喜色。虞書二典。如平居對語。慶賀之容不形焉。按孟子勸人君爲湯武。彼痛詆之。而謂當時宜倡威文之舉。此又云齊晉驅民于鋒鏑。其民不驩虞。惟湯武之民驩虞。何前後相戾若此歟。八、孫子十三篇。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

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諸書皆不及也。按此人薄湯武。非孟子。而尊孫武。至比之論語、易、大傳。尚俟辨乎。九、孟軻抱縱橫之具。飾以仁義。行鬻于齊。齊王酬之以客卿。且欲授室而養弟子以萬鍾。軻意齊王不知價者。遂愚齊王。求極所索而後售。齊王徐而思軻之言曰。王如用予。則齊王猶反掌。開闢以來無是理。是必索高價者。悔而不酬。軻亦知齊王之稍覺也。徐而自思曰。齊王之酬我其值矣。矯然不售。行將安鬻。遲遲吾行。三宿出晝。冀齊王呼己而還值。是市井販婦之態也。按孟子致仕。促齊王之改悔也。三宿出晝。冀齊王之改悔也。鄭氏何得以己之腹。度孟子之心乎。朱子曰。詆孟子未有若此言之醜者。雖欲自絕。於日月何傷。十、韓愈欲無佛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惟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惟五穀桑麻。而萑稗生焉。古今有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按天地俱有缺陷。所賴聖人裁成輔相。以補其敝。西人言天行主敗人治主功農夫盡力以去萑稗。然萑稗猶不能滅。時害嘉禾。聖賢盡力以闢異端。然異端猶不能泯。時害正道。況不去不闢乎。作易者專爲君子謀。即助其除小人也。如鄭氏說。則易不可見。而乾坤或幾乎熄矣。此外劉原父有明舜。論瞽瞍必不殺人。皋陶必不執瞍。舜必不至竊逃。張俞論孔子之道不由軻而尊。楊墨之禍未若洪水。孟子功不能及禹。劉道原通鑑外紀。闢舜禹避位

之事。云書稱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言百姓思慕堯德且明舜雖受終今天下服喪三年如繼世禮故於殂落下終言之下文云正月元日舜格於文祖謂堯崩踰年見於文祖廟而改元孟軻不達此言以爲三載服除後舜格於文祖乃妄稱孔子曰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若然當以服除之月至廟不當用正月元日也踰年改元春秋常法迄今如之又云堯舜禹崩三年喪畢舜禹益皆避其子然後踐位則舜正月上日受終文祖已二十八年豈容至服除未定方讓其子乎晁說之有孟子不可以配六經、皇太子不宜先讀孟子之奏。周密癸辛雜識。載晁說之著論非孟。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則說之又別有論。明王世貞言孟子果用必敗。幸不見用。故後人目以王佐。以不遇惜之。又言孟子尊孔子。功也。闢楊墨非功。楊墨不近人情。不待闢而自廢。按劉道原之說。與李觀常語第九條同。余氏已辨之。第劉說尚有根據容可並存。其餘或已見前辨。或毫無理由。不復置議。

### 本書要議

孟子學術之淵源。通經徵實中已著之矣。茲將其要義分述於下。

一、性善。陳蘭甫云。孟子所謂性善者。謂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人人之性皆純夫善

也。其言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爲。孟子言人性皆有善。明白如此。又曰。雖存夫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其言人性無無善者。又明白如此。答公都子有性不善之問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此因有性不善之說而解其惑。謂彼性雖不善。而仍有善。何以見之。以其情可以爲善。可知其性仍有善。是乃我所謂性善也。自注乃若者因其說而轉之之詞朱注乃若發語詞非也如象之性誠惡矣。乃若見舜而忸怩。則其情可以爲善。可見象之性誠有善。是乃孟子所謂性善也。若論堯之性。豈得云但可以爲善而已乎。蓋聖人之性純乎善。常人之性皆有善。惡人之性仍有善。而不純乎惡。所謂性善者如此。所謂人無有不善者如此。司馬溫公云。孟子言人無有不善。丹朱、商均。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又云。孟子以爲仁義禮智出夫性。而不知暴慢貪惑亦出夫性也。王介甫云。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爲人之性無不仁。如其說。必曰怨毒忿戾之性。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無之乎。蘇子由云。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

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以上諸說。其意略同。皆疑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語。然孟子此語。答告子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語也。告子言無分。故孟子分之。謂有善無不善。所以謂無不善者。又細分之。雖有不善。而皆有善。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即詩所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無有不好懿德者也。聖人無暴慢貪惑之性。無怨毒忿戾之性。暴慢貪惑怨毒忿戾之人。則皆有仁義禮智之性。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司馬公又云。桀、紂亦知禹、湯之爲聖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爲賢也。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又云。凡人爲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蒂芥。又云。盜跖、莊躄諱聞其惡。有羞惡也。此則純乎人無有不善之說矣。又何疑乎。按陳氏所明。多得孟子之旨。惟解人無有不善之語。終未甚明。董子云。孟子謂善於禽獸即謂之善。此善是也。如牛犬之性。決不能讀書明理。優入聖域。豺狼蛇蝎之性。決不能仁愛慈祥。止於至善。惟人也耳目聰明。心思靈活。有可以爲善之資。而其不爲者。非性之罪也。此可以爲善之資。即謂之善根。既爲人類。無有不具此善根者。故云人無有不善。如隋煬帝亦知是堯舜而非

桀紂。宋元兇自謂覆載所不容。唐柳璨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惡無有過於三人者。然猶有是非之心。與豺狼蛇蝎。不知螫齧之爲非者異。使彼能自用其良知。亦未嘗不可爲善。然則其爲不善。非才之罪也。人類亦有全無知覺。與木石同者。此則不可爲善。故曰下愚不移。永叔問劉原父云。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所謂上智下愚可乎。劉子曰可。智愚非善惡也。陳澧云智愚與善惡判然不移是質極昏暗不能同愚與明對善與惡對下愚使之明非極惡無善也下愚之人。器官不完全。即不得名人。若完具矣。皆可以爲善。故云人性善也。

異夫是者。有荀子之性惡說。其言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待櫟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待礪磨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按木有枸亦有直。金有鈍亦有利。若是不可謂皆惡也。且枸之所以能直者。正因其有直之性。不然。雖矯亦不直矣。鈍之所以能利者。正因其有利之性。不然。雖磨亦不利矣。如矯瓦決不能直磨磚決不能利又僞係爲本字。若訓作爲。謂其善者爲也。則正孟子可以爲善之說矣。荀子云。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黃百家駁之云。如果性惡。安有欲爲善之心乎。荀子又云。塗之人可以爲禹。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在塗之人。其可以爲禹明矣。戴東原云。

此於性善之說。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發明。陳蘭甫云。塗之人可以爲禹。即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但改堯舜爲禹耳。如此則何必自立一說乎。

復次則有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論衡云。周人世碩。以爲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皆言性有善有惡。揚雄本之云。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韓愈原性已駁之矣。云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陳蘭甫又駁之云。聖人之性。亦善惡混乎。衍雄說者。謂譬之於田。稻梁藜莠。相與並生。溫公注法言云譬之於田稻梁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者薙其藜莠養其稻梁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人知仁義禮智之出於性而不知暴慢貪惑之亦出於性是信稻梁生於田而不知藜莠之亦生於田也按稻梁藜莠。均有種子。非田自生。不能以田譬性。當云人之性譬如稻梁。禽獸之性譬如藜莠。稻梁不熟。乃由外緣不佳使然。非其本質不能爲米。若藜莠則雖得外緣之助。終不能成米。知此則於人性之善愈明矣。

復次則有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賈子新書云。人有三等。上焉者堯舜是也。夏禹、后稷。與之爲善則行。共工、驩兜。欲引爲惡則誅。下焉者桀紂是也。飛廉惡來與之爲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爲善則誅。中焉者齊桓是也。得管仲、隰朋則霸。用豎刁、易

牙則亂。韓愈亦云性有三品。上焉者善也。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按此亦本孔子性近習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語。而未能明由不知惡與愚之別也。陳澧云。韓子言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夫畏威而寡罪。猶可謂之惡乎。愚謂韓子所舉之桀、紂、叔魚、越椒諸人。彼自不爲善耳。非不能爲善也。明夫此。何疑於性善之說乎。復次則有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告子曰。性猶杞柳也。朱注謂爲性惡說。又曰。性猶湍水也。朱注謂爲善惡混說。非也。杞柳、湍水。原自無善。何由有惡。善惡皆無。何由而混。朱注謂告子屢變其說以求勝。其實告子始終一無善無不善之說。毫未嘗變。善惡混者性中善惡俱有無善無不善者性中善惡俱無王守仁所謂無善無惡。性之體也。性從心生。生之謂性。理本無誤。故孟子不詆其失。但問其是否與白之謂白同。繼又以羽、雪、玉之詞誘之。而告子果入其術中矣。於是又取性之一部分以言性。云食色性也。夫性不止食色。而食色亦性。此於名學猶未甚誤。惟引出仁內義外之言。則爲強生分別。故孟子不攻食色性也之言。而攻仁內義外之說。而告子果辭窮矣。以釋氏之言證之。眼耳鼻舌身爲前五識。意爲第六識。末那爲七識。阿賴耶爲八識。阿賴耶譯云含藏。如大海水。無分別相。是即告子之所謂性也。末那譯云流轉。如水因風波動。生我愛我慢各種。孟子之性善。即指七識之我愛而言也。孔穎達云。性如海。情如波。



是八識即性。七識即情。告子之說原未甚誤。易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又以八識爲道。七識爲性。繼之者善亦是舉七識中善之一部分言非謂其無惡也。孟子之說尤爲近理。至告子不誤。而孟子必闢之者。則以含藏識總持一切。此外既無所有矣。本來無風。波何由生。本來無物。惡何由起。故論水相風相之所自出。山河大地之所由成。釋氏已不能自圓其說。又不如孟子直從七識起爲通而無弊矣。

此外又有董子之說。春秋繁露云。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所爲之內也。按禾雖出米。而既成爲米。則不可復名禾。若善則爲性之質。而非與性相禪。而彼以禾米喻性善。其失一。禾與米爲對立名詞若善則所以形容性非另一名詞但此條論理上有誤事實上無甚誤爲善誠在人。然其所爲者。仍爲性之本能。而不能出於性量之外。如豺狼不能爲善而人能之則知人所能者皆天之所予人雖至仁不能起死人而肉白骨則知人不能出於天所予之外而彼欲於天外求善。其失二。又云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謂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據此則董子之所謂善者。乃與孟子分量不同。不能破孟子之說。且孟子云。人之性

善。未嘗云人之性聖。何必聖人之善乃爲善乎。其失三。陳蘭甫云。董子言性有善質、性有善端。正合孟子之旨。善端。即孟子所謂四端也。且又云。凡人之性莫不善義。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則尤與孟子之說合。乃欲故爲立異。亦徒見其詞費而已矣。

其尤異者。爲宋儒之言性。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勿性者焉。朱子云。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故說性須兼氣質方備。孟子說性善。但說到本原。不曾說氣質。所以亦費分疏。按記云。民有血氣心知之性。是性不能離夫氣質而言。孟子言性。根據心志才情。益以養氣。亦未嘗離氣質而言性。苟無氣質。人且無有。何有於性。若云天地之性。性在天地。與人何與。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此性字作生字解若云天地以此付人。試問所付者爲非氣質之人。抑爲氣質之人。若非氣質之人。則人不可見。付由何測。若付與氣質之人。則性與氣質。三無差別。何能分離。己則不明。而謂孟子之說未備。不亦誣乎。楊晉庵云。氣質之外無性。盈宇宙只是渾淪元氣。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此氣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得氣清者理自昭著。得

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雖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所以無不善也。宋元學案十七黃百家引明夫此。則孟子性善之旨瞭然矣。

一、養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程子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按後世之儒。多徐言緩步。委靡畏葸。奄奄無生人氣。如荀子所云其冠俛、其纓禁緩者。皆不養氣之過也。使能配義與道。直養無害。則至大至剛。天下尚安得以儒爲詬病哉。

一、王道。自桓文創霸。遞嬗遞衍。以成戰國之局。曩日之假仁假義。皆不復存。而弱肉強食之禍日亟。孟子憂之。於是推其禍之所自來。爲正本清源之法。罪五伯。卑管仲。黜霸術而伸王道。王道之敵。莫先於利。利爲亂之始。故開卷首章。即明此旨。而於答宋桎時復詳釋之。陳澧云。史記孟子列傳。先述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云云。然後云孟子鄒人也。此於列傳爲變體。蓋以此章爲七篇之大義。故揭而出之。且於魏世家載之。於自序又云。絕惠王利端。作孟子列傳。凡三致意焉。是史公亦深知之矣。好利不已。必至於爭。爭戰既作。而害益鉅。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

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此以利戰並言也。又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夫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爲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此又言好戰之害。甚於欲利也。他如曰殃民。曰糜爛其民。曰大罪。曰服上刑。曰戰勝然且不可。曰焉用戰。所以防之者。無所不至。其禁攻寢兵。頗似宋鉞、尹文。但鉞、文無術以止之。而孟子則昌言仁義。以爲之本。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即此旨也。

孟子言王政多取於古。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關譏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稅。廛無夫里之布。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存恤鰥寡孤獨。不一而足。其尤要者有三。自阡陌開於秦。而辟草萊任土地者蜂起。夫屋經界之制破。而豪強兼併之禍將興。於是制井田以限之。縱橫說興。立談取相。朝秦暮楚。士無常君。抵掌掉舌。爍亂天下。非獎世室。重世臣。不足以濟。於是行世祿以維之。邪說橫行。充塞仁義。無父無君。人將相食。於是興學校以正之。其言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又曰。學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蓋非是無以別人道於禽獸也。今之言教育者。乃欲用此以同人道於禽獸。是又孟子所不及料矣。

天下之變不可深窮。則論理與法制。亦不能泥於古。孟子之論。稍異於古者。亦有數

端。孔子春秋。尚有尊周之思。而孟子則匪但不尊周。亦不尊君。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曰。君爲輕。萬章云。今之諸侯猶禦。孟子言非其有而取者盜。此其黜君權也。曰民爲貴。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此其伸民權也。桃應問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以執之而已。又言舜不能禁。此司法獨立之至論也。梁襄王問天下惡夫定。孟子言定於一。又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廢封建爲郡縣之先聲也。此等議論。多古所未發。孟子獨能揭而出之。此其所以爲亞聖也。

一、知言。戰國之時。九流並作。各得一察焉以自好。往而不返。所恃以羽翼聖道者。僅一孟子。陳澧云。孟子距楊墨。楊朱。老聃弟子。距楊朱。即距道家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朱注以爲孫臏吳起蘇秦張儀李悝商鞅之類則兵家、農家、縱橫家皆距之矣。省刑罰可以距法家。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也。可以距名家。天時不如地利。可以距陰陽家。夫道一而已矣。可以距雜家。齊東野人之語。此非君子之言。可以距小說家。此孟子所以爲大儒也。按史記老子申不害傳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是法家即道家之

支派。道家尚虛無。小仁義。法家專任殘酷。論相反而道實相因。孟子之言仁義。所以兼闢道、法二家也。漢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本注。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許行爲神農之言。蓋即託者之流。志云。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民並耕。悖上下之序。此正行之所學。縱橫之流。志在黃金錦繡。以驕其妻嫂。卑鄙齷齪。本不足名家。惟藉人主之勢。赫奕炫耀。足以動庸愚之歆羨。孟子但以妾婦斥之。以其學說不足攻也。孟子云。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而韓非子獨稱儒墨爲顯學。似楊朱無甚輕重者。其說僅見於列子楊朱篇。大似西裔之樂利派。列子既僞。楊朱不能獨真。意朱僅傳述老子之學。別無著述。後人據爲我之言而妄爲之也。老子之學。玄之又玄。世之所謂哲學家。墨子之教。敬天明鬼。世之所謂宗教家。斯二家者。學理淵邃。深入人心。非諸家之比。故孟子闢之最力。迨後老氏果大行於漢。墨氏衰後。釋氏代之以興。幾與尼山爭衡。而卒不能大成者。則以孟子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之言。早褫其魄也。其功豈直不在禹下哉。

## 餘論

西人有所謂社會學。述歷史進化之跡。吾國則早有之。易大傳。遠溯庖犧氏之王天下。次以神農及黃帝、堯、舜而止。孟子答公都子好辨之問。又由堯、舜續至戰國。迨後商君之開塞篇。班書之刑法志。柳子厚之封建論。皆明此義。但諸書皆僅言進化。往而不返。與西人同。惟孟子本大易消長盈虛之理。寓進化於循環之中。百變而不能出其範圍。實社會學之正矩也。

訓詁多由聲轉。習爾雅釋名者皆能言之。而孟子早知此義。如洛水者洪水也。畜君者好君也。助者藉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泄泄猶沓沓也。巡狩者巡所守也。皆用聲訓之法。此詁經家所本也。

孟子不甚講考證。如商自契至湯八遷。地跨河南北。詩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相土之威。已行於海外。而云湯以七十里。周自夏以后稷魏駘芮箕畢已爲所屬。至王季且爲西伯。而云文王以百里。齊宣王問文王之圍方七十里。對曰。於傳有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亦曰。於傳有之。前不明言爲何傳。後明見於經而稱傳。又如焚廩

浚井。事本渺茫。因尊舜而不斥其僞。割烹飯牛。事有實據。憑空理以斷其無。於伊尹猶造一湯三往聘之說百里異則但言時舉於秦而不著其何以得舉天與人授。語近無稽。好貨好色。證極不切。如太王遷徙偕妻同行此亦人情之常何能指爲好色之證公劉好貨亦然皆非言之有物者也。然其有明證者亦多。如咸丘蒙言堯北面朝舜。孟子謂堯老而舜攝。引書二十有八載一節以證之。則知舜不臣堯矣。惟助爲有公田。引雨我公田。則知周行助法矣。萬章問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孟子答以於衛主顏雝由。則所主者非癰疽。此明證而知其僞也。引微服過宋。仍主司城貞子。當阨猶非人不主。則平時必不主疽環。此反證而知其僞也。是孟子又爲考訂家之開山矣。

陳澧云。昔者文王之治岐也一節。此孟子所述古書。可作一部周禮讀。且在周公制禮之先矣。五畝之宅云云凡三見。一對梁惠王。一對齊宣王。一言西伯善養老。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西伯善養老亦兩見。一言文王之政。一言五畝之宅。然則五畝之宅一段。必古書所記文王之政也。自注下文云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云此之謂則爲古語明矣趙邠卿云。孟子屢差次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蓋其留意者也。澧謂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又云舜之居深山之中舜之飯糗茹草亦然按史公云。孔子序書傳。又云。書傳禮記自孔氏。是傳之來久矣。孟子引經多舉經名。於傳則否。但云於傳有之。此



類蓋傳文也。

孟子最惡游說。而其指事陳言。又多用縱橫家之法。如易牛而推之於保民、好色好貨好勇、好世俗之樂、雪宮之游、沼上之觀。皆引之於與民同樂。此誘導之術也。以攘鷄喻戴盈之。以牧牛羊喻孔距心。由士師不能治士。引至四境之內不治。以譏齊王。此諷諭之法也。雖以善辨名。而與辨士遇。則亦有時而窮。如答淳于髡之問。前云子欲手援天下乎。已屬強辨。髡但云天下宜援未云援天下以手後云君子之所爲。衆人之所不識。則尤爲遁辭。度髡當日必有答辨之語。而孟子刪之也。又孟子平日雍容談論。誠有王如反手之概。及時窮勢迫。問以救急之策。則亦無甚嘉謀。惟引浮泛不切之語。取給一時。如滕文公言竭力事大不得免。而告以太王去邠。萬章問宋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而論以湯伐葛是也。所得者。雖取游說之法。而其旨則純夫仁義。雖處危急之秋。而所言仍不出夫正。此其所以異於諸子也。

西人言哲學者。門戶雖繁。要不出心物二派。釋氏之心相二宗亦然。孔子之學。傳於七十子。布於天下。四科八儒。區以別矣。要其歸宿。不出孟荀二派。孟子惟心。故法先王。道性善。主良知。述仁義。荀子惟物。故法後王。道性惡。主勸學。述禮樂。考漢代言毛詩者始於毛公。毛公。荀卿弟子。言魯詩者始於申公。申公受於浮丘

伯。浮丘伯即包丘子。荀卿門人。左傳傳於張蒼。蒼。荀卿弟子。穀梁春秋授於瑕丘江公。江公受於申公。申公。荀卿再傳弟子。二戴記多取荀子。而其學又同出於孟卿。孟卿故蘭陵人。蘭陵。荀卿所曾令者。則亦必爲荀卿之傳。即其不肖者若韓非、李斯。皆有超世之材。其門下之多才若此者。蓋荀子之教。在於力學。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善假於物也。若惟心之說。擴充良知。即爲堯舜。以孟子之才。而又有學以濟之。故能卓越千古。若其徒既無師之天資。而又不說學。附載於數十後車之中。濫分萬鍾之肥。以大恣哺啜。安能深造哉。故其門人無可稱述。雖然。孟子當時授受之盛。雖不及荀子。而其書之位置。實冠於儒家。迨宋儒取以配論語。遂廁於六經之次。言道學者奉爲圭臬。又非荀子所能企也。孟子爲宋學之宗。荀子爲漢學之祖。說相反而道實相成。合而一之。尼山之真乃出。太史公以孟荀並傳。其見卓矣。



詩  
經  
別  
論



## 《詩經別論》目錄

- |            |       |       |
|------------|-------|-------|
| 一、論孔子無刪詩之事 | …………… | (五一八) |
| 二、詩當以詞采為主  | …………… | (五二〇) |
| 三、序、傳、箋注之誤 | …………… | (五三〇) |
| 四、樂舞與戲劇    | …………… | (五四〇) |
| 五、詩亡而騷賦作   | …………… | (五四一) |
| 六、餘論       | …………… | (五四九) |

## 一、論孔子無刪詩之事

虞書。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作歌之始也。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言詩之始也。初民之時。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稱心而言。矢口而成。發于天籟之自然。而未協乎抑揚抗墜之音節。可謂之歌謠。不可謂之詩。詩者。古人用以合樂者也。呂氏春秋音初篇。燕燕往飛。始爲北音。候人兮猗。始爲南音。破斧之歌。始爲東音。今之三百篇。有燕燕、候人、破斧諸篇。乃知古人之爲詩。如今人之爲詞。按譜而填。其深通音律者可自創體格。如詞人之自度曲然。不協音律者。不得入于樂官之選。逸詩是也。史記言。詩經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爲三百五篇。非也。三百五篇。多重複而不合于禮義。而刪去之逸詩——引于傳記者。反多合于禮義。又孔子言誦詩三百。墨子非治孔學者。亦言誦詩三百。知刪詩者爲周之太師。取其合于音節。非取其合于禮義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知孔子祇正樂、頌。未嘗刪詩。而今之雅頌次第。上不與儀禮合。下不與楚莊所引之酌、桓、賚、

般合。則孔子所正之雅頌。後亦未嘗行也。刪詩之說。孔疏已非之。朱竹垞言之尤詳。今不贅。

詩與樂合。其利有一。其弊有二。清歌妙舞。佐以八音。娛耳蕩心。其樂祇且。此其利也。一唱再歎。音節不殊。如芣苢六聯。僅更五字。樛木三章。祇出六言。是謂重複。其弊一也。南山有台。北山有萊。何與邦家之基。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何與之子于歸。鴛鴦雖美。畢之羅之。則失其自由矣。有何福祿。蠡斯害苗。理宜捕滅。何以擬子孫之繁衍。是謂乖離。其弊二也。自齊、魯、韓、毛。腐儒接踵。既不知樂。復不能詩。以爲孔子所訂。無敢妄議。見詩首關雎。則以爲王化始于衽席。多方附會。以成其說。而輾轉反側之暱詞。反成爲正心誠意之至論矣。于關雎曰。后妃之德也。葛覃曰。后妃之本也。卷耳曰。后妃之志也。樛木曰。后妃逮下也。蠡斯曰。后妃子孫衆多也。桃夭曰。后妃所致也。兔置曰。后妃所化也。芣苢曰。后妃之美也。惟漢廣、汝墳。始及文王。周南十篇。出于后妃者八。是文王之政。全出房闈。而卷耳之詩。后妃直目所賢者爲懷人。其肆無忌憚。亦非解詩者所能曲諒矣。又以詩爲聖經。不敢議其文詞。于文詞之優美者。亦視爲釋氏之內典。以誦多爲貴。于是全部詩經。直同廢物。不能與蘇、李、曹、劉。把臂而入藝苑矣。



## 二、詩當以詞采為主

古之詩章。原以合樂。故當以聲律爲衡。今不合樂。則當以詞采爲主。余所選經文鈔。于詩之重複者去之。不合者汰之。約去其十之二三。而詩之精美者乃見。王船山曰。居嘗謂與天同道者。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適融而流。適結而止。其惟三百篇乎。過此以還。思必有津。筆必有徑。非獨至而不可至者也。可謂善言詩者矣。

紀事。詩之紀事。與史不同。史則直書其事。詩則寓有頌揚之意。以生民、公劉、七月、緜、大明、皇矣六篇爲著。生民前三章叙后稷之生。次三章言播殖之事。直是一篇本傳。惟後二章及于祭祀。以詩本爲尊祖配天而作也。思文一篇。即傳後贊語。王通謂詩爲史。此類是也。公劉六章。述開國之鴻猷。紀新都之形勝。宣上德而摠蓄念也。七月八章。言景物之遞變。述女心之傷悲。通下情而懷舊俗也。緜述太王之移都。而終之虞芮質成。大明、思齊。述王季、文王之遺德。而歸之于肆伐大商。前叙作屏菑翳之功。後論翦密伐崇之烈。而以雍容揄揚出之。凡此諸作。皆出于周公。八音

繁奏。五采相宣。未足以喻其妙也。

頌揚。商頌五篇。剛健其骨。婀娜其態。無以加矣。大雅則優而柔之。厭而飫之。文王在上。殷士膚敏。與思皇多士齊輝。文王有聲。維辟維翰。與翼子貽孫並著。而以於昭于天。豐水有芑。仰觀俯察以盡其神。棫樸、旱麓。繼以靈臺。昭作育之功。既醉、假樂。輔以卷阿。極太平之象。天保九如。詞意重複。而其氣彌道。其神彌永。雅中之頌也。周頌之詞。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烈文之不顯維德。蔚為理語之宗。時邁之懷柔百神。雖之燕及皇天。彌著天人之應。酌、桓、賚、般四篇。于武舞于執轡之中。具武功七德之義。言約而旨遠。實為詞林允師。而般之全章。虎變文炳。與商頌長發之小球、小共兩章。壯烈相等。可作華夏國歌。山輝川媚。不可多得也。魯亦有頌。其泮水、閔宮。雖極意鋪張。意欲上追九如。而真宰不存。味索然矣。

武功。文王之時。曰采薇、曰出車、曰杖杜。皆以征婦之思。寫征人之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謝玄賞之。王船山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善于取影。訓詁家不知領悟。謂婦方采芣而見歸師。旨趣索然矣。詩以優美為主非能作詩者不能知詩與訓詁家談詩如與棺中人談風月建旌旗。舉矛戟。車馬喧闐。凱樂競奏之下。倉

庚何能不驚飛而聞其啾啾。六軍在道。雖曰不擾。采蘩之婦。亦何事暴面于三軍之側耶。征人歸矣。度其婦方采蘩而聞婦師之凱旋。故遲遲之日。萋萋之草。鳥鳴之和。皆爲助喜。而南仲之功。震于閨閣。室家之欣幸。遙想其然。而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稱南仲。又影中取影。曲盡人情之極也。按以景言之。則采薇三篇。誠爲至上。若以情言之。則東山四章。尤爲盡致。首章娟娟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獨宿已苦在車下更苦言征夫之在車下。無異蠋之在桑野。其苦至矣。次章其果羸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耀宵行。寫獨居寂寥恐怖之狀。驚魂動魄。小膽臨房怯也。三章鶴鳴于垤。婦嘆于室。灑掃窮室。我征聿至。自我不見。于今三年。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三年惡夢。盡情以吐也。行役三年。婚姻阻隔。至此始行合卺之禮。零雨之濛。一變而爲熠熠之色。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縢。九十其儀。其望彌殷。其喜彌至矣。而隔牆之婦。久別之叙。同于新婚。則呼而謔之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喜之至也。若秦風小戎。爲國復仇。敵愾懷懷。出于婦人之口。則所謂巾幗有丈夫之氣者也。

農事。明農之詩。生民、七月。無以加矣。而小雅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頌有載芟一篇。皆追述播種之勤。與收穫之富。而終之以享祀。于省耕省斂之中。行勞

民勸相之實。不紀民風月令。故神味淵永不及七月。而駿發櫛比則不異生民。中華農立國。而周以農業開基。故能言之深深。達之豐豐也。

詩之關於燕饗者。小雅五篇爲首。鹿鳴。燕君臣嘉賓也。棠棣。燕兄弟也。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四牡。勞使臣之來。皇皇者華。君遣使臣。要之。皆燕詩也。傳言鹿見美食則相呼。以喻君召嘉賓之意。鄭樵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蘋。不識鹿則安知食蘋之趣。與呦呦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此天籟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萋蒿之趣也。按詠物必實見其物。引物必與其事有關。此作詩之通例也。鹿鳴之詩。以賓禮燕君臣。奏絲竹以娛其情。筐幣帛以將其意。又動以周行之示。俾盡其心之所欲言。厚之至也。四牡之詩。言王事靡盬者四。言豈不懷歸者三。勉其移孝作忠也。皇皇者華告使臣曰必咨于周。訪善曰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示之取于人以爲善也。棠棣之詩。先之以孔懷急難。次之以儷籩飲酒。而終之以妻子好合。一家之倫。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孔子恐遺其父母也。又補之曰。父母其順矣夫。天倫之樂。樂之和。不足以喻也。伐木三章。首言嚶鳴求友之意。次言諸父諸舅之速。終言鼓舞盡歡之情。人情之至也。蓼蕭、湛露。略分而言情。彤弓、采芣。錫貺而備物。君

臣之樂。不異于父子家人也。至頌弁三章。亦燕兄弟故舊之詩。而其卒章曰。如彼雨雪。先集爲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其詞雖工。其辭彌惻。可以觀世變矣。

詩之屬于譏刺者。以文王曰咨七章爲最早。亦以此爲最工。詩序謂爲召穆公刺厲王。非也。蓋文王出姜里之囚。周公承其意旨。作此以聲紂之罪也。蕩一章與此文不相類當爲瞻印或召旻之首章誤置于此首章言強禦掎克之在位。次章言流言寇攘之不息。三章著其怙然斂怨之狀。四章寫其酒酒呼號之聲。五章言國內之蝸蟻。覃及鬼方。六、七章言老成之遺棄。撥先本實。詞成廉悍。字挾風霜。懷乎其不可逼視也。

刺幽王之詩有直究王訥。以明其喪亂之由者。若節南山、正月、瞻印是也。有念故懷舊以伸其蹙國之痛者。若十月之交、召旻是也。皇父非小人說見後雨無正傷正大夫之離居。巧言述河麋之階亂。巷伯言譖人之梟張。皆意有所指。或出以委婉之詞。或極其憤慨之氣。有餘痛焉。小旻、小宛。具臨深履薄之思。大東、北山。陳賦役不均之隱。鷺弓之鳥。飛卑而鳴哀矣。小弁以父子之親。據家國之痛、桑梓之敬、毛裹之恩。尚有親親之意。非固哉高叟之所知也。

男女之事、房中之樂。性情之極也。婚姻之詩。車牽爲最。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愛

之深也。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親之至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和之極也。其次爲綢繆。女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士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士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女曰。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天下之至美也。古者三月廟見。始稱來歸。鄭風女曰鷄鳴。以士、女稱。蓋初婚而未見于廟也。明星有爛。弋鳧與雁。不留守燕昵之私。節情以復禮也。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申從一之義。叙婉孌之情也。可云佳耦矣。嫁女之作。首稱桃夭。王船山云。夭夭者桃之穉者也。桃花拱把以上。則液流蠶結。惟小樹弱枝。婀娜妍茂。爲可愛耳。而何彼穠矣兩章尤工。所謂居移氣、養移體也。迎婦之詞。應推匏有苦葉。古者霜降嫁女。冰泮殺昏。濟有深涉。則冰已泮矣。雖雖鳴雁。旭日始旦。叙景何其鮮也。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抒情何其至也。關雎亦新婚之詩。序以爲文。王后妃之事非首章風韻天然。二章以後。品斯下矣。古者婚不用樂而四章言鐘鼓樂之於古不合歸寧之作。莫如葛覃。其葉萋萋。其鳴喈喈。得體物之情。是刈是穫。言告言歸。得叙事之法。至于六禮不備。而行露有雀角之拒。白茅是誘。春女有感悅之詞。未見君子。怒如調飢。既見君子。不我遐棄。皆情至之作。不可增減者也。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朋友。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藉于詩。以人合者。

唱和之作。朋友多于夫婦。蓋夫婦以體合。朋友以文合也。儀禮夫婦牀合也。蒹葭白露。秋水伊人。何思之深也。空谷白駒。風雨鷄鳴。何情之篤也。傷亂則北風雨雪。携手同行。招隱則十畝桑間。行與子還。輔德則出谷遷喬。求其友聲。酬酢則投我木桃。報之瓊瑤。皆有至性存焉。然亦有凶終隙末者。谷風之恐懼置懷。安樂轉棄。尚未實指其人。若蘇公之于暴公。則明言其逝梁不入。視人罔極矣。

周、召而後。詩以宣王時爲極盛。如六月之叙尹吉甫。雍容儒將。不戰而屈人之兵。采芑之叙方叔。陳師鞠旅。嚴陣以挫敵之勢。非杜甫之前後出塞所能企也。江漢之叙召虎。式辟四方。至于南海。常武之叙皇父。山苞川流。雷震霆怒。皆以黃鍾大呂之音。寫熊咆虎哮之狀。非韓愈之平淮西碑所敢望也。雲漢八章。序云。仍叔美宣王也。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卒復豐鎬之業。畏天勤民。衷情若揭矣。鴻雁三章。劬勞於野。其究安宅。痛定思痛。喜極而悲。如聞其聲矣。車攻、吉日。田獵之詩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顏之推愛之。善其整以暇也。無羊。考牧也。王漁洋云。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餼。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史道碩、戴嵩不能畫也。此詩末牧人乃夢一章不通斯干。宣王考室也。竹苞。松茂。西南其戶。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已曲盡室內外之情狀矣。其三章曰。如跋斯翼。如天

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其四章曰。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嘒嘒其冥。極藻繪之工。具飛動之象。魯靈光殿所未有也。贈行之作。有崧高、烝民、韓奕三篇。崧高言宣王優崇舅氏之情。韓奕言韓侯尊榮光寵之狀。而出之以淵雅。有瀟灑絕塵之致。烝民之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曰。柔嘉惟則。令儀令色。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則直以聖賢之訓。爲揚扞之詞。過于洞庭張樂地。大江流日夜遠矣。鶴鳴二章。序以爲誨宣王之詩。朱子曰。作者不知主名。然必陳善納誨之詞也。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掩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惟蘄。言美中有惡也。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言惡可以助善也。斯又不言道而道在其中矣。

風詩之有衛風。猶賦之有楚騷、詞之有南唐。其言德之美者莫如淇奧。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竹比君子。識在王子猷之先矣。大學釋之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次章言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美君子之容。三章言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美君子之德。以詩義言義理。非腐儒所能夢見也。詠容之美者



如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惟妙惟肖。絕世無儔。次章言其入朝之容。朱幘鑣鑣。翟茀以朝。三章言其初來之時。葭莢揭揭。庶姜孽孽。盡美盡善。宋玉之高唐、曹植之洛神。不能得其恍惚也。言服飾之美者。無如君子偕老此詩唯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爲刺宣姜餘均就一設想中之美婦人描述之中副笄六珈。如山如河之莊嚴法相也。玉璫象揅。蒙彼縟絺。鬢髮如雲。揚且之顏。春客雅貌也。天猶言天人。帝猶言帝子增字解經訓詁家所忌惟詩就句就韻有時必增減方通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者。言天人、帝子胡然降此世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明其爲國色也。餘如邶之柏舟。傷仁人之遇。鄘之柏舟。著烈女之操。綠衣、終風、日月。皆莊姜怨憤之詞。而燕燕之送戴媽。情懷尤篤。泉水、竹竿、河廣。皆嫁女思歸之作。河廣之事稍異而載馳之傷故國。疢疾尤深。同一思婦也。擊鼓死生契闊之言。要之於生前。伯兮蓬首護草之憤。念之于別後。同一孤臣也。簡兮之執籥秉翟。方將萬舞。北門之室人交謫。王事一埤。作者各從其志也。左傳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讀者各適其情也。狄滅衛。衛遷于楚丘。營立宮室。避難苟全也。而楚丘之詩。上規瓜綿。下擬新宮。善頌善禱。傳所謂衛國忘亡也。言情之詩。有獨絕千古者。則邶之谷風、衛之氓二篇是也。谷風首二章。同甘苦。共生死。結偕老之約矣。

旋爲薄情之夫所棄。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優柔不迫。有深痛焉。三章以涇渭之清濁。形悲歡之異趣。堂前轉燭。山下靡蕪。不能過也。四章言就淺就深之苦。五章言既生既育之情。匍匐救喪。比予于毒。何其哀也。六章御冬御窮。有洸有潰。是血是淚。不能辨矣。氓之蚩蚩。僞寶絲以求歡。要以行媒。則憤而即去。期以秋月。則久而不來。涉淇之哀音。塊垣之泣望。掬肺肝相示。指天日明衷。淇水湯湯。漸車帷裳。不用禮聘。而反以賄遷。女非不悟。蓋先已失身。不能自拔也。初昏之時。廉恥未泯。遽強其爲非禮之行。招遙過市。女與士耽。萬人指目。欲拒不能。何其褻也。三歲食貧。夙興夜寐。以其匱資之豐。加以織紵之勤。遂得小康。而華年已過。狼子野心。厭故取新。旦旦信誓。成爲截截論言。截截即喋喋論即欺騙之本字淇水有岸。而身如舟流。不知所屆。傷之至也。怨之深也。此其傷與谷風同。而其詞尤工。然讀谷風之詩。行道皆爲扼腕。而察氓蚩之情。兄弟且啞其笑者。何也。始不以正故也。朱子謂立身一敗。萬事瓦裂。信哉。

## 三、序、傳、箋注之誤

詩序之訟相持者千年。毛傳以爲出于子夏。欲藉其勢以自立也。詩本無題目。後人擬議爲之。如郭茂倩之樂府解題、近人之宋詩紀事皆非同擊其事也。即使子夏爲之。何可徵信。况未必是乎。其最不通者。如鵲巢言德如鵲鳩。則可以配人君子。羔羊言在位化文王之政。德如羔羊。鵲鳩、羔羊。有何盛德。而以爲夫人、大夫之模範。設有好賢之主。以經術治國。爵羔羊以大夫。策鵲鳩爲夫人。豈不笑人乎。笙詩六篇。有詞無詞。誠不可知。而序者就其題目。望文生義。如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而詩云崧高惟嶽。峻極于天。其高于崇丘遠甚。何不云萬物之高極于天。而以爲頌申伯之詩乎。華黍言時和歲豐。宜黍稷也。而蓼莪之目與此同。何不云土地肥沃。最宜蓼莪。而以爲孝子不得終養乎。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則力田服賈。孝養父母。以致面目黧黑者。爲不孝之子矣。且幽后亦有白華。何不以爲后妃之潔白乎。由庚。萬物得由其道。由儀。萬物各得其儀。誤與此同。南陔陔字難識。改陔作戒。爲孝子相戒以養。則求一不通之名而不可得矣。然序文亦有善于史記者。如正考甫佐戴武宣。宣公之弟

穆公始入春秋。隱公二年卒。繼之殤、莊、閔、桓四公方至襄公。爲時八十餘年。而史記言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作商頌以美之。謬至于此。序獨謂戴公時。禮樂廢壞。正考甫得商頌定于周太師。以那爲首。可云信史。于魯頌亦云史克所作。可糾班氏之誤。證閔宮奚斯所作。爲作廟而非作詩。是又不可一概論也。詩、歌、聲、律之別。虞書已言之矣。引詩而歌。因歌而成聲。節聲以協律。雖有相通之道。然其本義不可混也。孔子言。鄭聲淫。樂記言。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淫亂者。其聲也。非詩也。朱子遂以鄭、衛爲淫詩。同時陳傅良已疑之。謂以城闕爲偷期之所。彤管爲淫奔之具。竊所未安。由不知聲與詩之別也。詩者言志之詞。音者歌之腔調。調高者其聲淫。短促而尖刻。刺激性重。如今之梆子腔以胡絃合音調卑者其聲和。嗶緩而平滯。無甚刺激性。如今之崑曲以笛和聲刺激性重者深入心脾。所謂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也。刺激性輕者。適可而止。所以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也。且淫者非僅鄭、衛。子夏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要之音志不純。亦非僅四國已也。至聲之貞淫。則全與詩無涉。如梆子腔多正戲崑曲多邪戲詩之貞淫。又與作者無涉。如屈原忠臣好言美人梁帝高僧善語香奩自朱子以聲混詩。而詩遂多有不可讀者矣。言漢學者遂以朱子爲誨淫。則又非也。鄭君釋草蟲。以亦既觀止爲男女

構精。且以爲新婦自言。意極穢褻。朱子不如是之甚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注謂周姜爲太王之妃。大任爲王季之配。姑在下而稱婦。婦在上而稱母。是姑其婦而婦其姑矣。果如此當云思齊大姜王季之母思媚大任京室之婦方合蓋文王先配姜氏。不永其年。又繼配太姒也。詩。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大邦有子。俔天之妹。傳讀俔爲罄。不可解。或謂俔即見字。言大邦之子。即天之妹。天烏有妹以嫁文王。誣極矣。俔。國名也。天猶言君。釋詁。林、烝、天、帝。君也。俔君氏姜。此爲其妹。猶衛風言莊姜爲東宮之妹也。詩云不顯。有訓爲顯者。亦有訓爲真不顯者。此訓爲真不顯。謂文王造舟爲梁。親迎姜氏于渭。而姜不永其年也。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謂文王繼配有莘氏之長女而生武王也。或謂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伯邑考未聞有過失何由而廢意伯邑爲周姜所生母死無寵故立武王然此無佐證太姒嗣徽音者。即嗣其姑與文王之前妻也。又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十亂臣中有一婦人。或謂爲文母。然子不可以臣母也。或謂爲邑姜。然妻不可以干政也。古者亡人之國。多用女戎。如妹喜、褒姒、西施之流。不一而足。文王困于羑里。散宜生得有莘氏之美女以獻于紂。紂釋文王而賜以鈇鉞。使得專征。由此滅四鄰國。周遂拓地千里。太姒故有莘氏之長女美者。或其娣姪。蓋捨身以

成周之業者。故列于十功臣之中。書曰。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豈虛譽哉。詩。履帝武敏歆。史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而踐之。身動成孕。及期而生子。名之曰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謂有娥之女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大卵。取而吞之。孕而生契。蓋草昧之時。男女無別。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故詩言棄、契。皆不夫而孕。無父而生。帝王之起。莫不異其所出。劉邦有父。猶云皇媪與龍交而生。况不知所出乎。元阿蘭之光明耀腹。清天女之朱果入衣。皆此類也。後之儒者。必欲于無稽之言求其實事。以玄鳥爲祀高禘之期。以履武爲履帝嚳之迹。因取帝嚳以夫嫄、狄。而有元妃、次妃之稱。可謂苦心衛聖矣。王充論衡。謂燕遺之卵。祇能生燕。烏能生敷教之徒。王船山又證以生理學。謂生育之事。須由陰道交合。吞入之卵。入腸成糞。安能產兒。其論雖工。非詩人之意也。以詩證之。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是有娥之將。在禹治水成功之後。則契之生年。當下于啓甚遠。而謂其爲嚳子。又誣之甚者也。帝嚳先于堯十世並非堯之先人堯爲伊耆氏之後舜爲顓頊裔孫虞幕之後禹爲少皞裔孫昧之後稷契皆由蒼頭特起五帝並非同宗契與禹稷同命爲追紀非同時余另有辨見所著六藝論衡奸生棄兒之事。自古有之。鬥伯比淫鄭子之女而生子文。鄭夫人棄之夢中。姜嫄棄子。或亦此旨。棄之平林。伐平林者收養之。幼而岐嶷。長爲農師。播時百

穀。粒我烝民。好事者因爲牛字鳥覆之說。以神其事。其定姓爲姬。或用古人吹律定姓之法。或即從收養者之姓。均不可知。周人創郊禘之禮。記者因推之于虞、夏、商。而記與國語所載不同。其爲無當一也。記云。周人禘饗而郊稷。禘者。祀于明堂以配上帝也。孝經云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知記言帝饗之誣矣。詩叙文王之生曰。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叙武王之生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皆父母並列。饗果爲稷父。大雅、魯頌。何惡于饗而去之耶。

虞、芮質成。文王稱王。大雅文王篇序云。文王受命作周。是也。首章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所謂新命。即易西伯而爲王號也。文王稱王。仍未與商絕。詩人或易辭以別之。如王命南仲。王。文王也。自天子所。天子。謂紂也。王崩有謚號。而追王者無之。文王有謚。而太王、王季無有。中庸言追王太王、王季。不言文王。以文固王也。詩。維彼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注謂二國爲夏、商。四國爲四方之國。非也。當時東方大國。商、奄並稱。左傳云。蒲姑、商、奄。又云。因商、奄之民。孟子言誅紂伐奄。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又。成王既踐奄。遷其君于蒲姑。多方。王來自奄。至于宗周。當時奄之位置與商相伯仲。二國即商、奄也。四

國者。耆、密、邗、崇也。上帝憎之。故文王伐之也。史記。文王受命。虞芮質成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言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耆書作黎注者或以爲上黨之黎按上黨之黎在太行之下文王師未逾孟津安能伐之非是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而西伯崩。四國皆西周之鄰。卧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而崇地之雄。又文王欲取爲卧榻者。如紀之與齊。不能兩存者也。崇侯之譖文王。猶紀侯之譖齊哀。皆不得已之事。崇譖而文王囚。紀譖而哀侯烹。文王之必得崇。猶齊桓之必得紀。而崇之守甚固。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衝蒹葭。崇墉仡仡。九天九地之難。無以逾也。衝即衝車馳以破城猶今之坦克車誰謂雀無角。誰謂鼠無牙。雀本無角。鼠則有牙。而詞語平列。非雀有角。即鼠無牙矣。董子曰。予之齒者去其角。說者以牛無上齒釋之。無上齒不能謂之無齒也。王安石堅以爲牛無齒、鼠無牙。王莘老至牽一牛以質之。安石始無言。且牛、羊皆角物也。羊上下齒均有。又何說焉。蓋角、味古同音。角爲味之假借字。味。尖嘴也。可以啄人。去其角。謂有齒之物可以嚙人者。則去其尖嘴也。王船山云。誰謂雀無角？設爲男子之詞。言誰謂雀無味乎。無味則何以穿我茅屋也。誰謂女與我無室家之道乎。如我非女之夫家。何以速女子于獄也。女應之曰。爾即速我于獄。而室家之禮實不充足。



言其六禮未備也。下章云。雖速我訟。亦不汝從。則拒之深矣。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注謂螟蛉無子。取蜾蠃之子以爲子。祝曰。類我。類我。七日而螟蛉子化爲蜾蠃。非也。王船山曰。蜾蠃自有子。蜾蠃強而螟蛉弱。蜾蠃生子。取螟蛉之子以爲糧。七日之後。蜾蠃子大。而螟蛉子不見。因爲螟蛉子化爲蜾蠃也。詩人之意。欲友人教誨其子。使與己同。毋爲異類所侵蝕。強種待時也。下章。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注謂桑扈不竊脂而啄粟。爲窮困之徵。填寡受屈。宜向所司伸理。亦非也。桑扈指在位者之隸。率場啄粟。謂走隸之比屋箕斂。詩言我輩填寡之人。不滿伊人之慾海。入獄入岸。固其宜也。人無可告。惟有訴之鬼神。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忠厚之至也。終之曰。如臨于谷。如集于木。憂危慮患之念深矣。

十月之詩。言皇父者三。曰。皇父卿士。曰。抑此皇父。豈曰不時。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節南山之詩。言尹氏者三。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說者遂以皇父。師尹爲亡周之兩巨奸。非也。常武之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太師皇父。釋者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命卿士爲大將。以惠南國。其人爲誰。則以南仲爲太祖之太師皇父也。皇父闕如虓虎。

仍執醜虜。截彼淮浦。徐方來庭。功無與尚。當幽王時。爲國之元老。國人以其身爲安危者也。周之官。以太師爲最尊。以皇父爲最重。皇父卿士。其下皆賢臣。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楛維師氏。家伯蓋即家父之宗主。蹶即孔武蹶父。皆宣王所用以貽子孫者也。豔妻煽方處。處。位也。褒姒干政。變亂諸賢所居之方位也。皇父爲先王時重臣。勳德冠世。使屹然不動。官妾亦何能爲。乃遠權畏害。奉身以退。而群賢不能安其位矣。所謂徹我墻屋。田卒汙萊也。曰予不戕。禮則然矣者。皇父謂言不見用。禮當引去。非有害于國。而不知其害之深也。皇父孔聖。聖者。通也。謂年雖老。而神明不衰也。作都于向。向者。皇父私邑。王應麟以爲猶趙鞅之據晉陽、董卓之保郿塢。非也。皇父去位。當時必有爲王留行者。皇父毅然自還其居。三有事。即番、允、家伯之流。褰裳同往。朝廷爲之一空。所謂不憚遺一老。俾守我王也。擇有車馬。以居組向。言三事大夫。皆自以其車馬隨皇父遷向也。皇父既去。尹氏即襲太師之任。尹氏蓋即尹吉甫。所謂文武吉甫、萬邦惟憲者也。至是尸位求容。如漢之胡廣、趙戒然。家父作誦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于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深責之也。皇父之枉屈。阮元辨而未暢。余稍爲申之。

刺詩之作。發于厲王。然厲王無女色之好。無游畋之荒。亦未嘗殺一士大夫。其不德者。惟聚財與監謗耳。大雅民勞序云。召穆公刺厲王也。板序云。凡伯刺厲王也。蕩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蕩之非刺厲王。前已言之矣。抑之自警。似與厲王無涉。厲王時衛武年尚少詩亦無刺厲王意民勞言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又言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板詩言我雖異事。及爾同僚。安得以爲刺王之作乎。朱子以爲責僚友。是也。且厲王之立。已非弱小。居位三十七年。必五十以上。而板詩言。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則凡伯必長于厲王。又云。匪我言耄。必年近七十矣。經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年。而又作瞻卬、召旻以刺幽王。則凡伯不且百三四十歲乎。此尤絕不可通者也。桑柔之詩。似流彘之後。芮伯不平而作者。曰。我生不辰。逢天俾怒。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曰。民之罔極。職涼善背。曰。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無一語及于王。似其時有煽動民叛者。不欲實指其人。以詩抒憤耳。厲之流彘。乃周之不幸。非必有紂。幽之惡也。邶風靜女序云。刺時也。夫人無德。齊風猗嗟序云。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公有威儀技藝。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人以爲齊侯之子焉。唐風葛生序云。刺晉獻公也。按三詩無刺意。貽我彤官。管者。簫笛。詩所謂嘒嘒管聲也。彤者。赤色。言赤色之簫。笛也。靜女善樂。

故以管相貽。其曰彤管。猶言瓊簫玉笛。注者或謂爲寫書之簡。或以爲淫奔之具。皆大誤也。猗嗟三章。王船山以爲歡新婿之詩。莊公美儀容。公羊傳已言之。技藝之美。左傳已言之。甥。婿也。言如此之人。信可爲吾國之婿也。而說者以爲爲齊侯之子辯誣。可謂自誣矣。葛生三章。嚴粲以爲悼亡詩。予美亡此。作予亡此美讀可也。春秋固有褒貶。而爲褒貶者不過十之二三。詩固有美刺。而非美刺者居十之七八。而序詩者必謂非美即刺。泥序以言詩。猶扣槃捫燭以索日也。

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按周南、召南。皆南音之詩。與文王后妃無與。惟召南何彼穠矣頌美王姬。然亦詩人所作。譜以南音。無王者、諸侯之別也。古者簡策繁重。篇卷不能過多。南詩二十四篇。故分爲二。題名周、召以資識別。衛詩三十九篇。故分爲三卷。以邶、鄘、衛分題。非有存亡繼絕之旨。此說經之家無義而更生義也。至蘇子瞻謂魏之與唐、檜之與鄭。與此同例。則又非也。檜與鄭詩不相次。魏與唐雖相次。然季札觀周樂。爲之歌周南、召南。爲之歌邶、鄘、魏。歌辭贊語。俱無分別。而爲之歌魏。則曰。美哉泂泂乎。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則明爲二國。不可合也。

## 四、樂舞與戲劇

古者歌以象德。舞以象功。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樂舞亡矣。其流爲元、明人之雜劇。在堂上者移之廳左。爲音樂部。在堂下者登之堂上。爲劇舞場。劇之套數。古謂之成。今謂之齣。傳奇四十齣。不及此數者謂之雜劇。大武之樂。始而北出。爲第一齣。再成而滅商。爲第二齣。三成而南。爲第三齣。四成而南國是疆。爲第四齣。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爲第五齣。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爲第六齣。齣之幕數。多寡不等。首齣北出。爲觀政于商之事。記言武之備戒之已久。今劇之所謂人馬齊備也。備之已久。不遽開兵。悲歌慷慨。聲淫及商。詠歎淫液。不能自己。蓋武王伐商。非諸侯所願。所謂病不得其衆。恐不逮事也。次幕則鐵騎齊出。稱干比戈。前歌後舞。擁出新王。記所謂總幹而山立。武王之事也。旁出老將。白髮武裝。縱橫舞蹈。氣如鷹揚。舞畢。致右憲左。非武坐所謂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三幕爲觀政之事。四幕爲還師之事。周本紀言孟津之會。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似伐紂之事。動于諸侯。而記言武王之起。病不得其衆。蓋史侈功德。

而樂紀實象也。再成而伐商。第一幕有小將八人。夾大將四人。載旆秉鉞。分擊四方。所謂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次幕則周公、太公。擁鉞秉麾。分道而出。及商都而止。所謂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三幕則牧野之戰。四幕則入商之舉。而再成畢矣。以後四成。記未有言。以意推之。大約三成爲薊、祝、陳、杞之封。釋囚返政之事。事畢而南。故曰三成而南也。四成則在濟河之後。散馬放牛。虎賁脫劍。散軍郊射。而南國是疆。行乎其中矣。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太公退席。周、召分治。裨冕搢笏。論道講藝。所謂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則祀于明堂。養三老五更于太學。所謂周道四達。武之遲久也。後唐太宗之七德舞形容擒王世充竇建德之事與此略同。

## 五、詩亡而騷賦作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直以春秋繼詩。然詩爲詞章。春秋爲史。雖中有相通之處。但以七略、四部言之。區以別矣。東遷以後。風、雅道絕。燕享賦詩。間有短章。難施諷誦。直至楚國淪胥。孤臣屈原。始發憤作爲騷、賦。以續風、

雅。淮南子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離騷兼之。班固亦云。賦者。古詩之流也。周代太史陳詩。不錄楚風。然周南之漢廣、江水。召南之江汜、江沱。實爲楚地。垂七百年。而楚果出騷、賦。以繼三百篇之統。斯亦奇矣。漢志詩賦略。屈原賦二十五篇。計九歌十一篇、離騷、卜居、遠遊、漁父、天問各一篇、九章九篇。是離騷者。屈賦之一篇。自昭明誤讀史記。而所編文選。以詩次賦。以騷次詩。于是二十五篇之賦。通名爲騷。而謂離騷爲離騷經。詩、賦與騷。竟成三體。蓋不讀漢志之過也。今依漢志。通名爲賦。史公謂與日月爭光。劉勰味其文詞。謂較之風、雅。有四同四異。王船山氏論其環境。謂得江山光怪之氣。出生入死。上震天地。已極其蘊矣。惟是史記本傳。獵其文詞。不核其時事。時事不明。則原之志節終不可見。志節不見。則其文之旨趣不明。於是下者以之與說難、孤憤並論。稍上者則與惜誓、招隱、哀時命等稱。鷄、鴻已翔于寥闊。而羅者猶視于藪澤。亦可悲矣。近代學者或頗以年事相比。多未符合。惟長沙曹耀湘氏所撰讀騷論世。按據史記、國策。證以楚辭。謂屈子有見用之時、有疏遯之時、有再用之時、有放流之時、有南遷自沈之時。作屈子編年、屈原列傳辨證、諸家叙贊辨證三篇。較爲徵實。今據以爲本。參以鄙見。爲表於次。

周顯王十四年丙寅。楚宣王良夫十五年正月庚寅。屈原生。上距孔子卒百二十四年。

原之生以寅年寅月寅日。騷云。攝提貞于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自奇其生辰也。清江寧陳暘屈子生卒年月考云。以甄鸞五經算術所載周曆法。自楚懷以前上推威王九年庚寅。及宣王十五年丙寅。此二年中建寅之月。皆無庚寅之日。惟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建寅之月己巳朔。庚寅爲月之二十二日。屈子蓋以是年生。劉師培古曆管窺。與陳氏同。惟以庚午爲正月朔。庚寅爲二十二日。據此則曹氏所考。當推下十二年。按置閏之法。左傳謂在歲終。清儒謂置閏而閏。閏法一更。則日星易位。且列國用曆亦不一致。如晉用夏曆是若推下十二年。則屈原方逾弱冠。即膺顯仕。恐非事實。今一以曹氏爲準。餘說不取。

懷王六年。屈原三十三歲。戰國楚最强。懷王初政清明。任用親賢。原爲左徒。如今祕書蓋在此後數年之間。

懷王十一年。原三十八歲。是歲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爲從長。秦固守函谷關。不勝而還。列傳。上官大夫靳尚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按此小兒之見。平之見疏。未必由此。蓋平入則與王圖議國事。出則應對諸侯。如今外交官之職。國家之所倚以盛衰者也。是時楚



地之廣倍于秦。而所領上庸、漢中諸地。扼秦、蜀之咽喉。巫、黔中諸地。拊蜀之肩背。楚如合齊以善韓。囚秦于關中。則足以制秦之死命。而楚有磐石之固矣。此原之本謀也。靳尚受秦金。與張儀聯合。爲秦反間。因攻關不勝。遂進讒言。懷王惑之。始疏屈原。疏者不用其言。非遽罷其官也。曹氏以爲罷原左徒出爲三閭大夫三閭爲邑名官大於左徒陽尊之而陰抑之非也屈昭景三族爲楚宗室漁父謂屈原爲三閭大夫猶言宗室大夫也非官名原自疏散之後。閒游都邑。作九歌十一篇。史記謂原于是時作離騷。非也。離騷詞中有國破君危之痛。此尚非其時也。原與懷王情誼甚篤。偶一疏遠。遽爲懟詞。此悻悻小丈夫之所爲。原不如此。東皇、太一等神。原非命祀。歌辭亦遊戲之中。雜以感懷。如李白之天姥吟、遠別離等。非祝辭也。

楚懷王十六年。屈原四十三歲。是歲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命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貪而信讒。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病不見。懷王曰。儀以爲吾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符而合于秦。秦齊交合。儀乃起謂楚使曰。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六里。楚使曰。使聞六百里。不聞六里。歸報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十七年。戰于丹、淅。秦大敗楚師。斬首八萬。虜楚將屈

勺。遂取楚之漢中地。楚之弱自此始。絕齊之事。陳軫諫而原無言者。蓋原已見疏。不復在位也。懷王乃悉發國中兵。深入擊秦。戰于藍田。楚軍大敗。韓、魏聞之。南襲楚。楚乃引兵歸。懷王悔悟。復用屈原使于齊。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亡形見矣。十八年。秦懼齊、楚之合也。願割漢中之地予楚以和。懷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復如楚。賂靳尚與寵姬鄭袖。懷王復釋張儀。史記是時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于齊按使臣國之司命何云不復在位蓋不在位者十六年前之事十七年楚受秦大創之後復起用原從原連齊之策復使于齊齊王因受宋遺之辱怒不救楚然原尚在齊齊感其忠義有復楚交絕秦歡之意秦懼其成故願割漢中地與楚以和也不然則秦已大勝楚得漢中地無故而捐地與楚而張儀願捨身以存漢中何爲乎原自齊返而儀已行矣。急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儀不及。是歲。秦惠文王卒。楚禍少紓。而屈原連齊之策已成。十九年。張儀去秦。死于魏。諸侯復合從。齊湣爲從長。遺書與懷王。懷王許之。遂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秦武王即位。逐張儀。諸侯復合從。楚無秦禍者四年。原之策也。

懷王二十四年。屈原五十一歲。秦昭王初立。厚賂求婚于楚。是年楚往送婦。史記誤送婦爲迎婦。背齊而合秦。當時從橫之說。紛紛無定。縱則合齊。橫則合秦。屈原主合齊。而靳尚之徒則主合秦。必曰。秦惠王死。其子武王我之自出。武王即位四年。秦、

楚不構兵。非原之謀。姻戚之效也。今秦王昭王新立。不如釋怨締姻。合秦爲便。必且造作謗議。誣原不忠。懷王惑于讒言。疑忌屈原。而背齊合秦之謀乃定矣。時秦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不聽。入與秦昭王盟于黃棘。懷王果安全而歸。秦復與楚上庸。讒人之勢益張。誣謗原愈甚。王於是流原于漢北。永不復用矣。離騷之作。蓋于是時。騷經曰。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又曰。羌中道而改路。指此事也。哀郢篇曰。方仲春而東遷。曰。甲之朝吾以行。則原流放之月日也。曰。遵江夏以流亡。曰。過夏首而西浮。則原被流放而行。沿江東下。沂漢而北也。曰。至今九年而不復。則被放之年以至于自沈之年也。九章作于將歿之日。哀郢一篇。追述此數年之事。

楚懷王二十六年。屈原年五十三歲。是年齊、韓、魏共伐楚。以楚負從即秦也。楚使太子橫入質于秦以求救。秦遣兵救楚。三國兵引去。國勢已弱。質子求救。哀郢篇所謂被以不慈之僞名也。二十七年。楚太子自秦亡歸。卜居篇云。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蓋作于是年。二十八年。秦與韓、魏、齊共攻楚。大敗楚軍。殺其將唐昧。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斬首三萬。殺其將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于齊以求救。原放流眷顧。不忘宗國。顏色枯槁。形容憔悴。遠遊篇、漁父篇蓋作于此時。漁

父歌滄浪之詩。知其在漢北也。漁父篇有寧赴常流之語文選作湘流誤三十年。秦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欲與楚王會武關。懷王見秦書。患之。欲往。恐見欺。昭唯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歡心。秦昭王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關留楚王。要以割地。史稱懷王西至咸陽朝章臺不與均禮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楚大臣患之。謀更立君。昭唯乃赴齊。說湣王歸楚太子橫。橫立。是爲頃襄王。屈原大痛。作天問。天問者。問天也。人窮則反本也。頃襄元年。秦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十六城以去。頃襄二年。楚懷王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從間道走趙。趙不納。復之秦。懷王悲憤發病。逾年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憐之。若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懷王之困于秦也。楚人欲立子蘭。未及行。而昭唯返太子橫于齊。橫立。以子蘭爲讓己。因以之爲令尹。懷王西行。子蘭勸之。懷王若歸。必罪子蘭。頃襄王亦懼王歸奪己君位。故皆不欲王返。獨原有返君興國之心。不釋于懷。雖放流不忘故君。而漢北之地。與武關相接。故頃襄、子蘭欲遷原于江南。以斷其往來之路。是時尚未知懷王之死也。遂放原于江南。秦人歸懷王喪。楚君臣知之。逐臣未必遽知也。故原不即死。直至長沙。始聞其事。而原之望絕矣。由是以一死殉君國。

頃襄王四年。屈原年六十一歲。正月。原遷江南。四月至長沙。五月自沉于汨羅。原賦以九章爲最後。將死之時。追紀其始末也。其初遷蓋在冬之末。春之初。涉江篇云。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言南遷之初。寒氣未解也。曰。乘舸船余上沅。曰。朝發狂渚兮。夕宿辰陽。曰。入溱浦余儻徊兮。迷不知吾之所之。則由沅入湘之途徑也。抽思、懷沙二篇。皆言孟夏。蓋至湘所作。原之死于汨羅。以五月五日。懷沙篇。其絕命之辭也。屈原身爲宗臣。與國家同休戚生死。非游說之流。其與懷王。曾備侍從。爲肺腑。預謀大計。非疏逖小臣之比。故雖放流睠顧。繫心懷王。史所謂其存君興國。而欲反復之。一篇之中。三致意也。無如頃襄乘危篡國。子蘭叛父圖榮。故卒不可以返。懷王生而屈原猶有所冀。懷王死而屈原不得不死矣。所謂從容就義。非慷慨捐生者比也。

史記屈原傳末云。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明不用賢則亡之義也。考之楚世家。懷王卒後。秦、楚絕。頃襄王六年。復謀與秦平。七年。迎婦于秦。十四年。秦、楚會于宛。結和親。十九年。秦伐楚。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拔鄢西陵。二十一年。秦拔郢。燒夷陵。頃襄王亡走陳。二十二年。秦拔巫、黔中。二十三年。頃襄王收東地兵十餘萬拒秦。二十七年。復與秦平。以太子爲質。二十八年。太

子自秦歸。頃襄王卒。太子立。是爲考烈王。春申君黃歇爲相。考烈王元年。納地于秦以平。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于鉅陽。十二年。秦昭王卒。春申君弔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子政立。二十二年。楚與諸侯共伐秦。不利。楚徙都于壽春。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得立。十年卒。母弟哀王代立。一月餘。哀王庶兄負芻殺哀王自立。負芻二年。秦大破楚軍。四年。秦破楚軍。殺將項燕。五年。秦虜負芻。楚亡。自屈子歿後至于楚亡。凡七十有二年。

## 六、餘論

自屈、宋創賦體。同時荀卿亦作詠物數篇。而賦遂代詩以興。兩都賦序云。自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及武、宣之世。乃尊禮官。考文章、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吾邱壽王、東方朔、王褒、枚乘、劉向之徒。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倪寬、孔臧、董仲舒、劉德、蕭望之等。又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後嗣。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輯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煥焉與三代同風。固以賦

承三百篇之統也。詩原有比興賦三體賦者鋪陳其事而直言之故雅頌多賦體賦與雅頌同聲故以賦爲名詩之美者。李、蘇贈別之作。出于結髮從軍之武人。團扇則出于失寵之妃妾。古詩十九首。則出于不知姓名之文人。蓋詞臣以賦爲本位。不屑于此也。東京而後。班固、張衡京、都諸賦。炳靈震耀。而所作詠史、怨篇。短促鄙陋。以重賦輕詩之故也。惟秦、徐夫婦。詩有可觀。以其位不顯也。終兩漢之世。詩爲賦之附庸。直至曹子建出。始排黜百家。上薄風騷。旗鼓始振。作者競起。川騰雲湧。由是詩遂與賦方軌並進。以至于隋。迨唐群賢拔起。超軼絕塵。於是詩遂復冕旒之位。而律賦與試帖詩遂退居臣妾之職矣。

史稱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復于韶武之音。詩固樂章也。自漢以後。作者不必合于律呂。故別爲樂府。在上若郊祀、房中之雄壯。在下若日出東南隅之佳麗、飲馬長城窟之悲哀。皆足與蘇、李古詩相頡頏。而廬江府吏爲古今第一長詩。深情婉轉。又獨一無二矣。至唐代樂府之作。又不合律。與詩無殊。惟五、七絕之樂府可被之管絃。至晚唐又不可歌。于是取長短句之詩以爲詞。五代唐、蜀。其流益廣。其辭甚工。至宋倚聲之詞。遂與詩抗。文人幾無不知音者。宋末之詞。又不能盡入樂。而元曲代興。賦生于三百篇。詞生于唐詩。曲又生于詞。皆韻文也。四者雖有升降之殊。而各

有獨至之處。四庫全書不收曲劇。蓋以其俗而不雅、去古逾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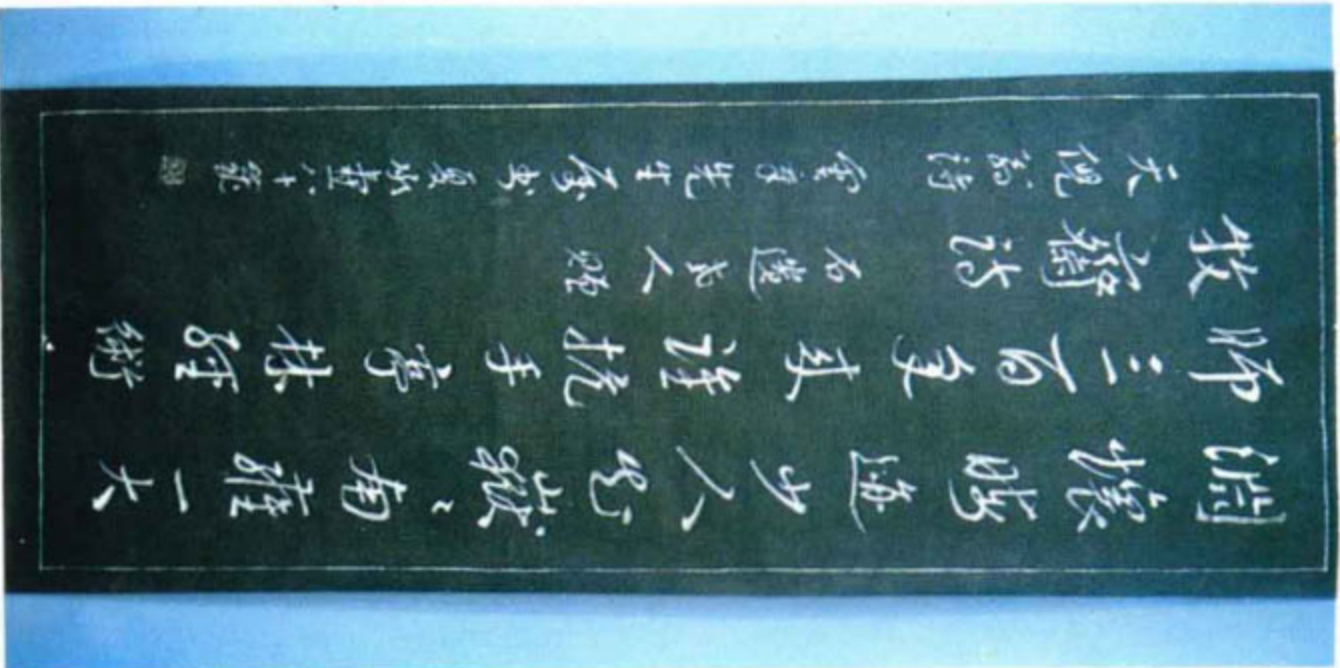


陳天復先生遺著

曹氏問學遺稿

乙亥秦孝儀題





紀念堂之衍七  
碑刻陳者句  
堂一贈言絕  
燾首承夏字。



紀念堂碑刻之二：  
此係從湖南圖書館收藏張舜徽著《舊學輯存》中之《鄉賢手親炙錄》大擴稿石。



作者長沙私宅內之紀念堂

通史叙例



## 序

自鄭漁仲而後。罕有議修全史者。作述相沿。不外數事。踵修一朝之史。一也。改造某朝之史。二也。補綴志表。三也。校注考證。四也。廣纂編年。五也。綜析紀事。六也。史才之降。于茲可睹矣。夫日月運行。人物孳乳。事變繩繩。無時可畫。猥以一姓之興亡。強劃千禩之界域。是據州郡談山川。持點綫論宇宙之識也。尚書之教。疏通知遠。泥近眇通。烏足治史。庠校所授。停年積分。號爲貫通。要惟樵略。輓近風氣。愈益誣罔。遮闕文籍。張皇幽眇。掘發殞破。標榜信史。一齒之度。寸甲之文。年歷昇降。任情武斷。學者因之。束書不觀。奔陋榛蕪。彌足悼已。天倪陳子。奮迹湖湘。窮經之餘。發憤治史。溯源倉孔。導揚馬鄭。以爲史法。壞自孟堅。至夾漈始明其宏旨。爰與曾君運乾創爲叙例。綜通古斷代二家。通編年紀傳紀事三體。爲書十餘萬言。刺乙部之利病。起百王而辜推。正閏洪纖。罔弗貫串。閎識淵懷。劉子玄所不逮也。嘗過山館。敷衽論心。私覲兩途。成茲絕業。上則道山策府。設置世官。次則高資鉅家。網羅群籍。準斯軌轍。殫精筆削。殺青之期。無俟頭白。丁時倣擾。

公私焦敝。薄物小篇。塗飾耳目。經世鉅製。罕可與語者。相與慨歎久之。繆生贊虞。寢饋史籍。與君同志。謂君成書雖未可必。即茲發凡起例之文。已足以質百世。俟來者。非姝姝暖暖于一先生言者比也。既任校印。並屬弁語。竊述管蠡。以當引喙。癸酉冬十月鎮江柳詒徵。

# 《通史叙例》目錄

自叙	……………	(五五八)	例十二自注	……………	(七〇九)
例一綜二家	……………	(五六六)	例十三引用各書	……………	(七一—)
例二通三體	……………	(五七一)	例十四地域範圍	……………	(七一五)
例三詳略大旨	……………	(五七八)	民國三年。鼎忠運乾濫竽湖南官書局。愴念國故。爰述通史。首成序例三卷。原始五篇。正史以下。先為長編。以待纂訂。未幾局解。書未及成。叢稿亦燬於兵燹。屢擬籌款續完。時局不寧。未能如願。僅存之草。亦皮置高閣。不忍再睹。閱今十七年矣。雙鬢已頽。寸心未死。特將序例印行。質之海內人士。以備採擇。倘有達者。廣成是書。以維神明之胄。而防陸沈之憂。是則下走之所馨香以祝。頂禮以奉者也。		
例四原始	……………	(五八二)			
例五前紀	……………	(五八四)			
例六紀傳	……………	(五八七)			
例七以經為史	……………	(五九三)			
例八書法	……………	(五九六)			
例九志	……………	(六一一)			
例十錄	……………	(六四四)			
例十一譜	……………	(六六四)			

著者識



自叙

陳鼎忠

烝民之生。逐水隨草。散於殊方。炎寒燥濕范其形。山川墳衍燦其性。治於傳習而俗分。囿於方音而語異。將欲固其族。保其群。俾克胥匡以生。厥惟史。史之初職。是正文字。世本言史皇作圖。文選宣貴妃誅注引沮誦、蒼頡作書。廣韻引班志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史皇者。禪通之君。詳前紀沮誦、蒼頡。爲黃帝左右史。唐六典引世本孔甲亦其同官。班志自注圖者象形文。書者。如也。字如其物。盤盂書諸器以爲戒。體或小異。皆文字也。蓋玄。扈呈祥。奎曲象勢。形位聿成。文聲漸具。踵其事者。包羲氏有龍書。神農氏有穗書。黃帝獲卿雲之瑞。制作益繇。蒼史總其大成。比次整齊。釐爲六書。龍書穗書雲書見韋續字源及墨藪書斷又僞三墳言伏羲氏命臣飛龍氏造六書路史言沮誦作雲書又陳涇外紀黃帝命蒼頡爲左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文字必歸六書雖晚出義可信故世本又言蒼頡作文字。周禮外史疏引又說文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文字至此始備以其能也。因被以古帝之名。蒼頡有二一爲史皇即作圖者也一爲黃帝之史蒼頡即作文字者也其同名者如堯時羿善射夏有窮君善射亦名羿黃帝時扁鵲善醫戰國時秦越人善醫亦名扁鵲是也說文序以形聲相益在黃帝史蒼頡之後非是後世史臣。多纂字書。如周太史籀著大篆

秦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是即其遺制。揚子云。史篇莫大於蒼頡。蒼頡篇李斯作班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皆史爲文字之徵也。論語包咸注云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史謂古籀諸書文即字也顏師古謂文字有疑則當闕而不說皆以史爲文字文字既立。朝章庶政。緣以增錄。而紀載興。吳華覈言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錄功美。垂之無窮。班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禮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按周書史記篇云維正月王在成周味爽召三公左史戎夫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書之竹書紀年亦云命左史戎夫作記此左史記言之證荀悅申鑒禮記正義引六藝論皆同班志六藝論云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尚書誤也說文云。史。記事者也。象又執中。中正也。史司紀載。職固然矣。上古尊天。天官綦重。其初各有專官。世本言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史區占星氣。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作調歷。均史記索隱引后益作占歲。太平御覽十七引惟大撓隸首爲史。宋衷注其後因事相聯。遂以史掌天官。周禮太史注云太史日官也因尊天而巫機興。因巫機而災祥作。道互相用。故亦并其職於史。史記云。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偉。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魏石申。晉志以子偉等爲諸侯之史。其見於傳記者。如史趙以歲在析木之津。知陳將復興。史墨謂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鷓飛石隕。雲鳥

夾日。皆問諸周史。此史以陰陽五行著也。陰陽家亦數術之一劉略列陰陽於諸子非是叔服善相人。知穀有後史過錫晉命。知惠不終。此史以形法著也。陳敬仲之生。周太史知其必昌。昭公將適楚。梓慎以爲不果行。是雜占司乎史。史敦因黃蛇而議郟時。萇弘設狸首以致諸侯。是方伎職乎史。汪中云。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屬春官。若馮相氏、保章氏、眡祲司天者也。太祝、喪祝、甸祝、司巫、宗人。司鬼神者也。太卜、卜師、龜人、巫氏、筮人。司卜筮者也。占夢。司夢者也。與五史皆同官。其見於典籍者。曰瞽史、曰祝史、曰史巫、曰祝宗卜史。明乎其爲聯事也。五史屬春官。而春官司禮樂。職相接故道亦相通。虞以秩宗伯夷爲史。見大戴禮周之老聃善於禮、萇弘善於樂。皆緣官聯而有其能也。史之職能止於此數近世龔自珍謂五經周史之大宗諸子周史之小宗且有所謂任照任天任約劑任名任文任喻任本各史爲道家農家法家名家雜家縱橫家墨家之祖臆造不根附會之者謂陰陽家出於羲和羲和苗裔爲司馬氏作史於周則陰陽家出於史官他皆此類審是則管墨莊荀淮南呂氏之書多言六藝百家之學謂六藝百家出自管墨數子可乎說非是史之職既推而彌廣。而其法亦久而綦備。唐虞夏商。獨有紀事。具於尚書。尚書爲紀事本末體說見後至周太史命百官規箴王闕。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公卿大臣。又時時間作。以潤色鴻業。久而寢多。由是詩亦爲史。周以前雖有詩然斷而不續且體亦不備不可名史其下列國。亦各置史以采風謠、紀行事。風謠之史。即十五國之風也。紀事

之史謂之志。左傳所稱之前志。子夏所讀之史志。與周官小史、外史所掌。誦訓所道者是也。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誦訓掌道方志書志又爲互名。故王朝有志。而列國有書。左傳稱周志國語稱鄭書是詩亦紀於志。故言賦不出鄭志。其後或整齊故事而謂之語。國語以國別。尚書以代別。其爲紀事一也。宣王有作。史又一變。別創紀年。以與詩、書相禪。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謂正雅不作。春秋者。編年之通名。小雅之變。始於六月。章炳麟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六月者宣王北伐小雅之變自此始也其序通言二十二篇缺而王道廢終之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史有編年宜自此始而史記紀年。始於共和。墨子明鬼篇。述周春秋。乃紀杜伯射宣王事。章炳麟曰宣王以上欲明鬼其徵獨有詩書明始作春秋者爲宣王太史蓋大篆布而春秋作五十凡例尹吉甫周公之成式非周公著也今用其說明編年實創於此。編年體必年無失事偶紀年月不可云編年雜史如竹書紀年雖紀上古年月然皆後人追紀非當時所記也東遷以後。侯國效之。墨子所云百國春秋也。墨子佚文史通引魯於諸邦爲最先。故始於隱公。王朝編年始於宣王侯國編年始於魯隱而墨子所稱莊子儀柝、觀辜王里、國中里微三事。云見之燕、宋、齊春秋。均在其後。國語言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楚士亶教太子以春秋。明晉、楚編年之史。皆名春秋。後乃更爲乘、檮、匭。乘、檮、匭與前所云之書志國語異蓋彼爲紀事此爲編年也至諸子濫襲春秋之名不得以此比故曰晉之乘、楚之檮、匭、魯之春秋。一也。春秋所以

獨尊者。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事者。是非得失之迹也。文者。纂言紀事之法也。凡此二者。諸史所同。而裁成義類。則麟經獨異。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孔子引之於先。而左氏推之於後。班固云。左丘明論輯其本事而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自出。左傳。編年之史也。國語。紀事之史也。世本。紀傳之史也。三體屹立。互爲經緯。代無失名。年無失事。故陳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夫大食、天竺之倫。非無國故。而紀載闕如。遂成冒昧。大秦亦僅有紀事。其編年出自宗教不足據。遂令攝提失紀。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微孔、左。吾亦一丘之貉矣。此其一也。封建之代。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農工商賈之族、世治於人而不能治人。非其材質劣於士族也。治人必習於政。而政出於法。言法莫備於書。而書守於官。夏之衰。太史終古考圖法奔商。商之衰。太史向摯考圖法奔周。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老聃爲周守藏史。蓋官書萃於是矣。書藏於史。故庶人不能有書。法具於書。故庶人不能知法。其長此憤憤爲人役。宜已。及孔子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春秋正義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史記孔子世家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公羊疏閔因序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三說不同當以觀周篇爲當

觀書云者所有書皆觀之亦不限於史記也。盡傳其學以歸。修春秋而創私史。訂詩、書、易、禮、樂而傳私學。行天子之事。史爲國典非庶人所得擅修。故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分君、師之任。古君師合一至是始分爲二而學統移於下。七十子之徒。出自圭華。而有帝王卿相之材。國史不能私其學。封君不能私其人。師儒盛而庠序衰。庠序官學側陋揚而世族壞。故封建之局破。而平民之勢成。及秦而四海一統。及漢而牧奴都養。得以參槐棘、擁鼎鉉。夷裔所喋血百戰而不能得者。如法國三次革命而拂特之遺猶存。英國宰相百人貴族居九十四人是孔子乃雍容燕笑而去之。此其二也。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說殷禮。宋不足徵也。夫王者受命。易服色、殊徽號、修五禮、敷五教、謹權量、審法度、述職以考其成。巡狩以齊其不協。六卿取而布之。太史受而藏之。至嚴也。屋社後而禮壞樂崩。典文散佚。好古之聖。不能明其故。何哉。蓋故府之冊。鬱而勿發。霜霉則有剝矣。蟬蠹則有蝕矣。以一代之大典。寄於僅存之荒裔。非微則闕。文獻奚徵。周之衰。史儋奉其籍入秦。太史公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獨有秦紀。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此其意概可知也。懼後儒以古非今。申偶語詩書之禁。自稱始皇帝。焚古典籍。獨存秦紀。欲使後世絕滅舊聞。知有天下自秦始。以立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倣魯魏故事。置博士專掌秦紀。以吏

爲師。專習秦法。揚雄所謂流唐漂虞、滌殷蕩周。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秦紀也。史記循吏傳公儀休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漢書賈山傳祖父祛故魏博士皆不言所習經漢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始置五經博士則博士之始蓋掌國故而已史記秦博士七十人備員勿用有七十人則非分經教授明矣蕭相國世家何獨入秦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蓋即博士所掌也秦始皇本紀李斯言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胡三省據此謂秦之焚書禁天下人所藏之書其博士官所藏故在非也按李斯傳云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燬除去之曰諸有則無官民之分矣蓋博士所職之書皆法令所許可者其云非博士所職猶云非法令所許可之書云耳近有謂秦以孔教爲國教是非之準主術之原悉由於此者是並以古非今者族偶語詩書者棄市博士備員勿用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數語亦未之見不足與辨矣微孔子述六經播於天下。使不盡焚。傳諸其徒。使不得滅。則生秦以後。欲考堯舜三代。亦將如西極之掇拾於鏤形。乞靈於金塔矣。此其三也。溯自天地初祛。睢睢盱盱。與吾族並生於大陸者。不知其幾千萬也。倏皆蕭然以盡。即最著之五大古國。巴比倫埃及墨西哥祕魯印度舉其名而不能紀其世矣。今之墨西哥祕魯乃西班牙文化與古無與印度亡雖未久然無史不能紀其世次吾華自魏晉以下。武力凋敝。宜其終淪。然亂於五胡。割於拓拔、宇文。肉於女真。亡於韃靼。數過時遷。仍能統承烈祖。修其舊物。赫赫天驕。見睨而消。不知其所歸極。如宇文拓拔契丹女真國亡而種亦亡其存者亦同化於我不復可辨是何道哉。蓋彼文字謏陋、典籍無徵。以與文勝者較。相觀而化。不能自言其故。近日梟雄。吞滅與國。尤斤斤焉剗文刮

語。如俄於波蘭後起之傑。欲恢故步。而宗系不明。切齒腐心。血濺身碎。罔克有濟。可爲流涕矣。孔子蓋預知其然。故亟取金版玉冊。布之民間。紀之以高文。聯之以系本。雖歷千萬劫而種性勿壞。夫是以巍然而獨存。蓋奮撻伐以刈八肱、縛貳負者。軒、堯之功也。明舊章以聯子姓、固大群者。孔、左之烈也。子思贊仲尼。譬如天地之覆載萬物。孟子以春秋之成。與抑洪水、兼夷狄、驅猛獸並論。厥見卓哉。昧者不察。乃謂孔子削詩書。什不存一。修春秋。斷自隱公。以寓一王之法。古者汗竹削簡爲書久則霉壞孔子得書雖多可讀者無幾因訂其完善者爲百篇其畸零不成篇者則附見之易傳論語禮記諸書漢時古文尚書出於屋壁鄭玄不注謂之逸篇亦霉爛不可讀之證緯謂孔子得書三千三百三十篇斷自堯典刪成百篇者妄也詩亦然副在太史播之管絃者原止三百餘篇言詩三百者舉成數左傳所引逸詩不過原詩三十之一一知亡者無幾蓋古無版本全憑口授歲久失傳非孔子有所刪也列國編年始於魯隱前已言之非如通鑒託始初命三大夫爲諸侯別有意義也是以芟夷古文。誣孔子爲焚書之先導。非信而好古之義也。或又謂孔子受天命爲素王。六經皆虛設事狀。爲漢制法。班固典引言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詞人造意之文非有所據也何休始本以釋經近人益廣之六經推及萬世又益誕矣是以洙泗纂修。皆莊列寓言。非述而不作之義也。若此者欲以尊孔子。不知其細已甚。邇者大雅式微。卮言日出。浮華之士。見異思遷。至欲服左衽。言侏儻。裂冠拔本。自滅其性。化爲異類。使吾族爲死灰不復燃。洪水猛獸。殆未足擬。下走



不敏。輒爲斯懼。流覽乙部。橫有編年、紀傳、紀事三體。縱有通古、斷代二家。浩如煙埃。窮年莫殫。皆有所明。不能相通。非理其條貫、勒成一家。難期永久。極知蒙固。綆短汲深。然先聖在天之靈。申申督余。勿能自己。用是綜二家、通三體、創殊例、成要刪。藏之名山。布之通都。於以上存百禩之統。下綴神明之胄。於千萬年。繼繼承承。施之無極。

### 例一 綜二家

史官纂輯。厥有舊法。夏殷以前。世樸事消。沮誦、蒼頡。彭祖、伯夷終古、向摯之所記。書闕有間。靡得聞矣。至若周代文勝。五史紀錄。王朝侯國。各有專官。其本舊典禮經。上繼三墳、五典。首尾綜貫。勒成一書者。則有左氏世本。劉略次諸春秋。魏史紀年。隋志冠諸古史。雖或闕佚、未爲完書。然其散著百家、箋注諸子傳記者。蓋猶得什一於千百焉。大約世本錄黃帝以來迄春秋時。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紀年亦始於黃帝。終於戰國。述五帝三王禮代攻伐之迹甚著。世本爲紀傳正宗。紀年則春秋成法。體制殊焉。要其網羅千古、義取會通。則一而已。由此知蒼、沮以降。左、

馬以前。當官記注。容取限於本朝。而鴻儒撰述。必兼綜乎往古。世本紀年。其最古而可憑者也。至若孔子刪書。遠遺帝魁。斷遠取近。以爲世法。修春秋始自隱公。筆削詳略。以寓褒譏。斯則義各有當。不容一例相繩也。漢興。司馬氏父子。承孤嬴滅學之後。秦紀獨存。自餘史籍。半歸灰燼。不獲見汲郡竹書紀年。始採世本而爲史記。非惟獵其事實。抑且襲其體例。其爲書也。上溯黃帝、下訖太初。以證世本。則猶錄自黃帝終於春秋之遺意也。至班氏出。始變古史相承之正法。包舉一代。以就繩墨。尊之者曰創者謂聖。黜之者曰自我作古。要之斷代爲書。自班氏始。前此無有也。自是而降。班、馬二家。角立爭先。極古今之蕃變而爲起訖者。若吳均通史、鄭樵通志。括數代之事實而爲首尾者。若李淳風等五代史志、李延壽南北史、薛居正五代史、歐陽修新五代史。均事取通貫、理無或遺。演司馬之家法者也。又或規趨矩步。數月繩年。相承記注。以備遺忘。若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劉煦唐書、歐陽修新唐書等。均代爲斷限、罔敢逾越。闡班氏之宗風者也。然則自漢以前。僅有會通之史。至司馬乃集其成。自漢以後。始以斷代爲書。而班氏實創其例。此二家源流大較然也。至其得失。復可得而言焉。蓋知幾述史通。則崇班而黜馬。鄭樵序通志。則揚馬而抑班。知幾之言曰。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每論國家一政。而胡、越相懸。叙君臣

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爲體之失者也。如漢書者。究西都之始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學者尋討。易爲其功。鄭樵之言曰。春秋以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又曰。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旨。從此失矣。二說相持。冰炭不入。舉其精要。固後起之龜鑒。語其偏矯。亦史家之墨守也。竊以班、馬義例。各爲短長。劉、鄭史評。互有得失。略舉史證。以資考校。則斷代爲書。其弊有六。會通之史。弊亦半焉。若乃新舊嬗代。書志各分。人或歷事數朝。理有準諸百世。一概並書。毫無別擇。若荀彧心存漢室。陳、范各勒專篇。裴矩歷事兩朝。隋唐並躋列傳。懸象乃千古不易。後代競志天文。藝文著一代文儒。歷世全錄墳籍。遂使班錄下符沈宋。隋志重出晉書。勦說相因。是曰重複。見聞有詳略。依據有異同。甲曰據事直書。乙曰我聞如是。新莽居攝。班紀與范紀有乖。曹武篡弒。漢紀與魏經互異。乃至班書全錄馬史。學者撮其異同。劉、歐各誌唐典。依檢頗多增損。著者或命意有在。閱者則罔所適從。彼此相懸。是曰牴牾。時代雖隔。事迹相關。政教各殊。損益可識。因爲斷代之史。遂昧因革之宜。由是壽志三國。魏紀則權假漢年。收

黨北朝。魏錄則下連高氏。郡縣各爲區劃。罔知遷變之原。禮樂自爲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後史不值於前史。前王無與於後王。錯舉雖可憑依。會通實多隔閡。首尾不應。是曰乖違。前史所略。後來補苴。前史所無。異軍崛起。創新恥故。百出爭奇。若地理、藝文。班補子長之闕。逸民、列女。范拾孟堅之遺。沈錄劉宋。分符瑞與五行。魏記朔代。志官氏與釋老。雖曰與時俯仰。實則立異前修、義例不均。是曰參互、鼎革之際。曲直難明。易代相承。終須避忌。以故晉繼魏年。國志不帝吳蜀。宋承周祚。歐史不傳韓通。以迄欽誕問罪馬文。董耿謀誅魏武。魏晉史臣。書之叛逆。李淵舉兵太原。梁武上篡齊祚。梁唐修史。號曰義軍。以言臣子大義。固有隱惡揚善之條。以云史官筆削。則非傳信傳疑之旨。忠姦倒置。是非棍殺。是曰隱諱。親愛賤惡。人各有辟。自非南董。鮮不偏阿。以故陳壽之父。受髡諸葛。乃云蜀漢無史官。延壽之父。見賞伯起。乃云魏書皆實錄。推之房玄齡撰史。故房彥謙擅美名。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寄有佳傳。時代既接。愛惡相傾。是曰阿黨。此六者斷代史之弊也。皇古迄今。事逾億載。共和以降。幾三千年。乃繼續相編。前後錯出。本紀已逮今上。列傳復上溯周初。世表正舉犧年。志略乃下陳唐宋。雖曰類集群分。實則橫決踏駁。學者欲考其源委。窮其流變。非徧檢全冊。其道莫由。司馬以還。無一能免。

至於編次失當。首尾不倫。如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編。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傳。猶其次焉。其弊一也。一代之中。朝章國故。自具規模。治亂興衰。各有首尾。非徧詳大概。何以究厥廢興。乃馬書僅詳沿革。有似當塗皇覽之篇。鄭略寥落數言。乃云原本爾雅所作。樵採多疏。罅漏百出。資談助則枕中鴻寶。考舊典則聊供覆瓿。其弊二也。至於原書具在。新錄復生。非義例勝乎往賢、纂輯具有特見。將陳編照錄。類葛龔之不除。因彼舊文。似陳勝之尚祀。有如馬紀夏禹。全錄尚書。梁纂通史。多仍舊貫。元暉科錄。節通史而自就櫟括。鄭樵列傳。錄前史而仍榜原書。作者既事罕異聞。閱者自怠窺新錄。其弊三也。此三者。通史之弊也。綜斯九弊。商榷二家。利害得失。較然可睹矣。然則究其源流。既馬古於班。校其弊害。仍班餘於馬。知幾復起。不能易也。故今茲纂輯。仍奉丘明世本。爲最古之規模。馬公史記。爲守成之令法。採吳均之舊名。襲鄭樵之宏旨。上起伏義。下終清末。凡歷代興亡治亂之迹、典章經制之大。以及嘉言嫩行、忠孝節烈。罔弗蒐羅綜括、會於一書。藉備一家之首尾。至於司馬所短、班爲其長。離之兩傷。合之雙美。斯則溝通兩家。不事墨守。或仰規班、范。東西漢各自爲書。或上法隴西。南北史合成一表。順應乎世變自然之勢。默會乎政制變革之交。畫分全書爲十五編。曰三皇五帝、曰夏商周、曰東周秦、曰漢、曰後

漢、曰晉、曰宋齊梁陳、曰隋、曰唐、曰五代、曰宋、曰元、曰明、曰清。一編之中。自爲經緯。本通史之規模。寓斷代之義例。舍短取長。並行不悖。分之可考一代源委。合之即得千古會歸。其斯爲司馬會通班氏斷代之意也乎。

### 例一 三通三體

昔左丘明躬爲魯史。窮覽載籍。既爲左傳以緯春秋矣。既又旁採周書、鄭志、晉乘、楚杌之類。如周官外史所掌者。爲國語二十一篇。又尚稽三皇五帝之書、帝繫世本之舊。如周官小史、外史所掌者。爲世本十五篇。三體錯綜。兼資互效。信作者之淵海。史籍之大成也。若此者豈僅考核同異而已哉。蓋舊史記注。官異其司。體有異同。故記載有詳略。周制五史殊其職掌。左右別記事、言。探諸中祕。綴葺成書。非互相經緯。不能網羅今古。洪纖咸備也。宋朱子謂古史之體。其可見者春秋、尚書而已。春秋編年通記。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記載或經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

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意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是則古史錯綜之例。有史以來皆然矣。周衰官失。史法云亡。秦季燔書。典籍略盡。官之職掌未備。文之紀載亦偏。司馬、班氏。僅知仿世本而爲紀傳。荀悅、干寶。又徒知法內傳而爲編年。由是古史左右互記之法亡。而左丘明並作內外傳世本之意亦舛。知幾有作。商榷百家。可謂辨析毫釐矣。而不知史有錯綜之例。故言六家二體。甚爲疏略。舛於事實。一曰左傳方駕春秋。是以輔臣而貳君位也。蓋孔子因史作經。丘明受經作傳。故傳或先經以張本。或後經以終義。參稽互證。相待而成。春秋不能捨左傳而空存事目。左傳亦不能離春秋而空言義例。御覽六十引桓譚新論云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有表裏相待而成有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是知傳之於經。合爲一體。正猶裴注國志。集群書以考異同。劉注晉紀。引衆家以稽闕略。梁書劉昭傳昭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紀四十卷史通補注篇曰好事之子思廣異聞掇衆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劉彤晉紀是也若離此一書。分隸二家。是則溫公通鑒。宜與目錄分科。晦庵大綱。宜與細目異撰也。朱子通鑒綱目序例曰大書以題要分注以備言大綱概舉而鑒戒昭衆目畢張而幾微著蓋綱效春秋而參取群史之長目效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王應麟玉海卷四十七曰綱者春秋著事之法目者左氏備言之體豈非支離破碎者哉。二曰國語不原尚書。是以支子而躋大宗也。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本史官記注

之常。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則劉向望文爲說。此說始見漢書藝文志按二劉班氏均以春秋爲事經尚書爲言經截然不同故以諸誓號令之周書附諸尚書而以國別事殊之國語附諸春秋後人以國語與尚書爲二體均承其誤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著。訓、誥之體。記言而事亦彰。質文相宣。非可強割。玉藻正義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尚書是言誥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春秋雖有言因動而見其言少也尚書雖有動因言而動亦動爲少也此皆曲說阿注不足爲質後世昧茲義例。重以僭妄。則有孔衍、王通、柳正卿之徒。刺取詔誥章表。以符左史記言之舊。史通六家篇晉廣陵相魯國孔衍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鑒者定以篇第勒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魏尚書凡爲二十六卷王勃集續書序我先君文中子生於隋末經始漢魏迄於有晉擇其典物宜於教者續書爲百二十篇貞觀中亡其小序其有錄而無篇者又十六焉間者承命作序兼當修補其闕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唐書王勃傳祖通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新唐書藝文志柳正卿續尚書纂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歌頌符檄論議成書開元末上之卷亡貌合神離。爲世詬病。知幾據模擬諸家。譏典謨貢範。義例不純。殆猶圖象失真。反責人面不如其畫也。夫承尚書者厥爲國語。祭公諫征犬戎。單公議鑄大錢。謨訓之遺也。襄王辭晉文請隧。定王辭隨會爭烝。誥命之志也。若王朝侯國。分次諸篇。則又秦魯繼迹商周之例也。皇甫持正以春秋、左傳。分屬編年。尚書、國語。分屬紀事。皇甫持正集編年紀傳論曰編年紀事束於次第牽於混并舉其大綱而簡於敘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爲著錄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外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有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朱子亦稱國語國別事殊。蓋近書體。斯得之矣。知幾不考



源流。以尚書出於泰古。國語出於丘明。強離爲二。而孔衍之徒。復無足以闡揚宗風。永茲墮緒。則不得不疑二家之久廢也。史通六家篇尚書等四家其流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三曰史記、漢書不原世本。是以近宗而桃其始祖也。史公創例。全效世本。本紀全法帝繫。清洪飴孫世本輯補曰左傳襄二十一年引世本記文史記索隱及路史注亦引世本紀文記與紀古音同此即史記本紀之所本按世本有帝繫篇尚書序疏大戴禮帝繫及五帝本紀皆出於世本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三亦曰世本有帝繫篇世本一書雖不必別有紀文如洪氏所引要其帝繫篇爲司馬本紀所出無疑十表同符周譜。世本輯補曰案隋書經籍志有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馬融尚書注引王侯世本蓋太史公采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以成書所云譜者即世本之譜也梁書劉杳引桓譚新論云太史公諸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史記索隱則又云三代系表依帝繫及系本所云帝繫者三代世表之世數與帝繫同也所云依系本者三代三表旁行斜上與世本之譜同也世家列傳。固諸侯大夫系謚名號之遺。世本輯補曰春秋傳桓二年正義引世本世家文又襄十一年二十一年定元年正義皆引世本世家文此即太史公諸世家之所本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世本曰桓子生文侯斯其傳云孺子痕是魏駒之子則世本世家之外復有傳以紀卿大夫系統趙韓魏皆先爲卿後爲諸侯故世家及傳兩列之即此條可以推見太史公作七十列傳其名亦本於世本按史記集解序索隱引劉向曰世本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封禪平準。亦居作氏姓謚法諸篇之舊。世本輯補曰案史記索隱三引世本居篇禮記明堂位鄭注引世本作篇玉海五十八引沈約謚法序曰大戴禮及世本舊並有謚法蘇洵集謚法總論曰古之謚法其最舊者見於世本大戴禮史記秦本紀集解左傳隱十一年正義皆引世本姓氏篇知幾晚作。不睹世本全文。蓋祇知爲姓氏之書。不復明其爲史氏之學。故其論史

記。以謂其先出於太史公。如是則其所引禹本紀、大宛列傳世家、衛世家及其傳曰云云。伯夷列傳皆成不經之臆說也。豈所擬於述而不作者哉。夫以史通之作。窮極精微。猶昧於綜錯大法。殆可謂遺其鉅而細是蒐者矣。竊謂古史之作。其流有三。義有錯綜。理取通貫。一曰事別。其源出於太古。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是也。史記索隱引又書序疏引鄭康成六藝論亦同孔子始纂而爲尚書。漢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左丘明始續而爲國語。繼其事者。則有劉向國語、漢志注云劉向分國語戰國策、陸賈楚漢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孔衍春秋時國語、春秋後國語、王邵隋書等。均每事次篇。自爲起訖。至有宋袁樞作。始排比通鑿舊文。爲紀事本末。朱子稱其錯綜通鑿。國語之流。書錄解題引朱子曰通鑿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章學誠稱其體圓用神、尚書之遺。文史通義書教篇曰按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槩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其後章沖有左氏傳事類始末。楊仲良有長編紀事本末。沿及明清。相承不墜。始由附庸。蔚爲大國。族史罔識流別。廁諸雜史。玉海文獻通考附諸編年類宋史改入雜史類亦厚誣古人矣。清四庫目別開紀事本末門。藉備史家三體。其猶千慮一得乎。二曰年

別。汲冢瑣語稱夏殷春秋。見史通六家篇其詳不可考。周公始發五十凡例。垂史書之舊章。孔子始集百國春秋。成一經之通體。並見杜預左傳序並疏史通六家篇引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錯舉四時以爲名。紀月編年以爲法。行事著焉。褒貶寓焉。孔子以後。承其流者。丘明有春秋傳。荀悅有漢紀。袁宏有後漢紀。孫盛有魏氏春秋。干寶有晉紀。裴子野有宋略。吳均有齊春秋。何之元、劉璠有梁典。柳芳有唐歷。司馬溫公有資治通鑒。朱晦庵有通鑒綱目。皆其族也。三曰人別。導源於世本。濫觴於史、漢。本紀以紀君上。世家、列傳以志臣下。以人爲目。事附以見。本茲義例。勒爲成書者。彪嶠以下。僅逮百家。史志簿錄。號爲正史。則皆酌其流而揚其波者也。由斯論之。劉氏謂編年、紀傳二體角立者。實則事別、年別、人別。三體鼎峙也。雖然。古之爲史也。體有錯綜。文堪互證。故詞省而理賅。如春秋之外有尚書左傳之外有國語世本後之爲史也。體守一家。文多複出。故詞繁而事晦。如本紀則云語在列傳列傳則云事在某志是此古今諸史得失之大凡也。蓋史家三體。互有優絀。窮其流弊。寧能免諸。若乃朝章國故。藉以紀綱群倫。懿德碩行。亦足激揚薄俗。徵文考獻。職在史官。乃柳惠、顏回。名不彰於左傳。語本劉知幾典章經制。事鮮徵於通鑒。文獻通考序曰通鑒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廢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作自有體要

其勢不能兩得也。此編年之弊也。即或陳寔、鍾皓。附荀淑以垂名。通鑿序高人逸士多類記於一人之下。舉此類推氏族職官。因酬對而獲記。如祝佗之論氏族。鄭子之論古官。雖得史家附出之義。究乖編年記事之常。孰若紀傳之八書十志。括典章而靡遺。列女、逸民。志人物於一表者哉。又若紀言紀行。散在數篇。彼此乖離。後先參錯。如衛霍傳遍詳裨將。而李廣、蘇建。乃別誌以專篇。賈誼傳全錄章疏。而積貯、鼓鑄。則分詳於食貨。且也類集群分。略無世次。漢書向、歆之事。上附元王。南史王、謝之傳。下通四代。欲考時政。茫然莫知。此紀傳之弊也。又孰若編年之年月相次。事備目前。綱目畢舉。理彰開卷者哉。至於事別之史。其源最古。尚書則貢、範特詳典制。典、謨雜記事言。國語則周、魯類述諫章。吳、越都陳戰事。迹其義例不一。由於變動無方。降至紀事本末。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類記政制。足括治國規模。詳記大事。足徵一時得失。可謂去二家之短矣。唯束於題目。不能稽合年月。則有如牧誓之突書甲子。武成之驟記壬辰。不立義例。不能整齊故事。則有如周官方詳夫職掌。顧命忽陳夫喪禮。亦難兼攬二家之所長。是故司馬、班氏。舍左國而宗世本。荀悅、張璠。又舍漢史而效左氏。溫公病紀傳之分。而合以編年。袁樞又病通鑿之合。而分以紀事。亦以其體莫能兼、義咸有缺故也。今輒上師孔子並纂春秋、尚書之遺意。中倣丘明撰述左傳、國語、世本之

成法。下考近代史家三體之流變。爲例目五。曰紀、曰傳、曰志、曰錄、曰譜。紀以紀年月。非以紀帝王。大事書之。小事削之。名仍史漢。實法春秋也。傳以序事。非以序人。限題名篇。詳著顛末。取足與紀相發明。雖本春秋內傳名稱。實則外傳國語體制。即近世所稱紀事本末也。志以彙記朝廷法度。官禮之遺制、班馬之舊式也。錄以綜括士女行誼。名本何氏晉書。按何法盛晉中興書改傳曰錄史通引劉隗錄及鬼神錄實法正史類傳也。譜以董理糾紛。記載委曲。補紀、傳之闕漏。作志、錄之輔助。世本周譜之成規華嶠、鄭樵之素志也。晉書華表傳表子嶠爲紀典傳譜凡九十七卷改名漢後書綜斯五例。體取錯綜。詞無重複。豎則綜貫二家。橫則櫟括三體。於以上法孔、左。下規班、馬。庶有當乎。

### 例二詳略大旨

昔孔子序書百篇。總四代之典。設三科之條。虞夏同科。篇裁二十。隋經籍志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爲百篇尚書正義按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及依魯史記以作春秋。分十二公爲三世。見聞異辭。日月著例。春秋公羊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何休

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屬慎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按何氏喜以時日月例言褒貶凡經文有詳略之處均多方附會以就其例注原不足爲質特就此義足明經文詳近略遠之大例春秋左傳序疏云按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按知此然後足與言春秋其遠近詳略。固已殊矣。迄左丘明依經作傳。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昭、襄而下。數年即占一篇。語本史通司馬遷通古爲史。本紀始於黃帝。列傳始於伯夷。而春秋以降訖天漢數百年間。其篇卷乃占泰半。之二書者。亦皆略稽往古。詳徵末季。是何故歟。蓋古代質樸。書契未備。降而愈下。事迹彰顯。故後人撰史。遠者記載不詳。近者撰述多備。非刪略古典、滋疑後世也。孫卿子曰。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虞夏書二十篇。久則論略也。周書四十篇。近則論詳也。春秋傳聞之世。錄大略小。略則舉大也。所見之世。大小若一。詳則舉小也。左氏史公。殆猶此志。斯亦古史詳略之徵已。然孔子繫易。遠徵庖羲。與序書異者何哉。蓋天下之生久矣。玄黃剖判。帝王攸存。漁獵進而耕稼。游牧進而城郭。穴居進而宮室。腥臊進而火化。女系進而男統。結繩進而書契。

蓋亦經綿眇歲月矣。傳者稱天地開闢二百餘萬年而至伏羲。又萬餘年而至神農。五百餘年而至黃帝。二千餘年而至堯舜。皆因物利導。與時偕行。善者因之。此之謂也。是易繫述古聖制作之源。實以明人群進化之迹。又烏可已乎。故今茲纂輯。自秦以上。文化所由。政教所始。洪纖畢具。囊插靡遺。非敢好奇嗜博。以詳人所略爲功也。人道至伏羲而定。政制至秦皇而備。其間英辟誼主。代有其人。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倫十常之教明。生人大道。實在於斯。不得不詳也。若夫自秦以降。而漢而魏而晉。至隋而一變。自隋以降。而唐而宋而元。至明而一變。漢承秦制。唐承隋制。清承明制。約皆張弛前王。以蘄適乎時變。一刑律也。隋律視晉律爲詳。清律較唐律爲密。一官格也。選舉較世卿爲善。科舉較選舉尤公。他若募兵制行。知兵農合一之鈍。兩稅制行。知什一而稅之苛。故以明清挈諸秦漢。以秦漢上較羲農。文野完闕。難以數計。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太史公申之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豈不信與。清代制度。多仍明舊。善者因之。弊者革之。綱舉目張。變通盡利。夏殷之鑒。損益之宜。故本書大旨。偏詳政制。秦以前及清尤詳。詳於秦以前者。孟子法前王之旨也。詳於清者。荀子法後王之旨也。法前王者。師其意不必泥其形。法後王者。襲其成而務革其弊。二

者均足致治。而法前不如法後者。徒善不足以爲政也。清季無學。國政不綱。浮誕之士。厭惡國聞。頌揚遠西。奉爲斗極。騰諸口說。見諸行事。其禍乃橫決潰爛。莫可收拾。不知遠西諸邦。有工藝而無政學。學固周秦諸子之唾餘。政尤封建諸代之故步。如言自治。則議復封建。言選舉則議復世卿。言均富則議復井田。言徵兵則議復兵農合一。言教育則議復州序黨庠。宋呂東萊曰不復井田封建學校以言治皆苟且之政朱子及方孝孺等均嘗持此議現代時務策論酷肖宋明腐儒之政治譚若斯種種。殆難悉數。杜君卿曰。緬維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團食焉。有祭立尸焉。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革舊風。今遠西諸國。進化濡滯。政理麤狃。有聯邦焉。有共主焉。有土司焉。固多類古之中華。古制難行。人得而知。西法難行。人莫之知。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夫築傳教之臺於膠庠之側。人斥爲悖。陳世卿之法於隋唐之世。人病其愚。何者。世愈進而愈文法積久而大備也。今輕詆舊制。頌言西法。避復古之惡聲。假維新之大號。言與行乖。名與實舛。愚者駭爲遠引異聞。識者嗤其高談皇古矣。嗚呼。三代遺制。周官舊法。王莽、蘇綽。覆轍匪遙。浮談之士。乃欲推古法於末季。返薄俗於羲皇。豈不愚哉。呂氏春秋云。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昔之壽民。今爲殤子。其論可謂深切。



延首哲人。中邦敷治。放浮士。遏辯言。以後王之法治後世。隨時拯弊。因物利用。以固國基而凝大命。則通史之所由作也。

#### 例四 原始

老聃爲周徵藏史。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著書五千言。遠徵太始。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孔子受業老聃。其繫易自庖羲而下。至序卦則云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有萬物而後有男女。乃至禮義有所措。且明著其變於乾鑿度中。曰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老聃、孔子均治史。史之爲道。究人事之指歸、明天地之情狀。臧往察來。顯微闡幽。有實而無夫處。有長而無本剽。於物無所不攝。馬遷自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班固亦稱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窮人理、賅萬方。其言辨矣。乃史記本紀始於黃帝。漢書律曆志起自庖羲。而薈闡馮翼。闕而弗論。又安足以實其言哉。夫天地所由成。日星所由形。河嶽所由流峙。萌庶所由孳乳。其理難知。其迹可推。非索隱探賾。宣著其義。則巧辭衰說。將起而乘其隙。有如風俗通。言女媧搏黃土爲人。論衡。稱女媧煉五色

石以補天。斷鰲足以立四極。五運歷年記。言盤古爲天地萬物之祖。如是則與西教創世記所言。上帝創造天地六日而成。其鄙俗怪誕。何以大異。又自瀛海棣通。西學輸入。彼儒達爾文氏。謂天地人物。例循進化之軌以行。故有物競天擇優勝劣敗諸義。充類至盡。人道可復返於禽獸。不悟庶物原理。有循環而無進退。生滅聚散。互爲其根。萬歲須臾。乃觀厥效。達氏以進化爲歸。殆無異於扣槃捫燭以言日也。夫史以道天人、究陰陽、辨人事之紀。而闕天道之徵。於治史也。蓋猶得半之道。矧日月息而燭火燃。大道乖而卮言肆。生心害政。發政害事。其禍有烈於洪水猛獸者。則阻遏奇表。芟除妖妄。治史者又安能辭其責耶。故乃紬繹易、老子、中庸及張子正蒙各書。參以天竺、希臘諸家遺言。旁引近代西儒哲說。爲原始五篇。曰原極。述天地之形成也。曰原群。推人群之演進也。曰釋地。明陸海之界劃也。曰類族。辨種族之離合也。曰譜華。則以內諸夏而外夷狄。辨種源而明舊德也。昔孔子述前聖制作之迹於下繫。述天地開闢之次於序卦。述天地未開闢之狀於乾鑿度。明易與天地相爲始終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語意本班志引原始以冠通史。其猶孔子序易之旨歟。

## 例五前紀

古今言載籍者考信於六藝。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孔子繫易自庖羲。刪書自唐虞。羲黃而外。義並闕如。則文久而滅。節奏久而絕。荀子所謂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太史公稱孔子序尚書次春秋。疑則傳疑。蓋其慎也。豈虛也哉。紹其後者。若左氏世本、魏史紀年、司馬史記。均錄自黃帝。顏氏家訓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曰世本左丘明所作史記集解序索隱引劉向曰世本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史記魏世家集解引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劉歆三統曆、班固古今人表、皇甫謐帝王世紀、吳均通史、司馬貞補史記、蘇轍古史、鄭樵通志。始自伏羲。隋書經籍志通史起三皇訖梁帝王世紀起三皇盡漢魏邵雍皇極經世、張栻經世紀年、金履祥通鑑前編。則始於唐虞。通考經籍考經世紀年自序云自堯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列爲六圖命之曰經世紀年蓋猶繫易刪書之旨也。竊嘗謂邃古質樸。結繩刻木。倉帝史皇始作圖。伏羲因之。易緯言伏羲方牙蒼精作易。無書以畫事。鄭注伏羲時質樸無書但以畫見事之形象引見古微書坤靈圖是也。黃帝時倉頡始由畫文孳乳爲字。世本言蒼頡作文字是也。文字

之體既著。書契之用斯宏。書緯稱孔子求古史記。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是也。明史皇作圖。伏羲因而畫卦。蒼頡因而作字。黃帝因而置史。文字生。史官立。載籍始有所憑。記述乃爲不誣。若夫羲、農以前。巢、燧之際。不能舉其氏號。如繫辭稱官室棺槨書契諸制作者。世次無徵。均目爲後世聖人。則口耳傳誦。故典莫傳。雖好故敏求。亦無從懸揣也。夫孔子生當周季。外史、內史掌其書。老聃、萇弘記其迹。文獻略備。鈎稽較易。猶不敢追述前古。致滋疑誤。況去聖久遠。墳典喪失。鑽研故紙。尚論古初。其不鄰於妄者蓋幾希矣。然管子有言曰。昔者七十九代之君。俱王天下。又曰封太山、禪梁甫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無懷氏乃至伏羲、神農。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甫者蓋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塲者千八百餘所韓詩外傳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太史公亦稱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興。然則無懷以前。握符登極爲萬物主者。豈直三皇五帝而已哉。吾意玄黃剖判。品庶繁孳。鮮食日艱。乃肇戰爭。戰必有群。群必有帥。邃古部族酋豪。其湮滅弗彰者。何可勝紀。後人仰法宣尼。遠紀伏羲。前此君長。概從刪削。誠有當於傳疑之旨。然欲搜採國聞。揄揚舊德。述事物之原始。紀人群之進化。觀其會通。得其要領。則不免於遺漏。司馬貞譏太史作史。記古今君臣。宜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爲一家首尾者此也。况乎君臣之

始。政教之原。禮樂文化之興。日用器物之備。有開必先。非可蹴及。舉其大者言之。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黃神始制官統。燧皇始立官名。則君臣名位之始也。几蘧之時。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燧皇時始有夫婦。伏羲時始制婚禮。則人道之基也。上古人民少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蟲蛇。聖人有作。構木爲巢。以之群居。天下號曰有巢氏。上古民食果菰蟀蛤。腥臊臭惡。傷害腹胃。而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天下號曰燧人氏。則宮室飲食之原也。他若伏羲畫卦。而史皇始作圖。按圖即象形象事之獨體文即所稱古文也黃帝乘馬。而軒轅始作車。此指禪通紀之軒轅氏凡世本所記十五家。後世歸美於羲皇者。孰知其智創巧述。經歷長期。實本列聖之心裁。而非數人之創獲歟。今世華士。謂文化大啓。實由黃帝西來。移植東土。數典忘祖。其效亦可睹矣。宋羅泌有言曰。後世之史患乎詳。前世之史患乎略。患乎詳者。惡其搜採諛聞。臚舉瑣故。如賈豎計賬然也。患乎略者。惡其連踐其文。濛瀕其說。不得開化真迹也。夫事苟無徵。固不可鑿空影射。至事有可徵。任其湮沒。反使誘言詖辭。售其姦欺。乃至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至可哀矣。故乃博采諸子傳記。旁徵圖讖。擷其質實。遺其虛誕。爲通史前紀一卷。至禪通紀無懷氏止。自遠古三皇始。說有差歧。理有闕塞。爲論明之。庶幾究窮源委。足備一家首尾焉。

若夫雜書小說。多稱盤古。鄭樵斥爲誕野。今仍置不錄云。

## 例六 紀傳

史有紀傳。記注逾詳。而史以記事之義。亦隨以晦。蓋太史公承暴秦焚坑。墳、典、略盡。始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全史。君臣賢否。彙於一編。後史奉其成式。守其科律。相承記錄。世無失事。列諸正史。傳諸後禩。庶幾孔左復一大宗也。雖然。古之爲史也。將以記事。非記人也。禮稱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事經春秋。固無論矣。若夫言經尚書。植體特異。然而發話言於臣下。是爲誥、命。貢嘉猷於君后。則爲謨、訓。類皆見諸行事。本非空談名理。故史職雖分左右。史文無殊事言。許叔重釋史字曰。史。記事者也。而事字從史。次史部下。足明史者著事物之蕃變。究典章之興廢。若尚書、逸周書、春秋、世本、汲冢紀年等。皆其志也。至於朱戕、伯與。名著典、謨。八元、八愷。號彰左氏。則紀事而人附見。非記人而事附著。孔子作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桓、文。人也。而稱曰事。主客相從。不容假借。自馬遷創爲紀傳。以人爲經而事爲緯。帝王臣庶。詳列其始末。典章事迹。錯出於書

傳。寧割事以狗人。類削足而適履。有如同紀一事。散著數篇。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在高紀。首尾錯雜。稽檢難詳。又其甚者。本紀徧書瑣事。列傳唯述軼聞。有如龍顏隆準。置諸高祖之篇。霸國顯君。不詳管晏之傳。求諸典謨。孰云其當。至若後史承流。變本加厲。有若新唐五代。遞載官階。則以方司殿格而爲史矣。南北史專詳門閥。則以家傳世錄而爲史矣。臚一人之行狀則有餘。考當代之行事則不足。轉相祖述。史法蕩然。固由繼承者罔識變通。抑亦創始者貽謀未善也。至史遷發例。厥有表志。旁紀年世。總述典章。信爲作者之隆規。惜後史罕明斯義。或除二體。如三國、梁書、陳書、齊書、周書及南北史無志。三國、後漢、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各書及南北史無表。一代史蹟。僅紀傳數篇。依式編次。聊充成數。尋其紀述君臣。標列題目。乃似班固之九等人表。而詳加分注。等王儉之百家集譜。而略具品題。清季浮士。目爲族史。譏爲家譜。有自來矣。故今茲紀傳。略異前修。紀則編年。備書大事。以爲傳志錄譜之綱領。傳則紀事分詳顛末。取足與紀相發明。史通本紀篇曰紀者既以編年爲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又列傳篇曰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如是則堯眉舜目。可不紀於虞書。玉篇卷四目部引尚書大傳曰堯八眉舜四瞳子禹跳湯扁按此當爲虞夏傳語經不詳者經紀大事傳錄瑣聞也即此可證遷紀詳高祖

龍顏隆準之非法惠公元妃。不必彰於麟筆。而紀名傳體。可以無嗤矣。史通本紀篇曰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全爲傳體有異紀文按後世唯歐書帝紀差免斯弊事關天下存亡。匪爲前人作家傳。迹涉朝章興廢。不效方志記鄉賢。則國史與野乘。兩有區分矣。前者以春秋之法律本紀。後者以尚書之法革遷傳。非敢好爲更張。蓋以救遷史記人之極弊。而復古史記事之大法也。或曰。子既不承遷史舊體。而用紀傳舊名。其可乎。曰。紀傳之稱。古初有之。遷襲其名。責實多謬。說文釋紀字云。絲別也。此紀字本義也。以紀有治理之義。引伸爲凡分理者之稱。詩棫樸正義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以紀有總持之義。引伸爲凡總會者之稱。詩常武箋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猶言諸水之總匯也。史之以紀名者。莫夙於禹本紀、竹書紀年、泰古以來年紀三書。班固帝紀。取法春秋。稱春秋考紀。是春秋與紀爲近。古紀散亡。存者僅春秋及竹書。春秋原本魯史。分年別記。總括大綱。竹書本魏史。記述大事。略似春秋。杜預謂古者策書記事之常。信不誣也。然則史以紀名。其要有二。條分縷繫。一絲不紊。一也。執簡馭繁。若網在綱。二也。遷序帝王。本循傳體。橫施紀名。謂其義取分理。則非編年繫事之常。謂其義取總持。則非提綱挈領之舊。知幾論史。僅嗤其項羽本紀。上下同載。君臣交錯。周秦上世。爵乃諸侯。名隸本紀。抑猶察秋毫而不見與薪也。夫司馬巨細畢書、



洪纖備錄。既失紀體本真。則今茲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自深合春秋義法。安可避依襲之小嫌。而忘古紀之成法乎。說文釋傳字云。遽也。走部云。遽。傳也。二字轉注。義互相足。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注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此傳字本義也。引伸傳、遽之義。則爲凡展轉流注之稱。故解經記事之書。多稱曰傳。公羊定元年傳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注傳謂訓詁易乾卦釋文傳以傳述爲義。史通六家篇傳者轉也。轉受經旨示後人。考古人著書。以傳著者。其流有五。有纂輯本事者。其源出於孔子。太史公稱孔子序書傳。又曰書傳禮記自孔氏。班固亦稱孔子纂尚書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明孔子序書。兼錄其傳。墨子說武王將事泰山隧之事。引傳云云。孟子對湯放桀、武王伐紂之間。云於傳有之。繹其辭意。皆書傳文也。左氏述內外傳以釋春秋。漢藝文志云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公、穀說經。閒詳本事。皆書傳之流也。又汲冢書有穆天子傳五篇。述穆王西征。首尾完具。大與紀年相呼召。意亦紀年外傳。猶國語之附於春秋也。有疏通義旨者。其源亦出於孔子。漢書儒林傳序。稱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顏師古注。傳謂象象繫辭文言之屬。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引易大傳云。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是徵繫辭文也。劉向引易大傳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則節約坤卦文言說也。十翼之作。體各有異。是故有通論。有附經。有序錄。有略例。要皆

發明大義。其次有公、穀傳春秋。伏勝傳書。韓嬰傳詩。子夏傳喪服。左氏釋經。間詳義例。皆其流也。有轉釋詁訓者。其源出於子夏。荀勗中經簿。有子夏易傳三卷。隋經籍志。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唐僧一行易纂、孔氏正義、陸氏釋文、李氏集解均引之。多訓釋字句以明經義。至漢則書有孔安國傳、詩有毛詩故訓傳、禮有馬融傳。皆其可考見於今者也。有綜貫六藝者。其源出於孔門。則論語、孝經是也。隋志稱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錄。孔子既叙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於道。仲尼既沒。遂論而輯之。謂之論語。是論語講肄六藝之作也。鄭康成六藝論云。孝經序疏引孔子以六經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是孝經又總會六藝之書也。漢隋各志。均置論語、孝經於六藝之末、五經總義之前。亦以其詮釋群經故也。自漢以來。通稱論語、孝經爲傳。語本玉海卷四十一漢初古意猶存。師法未泯。解經爲傳。此其明證。此外則有自爲經傳者。其源出於諸子。管子有經言經解。韓非子內外儲篇。有經有傳是也。自後漢鄭氏次老子爲經傳。見漢書藝文志宋朱子亦次大學爲經傳。經典釋文虞史既述二典又叙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三謨金仁山曰二典虞書之經三謨二典之傳蓋古人著書。前則綜舉大綱。後則覩縷細目。殆猶洪範先列九疇。周官首陳六典。綱即其經。目乃稱傳故也。五家之傳。體制各

異。同爲解經。故孔穎達云。大率秦漢之際。解書者多名爲傳。見春秋序疏以此推之。傳者對經爲名。傳依經而作。經須傳而解。爲周秦時之定法。論衡書解篇云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探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傳殆未有專記一人事迹。而爲一人作傳者。馬遷作史。既舉紀名以奉君上。又持傳號以授人臣。人各一篇。兩俱無當。而孔門傳注之家法晦。諸子自爲經傳之義例亦乖。夫史文之傳。類詳本事。書傳左氏。其成法也。書傳述本經之委曲。左氏推本事之始終。安有以人爲別。牽於類次。書事則病人。書人則病事者哉。即曰本紀、列傳。自爲經緯。史通列傳篇云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揆諸古法。庸詎乖謬。然帝王細節。詳於紀中。家人瑣事。錄爲列傳。經傳無殊。棍殺尤甚。夫豈若諸子爲書。分枝立幹。儒家立論。網舉目張者乎。是故書傳、左氏。依經作傳。管子、韓非。自經自傳。墨子亦有經有經說陳編具在。皆所取裁。若司馬所列。直家傳之濫觴。惡在其能仿佛古人也。然則傳以事別。固已正司馬之失。傳以釋經。則又守前史之成。經緯釐然。名實相副。奚不可者。此所以革遷史之體而仍襲其名也。

## 例七以經爲史

昔劉向部次群書。辨章流別。次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泰古以來年紀諸編於春秋後。明歷世史志。其源出於經也。至隋世王通中說。稱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也。夫謂史出於經。窮六藝之流裔。謂經出於史。究三史之本原。一則自上而窮下。一則循流而泝源。立說雖殊。咸能自立。奚以明之。蓋六藝既明。大道昭晰。百家諸子。爭相模擬。揚雄、馬融、孔衍、柳正卿、王通之徒。並倣聖經以廣孔氏。雖失則僭。其所規者大矣。若史官載筆。鴻儒執簡。或規六家。或標二體。要皆本六藝以植體。窮流變以闡義。自春秋出者曰編年。自尚書出者曰紀事。自官禮出者曰政書。此則史之體例。出於經者也。書契既傳。繩棄不用。史官既立。籍由是興。前史所書。實綜蕃變。隋志稱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凡百篇。編而序之。是書出於史。史記稱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是春秋出於史。詩序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跡。

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是詩出乎史。此則經之本原出於史也。蓋史司典籍。起自唐虞。後漢班彪傳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有史官以司典籍古者禮樂掌諸宗伯。藏其副於故府。尚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大戴記云伯夷虞史又老聃爲周史而明禮萇弘爲周史而明樂孔子訪焉此禮樂掌於史之明證易象掌諸太卜。置其貳於太史。左傳韓子觀於太史見易象與春秋史宓之藏。圖書之藪。蓋六藝所自出。清季史家。謂六經皆史。亦有由矣。至於六藝次第。古稱詩、書、禮、樂、易、春秋。教學之方。先其易者。而劉向部次。始循世代。曰易、書、詩、禮、樂、春秋。春秋之後。附以史記。明六藝編次。時相次也。代相接也。春秋紀平王。禮、樂紀周初。詩頌紀殷、湯。尚書紀唐、虞。易傳紀羲、農。戰國楚漢史記諸篇。相承勿替。雖百世可循也。然則六經爲前古之史。諸史即後世之經。經史無分。此其明證。故今茲纂輯。周秦以上。詩、書所載。易、春秋所記。皆加採錄。非敢以經爲史。復古代殺雜之弊。亦引經作傳。附孔門傳經之例也。惟是司馬上采詩書。多易詁訓。班固遠述禹貢。自具剪裁。下至胡宏皇王大紀。金履祥通鑒前編。甄錄古史。全採六經。然彼此割裂。首尾顛倒。昔溫公修通鑒。斷自戰國。不始唐虞者。言不敢損益六經也。以溫公所不敢者。而彼毅然爲之。無惑乎割經侮聖者比比也。故今所錄。頗懲前失。書則依書序大傳。順次編撰。詩則依詩序鄭譜。按時錄入。並論輯舊

事而爲之傳。或先經以張本。或後經以終事。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見義。亦猶孔子序書。兼錄其傳。丘明傳春秋。專述本事也。章句不明。則事義不顯。故錄述舊說。分注於下。詩取毛、鄭二氏之長。書祛今古兩家之蔽。義取明經以證史。非關黨同而伐異也。若夫春秋據魯。文存內外之辭。三聖述易。義闡天人之奧。雖強經以就史。必因人而附見。故茲編所載。春秋揭諸孔子刪定群經之次。備載公、穀二傳及左氏之傳義例者以明之。易則畫卦重卦。繫諸伏羲。卦辭爻辭。繫諸文王。彖象繫辭文言諸篇。繫諸孔子。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從其朔也。其解說則以伊川易傳爲本。而附出己見焉。又若禮經殘闕。存者士禮。樂經全亡。存者樂記。蓋周初禮明樂備。二者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孔子從周。有德無位。制禮作樂。自仰時王。有刪定之盛心。而不能見諸行事。二者雖足徵周代之規模。要不能視爲孔氏之定本。他如禮記傳諸二戴。周官出自河間。深者見古人制作之精。淺者啓後世紛更之漸。則又爲本書樵采之資。不得與易、書、詩、春秋並列也。

例八書法

詩、書。編錄之史也。春秋。撰述之史也。編錄者篇自爲義。其例簡。撰述者枝幹相生。其例繁。故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丘明受經。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稱凡者五十。杜預言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則例之所起亦古矣。考五十凡例。其繫於典禮者十有六。桓三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以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莊二十五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莊二十九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三十一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見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僖元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四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於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八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司不祔於姑則勿致也二十凡啓塞從時三十三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文元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二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宣十九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成八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襄元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援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十二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因典禮而及於書例者二。桓二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

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五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重見者四。隱七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死則赴以名與僖二十三年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同昭四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文十五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曰入之與襄十三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勿地曰入同宣十七凡稱弟皆母弟也與上凡太子之母弟三句同其實爲義例者二十有八。隱九凡雨自三日以上爲霖平地尺爲大雪十一年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桓元凡平原出水爲大水九年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莊三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六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十一年凡師敵未陣曰敗某師皆陣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僖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二十七年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甯曰如某出曰歸於某二十九年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凡物不爲災不書僖五年凡分至啓閉必書望雲物爲備故也九年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皆曰子二十三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二十六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文三年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七年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十四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宣四年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七年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十六年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十七年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十八年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成十二年凡自周無出十五年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十八年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襄十三年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定九年凡獲器用曰得得用曰獲然亦有傳不言凡而亦爲達例者。如隱元未王命不書爵非公命不書公不與小斂不書日僖二十七用夷禮日子襄二十一以地來雖賤必書之類杜預謂傳之義例。總歸諸凡。蓋未然也。遷、固有作。史法大備。惟序而不例。



稽求惟艱。蔚宗、令升。始立科條。鄧粲、孫盛。復顯區斷。先軌未遠。史例復興。爾後若沈休文之於宋、蕭子顯之於齊、檀氏之續陽秋、魏收之紀拓拔。均有序例。見諸史通。其在於今。非亡則缺。温公通鑒。遠述邱明。而前例遺稿。中遭散亂。南渡後。其曾孫伋。始掇拾殘餘。定爲三十六例。綴以四圖。今所存者又止十二。或疑其併。然并計細目。猶僅及半。蓋一再缺矣。所幸與內翰道原諸帖。論難多精。放之皆準。朱子準春秋而爲綱目。立例目十九。發凡百有餘條。條例之繁。於斯爲至。獨其分類未明。前後複出。立名失當。正附混淆。斯蓋詞煩而寡要。未能理切而功多也。夫紀載之體。非著統無以繫年。以甲子紀年非古法說詳後非表年無以首事。紀事在夫屬詞。而屬詞必先正名。故是編立例。斷以四目。

一曰統例。春秋大一統者。正王室以正列國也。古者諸侯各君其國。天子僅爲之長。正朔不奉。制度不一。孔子戚焉。故紀年從魯。而冠王於正。以爲一正朔之漸。正朔不一本非善法而春秋侯國自紀其年已成通例非孔子所能變更故冠王於正以爲之漸公羊傳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厥義甚明。何休詁統爲始又立黜周王魯改制諸說大戾公羊之旨易繫始庖犧。而繼以神農、黃帝、堯、舜。書始堯、舜。下逮商、周。春秋正周以正列國。是數代者屹然爲天下正統。弗敢議焉。周之亡而有秦。史遷次於周正。班固列於閏位。漢之亡而有魏

蜀吳。承祚頗主當塗。鑿齒又右橫目。東晉永終。南北倣擾。宗符璽禪讓之文者。帝制金陵。襲五德生勝之說者。京師河朔。唐衰而五季鼎沸。宋敞而北寇陸梁。重傳宋者用梁汴以承唐。崇授元者進遼金以抗宋。歐陽修以宋承周周承漢遂推之至於梁以之承唐托克托等以元承金承遼遂以宋遼金分立三史清臣續三通亦倣其例繼宋者元。代明者清。以夷狄而全有中國。開古未有之局。正統之訟。益焚如矣。夫正者中而不偏之謂也。統者承而不絕之謂也。天下之偏與絕也多矣。而論者必欲繩而直之。罽而方之。重正者則謂絕可爲統。因是而奪五季之統。奪五季則不得不奪宋齊梁陳。奪宋齊梁陳。則不得不奪秦晉隋。奪秦晉隋又不得不奪宋。由是自宋以前。獨得漢唐爲正統。而唐受於隋。無異周禪於宋。二者又去其一。至元清之當黜。無俟言也。重統者則又謂偏可謂中。故亟予秦晉隋。由秦晉隋推之於宋齊梁陳。廣之及五季、元、清。循是而伸之。即新莽亦弗當絕也。正伸則統屈。統存則正亡。名與實違。莫此爲甚。善夫溫公之論曰。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耶。則陳氏何所授。拓拔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耶。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士。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統耶。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辟王。是以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

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全用天子之制。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其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綱目根本通鑒。而稍別其名。謂混一爲正統。列國爲無統。通鑒於王莽。始終皆斥其名。從共工窮羿之類也。綱目正之爲篡賊。通鑒於劉玄題曰淮陽王。稱爲更始。從子般奚齊之例也。綱目正之爲不成君。復於四者之外。別立列國、建國、僭國諸目。以極古今之變。可謂勤矣。然得者固多。而失者亦不鮮。如無統之時。分紀兩國年號。非編年之正法也。昭烈僅據一隅。而以之統三國。違其實也。篡賊以王莽、呂、武並列。夫呂后雖嘗稱制。然仍立少帝。後人猶有謂爲真孝惠子者。未嘗更姓改代。則亦東漢臨朝六后之比。特惡加甚耳。武后則改唐爲周。自稱皇帝。毀唐宗廟。而立武氏七廟。乃真王莽之比。同呂於武。失其衡也。且呂、武既同於莽矣。王莽稱名。而呂、武稱后。是不公也。武后既爲篡賊矣。篡賊干大統者也。其時不當更有真主。中宗之紀

年胡爲乎。若謂緣公在乾侯之例。昭公在外。魯未嘗更立君。季氏未嘗稱侯改元。非此之倫也。通鑒以後。惟宋號爲長治。幅圓雖劣於漢唐。實遠軼於商周。托克托之盲識。許衡之妖辭。弗待砭矣。而矯枉者或過於正。於是有本公羊不予夷狄主中國之義。黜元清不得承冠帶之倫者。嚴則嚴矣。而義未盡也。夫春秋時中國固有主也。故義不容予。元清之代。中國固無主矣。無主而猶欲其勿主。得無有素王在乎。顧棟高云。世變所趨。不得不存之以紀其實。如楚始書荆人。繼書楚人。後書楚子。此因其勢漸盛。交通於中國。魯史書之。聖人亦因而不變。所以紀世變也。若概書曰荆。則蠻夷猾夏之實。轉不可得而見。乃或以爲嘉其慕義而進之。或因一事之合禮而褒之。皆非也。知是則黜奇渥覺羅者。無損於彼。而反沒華族受屈之實。甚不可也。是編所紀。削正統僞統偏統諸名。揆諸其實。總六寓者謂之統一。秦漢晉隋唐之後。繼以宋元明清。帝偏隅者謂之分據。一以通鑒爲斷。不從朱子帝蜀之法。干大統者謂之篡賊。王莽之列。廁以武曌。據位未久而亡。謂之不成君。更始以後無聞焉。統一之代。則大書紀年。其間如五胡之廢興。遼金之起滅。分注其元而闕其年。分據之代。仍依通鑒以一國紀年。兼採綱目之意。注他國於下。綱目以甲子紀年。然甲子僅六十周而復始。若不以一國紀年。不知爲何時甲子。若連稱數國之年。亦不合法。惟通鑒於紀年者稱帝。其外稱主。此則於敵國之稱帝稱

王者。悉仍其舊。但加國號以示別。漢唐未統一之先。亦依此例。溫公所謂不誣事實。近於至公者。此殆庶幾焉。

二曰年例。其別有四。其一紀年。太史公云。儒者斷其義。馳說者聘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紀世謚。蓋上古史臣。專紀言事。四代之書。其歸一揆。斷義馳辭。誦說詩書之所爲。無與於史矣。若曆人所取。則漢元殷周諜曆、見漢書藝文志劉歆三統曆、見漢書律曆志僧一行大衍曆其流也。數家所隆。則鄒子終始。見漢書藝文志其流也。譜牒所紀。則諜記見史記三代世表世本。帝王諸侯世譜、古來帝王年譜二書見漢書藝文志其流也。數家之初。與史分馳。不相爲用。春秋有作。曆譜言事。始合於一。東周以前。勿可考矣。乃後史表年。憚於闕疑。史記始共和。竹書始黃帝。逮宋邵雍。以數術極變知來。順推而上。肇自放勳。宋人多本之。如胡宏皇王大紀、張栻經世紀年、金履祥通鑑前編。則全依經世者也。張衡編年通載、朱黻紀年統論。二書無傳本目見文獻通考經籍部則與經世互有出入者也。惟劉恕通鑑外紀。近倣曆年。遠規史記。共和以上。別爲疑年。恕別有疑年譜猶有丘蓋之義焉。夫周之春秋。起於宣王。說見序編年始此。猶有說也。玉海四十六汾王以上諸國有世而無年至於共和則國各紀元越此而前。書傳無徵。而未孫數典。如綉貫珠。豈其能之度越古人哉。蓋紀年之體。不容斷

闕。載一漏萬。先聖勿爲。而策書所傳。不無一二可徵。好奇者遂掇其大事。傳之曆譜。或又旁綜數術。雖或穿鑿失當。然百慮必有一得也。今自堯以下。略依經世。參之曆譜。而折衷於六藝。其灼然不易者著之。臆造無根者削之。疑者存於傳。信者列諸紀。闕年而不闕世。春秋以後。則世無失紀。年無失名。無事必書其年於徵信之中。寓存古之義也。其二紀月日。古史或月而不歲。書稱一月戊辰。或日而不月。詩稱吉日庚午。母乙鼎之乙巳。父乙鼎之戊寅。厥例尤繁。春秋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千歲之日。可坐而致。後有作者。無以易矣。惟春秋無事。必書首月。四時具然後得爲年。月日之紀。公、穀至以爲褒貶。左傳、通鑿。俱繫月日。綱目則非日食例不書日。今紀從綱目。傳從通鑿。酌詳略之中也。其三紀甲子。顧亭林云。爾雅疏。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爲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闕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歲名。原注周禮哲篋氏十日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之號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漢以前初不假借。史記曆書。大初元年。名焉原注即闕字逢攝提格。月名畢取。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賈誼鵬賦。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鵬集予舍。許氏後

叙。粵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名。不與紀日同。然太史公十二諸侯。已提六甲。東漢漸見於書牘。後漢張純傳言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朱穆傳言明年丁亥之歲又王莽下詔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填在明堂蒼龍癸酉德在中官是又在東漢之先杜預釋左傳。分注甲子於年首。文之由繁而趨於簡。其勢然也。溫公通鑒目錄。復用古名。鄭樵乃謂歲陽歲名。不可以紀歲。猶一元大武柔毛。不可以名牛羊。其說誕矣。然沿習已久。古名亦不適於今。故依綱目。大書甲子於年首。不稱歲陽歲名。昭其簡也。其四紀元。春秋之時。國自爲元。漢初猶承其舊。諸侯王自稱元年。如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是也。列侯亦自稱元年。如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平陽懿侯曹參元年是也。東漢則無此矣。古者有年而無號。漢武始稱建元。後世因之。凡此二者。後勝於前。泥古者必從而非之。其失甚矣。惟文帝中歲改元。後以爲例。年號禁如。不可復理。又或更姓之際。此歷未終。彼號已建。通鑒於此。皆以後來者爲定。其失滋甚。如漢建安二十五年十月。魏始稱帝。唐天祐四年三月。梁始干位。而通鑒於年首即書黃初開平。是壞名教之防也。莊宗同光四年。便繫天成。而內書李嗣源討鄴。潞王清泰三年。即標晉號。而內書石敬瑭反。是乖敘述之體也。至後人一年兩繫之法。屈天時以就人事。尤爲不經。今遵綱目。凡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爲正。其在廢興之際。關義理

得失者。以前爲正。而注所改於下。著其實也。

三曰名例。名之所起。有緣於物者。有緣於義者。緣於物者。初見物而假爲之名。因名以志其物。如名炭爲炭毫無意義後制形聲之炭字又見炭係黑色反以黑色爲炭色是也尹文子所謂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也。緣於義者。因其物之官能形色而制之名。如總百官者爲冢宰通古今者爲博士有意義可尋者是也循名可以核其實。左傳所謂名以制義、義以出禮者也。此其爲說。莫精於荀子。荀子曰。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此緣於物也。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此緣於義也。名之所成。有布之法令者。有沿於民俗者。荀子云。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此布之法令者也。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此沿於民俗者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曰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聖王歿。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仲尼生周之季。蓋丁其時。故春秋之作。尤以正名爲急。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民。殷人先罰而後賞。春秋亦多誅而少褒。故或謂之爲刑書。其刑名之從商與否。雖勿可知。然荀子云刑名從商者。乃言商之刑名善。而後王從之。則從商從周。無以異也。至於書



五等之爵。則爵名從周也。不取公羊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之說。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從公羊則文名從禮也。器從名。地從主人。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則通遠方異俗之鄉也。有時而欲偏舉之。則爲之共名。荆用廣卒。齊作軌里。約之曰師。宋官多師。楚官多尹。約之曰大夫。有時欲偏舉之。偏原誤作徧。則爲之別名。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約言以示制。得雋曰克。勿地曰入。立簡以馭繁。如不立此名。則當言某事公曾與謀。某事公未入謀。某戰大得勝。某國攻城已破。而不有其地。墨子曰。名達類私。荀子曰。偏舉之。故謂之物。物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而後止。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而後止。小別私也。大共達也。類則大別與小共也。必推之至於無共與無別者。所以使志無不喻之患。而事無困廢之禍也。有時而欲攝舉之。則爲之兼名。聚卒曰師。聚室曰邑。荀子云。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然或兼單相勝。則又各從其宜。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是也。有時而欲易舉之。則爲之化名。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戰不言伐。伐已化爲戰也。餘同。荀子云。狀同而爲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然有時二實未化。而有所偏重。則又舉其重者言之。如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是也。至於吳楚僭

王。稱之曰子。則奪其僞而裁以正。齊豹承嗣大夫。書之曰盜。則極諸義而易其稱。此又本義以正名也。尹文子曰。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命物之名今號形容詞毀譽之名今號抽象名詞賢愚當作賢賤不肖之上賢字及賤字解與愛憎二字同爲動辭春秋之義。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著其義於實。變文以見意。然不嫌者其偶。而顯別者其常。如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是異其貴賤也。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是殊其美惡也。自秦以來。交通之廣。越於八譯。制度之繁。軼於三代。其名視古爲繁。而封建既除。九有一道。篆隸繼作。百家同文。又較古爲一。前王之名。不能盡行於後矣。是編所紀。刑名、爵名、文名。悉從時王之制。如漢之官爵殊於周、隋之五刑異於秦。綿蕞之儀。開元之禮。有因有革。代各異名。仍用其朔。無取更張。惟漢制公侯有國邑曰封。無曰賜爵。而後之無國邑者亦曰封。今則正之曰賜爵。戴記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後史本之。今從陸淳說春秋之例。天子曰崩。王侯以下概曰卒。陸氏說見春秋纂例若此之類。稍加釐定。散名之從諸夏者。則用諸史之成文。上太、上皇、太后號曰尊。皇后太子曰立。改封曰徙。詣官府第宅曰幸。學校曰詣曰視。此等亦爲文名私出曰微行。公卿以善去曰罷。以

罪去曰免。逆上曰反。爭疆曰亂。犯順曰寇。伐夷狄盜賊曰征曰討。調兵曰發。集兵曰募。整兵曰勒。行定曰徇。行取曰略。肆掠曰侵。掩其不備曰襲。合勢曰連兵。並進曰合兵。在遠而附之曰應。相接曰服。屬曰從。益其勢曰助。援其急曰救。開其圍曰解。交兵曰戰。尾其後曰追。環其城曰圍。敵逆命曰抗曰拒。小敗曰不利。彼爲主曰不克。將帥死節曰死之。寇得城邑曰陷。居曰據。執其長帥曰禽曰虜曰獲。定其亂曰平之曰悉平。戮其罪人曰誅。師入曰還。全勝而歸曰振旅是也。其通於遠方異俗者。則效法春秋。地人名從主人而譯其音。事物名從中國而譯其義。邇者瀛海大通。佞書儂語。炫目聒耳。淺學之士。臆譯新名。罔徵故訓。竄濫鄙俚。匪可言喻。茲特根本小學。旁徵舊聞。務使義絕紛歧。詞歸爾雅。以無戾於正名之旨。此則本書所以自勉也。

四曰辭例。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辭者即孟子所謂其文則史。比次其事。屬合其辭義。以載焉。左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微而顯者。隱其詞而露其義。由內而之外也。志而晦者。露其實而晦其意。由外而之內也。太史公所謂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即是此義但春秋亦有本隱以之顯者此則史公所未言也婉而成章者。圓轉而成。同邊而之中也。盡而不汙者。徑直以達。由中而之邊也。懲惡而

勸善者。屬辭之通義。恐四者猶未盡。以此括之也。杜預以文此義彼釋微而顯以約言示旨釋志而晦謂婉而成章專指避諱無論不倫且不能該括經中書法疏因謂志而晦是周公舊凡婉而成章盡而不汙均夫子因舊史懲惡而勸善與微而顯僅有緩急之分則微而顯一語足矣何必分爲五乎後史之論書事者。荀悅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釋五志。謂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能技藝殊異則書之。劉子玄以爲未盡。更廣以三科。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以此數者爲實。而裁以春秋之法。庶乎備矣。乃馬、班而後。古道式微。齊史以袁劉爲逆黨。晉書目凌誕爲叛臣。是謂曲筆。鄭樵所以致慨也。官階則一命必書。祥瑞則百祉羅列。是謂繁文。子玄所以致譏也。迨通鑿翦其譾言。綱目裁以義法。二者之戾。稍知免矣。是編所述。尤貴精闕。故總攝諸科。分爲四例。有備書以紀要者。凡天子加號、作陵、追尊、改葬、立廟、立皇后、太子皆書。紀大事也。凡建置、興作、巡幸、錫命、大赦殊禮皆書。著大典也。凡封拜宰相、宰相卒皆書。明治亂所繫也。凡興學求賢、賜復褒勳、賢徵處士、求直言極諫、錄功臣子孫皆書。詳異典所加也。有特書以見意者。常事不書。其始微終著足以垂戒者。則書之。防漸也。微者不書。其忠孝節義足以爲勸者則書之。錄賢也。災祥不書。象緯之

變水旱之凶則書之。此專指紀傳言志則自有祥異不在此例存實也。辭賦詼諧不書。瑰辭可以諷時。談言可以解紛則書之。貴志也。有因舊以具事者。君弑者應書其主名。晉惠帝之死、唐憲宗之崩。傳聞異辭。書曰暴崩。闕疑也。篡位者必改玉始稱帝。僭偽者例書某主。而於子孫之追尊。與臣子之自稱則仍之。明僭也。有改易以明義者。興廢之際。舊史於加錫禪位。均稱上命。今依范史書某自加九錫稱皇帝。此范史書曹操例綱目因之帝王遇害。或諱曰崩。出走或書爲幸。今從綱目明正其事。宦者拜官。必書其號。方士伏罪。必存其稱。依綱目例書宦者某方士某異周於唐。正溫公混書之失。殊雄於莽。去朱子過貶之非。至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姬滿劉莊。天子而稱諱。步兵彭澤。匹夫而不名。凡史通所致譏。皆通鑒所已削。斯又無待煩言者也。此條與上明僭一條亦近名例以其爲一人之名故繫於此夫春秋爲當世之史。故多諱辟示順。是書錄前代之事。故悉據事直書。要其著國家廢興。綜生民休戚。以示治道之極軌。其揆則一。若子玄謂叙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惟書其事迹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是又在覽者厭厭而得之。非可悉喻矣。

## 例九志

周官保章注云。志古文識。論語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蔡邕石經作志。多見而識之。白虎通作志。識者知也記也。見而知之。知而記之。守先待後。儒者之責也。自汨作。詳別生分類之文。禹貢綜河渠食貨之政。器物臚於典寶。庭實具於顧命。志之作書開其先矣。周禮有作。總括庶績。統於六官。有條不紊。其節目之未詳者。則又別有書以紀之。如儀禮則春官之掌也。司馬法則夏官之掌也。九刑則秋官之掌也。考工記則冬官之掌也。國用職於冢宰。版籍紀於司徒。意當時必有專書。今不可考。蓋典章之淵藪也。古史如世本作篇。亦原物始。然語焉不詳。獨史遷八書。禮一樂二律三曆四平準五封禪六天官七河渠八體大思精。班史承之。廣爲十志。律曆一禮樂二刑法三食貨四郊祀五天文六五行七地理八溝洫九藝文十益增美備。永爲準繩。繼之者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其書皆不傳。傳者率稱志。范曄後漢書無志。十志未成劉昭注司馬彪之書以補之。律曆一禮儀二祭祀三天文四五行五郡國六百官七輿服八陳壽三國無志。沈約宋志起自黃初以經之。律一曆二禮三樂四天文五符瑞六五行七州郡八百官九南齊略因宋舊。禮一

樂二天文三州郡四百官五輿服六祥瑞七五行八比之宋志去律曆增輿服北魏間立異名。天象一地形二律曆三禮四樂五食貨六刑法七靈徵八官氏九釋老十。晉梁陳齊周隋之史。皆成於唐。僅晉隋有志。晉志天文一地理二律曆三禮四樂五職官六輿服七食貨八五行九刑法十隋志禮儀一音樂二律曆三天文四五行五食貨六刑法七百官八地理九經籍十惟去輿服入經籍餘同而隋志實兼梁陳齊周之事。本爲五史志附隋書以行唐五代三志。立目多同。舊唐禮儀一音樂二曆三天文四地理五職官六輿服七經籍八食貨九刑法十新唐禮樂一儀衛二車服三曆四天文五五行六地理七選舉八百官九兵十食貨十一刑法十二藝文十三舊五代天文一曆二五行三禮四樂五食貨六刑法七選舉八職官九郡縣十惟歐書最略。新五代僅有天文職方二考宋遼金史。同爲元修。惟遼志較簡。宋天文一五行二律曆三地理四河渠五禮六樂七儀衛八輿服九選舉十職官十一食貨十二兵十三刑十四藝文十五遼管衛一兵衛二地理三曆象四百官五禮六樂七儀衛八食貨九刑法十天文一曆二五行三地理四河渠五禮六樂七儀衛八輿服九兵十刑十一食貨十二選舉十三百官十四元稍變金。元合禮樂爲一去儀衛立祭祀餘全同金凡十三篇明全同宋。志十五惟律曆去律字餘皆同跡其因革之故。或緣於時政。如魏之官氏釋老遼之管衛兵衛是或出於私臆。未可概論。通史則鄭樵之書。列二十略。氏族一六書二七音三天文四地理五都邑六禮七謚八器服九樂十職官十一選舉十二刑法十三食貨十四藝文十五校讎十六圖譜十七金石十八災祥十九昆蟲草木二十政書則通典八門。食貨一選舉二職官三禮四樂五刑六州郡七邊防八通考增析爲二十有四。田賦一錢幣二戶口三職役四征權五市糴六土貢七國用八選舉九學校十職官十一郊社十二宗廟十三王禮十四樂十五兵十六刑十七經籍十八帝系十九封建二十象緯二十一物異二十二輿地二十三四裔二十四率用諸

史之成名。其創立者或與典章無關。如通志之六書七音校讎昆蟲草木之類或當屬諸譜。如帝系封建之類不必盡合也。荀子曰。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後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夫欲求三代後王之政。則志其粲然者矣。諸史之志。或此詳彼略。或後有前無。不足以考一政之廢興。如前漢有食貨志而後漢無之後漢有輿服而前漢無之則考此二門者必有遺缺之患三通之志。屈代以就事。詳變而略經。不足以考一朝之擘畫。一代建國其制度自有系統今以歷代州郡分配九州則不能考一朝經野辨方之制地制亦然又通考多取後來之變遷於經常之典割裂牽附尤爲無識所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以相通也。今芟蕪治要。以代相承。異派合流。同條共貫。分類十四。以備國聞。

昔在黃帝。法地形、象天文以制官。論語撰考讖及少昊而分理益密。如五鳥之司天五鳩之鳩民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雖名號不正而建置實備唐虞繼治。允釐百工。羲和布曆。元凱敷功。內有百揆九官。外有州牧師長。庶績咸熙。成功巍巍。夏商損益。有失無得。成周公孤。并於六官。三百六十。陳殷置輔。輪運輻集。有條不紊。漢少變秦制。內設三公九卿。然與周制實不相似。故其少府所屬之尚書。漸管機密。隋定尚書爲吏、禮、兵、刑、戶、工六部。有唐因之。遂赫然與周之六官相倣。然六官上無長官。而唐則隸於尚書省。其上有尚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等職。六官無所不統。而唐自尚書省外尚有四



省。中書門下祕書內侍三臺、九寺、五監、十六衛。及東宮諸府。各自獨立。不相統攝。不能與周制並論也。宋世益雜。紛不可理。臺、省、寺、監。官無定員。職無專任。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事。事之所寄。十無二三。名實不副。至是而極。明室革除中書。以六尚書秉政。始復成周之舊。然周之冢宰。實領諸卿。而明漫無所統。故備顧問之大學士。遂管大權。初懸爲厲禁者。至是無其名而有其實。蓋大權不能無所寄。而人主多惡其寄於外廷。則移其權於官中。尚書令中書令侍中漢皆官中之官久而官中者亦爲外廷。則又別置官以代之。如明之大學士至於外官。則多以京官出刺。久而京官亦成爲外官。如刺史巡撫之類此內官所以名日替而權日尊。外官所以名日尊而權日替也。以上行政官議官之興。蓋昉自唐之四岳。各代表其方之諸侯。參與內政。四岳古文謂即羲和四子分掌四方之諸侯按四子分宅四極何能在京參政說非蓋古之天子由諸侯選出(如史記言諸侯尊堯爲天子是)四方諸侯又各舉一人入京參與用人行政備天子之諮詢今文謂四岳主四岳之祭爲諸侯伯是也及夫殷商。謀及庶人。洪範云謀及卿士是貴族會議又云謀及庶人是平民會議率籲衆則進民望。率今古文均無訓按率比率也猶西人比率人口出代表此爲代表會議悉至庭則合大群。盤庚云王命衆悉至於庭蓋代表挾私把持故又開全民會議決之其詳不可考。周代親親。民治漸廢。然國有大事。仍致萬民而詢。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春秋時如晉之朝國人。議決戰

守。陳之朝國人。討論外交。猶其遺意。自漢以降。國土擴大。不可復行。國有大政。輒下中二千石議郎博士議。此外賢良文學。亦得列席。中二千石。官尊而習於政。有經驗議郎秩卑而近於民。博士通經而富於識。有學識而賢良文學。又新自田間來者。觀其與桑與大夫論鹽鐵事。往返數萬言。大夫宏文博辨。非無可觀。而卒用賢良言罷之。其尊民意至矣。以後改制。莫備於唐。三省並列。如中書取旨。議決機關也。國有政事。由諸舍人各出意見。謂之五花判事。而取決於長官。其員不由鄉民選舉者。蓋以鄉民所選。出自苞苴。不達政體。而唐之舍人。必極一時之選。欲以優秀之民。代表普通之民也。門下審覆。監督機關也。中書旨下。必送給事中。給事中以爲可者。印而行之。不可者駁而還之。謂之封駁。蓋以執政固有僉壬。議官亦未必皆聖人。故分設一門下省。專主事後監督。所以防立法之專橫也。尚書奉行。執行機關也。而其除拜僕射。必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所以溝通取旨、審覆兩機關。而去隔閡之患也。以上立法及監督官司法之任。古亦與行政分途。皋陶不列於三后。孟子答桃應問雖戲言亦足徵司法獨立之概文王罔兼於庶獄。此其徵也。周志鄉老、鄉大夫、遂大夫司教。鄉師、載師、遂師、縣師司政。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司法。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方士掌都家訝士掌四方獄訟截然分立。無敢干焉。秦廢諸士而重獄吏。漢以後頗惡獄吏。漸移

其權於守令。漢高祖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使有罪不論無罪久繫自今以後獄疑者各職所屬二千石以罪名報之皆移廷尉是行政兼司法之始行政司法。因之下合而上分。隋唐以來。刑部、大理寺、御史臺。均司刑法。明遂確定爲三法司。刑部平讞。期於無刑。御史執法。防其失出。大理原情。防其失入。三司同意則合奏。不同意則分奏。所以防賄通之姦。而持刑獄之平也。以上司法官論者每以遠西之三權分立爲美談。而不知我國之法。立法爲一。中書省行政爲二。尚書司布政門下司監督皆行之類西人以監督並於立法不如分立爲善而司法爲三。刑部大理院都察院其完密遠過於西制矣。周公制典。以官爲經。漢百官公卿表。其序如志。司馬遷因之以志百官。晉書謂之職官。北魏兼採氏族。謂之官氏。甚爲不典。隋唐始復舊名。今因之。志職官第一。

員輿之上。有天定之界畫焉。有人爲之界畫焉。天定者山川是也。人爲者郡縣是也。順天以經地者。其道合。強天以就人者。其事乖。自白阜圖地形脈道。玉海十四引元命苞云白阜爲神農畫地形通水道之脈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圖。太平御覽引太壹雜占周公城名錄云舜肇十二州。封山濬川。胥率是道。迨禹平水土。復爲九州。據山川以定界。協天地之大經。體國辨方。莫尚於是。爾雅釋地。有并管而無青梁。郭注疑爲殷制然無確據班志云殷因於夏亡所變改周官職方。有幽并而無徐梁。區畫違宜。地失其險。此變夏制而失者

也。秦滅六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漢興漸析漸增。郡國至百有三。由是置十三部。分領諸邦。得疆理之宜。魏晉以後。疆土愈削。析置愈繁。別有僑州。尤乖恒軌。梁陳齊周。州小如郡。隋時州郡。遂爲互名。經界不正。控馭無方。此變漢制而失者也。唐太宗既一文軌。因山河形便。分天下爲十道。雖異夏疆。實得禹意。開元析爲十五。別有都護、節度使等官。控制要害。總轄軍民。漁陽之變。中原沸爛。雖資師武臣力。光復故物。卒集藩鎮之勢。浸淫以成五季。宋廢藩鎮。改道爲路。由十五而十八。由十八而二十三。削弱形援。浸至不振。此變唐制而失者也。元起朔漠。入主中夏。西北所至。廣莫無垠。遂推京制。行諸九域。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一。中外之勢。訇然大變。明祖受命。徼漠盡失。規復禹甸。改省爲司。縮其區域。削其權限。清初因之。此變元制而互有得失者也。綜其因革之故。所宗者不出四代。夏漢唐元然漢本郡以立州。漢之九州多不合禹制蓋郡國先而州後略依其地配置而已唐強山以附川。分域以大川流域爲主最善唐時如河南道淮南道江南道或同系而割劣或異系而聯合多不合宜蒙古力征雖雄。經畫未密。即茫茫禹跡。代遠形遷。河濟失道。要荒啓疆。弗能泥古以立則矣。王制云。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此山川之繫於內治也。易傳云。地險山林川谷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此山川之繫於外防也。考工記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審是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山。山者。地之脊骨也。水者。地之脈絡也。西儒亦言山性塞、水性通。塞適於設防。通適於建治。是宜以川繫定區。而以山圍爲域。依此行政。則阜財任事。名物易辨也。依此治軍。則形格勢禁。防維易周也。依此布教。則順俗制宜。事半功倍也。依此興藝。則材美工巧。因地爲良也。西人有軍區自治區行政區司法區教育區之分未明此義中國處極嶺之東。西上而東下。西起葱嶺。南距崑崙。俗名托古茲達坂北得天山。爲入沙諸水繫。今新疆諸屬崑崙之南。極於須彌。俗名喜馬拉雅山爲入南海之黑水繫。俗名雅魯藏布江今藏衛諸地旁得瀾滄潞江。今川邊地天山之北。循漠而東。至肯特山。爲北海諸水繫。外蒙古自車臣汗外均屬此繫踰肯特南依大漠。絕內興安嶺。度小漠循長嶺而東。極於長白以北。爲入東海之黑龍江繫。今車臣汗及吉林黑龍江諸地此四繫者。地廣人稀。繫爲一區。腹裏之地。起祁連、賀蘭。循陰山而東至白岔。又東至長白。爲北幹。西傾岷山。至於蟠冢。循終南熊耳。折而南至於桐柏。又迤南爲天柱。爲霍山。折而北至大潛。循巢湖、滁水之北。迤而東至磨盤嶺。包滁州、來安。道六合南盡於江。爲中幹。起托古斯達坂東迤南之雲嶺。沿金沙江而西。過大理、滇中。東至於朵蓬。又東至於五嶺。折而北至武夷。又北至仙霞嶺。東盡於天台。爲南幹。其他崇岡複嶺、重關雄塞。皆此

三大幹之支蛻而旁衍者也。北幹、中幹之間。爲黃河系。河自周定王以前出漳。元至元以後出淮。秦漢至宋。由北趨南。出於漳淮之間。清季銅瓦廂決。河循濟故道。復唐之舊。孤行二千里以入海。其南水盡入淮。其北水盡入漳。淮、漳者。河之夾輔也。灤、遼二水。源北而趨南。朝宗於河。河之附庸也。漢南入沙諸水。則河之羈屬也。中幹、南幹之間。爲大江繫。書曰三江既入。說者聚訟。郭景純謂揚子江爲北江、吳淞江爲中江、浙江爲南江得之。蓋江自采石而東。分二派以入海。作經者欲明其事而不得。則以今揚子江繫於漢水之下。而名爲北江。吳淞江繫於岷江之下。而名爲中江。而浙江之長。與吳淞埒。以源淺不須導。因號以南江。而合之爲三。南江、中江者。大江之支體也。南幹之外爲盤江繫。其東有甌、閩、汀諸水。其西有富良江。則盤江之拱衛也。此三繫者。地饒物博。戶口殷繁。宜相形便。繫分數區。僉其勇怯。均其肥瘠。兼資文武。以奠丕基。則國有苞桑之繫、無荏枝之折矣。尚書有禹貢。周官有職方。漢書名爲地理。後漢更爲郡國。宋稱州郡。魏號地形。薛志稱郡縣。歐考名職方。今用古名。志職方第二。

周官大司徒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以土宜辨民物。以土圭求地中。五禮、六樂、十二教。以興民德。荒政保息。十二職。以厚民生。三物以興賢。八刑以糾慝。其職至周

也。所屬六鄉之吏。鄉大夫六人。州長三十人。黨正百五十人。族師七百五十人。閭師三千人。比長萬五千人。六遂縣鄙鄩里鄰之吏。如六鄉之數。以距王城二百里之地。十餘萬戶之民。而宣化者至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人。治民刑者尚不在此數。其吏至繁也。鄉大夫正月之吉。屬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鄉。以各教其所治。州長以正月吉屬民讀法。黨正以孟月吉屬民讀法。族師以□月吉屬民讀法，其教至詳也。俗名社會教育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其法至覈也。司隸、司稽治市。脩閭氏治國中。野閭氏治野。巡以胥。守以侯人。威以司隸。禁殺戮、禁暴民。其察至嚴也。司隸司稽隸於地方官俗所云行政警察也脩閭氏野閭氏侯人則以行政兼司法司隸禁殺戮禁暴民則純爲司法警察均隸秋官取其便也此其繁而不殺。與今遠西之政無以異。然自秦以後。多棄而勿行。是必有故矣。蓋周之王畿。雖云千里。然天子自治。不過鄉遂。家削都縣。皆有主者。而侯國以百里之地。世官略如王朝。所領者小。則察之也易。世於其地。則稽之也周。後世九州之大、萬里之遙。悉隸於天子。則察必不密。守令之官。歲更月易。則稽必不詳。此其不能行也。古者民德未進。百度未興。故必多設官以治之。設官多則需費繁。而賦於民者重。稍或不均。則野有餓莩。故所以經土地稽人民者至詳。及其久也。政與化成。鄉

曲自成約劑。而無嫌於禁網之疏。居民悉蹈恒軌。而無取於督察之密。故其置吏也簡。簡則需費少。而其取於民也輕。賦役悉以下下爲則。禹貢分田爲九等上上等蓋什取其一。而下之則所取漸輕。漢三十稅一。即通以下下爲則。則上地獲利。而下地亦不甚苦。雖不均不爲病。故比法不厭其略。此其不必行也。至於因習既深。百弊叢集。誠不可不有以激厲而振作之。而論者必欲反之往古。則多見其悖於理矣。歷史民事。多括於食貨中。惟通考析立戶口職役兩目。今綜鄉治之得失。風俗之隆污。志民政第三。

民之生也。必有所賴以生。其所賴以生者。即與民俱生者也。漁獵之代。殺以資生。游牧之代。畜以資殺。淺化之民固然。至神農始營耕稼之利。化獠狃之俗。然觀許行爲神農之言。謂君有倉稟府庫爲厲民。當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漢志農家。謂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民並耕。悖上下之序。蓋初民之習。尚未盡去也。至黃帝經畫井田。禹平水土。則壤成賦。其制益密。沿於商周。雖有貢助徹之異。而要皆爲公地分耕。至秦而廢。此非商鞅之罪也。考禹時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至成周而數未嘗增。周成王時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每口得七十畝而強。故不患其無田。而患其無人。迄乎後世。生齒日繁。土田有限。不足以資分布。此其一。如後漢和帝時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



九墾田止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可以類推井田之制。死徙無出鄉。倘世世人止一子。雖行之千歲可也。而無如不能。假如一夫而有五子。勢必排去其鄰之五家。以資拓殖。而其鄰亦各有五子。同欲拓殖而不受排擯。則其法立窮。非移民無以救濟。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於是誘三晉之民。務本於內。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民烏得不去彼而就此。此其二。古者公田稼不善則非民。私田稼不善則非吏。然人情爲公之心。多不敵其爲私。所耕既非世業。則穡事必不求精。本於地者既有肥磽之殊。因於人者重生良楛之別。授受之際。吏不免緣以爲奸。此其三。至井田既廢。豪強兼并之勢成。貧者或爲其役屬。則又別有道以馭之。因此而欲復古。是大惑也。賦稅之法。原緣田制而立。若阡陌開而欲行井田之賦。如什一而稅車甲芻糧悉出於民是郡縣立而欲復封建之役。如徵兵制是大亂之道也。太公造九府圖法。非徒以爲交易之媒。實兼以通輕重之權。觀單穆公管子所論。可知其要。其後有李悝盡地利之教。尤便於民。至輕重之術。流爲漢武之平準。王安石之市易、平糴之法。流爲和買和糴。而幣制至以楮爲錢。則非立法者之罪也。論幣制之精者劉宋有何尚之唐有劉秩宋有葉水心袁甫元有許衡何尚之云泉幣之興以估貨爲本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此即西儒斯密亞丹幣如籌碼籌多代少籌少代多之說劉秩云觀物之貴賤制錢之輕重物重則錢輕錢輕由於多多則設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設法布之使輕此權輕重之要義葉

水心云古者因物權之以錢後世因錢權之以物此說交換之際極明又云富強之道在於物多此與斯密亞丹金銀多不足爲富之說合又云楮多而錢益少不惟物不可得見即錢亦不可得而見廢交子然後可使所藏之錢復出與西儒格里森惡貨幣驅逐良貨幣之說合袁甫云比來物價翔貴正緣舊會過多如能五分去其四使新會頓復官陌則凡物十千之價者只兩千可得許衡云稱提之令每下而貫陌益落嘉定以一易二是負民一半之貨也端平以五易一是負民四倍之貨也皆精至之論會計之制。其初量出爲入。蓋太古百度未立。用里社因事釀金之法。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據平準書呂后時曾行之夏后氏五十而貢。已稍變其制。然觀龍子言貢法之不善。則此意猶存。量出之法既無儲蓄又不能節省故有凶年取盈民稱貸而益老弱轉溝壑之患及周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由量出而進於量入自唐虞已然至是始備祭用數之仿。喪用三年之仿。國有九年之畜。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而預算、決算之法。尤爲大備。略言之如太府以式法頒財司會以式法逆計職歲以式法而贊逆會職幣以式法贊會事內史考政事而逆會計職幣掌邦之賦入及會以逆職歲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等四項此預算也天官一篇言歲終則會者凡十職歲掌邦之賦入以待會計而考之司會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令考歲成司書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凡上之用財必考於司會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用之數云云此決算也至內府與玉府爲二者君與國之用不可混也職內與職歲爲二者出與入之數不可亂也內府在內反供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供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者內外互相考也職內司入反以每歲所入而考其出職歲司出反以每歲所出而證其入者出入互相考也太府爲財官之長秩下大夫司會爲會官之長秩中大夫其數視太府加倍重句稽之職也此間多含精理非近人所能喻矣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云其別有

五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既具五者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其法亦密誠所謂萬世之計也。蘇子由言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節。則取之益多。此爲不終月之計。計學不明。今乃以不終月者爲上軌。俗云私人經濟量入爲出國家經濟量出爲入則天下之至愚也。今人無藝之征古皆有之如財產稅即漢之緡錢宋之手實漁業稅即漢之海租牲畜稅即漢之馬口錢所得稅即王莽之計利自占莽令諸取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者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縫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伎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爲於所在縣署除其本計其利什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末年一切稅吏人貲三十取一罰款損作貧民費後漢謂之義錢長吏二千石聽民謫罰者輸贖號爲義錢公債始於周赧王及漢之募富人假貸劉宋謂之助用時魏師南侵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幣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家貲滿五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唐謂之率貸德宗時復行借錢令約兵罷乃償之家屋稅即唐之閉架礦業稅即唐之坑冶印花稅即周之質布周禮塵人質布鄭康成釋爲罰犯質劑之泉王安石周禮訂義江永周禮疑義舉要莊存與周官說並謂爲質劑之稅又唐有除陌之法凡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有買賣隨日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簿者投狀自集基金唐謂之捉錢貞觀時置諸公廩錢以令史主之農業銀行宋謂之青苗此外宋尚有經制月椿板帳諸錢今日苛斂愚者以爲西方文明之政古人思想所不到而不知古之暴君污吏已優爲之附誌於此史記平準。班志易爲食貨。後代因之。志食貨第四。

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是古之爲禮。專以事神。而治人則一統於法。班

志所謂刑於百度最遠也。如西人所云法治及民德日進。於是推事神者以治人。使之皆有士君子之行。此爲法治進於禮治之由其出於禮者始入於刑。禮漸廣而刑漸狹。而禮治與法治。遂相代以興。法治出於道家。道家爲中國最古政治黃帝始之。伊尹、太公行之。而管子修之。禮治出於儒家。堯、舜作之。周公行之。而孔子述之。法近於伯。可以驟強。而不可以持久。故商能屢蹶屢起。而其祚終不長。太公五月報政。而無掾於後代田常之禍。禮純於王。可以持久。而不可以遽強。故周魯雖歷世綿延。皆微弱不能自振。孔子於禮。從周之郁郁乎文。而於春秋則又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欲劑史野之平。以順張弛之宜也。其論治則。又尊禮而卑法。謂道政齊刑。民免無恥。道德齊禮。有恥且格。蓋以文勝之弊。固有必抑。而禮治之用。則確不可拔也。秦人鑒周之失。一任商鞅之法。亡也忽焉。故西漢武、宣。表章儒術。救之以文。東漢之末。法度縱弛。生靈塗炭。故諸葛亮、曹操。好尚刑名。矯之以嚴。三國俶擾。民苦誅求。故晉武以漏網弛之。六朝文羸。吏治窳敗。故隋文以峻法繩之。唐之初年。質勝於文。宋之末葉。文過其質。而其害皆中於所偏。究其歸極。於先王禮治之意。皆未有當也。荀子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儀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故禮

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至情文俱勝。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則禮治之成也。自瀛海棣通。異說騰踊。倡物競天擇之言。釀弱肉強食之禍。人欲橫流。未知所屆。誠得隆禮之君子。型仁講讓。以救其弊。始行於一國。推及於天下。使沴氣消泯。太和翔洽。舉世欣欣。同臻於仁壽之域。則視西裔之羈勒於法者。相去遠矣。史記有禮書、封禪書。漢志併禮樂爲一。更封禪爲郊祀。後漢書易名禮儀。別志輿服。新唐書又益以儀衛。今併而合之。志禮第五。

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此謂樂生於心。非聲之本也。夫觸於竅而鳴。激於電而震。此空之動而成聲也。棲於木而嚶。息於壁而吟。此物之動而成聲也。動於空者。有聲而無形。激謫叱吸。叫讓突咬。各殊其應。不可億計也。動於物者。有形聲而無音。鄭注樂記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喙口豆注。旁翼股胸。各殊其發。而同一鳴者。又各自爲聲。不可億數也。於人爲言。言之不足。長言之。長言不足。永歌之。輕清重濁依夫地。剛柔徐疾依夫人。鈎鞞格桀。蠻方之言。阿子歡聞。野人之曲。聲相應而生變。變成方而爲音。巧歷不能計矣。先王取嶰谷之竹。爲樂聲之鈞。範之以十二律。文之

以七音。曲盡天下之變。析之則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不能盡。統之則八十四鈞而無不該。所以一其聲音也。五土之民。化殊俗異。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啓態。雜陳於前。莫窮其端。先王制爲四詩。揀其過而濟其不及。使協於性情之正。所以一其志氣也。七情發於中。四支應於外。距躍三百。不可遏抑。先王制爲六舞。周禮春官樂師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使俯仰張翕。升降進退。悉協於綴節之度。所以一其容止也。以詩言志。則憂傷抑鬱之思暢而性情正。以歌永詩。則抑揚曲直之節劑而志氣舒。以音協歌。則康樂肅敬之習永而心意和。以舞節音。則步伐作止之容正而筋骸固。壹是衷於六律。則唱和有應。以類相動而不愆。平時則優柔敦厚。民樂其生。戰時則強毅奮發。民忘其死。三代之能長久者以此。自秦以下。雅樂廢而不修。然聲詩歌舞。未嘗廢也。漢魏至唐爲樂府。其別出者爲坐立部伎、蹀馬散樂。宋元爲詞曲。明季更廣爲雜劇。夫雜劇之興。蓋原於象成之旨。而加厲增華。則雅奪於鄭。古意全失。樂記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此即描寫武王伐商成功之象與後世做戲一般後世儒者知其義而不能習其數。伶人知其鏗鏘鼓舞。而不能明其義。此樂之所以日微也。類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其有當乎。史記有

樂書、律書。而律兼言兵。漢書合律於曆。并樂於禮。以後分合不一。隋志名爲音樂。今併律於樂。志樂第六。

韓子曰。上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所云聖者。以其才非僅以其德也。混濛啓而品彙生。鋸牙鉤爪。與人爭存者。何啻億萬。禹鼎所不能鑄也。洪水平而華族東。此指太古時洪水五方殊類。爰宅茲土者。何啻億萬。王會所不能解也。聖人者出。始則部人類以芟物。繼則部族類以制夷。由是以瀛海爲池、神洲爲宮。非坐而致之也。兵爲之也。兵之大別有三。首爲寓農於兵。狃獠之初。人習射獵。故皆嫻於武事。而部屬不繁。非悉起不足以禦侮。故盡人爲兵。及由行國進於居國。戶口漸繁。而征調亦較寡。於是有施舍之辨。副羨之制。較初制爲進。周禮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六鄉爲正卒遂爲副卒餘子爲羨卒正卒即今之常備兵副卒即續備兵羨卒即後備兵觀管子士鄉十五。猶不曰農而曰士。蓋士卒其本質。農者其所習之業。封建之制固然也。次爲寓兵於農。漢之所謂一歲衛士、二歲材官。唐之府兵更番入衛是也。封建既廢。附於封建之丘甲甸乘。不宜復存。而慕古者必欲法之以爲名。宜其速淪。然漢猶能支持不敝者。則以衛士材官。祇取過更。而不必用於戰陣。其所恃以赴前敵者。厥爲六郡良家。六郡地接邊塞。其民習於鋒鏑。猶有尚武之

遺。而又因其土地所宜。別爲三科。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大約巴蜀三河潁川諸處祇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只有車騎。廬江會稽潯陽祇有樓船。故足資捍禦。然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而擾邊無寧日。武帝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亦憊甚矣。唐太宗既平天下。放牛歸馬。內地但設府兵。王船山氏謂府兵者。猶之無兵也。使非以張說之言。改爲彊騎。則唐無復興之望。迂儒每謂張說改府兵爲彊騎。故不能禁安史之亂。不知彊騎初改訓練。未精。故不能遽抗強敵。然猶賴有此改。故得復興。若仍用府兵。必一蹶不起。船山之論極精確。而宋之韓魏公、王荊公。猶不之省。卒之刺陝西義勇。祇以供元昊之屠戮。河北保甲。多爲盜賊。則不知通變之過也。其稍進者爲屯田。然亦僅能維持十餘年。易世之後。不可復用。此不必遠考兩漢。觀於明之衛所。可恍然其故矣。又次爲分兵於農。自商鞅廢井田。誘三晉之民使耕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開兵農分立之先聲。唐之彊騎、宋以後之召募。皆變本而加厲者也。進化既深。初習盡變。剛柔異質。文武異宜。於是兵之盡人可能者。又夷爲職業之一。與農工商等。而論者必欲復古之徵兵。是構巢鑽燧於夏后氏之世、決瀆於殷之朝矣。至募兵之弊。罷老充伍。梟雄擁兵。則不善用者之過也。史記兵書。後人訛爲律書。漢書司馬遷傳十篇有錄。無書注引張晏之云。遷沒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新廟成列傳。凡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補之。今九篇目皆存。則兵書不應獨亡。或據太史公自序謂



律書即兵書考史記自序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來尚矣太公孫武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全段言兵不及律知律書爲兵書之說下云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更相治間不容飄忽五家之文拂異惟太初之元論作曆書第四律曆並列知當爲律曆書偶脫一律字耳律書起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以下專言兵知特言律以引起兵明師出以律之義非論律也其後太史公曰文帝時云云即兵書之結束下接云書曰七正二十八宿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就萬物也當爲律曆書之首自褚少孫不明文義見兵書篇首有壹準六律之文遂改爲律書取律曆書首章附之而兵書之名遂亡矣漢書附兵於刑。新唐書始立兵志。宋以下因之。志兵第七。

法之所起遠矣。見班史刑法志約有二繫。一爲華刑。書曰五刑有服。五刑者。流、鞭、朴、贖、賊也。書所謂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是也五服三就。鞭、朴與流賊三者異其處也。以禮推之鞭朴當就官府流刑就三居賊刑就市是爲三就魯語臧文仲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當是周制或引以釋此非流刑最繁。其別又有五。故言五流有宅。其區域止於三。故言五宅三居。蓋如後世分軍流徙或流徙之中又以遠近各分爲二并之得五其制不可考孔傳以爲千里之外九州之外四裔爲三試問九州之外非四裔而何史記集解引馬說以四裔九州外中國爲三皆不可從左傳云。宥之使遠。宥即流也。謂宥死而流流宥五刑。即五流有宅。乃五刑之一也。猶云流宥之刑有五也孔傳以流宥之法寬五刑非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魯語所謂薄刑用鞭朴也。金作贖刑。馬融所謂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也。過失犯罪許其收贖皆災肆赦。怙終賊刑。此專指死刑言。屬於天變地動。非力所

能強而犯刑者大赦之。俗云不可抗力怙其姦邪而不悛者則誅之也。欽哉欽哉。慎之又慎也。唐虞五刑互見於象以典刑下及帝曰皋陶下合觀最明杜氏通典謂劓、剕、劓、劓、劓之刑也而堯舜因之與堯典呂刑不合今不取一爲苗刑。呂刑云。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蚩尤者。九黎之君。獎亂勸暴。以求其強。民遂胥化爲盜也。如西裔之斯巴達人相尚以盜苗民勿用靈。制以刑。苗民者。三苗之君。此君在蚩尤之後勿用善化。而一治以法也。如西人謂道德法律截然二物惟作五虐之曰刑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剕、劓、劓。今文作臙官劓頭庶劓今文無則有臙。臙即劓。劓即官。黥即墨。劓劓官墨。及死刑而五。所謂五虐之刑也。班志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蓋苗族既衰。始以苗法治苗。浸假而移治苗者以治華。漸漬使然也。其後合以華刑而謂之九刑。左傳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又云在九刑不忘蓋華苗各有五刑併之得十其同者爲死刑去之得九故稱九刑然專用苗刑者爲多。及文帝感緹縈之言。去肉刑。易以笞杖、城旦。苗刑漸息隋裴政定律。滌拓拔宇文之污。魏有門房巢磔之誅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復唐虞之舊。協欽恤之典矣。史記說爲胥靡築於傅巖胥靡即漢之城旦隋之徒刑意唐虞必有此制其罪甚微有金則可贖故列於金作贖刑之內而不別爲科今之警察以一金代拘役一日其流也科刑之文。古謂之法。黃帝李法。李悝法經是也。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或質謂之刑。夏有禹刑。商有湯刑。周有呂刑是也。漢後率謂之律。周禮刑二千五百。呂刑五刑之屬三千。蓋專以入於刑者爲限。其節目不可詳。俗稱刑律

漢興蕭何因法經。益事律擅興廐戶三篇。爲律九章。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趙禹。又益以越官律朝律。司徒鮑昱。又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若干篇。都爲九百六卷。民事始具於律。律文既繁。又加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此猶西人法律博士解釋條文各有不同。凡斷罪所當引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今西律所謂條文類此。特其法律不備較爲少耳。法令滋章於是矣。魏晉以來。遞有芟訂。爰於隋唐。以及明清。歷年既久。取精用宏。首立名例。總攝諸科。西律總則亦有此意。然泛濫不精。次分六部。部復分目。目復分條。緣名定罪。即罪定刑。別有事例。輔其不逮。簡而不漏。繁而有紀。洵所謂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也。明刑所以弼教。故重倫紀。立法所以求平。故禁罰贖。重人命故殺人者死。恤死刑故必經三法司。惡析言故誅訟師。去紛歧故一法系。憂法吏之上下其手。故馭繁以簡。恐愚民之罔知趨避。故統目於綱。重其大而略其細。則綱不苛也。一成而不輕易。則民易守也。準於理而根於性。義盡而仁亦至焉。法學不明。細人鯁鯁焉。以上古之制爲西法。相尚以爲名高。言法治者遍國中。然其效可睹矣。班史創志刑法。晉以後多仍之。志刑法第八。

論語摘輔象云。黃帝七輔州選舉。蓋古法制未備。權在外酋。內廷長官。皆由各州推

選也。漸進至唐。任官咨於四岳。自是命各輔臣。不必由州選舉。而由州所委之代表選舉矣。四岳爲四方諸侯代表說見上又進至虞。命官取決於兪。則又黜代表之職。能用廷推之法矣。蓋組織一行政委員會取決多數故曰兪其法略如明之廷推舜初即位猶云詢於四岳命九官則無矣夏商以降。內廷長官之任命。全操於君上。惟鄉遂自治之吏。由民舉之。其制以周爲最詳。周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賓禮賓之。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注。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據此則民於選舉自治官吏以外。又得選舉府中官吏。但非行政長官耳。推其必由民選之意。原欲以伸平民。而其實乃以成貴族。其故何也。蓋平民鑒別之才。不必高於士大夫。道德純厚者。決不屑枉道以干世。於是黜而健者。遂利用之以博顯官。既得之後。益用其財力權勢。植根深固。子孫相承。遂成貴族。迄夫春秋。牢不可破。樂郤、狐先之驕淫。崔慶、陳鮑之僭亂。非待自滅。不能替其簪纓。以致學備王佐。而簞瓢屢空。才堪南面。而山川見舍。賊天經而傷民獻。莫此爲甚。迨漢高以平民襲尊。將相皆起自屠沽。大惡貴族之制。始易民選爲官選。詔有意稱明德者。郡守親爲之勸駕。文帝繼之。詔舉賢良。武

帝益宏其制。郡察孝廉。州舉茂才。由是山林遺逸之士。得以上進。觀元朔詔云。或闔郡不薦一人。是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其議不舉者罪。有司議不舉孝不奉詔也。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當免。以可市恩之事。至煩嚴刑強迫。是吏猶不敢妄舉也。公孫弘號爲奸邪。固非高尚者。鄉里舉以應詔。弘固辭不應。再三強之而後出。是士猶不敢妄進也。故西漢官選。蔚然可觀。及夫東漢。法久弊生。孝廉茂才。多由貴人關說。其後雖得左雄。守正匡謬。然積弊太深。難以猝挽。自是官選之法。又不可行矣。魏晉諸代。遂易官選爲紳選。州郡皆置中正官。以本地人爲之。品第人物。其所進取。不覈才德。惟以門資閥閱爲叙。官壻胄籍爲先。士人皆厚結姻緣。奔馳造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南之王、謝。北之崔、盧。未及勝衣。已綰璽綬。其寒微之士。以才德自進者。謂之嬖倖。不與世族齒。蓋紳選之弊。同乎民選。皆獎世族而抑平民。其挾恩怨行苞苴者。更無論矣。隋唐深悉其弊。於是去鄉舉里選之法。代以科目。至宋又創謄錄彌封。法日以密。夫考試之法。決得失于一夫之目。誠未必當。然其有益於平民者則甚大。蓋平民選舉。皆爲一二策士所操縱。即今政客非賄賂未有能成事者也。郡察州舉。權在太守刺史。非夤緣亦無由以上聞也。中正之弊。又下此無算。惟考試法行。則夤緣繩樞之子。剛方耿介之儒。不假他途。而可以自

進。故自唐以來。名臣賢相。多由蒼頭特起。封建廢而世族衰。考試行而平民競。大公無私之道。天乃假手於自私自利之秦隋以出之。斯亦奇矣。今惡封建而欲復選舉。是謂解醒當以酒也。通典創志選舉。新唐書以下因之。志選舉第九。

學制之別。其要有三。始爲神學。春秋繁露。言成均五帝之學。文王世子疏引董仲舒說太學曰成均桓譚新論。神農氏坐明堂。素問言黃帝坐明堂是成均與明堂並生。魏文侯謂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玉海卷百十一引是成均即明堂。夫明堂以祀上帝。而即以爲講學之所者何。蓋古以神道設教。事神育士統於一室。嚴復謂歐洲三百年以往非神甫牧師未嘗有學義猶此有虞氏作。漸異神人。別建上下庠。副於明堂。始由神學而進於官學。夏之東序、西序。殷之左學、右學。名異實同。及周而大備。記曰。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考二十五家有間。間門有塾。而云家有塾者。言在家之時。受教於塾也。間間一位爲黨。四間爲族五族爲黨黨有庠。出夫塾及入夫庠也。黨間一位爲鄉。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而云術有序者。術遂之轉音。遂鄉之互文也。遂之里等於間間有塾則知里亦有塾矣四里爲鄰五鄰爲黨黨有庠則知鄰亦有庠矣五鄰爲縣五縣爲遂術即遂也遂有序則鄉亦有序矣鄉遂同制故互舉以省繁文是爲鄉學。改成均曰辟雍。建明堂於中。周禮大司樂云掌成均法以建國之學政成均即辟雍通典引禮象辟雍居中其南爲成均者非是亦即明堂通典引戴德云明堂辟雍爲一物許慎五經異義明堂立於辟雍中禮記疏引盧植云明堂環之以水

則曰辟雍環以上庠、東序、瞽宗、東膠四學。是爲太學。周兼備四代之學故做虞置庠亦云上庠記所謂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做夏置東序做殷置瞽宗明堂位云瞽宗殷學也三學各有偏長王世子學舞於東序學禮於瞽宗學書於上庠是也別建東膠合三學而四亦稱四學大戴禮所云帝入東學帝入西學帝入南學帝入北學是也辟雍即明堂居中但可事神布教諸生居宿修業皆在旁之四學單言之辟雍可以包括四學對舉之辟雍祇爲明堂一部分此義舊說多誤余另有考證見本書七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課程雖不詳。意必如漢之間里書師。斷六十字爲一章。教小兒識字。並授以粗淺之數學及常識。六甲爲常識書即識字計即數學十歲出就外傳。則由塾而移於庠矣。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則具大學之雛形。由庠而移於序矣。凡小學三級八年而卒業。俗云國民教育古無中學蓋以爲農工商賈則小學畢業已足欲成爲顯學則非卒業大學不可故去中學一級以減少流氓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本漢書食貨志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成如樂之一成凡二年爲一成如今人之言一學期但今以半年古以二年爲不同耳小成即學期試驗大成即畢業試驗凡小成四大成一舊以前七年爲一小成者非詳本書凡大學四成九年而畢業。此其大較也。夫鄉遂之地。不過十餘萬戶耳。而有序十二、庠三百六十、塾六千。以此推之。京畿千里。庠當以千計。塾當以萬計。其建置可謂繁矣。論於鄉者則有升選升俊之文。語於郊者又有事舉言揚之典。賢者有定論任官之賞。不肖者有移郊移遂之罰。其考校可謂密矣。其修身有內

則、弟子職、少儀、曲禮諸書。其科學有九數、六書、五射、五御諸門。古人尚武故射御爲公共科以云博稽。則學舞於東序。學禮於瞽、宗。學書於上庠。以云練習。則學操縵以安絃。學博依以安習。學雜服以安禮。其課程亦無有不備矣。而其所產者不過常材。若瑰琦絕特之資。如伊尹起於畎畝。傅說興於版築。膠鬲奮於魚鹽。呂尚發於屠釣。皆未嘗從事於庠序。魯之泮宮。稱盛一時。而孔子之聖。乃產自委吏乘田之中。七十子之賢。又皆出自孔子之門。未有與於食甚懷音之列者。是何也。蓋官學之弊。其略有三。王制言樂正造士。國之俊選皆造。似凡民之秀。獲與貴胄齒於學矣。而周官師氏所教、保氏所養。均僅及國子而止。鄭注。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又似非庶民所得與。蓋封建之時。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凡民之升。徒有其例。而天之降材也無殊。士族不必皆賢。農族不必皆愚。今農之秀者。既陷於例而不能升。士族之愚者。遂得以濫竽久據。故學窳而智不進。此其一也。人之質性。高下不齊。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官學必欲畫而一之。不獲已遂以下者爲則。而課程又經國家之規定。虛文多而實用少。賢者困於俯就。時日與精力兩損。不肖者乃以大收其益。迨其畢業。資望惟鈞。無異膠柱以鼓瑟。削足以適屨。此其二也。官學教師。皆政府所任。非循資格。即憑請託。不必堪爲師表。非若私塾之師。賢者修脯充庭。不賢者羔雁絕



跡。其教日趨於良。此其三也。自孔子如周繙十二經以歸。設教闕里。始由官學而進於私學。有教無類。使平民之秀者。皆有帝王卿相之才。弟子依其教。轉相傳授。洋溢中國。九流諸子之倫。考其淵源。多爲杏壇之末裔。官學遂不摧而自敗。漢以後官私並進。而私學常勝於官學。如今文官學也。古文私學也。而古文勝於今文。家法官學也。通學私學也。而通學勝於家法。後若南朝經術。起於蓮社。北朝樸學。出於河西。河汾之間。肇起將相。皆有繼往開來之功。至宋之太學。其賢者開叫囂之風。不肖者啓阿諛之習。前則推王氏爲國是。後則頌似道爲伊周。乞靈於積分之高下。邀潤於餐錢之多寡。尤卑不足道。而湖州、泰山之傳。濂、洛、關、閩之彥。永喜之禮制。鵝湖之心學。咸爲私學。明清以降。所謂國子監及府縣學。殆成具文。而英才悉出於書院。官學之進爲私學。亦其勢然也。清末失政。歸罪學制。奮然師魏忠賢之所爲。毀革書院。而亡不旋踵矣。諸史學校。率附於禮。通考別出之。其義甚允。志學校第十。

太古尊天。故少昊鳳鳥之司、顓頊重黎之命。皆冠於百官。惜漢志所錄黃帝、顓頊諸歷。今俱不詳。徵之堯典。寅賓之類。以測象日。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即求里差之法。星鳥之類。以測象星。即求歲差之法。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以測象月。即求歲實與置閏之法。尚書考靈曜云。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譬如人在舟中而坐。舟行而人不覺。已知地動之狀。周髀算經云。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二分晝夜相等春分至秋分日內近極故日光照及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秋分至春分日外遠極故日光照不及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發猶往也斂猶還也故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四方者。晝夜易處。如四時相反。然其陰陽所終。冬至所極。皆若一也。又云。北極之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物有朝耕暮穫。以六月爲朝六月爲暮故云朝耕暮穫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即熱帶地已知地體渾圓。及赤道與兩極之狀。此外如夏小正、周月、時訓諸篇。上占星象。下察草木。旁紀國政民事。足徵欽若之典。與敬授之方。古已盡其理矣。惜春秋以降。裨竈、梓慎、史墨之徒。專事機祥。罔測實象。以致推步日疏。閏餘失次。至秦而極。物極必反。故漢後學者。又漸推漸合。日趨於密。元郭守敬奏云。西漢造三統術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術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年。劉洪造乾象術。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

年。姜岌造三統甲子術。始悟以日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術。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術。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術。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術。始用定朔方。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術。以古法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進朔以避晦星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術。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術。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百三十年。姚舜輔造紀元術。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法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命臣等改治新法。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真測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所創法凡五事云云。夷考其術。誠視古爲精矣。惟是太陽之本輪均輪。由大而漸小。黃、赤二道距度。由闊而漸狹。恒星之次。既微有動移。行星之輪。亦漸有收縮。有非一成不變之法所可馭者。故自西法入華。又遞有更革。易曰澤上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王船山曰。三代有必因之禮、百王有不易之道。旦夕數變。非治道也。初終數改。非德行也。惟治曆明時。則無常可守。非革不行。君子之慎行革。而但用之於此。合天變也。史記有曆書。有天官書。漢志并曆於律。易

天官爲天文。諸史多同。惟遼志并曆於象。今因之。志曆象第十一。義農之倫。功德盛矣。而易繫獨稱其網罟耒耜。蓋非網罟。無以漁獵。非耒耜。無以耘耨。非漁獵、耘耨。無以得食。故百工之作。先於農商。有能尚象制器以前民用者。則一群之衆。必相與君之。而字以聖人。故易於作宮室棺槨書契者。俱曰後世聖人。記曰。百工之事。聖人之作也。君不能備百工之事。又擇其有技能者以爲之輔。故百工即爲百官。虞書允釐百工即承上古之遺而共工之官最貴。共工有三此指霸九州者言少昊氏作。以五鳩鳩民。以五雉利器用。正法度。始分民政與工業爲二。然農工之官。猶備於治民之吏。顓頊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列受氏姓。封爲上公。其所以尊之者甚至。迨舜流共工而代以垂。職任始替。然曲禮言六府、六工。猶與五官、六太並列也。世本作篇。詳列主名。周官考工。通記器制。降及九流諸子。亦承王官之傳。多言名數質力之學。墨子慎子尹子莊子關尹子列子淮南子鬼谷子呂氏春秋及各緯書言理化之學多與西人合詳本志使由此而益進焉。雖與造化爭奇可也。未幾而天下一於秦。炎漢承之。恐物質過度。張資本家之威權。而奪小民之生計。於是破觚爲圓。反雕爲樸。錦繡纂組有禁。奇技淫巧有誅。以遏豪強兼并之萌。而止階級戰爭之禍。以故翰墨之術。日見其退。蓋政治貴於無爭。以統一爲尚。藝學利於大競。以割據爲優。固不能以並勝也。邇者寰海大同。

神州又降爲列國之一。殊邦以聚處競存之故。角力機巧。日異月新。因得以出其長以制我。道窮則變。固不能執古訓以相繩矣。歷史工藝無志。今本之周官。志考工第十二。

記曰。樂從天降。禮以地制。樂統同。禮辨異。同者天之道也。異者地之制也。而易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合同之化。又生於地。由異而之同也。天上有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辨異之法。又本於天。由同而之異也。通典言華夏居士中。生物受氣正。其人性而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法教。固卓與四裔異矣。而又曰。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團食焉。有祭立尸焉。則其初亦未嘗不同。跡其異同之故。皆進化之遲速爲之也。異於其異。故尚武功。逐葷粥。滌飛沙。刺令支。轢卑耳。俾我神明之胄。繁衍於茲土者。異之力也。同於其異。故寵文治。羌羊闐蛇。夷觚蠻慢。咸格以干舞。滌其腥污。使卒爲冠帶之倫者。同之功也。秦漢諸帝。內行或違。而家法未爽。故勳業爛然。施於遐裔。典午以還。弗繩祖武。州郡戢兵。而羌、氏、胡、羯。陵轢中原。杯酒削鎮。而女真、韃靼。沈淪禹甸。知同而不知異故也。世變日亟。保久愈難。詰春秋者謂據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升平世內中夏而外夷狄。泰平世則遠近大小若一。

自封建制廢。無有所謂其國者。內外之別。其域漸寬。而其限則未可盡棄。至遠近大小若一。則俟之他日。未敢遽云也。諸史四裔。咸列於傳。通典刺之以作邊防。馬考更名四裔。今依通典。志邊防第十三。

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懼以神。人惑以怪。顓頊受命重黎。絕地天通。人道大明。巫風漸絕。而其語載於史氏。好事者傳述之。及周之季。史失其常。而淫於巫。史過、史墨、叔興、梓慎。觀變知來。其應如響。然尼山載筆。不雜怪神。巫祝之術。無當經訓。及秦之亂。儒又失其傳而淫於巫。董京諸子。以洪範之五行。比春秋之行事。休徵咎徵。若影隨竿。知幾摘其疏失。漁仲斥其誣罔。班志之失。昭若發蒙矣。雖然。五行相應之說。固審其誣。而福善惡淫之理。則未嘗誤。醴泉甘露。不流桀池。鼠妖豕禍。不污堯宇。翼奉有言。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變見於星氣。猶人之五藏六體。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漁仲亦言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是天人相通。非無其理。特不如五行志之甚耳。著其變異。削其附會。彰往察來。因事明教。固史氏之職也。漢志首述五行。諸史因之。宋志更增符瑞。南齊祥瑞。北齊靈徵。均符瑞之類。今比而合之。用通考之名。志物異第十四。

以上所述有用諸史之成名者。如食貨、職官、禮樂、兵刑、曆象、職方是也。有襲二通之

舊名者。如選舉、學校、邊防、物異是也。有自創新名者。如分食貨而立民政、倣周官而述考工是也。四裔故爲傳。而列之於志。藝文故爲志。而別之於譜。從其便也。荀子有言。欲觀聖王之跡。必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法積久而大備。故士生於百王之後。未爲不幸。以其取精多而用物宏也。觀其會通。行其典禮。以定天下之業、太平之治。其庶幾乎。環堵生靈。瘡痍滿目。盱衡千載。肝響如通。爲萬世制法。雖不敢僭擬麟經。若其義則固竊取之矣。

## 例十錄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尚書記誥誓號令之篇。春秋詳會盟攻伐之跡。要皆關於軍國。實無與於閭閻。事當高顯。雖纖細而必書。跡在沈冥。雖丘山而必棄。故古來青雲之士。昭被圖篆。巖穴之士。沒世無稱。歷觀載籍。有由來矣。孔子序尚書。次春秋自唐虞迄周。君臣賢否略備矣。然泰伯、虞仲。名不彰於周史。顏回、柳惠。事靡著於魯書。若衛荆、史鱒、晨門、荷蕢、接輿、丈人之徒。諒由隱淪。跡無可附。乃別錄於論語。或彰其行誼。或著其隱衷。發潛德之幽光。闡遺徽於

既往。昔太史公稱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寄慨深遠。豈無故哉。夫春秋、尚書者。經也。論語者。傳也。經所未具。以傳輔之。後史有作。允宜奉爲矜式。故司馬述儒林、循吏之篇。范曄廣列女、逸民之目。取裁孔氏。別創類傳。顯隱畢該。高下咸具。後史因循。其流益廣。固史家不刊之法也。惟其體制未善、銓配不審。試舉數端以資商榷。原夫類傳起義。蓋由事重於人。儒林叙經師之源流。獨行述高世之隱德。事有關於教化。故須別立科條。乃自司馬創例。爲目已繁。滑稽小道。悉入篇題。佞幸雜流。亦開部目。乃至魚豢述魏。純固清介殊其目。三國志王修傳注引純固傳常林傳劉劭傳注並引清介傳王隱述晉。處士寒俊其篇。史通稱謂篇若王晉之十士寒俊按十當作處御覽人事部引寒俊傳文學部引處士傳或云作才者誤也何法盛則錄及鬼神。史通書事篇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談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歐陽修則傳列義子。斯並無關宏旨。多立名目。其弊一也。且既特裁類傳。自與列傳有殊。列傳以紀載通顯。整齊故事。類傳以廣搜沈滯。敦厲末俗。故跡關朝政。當詳列傳。涉及民風。當詳類傳。義例所分。此其大較。乃自後漢有黨錮之篇。晉書有忠義之目。歐史則死節死事異撰。東觀則名臣節士並書。見史通古今正史篇雖足藉以激揚。實有乖於斷限。其弊二也。昔荀悅之釋五志也。曰著功勳表賢能。干寶之立五例也。曰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



節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蓋人品參差。善惡異轍。書名竹帛。蓋惟紀善。太史公稱自獲麟來四百餘年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類傳所詳。尤資勸導。群分類聚。觀感自切。乃自司馬首詳佞幸。范氏亦列宦官。唐書分叛臣逆臣。新書標姦臣藩鎮。及彼五代。尤爲繁碎。家人立目。伶官標題。凡此不才之子、群小之徒。苟非干紀亂常。不必兼收並蓄。即或罪大惡極。斧鉞必嚴。亦宜收入列傳。何必特分門類。其弊三也。此三者體例之未善也。若夫一人行事。包括甚廣。參觀互證。乃明其故。董生自有專傳。儒林亦著其名。子贛繫諸孔門。貨殖亦存其略。班馬義例。蓋綦嚴密。後史相承此義乃晦。范史則張、蔡不詳於文苑。許、鄭不列於儒林。互著之例不行。品類之分以紊。其弊四也。又若孟徵道統。上溯禹湯。劉序列女。亦詳母后。知德行道藝之選。固無男女貴賤之分。自司馬作紀以序帝王。華嶠作紀以志帝后。晉書華嶠傳嶠爲漢後書凡九十七卷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按蔚宗撰史實本華嶠故亦易外戚爲后紀由是紀爲尊號。傳乃卑稱。明章經學。不記儒林。明德恭儉。不詳列女。循是而推。不勝覩縷。雖足明乎等級。究有乖於古人。其弊五也。此二者銓配之未審也。斯五弊者。班馬以還。無一能免。故今茲纂輯。襲類傳之規模。變諸家之體例。事必關於重要。目不涉於瑣碎。則滑稽、佞幸、寒

俊、鬼神。不入篇題也。事關軍國者雖大必捐。跡涉民風者雖微必謹。則名臣、黨錮、死節、死事。概從芟剔也。類傳以勸善爲歸。不以懲惡爲志。則宦官閹黨、叛逆藩鎮。不標門類也。類傳以事類人。不可掛一漏萬。則群分類聚之中。無妨互見別出也。類傳以事類而分。不以品位爲別。則德行道藝之選。固無間於君臣士女也。前史曰傳。今名曰錄。在昔劉向部次群書。考作者之生平。撮書中之指意。是名別錄。世或稱以別傳。御覽引劉向別錄均作別傳錄互稱。此爲先例。及何法盛作晉書。改傳曰錄。史通引劉魏錄及鬼神錄許善心撰梁史。后妃太子。均稱爲錄。隋書許亨傳朱子輯名臣言行亦命曰錄。則錄固稽古之偉稱。亦史家之舊法也。今茲所纂。分爲四類。一曰行誼錄。昔張仲孝友。詩人以詠武功。君陳令德。孔子推諸施政。崇祇父恭兄之風。杜犯上作亂之漸。聖人深有取焉。自晉蕭廣濟撰孝子傳。沈約宋書。始援其例曰孝義。理包仁義。事合君親。連類並書。其歸一揆。既而魏收曰孝感。姚思廉曰孝行。房喬曰孝友。例雖準乎隱侯。事實止於門內。夫移孝作忠。事固可推。而由近及遠。道爲尤順。故首錄孝友。東觀始詳節士。後漢爰著獨行。蓋中行難得。狂簡可裁。或徇名以捐軀。甘心小諒。或以直而報怨。效命強禦。亦有救危急難。交好逾固。蹈義陵險。死生等節。事皆涉乎倫常。理何妨於過激。廉頑立懦。鄒嶧所尊。敦

薄嶠俗。青史斯重。宋齊各書。總於孝義。魏收區爲忠義。唐書曰卓行。五代曰一行。名目雖殊。義類則一。故次錄獨行。孔子論世。顯微闡幽。作者既詳其跡。包咸論語注曰七人長沮桀溺荷蓀丈人晨門荷蕢封人楚狂接輿也逸民亦述其志。以發幽光。而風管競。意良厚矣。後史祖述深契神旨。班書則商山四皓。事附王陽之篇。范史則野王二老。事列逸民之首。繼踵有作。或稱隱逸、或題高逸、或標隱士、或稱處士。唯五代缺焉。蓋歐公所謂五代亂極、天地閉而賢人隱也。夫隱、逸同流。而出處有異。丈人避世。則稱隱者。夷齊恥周。則稱逸民。推之則嚴光周黨。丈人之流也。徐廣、陶潛。夷、齊之亞也。隱者潔己以奉身、嶻然塵埃之外。逸民求仁以取義、卓然日月之表。以相抗較。高下有殊矣。要其邈世無悶。死而不悔。攬其風概。並足多焉。故次錄隱逸。孔子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儒家治國。化民爲上。是以蒲密無爲之治。武城絃歌之風。俗尚貞修。民以輯睦。以後文翁守蜀。先禮文儒。龔遂治齊。民勤耕牧。知移風易俗之美。匪可責諸武健嚴酷之夫。司馬首述循吏。班氏遵循前軌。尋其指意。均以德禮爲本、刑政爲末。夫風俗之美。雖繫師儒。作育有方。亦資守令。太平盛治。率由茲道。不可以其微而忽之也。故又次錄循吏。

二曰學術錄。倉帝作圖。文成獨體。羲皇畫卦。教演十言。文字備則有紀載。教言別

則有學術。黃帝之道。載在丹書。顓頊之學。師於綠父。堯、舜則吐辭爲經。伊、呂則垂道立訓。周公集大成於官禮。老聃總軼聞於柱下。固已道無徵而不入矣。惟三代盛時。學在官守。東周以降。學在師儒。自孔子刪定群經。空言立教。及門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人。其他被服先王。稱誦詩書。若墨翟、莊周之倫。應聲而起。降逮戰國。紛然淆亂。司馬叙經師流派於儒林傳、叙史家義法於十二諸侯年表序、叙諸子得失於孟荀傳。因人徵類。品藻無方。囊括百家。罔幽不燭。然其義例未純。參歧互異。儒林既因名以定體。百家亦當隨傳以標目。自漢而還。史道甚廣。文辭亦富。誠宜廣裁篇目。上補遷缺。乃班史僅續儒林。范書僅詳文苑。自餘史家百氏。散在各傳。未勒專篇。夫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史家述成敗之跡。諸子究禍福之源。操術不同。成否異效。要其指歸。同於施政以致治。則固六經之支與流裔也。且其所以異諸史百氏於經師者。果何故哉。將謂其家法難稽耶。則楊惲始布遷書。馬融初傳班業。蘇張同師鬼谷。韓、李韓非李斯並事孫卿。匪無師承可述也。將謂其源流未廣耶。則班輯漢書。上綜十有六氏。劉校諸子。乃逮九流十家。匪無事實可徵也。乃例不一軌。文有兩歧。遂使史法淪亡。莫辨春秋之家學。群書闕逸。難明諸子之條流。誰之過也。史實尸之。今則綜天下之學術。歸諸四部。羅四部之通才。悉就櫟括。首曰經

學。馬、班儒林之篇。詳列師儒傳授。以經爲綱。以人爲緯。尋其條貫。特爲明晰。范史猶存矩矱。後史遂致榛蕪。固史家編纂乖方。亦經師家法失紀。今自漢以前仍馬、班舊例。自漢以下則隨時代編次。顛家淪而通學顯。師傳歇而博雅名。康成、叔重。兼通五經。光伯、士元。匪專一藝。漢末已開其端。隋唐始極其盛。必強新以就舊。是治絲而益棼。若夫論語、孝經。本群經之大傳。亦孔氏之遺書。傳授固有大師。訓釋亦多顯學。班、馬不詳。竊所未喻。今則考其源流。著其通顯。凡有服習之人。並次六經之列。至於孔子以爾雅辨言、保氏以六書爲教。取通古言。藉資治察。用不止於明經。業不掌於博士。然郭序爾雅。稱爲六藝鈐鍵。周官大宗伯疏引鄭駁五經異義亦云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以釋六藝之文也。許釋文字。多徵孔壁古文。說文解字叙云文字者經藝之本又曰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知小學之支流。悉群經之達詁。凡斯作者。悉附經師。次曰史學。昔孔子授商彭以徵述作。包咸論語注云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大戴記虞戴德子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揚抑則抑綴以德不任以言司馬援春秋以制義法。均明祖述源流。以當六經家法。後史有作。宜準其成。夫周秦而上。六經悉爲官書。私門未有著述。史道甚狹。流派無多。史家失載。猶堪默記。若夫漢魏以降。史家紀述。代不乏人。或受詔作記。或發憤著書。義例各有短長。記載亦多出入。闕而不

載。何以示後。乃班固序太史。而劉向、劉歆、揚雄等之著述無聞。史通古今正史篇曰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今惟馮商所續太史公書見藝文志劉向劉歆揚雄見諸列傳不言共續太史公書自餘諸人並不見名范曄述蘭臺。而陳宗、尹敏、孟冀等之撰錄未悉。後漢班固傳明帝召固爲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紀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按三人均當別有列傳又况馬史、班漢。師法相傳。凡史家之服應徐、裴。皆經師之毛、孔、許、鄭。史家載筆。不爲類記。任其湮滅。史道日蕪。正猶收族無人。家牒散亂。緇流毆散。梵刹坐荒也。今則廣爲甄錄。分爲二類。一詳撰述。或由官撰。或出私家。或瑣記雜言。或史評史駁。凡有關乎書史。皆詳述其條流。一詳史注。史家注例。實分三科。或詳音訓。如師古之注漢書。或闡異聞。如裴松之之注國志。或明義例。如徐無黨之注五代史。撮其指意。悉著於篇。次曰諸子。文字權輿。諸子始肇。孔甲勒槃孟之銘。力牧演韜鈴之術。阿衡序教於商代。鬻熊綴論於周初。太公管子。開道術之先河。史佚、史聃。亦儒墨之初祖。炳曜垂文。冠冕百氏。逮仲尼以六藝垂教。人習詩書。七國力征。群材蜂起。各引一端。互相取勝。莊子喻以耳目口鼻。皆有所明。司馬亦稱儒墨名法。皆務爲治。豈所語乎街談巷議、河漢無極者哉。馬遷述史。廣裁列傳。約皆事關軍國。跡致通顯。而

老、莊一傳。取明道德之指歸。荀、孟一篇。類詳諸子之同異。自騶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公孫龍、劇子、李悝、尸子、長盧、吁子、墨翟之徒。或游談而致顯。或湮滅而無稱。皆爲詳其指意。舉其流別。固已類聚群分。盱衡畢具矣。若夫詳其體例。有同貨殖。論其旨趣。無異儒林。雖躋列傳之林。實同類傳之例。後史因循。規制綦密。允宜出諸列傳。勒爲專篇。以比跡乎經師。而方駕乎文苑。夫前漢之蒯通、賈誼、劉向、揚雄。後漢之桓譚、馮衍、王充、王符。並躋顯學。自致高名。作者不述大凡。猶將垂諸不朽。若夫臣賢臣說。姓氏不著於漢編。漢藝文志雜家類有博士臣賢對一篇本注云漢世難韓子商君又有臣說三篇本注云武帝時作賦師古注云說者其人名按二人姓氏生平不詳樂經後序。撰述不傳於范記。論衡超奇篇陽武子長作樂經造于助思極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及也隋經籍志子部儒家有後漢司隸校尉應奉撰後序十二卷沒世無稱。草木同腐。求如群小之附名佞倖、駟儉之寄踪貨殖。且不可得。不亦哀哉。故乃廣司馬孟荀列傳之意。本劉向諸子別錄之例。爲諸子錄。以家學爲之綱。以人爲之紀。歷詳作者。分爲八家。一曰吏家。順俗立化。因時拯弊。不襲往古。不師異域。薄空談爲無用。勒政典以成書。本儒家之整躬。率物而不失之迂。準法家之明法。重刑而不流於酷。類道家之執簡。馭繁而不流於虛。綜三家之所長。棄三家之所短。若伊尹、太公、管子、諸葛是也。二曰儒家。稱道往古。師

法仲尼。游文於六藝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以敬義應內外。以德禮化澆薄。功勞而  
基固。效迂而量閔。若曾子、子思、孟軻、荀卿是也。三曰法家。馭群下以術。齊萬民  
以法。嚴刑以迫其後。峻賞以導其前。形與名俱。上與下市。弊或流於慘礪少恩。利  
則存乎起衰救弊。若商鞅、韓非是也。四曰道家。以柔爲剛。以後爲先。清虛無爲植  
其本。隨時因物制其變。不察察於名實。不汲汲於法令。主者相詡以博大。放者則流  
入恣睢。若老聃、莊周是也。五曰墨家。忍情性。寡嗜欲。勤苦以治躬。仁愛以逮物。  
夷差等而上下平。辨同異而是非著。資於行政。不足以辨方明分。資於厲俗。則足以  
敦薄去爭。若墨翟、宋慳是也。六曰名家。離析同異。分別疑似。無影附以言事。無  
游移而兩可。儒、墨及法。咸有取焉。而或持無用之辨。治不急之察。苟求分異。自  
亂名實。荀卿非其治怪玩琦。司馬譏爲苛察繳繞。若惠施、公孫龍是也。七曰雜家。  
百家衆技。皆有所用。鮮所折衷。莫能相生。乃有兼儒墨之道。合衆家之意。摘比以  
爲功。執中以爲權。意在舍短取長。以通萬方之略。實則鱗集麇萃。不名一家之言。  
若呂氏、淮南是也。八曰釋家。釋氏之學。導源天竺。明心見性。空寂能仁。於道爲  
高。自秦景西使。口授浮屠。法蘭東來。傳譯經典。始流播中土。及苻堅、姚萇之時。  
高僧鳩摩羅什等。譯維摩法華成實論金光明及泥洹等經。是爲大乘之學。又譯十乘律



長阿含經。四分律增一阿含經及阿毗曇論等經。並爲小乘之學。自是佛學流布。極於四海。我國學者。或掇拾緒餘。或宣揚正義。宗風大闡。義旨日昌。雖涉玄眇。實關心性。若法顯、玄奘等是也。凡此諸家。皆施諸政學。直湊單微。後有作者。苟具體而微。皆爲紀述。以便省覽。禮失而求諸野。過廢毋寧過存。劉、班著錄。猶此志也。又次文苑傳曰。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言其因物聘辭。情靈無壅者也。虞有元首之歌。夏有五子之詠。詩含六義。賦述九歌。叙事緣情。紛綸相襲。自斯以降。其道彌繁。世異醇醜。文體遷變。扇藻摛華。揚光飛文。人自以爲握靈蛇之珠。家相譽以蘊荆山之玉。馬、班有作。相如、壽王、枚乘、鄒陽、揚雄之屬。官皆未達。直以文辭並著於篇。未標文苑之名。實志作者之始。既而壽志、王粲、衛覬等。則沿舊例。范志杜篤、王隆等。別勒專題。文苑標名。遂爲大法。後之作者。或標文學。或稱文藝。名目匪一。體統不殊。顧或謂漢志詩賦已列五家。隋志楚詞別開類目。摯虞志文章。兼明條貫。隋書經籍志云晉代摯虞採摭孔翠芟蕪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爲流別鍾嶸等詩品。亦述源流。如云李陵其源出於楚辭陳思王植其源出於國風則史家廣述文人。固宜詳其家法。如屈賦言情。則惜誓、廣騷諸篇。宜宗南楚。荀賦效物。則鸚鵡、鷦鷯諸賦。宜法蘭陵。庶由別集之滋章。得見專家之學術。不知

諸子前紉。集部踵興。雖學術升降之原。亦時會變遷之故。必泥古人成式。一一究其源流。窮其所出。將一人之集。儒墨家雜陳。一卷之中。經史互見。不惟割裂無倫。亦且紛陳難紀矣。今所撰述。悉仍舊貫。直叙諸人品詣。即以見學術大凡。涇渭之間。若斯而已。若夫象胥傳蠻夷戎貉之辭。輜軒奏絕代異國之語。通譯置官。此其嚆矢。春秋以太原爲大鹵。公羊傳云。地物從中國。地人名從主人。蓋即譯官之略例也。漢晉以來。釋氏經典。傳譯爲多。若秦景口授佛經。法顯躬歷諸國。朱士行譯放光般若。衛道安譯維摩法華。均心了神悟。析理精微。間取資於舌人。資潤色於專使。唐宋以下。並有專官。稱譯經潤文使凡茲撰述之流。悉是文林之選。顛輿附魯。紀季入齊。以類相從。庶無紊焉。

三曰技藝錄。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致治之塗。器者致治之具也。諸子立言以明道。衆技守法以傳藝。明道者雖偏守一家。猶足與乎內聖外王之業。儒、法、道、墨是也。傳藝者雖兼通衆技。不足與乎論道經邦之選。巫醫、將作、百工、執事是也。故莊周論學問源流。異方術於道術。劉向錄群書流別。出兵法術數方伎於諸子。斯其義也。惟是陳壽著書。倣司馬扁鵲倉公日者龜策列傳之意。而志方技。其所著者不越乎五行圖讖。其所重者不外乎星曆卜筮。本技藝之一端。非方術

之大成。由是范曄曰方術。魏收曰藝術。多循舊軌。罔識新型。怪誕不經乃類干寶搜神之記。小言破道。疑觀齊諧志怪之篇。若斯紀述。寧爲大典。夫古稱衆技。匪僅一途。天文家以推步窮星躔。陰陽家以胸臆窮符驗。虛實不侔。其因時致用則一也。兵家以死道捍大患。醫家以生道拯細民。大小相懸。其因物施愛則同也。下及圍棋、柔道。其巧如神。苟具尺寸之長。即爲方技之選。自史臣紀載。專於巫卜。於是圖讖昌、符籙熾。左道妖罔之風盛。實事求是之道消。事工作者目爲奇淫。窮事理者詆爲破碎。遠西工匠。乃得挾其利械。傲中土以所無。其亦自貽伊戚矣。古者技以教庶人。藝以興賢能。豈所語乎建除、堪輿、叢辰、凶曆、天人、太乙者哉。今故本陳志之體例。廣方伎之範圍。綜茲衆家。分爲十類。首星曆。上天無朕。垂象可識。日月之薄蝕。星辰之見伏陵犯。窮其端倪。察其變動。以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氣。考生殺寒暑之節。厚生序事。具在於茲。若伏羲之建章立部、羲和之置閏成歲、張衡之鑄渾天儀、郗萌之闡宣夜術是也。次算數。隸首作算。兼賅六術。商高演法。乃綴九章。推數理之精微。乃天地之機軸。凡夫日月運行。不乖其次。日物數量。無僭於事。上而治曆明時、中而官治民察、下而制器尚象。咸有資焉。周置疇人。唐立博士。創新恥故。洞極闡奧。若墨子析幾何之理、趙嬰綴勾股之術、李敬齋創天元之法、朱松庭演四

元之方是也。次兵法。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兵之所起遠矣。神農始著爲教。蚩尤亦演其文。太公、伊尹。爰述權謀。無忌、尉繚。乃詳刑勢。師曠舉時日以占興廢。則本陰陽。墨翟積器械以便攻守。則爲技巧。世降戰繁。其流益廣。禁暴靜亂。時或取諸。若李衛公、陳奇正主客之方。何博士詳山川險阻之勢是也。次農家。洪範八政。首陳食貨。論語述周。所重民食。周官太宰任農以生九穀、司稼辨種以物地宜。足食厚生。其首要也。李悝著石田之戒。蔡癸創牛耕之制。穫菽取徵於汜錄。露葵備載於尹書。蓋自畜牧耕桑。以逮樹藝收穫。罔不著其成法。爲後世規。漢晉以後。農事不詳。間有作者。皆加甄錄。若賈思勰之備言墾植、陸龜蒙之兼詳耒耜是也。次工商。周書曰。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資生給欲。一身難備。則通功易事。懋遷有無之事起。故曰工以成之、商以通之。道之所符。自然之驗也。惟古代重農。摧抑工商。奇技淫巧。不鬻於市。廢著逐利。目爲姦富。機械不彰。貨殖未廣。有由來矣。今則列國對峙。欲尚淫靡。勢不能返諸古初。即事必更加唱導。巧思深計。豈曰無人。特廣蒐羅。以資表率。若張衡候風之儀、僧一行時鐘之製、郭縱以鐵冶致富、烏氏以畜牧起家是也。次醫家。天有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人有喜怒哀樂好惡之情。壅遏其氣則天變彰。專壹其情則疾疢作。聖人察草木之寒溫。以

成藥物。順經絡之通滯。以施鍼石。於以通閉解結、調中養氣。猶兵家奇正相生、攻守相資也。上古有岐伯、俞跗。中世有倉公、扁鵲。逮乎輓近。造詣尤深。若仲景原百病之起瘡、叔和辨百體之癥結、王惟德銅人之製、孫思邈千金之方是也。次物理。琥珀拾芥、磁石引鐵、風輪扶地、石擊生光。凡宇內之機巧。悉自然之形態。窮其變化。極其功力。則腐朽悉化神奇。尋常皆不可思議。故中庸以盡物性爲功。大學以格物爲本。周秦諸子。略識端倪。亢倉子云蛻水謂汽。墨子云均髮均懸。列子云陽燧取火。莊子云人血生燐。片語單言。皆徵實理。自漢以後。亦有研求。張華以博物名書。楊泉著物理之論。兼資博洽。深究物情。緬我先民。豈無眇論。廣爲搜採。以備遺忘。若邵子以土、石、水、火爲地體層構之質。張子以一氣聚散爲物質不滅之原是也。次書畫。古稱史皇作書。或云史皇作畫。蓋像形文字。隨體詰屈。與圖畫無殊。逮孳乳寢多。漸離本真。始與圖畫爲別。後人乃謂倉頡始作書、嫫首始作畫。斯不然矣。學者承流。競爲工巧。書則岐陽石鼓之蹟。畫則梁元帝王之圖。後世所見。茲其最夙。夫書畫小道。本無足觀。雖極神眇。終罕實用。然而右軍之鳳翥龍蟠。太宗特裁列傳。右丞之山平水遠。景文錄入唐書。則以畫足移神、字資臨倣。苟有精乎片技。悉藉是以流傳。今則取例前修。廣裁篇目。凡徵正史。皆撮大凡。若衛瓘之一臺二妙、蕭黃之咫尺萬

里是也。次術數。生民之初。心思麤簡。森羅萬象。概云神造。既而群智稍進。思理漸微。察禍福之機。逆鬼神之狀。而術數興焉。箕子陳禹疇以徵休咎。周文演羲易以定吉凶。殷周之際。蓋由尚鬼而進言術數也。周官有保章、馮相、太卜、卜師、龜人、巫氏、筮人、占夢、眡祲九官之掌。春秋有董叔、裨竈、史嚭、內史叔服、史蘇、史趙、內史過、梓慎、史墨、鄧曼、叔服各家之術。漢時有天文、曆譜、五行、著龜、雜占、形法六家之傳。自漢以來。術數家言雜於儒道。入儒家者流爲讖候。入道家者流爲符籙。其他支與流裔。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辨察微茫。炫惑世俗。可指數者蓋半天下矣。然而術數說之盛衰。關乎群智。是以災異五行之說。昌於兩漢。鮮聞於後世。星相占筮之流。行於世俗。見鄙於士夫。古之言術數也詳。今之言術數也略。勢必然也。要其因事驗物。談言微中。著名前史。不一其人。代舉數家。以存古俗。以資談助。若郭景純之占驗、袁天綱之形法、陶弘景之推命、邱庭翰之相墓是也。又次雜技。三物興賢。兼資射御。樂正教學。亦習干戈。圍棋製自伊祁。藉資胤子啓明。蹴鞠原於黃帝。亦列兵家技巧。窮其本根，原其創作。匪獨鍛鍊肌膚。兼可調和情性。若夫都盧沿於西域、鞞韃始自山戎、升木則緣高竿以周旋、盤鼓則繞圓周而柔縱。儻絀相薄。既眴轉而不顛。衝狹相靡。復巧避而無害。並淹漬漸靡。便娟凝神。雖無與乎身心。亦庶幾乎

小道。苟詳史籍。必恣網羅。若養由之射貫札、元忠之彈穿桐、宋蘭子之雙枝屬蹊、周偃師之造倡能儻是也。

四曰風俗錄。班固有言。民函五常之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動靜。取捨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夫天時殊寒暖燥濕。地道異山川谿谷。民生其間。隨所亭毒。蒸爲習尚。故古有太師陳詩以觀風。五方之民。言語嗜欲。勢難劃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故古有司徒。一道德以同俗。管子稱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故其民貪利罔而好事。晉之水枯旱而運。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慧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李巡爾雅釋地注。亦謂兩河之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河西其氣壅蔽。厥性急凶。漢南其氣燥剛。稟性强梁。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濟河之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濟東至海。其氣寬舒。稟性安徐。燕地其氣深要。厥性剽疾。此繫乎水土之風氣者也。孔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民之敝。憇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

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其民之敝。利其巧文而不慙、賊而蔽。班固地理志。稱秦地於詩風兼秦、豳兩國。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河內殷虛。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強。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樸。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士官。好文法。民以貪遴爭訟生分爲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燕冀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箕子之朝鮮。教其民以義禮田蠶織作。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魯地有聖人之教化。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宋地爲堯、舜、湯游止之地。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衛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此隨乎君上之情欲者也。然則風以地殊。俗隨代革。風者受制於自然。俗者受成於人事。北方有不釋之冰。故夏蒙氈裘。南方有不死之草。故冬仍文身。王制所謂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是也。夏之政忠。忠



之敝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僊。故救僊莫若以忠。董子所謂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是也。後王言治。頗復留意風俗。如張禹使朱贛條記異俗。光武詔南陽撰作專書。舉其山川夷險。載其耆舊先德。陳書知政。施化自易。斯則禮俗之志。掌諸行人。辟忌之方。詔諸誦訓。雖爲政之陳規。亦致治之末務。若夫恥格本諸德禮。移易徵諸禮樂。思以數人好惡。整齊天下耳目者。殆未有聞。修史志者。茫於致治之原。大抵詳徵事實。臚列典章。而於統理人倫化民成俗之大。則闕焉而不載。或語焉而不詳。亦闕典也。至若司馬傳貨殖。列關中關外之殊風。班固志地理。述秦晉吳楚之異化。尋其紀載。多及土風。間詳致化之由。未明因果之跡。然已爲鳳毛麟角。後史無從持續也。下逮短篇雜記。間述異同。然或囿於偏隅。若宗凜之荆楚歲時。或限於故實。若應劭之風俗通義。亦有附會古事。兼誌土風。若唐莫休符之桂林風土記、宋范致明之岳陽風土記。備詳委曲。乃似瑣談。雖足資廣見聞。本無關於治道。他若陳留風俗。乃周考之遺文。關東風俗。乃正史之別體。皆以紀事爲宗。究乖命名之義。惟戰國策詳辨詐之陰謀。世說新語列清談之敝習。誦當世之史籍。即知當代之宗尚。較可述焉。竊以史家記述風俗。厥有二塗。有以地域爲範圍者。其源出於管子。司馬班固其繼起也。有以時世爲範圍者。

其源出於孔子。國策、新語。其遺志也。屬於地域者一成而不變。南方輕薄。北方强悍。中固無殊於外。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古詎有異於今。至於飲食嗜欲異其宜。男女多寡殊其效。舉由地氣之遷移。蔚爲民群之習尚。雖歷百禩。故態猶存。此其例也。屬於時世者。隨君上爲轉移。如戰國之君。務圖富強。獎游說。進姦人。卒之自覆其宗。其風尚流被。迄於西漢。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之徒。皆以縱橫之術禍世。故王莽代漢。易若轉圓。光武襲尊。始崇處士。褒節義。民習丕變。此東漢風俗。所以爲最美也。自此以後。魏武獎躅弛。而權詐姦逆之漸萌。魏文慕通達。而毀方敗常之俗盛。以迄正始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至於晉代中葉。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迄隋而後息。推原其故。則節義之防。潰於操、丕。清談之風。導於王、何。壞其始者一二人。被其禍者數十世也。唐代士夫。不知氣節。貢舉之際。廉恥無存。薛謙光疏言今之舉人。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剔。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惟希效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蓋當時奔走競進。恬不爲怪。至於

五代。壞亂特甚。忠義之氣。變化殆盡。士無常君。國無定臣。馮道乃身事數朝。以長樂老自命。蓋不復知人世有羞恥事。迨藝祖褒韓通。表衛融。薦紳始知觀感。其後理學名儒。接踵而出。此其例也。綜上二者言之。雖各有所重。而人治之力。常勝於地氣。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本梁、陳諸帝之遺風。河北之人。鬥狠劫殺。實安、史諸凶之餘化。移風易俗。端賴賢哲。風噓草偃。罔或差池。後史乃詳山川谿谷之異宜。而略於善俗作人之異效。汝墳江沱之化。不繫於關雎禮義廉恥之維。無關於主術。而禍敗所由兆。時勢所由形。皆闕焉不具。其何以資鑑戒焉。今故參取歷代史跡。爲風俗錄。凡風習之成。導源於一二人。而被其流於天下後世者。皆窮其原委。論其得失。使彼在上位者慎其所發。在下位者有以自立。亦庶乎正人心厚風俗之一助也。若夫時俗之宜、經野之分、土物之別、風氣所生。關乎地域則有郡國之志在。不著於篇。

## 例十一 譜

太史公曰。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又曰余讀春秋曆譜諜。而世本有王侯大夫譜。譜之所起遠矣。馬遷效周譜爲表。南史劉杳引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

旁行邪上並效周譜於是有世表、有年表、有月表。三代則世表也。秦漢之際。則月表也。十二諸侯六國等。則年表也。劉知幾歎美史公創表。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疊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之中。雁行有叙。東萊呂氏稱史記十表。意義閎深。夾漈鄭氏亦稱史公一書。盡在十表。非虛誣也。班漢因循。乃作七表。以史記中三代十二諸侯六國等表。無與於漢。其餘諸表。皆本舊史。而續其沿革。又特加外戚恩澤侯古今人表。以彌子長之闕。纖細畢具。視馬爲詳。既而東觀撰述。並有諸王王子侯功臣侯恩澤侯百官先賢諸篇。亦云備矣。見史通正史篇自後典冊既闕。人趨苟簡。陳壽國志。始不立表。范曄後漢。亦付闕如。後史相承。皆援范例。若沈約、魏收、蕭子顯、李百藥、姚思廉、李延壽、令狐德棻、房喬、魏徵、劉昫、薛居正諸家。年表皆略。至歐陽修史。始復舊觀。唐書有宰相方鎮世系諸表。五代史有十國世家年譜。紹聞繼往。於今爲烈。夫表與紀傳。想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其功名顯著者。即系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顯過者。紀傳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遞泯。又其事實糾紛。傳中不能悉備者。皆列之於表。經緯不混。一覽瞭如。後史不明此義。則有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細行微善而寄跡簡編。或備位高顯而標名列傳。米鹽凌雜。狼藉特甚。至於群雄錯峙。氏

號互殊。共主爲名。列強角立。事既同於瓜蔓。理不於異亂絲。非資經緯。難詳事實。故曰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逾繁。而事實或多遺漏。顧亭林氏誠知言者哉。然而作史之難。莫逾於表。非閱覽博物。無以綜一代之全。非熟慮緻思。無以極變通之事。司馬而後。能者蓋尠。論其濫劣。蓋具四端。一則綱目之未明也。蓋表取撮舉大凡。無取臚陳瑣事。故史公作表。紀年不過六甲。紀事不過十餘言。振裘挈領。全身自動。自班固裁自注之例、華嶠申繁褥之辭。華嶠漢後書今不傳三譜體例無從懸揣然觀魏志華歆傳注世說德行篇方正篇注所引各條均詳瑣事後來作者。變本加厲。方格之內。事實並書。有如通鑒目錄。通志年譜。多錄細事。遼金二史。尤形瑣碎。表名傳體。所以成譏。其弊一也。二則經緯之未具也。表之爲用。所以括事理之蹟、省鉤稽之勞。縱觀橫覽。相爲灌輸。縱列以約其文。橫通以極其變。窮年而事猶未既。斯縱書年以立之經。此十二諸侯年表例也。舉事而年有餘暇。斯橫書年以立之緯。此功臣王子侯例也。界域犂然。難以逾越。班固王侯年表。有經無緯。六世以下。遂等始封。古今人表。有緯無經。彙別之中。難詳世代。揆諸體制。孰曰攸宜。其弊二也。三則考訂之未密也。蓋表括一代。事綜全史。紀傳未詳。表補其闕。乃自班固王子侯表。有失書侯所食邑者。某人嗣不具年月者。百官表有姓名不具者。有失載遷免者。雖爲史之

闕文。豈遂窮於搜討。因陋就簡。參稽無自。其弊三也。四則篇目之太濫也。表譜之立。提要鉤元。繁蹟者歸諸簡約。糾紛者達諸整齊。苟非破碎難明。烏用別開部目。故史、班所記。乃述列侯。歐公所錄。多詳世系。族史有作。苟飾觀瞻。金源非甚繁雜。而世表亦勒專篇。瑣事無足重輕。而游幸乃倣月表。他如析皇子於皇族、析公主於外戚。可謂東施效顰。適增其醜。畫蛇添足。祇彰其贅者矣。其弊四也。此讀史者所由越卷而觀、評史者所由疑其煩費也。竊以史公作表。本效周譜。三代世表。帝繫之遺。史記三代世表索隱曰按此表依帝繫及系本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世本之舊。隋志有世本。王侯大夫譜命意無殊。而創例較密。蓋譜文專取旁行。表式端資經緯。譜之用圓而神。表之體方而智。故譜易作而表難爲。杜預作譜以釋春秋。華嶠作譜以明後漢。嶠書雖闕。而杜例猶存。世族地名諸譜。均取平鋪。無聞方罫。蓋其驗也。且二者殊稱。因乎體制。譜得兼明無句讀之文。表則限於有經緯之作。故歐公之十國年譜、鄭樵之五帝迄隋年世。義例謹嚴。本表而得名爲譜。鄭玄之喪服譜、荀況之公子譜。文辭簡直。本譜而不稱爲表。故表式難於譜式。而譜名可賅表名也。今參取諸家。折衷至當。反諸周譜而錫之名。因其事實而定其體。其必須經緯始明者。則倣史公。其僅須敘述可見者。唯效周譜。其體凡二。其別凡六。前二者宜於表。後四者宜於譜。分述於下。

一曰曆年譜。蒼沮而降。史道日繁。曆人取其年月。譜牒獨記世謚。莫能相兼。然漢志曆、譜合爲一。有帝王世譜。又有帝王年譜。兩書並列。則曆譜家之傳。年世均所致謹者歟。馬遷有作。統名年表。而事在闕略。難稽年代者。則系以世。事當衝要。歲計不足月計有餘者。則系以月。夫月表之法。詳於一時。匪可施諸全史。世表之例。獨詳世次。不足以記歲年。詳略得中。厥爲年表。溫公、鄭樵。均循此例。其大較也。惟是史公所述。有綜一時紛難者。有述一時大事者。錯綜參互。匪拘一格。舉其大凡。則十二諸侯六國表。綜紛難者也。將相名臣表。述大事者也。論其隱微。則綜紛難者亦詳大事。六國表末之遂言秦政是也。述大事者亦詳紛難。將相名臣表之並書誅伐是也。是故散爲十目。總爲一篇。三代世表。始於黃帝。終於厲王。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和。終於敬王。六國年表。始於元王。終於秦二世。將相名臣年表。始於高帝。終於武帝之鴻嘉。繩貫珠聯。悉成一系。若夫秦楚之際。自六國表而羨出者也。漢興。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等。又自將相名臣表而羨出者也。故曰散爲十目、總爲一篇也。尋其所記。大約分立之時。詳會盟攻伐之約結。統一之世。述用入行政之大綱。此其所以爲異也。今譜曆年。一仍此意。目雖隨篇別出。系實全史相承。大約帝譽以前譜其世。唐虞以降譜其年。尚書斷自堯典。年有可推。易繫雖首庖羲。遠無可

紀也。唯羲黃年代。傳者較多。緯候紛紜。難可盡信。劉恕特譜疑年。今亦粗存崖略。以附世譜。用備舊聞。若夫年譜之中。實分二例。分封統一。詳略殊焉。蓋以封建之時。王侯共治。鄰國相望。鷄犬相聞。或承先世土疆。或屬新王建樹。唐虞無慮萬國。周初猶遠千餘。必遍加網羅。罄竹難盡。夫建邦雖衆。屏藩王室。祇數大邦。史表周成以下。列國十一。共和以降。列國十三。不表夏商者。疑莫能明。不表小侯者。無關治亂也。今譜唐虞以降。其可考者。如三苗有扈。存其國氏。略準疑年。此用清王樞等歷代紀事年表例周武以下。大者稽其年代。列於正文。小國亦因其事實。附於末簡。於越附吳、魯蔡附楚求之前史。非無特例也。史記六國年表鄭附於韓魯蔡附於楚宋滅於齊衛臣服于魏吳滅於越而地卒入楚均附放所臣服之國至於漢唐末造。皇綱解紐。群雄角立。正朔互殊。如三國、南北、五季。有分割之實。故乖於統一。無共主之名。故異於封建。事迹糾紛。尤難董理。則備述源委。各詳世系。雖地不過郡。年未逾紀。皆登方格以爽眉目。昔崔鴻述十六國、歐陽述十國。皆列表譜。史通表曆篇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表頗有甄明劉知幾所謂群雄錯峙。各自年世。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此於史漢群篇。其要爲切者矣。若夫統一之際。事仰時王。雖有封建。名存實廢。似無取年經事緯。故事紛繁。然而國內糾紛。



若漢之七國。紀元建號。趙翼廿二史劄記曰史記諸侯王世家紀年不用帝年而仍以諸侯之年紀事如楚元王傳元王子戊二十一年景帝之三年也又梁孝王傳十四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朝最後云梁共王三年景帝崩是轉以侯國歲年記天子之事矣漢書亦同蓋當時雖已大一統而列國紀載猶用古法唐之方鎮。延祚傳世。何殊周季之列侯、晉之趙秦。割地而治。宋之遼金。南北相持。豈異三國之鼎峙。以迄盜賊蜂起。篡號改元。或爲新主之驅除。或作亡秦之勝廣。苟不表其原委。何由資以考鏡。夫馬遷作表。深識要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温公目錄。藉治參差。通鑿目錄序曰編年之書雜記衆國之事參差不齊今做司馬遷年表年經而國緯之以爲目錄云齊不齊以致其齊。即統不一以歸於一。故凡畔逆篡據、征伐敗衄、使聘往來之跡。皆備書焉。凡此二者。皆因時定例。不拘常體。分立則法十二諸侯六國年表例。而詳列經緯。統一則法將相名臣年表例。而去其方畀。以緯全史。庶厥協焉。

二曰公卿譜。周官御史掌贊書凡數從政者。鄭氏注。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現在空缺者。夫周官三百六十屬。悉指數其人。登書於冊。不嫌繁重者何哉。蓋王者幅員廣遠。政治殷繁。則授其權於冢宰。冢宰又受其成於百官。官治則法行。官窳則法壞。用人行政。此其大綱。御史備書其數。官吏賢否無所隱。百官銓叙有所稽。周代

盛時。所由釐百工而熙庶績者也。馬遷述漢。別表將相名臣。上列大事。下列三公。班固因之。廣爲百官公卿表。與遷異者。不記大事而記官加詳。篇首列百官職掌。則太宰掌邦六典之全也。篇末列公卿姓名。則御史贊書從政之遺也。范、陳而下。斯道乃微。司馬紹統。志百官而不表姓氏。歐陽文忠。表宰輔而不及卿尹。因循舊貫。僅得其偏。至司馬溫公。深通史法。力追古制。其官史館修撰時。常據國史。旁采異聞。叙宋興以來百官除拜。效漢書作百官公卿表。凡百五十卷。歷十二年書成。其自序稱文官知雜御史以上、武官閣門使以上、內官押班以上。遷、除、黜、免。悉以前後相次。則固本班史之陳規。上規周史之大法也。若夫短篇雜記。遇述一官。則有若龔頤正之宰輔表、書錄解題曰元輔表一卷龔頤正撰專錄宰相不及執政李燾之歷代宰相年表。通考經籍志引其自序云相者治亂安危所係按諸舊史惟前漢及唐頗有譜牒其他率皆不具脫略抵牾迷失本真乃旁搜遠取推究前後悉用司馬遷經緯之法追爲年表起漢元訖周顯德昔之參機務執樞要者莫不咸在及天禧以來御史年表、諫官年表。並見通考經籍門皆取經緯之法。以叙從政之數。蓋又上承馬遷、下法歐陽者矣。竊以通史所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既難同於稗官撰錄。偏志一司。亦有殊於當官纂集。徧詳百職。故歐公之略。足以表示網維。溫公之詳。亦足指明官治。按之通史。終覺乖方。詳略得中。允推班氏。上列三公。中詳九卿。下列三輔。官列三十六職。格止

一十四級。或以官聯共居一格。或以沿革並著篇端。類附班分。燦然明著。今譜公卿。略師其法。春秋以降。並次諸篇。惟是歷代設官。沿襲殊致。或名同而實異。或權重而秩卑。如後漢有三公。而尚書實總樞要。魏有五府。而中書乃典機宜。隋則內史掌宰相之權。唐則僕射兼三省之長。使專詳備位閑員。而不及握權要職。則無以徵官制變遷之故。即無以明時政得失之原。今故詳考職官。隨時定體。無關治理者。官雖崇而必削。如漢魏之雜號大將軍是也。有關政要者。官雖微而必謹。若漢魏之尚書、中書是也。若夫春秋。則史文簡略。僅詳執政。五季則官職紊亂。專詳宰輔。是又因時制宜。不得不爾者也。

三曰人物譜。昔班固纂漢書。列表十。其終曰古今人。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自遠古羲皇以逮孔子。下至桀、紂、厲、幽、妲己、褒姒、夏姬之徒。罔不宏綜博覽。括於一書。後世史家。若張晏、劉知幾、鄭樵、呂祖謙、羅泌諸人。糾其體例之失當。或病其品評之蕪雜。幾於身無完膚矣。然觀馬遷史傳。因人命篇。事有可徵。皆加甄錄。事多湮沒。則付闕如。是故皋陶、伊尹、仲山甫見於詩書。國僑、向戌、蘧伯玉見於春秋。皆不獲記。班氏廣徵墳典。窮覽載言。搜羅亘四千歲。羅列近二千人。存其大都。以補遷闕。使讀史者猶得什一於千百。故唐開元中韓祐續之。猶見收於唐志。明人表爲史

家之別錄。上足補闕遺。下可資考證。非妄作也。雖然。此特言其植體大凡也。若其命名未審。創例未精。分類未當。實難爲諱。蓋班表仰包億載。名標古今。乃上自三皇。下終秦項。古則誠然。今於何有。知幾譏其名與實舛。說良允矣。而顏師古乃謂其書未畢。實爲阿護。夫人表之作。取補遷闕。故帝王士庶。咸入篇題。必兼漢並書。因人徵類。則身爲漢史。手操誅伐。善善從長。或可移文、景於成、康之亞。惡惡從短。詎得置哀、平於桀、紂之班。其不表今者。正以俟後人續纂如韓祐者耳。不得謂其書未畢也。使專題人表。省去古今。本方人之遺意。成通史之大法。名實相副。亦何至來後人之繩駁耶。此其命名未審也。又表之植體。經緯兼資。人表一篇。有緯無經。蓋其失也。顧或謂人表以世爲經。以九品爲緯。世代未明著於各行之上。實隱寓於九等之中。尋其帝王分列。即其世代範圍。然人命有修短。時世有異同。或則涉及數朝。或則歷更數代。次序後先。難爲定斷。夫三代世次。尚有譜牒可尋。十二國年表。亦有舊典可按。偶有奪誤。讎校自易。若表列人物。本無定準。屢經傳寫。紊亂尤多。故原序有崇侯。張晏謂有嫪毐。廣韻有齊大夫公幹及士思葵。通志略引有司褐拘。而今俱無。斯疏脫之易也。原序桀爲下愚。學林引亦在九等。張晏謂田單、魯仲連、藺相如第五。寺人、孟子第三。史通謂陽處父第四。士會、高漸離第五。鄧三甥、荆

軻第六。鄧祁侯、秦舞陽第七。俱與今異。斯紊次之易也。疏脫者既無歲月以相證明。紊次者亦無定準以第高下。編次失理。舛誤百出。此其創例未精也。且人品不齊。奚啻千萬。古稱智過千人曰俊。倍俊曰傑。斯其效也。孔子上智下愚。極言以明其氣質難變。若夫中庸之才。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推類至盡。匪夷所思。班乃析爲九等。各爲品第。是豈能假銖兩以衡輕重、假尋丈以度修短者哉。夫方人之法。可別以科條。而不能窮其等級。故司馬有儒林、循吏、游俠之篇。東觀有名臣、節士、先賢之表。以類相次。孰曰非宜。班氏不明此義。乃以數量相衡。於是大姬與敬姜相懸而上下鄰。商辛與夏桀同惡而等第異。張晏譏其是非顛倒。知幾斥其是非繆盭。衆矢所加。無以自解。此其分類未審也。夫創者難爲功。因者易爲力。前史既闢其蹊徑。後史宜掃其榛蕪。今譜人物。鑒於班失。不分今古。代各爲篇。合成一貫。故無表古略今之弊。亦免有名無實之疑。且爲譜體不爲表式。表則旁行錯見。讎校維艱。譜則循序而行。鉤稽即得。若夫知人論世。尚友所資。則於敘述之中。詳列帝王之代。至若人品不齊。狂狷異適。孔門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分科。劉劭以清節、法家、術家、國體、器能、臧否、伎倆、智意、文章、儒學、口辨、雄傑別業。見人物志流業篇今師其意。區目十二。曰聖賢、曰名臣、曰忠臣、曰功臣、曰能臣、曰循吏、曰顯學、曰卓行、曰文苑、曰列女、曰雜人、

曰姦逆。清順棟高春秋人物表區類十三曰賢聖曰純臣曰忠臣曰功臣曰獨行曰文學曰辭令曰佞臣曰讒臣曰賊臣曰亂臣曰俠勇曰方伎不列帝王者。事實顯露。無煩複出也。不列庸碌者。事迹瑣碎。無關懲勸也。稱人物譜者。於群分類聚之中。寓有方人之意也。因材觀情。索性尋流。於以糾班史之失。補後史之闕。亦尚論者之助也。

四曰繫本譜。周官小史掌奠繫世、瞽矇掌世奠繫。鄭注。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賈疏。天子謂之帝繫、諸侯謂之世本。是則王侯譜系。掌於史官。其來尚矣。左氏因周室舊史。以次世本。有帝繫篇。叙帝王之系號。有世家篇。述諸侯之族屬。又別爲王侯大夫譜以明之。馬遷有作。倣帝繫而作三代世表。倣王侯大夫譜而作十二諸侯六國年表。亦著其枝別於世家。近倣於丘明。遠源於周史也。漢志有諸侯王、王子侯、功臣侯、外戚恩澤侯各表。唐書有宰相世系、宗室世系兩表。標目各別。立意無殊。雖然。古之制天下也私。後之制天下也公。私者分土地以與功臣。建屏藩以資夾輔。周建五等。列國數十。匪爲伯叔之國。即是甥舅之邦。且親親之誼。推而逾廣。諸侯以世其氏。公卿以世其官。勳舊皆喬木之臣。列國悉股肱之寄。是故天潢貴胄。華閥巨家。其紀載不可不備。至秦并天下。改爲郡縣。國無世官。仕無世祿。自漢而降。階級悉泯。或布衣而躋丞相。或列侯免爲庶人。登庸者不叩其門第。輔導者不限於懿親。是

則世系之譜。其紀載不必特詳。時勢有殊。非可強同也。雖兩漢御曆。亦嘗衆建群侯。然數世而後。強者芟夷。自餘小邦。制於守相。名雖君國子民。不得治民補吏。封建之義。實已大乖。魏制帝子受封。有同幽繫。宋齊疏忌骨肉。皇子出鎮。受成於長史典籤。唐制列侯不世襲。宋制親王不世襲。若夫異姓功臣。外戚封爵。或則生前晉錫。或則死後褒崇。是乃恩加錫典。絕非封建初意。惟元代幅員遼闊。諸王出鎮。胥能總其軍賦。辟置官僚。明代諸王。皆出就藩封。給以護衛。略存三代封建規模。至有清一代。則有列爵之封。而無分土之建。名存實去。蓋自漢魏以來皆然矣。史家必審其年月。究其興廢。知幾所謂兩漢御曆。四海爲家。公卿既爲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歲。以別於天子。斯篤論也。今故自秦以前。凡王侯卿大夫氏系名號。悉著於篇。自漢而降。凡帝王姓氏出處、建號改元。傳世歷年之延促、支分派別之遠近。皆詳述之。皇子出鎮。功臣胙土。苟關治亂。備記始終。王子推恩。功臣錫爵。皆削而不錄。以示限制。若夫外戚恩澤。亦以所封爲正。庶幾循名覈實之意焉。至若勝、廣以匹夫而創征誅、更始以平民而登帝位。不階尺土一人之柄。而爲伐暴救民之倡。他若晉之五胡、五季之十國。皆據有土地。享國改元。史遷以入世家。東觀裁爲載記。晉書仍東觀之目。歐史乘馬遷之規。均以跡近人君。情符侯國。別詳世系。

於事爲宜。茲則仰法諸家。折衷前例。凡歷代中葉之割據分王。及末期之群雄並起。苟跡不同於盜賊。皆類次於篇中。庶得事理之平。而免阿黨之弊。又若孔繙六經。垂訓弈禩。爲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位有殊於王者。德實兼乎君師。况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斷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兩漢以降。封典尤崇。漢武罷黜百家。特崇儒術。漢成褒崇聖後。進爵上公。開元之際。始改王封。有宋天禧。仍循公號。下及戎裔。亦致推崇。魏齊則崇聖、恭聖異其稱。元清則王爵、公爵殊其制。要其褒崇先德。風世教民。則一而已。昔丘明明孔子之系於世本。漢書梅福傳綏和元年以世本相明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馬遷著孔子之澤於世家。史記索隱曰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爲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正義曰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爲世家位止師儒。跡參侯國。斯左、馬之史識。班、范已不能窺。今則持續其跡。備述聖裔歷世系號。歷代封典。悉著見焉。

五曰姓氏譜。昔亢倉子有言曰。几蘧氏之有天下也。天下之人。皆知其母。不知其父。此何故哉。蓋初民質野。禮文闕陋。部族各殊。即成昏媾。血胤相傳。均從母系。是故倉頡制字。女生爲姓。嚴譯英甄克思社會通詮云圖騰不同得嫁娶矣然而其制大怪所通者常定一圖騰蛇之所娶者必鷓鴣不得忽娶蓮華一也且其法非以蛇之一男娶鷓鴣之一女乃曰凡蛇之男娶凡鷓鴣之女或凡蓮





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昨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潛夫論亦稱堯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明鉅家貴族。未有不賜姓者。特其賜姓。亦有定法。春秋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是也。蓋賜姓之風。易滋淆混。漢唐初制。其效可睹。必循女生爲姓之常經。庶免同姓爲昏之極弊。晉語炎帝以姜水成、黃帝以姬水成。說文姜神農居姜水以爲姓姬黃帝居姬水以爲姓姬、姜爲炎黃故居。即女登苻寶舊部也。堯爲祁姓。舜爲姚姓。其爲賜姓與否未可知。而原其所由生。則堯出伊祁。舜居姚墟。固可證也。其次則有賜以別姓者。若少昊本己姓。而舜賜伯翳嬴姓。左昭十七年正義引世本云己姓出自少昊又杜注云少皞金天氏己姓之祖也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虞舜本姚姓。而周賜陳胡媯姓是也。亦有錫以本姓者。如董父本董姓。舜復賜姓曰董。伯夷本姜姓。舜復賜姓曰姜是也。例各不同。而因生以賜。則固不易。然則古人於姓。必如是致謹者何故。則以受姓之原。實具二義。一以別昏因。一以明貴賤。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伊古以來。懸爲厲禁。而自別族分合。姓源難明。不爲究其異同。或至流於專一。則嗣續之道不廣。而部族之勢立弱。一也。華族東徙。土客雜糅。登庸之塗。限於貴族。非受姓以爲表識。則銓叙罔所憑依。古稱同姓異姓。意別親疏。萬民百姓。詞爲對待。故偃羊熊曼歸隗允漆。終爲夷裔。風姜姬祁姚姒子贏。常執重權。惟姓彰則主客易以區分。而門

第無難立辨。二也。故自伏羲以降。辨姓常爲國典。類族辨物。象徵羲易。辨章百姓。事著堯典。禹貢錫土姓。周史莫世繫。斯其效也。自周以來。賜姓之例未廣。受氏之道日彰。考諸經傳。賜姓者惟一媯滿。蓋周道同姓。雖百世而昏因不通。苟受姓之例廣。則通昏之禁破。若夫胙土受氏。則百其塗。天子建國。固循古道。同姓之國四十。兄弟之國十五。異姓之國。蓋十餘焉。古稱周建七十一國自餘諸侯命氏。以字以謚。以官以邑。蓋姓則有窮。取別昏因。氏則無限。取明貴賤。同姓爲昏。其禁惟周最嚴。世卿柄國。其弊亦惟周特著。其故蓋可知也。夫周代盛時。既析姓而爲氏。周代末季。乃重氏而輕姓。由是古代言氏以明國土。周代言氏以明族屬。古代姓氏析而爲二。戰國姓氏乃紊而爲一。氏別既廣。姓源難明。或捨姓而言氏。或變氏而爲姓。顧炎武日知錄云自戰國以下之人以氏爲姓而五帝以來之姓亡矣爰自戰國紛紜。以逮兩漢隆盛。變亂之源。莫知本始。史公於秦曰姓趙氏、於漢曰姓劉氏。趙、劉本氏而言姓。日知錄又云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爲一班固以褒魯侯爲姬氏。子南嘉爲姬嘉。均見漢書恩澤侯表姬本姓而言氏。姓氏混淆。見諸史傳。茲其嚆矢矣。是故姓氏之道。遼古逮秦。凡有三變。巢燧以前。男子稱氏以表部族。女子稱姓以繫血胤。姓氏蕃變。實基於此。羲、媯以降。女系易男系。則有賜姓。部落易封建。則有賜氏。此一變也。周代肇興。姓以重昏因

之防。而不爲賜典。氏以易子孫之別。而不限國土。此一變也。戰國迄今。略姓言氏。姓之根本始淆。有氏無姓。氏之分別逾廣。此又一變也。此則古今姓氏遷變之大凡也。若夫詳列氏族。入諸史篇。尚書詳別生分類之文。世本開姓上氏下之例。鄭駁五經異義云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孔、左二氏。實樹先模。自後魏收述代北之遷革。歐陽論宰相之宗支。杜預世族之譜。以當左氏外傳。鄭樵氏族一略。爰集姓氏大成。凡氏族之糾紛。悉史家所取正。蓋整齊世傳。分北宗望。匪第品定清濁。乃以區別種族。匪第區別種族。抑以移易風俗故也。故變氏爲姓。始於秦漢。殆因生殖日繁。流衍日廣。姓源太狹。昏制過拘。捨姓言氏。勢有必至。然而王莽以姚、陳、媯、田、王爲宗室。禁不得通昏。魏東萊王基爲子納太原王沈女。則知姓同氏不同者。昏因不可通。氏同姓不同者。昏因可通。漢魏以來。猶明此意。惟彼夷狄亂華。戎裔冒姓。參錯糾紛。卒難董理。如金日磾以休屠王太子而賜姓金氏、劉元海以呼韓邪之後而易姓劉氏、魏孝文革代北複姓而易以單語、明永樂更金元舊姓而易以漢稱。故乃華宗上族。與旃裘君長相雜。論者以爲用夏變夷。識者斥其開門揖盜。匪爲究其流別。奚以甄別華夷。此則關於種族者也。又自周代辨姓以明親親。始祖爲正姓。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高祖爲庶姓。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其別者親親之誼。其不別者親親之仁也。詩

稱君之宗之。周官言宗以族得民。周代隆盛。實基族制。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中。宗子治之。其有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者。然後納諸士師。禮大傳所謂愛百姓故刑罰中也。一族之中。貧富不齊。故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禮、期服。傳所謂族人異官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者也。故敬宗收族。其效極於百志成而禮俗刑。遠西自治規模。未或轅此完善。此則繫於風俗者也。故知幾論史。謂氏族之志。允宜入史。姚寬亦稱姓氏之學。太史公欲爲而未就者耳。見西溪叢語後之作者其可廢乎。惟是九共逸於漢時、世本亡於南宋。杜預世族。存闕參半。亦非完書。今可稽者。蓋惟魏、鄭、歐陽三家而已。魏書明代姓。中土非其所詳。唐書序貴族。而寒門乃其所略。實氏族之別記。非史家之大例。唯鄭樵氏族略。囊括今古。備述異同。可謂循九共之逸軌、嗣世本之絕響者矣。然其考訂疏略。編次乖方。攬其全書。罅漏百出。蓋後世言氏族者多本左氏。傳載論姓諸家。蓋有二種。一明賜姓命氏之大法。一明得姓受氏之源流。述大法者記當代典章。如衆仲言天子賜姓、諸侯命氏是也。述源流者乃記姓氏分合。如胥臣言黃帝子十四人爲十二姓、史伯言陸終之子六人而分爲八姓是也。竊以賜姓之法。代各有殊。漢唐賜姓。殊於虞夏。明代賜姓。有異漢唐。其他冒姓出宗避諱避仇之例。混錯淆雜。棼如亂絲。循彼自由。難期

一例。既無關乎定制。尤難晰其本來。此不可循者也。惟夫得姓受氏。循流泝源。若夏后之後二十六氏。而總於姒姓。少昊之後十六氏。而總於嬴姓。史記得其條貫。不勞而理。是故丘明自述世本。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姓統於氏。氏繫於姓。創條發例。爲萬世規。荀卿公子之譜、王符氏姓之篇。循彼舊式。罔敢或異。自應劭廣衆仲之例。以謂凡氏之興九事。廣韻引風俗通義曰蓋姓有九或氏於號或氏於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鄭樵倣之。貪多務博。斬勝前人。乃廣爲三十二類。妄稱左氏不得而聞。不知其所據者。乃從典午南北之紊亂。有唐諸家之附會。包羅囊括。雜糅合併。而於邃古得姓之始。與周代由姓析爲氏族之源流。未深曉也。其斥左氏爲隘。不亦宜乎。又其例錯雜不純。多寡不一。如以名爲氏者至三百餘。以爵謚爲氏者僅及二氏。至複姓既分五例。而無徵之複姓。復列專題。得氏既有定例。而有徵之各氏。乃歸總論。三十二類。不足以限。復廣之以四聲。夷狄大姓。不足以包。復分之以地域。子矛子盾。不倫不類。分別愈繁。錯雜愈甚。斯其所以見嗤於後世也。故今茲叙次。一仍世本氏統於姓之舊。凡三代以前之姓氏。與夫三代以下之姓氏。見諸史傳者。悉序其得姓受氏之由。及其分合離析之故。疑似者闕而不載。依附者明其失據。而後秦漢以下姓變爲氏之故。乃可理也。若夫宗支冒亂。蕃漢雜糅。三字四字之

離奇。契丹金元之詰屈。亦備述其顛末。窮其流別。而後魏晉以來用夏變夷之漸。乃可言也。日知錄曰姓氏之書愚嘗欲以經傳諸書次之首列黃帝之子得姓者十二人次則三代以上之得國受氏而後人因以爲姓者次則戰國以下之見於傳記而今人通謂之姓者次則三國南北朝之見於史者又次則代北複姓遼金元姓之見於史者無所考者別爲一帙此則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若其叙次之法。代各爲編。循本書之定例也。先後以其所得姓氏之時代爲限。如風姓所分之任宿、須句、顓臾。先於姜姓所分之齊、紀、申、許。允姓陸渾之出於櫛杙。先於漆姓。鄭瞞之出於防風是也。不從氏族略例者。匪三十二類所得窮也。不從姓源韻譜略者。匪作氏族類書也。不從魏書例而專詳一部者。魏晉以來。姓氏紊亂。非參合夷夏無以明也。不從唐書例而專詳三代以降。貴賤均等。非兼綜士庶。失之偏也。至於一編之中。皆有一定之次。先天子而後諸侯。先諸侯而後臣庶。先諸夏而後夷狄。先有紀而後無紀。皆鄭略之舊例也。秩秩繩繩。有條不紊。而望族五音之紛紛。皆無所用。豈非反本類族之一大事哉。六曰經籍譜。隋書經籍志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爲紀綱。故書有百篇之序。毛詩小序乃出國史。史成爲圖書淵藪。目錄乃治書矩範。其由來遠矣。漢興。經典散逸。簡札錯亂。向、歆父子奉詔校書。著爲七略。班固記漢。爰述藝文。目錄入史。此其先導。自爾袁山松作後漢書。並志藝文。史通志校讎略宋孝王撰風俗傳。亦錄

墳籍。見史通允哉其能師古矣。劉知幾乃謂漢志廣列篇目。示存書體。披閱易周。未甚穢累。隋志廣包衆作。體則古今是同。辭乃先後相襲。凡撰志者宜除此篇。不知史司典籍。遠自三代。夏太史終古奉圖籍奔商而夏亡。商太史向摯奉圖籍奔周而殷亡。周太史儋奉圖籍奔秦而周亡。當時史冊藏於故府。成敗禍福之原。山川阨塞之故。於是乎徵。故圖籍去留。關乎國家興替。以視他圖。其要爲切。若夫人材升降。取鏡學術。學術考校。全資藝文。故觀書於魯。韓獻子知周之興。不學將落。閔馬父決周之廢。則當代文儒。其又安可忽視也。夫志記之書。或徵彝鼎。類表之作。乃記昆蟲。而於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闕焉不具。殆非所以美教化於無形。拯斯文於將墜也。劉氏乃與天文、五行。同類並譏。抑未免因噎而廢食也。惟是類書之法。最稱難治。族史有作。濫列篇卷。米鹽凌雜。治絲而棼。計其流弊。可得言焉。蓋自劉向校書。輯爲別錄。每一書已。輒辨其訛謬。撮其指意。叙而奏之。劉歆總括群書。奏其七略。亦各撮其指意。足明古書質簡。道理深微。真偽淆混。非略著其旨趣。何以究厥異同。班固要刪。略存大例。凡所論列。皆用細書。自是而後。荀勗四部、王儉七志。作者旨意。無所論辨。隋書經籍志云祕書監荀勗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群書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辨宋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別撰七志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文義淺近未爲典



則下逮謝靈運、阮孝緒之倫。剖析辭義。編次甲乙。抑又自鄙無譏矣。隋志略記存佚。唐史間注姓名。雖存告朔於餼羊。實乖著錄之大體。自宋王堯臣等撰述崇文總目。始復二劉舊例。晁、陳二氏。亦錄解題。剖析雖或未精。大旨終無謬誤。漢志而下。藉以辨古書之真贋。考諸家之同異者。唯此數家而已。鄭樵輯藝文略。始一切削去。併議廢崇文序釋。蓋樵以朽腹陋儒。而欲部次群籍。非削去序釋。無以蓋其學術之空疏。宋史藝文一志。但記書名。如注計帳。是即宋高宗刪除崇文序釋之流弊也。此則序釋太疏也。又自劉向校書。始分七略。荀勗校書。更造四部。隋書經籍志云魏祕書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自後公私簿錄。兩家角立。李充、謝朓。荀勗之黨也。王儉、阮孝緒。劉向之儔也。隋書經籍志云宋王儉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古今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伎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梁普通中處士阮孝緒爲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王志經典。廣包六藝、史傳、諸子。不入兵書、陰陽、方伎。全符劉略、阮錄。分史傳於六藝、析技術於子兵。兼採二家。然則二家同異。蓋可知矣。七略則經與史合、道術與方術分。

四部則史與經分、道術與方術合。此其大較也。自隋而下。史臣著錄。皆循四部。七略之風遂微。蓋自秦漢而上。官師合一。史官既立。經籍興焉。書、詩、春秋。固古史之正宗。易象、禮樂。乃王官之大典。故王通稱三經皆史。近儒稱六經皆史。即其義也。然而世益降而史籍愈繁。世益治而典章益備。編年、紀傳。作者百族。不能悉附春秋。政典、職官。代有完書。不得悉歸官禮。則史志之宜別開專部者。勢也。且自孔子緡經。空言垂訓。由是百家蜂起。紛然殽棍。史記既作。學問一變。鮮尚空談。多陳實事。史部著述。降而彌繁。於是名、墨家言。不聞別有支別。神仙、數術。亦鮮究其條流。必廣張部目。祇益紛歧。則兵書、術數、方伎之統於諸子者。亦勢也。荀勗、李充。豈不知妄作者哉。然而斟酌是非。較量得失。七略所分。難資株守。四庫所部。亦乖典則。蓋史傳之原。出於春秋。故事之原。出諸官禮。徵諸七略。其效顯然。後世史傳日繁。知出史部於經部。典章日夥。而不知出志於史傳。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者也。劉略諸子。與兵家、術數、方伎爲別。則以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諸子立言以明道。三家皆守法以傳藝。義不同科。故分而爲四。四部乃混而一之。使儒、墨、道、法同於陰陽、卜筮之流。小道神仙。亦得參於論道經邦之列。非其類也。此則類例未審也。若夫類例既分。條流斯著。珠聯繩貫。董理非難。然而書籍

浩繁。匪循一例。有絕相類似者。亦有互相出入者。如漢志詞、賦本無流別。然亦分爲四支。推極精微。實具條理。蓋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買臣。殆縱橫之變也。雜賦無專家。則摯虞文章流別集之濫觴也。類附班分。深察自得。隋志舊唐。猶存此意。新唐繼作。遂失指歸。例如隋志。春秋不分家法。而先左氏、次公羊、次穀梁、次國語。學者得因類以求。雜史不分門類。而先逸史、次野史、次史鈔、次古史。讀者輒心知其意。舊唐皆存其矩矱。新書乃益其混淆。亦有編次之家。胸無倫次。或見名不見書。或看前不看後。二語本鄭志校讎略有如晉諸奏事本刑法。唐志隸諸故事。則以名爲奏事故也。匡謬正俗本筆記。崇文列諸論語。則以前數行說論語故也。若夫劉略、班志。出入頗多。如弟子職別於管子、三朝記別於大戴。與禮記下別出中庸。事同一例。此蓋民間別有單行之本。不得執爲裁篇別出之規。章學誠校讎通義云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七十子所記百三十一篇禮經所部也劉歆裁其三朝記入論語沈欽韓云弟子職今爲管子第五十九篇鄭曲禮注引之蓋漢時單行兵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等九家之書。兵技巧家有墨子。與太史公後別有太史公四篇。事同一例。此蓋任宏校兵書之複見。不得執爲劉歆校諸子之互著。校讎通義云七略於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騶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九家之書而儒家復有荀卿子陸賈二家之書道家復有伊尹太公管子騶冠子四家之書縱橫家復有蘇子蒯通二家

之書雜家復有淮南王一家之書兵書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復有墨子之書今按漢志春秋下注云省太史公四篇果得執爲劉歆之互著耶後史不明此義。重以混淆。如鄭志圖譜一略。殆全見於藝文。崇文通甲一書。則散見於四類。校讎略云通甲一種書耳四庫書目分而爲四類兵書見之五行卜筮又見之壬課又見之命書又見之此則編次乖方也。綜斯三弊。故治書者多。而書之紊愈甚。今故總括群書而分爲六略。首六經、次史傳、次志記、次諸子、次技術、次文集。

古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蓋易象春秋。掌諸太史。庠序學校。不爲常科。自孔子作易傳、修春秋。六經之名始定。莊子稱孔子緝十二經以見老聃。又稱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以爲文。干七十二君。蓋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司馬、劉、班均稱六藝。既乖樂正四術之名。亦悖孔子六經之旨。尋其命名。於義爲舛。漢志序六藝爲九種。隋志增圖緯。唐志增經解詁訓。新唐附詁訓於小學。前史相承。無大差異。鄭樵作史。蕪勝前人。分經類、禮類、樂類、小學類。夫小學附於六藝。固漢志之成規。而禮樂分諸六經。則鄭略之創例。無知妄作。擬不如倫。不知禮經殘闕。士禮猶全。樂經久亡。樂記故在。箋疏訓釋。代不一家。必以歷代儀注等書。廁之六典儀禮之後。歷代樂府、教坊。置諸樂記、司樂之間。本隸史志。濫列六

經。猥雜特甚。抑何取焉。若夫五經雜義。漢志附於孝經。隋志改隸論語。蓋論語明六藝之會歸。孝經總六藝之題目。本鄭六藝論引見前發揮道要。窮極根源。其諸五經總義之先導歟。唐志而下。別立經解。尋其義例。乃等贅旒。漢隋以類相從。各有其道。稱先則古。漢志爲尤精矣。至若六經、六緯。並原孔子。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十二經六經六緯也。隋志稱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然前代說書。緯與讖異。讖涉迂怪。緯明經義。孔子緝經。徵諸莊子。李尋述緯。亦見漢書。太史公引易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蓋寬饒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指爲緯文。荀爽之徒。乃謂緯侯起於哀、平。非其實也。隋唐各志。並列專題。鄭略始散入經解。有同傳釋。雖得隨經附見之義。實乖經緯並立之旨。又若爾雅剖析名物。指陳訓詁。固六藝之鈴鍵。實小學之津梁。孔子稱爾雅以觀於古。可以辨言。蓋其旨矣。漢志附諸孝經。隋志附諸論語。唐志別列訓詁。新唐乃附小學。推其區處。歐錄爲宜。他若國語本爲外傳。鄭略取配春秋。孟子本隸儒家。漢隋各志均而馬考引躋經部。四書宜附諸論語。而清四庫目乃列專題。謚法宜置諸史部。而隋唐各志並附經解。凡群史之參歧。皆今日所裁正。故序六經爲十種。一曰易。以紀陰陽變化。二曰書。以紀帝王遺範。三曰詩。以紀興衰誦歎。四曰禮。以紀文物體制。五曰

樂。以紀聲音律度。六曰春秋。以紀行事褒貶。七曰論語。以紀先聖微言。八曰孝經。以紀天經地義。九曰圖緯。以紀六經緯候。十曰小學。以紀文字音訓。原夫書契興而結繩廢。史官立而經籍興。易爲卜筮之史。遠自伏羲。詩爲謠俗之書。昉於虞夏。禮樂記周初制度。兼說夏殷。尚書、春秋記歷世事言。下窮周魯。凡六經之原本。悉史氏之成書。自文王發明天人之應。機緘畢露。於是史家不得別有易。自采風之使。不行於侯國。於是史家不得復有詩。蓋經之植體者六。而後人所擬者四。漢志禮類有封禪、群祀。其在四部則儀注也。樂類有雅琴趙氏、龔氏。其在四部則樂律也。尚書類有周書。自注云周史記。隋志冠諸雜史者也。春秋類有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則史部各書。皆其族也。當代著錄。經、史爲一。因類散著。井然就理。是漢志所謂六藝。固即後世所謂諸史也。洎撰述日繁。史錄愈富。綜合爲一。斯嫌淆混。史志簿錄。別開專部。由其規倣之原。得其部次之法。蓋史之原於尚書者曰紀事。國語、國策之國別。楚漢春秋之事別。宋章冲本左氏傳。袁樞本資治通鑒。各撰紀事本末。大氏皆紀事之屬也。夫尚書爲經。次諸六藝。國語爲傳。附諸三家。雖兼綜乎事言。非可取列班馬。若夫周書逸篇。古文瓌語。戰國短長之書。春秋前後之傳。隋志冠諸雜史。實大乖於體例。周書乃刪書之餘。國策繼國語而起。以此

言雜。豈孔左尚不逮馬班之正耶。璣語與紀年。同出汲冢。前傳與後傳。同原尚書。以此言雜。豈尚書尚不逮春秋之夙耶。正雜之分。隋志已淆。至宋史藝文。乃次紀事本末於雜史。殆誤承隋志者與。史之原於春秋者曰編年。左氏作傳。魏史紀年。皆其族屬。夫史籍之作。先爲紀事。漸進而有編年。故尚書始於唐虞。而春秋始諸平王。以紀年爲古史。是隋志之誤也。新唐志始定爲編年。後史因之。從其實也。史之兼法尚書春秋者曰紀傳。左氏世本導其源。司馬史記承其流。紀倣世本、帝繫。而遠源於春秋及帝典。班漢帝紀稱春秋考紀。華嶠改紀爲典。蓋其明證。表傳詳於事目。意原內傳。書志別詳故實。體效尚書。語其全體固名爲創。語其細目實出乎因。故曰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隋志著錄。定名正史。尋其部次。蓋包別史、集史而言。如東觀漢記、後志稱爲別史。梁武通史、後志稱爲集史。括於一類。最爲精審。唯宋中興志。始以功令所定者爲正。餘皆別史。見四庫提要夫正史植體紀傳。取別編年。非有駁雜雅鄭之分。謂集史非正史耶。則梁武之記。何殊司馬。謂別史非正史耶。則范曄之書。奚異華嶠。斯皆好立名目。妄生分別者也。三體而外。承編年之流者曰起居注。承紀傳之流者曰實錄。漢志春秋類有漢著記。師古比之起居注。隋志謂起居注託始武帝禁中。蓋即著記起居之注。年月相次。鉅細畢書。則起居即編年之別錄。梁世

周興詞叙武帝。謝吳叙元帝。謂之實錄。而唐後所作。並記當世大臣。蓋宗周、謝之例也。隋志霸史類。又有敦煌實錄。取類國史。則實錄又即紀傳之外篇。玉海四十八云實錄起於蕭梁至唐而盛雜取編年紀傳之法而爲之以備史官採擇夫起居注紀人君言行動止。實賅言經事經。隋志起居注有穆天子傳。右史紀事之常也。又有後周太祖號令。左史紀言之典也。藝文志列高祖、孝文諸傳於儒家。自注云皆其常語與詔策。準之隋志。皆起居注類也。實錄本起居注雜纂成書。唐六典史官本起居注以爲實錄蓋記注之近於撰述者。隋志列實錄於雜史。唐志併入起居。隋志附詔令於起居。唐志別立專部。循其條貫。其歸一揆。則固可從附見矣。其承紀傳之流而述偏方行事者曰載記。阮錄始著僞史。見四庫提要隋志改稱霸史。四庫目又改稱載記。夫皇綱解紐。豪俊蜂起。或推戴共主。或假竊位號。正僞朔閏。孰得其真。故陳涉、吳廣。史記登入世家。平林、下江。東觀次諸載記。循其命名。四庫爲優矣。其承紀傳之流而述一人行事者曰傳記。正史周於全國。載記限於偏隅。廣狹有殊。其述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以同矣。若夫賢士貞女。類聚區分。百行殊塗。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宏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簿。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



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亦有汝穎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都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弈世載德。孝子順孫。思顯先德。紀其嘉行。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諫、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四項本史通雜述篇隋志雜傳聖賢高士傳贊以下四十四家。及列女傳以下十三家。別傳類也。童子傳以下七家。小錄類也。三輔決錄以下四十家。郡書類也。李氏家傳以下二十九家。家傳類也。凡此四家。事綜括於閭閻。跡靡闕於軍國。雖非撥亂反正之作。實猶敦世厲俗之書。宜入史家。繼跡班馬。其他高僧仙靈之錄。齊諧志怪之篇。或宜還諸本宗。或宜隸諸小說。隋志並附雜傳。濫登景部。鑄銅而下鉛錫。煮鹽而入醢醢。轉疑凌雜矣。其承三體之流以紀軼聞遺事者曰雜史。傳記偏詳人物。雜史類涉國家。此其異也。蓋自秦撥去古文。篇籍散逸。諛聞瑣事。彰於耳目。則有輯其傳說編爲一記。若子貢爲越絕記、趙曄爲吳越春秋。隋志所謂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若夫皇紐失馭。史官離散。零縑斷帛。散在人間。則有懷舊之儒。錄所見聞。廣爲記載。若劉芳靈獻帝紀、樂資山陽載記、王韶晉安陸記、荀綽晉後略記。隋志所謂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忘者也。至若前史所錄。囊

括包舉。稽其指要。無慮萬千。則有刺取要言。各從其類。雜引他說。以廣異聞者。若衛胤史要、魚豢典略、王蔑史記要集、阮孝緒正史削繁。隋志所謂鈔撮舊史。體制不經者也。又若邃古草昧。荒忽無徵。班、馬諸家。語焉不備。則有好奇之士。補其所亡。或起自人皇。或斷自當代。若韋昭洞記、蕭綺拾遺、環濟帝王要略、皇甫謐帝王世紀。隋志所謂委巷之說。迂怪妄誕。真虛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也。凡此四科。或始末未備。非一代之全編。或聞見未周。祇一家之私記。要其遺聞軼事。足補前志之闕。糾正史之訛者多矣。前志著錄。今亦仍之。其承春秋三傳之流而述義例褒貶者曰史評。劉知幾稱左氏發論。假君子以明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班固曰贊。荀悅曰論。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尋其指意。或推究時事。或闡明書法。蓋即史評所由昉也。若夫譙周古史考。糺遷違失。則史評之濫觴。諸葛論前漢事以資龜鑒。則史論之先導。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衆。知幾之史通、劉餗之史例。承征南之風者也。胡寅有讀史管見、王應麟有通鑒答問。踵武鄉之軌者也。前代史志無多。糾謬纂誤。多隸本史。如隋志古史考附史記論前漢事附漢書歐史別立文史。鄭志改隸通史。晁志始列史評。附諸史部之末。後有作者不能廢也。凡上諸家。總爲三體。散爲八科。皆導源於春秋、尚書而爲史氏正宗者。故序史傳爲八種。一曰正史。以紀紀傳表志。

二曰編年。以紀表年首事。三曰紀事。以紀事別首尾。四曰起居注。以紀人君言動。五曰載記。以紀霸國行事。六曰傳記。以紀聖賢人物。七曰雜記。以紀異體軼聞。八曰史評。以紀事文得失。

史之原於禮者。曰政典、曰職官。是爲周官經六篇、傳四篇之遺。史遷述八書。班固纂十志。並次史中。以明當代典禮。後史相承。無敢或易。其次王隆撰漢官解詁、應劭撰漢官儀。專詳官制。劉秩作政典、杜佑廣爲通典。是爲政書。洎乎當官制作之唐六典、明清會典。鴻儒纂述之漢唐五代會要。踵事增華。篇卷益富。皆官禮之族屬也。曰儀注。是爲禮經十七篇之遺。漢有封禪群祀。衛宏有漢舊儀。後史撰輯。著錄尤夥。曰刑法。周官司寇掌三典。以刑邦國。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蓋刑以輔禮之不足。張弛尤貴以禮折衷焉。兵者。刑之大者也。以禮制紀兵事。爲一朝之大典。故軍禮司馬法。班志改次禮篇。小刑用刀鋸。大刑用甲兵。則固可從附出已。曰地理。是爲周官職方之遺。周制小行人以禮俗爲一書。周知天下之故。夫制諸朝廷者爲禮。沿諸民間者爲俗。方志恒備記之。漢志小說家。有青史子五十七篇。本古史官紀事。賈生引其胎教之道。蓋禮之別記也。而周考、周紀、周說亦次焉。方志出於官禮。蓋匪誣也。曰譜牒。世繫昭穆。則禮官之所謹也。曰簿錄。史冊金石。則故府之

所度也。史之原於樂者。曰樂律。樂者禮之配者也。漢趙定、龔德既撰定雅琴。宣帝時魏相爲之奏進。則漢之樂典也。漢志未立史料。以漢樂次六藝。斯亦宜矣。後世經、史分部。允宜別爲標目。乃俗聲曼辭。俗工所掌。亦廁經典。不亦誣歟。夫樂不相沿。猶禮不相襲。典注出諸史部。樂典願混合經言。隋志而下。罔或區分。亦循流而未泝源耳。凡上諸家。皆導源於禮、樂者也。夫史出於經。蓋分二類。或原禮樂。或本春秋。原禮樂者。典章經制之書。原春秋者。理亂興廢之跡。鄱陽馬氏謂通鑒詳於理亂興廢、通典詳於典章經制。蓋能晰其本原、舉其流別者矣。若夫史傳亦述典章。不能定爲制禮作樂之典。志記亦詳事跡。不能循編年、紀事之常。二家相離。不宜混合。蓋志記之別於史傳。正猶周官儀禮之不可取例春秋、尚書。漢志封禪群祀。不隸春秋。雅琴二家。統歸樂類。本後世之政典。廁古經之末次。固以撰述簡約。不妨視爲附庸。撰述日夥。允宜別開專部。此劉、班之志也。李充、荀勗之徒。變通七略。知出史傳於春秋、尚書。不知出志記於禮樂。顧使史、志二家。併爲一類。糾紛叢雜。部次維艱。殆猶未悉班、劉經史合一。依類散著之大例也。今故別叙志記爲八種。一曰政典。以紀朝廷政令。二曰職官。以紀班序品秩。三曰禮儀。以紀吉凶行事。四曰樂律。以紀音律異同。五曰刑法。以紀律令格式。六曰地理。以紀異國殊俗。七曰譜

牒。以紀世族繼序。八曰簿錄。以紀史冊金石。

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古之君子。疾名德之不章。垂成文以炳燿。風牧振響於軒宇。伊、呂揚聲於王朝。述道見志。著於竹帛。其來已久。洎夫戰國力征。後又蜂起。承流枝附者。不可勝數矣。莊子天下篇。所引凡六。曰墨翟、禽滑釐。曰宋鈞、尹文。曰彭蒙、田駢、慎到。曰關尹、老聃。曰莊周。曰惠施。荀子非十二子篇。所引亦六。曰它翬、魏牟。曰陳仲、史鱈。曰墨翟、宋攄。曰田駢、慎到。曰惠施、鄧析。曰子思、孟軻。至司馬談愍學者各習師書。不達其意。乃論要旨。分爲六家。曰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向、歆父子。校理祕書。稱諸子十家。曰儒家、曰道家、曰陰陽家、曰法家、曰名家、曰墨家、曰縱橫家、曰雜家、曰農家、曰小說家。諸子分科。四家爲備。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斯之謂歟。然而四家所論。詳略分合。咸各乖異。以繩百氏。蓋猶未合。後史所分。尤無足道。今特折衷群言。鈎稽同異。分諸子爲八家。一曰吏家。古初簡質。作君即以作師。立言本於出政。伏羲什言垂教。以厚君民。神農石田著戒。以明耕稼。迄乎後世。尤得其理。伊尹多詳湯問。王應麟曰說苑呂覽皆引伊尹對湯問又尸子亦引伊尹對湯問壽殷本紀引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韓詩外傳引伊尹對湯問庭敷大拱齊民要術引汜勝之述伊尹區田法太公類述兵謀。漢書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謀即陰符之謀秦策蘇秦夜發

書得太公陰符之謀齊世家言文王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是也言即太公金匱文王武王請著金版者也兵即兵法說苑指武篇所引亦即管子所稽諸故府作爲內政以寄軍令者也辛甲靖獻於商王。漢藝文志自注紂臣七十五諫而去鬻熊借箸於姬室。漢藝文志自注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明四家之遺著。悉三代之政書。至若牧民乘馬。繼官禮以成文。諫篇問篇。直諫錄所自出。四庫提要云晏子春秋乃魏徵諫錄李絳論事集之流本當官之要典。亦何與於九流。劉、班二氏。不知其詳。伊、呂、辛、鬻並冠道家。管子亦隸玄宗。晏子乃儕儒號。核其旨要。實乖倫類。管子頌言富強。而誣其自守清虛。晏嬰讒沮孔子。而指爲宗師仲尼。知其無以自解矣。後儒覺其殺亂。列管子於法家。隋書經籍志列晏子於墨家。其議發於柳宗元通考經籍考因之僅能得其一偏。未能賅其全體。今故別立吏家。凡前代伊、呂、辛、鬻之書。管子、晏子之言。後世若賈誼新書、崔實政論、魏鄭公諫錄、陸宣公奏議。敷陳治體。按合時勢。皆能兼綜儒、法。不主一家。雖或未見施行。絕非涉於玄妙。一皆類隸。庶免混淆。周官言吏以治得民、儒以道得民。荀子亦言守數之儒。與循法之吏。儒、吏並稱。自昔已然。分科循諸古初。命名固從特創也。二曰儒家。莊子曰。古之人其備乎。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

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蓋儒者之風也。荀卿非子思、孟軻。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志劇材大。見聞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莊子道家而極崇儒家。不與六家爲列。明大道也。荀子儒家而力詆思、孟。引置六家之末。伐異己也。司馬、劉、班。始持平議。司馬氏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序。不可易也。劉氏謂儒家者流。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衆取寵。此辟儒之患。夫儒家以六經爲宗。六經以孔子爲斷。莊子言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劉向言儒家游文於六經之中。明所稱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即宗師仲尼以重其言者也。司馬遷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黃老。道家之宗。六經。儒家之首。同以六經爲儒家言。荀卿、思、孟。頌言儒效。咸宗夫子之業而潤色之。故荀子非二家。不涉及六經一語。然而思、孟之書。漢志同隸儒家。後史迄無異議。明言各有當。而意實相承也。三曰法家。莊子曰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物。不謀於知。與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荀子非田駢、慎到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下。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訓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

經國定分。司馬談論法家嚴而少恩。劉向論法家者流。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義。專任形罰。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夫法家急於名分。緩於賢能。漢志列慎子於法家。先於申、韓。荀子稱其蔽於法而不知賢。蓋法家言爲申、韓所自出者。漢志又列田子於道家。莊子稱田駢學於彭蒙。田子之書無徵。而尹文子述彭蒙語。意林引雉兔在野。衆皆逐之。分未定也。鷄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汲汲於正名定分。與呂覽慎勢篇引慎子語略同。明三家之學。同爲法家。故莊、荀均田、慎並舉。漢志列諸道家。蓋近誣矣。四曰名家。莊子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荀子亦非惠施、鄧析。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惠而不察。辨而不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紀綱。司馬謂名家苛察繳繞。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亦即劉向所謂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及齷者爲之。則荀鈞釵析亂之意。漢志惠施、鄧析。同列名家。通考改列鄧析於法家。失其旨矣。荀子不苟篇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於耳出於口鈞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所舉各說與莊子所舉惠子各說合知惠鄧同爲名家也列子言鄧析操兩可之術設無窮之辭淮南子言鄧析巧辨而亂法故漢隋各志均列名家韓非子云堅白無厚之詞章則憲法之今息王應麟引劉向云臣所校讎鄧析書爲二篇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案無厚之詞蓋即惠施所說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此與堅白石異同及白馬諸說同爲名家所



持後人偽造鄢析子不知其義竊取法家旨意附會之曰天與人君與民父與子無厚其說至爲淺陋審如所說正法家不別親疏貴賤一斷於法之旨韓子何得云無厚之詞章而憲法之令息乎通考因偽書議論改置法家疏矣五曰墨家。莊子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說之。荀子非墨翟、宋慳。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不足以容縣異辨君臣。即司馬所謂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前事不可徧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亦即劉向所謂墨家者流。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非命上同。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也。唯尹文一家。莊子與宋慳並舉。論其旨要。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與孟子舉宋慳說楚罷兵一事。正相吻合。今尹文子書。多言名實。漢志列諸名家。說異於莊子。豈別一尹文。而爲墨之別派者與。六曰道家。莊子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芴漠無形。變化無朕。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

而悅之。則即司馬所謂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劉向所謂道家者流。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也。荀子非它器、魏牟曰。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通文合治。殆亦老莊之流。楊倞注荀子云牟魏公子封於中山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自注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列子仲尼篇中山公子牟魏國賢公子張湛云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牟書不傳無從悉其要旨唯列子楊朱篇引楊子語爲道家縱欲一派當即公子牟所本漢志關尹、老聃、莊子、魏牟。同列道家。得其旨矣。此外有陳仲、史鱈。荀子非之曰。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按史魚見稱孔子。是爲直臣。田仲憤世嫉俗。去富貴而自食其力。是爲高士。皆負艱苦卓絕之行。而不以學說名者。不得爲家數。史鱈田仲行事不同荀子合之非是七曰雜家。劉向稱雜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蓋百家衆技。皆有所長。儒、墨、名、法。皆務爲治。雜家摘比群言。折衷要道。儻所謂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足以通萬方之略者耶。司馬未著其名。七略始創其體。以繩百氏。蓋有取焉。尸佼、抱朴之書。呂氏、淮南之記。或原出一手。或纂自諸儒。雖非專主一家。要皆資乎治道。依類編次。以繼六家。無多讓也。八曰釋家。釋氏之學。至自後漢。精研始於魏晉。譯寫盛於六朝。迄隋開皇時。民間佛經。

多於六經數十百倍。爲部者二千有奇。爲卷者七千有奇。蓋亦夥矣。王儉七志。附諸圖譜。孝緒七錄。別爲專部。六曰佛錄。七曰道錄。隋志附諸四部之末。馬考引躋諸子之篇。夫佛氏明心見性。洞極精微。宋明心學。多取資焉。後史以方外別傳疑之。斥不得與諸子並。抑知其著述之盛。上軼老莊。流傳之廣。同符孔孟。大道無外。異說兼包。必取限於方隅。詎足資乎多識。今於諸子之末。別標釋家之名。馬考已具前模。茲輒仍其條貫。匪曰用夷變夏。亦庶幾禮失求野已。至若司馬所述六家。尚有陰陽一家。劉向所述十家。尚有陰陽家、縱橫家、農家、小說家四家。夫陰陽爲數術之科。藝文志云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其序數術略云。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足證陰陽家與數術同出一源。又數術略五行類中有泰一陰陽黃帝陰陽黃帝諸子論陰陽諸王子論陰陽太元陰陽三典陰陽談論諸書。尤陰陽數術合一之明證。縱橫爲權謀之屬。漢志縱橫家有蘇子蒯子兵權謀注云。省蘇子蒯通按二家之書入兵權謀。最爲得實。劉向校諸子別立縱橫家。取二家入之。不知縱橫是當代權謀。非可別立一家也。班固作漢志。不知省縱橫諸家入於兵家。乃反於兵家省蘇子蒯通。殊未考其源矣。又縱橫家有龐煖二篇。兵權謀亦有龐煖三篇。同爲一書。蓋省之未盡者。農家播百穀勸耕桑。宜居方伎之科。小說街談巷議。道聽塗說。宜附集部之末。是故莊、荀論列諸子。不入品題。司馬首列陰陽一家。其意實別有在。蓋漢時太史兼主陰陽。所謂文史星曆。近乎卜祝。太史之職也。又以司馬之先爲重黎氏。世序天地。職守

所存。家學所繫。故進而與五家比。劉班未考其實。濫列諸子。百家衆技。與內聖外王爭烈。不亦舛乎。故序諸子爲八種。一曰吏家。以紀順時制法。二曰儒家。以紀仁義教化。三曰法家。以紀形名法術。四曰道家。以紀清淨無爲。五曰墨家。以紀強本節用。六曰名家。以紀正名辨物。七曰雜家。以紀兼收衆說。八曰釋家。以紀佛乘旁通。

漢志分方術爲三略。一兵法。一數術。一方伎。兵法、方伎又分爲四。數術又分爲六。蓋諸子外守法誦數者。略備於是矣。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諸子者。道也。兵家、數術、方伎者。器也。道、器互分。劉班所謹。然農家多明耕稼。縱橫統於權謀。分隸諸子。嫌於自伐。又若天文曆譜。毗於實者也。五行著龜雜占形法。毗於誣者也。同隸數術。亦乖倫類。隋志分科。近循四部。道術方術。并爲一談。此其失也。唯其分科別類。較爲精審。兵法醫方。自相統攝。依次類纂。無疑於混淆。天文曆數。自成條貫。分門別類。各得其指歸。五行賅著龜形法之全。術數總神仙修煉之說。唐志而下。相承不革。今述方伎。亦本斯型。故序方伎爲八種。一曰天文。以紀星辰躔次。二曰曆數。以紀推步心計。三曰兵。以紀伎巧權謀。四曰農。以紀播殖種藝。五曰醫方。以紀藥餌針灸。六曰藝術。以紀書畫雜技。七曰五行。以紀陰陽占

候。八曰術數。以紀神仙爐火。

漢志次賦爲四種。一屈原賦。二陸賈賦。三孫卿賦。四雜賦。前三者別集之濫觴。後者總集之先導也。隋志分集部爲三。曰楚詞、曰別集、曰總集。後史有作。罔逾斯軌。然楚詞哀屈宋淮南諸賦。隋志別爲一類。於類實有未合。文評論文學源流得失。隋志附諸總集。於義亦覺未安。此宜急與更張者。若夫雜纂之作。筆記之篇。或以糾正前聞。或以雌黃俗說。沿於漢代。盛於宋明。如困學紀聞、容齋隨筆、丹鉛錄、日知錄諸書。語多涉於四部。事不盡於一端。唐志而下多列雜家。本非綜合儒、墨。奚必濫登子部。亦有類萃之表。摘比群書。博覽兼收。藉資樵採。漢有兔園之冊。魏有皇覽之篇。類聚書鈔。固事文之總彙。元龜、御覽。亦群書之尾閭。雖非出自心裁。實有功於探討。淺者裨文家之獭祭。深者資經史之考校。後世史志列諸雜家。亦乖倫類。至若小說家言。侈陳靈怪。藉博諧笑。若干寶搜神之記、祖台志怪之書。論神仙則云延年益壽。語魑魅則云福善禍淫。事涉虛無。奚關宏愷。漢志而下。濫廁九流。未爲允矣。考斯三者。體皆近於撰述。並宜隸諸集部。故序集略爲六種。一曰別集。以紀詞賦雜論。二曰總集。以紀文章總會。三曰文評。以紀詩文品題。四曰筆記。以紀經傳考證。五曰小說。以紀瑣言怪語。六曰類書。以紀事類鉅細。

凡六略四十八種。此本書類例之分也。若夫書有序釋。辨章流別。乃孔氏之成規。亦二劉之義例。唐志鄭略。全付闕如。殆非古意。今則依書詮解。討論綦詳。凡有旨例。均倣班史。於誼則倣博士對注云難韓子商君、宋子注云其言黃老意之例。以明其旨趣。於事則倣春秋夾氏傳注云有錄無書、太史公注云十篇有錄無書之例。以明其興廢。於文則倣力牧注云六國時作。託之力牧。大禹注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之例。以明其真偽。至於篇卷多寡。序錄異同。則倣二劉中古文今文對校之法。以定其疑似。惟是漢志所載。隋志十無二三。隋志所載。宋目又亡其六七。欲明旨意。其道無由。茲或採錄成說以爲序釋。或摭拾佚文以定條流。兩無所資。則闕以竣。此本書序釋之法也。至於漢志附經解於孝經、隋志附經解於論語。考其編次先後。自分正附主從。故數種併合。無嫌淆混。今則師其成法。如小學之包文字、音均、訓詁。傳記之包別傳、小錄、郡書、家史。皆班分類附。以次相從。其於劉略重出。班志要刪。別出單行。即爲異本。此並編次未審。絕非深意所存。隋志嘉瑞記既入五行。又互見於雜傳。新唐西京雜記既入故事。又互見於地理。類例不明。鑒別不當。事從兩可。遂致混淆。二劉互著諸書視此矣。今則書從其類。唯入一家。如伊、管既列史家。不復列於道法。蘇、蒯既列兵謀。不復別出縱橫。刪互著別出之妄言。自得類聚群分之大法。

若乃諸家先後。略準時代。然漢志道家有黃帝四經。不列管、老、莊列之前。陰陽家有黃帝泰素。乃次騶子、乘丘之後。蓋著其晚出。即可驗其僞託。隋志而降。此意荒矣。如歸藏始見中經。取冠周易。紀年出於晉代。引冠古史。真僞不明。是非莫辨。茲則晚出之籍。必依始見之時。如讖緯出於哀、平。即著於漢。連山出於隋季。即著於唐。三墳始見於毛漸。即著於宋。乘橈机始得於吾衍。即著於元是也。唯當時明有其書。史志失載。則必依時代循類補入。如費直之易。不紀於漢志。孔衍國語。不紀於隋志是也。又或前代逸書。後人蒐輯。宋王應麟創其例。清代諸儒繼其功。此雖前人撰著。實由後代蒐羅。故著原書於著者之時以紀其實。又著輯本於輯者之時以著其勞。如鄭玄周易注著於漢、王應麟輯鄭易注著於宋、崔鴻十六國春秋著於魏、屠喬孫輯本著於明是也。此則本書編次之法也。綜斯三例。治絲不棼。於以啓發篇章。校理祕文。庶幾朱紫可別。而玉石不殽矣。又昔劉向校書。始稱別錄。詳其體例。乃似譜表。首陳書目。次計篇卷。次述作者。次明指意。而綜以家法。經緯釐然。一覽可晰。曰錄者示存大綱也。後世臧榮緒晉書、司馬光通鑑。表均稱錄。蓋其明證。夫錄既爲表譜殊名。則班史藝文入志。厠諸典章制度之末。深失二劉名實相應之義。而今茲經籍改志爲譜。又率循先例。而非故異前史也。

## 例十二自注

原夫往哲著書。義蘊宏遠。紹其家學。乃能深喻。以故徐、裴、鄒、柳。附太史以垂名。服應蘇晉。扳蘭臺而競爽。少期集異同以注國志。章懷綜音義以釋范史。斯並師法相守。故能卓爾名家。亦猶諸子九流。均出王官。博士師儒。各有師承者也。然皆鑽研故籍。訓釋前典。類因人以成事。非自經而自傳。若乃班裁表志。大書與分注相參。彪志漢典。本注與本文並列。或取疏通故訓。或取發明委曲。義賅文省。網舉目張。斯則史家自注之開山也。權而論之。其流有三。蓋孔子約古史而爲尚書。兼錄故傳。依魯史而次春秋。口傳義例。誠恐辭旨不明。妄滋穿鑿。則經義晦而大道隱。史例失而古事乖。故乃先以本經。繼以訓故。後史有作。逆意旁推。則有先定義例。如干寶、孫盛之步武丘明。推詳事實。如晉志、隋志之繼跡班史。是曰釋文。其流一也。多聞闕疑。仲尼慎言之法。考信六藝。司馬修史之例。後史榛蕪。稗官雜出。上古荒昧。異說紛拏。非泛覽乎諸家。奚折衷乎一是。則有臚陳衆說。博引群書。事以質直爲歸。文以雅馴爲準。刪其紕繆。滌其疑似。如范冲修神宗實錄。別朱墨以著所去。



取。溫公修資治通鑒。集各家而正其謬誤。是曰考異。其流二也。夏五郭公。亦存事目。甲戌己丑。並著重文。疑則傳疑。蓋其慎也。自後韓非摭拾春秋。儲說多存異義。太史采輯經傳。秦記重錄原文。辭雖存乎正文。實有殊於本事。較而論之。皆注例也。後史祖述。遺貌取神。凡諸闕文之條。悉隸正文之下。有如劉恕外紀。文止伏羲。而注詳泰古。羅泌路史。文詳實事。而注廣異聞。是曰傳疑。其流三也。凡此三者。源並出乎孔子。流益盛乎班氏。自漢迄宋。或因或否。語其體要。信史傳之羽翼。資其成法。亦後起之良模也。至若廣搜異說。取補闕略。則有若陳壽之季漢輔臣。分行細書。朱墨相間。則有若朱子之通鑒綱目。雖循自注之常規。實即史文之別錄。體例有殊。不可與注例相提並論也。夫史文之籍。降而彌繁。正史既抵牾相仍。野乘尤參差不一。至於周秦而上。義農以下。百家取舍。不一其涂。崇同黜異。或至棄璞而寶石。兼收並蓄。或成多歧而亡羊。自注之例不行。則有徵引所及。難明去取之塗。辨駁所加。莫窮得失之際者矣。又自近世學術空疏。風氣澆薄。或虛引故實。妄傳胸臆。或剽竊成書。塗飾耳目。意在炫奇而耀博。語則踏駁而無倫。元明之間。此弊特甚。成書雖易。而問學日荒。職是故也。故今茲纂輯通史。鑒空疏之弊。師古人之成。綜上三例。裁爲自注。凡發揮故訓。徵引軼典。則有釋文。辨其離異。正其

疑似。則有考異。兼綜異說。藉資考證。則有傳疑。凡所徵引。皆舉原書。亦有散亡。則標初見。唯自秦以下。根據正史。通人習見。無勞複述。若有謬誤。兼採稗官。亦引原書以相駁正。匪敢務博爲功。亦庶幾實事求是而已。

### 例十三 引用各書

昔左丘明採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內外傳。司馬光取二百二十二家。以成資治通鑑。自古懷鉛握槧。著書傳後。何嘗不博徵墳籍。掎摭群書。然後能成一家言。躋三不朽。然自中世作者。其流日繁。諸子百家。私存撰錄。或單言片義。證古代之淳風。或雜記短篇。述當時之軼事。藉徵史籍。寸有所長。而自唐修晉史。多徵小說瓌言。范志東京。兼錄郢書、燕說。抑或遠徵皇古。偏尚新奇。如胡宏大記。拾莊、列之寓言。羅泌路史。摭道家之迂論。違理損實。蒙詢無窮。是則史材欲其豐。采撰又欲其審。不得如後世修文御覽華林徧略之所爲。務多爲美。聚博爲功也。歷觀古今作者。撰錄成書。多稽百氏。如班固因劉向、馮商等十餘家。晉書因臧榮緒等十八家。兼考互訂。乃成條貫。固非率爾操觚者比也。若夫野史駁於正史。此乃史家所棄。而

非見聞有遺。後世好奇之士。往往據稗官之紀載。議正史之闕漏。蓋其疏也。然亦有本屬疏略。無庸代諱者。若太史公是也。史公依據各書。散著於百三十篇中。亦見班彪、馬遷傳論。考其所採。僅詩、書、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寥寥數種。蓋自惠帝始除挾書之律、武帝初開獻書之路。中祕所藏。不逾傳說。遺書採訪。尚待陳農。固史公蒐羅未周。亦當時墳籍未備。以三千餘年史跡。稽諸七八種成書。篇僅百有三十。文裁五十萬言。伏羲、神農見諸易繫。皋陶、伊尹、散宜生、仲山甫之徒。見於詩書。亦不獲編諸本紀。載裁列傳。所謂考信六藝。不離古文者。殆成虛語矣。以故世經人表。班氏拾其遺。三皇本紀。司馬補其闕。張衡摘其違失。譙周亂其紕繆。劉知幾議其疏漏。鄭樵譏其跼踖。必謂遷史體例整齊。遂謂其紀載謹嚴。是愛屋及烏矣。故今茲採撰。實分二例。其自漢以下。悉依宋代定著之正史。唯國志兼採裴注及鄭樵通志、司馬光通鑒、袁樞通鑒紀事本末、朱子通鑒綱目、杜佑通典、馬端臨文獻通考。並其續撰。又參以歷代會要。各朝會典諸書。不別采及稗官野史者。因其紀事未實。正史所芟。瑣事碎言。難爲典要。必曲加甄標。以炫博異。劉知幾譬以人有吐果之疾、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摭拾。潔以登薦。多見其無識也。其自秦以上。匪僅依據馬書。蓋又博綜衆說。所從采獲。微具次序。約先取諸正經。詩、書、春秋。古稱三

史。易象禮樂。亦本政書。考古以六藝爲歸。六藝以孔子爲斷。凡徵史跡。悉入編摩。若周易、尚書、詩、禮周官、禮大戴記、小戴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是也。正經不足。取諸古史。史司紀載。始諸五帝。紀言記動。獨得其宗。孔子因魯史而次春秋。自後摭拾舊聞。勒成一書者。不可勝紀。欲徵古事。舍此莫由。若國語、世本、戰國策、竹書紀年、逸周書、山海經、穆天子傳、汲冢璣語、師春、史記、漢書、司馬法、孔子家語、尚書大傳、韓詩內外傳說、吳越春秋、越絕書等是也。古史不足。取諸諸子。諸子立言明道。不以述古爲歸。故多設寓言。取發旨趣。以證史籍。實曰非宜。然老子言邈治之極。司馬以明古俗。莊子述容成大庭之世。班氏以實人表。知諸子之傳說。皆史家所取裁。若鬻子、管子、老子、關尹子、文子、列子、莊子、尸子、慎子、晏子春秋、孟子、荀子、曾子、子思子、韓非子、商子、申子、鄧析子、墨子、隨巢子、胡非子、田鳩子、公孫龍子、惠子、尹文子、呂氏春秋、尉繚子、鬼谷子、孫子、吳子、六韜、三略、新語、新書、說苑、新序、淮南子、抱朴子、太玄、易林、潛夫論、論衡、法言、中論、傅子、金樓子、風俗通、博物志、古今注等是也。諸子不足。取諸古傳記。文字萌芽。紀載始作。伏羲畫卦。書籍權輿。神農、黃帝。風后、力牧。各有述作。雖或出僞託。或由追述。不一其塗。而其流傳最古。真贗雜糅。亦足廣見聞而資考鏡。若神農書、神

農本草、黃帝出軍訣、黃帝內傳、軒轅本紀、廣黃帝本行紀、素問、陰符經、握奇經、泰壹雜子、三墳、連山、歸藏、大禹岳瀆經、太公金匱、太公陰謀等是也。古傳記不足。取諸圖緯。圖緯之學。原於古代。盛於哀、平。推究古始。發揮道奧。經師鉅儒。咸有取焉。若易緯乾坤鑿度、乾鑿度、稽覽圖、辨終備、通卦驗、乾元序、制記、是類謀、坤靈圖。尚書緯璇璣玲、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授期、尚書五行傳、尚書中候。詩緯含神霧、推度災、汎歷樞。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叶圖徵、動聲儀、稽曜嘉。春秋緯元命苞、演孔圖、合誠圖、文曜鉤、運斗樞、感精符、考異郵、潛潭巴、說題辭、漢含孳、佐授期、保乾圖、握誠圖、內事、命曆序。孝經緯援神契、鈎命訣、中契、左契、右契、威嬉拒、內事圖。論語比考識、撰考識、陰嬉識、摘輔象、摘衰聖。河圖緯稽曜鉤、帝覽嬉、挺佐輔、握通紀、玉版、龍魚河圖。雒書緯靈准聽、甄曜度、摘亡辟、錄運法。及孝經雌雄圖、遁甲開山圖等是也。圖緯不足。取諸漢以下宋以前之雜史。漢魏以來。學者善鈔撮前史。或起人自皇。或斷自堯舜。體制不經。規模各異。淺俗者或流入小說。深邃者則有裨正史。祛其虛誕。擷其實實。亦博聞之一助。若譙周古史考、韋昭洞記、徐整三五曆記、皇甫謐帝王世紀、王子年拾遺記、曹圭五運錄、馬總通曆、章衡紹運記、編年通載、胡宏皇王大紀、蘇轍古史、羅泌路史、劉恕通鑑外紀、金履祥通鑑前編、呂祖謙大事記、張栻經世

紀年等是也。上所舉列。或孤本僅存。或原書久佚。則又參考百家箋注。旁稽唐宋類編。如十三經注疏、史記集解索隱正義、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孔六帖、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王應麟玉海、陳耀文天中記、馬驥繹史、陳厚耀春秋戰國異辭諸書。所引皆加甄錄。要以有宋爲限。不雜宋後各書。凡所徵引。尤加審慎。片言隻字。悉出古人。單文孤證。悉加裁汰。昔孔子有言曰。多聞闕疑。多聞者史材欲其豐也。闕疑者史識欲其精也。今茲纂輯。博綜群書。不以疏略沒前代之實。考信六藝。不以疑似亂古文之真。其諸樂道孔子之道者與。

#### 例十四 地域範圍

在昔孔制麟經。據魯爲文。假王正以明一統。順見聞以明三世。治據亂則內其國而外諸夏。治升平則內諸夏而外夷狄。治太平則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蠻夷君長。攻奪篡殺。皆備書於冊。昭十六年。書楚子誘戎曼子嘉殺之。何休注云戎曼稱子者入昭公見王道太平百蠻貢職夷狄皆進至其爵三十年書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何休注云至此乃月者始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是也。自後史遷遠述大宛、匈奴。班固備詳西域諸國。

八蠻、九貉。悉列篇章。甄表君長。皆躋列傳。後史相承。有增無減。至清修明史。乃遍著安南、占城、浣泥、古里、日本、琉球諸傳。無慮百數十國。其記述所包。蓋已半瀛環矣。顧或疑中夏國史。旁記異域。牽引繩墨。終乖斷限。不知覆載之內。日月所臨。唯中夏號稱靈淑。代生聖哲。文治彬馭。氏族之譜。紀年之書。世無失名。歲無失事。絕非闕略無年次。散亂不循凡例者可比。其與中夏鄰接諸國。其地偏。其氣梗。人質恣野。俗尚華離。以尚武好殺爲治。以畫革旁行爲文。雖有文字。罔知紀載。國亡則人與事偕絕。視匈奴、胡羯、鮮卑、肅慎。可以知矣。宙合紛綸。國以萬計。史官紀載。惟我獨先。使非代陳其牘略。何由考鏡其源流。曩令我國史傳。專詳華族。則扶桑三島。孰知爲秦民之遺。天竺諸部。又孰明爲塞種所衍。以彼文教未備。故記莫傳。延及今日。則有數典而忘。同德渾沌。類彼而化。希跡螟蛉者矣。故歷代史家。擴覆載爲公之量。極大公無我之規。凡萬山獠洞。八埏蠻陬。逃矣水居之鄉。悠哉火山之國。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以名聞。皆爲撰述。或稽賴面內。得記篇章。或邊徼互市。得書載記。同是含生負氣之倫。皆有編名勒跡之道。要以通上國者爲限。不取備於遐方。此則國史之成規、古今之大法也。然自元代開基。兵鋒西指。明代中葉。鄭和西航。瀛海棣通。陸路互市。員輿大勢。如指諸掌。遠西儒士。始以

其佉盧遺制。流播中土。若伊楫、希臘、羅馬諸邦。亦各有其史志。供好古者之考核。紀年纂事。未能完密。然迻譯異聞。賢於匈奴、胡羯、鮮卑、肅慎遠矣。竊嘗謂昆侖天柱。實瘴東西。種族於此焉分。文化於此焉判。東出者爲華種。西出者爲塞種、大月支種。華種建國曰華胥。大月支種建國曰加垓。華文直下。梵文旁行。中華、加垓。均有國史。號爲文明。然加垓之學爲旁禪。如加垓傳之埃及、埃及傳之希臘、希臘傳之羅馬是也。故史有中斷而無繼續。中華之學爲直系。如三皇傳之五帝、五帝傳諸三代是也。故史有繼續而無中斷。泰山培塿。崇庫雖異哉。其類一矣。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何者有無之數異也。今是遠西諸邦闊略之史。國有數編。必備加甄錄。曲爲記載。遂乃西籠歐、非。東窮美、澳。是則史通所稱弟與厥兄。爭知嫂諱者也。又况文化之進。隨地各殊。華種循昆侖東幹而東迤。大月支種循昆侖西幹而西傾。昆侖之東。氣候和煦。土地沃饒。其民土著重遷。昆侖之西。氣候險惡。土地墮塌。其民輕徙逐利。故中夏殖地不廣。而文化所浸淫者狹。遠西攘地無窮。而文化所露被者遠。以今地較之。瀛北美洲長南美洲流非洲炎澳洲諸州。加垓文化之所露被也。柱州東部亞洲東部及附海諸島。日本琉球南洋群島中夏文化之所浸淫也。洲名及種族名詳本書釋地類族二篇故史家叙述。宜略順文化統系。各爲史志。一爲中國



通史。一爲西洋通史。志中國者。爲東方文化之尾間。志西洋者。爲西方文化之淵藪。分別範圍。莫相逾越。斯有倫有脊。董理自易矣。今使遠紀西洋各國。如明史然。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風馬各別。何預中國而備加編載。是抑蒙叟所謂駢拇枝指。出於性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於形而侈於性者矣。是故今茲纂輯通史。地域範圍。實與諸史異撰。約以昆侖爲中西大界。南出以印度河直印度洋。北出以鄂畢河直北冰海。以西統歸西史。以東統歸中史。鴻溝大定。界域犁然。印度有獨立文字而無史文紀載。日本史文紀載不完。且無獨立文字者也。日本故無文字雜取晉世章草爲之又稍省爲假名朝鮮、琉球、暹羅、安南、緬甸、鮮卑。指西伯利亞及附海諸島。雖間有紀載。或斷而不續。或微而不著。皆不能有國史。故紀述以中國爲本。而以諸國附之。至其紀述之法。備述其立國顛末於邊防志。又詳序其與中國和戰各事於紀傳。叙次先後。則準交通時代。如中日交通始於秦、中印交通始於周是也。凡土地廣狹。風俗異同。物產多寡。及其部族分合離析。戰奪攻取。皆著於篇。總期合則具通史之規模。分則可當各國之國史。昔人云斷代爲史。四裔外國。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則是中朝掌故居全。而外國載記乃參半也。茲則隨代編次。首尾完具。無攙越之嫌。亦無中斷之弊。昔人所譏。吾知免矣。若夫昆侖以西諸國。大秦、條支通於漢。波斯、大食通於唐。伊

楫、幹羅通於元。荷蘭、呂宋通於明。花旗、祕魯通於清。使援正史之成規。皆宜紀述於通史。唯地域既爲昆侖所隔闕。文化又爲西方所流行。理宜詳諸西史。無庸代爲編撰。故僅詳其事迹於紀傳。而不述其立國始末於志中。異日專述西史。自當考其沿革。此則各有限斷。不容執前史以難今例也。嗚呼。國史久遠。則亡滅之難。其亡滅也反正亦易。史者。國性所由殖也。秦皇欲令後世僅知有秦。乃悉燒詩書百家語。毀史記舊聞。遠西踵其故智。滅人之國。恒剷除其文言。以防其恢復。近且駸駸施其技於柱州東土。吾西鄰印度。既以無史而見奴於英。東鄰日本。亦以無史而操戈向內。甚且引異類爲同種。視兄弟若寇讎。數典忘祖。謂他人父。而我國華士。方裂冠毀冕。助焰揚波。遙遙華胄。將爲氏羯之續。求如猶太天方。亦不可得矣。爰輯舊聞。以代宗譜。種族存亡。於焉攸繫。作易者其有憂患。知我者其爲春秋。海內君子。尚其審諸。



治

法  
(亦名法意)



## 治法序

陳子天倪產于窮壤。而辛苦劬學。年裁弱冠。即鍵戶治經。謂漢儒以經術決獄。某則欲以獄術決經。刺取漢儒異義懸案未決者若干條。以原詰爲訴狀。而觀其依據。以通學爲證人。而視其取舍。以後代經生墨守家法者爲訟師。而核其辨護與互訐。最後施以判決。參互鉤距有如爰書。故號詰讞。生逢季世。滄波橫流。雖沉浸古訓。不廢言時事。愴懷軍國。爰撰瓠言、八原以究倣真。九辨以析物顛。十二難以黜時論。十八議以明本術。其稱引天人之際。可云博矣。既而以昭氏鼓琴。有成與虧。邯鄲受圍。或因魯酒。故取譬于五石無用之大瓠。以名其書。蓋未敢自信也。後不得已。貨文于新聞社。非其本志。當道有識之者。徵入書局。委以校著。與余昕夕過從。君言。族之所繫者譜。國之所繫者史。方今炎黃華胄。久罹厄運。瀛海棣通。百族競躍。欲保其宗、固其群。舍史無由。因與同邑曾子星笠合撰通史。成叙例十餘萬言。其精博世不多有。未幾局解。書弗克成。雖銷聲閭里。不忘論述。旋草諸子引經考、諸子語訂、金石證經等書。以貧故。時出漫遊。未竟其業。時北軍入湘。尤來大槍。乘隙蠢動。

篝火狐鳴。自夕達旦。君留滯省垣。家人挈箱篋。沐風雨。避匿山谷間。月餘始定。君歸檢集舊稿。損失大半。其僅存者。亦蝕爛不可理。君雅不甚惜。怡然曰。斯世而有天倪。已妄矣。天倪而欲存其名字。是重妄也。自是不親筆硯者數年。去冬。君來謁余。余閉戶病卧。兩閱寒暑。驚起相對。悲喜交集。已而。蒿目四顧。有觸於懷。縱談移時。彌增悱惻。余謂君曰。言而不用。咎別有在。知而不言。責將誰歸。彌天風雨。不礙鷄鳴。君其何以自解乎。君笑諾之。比及今春。遞二鉅冊來。每論一事。皆詳稽損益。辨其廢興。旁采西制及各家學說。而衷以己意。凡二十萬言。字如蠅頭。不盡可識。余評以致用之書、與考訂異、但求辭達、無取諛聞、飾羽繡聲、亦非所宜。以稿還君。逾月君至。則芟去其十之六。簡而不漏。盡而不汙。持尺寸之矩。而天下之方胥絜矣。其中旨例。覽者自得之。無俟余贅。獨是余自通藉以來。即罹百憂。斐然欲有所建樹。乃言未出口。幾遭羅織。廢錮積年。庚子亂後。朝廷復興新政。然於根本大計。皆塗飾敷衍。惟汲汲焉以練兵籌餉爲務。余心非之。建言改革之要。當以民政爲主、軍政爲促、養民爲先、取民爲後。樞府視爲迂闊。以故浮沉州郡二十餘年。徒深杞憂。無裨天墜。五際在亥。鼎命以淪。夷羊遊牧。蜚鴻滿野。爲異爲禎。不言可喻。今讀天倪治法。粲然有可以致太平之跡。甚愜於懷。世之君子。有能爲之見諸

行事。撥亂世反之正者乎。余雖老病。猶幸須臾毋死。庶幾見之。歲在旃蒙赤奮若餘月既望。長沙吳嘉瑞雁舟氏撰于寶覺精舍。



### 《治法》目錄

自叙第一	……	(七二七)
引論上第二	……	(七二八)
引論中第三	……	(七三一)
引論下第四	……	(七三六)
國體篇第五	……	(七三九)
國制篇第六	……	(七四三)
憲法篇第七	……	(七四六)
後論	……	(七五〇)
附 太炎先生來函	……	(七五三)

是書原稿徵引頗繁。約二十萬言。茲因  
意在致用。痛加刪汰。以便覽觀。西

人法制。概不引用。中國法制及各家學說。非不得已時不引用。即引用。亦祇渾書大意。不注出典。稍晦者。即取其意而易其辭。行文務求明白淺顯。不避俚俗名詞。書雖分篇。所論多互相出入。間有一說兩見。期於直截易明。又行篋未帶隻字。全憑記憶。大病之後。腦力驟減。倉卒成書。極多謬誤。稍暇時當再行檢定。為避繁故。不立凡例。特紀其略如此。

## 自叙第一

荀子君道篇言。有治人。無治法。南雷黃氏則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其說孰當。應之曰。有治法而不得治人。固不能治。然亦未有無治法而能有治人者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持人與法之平矣。夫孟子言仁義。宜主人治。荀子述禮樂。宜主法治。而其言固若此。蓋恐其徒李斯、韓非之倫。偏于任法。以孝弟、文學爲五蠹、六蠹。故爲此過激之論。非必其本意也。其言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固也。然試問無羿之法。足以成羿。無禹之法。足以成夏乎。法者。衡石稱懸也。執而用之者。人也。以衡石稱懸。任諸險獍之牙儻。誠未必平。然君子欲劑其平。則舍衡石稱懸。無由以至。歷觀衰亂之世。非無才德兼擅之臣。而或受苛法束縛。不能有所發揮。或際綱維久弛。不能獨自支柱。捶胸飲泣。致國與身俱盡者相踵也。是知規矩誠陳。則得一恪恭修謹之吏。即足爲治。非然者。雖有間世之雄無救於亂。治法之所繫重矣。疇昔制治之書。莫備於官禮王制。而揆諸當日事勢。皆不甚符。故說者一以爲周公制而未行。一以爲孔子爲後立法。雖不盡然。然極數通變。觀其會歸。以成天下之亶亶者。實吾儒所有事。在漢若賈誼、崔

實、仲長統。在明若船山、亭林、梨洲。無殊揆也。鄙人固陋。於諸君子無能爲役。然外睹世變。內悼國危。比物此志。曠代同符。端拜而陳。期與海內賢哲互稽焉。

### 引論上第二 非復古

世局之進化說者。以爲西儒達爾文、赫胥黎之創論。非也。我先聖之易繫、禮運。已開其端。而孟、荀、商、韓諸子且明著之矣。孟子許行章荀子君道篇商君開塞篇韓子五蠹篇荀子曰。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韓子申其義曰。上古之時。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菰、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因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巢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蓋自運會代嬗、新故遞更。隆古遺軌。已爲芻狗。生夫今之世。而必欲反古之道。此

王莽所以禍天下而誤蒼生也。中國開化先於泰西三千年。西方巴比倫埃及雖與中國同時然傳授源流已不可考其有文化斷自希臘始以其時考之。泰西今日適當周秦之際。故其法制與之爲近。舉其小者言之。如古人衣用毛布。謂之織皮。尚書孔傳灰色而寬大謂之褐寬博。與西之外套同。書用鐵搗。記用鉛槧。左佩悅刀。右佩管觶。悅拭物之中刀以割食物管筆也觶以解結今西人衣最多結盤必垂厲。厲帶之垂者今西裝最多帶履必著綦。綦履繫也古人履皆以革爲之中繫以繩如西人履與西人之服用同。漢書南蠻傳有貫頭衣亦似西服飲食之品。如豚肩羊膊。袒而行割。古人食時用刀割物如西餐式葱涑、醢醬。食而後加。古時醬醢見于曲禮內則周禮者計十餘種今西餐亦陳列甚多棗、栗、飴、蜜。陳列必周。雉、兔、鶉、鷄。更端迭進。飲列醴醢。酒分清白。糗備餌、飧。飯具稱、樵。羹不用挾。刀、匕是供。挾即箸左傳惟刀匕是供即小刀與匙食不共器。豆籩殊數。如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觴酒豆肉皆古人食不共器之證無一不與西餐相倣。此外如夏屋之形同於西宅。市肆之制侷於租界。閱焦理堂宮室之圖。讀孫詒讓周禮之疏。持此證彼。更僕難數矣。推之及於政治則尤若合符節。例如行選舉。則賓賢與能之治。世卿所由起也。行學校。則黨庠州序之規。階級所由生也。詳選舉學校二篇行徵兵。則周代之卒乘、管子之連軌也。行代議。則唐之詢四岳、商之率籲衆也。四岳即四方諸侯所派出之代表率籲衆即依比率出議員之法此外有朝國人之制則爲全民會議矣棄禮義而言法治。申、韓之敝帚也。

尚口辨而貴訟師。鄧、析之末流也。……（因原稿漫漶。不便排版。略作刪節。下同。）

恩格斯社會通詮。所謂同圖騰者皆其夫也。通詮云男子於所昏圖騰之女子同妻行者皆其妻也女子於所嫁圖騰之男子同夫行者皆其夫也按蠻夷雖云公妻必異圖騰而同輩行則視今之言絕對戀愛自由者又稍進矣又進而爲無政府。則山都木客之制。尤不適用於用矣。我國離太古社會過遠。去封建時亦二千餘載。初民遺跡無有復存。泰西之去拂特。多不過二三百載。故流風餘制。蛻化未盡。此亦天演之局矣。或曰。信如所云。西方之物質文明何以遠過中國乎。曰。政治以統一而盛。物質以割據而精。此不能並行者也。東周以降。群雄爭長。諸子百家。競言技巧。公輸、墨翟尤爲神。至於名數質力之學。皆略具規模。可見施行矣。不久而天下一於秦。炎漢承之。恐物質過度。張資本家之威權。而奪小民之生計。於是破觚爲圓。反雕爲樸。錦繡纂組有禁。奇技淫巧有誅。以摧富商大賈之勢……而遏豪強兼併之萌。此科學之所以日退也。遠西則以諸雄分立之故。生存競爭。不能無假於物質。故探頤鉤深、審曲面勢。以成天下之物。乃自托拉斯之制興。貧民求死無地。近亦深知其弊。而欲摧敗物質。斐然有先漢之思矣……

## 引論中第二言西人學說不必適用於中國

醫者之治百病也。必視其病之所在而爲之方藥。寒者發之。熱者涼之。虛者補之。實者泄之。百其病則百其劑。不能以一劑治百病也。學說之與時勢。道亦猶是。時勢積久而弊生。則須有學說以轉移之。弊者疾也。轉移之學說。則醫時勢者也。轉移必依夫時勢。所謂醫必相其疾也。近世之學說有二。曰自由、曰平等。博愛原中國所固有。不具論新出之主義二。曰勞工、曰勞農。主義甚多詳民生篇茲從略皆發於泰西。而不產於中國。有由然矣。泰西有是病。故此劑應時而出……西之埃及。故分君主、僧侶、武士、平民四級。斯巴達稍異其制。分市民、平民、奴隸三種。中惟市民有參政權。雅典依財產多寡分民爲四級。及羅馬興。而僧侶之勢日大。於是僧侶、貴族、平民三大階級。認爲天經地義。牢不可破。僧侶、貴族有全國土地之半。而不出租稅。租稅概由平民負擔。平民除政費外。又須出什一之稅以養僧侶。僧侶中之法。王權可以易置國主。貴族世爲官吏。奴視平民。殺斃平民。僅賞給一二金錢。觀近譯二城故事。注今譯爲雙城記可知其概矣。二患相較。僧侶爲甚。故十五世紀。國王與臣民組織新教。排斥僧侶。而有

宗教之革命。是後僧侶之勢雖殺。而國王貴族之勢愈張。平民不勝其壓制。故十七世紀。又有政治之革命。皆因夫時勢之所產。有不得不然者。印度舊族亦分婆羅門。僧族刹帝利。王族吠舍。商族旃陀羅四種。所謂旃陀羅者。為印度原人。不得比於人類。故瞿曇出世。發大慈悲。以刹帝利族出家乞食。提倡平等。謂一切衆生皆含佛性。並令沙門去姓。譬之四大河水入海而鹹淡無別。姓者貴賤之所由分故令去之亦應運而為是言也。我國素無宗教。僧侶故無和尚與僧侶異封建既廢。貴族亦熄。劉邦以庶人履至尊。爾後為帝王者。皆蒼頭特起。而遙遙華胄之觀念。剗削無餘……中國貴族革帝王之命始於湯平民革貴族之命始於漢西人至羅馬時始有之至於登庸以科舉。而乞丐可為卿相。詳考試篇刑法無罰贖。而富人不能免罪。詳法律篇水平繩直無逾於此夫。智識之不能平等。此由於天授……人之所能為者。惟使人人有平等發展之機會而已。我國於天定者。雖未能強若人為之平等。固已極其能事。此平等之說所以不生於中國也。中國原有自由平等名辭實與西人義不同自由之權本由天賦。法人盧騷首創民約。當時驚為奇論。至今尚有疑之者。法律家謂權由法律所賦予非天所授中國則素主天人合一之旨。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似天反聽命於民者然。故其於民也。稱為天胤。非如創世紀謂人為天所造尊為邦本。猶言國以人民為主體民者。冥也之謂。本後儒臆造。

如云民冥同音則不可云民者明也乎古初君、民訓誥相通。如六十四民。即六十四君也。相古先民有夏。即先君有夏也。厥初生民。即厥初生君也。苗民勿用靈鄭亦訓民爲君觀春秋之義。得罪於民者。書執尚書之訓。失民心者爲獨夫。合以孟子民貴君輕之訓。張子宗子家相之言。其尊重民意。視民約論直過之矣。西人法如牛毛。多所限制。讀斯蜜原富。則知遷徙營業。均不自由。中國則除命、盜、姦、拐數大案外。餘雖訂有專條。仍許民自便。如龍鳳布疋不許織造而清時綉緞花樣無不龍鳳章服頂戴皆有等級而民間婚祭多用品服律雖禁之而官不加責以其無害治安故也他如家族之規、鄉里之約。於法律無傷者皆可自訂。至奴婢解放。美洲爲之血戰八年者。東漢光武以一命令罷之。且殺奴婢以凡人論。尤爲尊重人道……群學肄言政惑篇云法革命後以平等自由博愛三者揚於通衢而國中實象則門戶之水火排擊之不留餘地也議院之憤爭也異己者之窮捕也不殊於曩昔吾不知其所持平等自由博愛居何等義也且置法國勿論求其與英近似之美國彼自開基獨立即以自由平等爲主義者然其西部之加里弗尼亞民居其部常以性命不保爲憂且有人焉以殺人自雄制其短槍之柄爲鑿齒以紀其所殺之人數又有白婦以下嫁黑種之故其種人怒而焚之睚眦之怨劫人昏夜咸群出止人車取其所仇恨者民以兵自隨視爲常態理者執法行罰時時爲衆所持是豈清平世界耶若是則平等自由之黑暗過於專制多矣自機械學行。社會生活之秩序大變。蓋機械所需固定及流動資本。動輒數十百萬。非資  
本家莫辦。機械既成。手工決不能與爭。於是平昔之能獨立生活者。至是不能不鬻身



於資本家以度日。而向日生產須以千人爲之者。至是以十人爲之而有餘。小民之失業者日以衆。其初猶曰世界文明國少。大工場不甚多。或不至有屯滯之患也。迨近年以來。流風所煽。一日千里。除如我等國外。皆取之本國而有餘。生產日多。而銷路只有此數。供過於求。時虞折閱。於是資本家乃大變其態度。由資本集中。進而爲托拉斯。微特公司內之所需一切。皆足自給。賣漿沽茗者。均無所利。且合從締交。限制工作。以防生產過剩。至是手胼足胝之小民。無地可容。非爲餓草不止矣。是故托拉斯者資本家之大同盟也。資本家既同盟。以制勞動。勞動者不能不死力以自衛。於是同盟罷工及種種之組織。我國則不然。工場爲數無多。旋設旋閉。能自立者甚尠。國內既無大資本家。稍有盈餘者。亦懼政府之剝削。寄存外府。不敢輕出一試。一切用品。皆來自番舶。爲各邦之尾閥。生齒日繁。多以無業可就。夷爲游民。此即獎勵興業。猶懼不給。若摧敗芟夷之。其不民與國交瘁者幾何……歐西土地率爲貴族之采邑。農奴即其采邑之民。平時供其驅使。戰時爲其兵卒。觀群學肆言情替篇可知革命以還。情形雖異。然英國土田。僅傳長子。則猶有封建之遺。俄人僻處偏隅。夙少變動。所謂農奴者。居全國人口十分之八。終歲所得。皆須交付地主。鞭笞買賣。唯其所欲。近始解放。得有分地。然歐俄三萬九千五百十九萬二千四百四十三俄頃之耕地。中爲

一千二百二十七萬戶農家之共有地者。僅百分之三十五。而彼七十五萬之少數地主。乃佔其多數。夫貴人政治。僅剝平民參政之權。猶不可耐。况更剝及民之生命。其何能忍。此俄之輟耕隴上者。所以有沉沉夥頤之志也。我國則子無嫡庶。一律分產。民無貴賤。皆可名田。井田廢後。秉政者。即深懼貧富不均。日以遏抑兼併爲事。口分世業之法。雖未久行。而限民名田之意。昭然俱在。鄉曲之民。有田者十戶而九。無所謂大地主。近惟東三省有之主客戶之爭。例右客而左主。清末年頗有揚東抑佃之弊宜矯正貧富時易。靡有定形。俗云窮無三代富無三代素封者俄而地無立錐。傭耕者而田連阡陌。絕無世擁膏腴之事。英國以田贈他人者其人死田仍歸原主中國隨時可以讓渡絕無世襲之事……所以大同之治。孔子特懸爲理想。平日論政。務以小康爲歸。懼其禍民也。天演論蜂群篇亦言之矣。曰。蜂之爲群也。審而觀之。乃近以均富言治者之極則也。均富者之言曰。一群之民。宜通力而合作。事必視其所勝。養各給其所欲。平均齊一。無有分殊。則太平見矣。此其道蜂道也……群學肆言砭愚云。村嫗見人有病。必云某藥有驗。可以試用。嘗至一友人家。見其奴取主人餘藥。向口傾盡。怪而問之。則曰。此藥能利主人當亦益我。竊謂見利而效行之。猶有說也。若親見其主人不利而欲飲其餘瀝。其智又出此奴下矣。奴僕最好模倣主人某英人嘗云吾英爲他人所模倣而絕不模倣他人奴人而不欲自奴英人真點哉

## 引論下第四

言中國立法宜依據中國歷史

清光緒末年。余卧病省垣。友人自東瀛歸省。訪余客次。盛稱日本之善。謂中國一切法制倣效日本。則強可立待。余謂之曰。日本之大。與中國等乎。曰。否。彼不過當我一省耳。余曰。然則析中華爲二十三國以倣日本何如。曰。擴充而行之可矣。烏用析爲。余曰。有地於此。縱橫三丈。其建宅也。宜用何式。曰。爲屋四楹、三架。每架闊一丈。其前小屋三架。修視正屋之半。余曰。設地面縱橫爲三十丈。則每架當闊十丈矣。曰。不然。此不能復爲四楹屋也。余曰。何不擴而充之。曰。間至十丈。無論不適用。且易於折壞。故不宜爲也。余曰。善哉言乎。君可與語大理矣。半畝之基。宜於環堵之室。若面積至方里以上。則宜度爲千門萬戶。五步一樓、十步一閣。而非曩制所能馭矣。如生物然。其外部之大小懸殊。則其內部之組織亦殊其繁簡。擴下等動物之肌體不必能爲高等動物也。建設國家何以異是。友默然而退。辛亥鼎革。余貨文於新聞社。友人又自美國歸。亟謂余曰。今國體更爲共和。而共和先進。厥爲法、美。君謂宜用法制乎、抑用美制乎。余曰。美、法二國孰爲先進。曰。美先於法。

余曰。法革命後何不即用美制。曰。歷史不同故也。余曰。歐洲猶有共和國乎。曰。瑞士。余曰。瑞士憲法所採何制。曰。彼於法、美之外。別創一法。未嘗用他國制也。余曰。瑞士區區之國。創而勿因。何其不憚煩哉。曰。歷史既異。烏能強同。余曰。美洲自美以外。爲何類國。曰。除爲他洲殖民地者。大率皆共和國。余曰。其憲法何倣。曰。皆倣美國。余曰。此其繁榮發達與美同乎。曰。國內戰爭殆無已時。其收效正與美相反。余曰。瑞士與法異於美。而其效同。南美諸國同於美。而其效異。何也。曰。歷史限之也。劉總論文。有貌同而心異、有心同而貌異。歷史異而其法異。是謂貌異心同。必歸於治。歷史異而其法同。是爲貌同心異。必歸於亂。此定例也。余曰。中國亦有歷史乎。曰。有五千年之歷史。何得云無。余曰。審是則君於中國組織之宜。已豁然大明。中國憲法宜用中國歷史定之。美、法諸法制。皆不適用矣。友瞿然而起。曰。中國舊制統於一尊。三權未嘗分立。奚所據以定憲法乎。余曰。二典之詢於四岳。洪範之謀及庶人。上下議院也。虞以司空宅百揆。周以冢宰長百官。內閣集權也。孟子言皋陶法。有所受。舜不能禁。書言文王罔攸。兼於庶獄。司法獨立也。特三權之分。過於簡單。宜於古而不宜於後。故隋、唐以降。其制大更。議決與監督分而爲二。司法析而爲三。如中書取旨。議決機關也。其法由諸舍人各出意見。

謂之五花判事。呈於長官。其員不由鄉民選舉者。蓋以來自田間。未必即諳於政治。而唐之中書舍人必極一時之選。欲以優秀之民。代表普通之民也。門下審覆。監督機關也。凡詔令下時必送給事中蓋印。給事中以爲不可者。則駁而還之。謂之封駁。今之議院。既議決於前。勢不容封。駁於後。任以監督之職。謬矣。且執政固有僉壬。議官亦未必皆聖人。豈能萬無一失。故分設一門下省。純司事後監督。所以防立法之專橫也。尚書奉行。執行機關也。宋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合班奏事。所以溝通議決、監督兩機關而去隔閡之患也。雖間有昏庸之主。軼出常軌。如唐之墨敕斜封、宋之中旨內批。不經宰輔。徑以天子一人之意。用人行政。然此。惟大無道者。始有之。當時之人。亦莫不深惡痛詆。所謂不經鳳閣鸞臺。安名爲制也。司法之職。則以明爲尤備。天下刑獄。悉上三司。刑部覆讞。求協於中。大理原情防其失。御史執法防其失。出入三司。同意則合奏。不同意則分奏。所以防賄通之姦、而持刑獄之平也。御史雖隸於都察院。而風聞言事。不白長官。彈劾百僚。代陳民隱。與給事中同爲監督之任。給事中糾過弼違。多對於政之監督。御史激濁揚清。多對於人之監督。輔車相依。其歸一揆。所以求國是而做官邪也。斯其犖犖大者。此外節目。散見史志。若能悉行鈎校。去弊擇宜。其賢於採用西法遠矣。善夫斯賓塞爾

之言曰。吾英其所以於宇內爲善國。而爲古今他群所不及者。即以民之識慮精進。有以丕變而謀新。而又有其守若詛盟。以保持其見行之政教與禮俗。彼之力若足以革命。此之力若足以起衰。二者並行。以成其駸駸之進。故爲奇也。觀于此。可以知國家長治久安之道矣。曾約農云立法如建屋歷史如地基立法不依歷史是建屋不依地基也曾君留英最久故其論精切如此

## 國體篇第五

按統一與聯邦。屬於國家上之組織。宜爲國體。君主與民主。係於統治權之作用。宜爲政體。君主政體又分爲二。一爲君主專制。一爲君主立憲。如此定名分類。庶爲確當。邇來君主多易爲民主。而聯邦未有進爲統一者。蓋政體易更、國體難革故也。但時俗猶承西人之謬。以君主民主爲國體、專制立憲爲政體。若猝易其名。疑駭滋多。今仍依舊說。而關於論統一聯邦之事。則命爲國制云。

國體改革以還。迄今十有四載。軍閥放恣。學界橫議。僉壬盈廷。盜賊遍野。哀我元元。瘡痍滿目。追思清末。腐敗之政。殆如舜日堯天。憤世者傷之。遂謂共和政治不

適宜於中國。于是有主張復辟者。不知清廷果猶有統治之力。奚至於亡。既亡矣。則決無再興之理。張勳已失於前。若欲踵行之。則末帝與生靈必受大禍。非仁也。或又謂辟即不可復。而帝制緣於歷史。決不可廢。不知帝制之歷史。神祕之歷史也。鈞是人也。彼何德而尊若神天。此何辜而賤若土芥。其間必有故矣。古言女媧造人。有土搏與繩引之異。蓋土搏者爲貴族。繩引者爲平民。印度四種階級由於梵天生人時有口生脅生臍生足生之異即是此理而所謂首出庶物之皇帝。則決非人類。伏羲由於虹化。黃帝由於電繞。即稷契之後。有天下者。亦產於巨人與燕卵。漢高之生。由母息澤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以後創國之君率皆若是。清之神女朱果亦有此意民將曰。是固上帝所自產。以統治吾人者。而非與吾爲同類。吾安得不戴之爲君。民智漸深。則神道漸破。故王充論衡首加剖擊。大致謂契果由燕卵而生則契之能力只等於燕不能成聖人而王船山氏以生理學闢玄鳥生商之謬。尤爲著明。大致謂受胎須由下部感入卵吞於口則下達於胃而爲糞不能成胎識緯所言。不足以愚三尺之童子矣。新約全書謂耶穌爲上帝單生子余詢之羅馬教人彼已不自信神祕即去。則皇帝不能獨存。歐洲雖猶有君主然實徒擁虛名有實力者祇一日本故以袁世凱之雄。爲總統時不及一月。可以勘定東南。號令四海者。及籌安一設。而全國瓦解。况才力權勢不及袁氏者乎。舟行已遠而刻其處以求劍。非智也。且據歷史言之。中國君主制

之更也。非一世矣。遠者勿論。周初千八百國。即千八百君主也。至春秋之季。存者七十有二。所滅之國更而爲縣。是小君主易爲縣令矣。及秦皇先後吞滅諸國更名爲郡。是大君主又易爲郡守矣。其未易者。惟最大之一君主耳。今試語人曰。我國郡、縣宜復封建之制。仍爲世襲君主。未有不啞然失笑者。夫郡縣之世襲君主制。可易爲守令。全國之世襲君主。何不可易爲總統乎。友人田運寅云君主制譬如父當家總統制譬如兄當家無甚殊異若謂君主之世。平章協和。黎民受祉。此溺於雅頌鋪張之辭。非實錄也。古之君主。今之土司也。諸土司各私其土。各子其民。而戴一大土司爲共主。名之爲天子。所謂天子者。形式而已。非真有統治之能也。觀左氏所載列侯之禽獸其行。世卿之梟獍其心。罕不令人切齒。若西周以前。彝教未敷。其上蒸下報、酷刑苛斂。必倍蓰於春秋之世。惜無左氏以紀之爾。王船山曾有此說秦以後。改行郡縣。黜繼體之童昏。而代以俊民。重賞以導其前。嚴罰以繩其後。朝不道。則夕斥之。夕有功。則朝賞之。官吏減少。賦役輕省。廢去世族。剷除階級。其優於三代遠矣。然猶未能進於郅治者。則亦有說。開基之主。率爲盜賊。驟得大位。狼心未除。其從龍而位將相者。又皆屠狗牧猪之輩。安有訐謨以定國命。一也。嗣子繼統。生深宮而長阿保。未嘗知喜。未嘗知懼。縱能確辨菽麥。而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若嬰兒踐阼。女主垂



簾。勢歸於薰腐。權集於面首。所惡夷九宗。所愛光三族。厥害猶不止此。二也。一家隆運。原自無幾。再世之後。必有奇菑。商湯三子短祚太甲顛覆周成管蔡流言商奄繼叛漢高帝崩呂后幾危劉氏唐太宗殂武氏大殺唐宗室宋則廷美德昭不得其死明靖難之禍駢誅無算清允禩允禔等之死尤爲慘酷蓋開國之主殺人甚多嗣子必食其報故也數傳之後。其統恒絕。而漢之成哀平三世無嗣東漢殤冲質桓國統四絕清穆宗德宗亦然朕即國家。相依爲命。於是以彼一家之廢。釀成全國之亂。喋血決脰。腥聞於天。三也。此猶爲漢、唐、宋、明盛時之言也。若六朝、五季。僂興僂亡。其下此也。又無算。至於殘人肢體。以供使令。掠人子女。以肆姦污。推刃同氣。以圖自固。族夷義士。以絕民望。又視爲天經地義。聖明所固然者。以故帝王之胄。草薶禽獮。罕有遺種。南北諸朝惟梁陳尚有子遺唐十六院之殲於朱溫宋徽欽諸子之肉於女真明裔之逆於李闖吳逆尤極慘酷足徵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矣。共和之制。總統雖未必皆賢。然必久任職事。富於經驗。決無含乳啼哭、問蛙公私者。廁足其間。使能慎重選舉。得人而理。重其職權。厚其威信。以董率百僚。經緯庶政。則有事權統一之效。而無篡弒革除之慘。其優於帝制。斷斷如也。或曰總統選舉保無賄賂運動之事乎曰據美國平民政治觀之似不能免然章太炎氏有云政府如糞人民如禾非糞不能生禾因禾嘉而謂糞亦香故謬因糞臭惡而欲去之則嘉禾無由生竊謂世之惡濁者無逾選舉清高者無逾考試總統之須用選舉乃不得已而爲之自此以下概用考試則惡濁者祇總統一人而其下皆清高不至化全國爲運動場矣此彼善於此之法非謂其絕無流弊也章君文過高凡引其說率取其意而易其辭下倣此

## 國制篇第六

或曰。共和之不可返於帝制。既聞命矣。但中國幅員遼闊。縱橫萬里。專制之朝。已鞭長莫及。民主之統治力。必不如專制之強。是宜化爲無數小國。各自爲治。則施理較易。君謂然乎。應之曰。在昔塗山王會。號稱萬國。至商初而爲三千。周初而滅爲千有八百。迨春秋之季。僅存七十有二。戰國遂合而爲七。秦皇順其大勢。定於一統。是中國之由分而合。改土歸流。歷無數階級矣。今無端欲反合於分。改流歸土。不亦悖乎。彼夫歐洲之地。其不適合者有三。地形中隆。滂沱四下。源異流分。達於四海。條貫既殊。風氣遂隔。此屬於形勢者也。拉丁、條頓。才均力敵。兩大爭雄。莫能相統。此屬於種族者也。大不列顛之與愛爾蘭、俄羅斯之與芬蘭。合併數百年。而誼隔情睽。殆同異域。小若一都一邑。亦門戶各別。難期鎔化。蓋由封建之去未久。故地域之觀念獨深。此屬於歷史者也。中國則地處崑崙之東。循高直下。江河分流。同歸東海。外障重岡。間以沙漠。中闢腴壤。川原相錯。揆其大勢。殆猶一家宅其間者。雖分五族。而漢族居百分之九十五分。據要害。合同而化。天又特產一命世

之雄。既平六國。便混同車書。冶爲一器。是故泰西之合。如東薪然。急之則裂。緩之則解。羅馬併兼而治不進。拿破侖威脅而速亡。職此之由。中國之合。如一人然。四肢五官。隸於一身。合之則生。析之則死。觀於漢、唐、宋、明之所以盛。與六朝、五季之所以亂。可以曉然於其故矣。或曰。希臘共和之所以敗者。由於市民日繁、會議不便故也。至後世始發明代表之制。立憲因以產出。然所代表者已非民意。故今有全民政治之說。若中國一統。則微論全民不能行。即代表亦不適用。何者。英國區區三島。議員至七百餘人。若以中國計之。當得七千餘人。萃數千人而議於一室。此必不可能之事。若減少其數。是又無以表現民意。爲之奈何。因民意與國家不能相容者也。民意欲自由。而國家則有強制之力以限之。民意欲平等。而國家則有尊卑之位以別之。若云遣代表一己之意。雖父母妻子不能代達。何況託於不可知之人。即進而言全民。全民者。果其全體一致。則誠無此名矣。乃又以多數壓少數。彼少數者獨非民乎。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滿座爲之不歡。今樹一全民之名。而使少一票者頓足捶胸於其側。亦太偏矣。然此猶爲真正之代表與全民言之也。若夫以少數政客操縱社會。把持政柄。縱酒漁色。假民意以飽慾壑。又當然之事實。而無從諱言矣。是故欲申民意。必廢國家。國家者。假定之物也。非天所定

也。抑大盜也。非不能爲惡之法人也。然明知其爲大盜。而不能捨去者。則亦有說。蓋以己墮劫塵。即爲盜世。非有大盜。則無數小盜將闐然而起。使良善者不能以一日安。觀近日綁票吊羊之事而益明。故寧奉一大盜爲之主。以懼伏小盜。俾得安居樂業以善其生。侯之門而仁義存。於是乎盜亦有道。而即用盜之道。以立法創制。此對於內而言也。小盜既戢。似可長寧矣。而或有與此同等之大盜。力圖發展。侵我利權。則仍不得不假吾大盜之力。遏抑抗拒。以維持境內之治安。此對於外而言也。無政府主義未嘗不是而實不可用。即因此故。由此徵之。統一之地愈大。則大盜愈少。而吾民之受益愈多。今欲折爲無數小國。是欲增加無數大盜也。古云。有天下者。非統一全球之謂。但求交通所及之地。服吾聲教。受吾節制。是即爲平天下。封建之代。天子對於侯國。率由此義。然爭城掠地猶無間日。若豆剖瓜分。而又無天子以爲之主。則爭城掠地。率土食人。其害必有百倍於東戰國者。民治安託乎。公羊大一統。孟子言定於一。蓋早有見於此矣。

## 憲法篇第七

憲法之名。雖見於淮南子之修務訓。然非今之所謂憲法也。憲即法也。爲重疊名詞。修務訓言烈藏廟堂著於憲法。猶云載於法典耳。世界憲法之立。莫早於英。然英之大憲章。多叙瑣事。關於繼承債務之事。占其泰半。與國家組織無甚關係。如第六條嗣子得隨意結婚。但訂結婚約以前當通知其最近之親族。第七條寡婦於夫死後得隨意再婚。第八條寡婦於夫死後不願再嫁者。不得強令結婚。第九條負債者之動產。苟足償其債項。不得沒收其土地及地租金。第十條如向猶太人借入某物。未償還而死亡者。苟其嗣子尚未成年。不必抵結利息。此類甚多。其國中大權。操於議會。故英人有議會萬能之說。而以實考之。則議會欲變更其議事之廳而不能。英議員初止四百九十餘人。後依人口比率增至七百餘人。然座位尚如曩日之數。後至者皆立而不坐。蓋英人尊重習慣。習慣即其憲法也。美之憲法。較爲有條理。三權分立。屹然鼎峙。依表面言之。國會之尊嚴。較過於總統。然總統所任之國務卿。例須通過國會。而事實上無不同意者。與英王之裁可權。同爲一種形式。英議會議決之案。須得國王裁可。一似國王有無上權者。而事實上無不裁可。與美議會之同意權相等。且彈劾國務卿之章盈尺。總統可以不理。又與中國大臣被御史參劾。例必派員查辦者異。是美之實權。行政過於立法也。

法之共和較美爲後。其憲法亦較美爲密。乃國政之動搖。亦以法爲最甚。法蘭平均六月不滿必更一次蓋即以過於繁密之故。然法人以爭自由而革命。而憲法上不載各種自由。可謂善觀其通矣。中國改政之初。厥有約法。爲限制袁世凱多設苛條大率爲人制法。而非爲國制憲。嗣後有聯省自治法。有民國十三年之憲法。益禁不可理。今欲綏靖國家。必先慎固根本。則治憲不可不審也。請言其要。一曰。固有之權不必規定也。平等自由。中國舊已默認爲天賦矣。而今又一一規定之。即如衣食、嫁娶。與夫居住、營業。皆人固有之權。今居住、營業之自由。載於憲法。民憲第九條而衣食、嫁娶未載。則亦可緣居住、營業之例以詰之曰。憲法許爾居住、營業。而未許爾衣食、嫁娶也。而爾竟敢於居住之外自由衣食、且娶妻而有子。是違背憲法也。其將何辭以自解耶。又如云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民憲第十二條是尊崇與信仰之自由。均有限制也。設有尊崇孟子與信仰莊子者。二子既非孔子、又非宗教。可治以違憲之罪否耶。此等條文。真不值一噓矣。二曰。憲法所禁之事宜列舉。而所予之事不宜列舉也。中國舊律祇禁止人爲非。而未嘗許人以不爲非。以不爲非者。當然可行。無待於予也。天下之事。累百盈千而未有已。吾禁其十。而其九百九十之可自由如故也。吾予以十而其九百九十之不能自由可知也。如云人民有從事公職之權、民憲十七有受初等教育之義務。

民憲廿一 是積極權義。必由憲法賦予。若高等教育。既非公職、又非義務教育。人民可受否乎。又如民之財產權不受侵犯。民憲十三是消極權利。亦須由憲法賦予。試問財產不受侵犯。妻女可以受侵犯乎。若云妻女亦人民。人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監禁。憲有明文。然所防者。止於列舉各項未嘗規及各種之侵犯也。若云國家無侵犯婦女之事。則明之發教坊、今之言婦女國有。奚自來乎。其他關於立法行政條文。缺者甚多。未易枚舉。三曰。依於法律之文不成立也。憲法爲一切法律之主。若憲法所賦予者。而必受命於法律。則法律爲主。而憲法爲從矣。是與刺人而殺之曰。我欲赦爾。而刃不許可者。何以異。然果有一成不變之法律。猶可言也。而法律又隨時由議會修訂。假如憲法許人民言論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而法律曰。人民但許自言。不許偶語。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在當時亦未嘗非法律。極世界之專制魔王。亦未有云法律內不許自由者。事實上之條文上則斷無有又惡用此憲法爲也。四曰。無實之具。文不宜訂也。如云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民憲第二條所云國民全體者。指全體所組織之機關乎。抑泛指一切國民乎。如指所組織之機關言。不得單云全體也。若泛指一切國民。則人人可行使其主權。斷不能成國家也。又如中華國土依其舊有之疆域。民憲第三條設中華不幸被強鄰所侵蝕。可治彼國之違憲之罪否乎。又如各邦講信修睦。以遜清所失

之地盡歸於我。此地爲固有乎。抑非固有乎。將拒之乎。抑受之乎。嗚呼。中國憲法自草創以至於頒布。凡十有三年。計其消費不止一字萬金。而其不適用如此。則議員之程度可以想見矣。此憲法今已無效茲猶正其謬誤者爲將來修憲者之鑒耳此外猶有最要者。一則憲法不可變更或修正也。蓋憲法。主法也。與國家相依爲命。不可動搖者也。一動搖則國體危矣。或曰。憲法中不明云。國體不得爲修正之議題乎。曰。此無效也。上既云國會得爲修正之發議。又云憲法之修正由憲法會議行之。是憲法之自身操於國會與憲法會議矣。夫命令不可以變更法律。而法律則可以變更法律。法律不可以變更憲法。而憲法則可以變更憲法。新憲法成。舊憲法當然無效。所云不得變更者。亦有名無實矣。就如所言第二屆修正不議及國體。而新憲法刪去國體不得爲修正議題一句。此無法可以限止之也。於是接行第三屆修正。而國體可即日變更矣。然則如之何。曰。中國舊雖無憲法。而亦有祖宗之法。令子孫世守之。其效力與憲法等。如漢之刑白馬而盟。非劉氏不王。非軍功不侯。宋之豎立鐵碑。一厚待柴氏。二不加農田之賦。三不殺士大夫。與明之不立宰相、清之永不加賦等文。皆有憲法之意。其所以能不變者。以條文至簡故也。竊謂今日憲法。宜聘名儒修訂而通過於全國。其文宜極簡易。但規定國家組織之綱、與總統之選舉及任期。並限制總統不能爲皇帝而已。至多



不過十餘條。自京師府院。下逮道、縣、鄉、村。官治、自治、各機關正廳。均豎石碑一。刊憲法於上。萬世不變。凡遇國慶日。及官吏受職、學校開學。均由該長率所屬行三鞠躬禮。移其禮國旗者以禮之。蓋此即共和國萬世一系之皇帝、總制一切至尊無上者也。其憲法有不能盡著者。則爲注於下。注不刊碑。別自爲書。憲法不可變更。而注中條自有大不便時。可略爲修正。以不背於正文爲限。如憲法云選舉總統由國民選舉會行之其選舉會之組織法即載於注又如凡屬中華國籍者爲中華民國其國籍法即載於注遇有宜變通之處注可改訂注之效力與正文同惟不如正文之有永久性質而已其他各項概以法律訂之。庶有久視不壞之性。而無窒礙難行之弊矣。憲法之名亦不甚妥蓋憲即是法憲法等於法法他日修憲以別立嘉名爲當

## 後論

嗚呼。皇覽揆余初度以來。纔四十餘年耳。入清之歷數者三分之一而強。然則享共和之福。爲時猶未甚久。乃吾之腦海中若已經數千百年者。幾不能紀其世次。蓋其政變之繁。非復史記月表所能列。國亦勞止。汔可小康。乃今之議社會革命者。又紛然而起。問其有何把握。曰。吾將以是試驗吾之學說也。嗚呼。言及試驗。而吾心滋戚

矣。群學肄言曰。格物之學。無論天、地、人、物、動植、身心。遇一回穴之題、疑似之理。必實測以求至確之證。明辨而運至精之思。比及會通。然後標爲公例。不妄斷也。至於謀國議政則異是。其同此政令行於他群異族者。變象何如。未嘗標一考也。其同此政令行於本國前朝者。收效何若。未嘗一問也。設立是政。設布是令。與現行之政令果相得否。與一國之情勢、一羣之民力。不牴牾否。未能細也。不立是政。不布是令。而任民物之自然。使各趣其所宜。不更善否。又未爲計得失也。乃至國之能力。止有此數。甲有所長。乙有所消。今茲稱便。後或爲梗。消者見於何許。梗者將爲何形。期其鄭重宿留。愈非彼所能辦。下從略夫家有美錦。尚不可用以學織。今姑妄言之。又欲姑妄試之。豈以國家之重。不敵彼一錦耶。歐洲之不可統一。吾坐而知之。乃德皇威廉欲取而試之。試死者萬萬人矣。此下原稿四十八個字字跡不明吾炎黃之胄。憔悴於滿清之弊政。諸君子以幸福詔國人。起而革之。革之誠是也。乃察其實際。革帝制之命少。而革吾民之命多。再接再厲。遂至以四萬萬之同胞。爲八十三種之原質。今日甲取而試之。明日乙取而試之。屢試屢敗。屢敗屢試。哀我子遺。瘡痍痼瘵。無復人色。諸君子素以愛國保種自命者。乃欲盡銷費之於試驗場耶。吾所爲弗獲已。以經驗取而代之也。或曰。經驗與試驗有別乎。曰。吾所謂經驗者。自吾一身外

推之。盡於五洲萬國。自昨日前推之。極於疏乞禪通。概作爲吾之試驗品。其所未行者。則以往事推之。參稽互證。觀其通變。求其公例。以成爲不易之法。此吾書之所爲作也。客曰。今軍閥林立。四海幅裂。君雖有法。奚能行乎。曰。軍之爲物。自古有之。軍而閥。則未之前聞。遠者姑無論。清之中葉。湘、楚軍起。兩淮繼之。列藩置鎮。烽燧相望。手握堅兵。動逾十萬。然撤兵之令朝下。而萬竈夕毀。革職之詔夕至。而閫帥朝行。曾幾何時。而成爲閥。軍之爲閥。乃近年學說促成之。非軍能張其閥也。與軍閥相似者。惟唐之藩鎮。然亦閫宦有以驅之。讀唐書自知天下之事。相反而實以相成者多矣。若使異說消、人心正。此區區者。可坐廣廈細旃之上。談笑而揮之。傳檄而定之。非難事也。子患不能統一。不知統一不足慮。所慮者統一之後。而無法以治之。必仍歸於分裂。此吾書之所爲作也。

客作而言曰。君嘗言治法與治人。相須而行。今舍人而論法。得無法重而人輕歟。曰。治人之行。不外正心、修身。其道不外忠、恕、廉、敬。六經所以詔之者甚詳。天不變。道亦不變。振振君子。身體而力行之。有餘師矣。法則不然。久則敝。敝則窮。窮則必變。而後能通。變而不得其法。則求通而愈以窒。此吾書之所爲作也。夫制而用之存夫法。推而行之存夫人。苟非其人。法不虛行。治法既成。謹與全國父老昆季

馨香頂祝。以俟治人之出。天未厭華。吾知其必有以處此矣。古書自叙皆在最後或又篇爲一贊無另作後論之法是書務求達意旨省浮辭故不用往例

## 附 太炎先生來函

天倪足下。承示大著治法一冊。所論官學之弊、法吏之謬、選舉不如考試、新律不如舊律。斯皆先得我心。所擬制度。亦多可見之施行。實今之伸長公理也。唯謂以道治民。而省但設參事。鄙人於民國初元議亦相似。由今證驗。則省之自治。蓋有不可廢者。夫使今之元首。果有秦皇、明祖之能。相與大一統焉可也。其或政府如贅旒。人主如守府。憐而奉之亦可也。今則選舉所出。不能不歸之軍人。而軍人又不能不限於北洋。肆其凶暴。陵轍南紀。顧其立政施治。則無秦皇、明祖萬分之一。而稅權歸於總統務司。政府仰其鼻息。則財政大半操於外人。如是者。所謂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也。各省屈而從之。一則所在受其陵籍。二則名奉中央。實奉外人。是以省之自治。有不得驟廢者也。如懼民治不進。則不如於省縣間規復府治。凡諸大政受成於省。凡諸小政。則府得專主之。如是。鈐轄百縣。勿使渙散。勢亦足以爲治。蓋以舊防爲無

用而廢之者。必有水患。清末之廢府。亦取法於日本耳。日本之府實即大縣究之疆域不同民俗殊異胡可以彼擬此也嘗考宋人分州明人設府以後循良之吏雖未足上比龔黃然亦不乏其選世人以其不主催科遂視之爲無用此爲重視貨財輕視政事其不足語治亦明矣道與府祇疆域大小之分然集權於國則重當在道集權於省則重當在府今之不能集權於國證明如上則以省爲自治之宗。而下置府以統縣可也。不識達者以爲何如。匆覆。不及詳思。唯望裁正。

章炳麟頓首十月七日

太炎先生以當代大儒。乃肯賜觀芻蕘。優加獎飾。感佩無極。先生主張省自治。與拙著主張統一。形似相反。然先生所論者。一時之規。而拙著所言者。經久之法。尋其義旨。固殊途而同歸也。既以此復先生。還贅於此。以質之海內君子。

鼎忠識

謹按。治法爲先君成名之作。著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當時軍閥橫行。爭城爭地之戰。歲無寧日。死傷遍野。民不堪命。爲救民水火。時有倡議君主立憲者。有倡議清室復辟者。有倡義聯省自治者。有倡議南北雙方舉行會議以求統一者。孫中山、段祺瑞、馮玉祥即是如此。在如此形勢下。先君乃作是篇。以抒己見。一時傳遍國內。頗著影響。當時政論家章太炎、章士釗二先生尤甚贊之。武昌師範大學、東北大學爭相延聘。東北大學爲張作霖創辦。財力雄厚。學術名流畢集。

校長爲奉天省長王永江兼。尤殷勤函邀。遂應聘。先君以一中學教員。進而執教大學。自此始。蓋得力於是篇著作也。

當然。政論是有時間性的。是針對所面臨的政治現實而立言的。無論賈誼新書、仲長統昌言、王船山黃書、章太炎旭書。莫不如此。勢易時移。其論點容有不適之處。這是很自然的。但其文章。則長留天地間。傳誦不衰。先君是文論證精闢、文氣跌宕、聲調鏗然。於此。亦可見先君當年感時憂國、用心之苦也。雲章謹識



詩  
論





## 詩論

詩之所起。由於人之七情。與外之環境相感相觸、相激相蕩。不得已而發于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詠歌之。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發於天籟之自然。而成抑揚抗墜之音節。初民時。矢口而成。宮商未密。如伏羲時網罟之歌、駕辨之曲等類。但可謂之歌謠。而不可謂之詩。及虞舜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條理日密。而詩之名亦確定於此。沿夏及商。流傳極鮮。及周而大備。四詩六義。燠炳簡策。人皆習之。無待繁言矣。後之儒者。以出自尼山刪訂。只明訓詁。莫敢品評。然即以詞論。亦絕後空前。如沃若天華。體物深切。旆旌楊柳。繪景鮮明。氓蚩、谷風。抒情悱惻。天保、清廟。鋪辭喬皇。紀事則生民、閔宮。說理則烝民、淇澳。劃落垠崖。爭奇造化。王船山云。居常謂與天同造者。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適融而流。適結而止。其惟三百篇乎。過此以還。思必有津。筆必有徑。非獨至而不可共至者也。

戰國時。荆卿之易水。漢初。項羽之拔山、高祖之大風。雖慷慨悲涼。然可名歌而不

可名詩。漢志所載。如安世房中歌。雅也。郊祀等歌。頌也。吳、楚、汝南等歌。趙、代等謳。風也。皆頗有三百篇之遺。今存者。獨房中、郊祀。章太炎云。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爲美。三百篇者。四言之至也。在漢獨有韋孟。已稍淡泊。下逮魏氏、樂府。獨有短歌。善哉諸行爲激昂也。自王粲而降。作者抗志欲返古初。其詞安雅而情弛無節者衆。若束皙之補亡詩。視韋孟若登天然。稽應潘、陸。亦以枯麻。非其材劣。固四言之勢盡也。漢世房中之樂。有三言、七言者。其詞閎麗跌宕。不本雅頌。而聲氣若與之呼召。其風獨五言爲善。文心雕龍云臺南、行露。始露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早見春秋。邪經童謠。遠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按此雖偶以五字成句。要不可謂之五言詩。惟楚漢春秋載虞姬歌云。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始爲正式五言。迨武帝時。李陵、蘇武繼之。文選錄蘇武詩四首、李陵與蘇武詩三首。古文苑錄蘇武答李陵詩一首、別李陵詩一首、李陵別詩八首。意氣壯烈。音節蒼涼。超出象外。得其環中。後有班姬團扇。清婉迷怨。可與相稱。古詩十九首。不知主名。文心以孤竹一首爲傅毅作。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八章。加以蘭若生春陽一章爲枚乘作。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固非人世所宜有也。別有上山采蘼蕪、四座且莫喧、悲與親友別、穆穆清風至、橘柚垂華實、

十五從軍征、新樹蕙蘭葩、步出城東門八篇。古音古節。堪與頡頏。蓋昭明所選之餘。漢書藝文志詩歌三百餘篇。而可考者止於此。甚可惜也。

東京作者。班固、趙壹。質木無文。張衡、孔融。羽毛未振。蔡邕父女。感懷傷亂。雖嗚咽動人。而文采未著。惟擬蘇、李之晨風鳴北林、紅塵蔽天地、樂府之相逢行、陌上桑。及擬古之雁門太守行、白頭吟等。始各出機杼。情文相生。而盧江府吏行。芬芳悱惻。洋洋千言。尤夔絕千古。通計兩漢存者僅數十篇。而作者姓名多不可考。體格不備。尚未能繼迹風雅也。

詩之完成。蓋自魏始。孟德悲涼。子桓清綺。劉楨、王粲、阮瑀、應璩。各出機杼。而要以曹植爲大宗。鍾嶸詩品謂陳思之文章。譬人倫之有周孔、鱗介之有鸞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非過譽也。稍後有阮籍。哀思微婉。與陳思壁壘分立。而旗鼓相當。詩品云。陳思源出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備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阮詩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諸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間。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淵放。歸趣難求云。五言之制。至此大備。又漢武時有柏梁臺聯句。雖爲七言。尚未成詩。至魏文燕歌行始有典型。五言備而七言亦興矣。

晉初詩家。張華兒女情多。風云氣少。傅玄意多規諷。而詞特嫵媚。微傷繁富。潘岳爛若鋪錦。而乏空靈矯健之氣。陸機逞情嗜奇。而力不足以副。近於賦體。擷其工者。惟張景陽之整麗、左太冲之挺拔。允推傑出。渡江而後。孫綽、許詢之徒。好語玄虛。詩品所謂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論。雖各有雕采。而詞彩一揆也。惟郭景純之超雋、劉越石之剛勁。足成一家。其後陶元亮挺生。脫落塵氛。冲澹真潔。遂絕千古。晉詩之能抗魏者。賴有此耳。若符秦、蘇蕙。織錦爲回文。縱橫八寸。五采相宣。共字六百二十五。縱橫反復讀之。可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雖極巧妙。未可以云詩也。

宋世詩篇。專工組練。老莊告退。山水方滋。麗典新聲。要以謝靈運爲獨至。評者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利。同時有顏延年。裁詞炫爛。欲與並驅。湯惠休云。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惟鮑照氣雄詞壯。異軍特起。可與謝並。齊代僅一謝朓。擢體超逸。工於發端。亦稱小謝。康樂之匹也。梁初江淹。兼工衆體。武帝、簡文父子。號精內典。而柔情綺語。甚於畫眉。在廷諸臣。范云輕便宛轉。如流風回雪。邱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吳均以清拔稱。何遜以柔媚勝。沈約韻度雍和。長於清怨。任昉拓體淵雅。善於銓事。分道揚鑣。難爲軒輊。陳詩浮靡。尤過於

梁。徐陵駢文最工。而詩多蕪累。陰鏗五言甚著。而大類排律。后主祇善新聲。江總頗有佳作。江東王氣。於此盡矣。

北魏、北齊。可云無詩。溫子升、邢劭、魏收。號爲三才。而詩皆未工。蕭愨、顏介。始有名句。惟篇幅短促。未能名家。北周亦然。幸王褒、庾信。來自南方。褒詩婉麗。而信詩哀艷尤至。隋混一南北。作者較多。盧思道之清切、虞世基之爽勁、薛道衡之凝練、王胄之高雅。均有可觀。而清思健筆。尤推楊素。王士禎曰。處道沉雄華贍。風骨甚道。已開唐人陳、杜、沈、宋之軌矣。元凶廣不錄

唐承隋後。稍去綺靡之習。而俳偶之詞。變本加厲。由此而正式之五律興。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號爲四傑。頗能以才力驅使儷句。而不爲所拘束。盧詩較多亦較工。稍後。杜審言、李嶠、崔融、蘇味道。號爲文章四友。嶠才思奮發。融詞采典麗。審言好自誇詡。而五律實有過人之處。其爲臺閣之體。以大手筆名者。則有張說、蘇頲。說謫岳州後。詩思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此又蘇所不及。其約句率篇、屬對精密者。則有沈佺期、宋之問。宜於廟堂之制。宋工爲七絕。而沈兼擅七律。自是而七言之勢成。於是有掃駢麗之餘習、擴正始之遺音。力制頽波、道歸雅正。則爲陳子昂。時號海內文宗。韓昌黎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國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前

有王績以適健滌排滯。而力有未逮。至子昂始擴而清之。稍後有張九齡。感遇諸作。神味超軼。可與相並。而篇幅稍窘。此由初唐而進於盛唐之機也。

盛唐之初。高適清高。岑參健拔。王昌齡緒密意清。常建詩似初發通莊。却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唯論意表。李頎雄健挺特。七言古律均工。劉長卿尤工五律。時號爲五字長城。皆各自名家。其有脫去塵埃。上追彭澤之遺風者。則爲王維、孟浩然、韋應物。韋氏得其真。閑淡簡遠。不著一字。神在入天之中。詞在意言之表。雲行水流。欲辯忘言。孟氏得其潔。佇情而作。造意極苦。篇什既成。洗削凡近。超然獨妙。雖氣象清遠。而采秀內映。藻思所不及。維得其清。殷璠謂維詞秀調雅。意新理恆。在泉成珠。著壁成繪。蘇軾亦云。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又有祖詠、儲光羲。亦其同調。祖善寫自然之景。儲工叙田家之情。此清高一派、最協詩旨者也。有近溯正字、遠追建安、排點百家、爲千古大宗者。則惟李白、杜甫。太白之詩。如天馬之行空、長鯨之擘海。縱橫馳蕩。不可捉摸。子美之詩。元稹云。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此博大一派。絕攀躋者也。元稹又云。李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

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白猶不能窺其藩籬。况堂奧乎。詩醇非之云。太白高逸。故其言縱肆不羈。飄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意。子美沈鬱。故其言深切著明。窮極筆勢。盡乎事之曲折而止。以流離轉徙。幾不自存。故發於聲者多沉痛哀切之響。若其蒿目時政、疾心朝廷。凡禍亂之萌、善敗之實。莫不託之歌謠。反復慨歎。以致其忠愛之志。其根於性情而篤於君上。按而稽之。固無不同矣。至於根本風騷。馳驅漢魏。擷六籍之精華。掃五代之靡曼。詞華炳蔚。照耀百世。兩人又何以異哉。論者不察。漫加軒輊於其間。是猶焦明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夫藪澤也。韓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彼元稹、蘇轍、王安石之流。得無愧斯言乎。

中唐之初。大曆十子。最爲擅場。錢起詞句清新。韓翃興致繁富。耿諱不勝雕琢。而風格自勝。盧綸整練之中有疏動之致。李端、吉中孚、司空曙、苗發、崔峒、夏侯審等。均能出其所長。如驂之靳。此外。皇甫冉、戎昱。雅近自然。戴叔倫、李涉。頗饒感慨。李嘉峪、權德輿。醞藉風流。李德裕、武元衡。雍容整飾。李益寫景穠鮮。賈至隸事清切。張繼氣秀而迥。李紳韻緩而雅。元結尤以悱惻篤摯之詞、協風人諷諫之旨。



皆與十子不相上下。其極四傑之能事。而有得於少陵之矩矱者。則爲白居易、元稹、劉禹錫。元白唱和號元和體。其集同名長慶。叙事暢朗。多揚扇之詞。抒情哀艷。無忸怩之態。論者謂元輕白俗。然其才未易企也。禹錫詩。居易稱其壁壘森然。少敢當者。又言其詩。在處似有神物護持。蓋與元白爲同調。而骨氣較道。其介李杜之中鼎足而立者。厥惟韓愈。詩醇云。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不減於李。其渾涵汪洋、千匯萬狀。不減於杜。而風骨峻嶒、腕力矯變。得李杜之神而不襲其貌。故又足自成一家。昌黎自云。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可知其所詣矣。得其奇而流於詭異者。則有李賀、盧仝。得其硬而流於寒瘦者。則有孟郊、賈島。賀詩冥心孤詣。往往出筆墨蹊徑之外。可意會而不可言傳。杜牧謂少加以理。可以奴僕命騷。郊詩託興深遠。而結體古奧。蘇東坡云。要可鬥僧清。未足當韓豪。然郊、賀二人。昌黎嘗盛稱之。固各有其獨至也。其溯韋應物以上師陶潛者。有柳宗元。高渾之中寓以峭介。與韋詩工力悉敵。或謂過之。或謂不及。皆非篤論也。以樂府名者。有王建、張籍。王建宮詞。風光旖旎。劉成德云。籍樂府詩景清真。有風人之意。而五言近體。又皆勁健清雅、脫略塵想。蓋又出王建上云。別有鮑溶。與韓愈、孟郊友善。其詩飄逸跌宕。工者固不減張籍也。

晚唐之始。姚合最著。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務求古人體貌所未創。宋四靈奉以爲宗。其餘約分二派。一爲香艷之詞。朱慶餘、張祜。美麗自喜。沈亞之、段成式。顧盼生姿。其中。温庭筠風儀秀美。極芬芳窈窕之思。韓偓忠愛根心。有美人香草之遺。則其最也。一爲清拔之詞。鄭谷詩。司空圖推爲一代風騷主。風調之中獨饒思致。方干詩。何光遠稱其練句字字無失。詠係風雅。體極物理。孫郃稱其高堅峻拔。蓋於晚唐纖靡之中。獨能自振。同時如李群玉之超特不谿。趙嘏之贍美多興。司空圖、羅隱之清標卓立。許渾、韋莊之風韻天成。唐彥謙之詞彩壯麗。李洞之句意生峭。皆有可取。若杜荀鶴流利而格近卑。吳融澹雅而體稍弱。徐寅、黃滔情摯語率。又爲其次。至羅虬之比紅兒。則不足道也。其特出者。惟杜牧之、李商隱、陸龜蒙、皮日休四家。裴延翰云。牧詩綿遠窮幽。醜腴魁壘。筆酣句健。窅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衝陣。聳曹劉之骨氣。綴顏謝之物色。李商隱雖與段成式、温庭筠同調。號爲三十六體。李商隱段成式温庭筠三人均引十二因號三十六體然庭筠多綺羅脂粉之詞。而商隱感時傷事。獨得風人之旨。王安石以爲唐人能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商隱一人。此一派也。皮、陸皆學老杜之骨而異其面目。開宋詩之先。其唱和之詞。見於杜陵集者工力宜敵。此又一派也。詩僧惟齊己、皎然、貫休三人。皎然清而弱。貫休豪而粗。獨齊己

五律風格適逸。無酸稻氣。又有呂巖仙詩四卷。殆亦詞人而學道者。亦可以備一格也。

五代之詩。惟晉和凝宮詞百首、蜀花蕊夫人宮詞百餘首。茹花吐玉。齒頰流芳。此外。陳陶詞粗。李中氣弱。薛濤輕浮。魚玄機淺俗。未能頡頏。其名者獨徐鉉。冶衍適麗。具元和風律。而無泆忍纖阿之習。入宋後淒宛曲折。氣稍衰薈矣。

宋初楊億、劉筠、錢惟演。皆學李商隱。號西崑體。時際升平。雍容涵泳。雖詞失綺麗。而春容典贍。無唐末衰颯之習。異者獨趙湘。運意清新。風骨蒼秀。學姚合而去其瑣碎雕縷。迨王禹偁出。上規李杜。始變西崑之體。開有宋風氣。然張詠孤介而名仍列西崑。趙抃剛方而詩諧婉多姿。孔平仲夭矯流麗。文彥博秀逸濃嫵。王珪亦主富麗。時有至寶丹之稱。三十六體。固未盡去也。惟林逋閑散瀟灑。石介激直伉烈。韓維古淡疏暢。宋祁奧博典雅。李觀雄勁有氣焰。用意出人。沈邁清俊流逸。不染俗韻。蔣堂平正條達。無囁嚅詰屈之詞。胡宿恣肆壯闊。有黃鐘大呂之遺。能自異於恒流。然尚未能槌碎黃鶴。別造樓臺也。

宋詩之興。蓋自蘇、梅二公始。梅堯臣少即以詩名天下。其初喜爲清麗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剝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龔嘯云。去浮靡之習。於崑體

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於諸大家未起之先。蘇舜欽與梅堯臣齊名。劉後村謂其歌行雄放。軒昂不羈。如其爲人。及蟠屈爲吳體。則極平夷妥帖。蓋始爲大雅。於古樸中具灑落淳蓄之妙。二家所同擅。而梅之深遠閑淡、蘇之超邁橫絕。則又各出機杼。至情志忠惻。議論當理。要非詩人粗豪一流可比。詩云。筆下驅古風。直趨聖所存。又云。會將趨古淡。先可去浮囂。可以觀其志矣。同時有歐陽修、王安石。歐詩如昌黎。以氣格爲主。昌黎時出排冪之句。歐則勁氣內斂。疏宕宛轉。與其文相近。王初少含蓄。後讀唐人詩。博觀約取。始悟深婉不迫之趣。其精嚴深刻。皆步驟老杜所得。論者譏其有工致無悲壯。讀之久則令人筆拘而格退。亦確論云。此外有徐積、王令。徐詩往往縱意自如。不可繩以格律。王詩磅礴奧衍。大抵出於盧仝、李賀、孟郊之間。而以韓愈爲主。又有文同、米芾。文詩清蒼蕭散。無俗學補綴氣。有孟襄陽、韋蘇州之致。米作韻語。要必已出爲工。務崖絕魁壘。東坡云。元章奔軼絕塵之氣。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絕俗之文。相知二十年。恨知之不盡也。又有馮山、彭汝礪、韋驥、楊傑。馮詩平正條達。無剪紅刻翠之態。彭詩情致纏綿。清婉可誦。韋詩密詠恬吟。頗有自然之趣。楊詩興象未深。亦雅有規格。擷其尤者。固可附驥以行矣。

自李、杜、韓參立。後未有能增而爲四者。有之厥爲蘇軾。氣象洪闊。鋪叙宛轉。地負

海涵。不名一體。前之曹、劉、陶、謝。後之李、杜、韓、白。無所不學。亦無所不工。黃庭堅云。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蔡條云。天才宏放。宜與日月爭光。敖陶孫云。屈注天潢。倒流滄海。變眩百怪。終歸渾雄。洵所謂獨立千古、絕人攀躋者矣。其門下有晁補之、秦觀、張耒。晁文章溫潤。而詩特飄逸。剛健中有婀娜之態。秦詩。王安石以爲清新如鮑、謝。而敖陶孫則以爲如時女步春。間傷婉弱。朱子謂其得句便巧。呂居仁謂其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則元遺山譏爲女郎詩。蓋其少作也。在蘇門並稱秦、晁。晁以氣勝。則灑衍而新崛。秦以韻勝。則追琢而淳泓。要其體格實相伯仲。張詩效白居易。樂府效張籍。近體工警不及白。而醞藉閑逸。別有神韻。樂府古詩用意古雅。亦得長慶爲多。子瞻謂張得吾工。秦得吾易。又稱其汪洋冲澹。有一唱三歎之聲。似視秦爲優云。陳師道少謁曾鞏。鞏一見奇之。因留受業。其五古出入郊、島之間。七古頗學韓愈。稍傷蹇直。五律逼近杜甫。而間失僻澀。七律風骨磊落。失之太快太盡。然當時咸盛稱之。黃魯直謂其深得老杜之法。任淵謂讀後山詩。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法嚴而力勁。學贍而用變。官穎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其自守如此。稍後有唐庚。結束精悍。由正出奇。芒焰在簡淡之中。神韻寄聲律之外。劉歷夫謂其出

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下云。

黃庭堅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庭堅詩尤卓絕。呂居仁云。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胡仔則云。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兼工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其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正衆。若言多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嚴羽云。國初之時。尚沿襲唐人。東坡山谷。始出己法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詩派。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哉。三說不同。要從胡仔言爲允。呂居仁又爲江西宗派圖。以杜甫爲祖。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爲三宗。下繫潘大臨、謝逸、洪朋、洪芻、洪炎、徐俯、林敏修、敏功、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揚符、謝邁、夏倪、王直方、高荷、僧祖可、僧善權、饒節、潘大觀、何覲諸人。云諸學者同作並和。雖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按黃乃杜、蘇詩之一部。由峽口逕入。忽然曠宇天開。遂成部落。與襄陽老杜之兼工衆能者不侔。強拉少陵於江西。其義安取。漁洋云。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許傳衣躡後塵。却笑兒童媚初祖。強將配享杜陵人。蓋深非之也。杜甫而下。又強彭城後山、葉縣

簡齋二陳氏同入江西。後山年似稍長於黃。東坡欲參諸弟子列。尚婉詞拒絕。安肯改籍。簡齋晚出。又未嘗與山谷接。劉後村謂元祐後詩人迭起。不出蘇、黃二體。及簡齋始以老杜爲詩。建炎間避地湖嶠。行萬里路。詩益奇壯。造次不忘忠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劉須谿序其詩。亦謂較勝黃、陳。簡齋自言曰。詩至老杜極矣。蘇、黃復振之。而正統不墮。東坡賦才大。故解縱繩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深。故游泳玩味之餘。而索之益遠。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爲。而後可以涉老杜之涯涘。是固欲拔奇於蘇、黃之外。而上追老杜者。入之江西亦非。餘人以晁冲之、韓駒最著。冲之詩。劉後村故稱其意態容闊、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駒詩有磨淬剪截之功。不容改竄。有寄人數年復追取更定一二字者。故其集不多。密粟以齒。意味老淡。直欲別作一家。平生服膺蘇轍樂城集。評其詩如儲光羲。呂本中引之入江西派。殊不願也。本中有東萊集。變化奇逸。流轉圓美。確能傳衣山谷。若所作宗派圖。既多非江西人。亦非必山谷徒黨。詩亦多不相似。未知其何指也。

南宋之詩。以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爲大宗。尤詩集不可見。楊詩初學江西。繼學後山。最後謝去前學。渙然自得。後村謂放翁。學力也。似杜甫。誠齋。天分也。

似李白。落盡皮毛。自出機杼。范詩縛而不釀。縮而不窘。清新嫵媚。掩有鮑、謝。奔逸俊偉。窮追太白。宋人罕能七絕者。惟范擅長。劉後村云。近歲詩人。雜博者堆對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費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聞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凌暴。南渡後。故爲一大家。黃山谷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若放翁愛君憂國之忱。每飯不忘。其詩浩瀚峯嶽。自有神合。蓋不惟得其皮骨。兼得其心矣。

宋儒劉子翬與曾茶山、韓子蒼友善。尤多與呂居仁相往還。故其詩所詣殊高。五言幽淡卓練。及陶、謝之勝。而無康樂繁縟細澀之態。朱子當孝宗時。胡銓曾以詩人薦。得內召。詩中和條貫。渾淪萬有。無事模擬。自然聲振。葉適詩。吳之振以爲造境生澀。鎔液經籍。自見天真。無排造刻絕之迹。艷出於冷故不膩。淡生於鍊故不枯。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方清。足以當之。陳傳良格律蒼勁。得少陵一體。林光朝用事命意。簇簇生新。皆學掩其詩。與陳葉同郡者。有永嘉四靈。翁卷。字靈奇。因之。趙師秀。字靈秀。徐照。字靈暉。徐璣。字靈淵。以示同調之雅。趙嘗云。一律詩。幸止有四十字。再加二字。吾未如之何矣。徐斲思尤奇。皆橫絕歎起。水懸雲跨。俾讀者亦踔蹻慄。吟歎而不能已。初。唐詩久廢。四人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



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人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遂擺落脫近。斂情約性。因狹出奇。合於唐人。時。劉克莊後村。年方少。刻琢精麗。與之並駕。已而厭之。謂諸人極力馳驟。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籬而已。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唐曰。不然。言意深淺。存人胸懷。不繫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爲黃鐘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颺駭電。猶隱隱絃撥間也。後村感其言而止。然自是思益新。句益工。涉歷老練。步置闊遠。論者謂江西苦於麗而冗。莆陽得其法而能瘦能淡。能不拘時。又能變化而能活動。蓋會衆作而爲一宗者也。竊謂南渡稱尤、楊、范、陸。尤詩既亡。宜以後村補之。後村以降。戴復古以詩鳴江湖間近五十年。所作正大醇雅。多與理契。機括妙用。殆非言傳。嘗謂胸中無千萬卷書。如商賈缺乏資本。不能致奇貨。包豨江則謂正惟不滯於書。所以爲工。復古又云。詩不可計遲速。每得一句。或經年而成篇。其鍛煉之苦如此。謝翱每執筆遐思。身與天地俱亡。語人曰。用志不分。古人將避之。古詩頡頏昌谷。近體則卓煉沉着。直壓長吉而上。若文天祥之哀豪、鄭思肖之沉痛。節義固夔絕千古。其詩格亦獨彈古調矣。由三百篇而漢。而魏晉。而南北朝。至唐而各體皆備。詩亦登峰造極。蔑以加矣。宋人乃不得不別開法門。有兼綜並蓄、變唐人之面貌而取其神力者。有循唐詩之一部、竭

力開拓、由附庸而成大國者。有咀嚼經子、出奇兵於唐人之外者。有掃盡枝葉、爲空靈獨至之思者。說者謂唐詩爲顯花植物、宋詩爲隱花植物、唐詩如流水行雲、宋詩如懸崖怪石。唐之美在膚、宋之美在骨。唐之味甘而腴、宋之味辛而鮮。讀唐詩如飫燕窩魚翅。讀宋詩則噉檳榔荔枝。亦近似矣。易。窮則變、變則通。執宋傲唐者固非。是唐而非宋者。亦一孔之見也。

詩之牢籠百家。自曹子建始。繼之者若阮嗣宗、若陶元亮、若謝康樂。皆能拔白易赤、自成宗派者也。然尚以詩爲詩。至唐李白以雄軼奔放之文爲詩。盡脫詩家之步驟形式。此一變也。同時。杜少陵又以左、國、史、漢紀事之法爲詩。寓感歎於議論之中。此又一變也。韓昌黎則更以典志之書爲詩。旁及於金石圖像。而馭以橫空盤硬之語。此又一變也。宋蘇東坡則更能以佛經、子語之書爲詩。凡載籍所能者。詩無不能之。不但用之古詩。且能入之律詩。此又一變也。同時。黃山谷則又依其法而變化之、拓展之。削圓爲方、易山爲澤。冬造花而夏製冰。使人神喪目眩。而天地自然之位置又實未嘗易。此又一變也。以前四家之創制。猶三王之因革。相禮而襲冕旒。後五家之崛起。猶漢高、魏武之蒼頭特起而正位號。元遺山云。祇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又云。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蓋詩至蘇、黃。法門已盡。無論如

何鑿空。終不能出其陶冶。金、元、明、清之作者可以不論矣。

蒙古慄悍。而詩風恰與相反。虞、揭、楊、范。號爲四家。虞集嘗曰。楊載如百戰健兒。范梈如唐人臨晉帖。揭傒斯如美女簪花。而自謂如漢庭老吏。揭聞而非之。其次有趙子昂、張翥。大抵簪花之流。惟薩都刺頗有壯語。後有楊維禎、戴良、倪瓚。維禎號鐵崖。以樂府名。張甫稱其有曠世金石聲。宋濂謂其震蕩陵厲、鬼設神施。亦有因其險怪而目爲文妖者。三人皆生當鼎革之交。往往又有故國之感。而鐵崖爲深矣。

明初劉基伯溫。以開國之勳臣。爲詞臣之冠冕。文博大雄放。與宋濂齊名。詩跌宕奇肆。與高啓並駕。後爲胡惟庸毒死。高季迪之詩。王子充稱其雋逸如秋雲飛隼、清麗如碧水芙蓉。年三十九爲明太祖所殺。其次若楊基之秀爽、張羽之清圓、徐賁之深密、孫黃之古雅、林鴻、劉崧之和婉。均有可觀。而袁凱之白燕。世與雍陶之雙白鷺、顧文昱之白雁並稱。然袁詩寓貌於神。非白燕一詩所能概也。籲。當元代文采凋敝之後。而得劉基、高啓兩雄振興之。可以桃宋及極唐之盛。而卒不能者。則朱元璋之慘無人道。無所逃其罪矣。燕棣繼之。殺盡讀書種子。於是詩遂爲帖括之變相。而三楊之臺閣體興。雖有雍容閑雅之致。而實蹈庸庸杳之譏。直至李東陽西涯。誦法老杜。吞吐百家。不落窠臼。始稍復青田之觀。所作樂府尤工。遂啓七子之緒。七子者。慶陽

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吳縣徐楨卿、歷城邊貢、武功康海、鄆縣王九思、浚川王廷相。悍然以復古爲己任。謂漢以後無文、唐以後無詩。論者譏爲優孟衣冠。然夢陽之才氣、景明之風度。固未易企也。楨卿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同郡。號吳中四子。祝、唐才思駿發。頗傷浮艷。惟徵明人品清高。詩如其品。同時楊慎用修。風華典贍。不爲時尚所囿。但黨羽甚微。未能拔白幟而立赤幟也。

嘉靖之際。歷城李攀龍、太倉王世貞、臨清謝榛、興國吳國倫、順德梁有譽、興化宗臣、長興徐中行。號爲後七子。務格調。尚聲容。益行李、何之緒。又與李、何合稱李何王李。其文率詰屈聱牙。不可句讀。惟詩則雖尚摹仿。如古人之擬體然。亦有可觀。所以歸有光、茅坤、唐順之輩。皆攻其文而不甚攻其詩也。

萬曆以後。矯七子之弊者。有公安派與竟陵派。公安派者。袁宗道、宏道、中道三人。而宏道最名。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軾。名其齋曰白蘇。務爲清新輕俊之詞。似白而不似蘇。頗流淺俗。竟陵派者。鍾惺、譚元春。又變爲幽深孤峭之語。外抗王、李。而內角三袁。選詩歸以著其旨。門巷狹小。道不容車。未見其能愈於七子也。稍後復社陳子龍。天骨開張。斂才就範。能拔奇於七子之外。昆山顧亭林、衡陽王船山。又以曠世大儒。發爲詩歌。顧詩醇厚。爲陽春之正音。王詩奇崛。振變徵之絕響。二公

之學。開清儒之先。而其詩則祇以殿明。未有承其遺音者也。嚴嵩阮大鍼不評

其並矯七子、竟陵、公安之失。而通明清之郵者。首推常熟錢謙益牧齋。天資卓絕。才力富贍。寓變化於格律之中。所選列朝詩集。雖多所排斥。而掇擇實精。與之並駕者爲太倉吳偉業梅村。藻思綺合。感慨頑艷。參以合肥龔鼎孳芝麓。爲江左三家。錢、吳猶有身世之感。龔則若不知有此事矣。

清之初載。宣城施閏章與萊陽宋琬荔裳齊名。號爲南施北宋。新城王士禎漁洋。又與秀水朱彝尊竹垞並駕。亦稱北王南朱。施溫柔敦厚。自謂作詩如作室。瓴甃木石。一從平地做起。紀文達以之與漁洋並論。謂王所造如陸、施所造如朱。陸天分獨高。自然超悟。不必拘宋繩墨。朱則篤實操修。由積學漸進。宋詩磊落雄健。漁洋謂荔裳自遊浙後。頗擬放翁。五字歌行。時闖杜、韓之奧。入蜀後歌行。氣格深穩。竹垞博極群書。經、史、文、詞皆卓絕。而詩亦方駕古人。有杜、韓之排冪。兼皮、陸之清峭。無施不可。漁洋論詩。以嚴滄浪爲主。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言有盡而意無窮。幼以詩謁牧齋。牧齋爲長古贈之。有毋以獨角麟、儷茲萬牛毛之句。謂其作。文繁理富。佩實銜華。感時之詠。愴惻於少陵。緣情之作。纏綿於義山。以此名振天下。論者謂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學博而才足以運之。朱貪多。王愛好。

然朱官卑不顯。詩又爲經學所掩。在當時名固遜於王矣。於時有求與漁洋齊名者。爲商丘宋犖、牧仲、德州田雯、紫綸。然時人莫之許也。與朱同舉鴻博者。有慈谿姜宸英、西溟、海鹽彭孫適、羨門。以詩與朱相唱和者。有海寧查慎行、初白、錢塘厲鶚、樊榭。粵中詩人舉鴻博者。有屈大均。與陳恭尹、梁佩蘭爲嶺南三家。而陳詩尤著。其工者不在樊榭下。

自漁洋以神韻之說倡。從遊者半一時人士。獨益都趙執信、秋谷。爲談龍錄以譏之。奉常熟馮班爲宗。班論詩力排嚴羽。尤不取江西派。然談龍錄序言聲調之說。自馮氏發其微。和之者爲程太青、程孟陽。梅村得之孟陽。漁洋又得之梅村。執信之聲調譜。亦竊自漁洋。是未嘗不言韻格也。其作峭折有餘。含潤不足。紀昀云。王以神韻縹渺爲宗。趙以思路鏗刻爲主。王之規模闊於趙。而流弊傷膚廓。趙之才力銳於王。而末流病纖小。然執信之力。實未能抗漁洋也。稍後不滿漁洋者。有大興翁方綱、覃溪、長洲沈德潛、歸愚、錢塘袁枚、子才。方綱詩學江西派。頗以考證金石入詩。謂神韻易流於空調。揭肌理二字以救其弊。子才又標性靈爲的。上自王公大人。下達走卒販夫。罔不稱美。收女弟子十三人。湖樓請業。世多艷之。與齊名者爲陽湖趙翼、鉛山蔣士銓。洪亮吉云。袁如通天神狐。醉便露尾。蔣如劍俠入道。尚餘殺機。趙如東方正諫。時

雜諧謔。世或奉爲定評。然愚不知其所語云何也。沈年六十六。始舉於鄉。與袁同中乾隆四年進士。嘗曰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嚴滄浪云。羚羊掛角。無迹可求。蘇東坡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王阮亭本此數語。定唐賢三昧集。木玄虛雲。浮天無岸。韓昌黎云。巨刃摩天。惜無人本此定詩。又曰。詩貴性情。亦須論法。所謂法者。起伏照應、承接轉換、神明變化於其中。若不以意運法。反以意從法。則死法矣。又曰。詩以聲爲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其意蓋以意法聲、互輔而行。與王、袁各執一偏者有間。然所選所作。實未能稱是。吳下從之游者。有盛錦、王鳴盛、王昶、錢大昕、趙文哲、吳泰來諸人。其法席之盛。直與漁洋代興矣。稍後。吳有洪亮吉、孫星衍、楊芳燦、楊揆。越有金農、杭世駿、吳錫麟。蜀有彭端淑。皆以詩鳴。而吳黃景仁之悱惻、燕舒位之澹遠、蜀張問陶之清警、湘張九鉞之豪雋。尤爲時所重。

嘉、道之際。清勢稍衰矣。作者贛有曾煥、吳嵩梁。湘有鄧顯鶴、歐陽輅。皖有趙青藜、吳鼎。越有王曇。吳有孫源湘。粵有黎簡、張銘芳。雖多和平之音。實鮮魁奇之作。惟鄭珍闢徑深邃。以詩述學。魏源措辭縱橫。以文爲詩。姚鼐博雅而行以秀婉。金和幽憤而出以易直。有出群之美。道咸之交。祁雋藻、曾國藩以秉鈞大臣。主風雅壇坫。

輔祁者有程春海。翼曾者有何紹基。何之詩似鄭珍。學不及而才過之。程頌萬以之合於張九鉞、魏源。爲湖南三大家。曾文正提倡宋詩。而所作實雜出於昌黎、玉溪。不可以江西限也。晚清承曾文正之旨、專師山谷者。惟寧鄉隆觀易最爲峻刻。稍後江右陳三立、閩中陳衍、陳寶琛、鄭孝胥。皆工宋詩有名。浙俞明震、粵羅惇融。亦其流也。有並溯唐宋規樞六朝者。爲湘潭王闓運、武岡鄧輔綸。持清末風雅之宗、以宋意唐格名者。爲南皮張之洞。承桐城派之遺響者。爲范當世、王樹枏。南皮派無傳之者。六朝派及桐城派。流行最廣。而多不能工。其能與宋詩派相抗者。惟藻麗之晚唐派。湘曾廣鈞、易順鼎以博麗著。浙李慈銘、鄂樊增祥以香艷稱。專主玉溪者爲李希聖。參取初唐者爲袁緒欽。由晚唐而參以宋詩者爲楊覲圭、杜本崇、吳嘉瑞。而程頌萬、黎承福最名。外若黃公度托體香山。時有新意。僧寄禪及海印。學王、孟而間以悲婉。詩僧之佼佼也。黃侃精研小學。嚴復通譯西書。詩亦可傳。同、光以來。流風未沫。特存其姓氏。論定則俟之後人。生存者並姓氏亦不具。避阿附之嫌也。大抵衰亂之世。多鄙俚纖仄哀痛之作。倡博大之元音。啓升平之隆軌。來者之責。其可忽諸。

詩有六義。風雅頌者詩之體裁。賦比興者詩之作意。非有六體也。周末孫卿、屈原。於風雅頌之外。別創賦體。始由附庸。漸成大國。與詩抗行。此詩之第一支子也。原



夫三百篇之作。音協宮商。孔子皆絃歌之。漢後詩不悉協律。於是別爲樂府。魏晉異以降。樂府音節多乖。至唐而樂府之可歌者惟五、七絕。其他與詩無異。五季之時。又別創一詞。以備樂歌。此詩的第二支子也。宋季之詞又不必可歌。而曲代興。或傳元以此取士。明季北曲不必皆可歌。其通行者惟昆曲。此又詞之支子也。提要集部所收。斷自詞止。今依其例。首述詩史。賦詞別有撰述。曲則不濫及也。

尊聞室詩集（附詩餘）



## 《尊聞室詩集》目錄

自序……………(七九〇) 長歌行……………(七九一) 贈孫正士……………(七九三) 春草十章……………(七九三) 登衡山……………(七九五) 三十自壽詩……………(七九五) 送友人赴鄂觀戰……………(七九六) 無題四首……………(七九七) 上巳赴海印上人之招修楔碧湖詩社即 送社長湘綺先生入都……………(七九八) 九月朔日祀船山分韻得動字……………(七九九)	九日雅集分贈同社諸君子……………(七九九) 題節婦海漚居士詩集……………(八〇六) 某君合登詞……………(八〇六) 京遊八詠……………(八〇七) 楊哲甫觀察見示天心閣感懷八律次韻 奉和……………(八〇九) 留別曾四星笠……………(八一〇) 藝芳女校浩園八詠……………(八一二) 黃蓼園社長七十有五初度依耆英會趙 南正太常七十有五詩韻賦投四疊原 韻奉和即以介蝦……………(八一三)
---	---

題何潛園春夢圖……………(八一三)

二律……………(八二四)

題劉腴深姜硯……………(八一三)

潛園感舊圖……………(八二四)

祝何潛園七秩晉一華誕……………(八一四)

武昌黃鵠磯感懷八首……………(八二五)

答都門友人問近日何事……………(八一四)

登岳陽樓讀族兄可山詠懷詩感

輓楊懷中……………(八一五)

賦……………(八二六)

蒼梧夜坐寄曾星笠益陽……………(八一六)

前詩意有未盡再賦一律……………(八二六)

登廣州五層樓詠懷十首……………(八一六)

附錄 可山兄登岳陽樓書懷詩……………(八二六)

浩園詞……………(八一七)

初至遼東東北大學任教即事詠懷即復

女弟子陳嘉黃斌張純士畢業藝芳學

曾太史重伯劉廣文腴深……………(八二八)

校各屬以詩……………(八一九)

曉度山海關……………(八二九)

百菊詩限韻分詠每人拈定十首……………(八二〇)

贈歌者袁桂芬……………(八三〇)

輓曾觀察季融四律……………(八二一)

贈歌者十三紅……………(八三〇)

題傅延年女士蘭石圖……………(八二二)

讀宗子威教授夷門剩草感賦……………(八三一)

贈沅陵修生興華二十韻……………(八二二)

附錄 宗子威先生和詩……………(八三一)

程子大觀察六十嘏詞……………(八二三)

夜宿大連……………(八三二)

劉柏榮受聘雲南大學索詩贈行為題

鄭母陳夫人七十壽詩……………(八三三)

由遼還湘授學湖南大學即事詠

懷八首……………(八三三)

哭十髮翁長句四十韻……………(八三五)

書感……………(八三六)

將遊西湖寄星笠廣東……………(八三七)

西湖雜詠……………(八三七)

秣陵雜詩二十首……………(八三九)

蘇州雜詩十首……………(八四一)

海虞雜詩十首……………(八四一)

惠山即事八律……………(八四二)

東林故址……………(八四三)

遊梅園……………(八四四)

龜頭渚……………(八四四)

蠡園……………(八四四)

鎮江雜詩四首……………(八四五)

揚州雜詩四首……………(八四五)

海上行贈陳柱尊教授……………(八四六)

次宗子威教授見憶原韻……………(八四七)

前詩意有未盡續次二律……………(八四八)

周寶善女士畢業教院賦此贈行……………(八四八)

石碑中山大學落成紀盛……………(八四九)

哭苗生可秀……………(八五〇)

陳石遺先生八秩華誕詣粵為羅浮之

遊賦此奉祝……………(八五一)

遊羅浮山……………(八五二)

談月色夫人乞米長歌……………(八五三)

香港養中女校十周紀念……………(八五四)

徐孝子行……………(八五四)

戴女士哀辭……………(八五五)

率雲兒曲阜謁孔廟……………(八五六)

率雲兒登泰山……………(八五八)

繡海樓詩八首……………(八五九)

龔孟希師長五句嘏詞……………	(八六〇)	而賦之……………	(八七一)
郭天門些庵詩集題詞……………	(八六一)	李生涵秋哀辭……………	(八七二)
兩經師輓辭……………	(八六一)	贈莫醫師蔭南……………	(八七二)
程生蒨薇張生織雲避居香港來書問候		寄懷趙教授壽人……………	(八七三)
復函無由書以志慨……………	(八六三)	丙子六月再至無錫……………	(八七三)
林園即事即贈園主林子召南……………	(八六四)	梅園……………	(八七四)
寄懷梅縣古教授公愚……………	(八六五)	錫山……………	(八七四)
喜晤劉盅園……………	(八六六)	第二泉……………	(八七四)
光復入城喜晤故人兼寄江東諸		南京……………	(八七四)
宿彥……………	(八六六)	虎丘……………	(八七五)
重登祝融峰觀雲海……………	(八六九)	紀事詩十六首……………	(八七五)
黃節母楊夫人輓辭……………	(八七〇)	贈陳宗雅劉克醇兩生……………	(八七七)
龔廷君輓辭……………	(八七〇)	章行嚴八秩嘏詞……………	(八七八)
劍鳴君輓辭……………	(八七〇)	八句憶往七律十六首……………	(八七八)
雲章在長沙市東長街建築林翼堂以為		喜經文統鈔竣稿……………	(八八二)
旅長益陽同鄉集會之所龔浩題額喜		八十五歲書懷……………	(八八二)

贈吳生則虞	……………	(八八二)	木屏記傳奇題詞(寄調金縷曲)	……………	(八八五)
八十七歲自壽一律	……………	(八八三)	為王生國澆題其曾祖母燕詒圖(寄調		
燕山亭(用星笠春雨原韻即答見			攤破浣溪沙)	……………	(八八五)
懷)	……………	(八八三)	作者於十年浩劫前夕。自將殘存詩稿依作		
浣溪沙(留別汪院長悉鍼)	……………	(八八四)	詩年代編列。不幸又遭文革之劫。所整理		
燭影搖紅(題陸教授未婚妻鶯珠遺			之詩稿損毀太半。近年來多方搜集。共得		
硯)	……………	(八八四)	詩若干首。自序以下之尚存者。仍依作詩		
揚州慢(菲律賓寶華僑主席施振泰祖母			年代排列。餘則不計年矣。		
楊節婦嘏詞)	……………	(八八五)			



## 自序

余幼讀文選。即好摹擬其文。曹阮左鮑之詩。用力尤深。繼嫌其平易。遂力搜唐宋放浪險怪諸家。變本加厲。緹幽鑿空。不遺餘力。而貧困彌甚。弗能自存。訓蒙華邑。忽得沉疴。七日不食。醫者決爲不起。不欲以未定稿示人。力疾焚之。後遇異人。審余爲六陰脈。病與脈應非死徵。授以藥服之。病良已。附舟南還。已近除夕。乃痛自悔。曰。杜甫餓困。李賀夭折。盧仝梅聖俞窮死。皆詩爲之祟也。夫詩可不工而身不可窮。遂改弦而易張之。寄友人孫君詩有去秋作賦斜庚子、此後刪詩始戊申之句。以示本志。次屈悔翁秋草韻。爲春草十章。以表新體。爾後處境亦較順矣。夙重宋儒劉器之謂一爲文人。便無足觀。詩文固不存稿。重以亂離兵火。十失七八。勉將劫餘之僅存者。依年編次。失者不復索。未是者不加正。原意在自證。非欲公之同好也。

清光緒乙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

## 長歌行

余四次院試報罷。年十六矣。族兄可山讀書岳麓。邀余往居。始聞甲午戰敗之詳。太息不已。登雲麓宮。慨然有出世之志。爲長歌行以自決。黃孝廉頗爲惋惜。評云。天表神人。汗漫九垓之上。俯視足下。皆塵埽矣。然時而孤鶴唳空。時而幽猿啼峽。有古懷抱。又安能遽與人絕哉。聞道神仙不可接。下爲濁世掃秕糠可也。因是不敢復涉遐想。戊申年前之稿已盡焚毀。此篇向爲某友抄去。民國三十一年。避兵石澗。友人子來迎。偶談往事。舉此見示。爲憮然者久之。特著篇首以示少作一斑。

我有寶劍祕在若耶之深溪。我有寶符藏在葱嶺之高岡。我植億頃蓮田於天池之陽谷。我種千歲紫芝於華胥之雲鄉。我有千騎萬乘屯於西極之赤水。我有牙簽瓊笈藏於羽琫之蘭堂。我有仙侶飛行於九垓之太清。我有天女揚袂於三山之玉牀。胡爲乎捨瑳珉之赤城。來荆棘之窮荒。棄芳菲之瓊羞。餐陳腐之糗糧。離飛龍與瑤象。乘柴車及葉航。代羽氅以縫掖。易霞帔以帷裳。登高臨風作長嘯。下驚萬衆。上聞玉皇。訇然一

聲天門開。張天一泰一啓口。笑來者阿誰。吾家冬郎。予有窮黎四百兆須汝養。予有繡壤一萬里須汝襄。有無數蟲蛇惡物請汝勦。有無量異光殊彩須汝揚。待得海波澄、蛟鱓戕、景星出、鸞鳳翔。太和保合。萬國有慶。將返汝七襄雲錦之初服。飲汝九霞沆瀣之玄漿。還汝珠宮貝闕之故宇。娛汝雲和震靈之笙簧。余俯而下。鬼夜哭。龍潛藏。天雨粟。川出璜。欲納橫海之天驕狡虜於斧鑕。欲入滔天之元凶奸細於鼎鑊。欲使亘古沉冤之毅魄鬼雄死復活。欲使匝地失勢之危國孱主弱復強。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噓不盡吾之氣。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吐不盡吾之狂。一紀二紀三紀四紀五紀六紀七紀八紀九紀不足以竭吾之治績。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不能畢吾之篇章。地大水大火大風大空大。無可容身處。上碧落。下黃泉。前太初。後末日。旁皇四顧空茫茫。百爲不稱意。斂篋收光芒。欲將此意報穹蒼。六丁咬牙閉天闔。嗒焉形喪如槁木。詎知仙侶浮丘洪崖正立我兩旁。挾我飛行絕塵迹。觀天女散花於選佛之妙場。

戊申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

贈孫正士

余病卧華邑。孫君正士閑日來視。屢誦賈生才調更無倫之句。意其悱惻。病愈南還。時已改歲。爲詩寄之。兼示革新詩體之意。

周南從古傷流滯。宣室何曾訪逐臣。牛鬼蛇神休作怪。時花美女自生春。去秋作賦斜庚子。此後劄詩始戊申。寄語蘇門長嘯客。欣看錦簇一朝新。

春草十章

次屈梅翁秋草原韻

一笛東風却晚涼。菱歌四起月如霜。纔驚習習林泉下。倏見青青古道旁。晴翠可曾含曉露。遠芳漸欲接朝陽。榮遭贏得香車輶。噦噦鸞聲夜未央。

原上吟餘要細論。平湖一望綠成茵。離離古道燒痕舊。冉冉池塘別夢新。芳苒漸能招白鳳。青莎端不踐祥麟。湘蘭澧芷知何限。待爾同生四海春。

看拋白紵舞溪前。更摘芳叢鬥錦川。翠接漁磯山照水。碧鋪鱗壤地如天。愁縈青帶情難說。香襯紅裙我亦憐。爲道秉蘭休作態。於今不是永和年。

枕留異草能懷夢。花吐奇香欲合昏。采采懷人憐淑女。萋萋迷路怨王孫。青黏河畔當

窗牖。綠到長門逼禁垣。此景此情誰耐得。杜鵑紅處是精魂。  
疏枝密葉偏宜雨。蓓蕾柔荑不厭晴。南浦綠波三月暮。天涯紅淚幾人行。窗前茂叔春  
無盡。塞上明妃碧有情。飄泊莫愁萍梗斷。馬蹄踏處翠雲平。  
綿綿遠道最堪悲。携手河梁問所之。向背總隨紅日轉。榮枯終聽曉風吹。漢陵苔滑蛙  
鳴早。梁苑煙荒蝶戲遲。莫道葦菴根蒂固。新生屈軼到龍池。  
江天何處最龍葱。九畹滋蘭在楚中。縱有芳心能捲雨。還愁弱質不勝風。碧絲蕪蔓紫  
春夢。紅粉消沈戀楚宮。堪笑青君工作態。凌空着色色皆空。  
山生鳳腦人增壽。水有龍芻岸不枯。采綠時憐雲鬢曲。徵蘭應笑錦衾孤。絕無塵氣侵  
羅襪。自引香風入絳幘。倘得紉蘭充御佩。肯教臺榭化平蕪。  
江蘼辟芷襯湘流。憂國騷人祇自愁。雅喜蒙茸堪蔭夏。詎知綠縵不宜秋。蘆中窮士誰  
青眼。陌上歸妃正並頭。各有幽情難共語。相期杜若采芳洲。  
美人邂逅露溥溥。不信淒風百卉殘。但使靈根蟠地固。肯聽鷓鴣報春闌。錦茵鋪好憐  
花墮。柳絮飛來誤雪寒。趁得長安芳信好。跨驢再到上林看。

## 登衡山

崑崙之神不肯鬱鬱貝闕珠宮住。鞭走群峰東下三皇被迹之平疇。南來一幹。緣蜀越滇逾黔及楚塞。迅若王良造父。駕輕就熟鞭驥驅。突遇湘妃。簪花擁髻出道左。批亢搗咽遏其路。使不得東游。北行不及四百里。山迴水立兩凝眸。是爲火維之巨鎮、炎帝之故區。我搖邛杖凌絕巘。長嘯一聲。萬壑秋天敕風伯。清塵霧。旭日曈曈與神謀。橫覽瀛海如匹練。西列番部東神州。龍準不生日角死。遐荒腥氣漲金甌。欲持大瓠嚼玉屑。俠骨不肯埋丹邱。叫開闔闔玉皇笑。勿使海內脫狂囚。蠻觸喋血蝸牛角。技人空削棘端猴。螻蟻公卿何足道。世無管葛誰與儔。碧血未許千年化。浩氣應爲四寓留。望魯無柯空縱斧。登山有蕨不療憂。杯瓊卜居笑韓子。煨芋領相陋鄴侯。吾欲携此雲壁巉。巉者四五於袖中。擲諸東海之長流。

## 三十自壽詩

齧齒能文似有神。丁年纔得戴儒巾。詎知半壁橋門水。老我韶光又十春。十春牖下苦休囚。况渡重湖夢國秋。屢欲乘風飛未得。九千雲氣隔瓊樓。

瓊樓景象近如何。雲錦重重擁睡魔。篋有青萍揮不到。酒酣斫地起悲歌。  
悲歌一曲未終篇。俄到周郎赤壁年。對鏡頗嫌青鬢改。祝融峰上敞華筵。  
華筵飛盞陣雲橫。玉管聲和劍缺聲。五十四林虔禮佛。齊斟壽酒祝先生。  
先生拄杖立巒頭。俯視堯封百六州。咫尺有天呼不應。海腥倒入大江流。  
江流餘穢涌沅湘。楚尾吳頭古戰場。航海莘莘成底事。卧龍原不出南陽。  
南陽卧處暮煙攢。日夜磨刀擬可汗。寫盡滄桑千古恨。秋風江上枕中看。

宣統辛亥三年（一九一一年）

送友人赴鄂觀戰

一帆涼月載扁舟。江漢澄清宿霧收。鶯栗吹醒黃族夢。劍虹割斷赤湖秋。極天碧血開  
新國。環海風雲重上游。到處請君回首望。山河仍露古神州。  
南都禾黍已堪嗟。况復金輪射晚霞。胡地胭脂寒有色。中原日月暗無華。青燐瑟瑟思  
陵土。碧血沈沈帝女花。二百餘年尋歷史。周京禹甸屬誰家。

四千載上軒轅帝。被髮窮荒返大東。立命楚軍張漢幟。先教鄂渚復堯封。烏號墮處妖氛斷。銅額殲時昃日中。我替岳靈舒望眼。賀君重見主人翁。中外藩籬萬古防。麟經大義凜風霜。復仇九世循先烈。固壘三旬啓舊疆。破釜煩君傳鉅鹿。搴旗爲我說昆陽。他年彝鼎銘勳日。弟一應推柱下郎。

### 無題四首

芙蓉別殿舞蛟綃。金粉依然樣六朝。盼到星槎迎海客。賺將金屋貯阿嬌。夢回雲路三千界。腸斷煙花廿四橋。不信晉陽今夕陷。獵回猶自玉驄驕。錦江駭浪逐人來。天壤王郎泛棹回。悔學巫娥行夜雨。宛隨月姊下瑤臺。鶉聲啼罷千山血。蝶夢醒時萬劫灰。悄抱銅琶何處去。青樓妝罷淚盈腮。異香愁說薛靈芸。款段歸來日欲曛。一夜梨花辭故苑。滿庭瑞草失祥雲。新捐漢女雙珠珮。斷送湘妃六幅裙。莫道胭脂顏色好。江南花鳥更繽紛。長門秋草奈何天。顧影蹢躅亦自憐。錦浪乍翻新翡翠。燭花猶識舊蟬娟。八千隊裏排雲女。十二樓頭住散仙。我替芳卿傳故事。洛神原是感甄篇。



民國甲寅三年（一九一四年）

上已赴海印上人之招修楔碧湖詩社即送社長湘綺先生入都

重開詩社話前盟。劫後湖光分外清。驂贖神州餘一老。蒼涼古石證三生。空山蕉鹿甯非夢。薄海鷄蟲尚有爭。留取青青衫鬢日。雪鴻漂泊不勝情。

記試杯池第一泉。湖湘耆舊始華顛。裴王別墅無虛日。服鄭諸經有傳箋。文物洛陽真率會。風流江左永和年。高樓回首人何在。最是傷心八指禪。

罄咳風雷萬竅開。南禪長老號多才。不辭靈運遊蓮社。却許淵明御羽杯。智水無波穿霧出。慈航如葉載山來。問從初寫蘭亭記。此是人間第幾回。

霜髯梨面照迴廊。花逐先生杖履香。秦代大師留伏勝。漢家舊殿數靈光。安車東帛徒陳迹。方領綸巾有別腸。此去關河連北極。德輝應許鳳凰翔。

乙卯四年（一九一五年）

九月朔日祀船山分韻得動字

漢家百六失鈴總。臙流襄陵飛濛瀕。葩豐日沫黯無光。誰爲天地闢瞳矇。奄有孤臣應運生。垠崖劃落萬象動。直浮析木浴羲和。豈但鐵搗追南董。當年小腆貪稻粒。踰躋虜廷競鞞琫。亦有豎儒衍卮言。因緣浮屠傾水桶。大界竟敢裂三維。至道何堪窺一孔。先生危坐柱中流。彈指群妖化蠛蠓。刮垢六經生精瑩。襲微萬物獲挺捫。欣逢炎黃灰復然。高岡雖啗雜萋葦。形質消泯靈爽懌。群士瓣香仰幘幘。觀海言水吾知難。甯惜大澤擬壘空。

九日雅集分贈同社諸君子

黃太守麓泉

江右大宗黃魯直。元和新體白香山。瘴花蠻鳥供吟思。芝草瑤田駐壽顏。四海無家雙屐在。百年多故一生閑。料編家世聯珠集。應念先朝玉筍班。

吳太史雁舟

芒鞋得得踏紅塵。野馬氤氳別有春。國故於今成絕學。名山終古屬斯人。及關李叟猶長嘆。應世瞿曇未了因。三過虎溪拼一笑。曼陀花雨下垓垠。

杜太史苕生

回首河山總黯然。春風薇蕨又三年。埋輪早識堅冰漸。請劍難將諫草宣。入宋但知題甲子。傷殷彌自重坤乾。要知蝸角原無國。休向冬青哭杜鵑。

曾太史重伯

江山見慣不須哀。堯桀千秋總埽埃。才大似嫌三界小。詞雄能使九垓開。觸蠻兩角人間世。松菊一園歸去來。注就南華吾喪我。忘機孰辨地文灰。

袁戶部叔輿

倚馬推袁壓百僚。北征一賦塞氛消。薜蘿香澤塞三楚。花鳥精神擷六朝。王駱江河原

不廢。曹劉堂室未容驕。薰香展讀唐賢畫。獨卧寒窗雪滿蕉。

王學部季薌

黃光佳氣尚崢嶸。知有畸人絕世行。百國寶書搜柱下。五經文字正熹平。精靈河洛千鈞繫。幻影滄桑一葉輕。最念瀟瀟風雨夜。孤檠相對賦神明。

傅都轉梅根

法身不許墮娑婆。入世依然號伏魔。已自衆香參上乘。何妨天女傍維摩。東山絲竹留春住。北海清樽待客過。修到四禪風未免。文殊遙問病如何。

程觀察子大

曠代風騷有正聲。如聞張樂奏咸英。梁園賓客推枚叔。宣室公卿愧賈生。掣海風濤千丈立。參天松柏一枝橫。而今奪得蘇黃席。南面何殊擁百城。

曾廉訪理初

黃冠野服負朝暄。鶴雪龜寒兩不論。入洛機雲皆俊彥。渡江王謝本高門。發楹展讀遺書滿。瞻廟愴懷故笏存。贏得他年青史贊。翩翩濁世一公孫。

海印上人

海印。益陽石筍人。本姓張。韶齡時。隨母至南岳朝拜。路過獅子巖寺。方丈立道旁。迎入。即頂禮。母異之。方丈曰。彼前生係我寺方丈。法號永安。圓寂時約以今日來。其所注經未竣。原稿猶在。取觀。海印若有所識。母曰。待彼年稍長。即來皈依。後主持重修沅江景星寺。掘出一碑。上刻印海重修。民國十三年圓寂時。余輓之云。法輪屢轉有前因。經署永安。獅巖補佚。碑刊印海。星寺重輝。三千界絕迹孤行。偶寄人寰無住相。塵世何年逃大劫。詩吟百菊。方被眚災。律說四分。難消魔舞。十八人又弱一個。回看蓮社不勝哀。

識得前身是永安。依然蓮苦與梅寒。再來愈見群魔舞。滅度應知五濁難。白鹿竟於秋後去。景星猶似霧中看。休將三宿從頭說。湖上而今正碧瀾。

楊觀察哲甫

茅屋三椽對夕陽。草玄厄坐亦淒涼。杜陵老去彌傷亂。洗馬英年已辨亡。湖社疏鐘清有味。選樓芸簡靜生香。湘才雅擅東南美。終讓程楊繼鄧王。

易太守由甫

洞庭西畔奏箎壎。仲氏何曾遜乃昆。海際白雲無住相。袖間紅粉有啼痕。韋編經已嗟三絕。花萼樓難聚四魂。折斷鐵搗閑不語。蓬心盡處見天根。

梁孝廉璧園

往日五噫邀海外。祇今一卧老江干。多文致富原非例。綺語談禪別有端。筆底雲濤隨斂放。夢中日月異悲歡。頗疑馮信非真疾。濁世由來不忍觀。

徐孝廉實賓

懷文抱質最堪風。書記翩翩獨此公。才比孔璋跨異域。諾如季布重關中。萬言獻賦非

求顯。千里參軍耻論功。累世通家能念否。蕭然一榻正懸空。

劉廣文腴深

藜床趺坐手韋編。不信斯文喪自天。漢緯宋禪多異論。周情孔思有宗傳。箋經門合題通德。講藝堂應號樂賢。餘事猶堪雄一代。詩才如海納群川。

曾學博星笠

龍蛇起陸太清氛。共闢瑤函究國聞。魯博士多通古學。漢諸生本習今文。風塵落拓誰如我。故紙鑽研獨與君。雨晦莫愁天地熄。端門虹玉尚繽紛。

郭太史復初以下甲子年補作

一自重茵坐戴憑。經生觀聽一時新。競從枝葉爭今古。誰考源淵證洛閩。隔幕豈能觀日月。改柯應不到松筠。抗心綿邈存鄒魯。斯世如公信鳳麟。

劉明經靜弁

橫經鎮日下簾帷。鴻漸雲霄此羽儀。書到博觀無可著。學緣上達不求知。莫嘲七竅埋煙雨。欲替千秋惜鼎彝。鱗介皈依渾未得。龜蟲還是頌君宜。

李記室肖聃

盛德深藏狀若虛。猶龍蓬累有誰如。緣求蓬島長生藥。補讀秦宮未燒書。昔去怡堂悲燕雀。今歸握槩訂蟲魚。多君手整青箱業。閉戶慚余自造車。

劉舍人寅軒

墨莊深處一燈青。應識然藜火未冥。道審后王堪定命。學宗先進祇窮經。齊梁儷句終浮靡。匡董高文自典型。萬頃汪洋甯可挹。莫將汎濫擬滄溟。

周明經鐵珊

道貌天形老破甑。孝先腹笥自便便。岐陽考古存周篆。孔壁繙經訂漢箋。尚白世誰知



素履。守玄人已墮華顛。漢廷謁者如相問。湘北青山宅一廛。

題節婦海漚居士詩集

誰補媧皇石。空留衛女琴。沈鸞無住影。斷雁有餘音。不礙花爲骨。遙知雪作心。孤燈風雨候。秋意此中深。

滄海新翻覆。貞珉尚屹然。寤歌傷永夜。清瑟訴遙年。西邸簪花格。南邦漱玉編。他年成漢史。應共孟堅傳。

某君合巹詞

簇簇紅鸞綺閣開。小陽初放一枝梅。好教蕭史調鶯譜。弄玉今朝跨鳳來。掃眉原不鬪脂黃。窄袖輕衫時世妝。扶立錦氈還小却。暗拋星眼擲檀郎。黛潑霞凝曉色濃。繡囊屯結正當胸。小鬟報有賓朋入。爲斂湘裙一肅容。耻作溫柔褻女流。不含嬌媚却含羞。生憎座上青衫客。故向儂前謔自由。俄傳酒政下行營。半醉何堪再舉觥。小蹙春山原有意。卿卿憐我我憐卿。

講座曾傳素女方。阿奴故態不嫌狂。祕辛故事君應記。顛底從中細細量。  
亦知情海張微波。釵影燈光可奈何。斜擁香衾愁不語。倩郎親爲解香羅。  
睡鴨刀圭火尚隆。羅襦薺澤透簾櫳。最憐錦浪紛翻候。玉體橫陳兩頰紅。  
記得縈塵步欲仙。單綃華幄見旋娟。可將燭夜翻風態。補入當時柱下編。  
久病維摩戶不扃。天花墜處覲雙星。禪門綺語空非色。當作楞嚴四偈聽。

丙辰五年（一九一六年）

### 京遊八詠

瓠水行高屋。坤靈此駐旛。九重環魏闕。百六俯周原。山勢依天盡。河流竟海渾。祇  
愁無鎖鑰。不必誚多門。正陽門

翼翼中和氣。嶙嶙太室形。螭頭休輯玉。鵲尾尚栖馨。雲漢流深紫。江河漾遠青。帝  
秦吾欲問。天醉曷爲醒。太和殿

西房瞻重器。東序考殘碑。未返甯臺壁。猶餘召父彝。商書存典寶。周府謹藏龜。別

有縈懷處。披尋古鑿時。武英殿

豈是栖鸞地。清宵士女嬉。車穿香霧斷。鬢壓綠雲垂。浮黛來杯底。繁星落樹枝。荒林殘照裏。猶說有壇壝。社稷壇

五朝駒隙日。三島劫餘塵。樓蜃飛迎月。橋虹卧度春。新圖餘石室。舊景駐銅人。欲說瀛臺事。從遊有故臣。三海

掃地雲門舞。升中太簇鳴。祇今疑帝虎。不敢議郊駢。林雨莓苔色。檐風絡緯聲。但求僂郭叟。焉用魯諸生。天壇

漆書天祿著。方領辟雍尊。自倡荆公學。誰爲翟醜言。無神呵石鼓。有豎刈蔬園。吾道將安託。蕭蕭八表昏。國子監

滄海猶氛裊。璣衡孰轉旋。脂花存漢臘。星昴失堯躔。白馬朝豐日。青牛去洛年。幽情兼客思。平眺一愴然。觀象臺

己未八年（一九一九年）

楊哲甫觀察見示天心閣感懷八律次韻奉和

危樓巖岬俯殘秋。湘水低徊掩淚眸。儘說臨淵宜結網。不知藏壑已無舟。山魃水魅欺周鼎。雨血風毛幻蜃樓。不忍哀鴻中野集。泚顏一睨下簾鉤。年來介冑即生涯。糜爛周餘欲化沙。應是沴侵滋孽眚。莫誣山澤產龍蛇。人間庾信疑何世。車上王尼別有家。大瓠浮江樗蔽野。不才我已似南華。苦海沈淪幾竭來。遙從季世憶初哉。鸞螭科斗虞廷石。縑帛滕囊漢代臺。竹替湘妃鑄舊恨。蘭從楚客寄餘哀。騷經鵬賦今同慨。祇乏爭光日月才。十二諸侯一水遙。銅符虎節各分標。即茲門客矜珠履。何異鮫人鬪錦綃。懸磬有誰哀杼柚。斂箕奚止算車輶。恩牛怨李紛多事。念到閭閻總骨銷。丞相祠堂遺柏在。柯銅根石鬱青蒼。頗驚聚鬼謀曹社。竟效依京逼阮疆。量斗已嘗眯目聖。瓣香更祝伙頤王。而今縱受端門命。縹筆朱衣祇自傷。麗澤蒙軒絃篋地。曲終人散暮煙影。逃虛漸覺聞音杪。集泮翻愁食甚多。似此山崩天折柱。豈徒何室鄭操戈。千瘡百孔疇予補。獨抱遺經喚奈何。弈弈神州帶易倫。禮明樂備豈徒陳。疇訛齊學張三世。竟引洪流汨九垠。如此乾坤容

住我。不妨蓬藿遠逃人。竈觚蠹簡依稀在。火燼還餘一束薪。  
百雉蕪城行盡矣。數椽傑閣尚蒼然。已吟平子思玄賦。尚手蘭陵勸學篇。對此川騰更  
岸谷。待看海淺變桑田。登臨不盡澄清志。寄與關西證渺綿。

留別曾四星笠

窮年兀兀兩書餐。危坐無竿欲釣鰲。謀解壁經導大竅。隘觀瀛海如秋毫。羸君五稔慳  
三日。別我一年俱二毛。雨霽客來胡不喜。月輪惟有今宵高。

挈家四載傲湘城。雪往螢來對一檠。青女素娥俱耐冷。用義山句先生別駕舊齊名。用東坡  
句鴻蜚遍野今何世。鵬徙培風路幾程。炳燭匆匆緣底事。發藏石室質聃籛。

往事河梁已愴神。况聞劫火逼勞薪。別後一載忽得君書言患咯血飲醇無忌真非策消渴相如  
似有因。法喜但充三歲婦。風災不到四禪身。定知鮎背能操券。天管斯文付與君。

疇揭羲輪出九淵。黃虞千禩引綿綿。案頭無地堪容膝。隴畔何時共種田。自讀莊生齊  
物論。厭聞韋相一經傳。洗心禮佛無他願。風雨年年對榻眠。

藝芳女校浩園八詠

女弟子八人各詠一題稍微改訂附錄於此

秋氣蕭疏入廣寒。琉璃桂子正團圓。折來閬苑一枝秀。當作崑山片玉看。連理昔曾榮太液。軟條猶自拂靈壇。叢幽吟罷饒清味。贏得天香入素紈。桂岑

凌空一沼駐流霞。攬盡園林四面華。出水自然初日好。着花無奈晚風斜。應依茂叔生濂水。不羨西施到若耶。小艇撐歸珠露滴。倏看涼月度窗紗。蓮沼

逶迤一道繞羊腸。莫莫松陰拂檻涼。黃葉未曾辭古樹。晚花似已怯秋霜。諒無九折容迴馬。豈有歧途患失羊。到處流泉堪洗耳。不愁傷足有迷楊。石廊

玲瓏巖洞鎖中流。上下澄光一碧浮。迴轉蟻翻疑九曲。冥迷蜃似幻重樓。小灣吐浪堪垂釣。半塢藏風可泊舟。數盡人天三十六。都堪攬入此間遊。霞洞

風鶴蟲沙劫後天。一亭矗立獨依然。雲移山脚行還住。月入波心碎不圓。中澤鴻嗷哀此日。高岡鳳噓又何年。不須更話官家事。發篋晴窗讀舊編。綠衫亭

圓橋如壁接晴空。莫誤朝隕露彩虹。隱隱林煙無斷續。潺潺流水自西東。雲山倒插成曇影。風雪迴看入畫中。蕩漾波光真有幸。天教長此照驚鴻。紫虹橋

荒原半畝暮煙橫。蹴踘分曹逐隊行。要識爲歡無幾日。莫教思古發幽情。蜃華泡夢餘

殘石。雨血風毛悵子生。別有傷心人不識。寒宵怕聽鶻鴒聲。聽香閣遺址  
湖海元龍氣未灰。高凌百尺絕塵埃。一聲長笛吹雲出。數點寒鴉入戶來。俯覽荆榛常  
按劍。未消磊塊且銜杯。狂吟縱舞緣何事。欲使天公笑口開。環青樓

黃蓼園社長七十有五初度依耆英會趙南正太常七十有五詩

韻賦投四疊原韻奉和即以介嘏

早縮銀黃海內髦。祇今七客自名寮。轉丹不守庚申日。巡洛空懷甲子朝。景煥詞鋒穿  
月脅。混冥神氣靖衡杓。南窗寄傲尋高侶。應是州支與柏招。

松身鶴骨壓群髦。隙裏駒光屢度寮。滄海橫流方處處。空山佳氣自朝朝。青邱祕籍紛  
雷電。丹篆奇文貫玉杓。正值百花爭放日。無端東閣又弓招。時徐東海有書招公

神州莽莽雜蠻髦。蒼狗紅羊接戶寮。好水好山成往事。江花江草又今朝。幻雲何處堪  
容杖。殘髮無多尚指杓。愁有潛園堪作伴。桂叢時見小山招。

談經我愧蜀陳髦。掇拾叢殘似打寮。薦廟已傷周鼓暮。測圭難考洛城朝。誰教儋史藏  
函谷。空傍宣尼拜斗杓。猶幸商山雲樹近。採芝黃綺屢相招。

### 題何潛園春夢圖

我昔被髮走天衢。欲醒幻夢返真吾。元宰失色太一怒。詔張塵網撲狂儒。淹滯一萬二  
千日。賦濤旬電相追呼。欲鞭喬嶽填窮澁。那知腥浪齧神區。白雲蒼狗渾不辨。歸休  
未得且自娛。忽逢陟叟雲中降。示我春夢五十圖。圖中一一皆鴻雪。是鴻是雪還模  
糊。造化小兒假人枕。幻化萬態生榮枯。一朝大覺知爲夢。夢中所經皆隙駒。黃帝華  
胥豈足羨。野人蕉鹿亦非愚。緣夢作圖圖已幻。况贅詩篇與圖俱。要知空色非有二。  
微塵大千互乘除。一落言詮醒亦夢。一出夢界覺亦無。非指非馬莊所說。如夢如幻佛  
豈誣。莊佛是非俱不論。且向花間開春壺。

### 題劉腴深姜硯

南史汗簡麟經筆。瑤光長與塵氛逸。穹蒼未忍喪斯文。猶餘一硯映寒日。此硯玲瓏產  
栗岡。偶隨鳴鳳到萊陽。詞臣百請均不應。特許如農草諫章。當時國是淆忠佞。批鱗  
妄冀回天聽。想得丹毫濡染時。圓池含笑如相應。何期英主亦冥頑。橫施赤棒血爛  
斑。天涯誰諒臣心苦。鳳眼無言淚欲潸。囊頭杖下幾僵仆。殘生猶放宣城路。惟君耿



耿護精忠。崎嶇風雪相依赴。相赴相依無幾秋。永和官裏鹿麋遊。可憐窮海孤臣血。竟隨家國化浮漚。從此卽當失舊主。朝餐吳雲暮楚雨。躍津沈泗三百年。誓偕鼎劍長終古。厥有作者劉半醒。其心貞白其眼青。精神相注身相許。偕赴湘江再發劔。要知此事關神契。不用梯藏與匣瘞。一姜一硯一劉生。三賢鼎峙人間世。繫余好古欲依劉。入室先欽卽墨侯。藉侯與劉長伴住。張吾絕學繫神州。

祝何潛園七秩晉一華誕

不管蜂煙徹九關。陶然黃綺採芝還。襟懷魏闕江湖外。詩思蘇髯白傅間。珠火趁眉徵壽相。夕陽曠面返初顏。此中已足神仙福。况有朝雲與小蠻。四百何煩矜甲子。八千原不限春秋。携來潘縣花盈袖。帶得梁園雪滿頭。居有樓臺塵埽隔。胸無翳障海天浮。漫游我是談瀛客。問下滄桑第幾籌。

答都門友人問近日何事

市塵聊寄一廛居。脫略形骸與世疏。座對劉三論帝虎。筒郵曾四訂蟲魚。閑遊古寺尋

高衲。時典春衣換異書。猶念河梁携手日。五陵同學近何如。

庚申九年（一九二〇年）

### 輓楊懷中

黯黯衡浦雲。惻惻湘山雨。中夜百感生。日高猶扃戶。有友投袂來。嗚咽聲如縷。云是楊關西。昨夜成終古。含淚兩無言。淒風生戶牖。念君少壯時。神彩澄眉宇。雜彼燕雀群。軒然鸞鳳舉。不窺董子園。自賃梁生廡。清苦惜三餘。卓犖觀四部。滄海涌洪濤。神州悲離黍。長歌賦東征。鼉鼉梁海嶼。急湍無泳鱗。驚風失翔羽。惟君曳玉珮。周折中繩矩。仲雍雖文身。管寧自陳俎。偉哉大造藏。太倉非一秬。張騫甯鑿空。甘英豈終阻。重爲汗漫游。不偕徐福處。資糧渡大秦。攬轡觀玄圃。短髮莘莘子。羊腔相爾女。譬彼滕薛微。抗茲大國楚。神解祛盧書。舌拙侏儻語。天闢萬斛泉。爲君浣肺腑。寶書搜百國。纂自一家杼。江漢樹赤幟。帶礪更宗主。九野哀鴻飛。一陣天魔舞。海際露祥雲。父老快先睹。皂帽離遼東。明珠還合浦。時余治國

聞。與君觀故府。異文溯斯邈。故訓窮鄭許。雲霞恨見晚。風雨知思苦。何期稽天浸。滔滔沒砥柱。遂棄湘靈瑟。遠過漁陽鼓。雪飛柳依依。載別兩寒暑。山河既綿邈。學術重齟齬。耿耿鬱中懷。矧傳嬰二豎。寒泉信難侵。紅丸豈能愈。遂教南國彥。策駒辭逆旅。茫茫塵世間。誰揭九微炬。空餘三篋書。媿此一抔土。高誼感苔岑。往事懷白杵。聞笛促悲吟。淚雨迸毫楮。

辛酉十年（一九二一年）

蒼梧夜坐寄曾星笠益陽

相知四海一星立。橫亘千秋兩寓公。五石瓠樽堪作種。三年楮葉不嫌工。熟看天地皆芻狗。無盡滄桑送雪鴻。最是今宵真叵耐。一輪好月與誰同。

登廣州五層樓詠懷十首

海天一碧望無垠。蜚子鮫人百怪陳。無事更披王會解。此間自足棘鞮民。

使者南來海不波。蠻夷大長署臣佗。雄風留有高臺在。容得桄榔一曲歌。  
三萬牙籤學海堂。儀徵化雨洽南荒。怪他陸賈修儒術。祇整千金橐裏裝。  
六祖南還一鉢傳。禪宗五派此淵泉。我生多爲機鋒誤。面壁無言已九年。  
一詔師班大樹馮。模稜宰相善和戎。耐心鎮海樓中住。勝算還推六不翁。  
場開九市爛流霞。盡有香車玩物華。翡翠明珠都下品。銷魂第一素馨花。  
美人珍果本無殊。一樣紅紗襯玉膚。白袷翩翩知味妙。賞心別有絳羅襦。  
森森萬木動秋聲。燐血紛綸慘不明。真使神州成赤縣。應知鄒衍悔談瀛。  
銀花火樹夕陽初。正見鰲山架碧虛。若得虬髯投袂起。天南奚止百扶餘。  
乾坤未必果夢夢。一嘯雲開四塞紅。不用塵埃留爪迹。大瀛終古照冥鴻。

壬戌十一年（一九二二年）

### 浩園詞

清葉七傳王氣薄。蒼天詭死黃天作。猥逢上將文昌明。頓教千丈旄頭落。玄黃士女慶

重熙。絲繡平原金鑄蟲。凌煙方入丹青畫。涓濱已建武鄉祠。祠前碧砌平如砥。屹屹崇牙森畫棨。雲霄一羽落人間。繡壤四圍羅眼底。門子赳赳肅兔苴。佩魚持節遍天涯。浙右不煩綱異石。日南已自貢名花。天藏不許豪強擅。重頒鹽筴人稱便。府海從教出算緡。造山旋復開幽苑。幽苑疏房西復東。曲澗圓池處處通。雲流洞口散餘綺。雨霽溪邊卧斷虹。庇寒別有歡顏屋。廣厦千間書萬軸。議禮方袍集石渠。校經藜炷然天祿。此際湘中爛寶華。此時湘士競豪華。懸艾良辰花月夜。傾城履舄燦流霞。孰料橫流沈大陸。土毀金穰俄百六。官車晚出鐘虞移。冬青樹冷殘鵲哭。蟲沙猿鶴儘堪驚。更侈燐光議大明。不念赤旗更白幟。早奪胡符入漢營。堂上蹲蹲魚龍舞。堂下肅肅哀鴻羽。祇誇遺像毀澹臺。那惜餘黎泣羊祜。慶雲欲盡宛霓來。有道曾孫航海回。不管紅羊添浩劫。自持玉塵掃殘灰。殘灰飛處山容改。尚餘明月依然在。秦觀雖知帝醉深。辛訴終邀天意悔。堂前燕子是耶非。還向烏衣敞絳幃。馥馥芝蘭塞楚澤。盈盈桃李漾庭暉。曉日重輪浮霧滅。賴有賢豪持使節。衡山似欲復容輝。湘江肯令長嗚咽。重蕪清香禮相侯。古柏蒼松氣倍道。未必魏暮還故第。已欣闕伯祀商邱。往日行軒逾萬里。肱文梵帙搜源委。插架仍來理鄰籤。伏閣豈徒傳漢史。江上青峰舍瑟初。如聽帝子步清虛。留得瑤環瑜珥在。讀盡縑緙百國書。要識新猷資舊德。太傅訐謨有

令則。不看雨雪消耀靈。難信乾坤無終熄。我亦婆婆劫後身。追懷往事倍愴神。前因後果容消盡。莫教淺海再揚塵。

### 女弟子陳嘉黃斌張純士畢業藝芳學校各勗以詩

威鳳來丹穴。戢翼千仞高。非無凌風志。善自惜羽毛。葱葱衡渚間。佳氣鬱鈞陶。一經富金籟。累葉樹干旄。匪獨貂珥異。巾幗亦譽髦。來遊園橋水。雅湊雲門璫。皎月團隨珠。流星爛崑刀。行行俄三載。鏘鏘辭九皋。豈不戀故邱。將爲天池遨。龍蛇起大陸。滄海涌洪濤。南方有蒙鳩。編髮巢蓬蒿。亮茲朝陽鳴。勿效折風號。吾宗有人龍。湖海意氣豪。彤煒欽古訓。華袞甯過褒。陳嘉

大荒有高岑。瑶草雜瓊樹。飛仙宅其巔。餐霞吐甘澍。翩然降人間。珊珊鳴珮璐。執經侍芸閣。玄文得神悟。四詩稽毛訓。三禮窮鄭故。余本散木姿。嗜古逾蟬蠹。遙啓翠珉文。俯視玄駒步。景茲女博士。遺經得所付。天地有與立。旭日空霾霧。當念國統絕。勿笑儒冠誤。汲綆出夏鼎。同軌遵商輅。張樂洞庭野。萬神饜韶濩。爲德必有鄰。賞心千載過。踟躕睨塵埃。離離總康瓠。黃斌

赤虹化東土。青牛去西極。分道鳴和鸞。各自張徽識。西海有聖人。探蹟發其祕。苦

行蹈鉞文。技巧窮輪墨。運靡平不陂。道有通無塞。萬里循梯航。乃與神皋逼。車書還一統。旌幢爛千色。冥行慨群萌。面墻競擿埴。張生獨斐然。析理知稽式。時枉問字車。來披蓬門棘。游刃批導窾。秉耒耘學殖。桃李粲新陰。蘭芷綿芳惻。日月有盈虧。乾坤無終熄。百流導所歸。佇君化老洫。張純士

癸亥十二年（一九二三年）

百菊詩限韻分詠每人拈定十首

一枝入戶拂縑緇。不藉金風送晚香。休道歲寒三友好。如君早共傲秋霜。書窗菊  
爲惜墻頭月朵寒。手携綠綺傍君彈。高山流水都常調。祇有無絃曲最難。琴屋菊  
數椽茅舍小橋西。隱隱黃雲約半畦。佳釀應隨菰飯熟。落英今已滿前溪。田舍菊  
高人合住水雲間。花影棋聲鎮日間。但得白衣常送酒。東籬原不羨東山。棋墅菊  
寒艷亭亭氣不撓。滿城風雨壓秋高。玄都別有花千樹。莫認劉郎去後桃。道院菊  
陶家三徑舊知聞。剩得金花插暮雲。霜曉有人尋斧去。半林榭葉落紛紛。樵徑菊

社池蓮葉久消沈。誰證西來一片心。贏得秋容籬下住。不妨劇取傍東林。禪房菊  
遙見晴空跼萼銜。清湘曲處是雲巖。一聲欸乃煙消後。石壁黃花次第嵌。漁灣菊  
三秀山間久見招。未能謀面意難消。相知惟有仙人杞。帶得繁英過石橋。杖頭菊  
曉起巫雲一抹青。簪花臨鏡倍娉婷。莫驚簾捲人消瘦。玉枕涼風未慣經。鬢邊菊

輓曾觀察季融四律

劫後河山忍再淪。端憑賢哲啓貞元。談經次仲多重席。養晦蘭成有小園。不用烏衣誇世胄。自開法席淪靈源。竭來常作天人想。始識文殊具夙根。  
誰替群生種福田。逍遙人世倍淒然。五升不飽華山飯。十字猥摹景教鐫。喪偶莊生齊物論。去菑墨子尚同篇。出王游衍原經訓。未許鯁生輒問天。  
河東三薛舊知名。按轡雍容異路行。結社碧湖攀鳳侶。印泥海上話鷗盟。古冠遙識方山子。飯顆深憐太瘦生。難得雪花如掌大。孤燈相對數殘更。  
煙波一舸返江瀕。愁見維摩病裏身。五百聲聞來淨室。三千幻翳起風輪。體嚴金珞原難壞。樹擁娑羅竟不春。莫訝雙林俄變白。從茲世世脫塵因。



題傅延年女士蘭石圖

九華壺中一握蘭。幽香深處隱層巒。國香服媚人初醒。舒卷煙雲帶笑看。  
可是仙人萼綠華。煙波疊嶂便移家。芳心勁質原無礙。端爲維摩一散花。  
潑墨遙同九畹滋。漢皋詞客本哀時。紫翹合伴雲根住。思肖當年苦未知。  
記得聯吟月正圓。左思嬌女有新篇。粲眉歷齒分明在。往事重論一憮然。

甲子十三年（一九二四年）

贈沅陵修生興華二十韻

繫昔軒轅下龍首。剗剔飛沙平九有。未弛弓劍祕橋山。先輦寶書藏小酉。山嵐林瘴鬱  
冥冥。仙官似令盤瓠守。羲和鞭烏五千輪。瑤光未肯出靈藪。逮清纖兒撞家居。彈指  
六合解綱紐。翻疑瓠種乘雲出。幻化齊州成蒼狗。赤文青簡難終祕。有如莫邪干牛  
斗。嶽嶽修生才絕倫。手抉垠崖刮氛垢。高文欲卑姒子姬。奇字不類穗龍蚪。直同漆

簡得西州。匪止斷碑出岫嶺。自古乾坤翕復闢。賴有畸人握鍵牡。但令空山德不孤。何惜厄運罹陽九。藐予淹中發壁經。曾享千金珍散帚。受命未聞書化虹。隱几俄驚楊生肘。向聞屈子乘舸船。枉渚辰陽窮搜蹂。定留菁英駐山川。果見間氣鍾林阜。日沈海淺幾愴懷。風涼雪霏一携手。蔑貞人自剝牀膚。徹土我還嚴戶牖。橫流原不礙王尼。緩步終難輕魯叟。違山十里聒蟪蛄。待看無畏獅子吼。

### 程子大觀察六十嘏詞

大江東去漢南流。控鶴輸公獨倚樓。如此湖山迎作主。肯將煙月易封侯。食鷄屈指逾千蹠。稱兇攢眉下一籌。不用童扶靈壽杖。麤麤華髮始侵頭。摩天巨刃扳奔鯨。壇坫東南夙主盟。許國萬言如瀉水。隨州五字是長城。飛觴金谷邀花坐。沈李南皮並月行。瞥眼塵揚時事改。舊游若夢不分明。碧湖春暮水涓涓。樽酒重聯劫後緣。池號流杯堪永禊。集編幾社待新鑄。方欣皂帽還遼海。倏見蒼鵝起狄泉。一別江花開七度。鹿川長此對晴川。休將墜霧笑儒冠。一席寒氈有至歡。太守受經來應劭。將軍學易得丁寬。買山先問空青石。補屋翻資健碧蘭。且喜壽芝榮兩本。孟眉齊案勸加餐。

劉柏榮受聘雲南大學索詩贈行為題二律

六詔祥雲又放妍。蒲輪萬里賁名賢。飛鴻踏雪無留迹。司馬傳經有夙緣。好向三邦徵箇籟。不愁五月落椒煙。請君真到昆明問。燒劫於今可幾年。司馬相如持節西南夷。漢人盛賢

張叔從之受經君此行繞道越南入滇鄰漢勛謂越南爲古荊州之三邦

中原文物久成塵。莫道衣冠遂絕倫。蠻鳥瘴花翻解語。碧鷄金馬尚能神。可將太乙分來火。傳到天涯未盡薪。猶念蒼梧風鶴日。五年回首一沾巾。民國十年余與柏榮均困於梧州城破始歸

乙丑十四年（一九二五年）

潛園感舊圖

劫火環燒不計年。江草江花欲化烟。靈光尚有潛園在。天留一席集群賢。此園舊是罌塵土。昆明陟叟來爲主。琳琅千架書成厨。綺霞四壁花爲堵。會逢九鼎泗濱淪。龍髯馬角泣遺臣。翩翩珥筆金閨客。都來白社飫鱸尊。主人愛客不知倦。每逢佳日徵文

讌。侑觴度曲盡青陽。叩槃得句皆黃絹。休驚三渡海爲田。於今碧浪已無泉。假得園亭行社酒。清風明月不論錢。詎知一旦愴風燭。人在芙蓉城受錄。榻上瑤琴響絕聲。堂前樽酒歡難續。當日梁園賞雪人。半悲縈骨草如茵。剩得皂巾三五輩。飄泊天涯老病身。感此情懷增悱惻。日暮河梁關塞黑。欲將款曲播聲詩。縱有淵雲無妙墨。無端九日又重來。佳菊綠籬次第開。只管繁英砂奪錦。寧憐居士念全灰。猶欣海熟安期棗。銅狄摩挲餘一老。石上三生覓宿因。藤骨百函徵墨寶。况兼雛鳳刷文翰。重邀舊好集騷壇。城郭雖非人物是。酒闌燭地話悲歡。莫道泔流長泛溢。飄風暴雨終朝畢。留取名山真率圖。待看滄海澄清日。

### 武昌黃鵠磯感懷八首

江漢滔滔萬古流。群雄霸業趁浮漚。有人載酒觀棋局。一角斜陽百尺樓。  
樓空鶴去笛聲哀。吹落江中五月梅。何必知音方奏曲。隔江枉築伯牙臺。  
卧薪臺下太憨癡。爭似珠簾四角垂。夏日抱冰冬握火。時中我自服南皮。  
易幟張軍已勝籌。更欣儒服隱戈矛。奪回三百年神器。今古爭傳奧略樓。  
儘多名士泛金卮。和盡巴人下里詞。最是塵污天下後。南樓猶說庾元規。

隆隆大別火雲燒。知是洪爐徹九霄。博得晉陽宮甲好。不曾一鏃注天驕。  
梯航萬里集番酋。蜃市珠宮踞上游。稷下此時應結舌。八瀛無處著神州。  
袒胸斷髮逐蠻妝。全匹鮫綃拂地長。莫信周南風化永。祇今游女正求郎。

### 登岳陽樓讀族兄可山詠懷詩感賦

波光雲影蕩胸前。又見詞雄踞上筵。載酒登樓緜舊賦。長歌哀郢有新篇。  
朗吟飛渡人何在。後樂先憂道已傳。今古岳陽懷勝迹。名賢才子與神仙。

### 前詩意有未盡再賦一律

日慘雲冥鬼嘯煙。忽聞張樂奏鈞天。凌波帝子遊何處。鼓瑟湘靈久絕弦。  
浩浩乾坤浮不去。溶溶風月本無邊。杜詩范記誰參座。鬱鬱登樓伯氏篇。

### 附錄 可山兄登岳陽樓書懷詩

清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作

三年鬱鬱此登樓。莽莽乾坤一望收。浩劫東南餘戰壘。環瀛今古重神州。  
江吞九派兼

天涌。山吐孤城亘上游。日暮憑欄復長嘯。平湖八百換金甌。

寒襟夜坐數歸程。月落參橫又五更。客有三千成底事。兵無十萬愧橫行。敢求賜劍誅張禹。翻爲論書陷寶嬰。最是孤松當道立。捲濤時作不平鳴。

寰海風狂浪拍天。幾回搔首思綿綿。更無善策除中飽。可有雄心解倒懸。橫海不聞公竟渡。倚牀猶聽客鼾眠。翻疑五百童男女。自別秦人個個仙。

銅琵琶鐵笛有奇聲。顧影何愁髀肉生。閑散自投惟健飯。英雄枉過慣談兵。也知變服能強趙。無奈居奇欲易嬴。把酒攻愁愁不去。坐聽鴻雁夜南征。

橫海西來受一塵。詎看九野沸腥膻。滿坪急切悲殘局。中國精神怯少年。生欲徙家依闕里。死當堆冢像祁連。關山極目鶯遷早。野祭伊川已喟然。以下追憶往事

陡驚烽火照甘泉。又聽平吳戰鼓喧。難得亞夫營細柳。尚勞王濬治樓船。妖氛淨掃東南壁。歲幣長輸子母錢。有詔勤王師未出。鼎湖回首淚漣漣。咸豐末英軍入京

慷慨提戈自請纓。詔書褒美賦東征。徒聞避楚逾三舍。耻說和秦割十城。垂老廉頗猶善飯。易言趙括豈能兵。傷心漢帝諸陵側。夜夜吹笳賊駐營。甲午之敗

牛李紛紜鬥未休。投河誰辨濁清流。重關早放田文出。永巷誰聞范叔謀。應有殘魂游釜底。料難廷尉望山頭。却輸聖量宏如海。不展冬時也縱囚。戊戌政變

聯軍百萬控弦來。扈蹕西馳棧道開。尚想郭京揮敵退。已聞婁敬得官回。峨峨魏闕餘焦土。臚臚周原有債臺。共識和戎非帝意。草萊回首恨難裁。庚子之失  
巨浪掀空一葉舟。寥寥滄海孰同仇。蕭王未報收銅馬。楂客徒聞泛斗牛。載酒欲呼天共醉。焚身猶恐地埋憂。殘宵剩有還家夢。范叔相邀一上樓。

丙寅十五年（一九二六年）

初至遼東東北大學任教即事詠懷即復曾太史重伯劉廣文腴深

居夷浮海總腥膻。東夏遼陽尚有天。萬里鸛鵲湮駛道。千山松杏迓吟鞭。敢云化俗循王烈。且喜傳經續國淵。日暮回看烽火處。楚囚相對一愴然。初至  
休侈中區薄極陬。神皋從古重營幽。縱教楛矢歸周庫。盡有箕封衍禹疇。孤竹高風行勃海。醫閭王氣壓齊州。整衣千仞凌空望。析木輝光尚未收。遼都  
循階西上啓巾箱。璧水橋門護講堂。方領雍容新國子。漆書班剝古文章。卯金禮樂存三蜀。典午衣冠集五涼。留得天球夷玉在。中原板蕩不須傷。大學

白山黑水護三陵。俯瞰周原若建瓴。鶴表螭碑仍寢殿。蛛絲蟲迹失燼星。織兒竟鑄六州錯。弱息難親九廟靈。珍重前朝弓烏地。莫教遺老泣冬青。三陵

斜陽衰草過離宮。翔鳳飛龍慘不雄。已見虞淵沈舜日。猶從岐壁想邠風。爐餘檀麝香初散。漏盡銅蠡滴未終。此後遺珠誰覓得。殘山剩水有無中。故宮

道出西城互市開。海邦蜃氣幻樓臺。珠簾翠幄香車入。霧鬢風鬟寶馬來。不見島夷供卉服。翻令鮫客泣瓊瑰。回思三十年前事。白面談兵劇可哀。日租界

詔頒七部鎮名都。金笈牙籤耀碧幙。方喜寶書搜百國。倏驚秦火出三吳。胡兒競取寧臺壁。海舶難還合浦珠。稽古獨欣文溯在。天留祕籍啓通儒。文溯閣

洞庭張樂竟何如。遙向天涯式里居。中壘家聲緣乙火。通侯門第更鱸魚。要知平陸頽陽候。底似連牀夜雨餘。鄉號鄭公應不擾。相期時寄禮堂書。酬答

### 曉度山海關

涼風曉月傳車馳。第一雄關攬勝時。西北墮天山作堞。東南浴日海爲池。籌邊無處揮神筆。賭勝從旁看劫棋。地脈鑿殘緣底事。頻將管鑰付織兒。



丁卯十六年（一九二七年）

贈歌者袁桂芬

月殿芬芳放桂華。清姿麗質更無加。嫦娥緣有塵心在。重下瓊樓一散花。  
舊曲新聲任意翻。高才底事不推袁。淒涼河滿當筵唱。佇看青衫拭淚痕。  
九歌九辨豈徒然。三嬪由來降自天。此日飛瓊重演技。儘教餘韻透雲煙。  
流泉洗耳聽清歌。輒效桓伊喚奈何。要識綺言皆佛偈。此心端可證維摩。

贈歌者十三紅

雕几瓊筵次第排。紅妝拂拭上歌臺。花間錦散琵琶動。又見明妃出塞來。  
斜抱銀箏拂翠鈿。紅牙恰對十三絃。芳名韻事渾相應。真是霓裳第一仙。  
韓娥當日入齊闈。曾過雍門弄絳唇。留得繞梁餘曲在。千秋傳與綺羅人。  
宛轉悠揚倍有情。賓朋哀樂總由卿。曲終小立凝秋水。贏得金牌四座傾。

戊辰十七年（一九二七年）

讀宗子威教授夷門剩草感賦

吹臺簫管幾春秋。又見枚鄒此壯遊。故籍青箱誇世業。華年白帽擅風流。注金人已勞  
千擲。如斗天還吝一州。贏得中原煙雨好。滿收詩料入吟樓。  
曉風殘月趁前程。軺騎端爲訪古行。宋代宮花沈暮霧。岳侯祠薦有新櫻。廬空尚欲勤  
三顧。津涸猶聞說耦耕。嘔盡心肝緣底事。一囊滿貯不平鳴。  
颯颯西風落照斜。瓊樓高處黯無華。朝陽北極誰鳴鳳。妖焰南門有鬥蛇。敵自八公驅  
草木。兵如七萃化蟲沙。人間何世寧堪問。憔悴蘭成只自嗟。  
蹤迹平生各一天。相逢窮海兩悽然。衆山應操來宗炳。半席談經共國淵。歌舞夢華尋  
舊卷。琳琅滿架校新篇。感君帶得梁園雪。十九年來漸上顛。

附錄 宗子威先生和詩

天倪見題夷門剩草次韻奉酬

與君同看海天秋。萬里長風未倦遊。到眼亂山如過客。打頭落葉下寒流。舊情歷歷思京國。影事重重憶汴州。不盡浮雲蒼狗感。側身南望一登樓。

廿年南北紀游程。疏柳斜陽送我行。栗里徑荒徵士菊。杜陵詩愴野人櫻。半牀書渾如山疊。二頃田應讓筆耕。踏遍天涯今未老。却于此地賦嚶鳴。

醉餘詩草半橫斜。曾向東京錄夢華。春社無家憐去燕。年光赴壑感修蛇。舊社唱徹金梁月。新調吟成木斛沙。今日襄平孤館裏。問天何事一吁嗟。

孤鴻叫起歲寒天。自理殘編一惘然。已見秋風荒艮嶽。要將落日返虞淵。君題斑管分三品。我愧青蓮賦百篇。回首風城今寂寞。狂歌誰譜柘枝顛。

### 夜宿大連

罡風何事起瀛寰。舟近蓬萊輒引還。不死最憎三島客。翻從中夏覓仙山。

四萬雄兒盡喪軀。鮫人端藉泣成珠。捕蟬畢竟歸黃雀。留得螳螂一臂無。日本奪首山殺

俄兵四萬

玉宇瓊樓入杳冥。風來總是帶膾腥。早知沴氣形齊亂。碧落當時悔隕星。星浦相傳隕星

所成

歲歲乘槎自往來。胸中磊塊借餘杯。幾時見返秦庭璧。卅載攢眉一笑開。

### 鄭母陳夫人七十壽詩

林損教授之姨母

穎水耆賢北海儒。兩家風範一身俱。已欽高節同梁媛。况有深仁翼趙孤。世載清芬宜有後。氣分光岳本無殊。祇今春日南陔永。薄海欽看百壽圖。  
辟雍鼓篋有人師。從子才名我夙知。斷乳愛看懷肅傳。談經恪誦渭陽詩。博稽官禮因傳學。踏遍天涯爲採芝。贏得階前紅藥熟。相將扶上萬年枝。

己巳十八年（一九二九年）

### 由遼還湘授學湖南大學即事詠懷八首

咸池餘韻尚鏗然。留與橋門譜誦絃。還水去雲皆幻景。漆書金簡自終天。芷蘭百畹涵先澤。杞梓千章待後賢。好卧瀟湘煙岫裏。宛收八景到窗前。  
七十二峰基大麓。四千餘載溯神碑。乘輦載橈三過日。久旅忘家一宿時。南望燔柴刑

白馬。東巡發石夢玄夷。拳身蚪蚪分明識。莫笑韓公浪自悲。禹王碑

豈獨隨刊迹渺茫。蛟臺鶴觀亦滄桑。未須更擬三閭賦。只合新增四絕堂。鹿苑名碑誇北海。道林香靄詠文房。青峰不斷湘靈曲。留與詩人度夕陽。古寺觀

章甫縫衣盛禮容。南軒元晦兩儒宗。名山自許開壇席。木鐸從茲陋辟雍。欲掃雲霓觀日月。合教鱗介仰龜龍。南來吾道非虛語。遙向空冥一扣鐘。書院

圓池如璧又三朝。九百年來迭長消。恰值異書傳福地。無端大陸涌腥潮。桐華縱可栖岡鳳。桑葢終難化泮鴉。楚客驚魂無處覓。巫陽從此不勝招。改書院爲大學因內戰屢廢屢興

衡湘佳氣未全淪。起廢開來要有人。竟得湖州充直講。儘教東塾擴傳薪。文瀾莫厭千重閣。藝苑能生百態春。倘遇昌期興禮樂。八荒風雨一成均。胡子靖校長爲東塾再傳弟子復

興大學

三載懷鉛出碣關。雪來柳往鬢毛斑。亂離講學劉光祿。憔悴哀時庾子山。咄咄白頭奇豕出。悠悠皂帽一龍還。祇餘木榻依然在。六藝當時此要刪。在東北大學任教三年日本屢在

瀋陽滋事進犯之意已明遂雨歸

千門萬戶法官開。楨幹還須仗楚材。入耳深宵多鶴唳。愴懷中澤有鴻哀。要知貞觀承平治。端自河汾講授來。記取絳帷時雨化。從容淨掃劫餘灰。

壬申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

哭十髮翁長句四十韻

波八百里吐復咽。峰七十二續復裂。薜蘿蒙茸山鬼啼。云是十髮琴瑟撤。往日軒轅張  
鈞天。萬神厭飫如老饕。餘音裊裊入幽林。化爲變徵聲壯烈。屈賈逐臣衍縈瀾。四壁  
釁以杜鵑血。後進非無黼黻才。率爲江山所屈捩。有唐群玉明東陽。庶令煉鋼化繞  
鐵。晚葉薑齋老愈辛。礪石千磨獨不折。扶輿磅礴未稍休。錦繡纂組豈終鏽。遜清中  
葉異人生。能使冬松生春葉。天地解而雷雨作。玉筍瑞蘭皆坼茁。翩翩高文一何綺。  
白香湘綺兩詞傑。群英踳踳駢龍服。如出九遠塗逕別。五星列宿相轉旋。清輝瑩中灑  
玉屑。或如春宵艷桃李。或如冬夜嚼梅雪。或如劍佩翼雄冠。或如鳴珂趨鴈列。或鄙  
艷歌爲淫蛙。或視仁義猶蹶躓。或詞流轉如走丸。或力剛耿如斷玦。或探玄言黜故  
實。或肆搜討窮巖穴。或號蒼兕起異軍。或循周道同軌轍。或氣雄放或短促。或才橫  
恣或樸拙。或情篤摯或深沉。或性和光或孤潔。千奇駢羅難具陳。有如初夏轉百舌。

誰聘驂騑開道路。就中十發最超軼。含嗽三古吸精英。茹嚼百卉咽芳蒨。眼底雲海既蒼茫。胸中邱壑又奇絕。平生不慣服鹽車。造物親爲解羈絆。天風浪浪生毫端。倏忽雲涌雜波瀾。振衣千仞一軒眉。下視諸峰真蟻蛭。群兒喃喃學口語。何異糞丸轉蜣蛄。早歲摳衣抱冰堂。名流珠履穿門闌。摘彩雖誇蠟鳳華。清瑩孰似冰壺冽。無何陽九逼人來。電泡幻影時起滅。湖社碧浪清且漣。壇坫推君持使節。邇來避地蹈海上。蘇書米畫自怡悅。間以餘力訂三禮。一遵馬鄭黜異說。方期萬古仰喬松。何意一朝失圭臬。我亦白社飫蓐人。念此淚涕中蘊結。不爲詞林惜耆宿。但虞邦國增陁阨。他年橋門賁蒲輪。誰招諸生起綿蕪。

書感

五十五年淪惡夢。獨來獨往欲無生。思遊天外扶天墜。求入月中看月明。已共寒蠶栖壞壁。尚愁飢鼠翻枯檠。幾時飛出入間世。張樂咸池人上京。

癸酉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

## 將遊西湖寄星笠廣東

料峭維摩病後身。巖花澗草送三春。無端小閣薰風起。萬里天南憶故人。  
廿年形影鎮相依。瀟海鳴鷄未覺悲。一別遼陽殘照裏。尹邢避面又多時。  
朔雪腥風總惱予。管王先後返園居。可憐木榻雙穿後。又付鮫夷劫火餘。  
每過蘧廬憶舊歡。燕泥處處總辛酸。往還兩度慳樽酒。始識人天一笑難。  
菟裘舊約竟無緣。祇許名山踐破氈。一語告君君應笑。巢由同負買山錢。  
碧湖舊侶已無多。十髮而今又逝波。留得華嚴詩筆在。不妨散作百東坡。  
蒼梧當日捲歸裝。曾着芒鞋踏五羊。十二年來鴻爪印。請君檢點入吟囊。  
垂楊十里拂鞭絲。不許行人少駐持。擬賦百篇忙未就。待餐蓴菜補餘詩。

## 西湖雜詠

寰中三十一西湖。壟斷芳名獨此姝。應爲苧蘿施色相。况兼姑射露肌膚。青山有幸于  
偕岳。碧柳多情白與蘇。我是後身三戶范。總宜記得捧心無。  
月圓花艷水迢迢。絕好嬉春是六橋。鬢影衣香聯畫舫。蘭貽芍贈駛雲輶。相携正欲矜



眉嫵。並坐寧須暈臉潮。且索紅裙拚一醉。敢辭壚側解金貂。蘇堤白堤。

爲訪高蹤泛棹來。水雲四面綺窗開。未須小小春藏柳。且喜卿卿夜伴梅。翠蓋紫宸多

勝迹。牙籤玉軸好容臺。祇慚巧構無遮會。白鶴沖霄不忍回。孤山

艤舟舊處問秦皇。當日餘威震八方。底遣童男求島藥。竟揚禍水沸天潢。煉丹有訣終

丘壘。纜石何緣閱海桑。我欲學仙無異術。祇登絕頂納初陽。寶石山葛嶺

正襟肅拜鄂王阡。兩翼南枝尚凜然。遺魄千年餘碧血。班師一詔痛朱仙。祇今洛洞猶

沈陸。終古醇醪總醉天。隔水于張雙墓在。歸來華表共殘煙。岳墓

兩山兩寺一詩傳。上界鐘聲孰後先。龍卧霞栖猶似舊。峰飛泉冷起何年。松門九里誰

知護。石上三生祇自憐。夢裏關心惟謝客。不曾陪屐到雲巔。靈隱天竺諸寺

傍水依山畫不如。群兒此日好家居。璇宮儘可藏珠翠。華屋何先葬玉魚。要識海樓皆

幻蜃。莫疑福地有奇書。雍門一曲終愴惻。我自陶然賦遂初。劉高郭鮑諸莊

傳聲空谷奏絃笙。水樂煙霞最有名。誰爲渾沌開七竅。焉知天地洩元精。酌來虎跑浮

漚溢。汲得龍泓活火烹。莫患空門多祕妙。玲瓏佛殿一燈明。諸洞諸泉

千巖一徑白雲低。佳木葱葱獨九溪。正是斜陽愁遠道。無端法雨濕香泥。梅名金嫗堪

消渴。山號翁家可共栖。省識百流歸宿處。此中端合住天倪。九溪十八洞

雷峰隕後逸妖多。鎮懾東南仗六和。九百年更塵世變。十三層瞰漸江波。神山豈是金  
鰲載。經壁遙思白馬馱。不二法門無可說。文殊何必問維摩。六和塔  
憑欄鬱鬱俯江干。胥種餘哀尚未寒。濤石掀空秦政望。山川重秀越王觀。金堤莫障橫  
流海。鐵弩翻迎既倒瀾。兩處曲江爭未定。訇雷留待月華看。錢塘  
別後西湖付與誰。此情今古費猜疑。已知孟簡空持節。寧許臣斯擅立碑。三至大蘇猶  
未晚。重來小杜豈無期。景中人與人中意。端囑梅妻好護持。別西湖

### 秣陵雜詩二十首

北築南征氣未消。祖龍原不異天驕。無端鑿出秦淮水。流送烟花到九朝。  
平分國色渡江東。瑜策揚眉一笑同。霸氣銷沉金粉在。美人終是勝英雄。吳  
圍棋一局覆秦兵。太傅訏謨有令名。割地祇慚王介甫。遺墩翻與古人爭。東晉  
天王神聖啓宏規。虞愿書生那得知。貼婦買兒干底事。湘宮功德自瑰琦。宋  
競看利屐躡飛雲。貼地金蓮值幾文。賣酒當墟原韻事。潘妃何必減文君。齊  
舍生三度尚戕生。終見人天感至精。四百南朝煙雨寺。總留同泰傍臺城。梁  
天塹分明北渡難。春江花月儘堪歡。要知王氣歸何處。可向胭脂井裏看。陳

王侯蟻蛭總紛紛。篝火狐鳴又一群。粉墨優伶寧有別。休論蒼鶴與參軍。楊吳  
念家山破欲誰依。怕聽倉皇別廟詞。若問君愁何日了。一江春水逆流時。南唐  
北飛燕子一僧隨。靖難高皇自主持。苦爲綱常殉十族。傷心正學血痕碑。明  
獅蹲虎峙夾陵阡。祇見蒼松蔽日天。畢竟蛻龍無處覓。生埋官嬪傍誰眠。孝陵  
梨園妙選已無多。幾令君王喚奈何。收拾朱明三百載。燕箋桃扇兩新歌。晚明  
更無銅狄閱興亡。祇剩荆榛兩石坊。翻喜狡童遺澤永。黍油麥秀好村莊。明故宮  
豆剖東南十二年。故宮文物蕩寒煙。平吳重唱陽春曲。遺子回頭總泫然。述亂  
太平門外一聲雷。九帥旌旗拂地來。殊績不須湘綺志。盛名自並雨花臺。湘軍  
遺像鄉邦仰鳳麟。闕宮伏臘薦繁蘋。汾陽勳望高平學。四海千年第一人。文正祠  
風景而今尚不殊。江山一擲賭歡娛。豈真別有夷吾在。頓教新亭淚亦無。新亭  
艇子何曾到石頭。洛陽蘭室自清幽。怪他勝迹傳吳下。贏得簪纓盡莫愁。莫愁湖  
宿膩殘脂日夜流。江濤如雪捲香漚。儘多結綺臨春閣。休問輕煙淡粉樓。院門  
舊誼三君感斷金。從遊兩士亦苔岑。飽看世變渾如醉。回到玄湖一滌襟。玄武湖

蘇州雜詩十首

湖山第一數蘇杭。膩水嬌雲陣陣香。要看群峰波裏蕩。吳門端合勝錢塘。  
虎丘殉劍號三千。更喜真娘有墓田。一自生公敷席後。英雄兒女總寒煙。虎丘  
剛下蘇臺又五湖。山凝眉黛水凝膚。興亡何與佳人事。閑笑鰥生說沼吳。館娃故址  
采香涇道尚依然。不見西施趁畫船。遙指鴛鴦飛起處。卿魂可是並頭蓮。采香涇  
再來塵世豈無端。要是人天劫未闌。清夜鐘聲聞下界。不須饒舌怨豐干。寒山寺  
天平靈秀毓高平。萬笏終成萬甲兵。蒿目卧龍峰上望。八荒憂樂正關情。天平山  
紅顏鎮日寫芳春。長史風流未盡淪。五百名賢誰是我。摩挲畫壁憶前身。滄浪亭  
黃天桴鼓沸如湯。十萬胡兒慘不揚。底事豐碑鏤佐命。不教紅玉傍蘄王。韓蘄王墓  
梅花落盡我初來。梅是天心我是梅。解識暗香疏影意。探梅何必值梅開。鄧尉  
園莊十數儘堪誇。寒碧雲峰拙政茶。我有名園人未見。朝朝天女散餘花。諸園

海虞雜詩十首

世家第一鎮南荒。端委開吳自讓王。莫對虞山譏剪髮。江南兒女要蠻妝。

翩翩裙屐雜禪緇。萬籟何曾寂一時。獨有天然佳境在。山光潭影是常詩。破山寺

綠樹陰陰寂照堂。頓教火宅得清涼。洪鐘百八聲聲徹。播得蓮花徧十方。三峰

誰識吳中有劍門。金牛棧道不須論。危崖如削鋪茵坐。自掇雲根補裂痕。劍門

珠泉終古此潺湲。倒看真如玉女盆。到此六塵俱洗盡。况聞洞外有桃源。

風流江左號多才。葦路憑誰剪草萊。應識武城弦未歇。儒冠一領道南來。子游墓

九折愁腸欲語難。峰頭如見影珊珊。齊門當日思親淚。應作琵琶出塞看。齊女峰

文字因緣早識君。選樓一集鎮相親。如君才命誰同調。緱嶺吹笙洛水賓。昭明臺

桃花春水照羅襦。十里晴湖好畫圖。蕩漾驚鴻無駐影。空憐山下長蘼蕪。尚湖

馮商徐幹本殊英。游罷登樓對舉觥。燒筍包魚饒異味。怎教王四不知名。王四酒家

### 惠山即事八律

不作峩峩態。嫣然澹冶容。非因眉黛好。焉得乳泉濃。蓮已捐千葉。雲仍護九龍。搖  
筇猶未倦。試上最高峰。

萬頃晴湖水。停泓入眼來。峰同波起伏。雲共鳥飛回。篆爐鐘初動。苔深寺半開。隱  
淪堪避世。莫漫翦蒿萊。

水遞行千里。茶經第二泉。山無分主客。池自別方圓。康洞嫌流急。中冷本浪傳。冽  
甘如此飲。不用月團煎。  
綠壤鋪三面。青山峙一隅。插天風振鐸。剗地水翻珠。未解時平頗。休談錫有無。日  
斜霞似綺。最好趁歸途。  
天子遊觀地。猶存寄暢園。九峰低入座。二水夾臨軒。風定花初睡。雲閑鳥不喧。心  
生無所住。由此悟禪門。  
蓮勺難彝外。松庵一竹爐。筠青膏露滴。簡汗絮雲鋪。漁隱償名畫。官家補舊圖。劫  
餘詩卷在。讀罷引長吁。  
百戰臨淮廟。而今作奉誠。賭棋看世局。呼酒破愁城。亂石栽雲補。清風貼地生。柳  
絲秋更好。何必問枯榮。  
莫覓春申宅。難尋少伯居。人生如寄耳。吾道豈非歟。長醉稱中聖。無爲本太虛。碧  
山吟欲倦。歸展遂初書。

### 東林故址

蒨菴穢衆芳。風霾失宮殿。積水欲成冰。雨雪先爲霰。卓爾兩君子。淵潛復田見。講

舍集群英。精金逾百煉。何期鷓鴣鳴。頓起玄黃戰。神州忽改觀。宗社遂交禪。空餘坊表存。斯文延一綫。肅肅展容光。千秋仰遺院。

游梅園

携筇涉郊園。川原闢清曠。絲柳舞晴風。閑雲散疊嶂。好鳥驚相逐。寒花猶待放。疏枝一翦齊。欹斜各異狀。伊余索舊盟。醉此凝香帳。右攬惠霞清。左挹湖波漲。御風冷然行。長歌待月上。

龍頭渚

齋居苦沈鬱。沿流步南浦。太湖清且漣。疊波啓曠宇。青峰七十二。煙霞各部位。一渚如飢龜。昂頭待渴虎。何人擅意匠。蔚爲湖山主。傍水築樓臺。剗巖闢花園。翡翠戲蘭苕。雜花生林樹。放棹時一臨。陶然忘故土。

蠡園

子猷愛修竹。米顛拜奇石。蠡園一涉趣。並得意所適。溶溶五里湖。澹澹千項碧。浮

光入層樓。芳波湊綺陌。幽篁自成韻。假山如疊壁。可調宗炳絃。宜陪謝傅弈。我生多騷愁。憇此消鬱積。未得買山錢。且爲去來客。

### 鎮江雜詩四首

鎖鑰長江第一關。龍蟠從古說金山。奔流東下浮天去。殊汐西迴載月還。豈有雄兵誇北府。空傳銅鼓懾南蠻。登臨不盡海氛感。浪浪雄風出袖間。金山

一點青蒼海濛浮。焦先結舍號蝸牛。縱教三詔啣丹鳳。無奈孤雲狎白鷗。長嘯鶴尋山裏寺。橫吹人倚蜃中樓。彭郎此際餘澎浪。表海空思萬舳艫。焦山

英雄四海悵無家。多景樓前攬物華。凜凜洞房刀似雪。盈盈春夜女如花。一池雲雨興神物。萬古嶙峋試莫邪。休道赤烏名未允。帶陽甘露有朝鴉。北固山

濁泉上沸豈宜烹。浪占茶經第一名。料是康王成讓水。不應陸羽昧清泓。隨風婀娜千絲柳。過澗間關百轉鶯。漫爲枯腸甘茗飲。貪看煙景盡餘罍。中泠泉

### 揚州雜詩四首

豈有珠簾並玉簫。棹歌誤逐廣陵潮。煙花猶似二三月。蔓草難尋廿四橋。喬木新增清



角恨。荳梢早共蠟心銷。酒闌誰唱揚州慢。十里青青薺麥苗。  
佳話休論月二分。百年前事尚堪聞。牢盆煮海馳鹽荚。蕘棟參天軼雨雲。家慕平津延  
上客。閣開天祿校遺文。紅羊劫後河山改。香歇光沈送夕曛。

瓊花無影夢無因。祇剩西湖瘦裏身。病減腰支增嫵媚。愁顰眉黛倍精神。綠楊碧水無  
塵境。畫艇紅妝有麗人。解帶五亭橋上坐。滿身花雨悟迷津。瘦西湖

平山晚眺暮潮迴。對岸青峰面面開。池有荷花堪侑酒。座無官妓可傳杯。玉鈎莫覓宮  
人草。忠骨空傷閣部梅。勝迹他年誰識得。芒鞋竹杖散仙來。平山堂

### 海上行贈陳柱尊教授

行出南荒戒外戒。中有微流如倒薤。兩壁嶙峋石甃閤。拘束湍溪若桎械。匄然垠谷森  
開張。突出異人吐光怪。吞若雲夢者八九。猶云於胸不蒂芥。臯比坐擁蒼梧水。欲令  
一滴開九派。俯仰今古罕與儔。局蹐總嫌天地隘。我時濯足清湘清。聒耳厭聽群蛙  
鳴。閉聽塞明百不問。山嶽無形雷無聲。萬里來書珀拾芥。爲君扁舟破滄瀛。雲散月  
明波不揚。海若先已驅長鯨。飛溯西江一握手。狼藉杯盤倒樽酒。對面大嚼兩狂餐。  
狷者馮子居座右。我方避席辭三爵。君已舉瓢盡一斗。拍案狂吟酒令行。飲不盈科詩

百首。馮子力窮急智生。改命搏戰較勝負。正陣未能抗輪攻。偏師幸得全墨守。睥睨百代發狂言。聖賢將相皆芻狗。獨有才士與美人。合以神仙成三友。儘多髦俊爭追陪。俄見赤羽蔽江來。感時恨別杜陵泣。日暮途遠庾信哀。君既避仇蹈海上。我亦回里翦蒿萊。無復堪容杖履處。盡是昆明劫後灰。飄泊西南又東北。遼河層冰白山雪。飽餐北地沆漚涼。回思南服荔枝熱。腥風東來瑟瑟寒。皂帽先還管幼安。轉向麓山鋪講席。再回碧社訪騷壇。晨星寥落十無一。銅蠹漏盡蠟灰殘。回思擊鉢催詩夜。荒江對影淚洑瀾。草罷平原嘆逝賦。逍遙明聖解沈痼。滿裝濃抹入歸囊。申江重與仙兄晤。河梁當日悵天涯。暮雲此日歸春樹。飛書遙促馮子來。翦燭追思事如昨。十二年來兩鬢蒼。狂者漸狷狷者狂。洗盡元龍湖海氣。彬彬率履循周行。篋中著草盈百卷。周情孔思有輝光。揚扈雅風懷舊俗。蒿目四顧同淒愴。蕩蕩稽天淪巨浸。風雨鷄鳴倍增重。好將射洪感遇篇。移作吉甫清風誦。

### 次宗子威教授見憶原韻

奧博曾驚壓玉溪。衆山應操一琴携。當年聯句同韓孟。此日相思甚阮嵇。不用食魚先棄鉢。何須得兔始忘蹄。偕君籠得生花筆。儘好湖山到處題。

吳山楚水細評量。佳麗終須勝鬱蒼。蝸角祇今多變異。羶風無處可相徉。早醒逆旅華胥夢。共入天然選佛場。莫恨嚶鳴千里隔。良宵同見月如霜。

前詩意有未盡續次二律

適越梁鴻剩一溪。知音千載若相携。干時久厭談天衍。傲世真成鍛柳嵇。稅駕我翻瞻馬首。滿篝人自祝豚蹄。無端忽憶虞山友。好景當前不遽題。  
湖三萬頃孰曾量。波自淪漪石自蒼。傍水移家空去住。招山入檻卧懷徬。久慚伏櫪心千里。祇合從蕉夢一場。別後不應傷老大。相逢已是鬢如霜。

周寶善女士畢業教院賦此贈行

伏經班史考遺編。端藉才人隔幔傳。不用迴文誇織錦。可曾刻燭賦瑤篇。楚珩芳字宜鑄玉。霽月家風本愛蓮。卷髮自依君子女。未須重整翠花鈿。  
三載芳聯玉筍班。晴江一舸戴雲還。放情越水吳天外。寄迹沅蘭澧芷間。定闢藏書緡小酉。爲充都講擅名山。遙知絳帳薰香坐。無數青峰點黛鬟。

甲戌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

石碑中山大學落成紀盛

中原勢窮氣未止。斗牛分野開南紀。百蠻環拱水浮天。中有繡壤平如砥。雲飛棟桷廓百廛。綺合霄塵紛九市。獨遺東郊爲甌脫。莽莽平林叢荆杞。是誰揚天磨巨刃。剗削垠崖新壁壘。椎輪積水自中山。大輅堅冰得鄒子。北據五嶺作靈臺。南吞瀛海成壁水。四十六碑勒遺經。千二百間蒸髦士。憶昔蠻夷大長佗。手執馬箠鞭交趾。魑結箕踞效夷言。黃屋左纛徒滋侈。儒冠陸賈自北來。祇輦千金歸故里。孤鴻海上瞰三珠。風度幾人曲江似。獨幸天不祐英賢。韓公貶謫蘇流徙。文采風流浴殊俗。始革雕題襲冠履。千載而後得同調。儀徵南皮兩節使。駢羅琬琰鏤陳編。式廓靈沼育蘭芷。學海廣雅何崔巍。前陳禮器後圖史。遂令明珠翡翠華。儘有瑤環瑜珥美。遜清末葉三維裂。九世復仇異人起。既揮天戈盪堯封。即昌文教一倫軌。孰云鄒衍祇談天。經術湛深無涯涘。方今混濁九流紛。糊心眯目亂朱紫。幹棄周鼎寶康瓠。競駕駑駘棄駮駟。落植人爭效原伯。徵藏久不聞李耳。賴有鴻儒主辟雍。芟削群言定國是。繫余滄江卧

病人。搜剔窮崖稽姚姒。蠹魚未得食仙字。飛蠅終日鑽故紙。幸如河伯放秋水。得見海若語大理。摩挲古琴一鏗然。共張元音革變徵。春秋一統非虛辭。素王三世多微旨。行見窮髮謹梯航。豈徒肅慎貢楛矢。浩歌浪浪九閩開。八尺長劍天外倚。

哭苗生可秀

生瀋陽人甫自東北大學畢業即逢九一八事變組織國民千餘人抗倭奮戰於白山黑水間年

餘被俘誘降不屈殉難

天地有終窮。日月無反顧。攘攘者過客。往來靡停住。獨有命世才。可以充流寓。風雨此鳴鷄。又被造物妒。莘莘我苗生。窮海產大璐。觀書太乙然。下筆蛟龍怖。一躍超群倫。虎闌茁玉樹。時余避儒劓。越海依康度。璧帛來三雍。入宮奏韶濩。方領粲若星。曰予有疏附。每感經當薪。喜茲人可鑄。盡多駮駟材。脫軌展捷步。亦有泛駕流。時切債轅懼。惟生謹按轡。齊夏節行輅。朝夕侍講筵。奄啓九經庫。六書發許祕。三禮守鄭注。既與太玄文。兼善三都賦。丹篆得神賜。春草多警句。戢翼伏籠中。一舉絕煙霧。翻然鸞鳳群。未肯班鸚鵡。無端梁木壞。已憂素衣汙。果見鴉夜鳴。來代雉晨雒。蕩蕩滄溟開。樓船縱洄溯。皂帽還管寧。別榻延徐孺。朱張兩大儒。千載喜神遇。麓山振絃歌。楚材儲箇輅。何意海橫流。鼉鼉反西渡。腥風起卉

島。糴流竟元菟。守將伊何人。並轡苑門路。淑妃未回獵。晉陽已露布。錦壤六千里。一擲失孤注。望窮雁足帛。難得魚腹素。六月風扶搖。負子南溟赴。環海起橋門。髦士習射圃。正求魯諸生。接席訂國故。未行綿蕞徵。已聞衛使訃。長此痛喪予。豈徒悲薤露。炎炎大厦焚。群公方酣醕。獨有傷心人。當關試一怒。白虹日中貫。浩氣天外吐。空裹馬革尸。莫堆祁連墓。聚盡六州鐵。難鑄此大錯。造物本兒嬉。陰陽亦巨蠹。我欲抉天閭。被髮爲世訴。

陳石遺先生八秩華誕詣粵為羅浮之遊賦此奉祝

東南海壖爛文星。天假餘暉照八溟。曾過梁園稱揖客。旋歸商嶺引修齡。劫灰不到靈光殿。蠹簡終存棘下經。看遍滄桑籌滿屋。胭脂橋上一藜青。帶漢襟江控上游。南皮昔日擅風流。門多安乘迎申伏。座有高賢壓馬鄒。出地蒼鵝開幻局。極天碧血總神州。憑誰帷幄抒長策。早卧元龍百尺樓。厭聞四壁唧秋蟲。獨發洪鐘徹太空。三沐三薰離世垢。九歌九辨啓天聲。高文誰擅靈蛇握。精論真成白虎通。我亦發藏徵柱史。恰如邱垤擬衡嵩。江西派絕久無詩。七百年如劍首吹。自剗蘭苕鯨掣海。如聞韶濩鳳來儀。三宗應許分

籟俎。一代從茲嘆色絲。莫恨引繩多刻削。騷壇宗匠本無私。  
蕩蕩滔天感汨陳。盱衡百代重傳薪。禮堂北海題通德。漆簡西州有替人。未許九流開  
別派。要伸一統叙彝倫。殺青千卷充東序。縹筆真堪拜極辰。  
坐令荒塚起綺紋。謝詩任筆總輸君。袖中滿貯三邊月。脚底常飛五嶽雲。到處江山爭  
識面。應時花鳥盡徵文。黼藻萬形才未倦。歸途不信暮煙曛。  
異代蘇程共一堂。石遺廣博茹經莊。追思玉筍聯班日。又舉香山侑壽觴。大陸龍蛇非  
故國。危欄煙柳正斜陽。不須更抱興亡感。深谷爲陵海有桑。  
越王臺上慶雲多。長劍橫天孰矢歌。已具橐裝迎陸賈。更開蒲澗引東坡。志林真見才  
如海。新語無妨辨若河。休羨九如天保定。衆生不病仗維摩。

### 遊羅浮山

四百餘峰峙。相迎入首臺。山因浮海合。人爲探梅來。樓入重溟日。泉轟十月雷。此  
間空俗夢。不藉萼仙陪。  
雅有餐霞志。沖虛訪葛洪。神仙原海上。丹竈自山中。磴石分懸水。浮煙破曉風。安  
期如可接。蒲澗白雲空。

五賢留勝迹。山與共高名。獨我淪三季。於君隔萬程。九州無日月。一洞納朱明。太息人間世。優游愧此生。不識人天路。猶分大小羅。山爭孤月急。樹醉夕陽多。花好紅侵鬢。溪閑綠不波。南游無綺侶。未敢擬東坡。

### 談月色夫人乞米長歌

爲蔡哲夫教授作

孟冬十月小陽開。我從羅浮探梅回。素妝綠衣不可見。欲爲佳詠乏良材。啓戶忽逢白社友。持紙兀坐心如灰。自云罷官十二載。門前車轍叢蒿萊。長與細君對立壁。釜有游魚甑生埃。乞君陳焦甕底麥。易此清輝臂下梅。我聞大笑冠纓絕。五羊九市森成列。香車喧闐遏流雲。高閣翬飛沃絳雪。豪門食客皆珠履。貴遊戲馬盡金埒。豈無廣厦庇寒士。定有東閣儲詞傑。穎濱上書畫錦堂。瞿曇托鉢波斯王。不希稷下金千鎰。反索執戟粟一囊。夙傳廣文不足飯。豈同監河有餘糧。寒菜一畦固應寒。狂花滿屋毋乃狂。君聞此語眉雙束。惻惻淚泉熒樺燭。操琴伯牙久絕絃。抱璞卞和屢則足。鄉衍談天不談月。陳平均肉不均粟。寧向白屋乞人乞。免受朱門辱中辱。聆罷黯然心骨枯。回看冰姿慘不腴。憶昔上林開紫蒂。亦聞瑤臺耀雪膚。神仙富貴榮無比。下瞰花



王如轅駒。無端嫁爲處士婦。坐此長嘆孤山孤。今又屈爲乞米帖。曾得林逋意也無。久薄豪客妾換馬。肯同市兒雀彈珠。飽咽香雪沁心脾。形軀雖瘦神則愉。焉令行樂萼綠華。閉置傳車走五都。天地心終有見日。人間世豈盡窮途。且徯四海回春候。重展幽香玉照圖。

### 香港養中女校十周紀念

天南一島似蓬壺。儘有精瑩百琲珠。滿室琳琅消永晝。肯從海市炫羅襦。層層火樹透雲巔。不夜城開澈海妍。疑是三垣羅列宿。瓊樓合住女游仙。蘭芽玉筍綠陰初。十載春風儘煦嘘。謝絮劉椒奚足異。掃眉今日有相如。百花叢裏獨親梅。前世羅浮不用猜。此日名山勤學殖。一梅化作萬梅開。校長字梅仙

### 徐孝子行

八埏裂。九垓淪。彗東出。日西湮。獨此光岳之中氣。天叙之彝倫。猶存幾希於兩間。繫一髮以千鈞。嗚呼。徐孝子。並世見其人。孝子名經略。邑廬江。其才跌宕。其貌俊龐。玉斗劍擊碎。龍門筆獨扛。昂昂若千里駒。滾滾若百丈瀧。歲在壬申。叢

狐晝鳴。霍皖之間。刀劍縱橫。群盜掠金牛撲孔城。遂竄廬江虜疲氓。官軍數千。伏莫敢撓。孝子乃棄書冊。手髦旌。因山爲壘。阻水爲營。連破賊砦。剗狸屠鯨。官軍大至。志氣益盈。孰知畫餅不可啖。象人不可耕。前茅方厲。後陣已傾。賊乘隙入。功敗垂成。忽得急報。孝子大驚。老父虜矣。飲泣失聲。孝子乃蒙苫蓋。脫鞵鞢。冒萬死入盜室。甘言餌賊。願以身質。賊不許。目如炬。我魚肉。人刀俎。飲血出寨。顏色慘沮。嚼穿齒齦。誓磔此鼠。整隊伍。圖再舉。哮如虎。吼如雷。單騎入。賊陣開。梟八逆。殲巨魁。後援不繼。繼加於腮。血彈迸出。大樹以摧。貞魂耿耿獨不滅。守賊晝暝父歸來。嗚呼。孝子之心止於仁。艱難盡瘁衛嚴親。孝子之死何其烈。冥中佑父脫羈繼。我爲長歌紀義節。淪垓出。裂埏結。日東升。彗西滅。

### 戴女士哀辭

詠珂教授之女

黯黯天無極。蒙蒙月不華。涼風摧玉樹。初日失蓉花。悽惋捐金笈。倉皇御霧車。蘭芽猶抱恨。豈獨痛龍蛇。家世傳詩禮。通儒得掌珠。多才如道韞。不秀似童烏。世事隨流水。人間盡苦茶。傷心藏篋裏。祇剩采菱圖。

曹植哀行女。潘安悼澤蘭。江山增悱惻。雲日共悽寒。幻夢偏先覺。遺詩尚待刊。絳河多福地。妄意躡飛鸞。

乙亥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

率雲兒曲阜謁孔廟

海水橫飛際。鳴鸞率景行。斯文如日月。世局有滄桑。感慨思周道。雍容莅魯邦。表坊仍闕里。閨堞即宮牆。自邇行殊坦。彌高仰不妨。靈星光炯炯。圍壁水湯湯。橋亘東西路。庭分左右廊。唐槐猶競爽。漢柏已摧戕。儘有風雲氣。何來天漢光。隸分存史乙。名勒逮隋唐。夾道諸亭涌。凌空一閣驤。此間如祕府。終古爛綸章。兩觀何雄肅。千門自翕張。渾淪元氣普。變化太和翔。日暖螭頭動。風鳴鷓吻涼。旁排廿四戟。直達九重闈。翼翼威儀重。恂恂視履詳。攝衣由右阼。更服出東房。未敢瞻流冕。遙看拱璧璋。作經師立統。制法素爲王。甌鬲多奇製。犧樽餽古香。歷朝如過客。一德格穹蒼。勝代尤隆古。乘輿屢陟方。九成陳廣樂。八佾舞虞庠。璀璨十銅

器。婆娑五瑱瑯。儀能隆典學。治可驗垂裳。欲識淵泉溥。先嘗井渫芳。立壇原趙  
宋。植杏本蒙莊。萬劫餘枯檜。千春識芾棠。非因根似石。焉得乾如霜。何處逃秦  
虐。當年此壁藏。金絲揚遠韻。蠹簡吐光芒。武庫雖焚履。鍾離早拭牀。無憂張伯  
竊。翻籍魯共彰。溯始二龍繞。推恩五世昌。麟書鍾弈葉。夔敦答餘慶。翼翼群賢  
哲。峨峨兩廡旁。衆星環北極。百派匯天潢。行過雲妃殿。言瞻聖迹堂。燕居神肅  
穆。乘輅氣舒揚。呵壁嗤天問。窮形陋武梁。顧吳雖善貌。覆載總難量。既盡窺官  
廟。還應拜壘岡。修垣殷紺碧。古木鬱青蒼。翁仲如相語。林園未改常。面洙垂玉  
帶。背泗若環璜。山海迴旋處。陰陽會合場。地靈蟲迹絕。巢遠鳥耘忙。自具龍蟠  
勢。非同馬鬣防。鍾靈著拂地。表德樹殊鄉。旁有兒孫祔。同膺帶礪長。祖龍徒自  
絕。金虜豈能傷。楷木原端木。師喪倍父喪。寢苦逾六載。築室納三綱。翳自蒼精  
死。頻來白眚祥。匪云悲玉步。祇嘆易玄黃。戾氣生餘竅。妖言異巧簧。垂危逢伏  
虎。盛怒戢飢狼。生也嗟予晚。哀哉極世殃。滔天終蕩蕩。表海孰泱泱。已作絕雲  
鳳。仍爲奮臂螂。誠能承墜緒。終可挽斜陽。內外殊三世。車書統八荒。斯民休自  
餒。佇看掃欃槍。

率雲兒登泰山

觀東海竭孔林。齊州三絕絕古今。盛迹尤推絕中絕。泰岱拔地割陽陰。我昔投足濯東海。海開錦濤貢琛琛。今端冕服拜闕里。堂上飫聞金絲音。欲觀海日小天下。超雲絕亭仰岱岑。念是帝王受代地。東馬懸車不敢臨。頃刻曼陀天花墜。碧霞元君駕鸞至。云古易姓累百千。或德不洽功不遂。盛鄙上黍藉江茅。柴望纔得七十二。始自無懷迄周成。失五得一夷吾記。自從墮山翁河來。蒼昊不復降符瑞。端門受命詔素王。周存未敢干天位。秦皇漢武徒誇誕。唐宋中主亦兒戲。遂令金泥玉檢文。曠三千載闕不嗣。邇來皇位終龍亢。素丞相合祠天地。天門駘盪九重開。升中請君陳五器。我時踟躕正搗謙。元君車已飛雲幃。莘莘士女並肩立。如東海鯨西海鵜。不召豈徒十五物。麟睛鬼血窮八埏。遍徵博士草儀法。齊魯諸儒無一言。薦璧秉珪通權火。頃見萬谷烟非烟。太一下觀百神降。同飫玄酒娛鈞天。不用祕文函石笈。不用刻石立山巔。大書三百四十字。長與千八百處皇圖帝文共流傳。

丙子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

繡海樓詩八首

三年關外亂離人。又度蠻邦五嶺春。羅帶玉簪仍舊道。炎風朔雪祇孤身。心無住相緣聞道。衣有餘花未淨塵。今夕綺筵人半醉。欣看樺燭照紋茵。

消暑。繞宅棉紅似鬥妝。百感裴航求不到。荔枝漿好勝玄霜。好夢羅浮本渺然。豈聞林下出嬋娟。巧資月姊無邊色。締得梅妻夙世緣。甲帳辟寒宜寫韻。薰風解愠不論錢。散花更有生花筆。橫幅幽香最可憐。

月色夫人介紹來歸畫梅裝奩  
玉立亭亭出水蕖。四圍錦簇一樓居。青琳真女彈琴曲。冰穀鮫人貢琲珠。喜得針神來薛媛。從茲賦海陋元虛。他年繡閣傳芳韻。定擬儀徵萬架書。

廣東男有學海臺女應有繡海樓  
豈有才名敵易安。偶然學步亦邯鄲。赤城霞與瓊樓接。青幃天從少室看。曉鏡靚妝描倒薤。午窗拭筆寫疏蘭。休嫌紅粉親衰鬢。福海無垠歲月寬。

六榕蒲澗小勾留。更眺巍巍鎮海樓。縹渺神山蟠地固。渾淪皎日浴瀛流。餐霞何用瓜

如棗。傳鉢當知法亦漚。愛玩儻同高世遠。不求淨土不丹丘。遊六榕寺菖蒲澗鎮海樓等處  
遊罷山巔又水湄。一灣絳雪實離離。撐開畫舫迎華月。正有凝脂漾綠漪。三十六雙雙  
宿鳥。百千億萬萬年枝。芳情艷景誰消受。值得閨人立索詩。遊荔枝灣觀游泳  
萬川歸走處。艤。重見天容海色同。珍木固宜巢翡翠。滄溟還欲照驚鴻。樓羅珠繡真  
成市。絃亘金墉不怯風。三夕三千三百里。明晨偕唱大江東。

丁丑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

龔孟希師長五旬嘏詞

六朝山色釀觴霞。虎帳筵開景物嘉。天地數原基大衍。老人星本近長沙。千群雄騎堪  
橫槩。廿載征衣未墮華。半醉摩挲霜鏢在。待時出匣磔騰蛇。  
雍容儒將幾人同。休戰爭看大樹馮。三楚劍槍猶夙昔。兩龔經術本家風。危欄煙柳傷  
春後。故國山河落照中。對此茫茫思屏翰。敬爲申甫一呼嵩。

郭天門些庵詩集題詞

鼎湖龍去墮遺臣。血盡難回望帝春。歷盡蓬瀛三度劫。尚餘法海一微塵。

當年持節鎮洪州。劍影笳聲一角樓。根石銅珂非可撼。隔朝猶自繞虬蟠。明崇禎十五年

公巡撫江西農軍逼境力戰全城旋以病乞歸俗謂清兵人贖公遁歸不但主客易位而時亦三易寒暑矣

翠微峰與梅花嶺。正氣森森巨太清。千古推公遺教永。文章節義兩門生。指魏叔子史道

鄰

兩朝元老拜山中。戎服僧衣語不通。畢竟目盲無可浣。傷心豈獨漢任馮。指洪承疇

漁樵消息少人知。幾片桃花一局棋。天爲殷頑留石友。魚山風誼密庵詩。

畫蘭思肖原無土。編集淵明不繫年。幸有龐家遺女在。正中白日讓翁先。

兩經師輓辭

章大師太炎

漢學分今古。千載失其傳。凌夷至明季。論學即談禪。清儒始復古。啓篋陳鄭箋。亭



林與船山。守道平不偏。導漾始三惠。東流得九錢。徽學夾主盟。江戴倚經筵。及門王段孔。驂騮開道先。奄爲漢學宗。如海納百川。正派入廣陵。劉阮爲中堅。旁流逮齊魯。郝桂相蟬聯。亦有浙東派。發軔宋兩賢。後車載黃萬。分道得朱全。博大與精深。全堂異豆籩。新幟出常州。莊劉倡分權。家習何休詁。人窺繁露篇。蔓延湘蜀粵。有如矢離弦。粵學尤誕放。眯目倒坤乾。改制稱公羊。託古誣文宣。遂令百世師。蹶蹶比胡祆。餘波變疑古。九有一朝羶。嶽嶽章大師。產自浙海邊。觀書眼如月。奮臂筆似椽。邪詖失所歸。相對化浮煙。北海有輝光。中壘出重淵。我昔撰治法。意欲正璣璿。楚人咻齊語。惟師察真詮。許爲朝陽鳳。可絕衆噪蟬。言次伸經訓。撥霧見青天。一朝失導師。誰復辨黃玄。哀感抒幽思。隕淚豈徒然。

黃教授季剛

滔滔江漢流。炳靈世載英。如何逮勝朝。不聞漢宋爭。光氣甯終祕。摩盪出精瑩。貫通形聲義。三楚一黃生。本師章餘杭。源出俞德清。妙義析高郵。餘緒集南菁。亭林倡古韻。段孔挾其精。五聲窮正變。錢陳最有名。吹律差一黍。未協鳳凰鳴。惟君合衆流。沙汰得清泓。古紐即古韻。千載此正聲。行文綜兩晉。作賦陋二京。陽湖與江

都。未敢並轡行。群兒秉燭火。欲以鬥大明。環攻七校尉。莫動細柳營。三月主遼雍。說經聲鏗鏗。余爲鄉曲誤。未解喬木嚶。一去五千里。南北阻行程。睥睨藐儕輩。長嘯傲公卿。獨舉嶺頭瀧。謂同大河橫。始識表海量。不同曲士情。含章隕自天。大道失長城。空傳投木桃。未得報瑤瓊。念此淚如瀦。北向拜銘旌。

己卯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

程生蒨薇張生織雲避居香港來書問候復函無由書以志慨

五光十色曉雲開。珂珞流離度海來。天寶物華誰識得。豫儲詩料待英才。  
夜明海嘯躍雙珠。白琥玄璜總不如。詩品與人全一樣。盈盈初日照芙蕖。  
當時珥筆侍經筵。自度新詞襲彩箋。餌玉飡霞非幻想。人間真有女游仙。  
嶺南嶺北兩無家。莫盼橫空雁字斜。豈有桃源堪避世。禮堂寫定一長嗟。

壬午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

林園即事即贈園主林子召南

東南名藪甲寰區。著者洞庭暨太湖。洞庭汗漫黏無壁。浮影乾坤坼楚吳。陰風簸浪山鬼啼。騷人哀怨天爲痛。窈窕太湖出吳會。七十二峰水雲腴。綺閣芳園四圍合。山輝川媚好畫圖。一極奇險一娟秀。鐵綽大漢紅牙姝。厭聞湘君泣斑竹。艷說西施采紅芙。自從淺海揚塵埃。黏天巨浸化腴壤。波神局促斂一隅。容積僅與太湖仿。獨此西疇胼胝徒。平生不解濠濮想。雲雨儘可供鋤犁。湖山無處容書幌。長使三吳白袷郎。坐笑楚儉真搶攘。翩翩西河佳公子。獨有豪情通肝嚮。移得蘇杭景物來。付與沅湘詞客賞。伊余避寇返閭門。沅芷湘蘭有淚痕。偶泛重湖尋舊迹。林生導我遊林園。遶屋栽花花補壁。登臺邀月月盈樽。哀絲豪竹圍棋墅。甲帳瓊樓寫韻軒。傍有鵝湖似鶯脰。微風淡蕩水潺湲。一聲兩聲欵乃曲。三家五家烟水村。風景不殊河山異。醜酒臨風一灑淚。憶昔高卧白玉京。欵唾丹砂披霞帔。遍遊五城十二樓。三十六帝同酣醉。無端停杯一頰首。天風吹向瑤階墜。淹滯劫塵二萬日。鹿走中原馬失轡。玉版珠鈐啓

祕文。獨彈古調無歡思。南逾嶺表北遼陽。月榭風軒聊寄意。俄驚臙流沸海來。淪陷神皋無隙地。僅餘五畝獨樂園。如江一勺山一簣。感此四顧神悽愴。江草江花氣不揚。驚鴻照容無錦水。歸燕巢幕失雕梁。秦淮煙柳西湖月。長栖麋鹿走夷羊。祇聞抵掌勒燕然。安見彎弧墮天狼。新亭收淚知何世。晦霾日月久無光。莫吟庾信小園賦。馬坂龍門總斷腸。

丙戌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

### 寄懷梅縣古教授公愚

戢翼長藩籬。奮翮彌天隅。大小雖有辨。生機自不殊。我昔賦鷓鴣。所志在枋榆。偶逢六月息。遂與鵬運俱。欣然接古歡。粲粲君子儒。敦厚協詩旨。廣博味道腴。得意欲忘言。守真志不渝。勿云桑甚美。飛鵝無好音。去去從此逝。梁溪有深潯。高山通雲氣。流水滌塵襟。腥風自東來。翩然返故林。遙思縞紵交。實契歲寒心。誦詩廣伐木。讀易重斷金。翹首

望天南。爲君一撫琴。

喜晤劉忠園

幕天席地一純儒。劫度紅羊貌未臞。祇是子雲亭半毀。婆娑空看輞川圖。  
年來猿鶴悵離群。雨晦風瀟輒憶君。謁者求書中壘校。漢廷七略要平分。  
食甚由來泮有鴉。綢繆寒鳥悵無巢。何戈底事操同室。六祖曾訶一把茅。  
文章知己得良緣。患難相依廿四年。洛水不須重作賦。黃花斜照色逾鮮。

光復入城喜晤故人兼寄江東諸宿彥

東瀛翻浪走鯨鯨。雨血風毛幻太清。浩劫千尋無息壤。神州萬里有長城。  
峨峨京觀懲淫慝。穆穆笙鏞復正聲。留得滄江遺彥在。遙天舉酒盡餘觥。

徐教授紹周

湖社當年托後車。翩翩白袷玉無瑕。筆花久已誇三絕。機杼由來擅一家。  
寶筏金繩開

夙慧。藥爐茶鼎度年華。而今朋輩垂垂盡。猶向南皮憶李瓜。湖社之遊君爲最少

駱教授紹賓

古文絕學出餘杭。分道南來楚幟張。經術果能窮許鄭。才華不必殿盧楊。群兒自學蚍蜉撼。大義終同日月光。休道知音天下少。廿年教澤遍湖湘。

徐學博行可

蒼蒼雲漢入江來。萬軸琳琅祕閣開。城北夙傳天下美。淹中不受祖龍災。且傾遣悶杯中物。莫問求遺謁者臺。遙盼嶺南芳信好。心花迸入返魂梅。君藏書甲兩湖劫後毫無損失

柳館長翼謀

玉版珠鈐寄此身。尚論千古友先民。恰當河海歌重秀。猶見中朝第一人。金匱有書詒後進。禪天無術避前塵。莫疑游夏詞難贊。縹筆還須續獲麟。

繆教授贊虞

文瀾深處探淵源。丹篆寧須夢裏吞。既揭南能聯北秀。又移東壁到西園。圓橋不數鴻都學。石室常通柱下門。三體二家多妙諦。江東樽酒好重論。

唐校長茹經

鑄就洪鐘奏九鈞。鏗鏘細響不須陳。豈徒學統綿濂洛。更享遐齡紹伏申。日月有時逢薄蝕。圖書終古自長春。漆園漫詡冥靈壽。爭似輝光歲歲新。

馮教授振心

蒼梧瘴雨譜離絃。又共煎茶弟二泉。解溯北流文載道。何愁南盡水浮天。桂江雲壑吳江月。唐代詩篇漢代箋。難得豐城雙劍合。一龍躍水總愴然。君與陳子柱尊同產北流有連璧之目柱尊已故

金館長松岑

嶙峋立骨傲王侯。百煉南金孰與儔。學似塗山朝萬國。文如滄海納群流。摩天有翼層霄動。化羽無心一鶴留。博得鱸魚葦菜美。好陪重醉五湖秋。

章部長行嚴

湘蘭沅芷毓名賢。海上同欽陸地仙。開治夷僑經世學。辨言荀呂正名篇。九州神物圖周鼎。八極風雷赴硯田。安得東山人再起。堯封同頌泰平年。

丁亥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

重登祝融峰觀雲海

問天終古悵無門。自躡層巒扣帝闈。未許游塵污日月。特開法眼矚乾坤。九千丈外襟風處。四十年前屐齒痕。人海竭來緣底事。望空招返舊詩魂。



貼地無端起暮煙。汪汪萬頃寺如船。不知丘壑藏何處。但覺滄濤欲拍天。大陸幾曾淪  
洛洞。白波轉瞬即桑田。河山帶礪身常在。幻滅浮雲本偶然。

黃節母楊夫人輓詞

光燾明府之母

大節高才總一身。班昭繼軌獨斯人。烏頭未白天難問。燕足雖紅歲不新。自有文章堪  
壽世。莫驚滄海又揚塵。將雛今日成鳴鳳。奮翅能回四海春。

黼廷君輓辭

鵬生不遇主。高陽一酒徒。買臣不上書。吳中一樵夫。安能紆青紫。英名擅八區。始  
知窮與達。非但云泥殊。吾家黼廷子。志欲彌天隅。未遇扶搖風。遂與鸞鳩俱。良工  
不示拙。烏獲舉匹雛。諤諤陳廣廷。一邑稱瑾瑜。秩秩作新廟。宗族重璉瑚。僅露龍  
一爪。未若鳳集梧。賡志辭塵世。杞梓一朝枯。作詩述明德。聊爲一束芻。

劍鳴君輓詞

飄風自西來。狂潮復東起。赤縣當其衝。橫流靡涯涘。秉禮不逾閑。粵惟劍銘子。鳴

珮循周行。折旋中角徵。國雖扶天綱。我自正人紀。閨門如朝廷。家訓若詔旨。一門逾百口。肅肅同視履。收族緝譜牒。尊祖新廟祀。既敦周道葦。遂采豐水芑。廣田無稗莠。盈階多蘭芷。風徽雖長往。典型未傾圮。立誠無愧詞。誅章即信史。

戊子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

雲章在長沙市東長街建築林翼堂以為旅長益陽同鄉集會之所龔浩題

### 額喜而賦之

湘水西注資水東。中有麗川如卧虹。上戴小廬下貫湖。湖流乃與東西通。綠疇櫛比曠宇開。吞吐萬象氣龍葱。蘊結千年鬱不發。鍾秀胡氏產文忠。文忠故是官詹子。又掇巍科登瀛蓬。爾時盛氣搖五嶽。矯如天馬行太空。自下玉堂落萬丈。仍由象外入環中。始尹蠻獠奏游刃。截翦蝟盜若發蒙。繼出間道持鄂節。乃如渭水夢非熊。練兵制敵咸南塘。理財養民劉神童。掄才謂如魚需水。化吏真同草偃風。靜若處女敵開戶。動似橐籥出不窮。才兼三傑豈人力。氣備四時奪天工。調和諸將如子弟。出生入死取

奇功。遂令三次淪陷地。出圖江皖翦梟雄。云何下令如流水。道在至誠行大公。盤根錯節一身任。嘔盡心血四壁紅。鞠躬盡瘁早凋喪。千載上與武侯同。垂危諄諄建書院。欲使雛鳳栖高桐。我亦入室讀祕書。高風雅誼感寸衷。邑子築堂我作頌。江漢常武考新宮。正神爲人如可作。神州萬里託幘幪。公嘗言世亂正人爲神世治正神爲人

李生涵秋哀辭

姚行長雪懷之妻

記得三英集選樓。滿天風韻最宜秋。袖中籠得生花筆。欲學揚班第一流。生與帥鍾二生同受文選

聯吟繡閣本家傳。更喜通經似照圓。紈質慧心俱絕世。不須寫韻羨吳仙。先人文恭常與夫人聯句

烽火彌天逼省闈。鶉鶉比翼失雙飛。無端誤說堅城隕。博得才人減帶圍。述避亂時事  
皎月涼風簟竟牀。悼亡此日有潘郎。愁聞伏枕呻吟語。猶祝師門一瓣香。

贈莫醫師蔭南

南還不是憶鱸葦。欲爲珂鄉起病人。曾入膏肓擒二豎。豈徒和緩出三秦。詩驅瘧鬼能

追杜。檄愈頭風不減陳。喜得橘泉堪養壽。綠楊長此結芳鄰。

### 寄懷趙教授壽人

蟬聯四世侍經筵。張趙名門舊比肩。易世再求豐水芑。鳳栖固應勝龍眠。趙近鳳栖山張

近龍眠山

探源冊府博無倫。花月尤研六代春。微雨淡雲樽酒夜。談鋒我自怯斯人。君多識故事尤

精南北史

一別離亭歲再除。雁來雁去總無書。頻年怪異空前古。欲坐張寬弟七車。

### 未繫年詩

#### 丙子六月再至無錫

遊戲人間三萬日。浮沉江海一扁舟。平生落落誰知己。明月茶花繡海樓。

梅園

假得名園對舉杯。江山無恙我重來。紅紅白白三千樹。盡滾羅浮月下梅。

錫山

翠薄羅單不自知。錫山塔下立多時。貪看海上奇雲起。博得黃花比瘦詞。

第二泉

落菊英烹第二泉。沁脾調性味如禪。山靈顧我應相笑。烏鬢蒼顏兩謫仙。

南京

何必清歌葉玉簫。春江花月總良宵。鍾龍石虎依然在。莫信青山送六朝。  
泄霧噴雲移作渚。浮天坼地咒成山。便當持釣沉三島。携得靈鰲入漠關。丁丑二月遊蘇

州三月三日女錫泉生先三日大雪是日大晴開牡丹三朵

## 虎丘

喚出真真共品茶。瑩邊滿駐七香車。續紛遍地無人掃。不爲生公也墜花。

## 紀事詩十六首

荷花十里桂三秋。惹得龍蛇匝地遊。日射晚霞原幻夢。佛狸底事不回頭。遊龜頭渚是日

聞倭警

不患螺舟行海底。祇愁雁陣破天荒。鮫人學得交衢舞。垂死猶爲癡狗狂。

風波一舸返園居。渚芷汀蘭慘不舒。莫讀楚騷尋舊恨。湘君渺渺正愁予。九月回湘授學

民國大學戊寅在家修祠譜己卯正月湘荃生

三千里路鎮相隨。一病侵喉竟不支。雪裏牡丹原是幻。徘徊淑浦淚如絲。九月從民國大

學至淑浦錫泉殤庚辰居淑浦

歸期未定夢先通。五處鄉心月下同。斷嶺斜陽相接處。沅資流水各西東。辛巳五月由淑

浦回鄉七月麟書生

再度重湖亦偶然。宗人比戶治甘鮮。泥爐瓦鉢烹何物。肥鰕舒鳧縮項鰻。壬午正月遊華容

滔天巨浪沸江沱。羆不當途貉又過。回棹騷人無限感。蕭蕭葉下洞庭波。癸未寇至正月

由華回鄉甲申六月再清生

一聲霹靂出降旗。海外奇肱信是奇。天道益謙盈必毀。繫人原不假著龜。乙酉五月日本投降

十年宰相無留影。五葉禪宗久失傳。正有遺文灰滅恨。休談三萬鄴侯簽。丙戌九月授學

衡山國師是月無錫來函言寄存之書已失拙著及藏書已損失四次矣

故色從來是錦都。南臨桃塢北蓮湖。倩誰染得丹青筆。寫出新詞十景圖。丁亥正月素書

生八月任職益陽志局戊子住局己丑八月局散還鄉

山號紇乾多凍雀。人非老杜有飢兒。啁啁終日憑誰說。鶴瘦梅寒雪滿枝。庚寅八月至省

家人住鄉別離者二年

遠色蒼天豈有天。出王遊衍本虛傳。傷心隻影江干立。斜睨冰輪廿四圓。

嬌兒無襪女無衣。紫鳳天吳舊繡移。欲問亂離重聚事。請吟工部北征詩。壬辰八月家人

來省

忽聞阿父一聲傳。倒屣披衣喜欲顛。剔起紅燈浮綠蟻。椒花柏葉頌新年。除夕前一日雲

章受誣入獄今日歸

西望昆明淚不乾。東瞻吉水更辛酸。何年得遂天倫樂。父子家人聚一團。  
毛穎虛中去復回。明窗淨几喜相陪。非關老子能招旆。端爲珠鈴玉版來。

### 贈陳宗雅劉克醇兩生

絃絕音沉十七年。高山流水久無緣。忽聞小閣琴聲起。敲起胡牀一粲然。

王沈袁翁迭主盟。濫吹劍首乏餘聲。爭如意境雙清處。初日梧桐聽鳳鳴。  
清康熙時王漁洋以詩鳴主神韻乾隆時沈歸愚易以詩教(溫柔敦厚)稍後袁簡齋又更以性靈嘉慶時翁方綱又矯之以肌理迭主詞壇王沈袁皆數十年惟翁較短余正其流弊以意境二字代之

芷蘭杜若媚芳洲。徑趁江濤到石頭。截斷正流回地脈。兩生差可學曹劉。  
江漢游女著於毛詩滄浪孺子聞於尼父屈宋易以騷賦遂絕天壤而湖南當世詩人甚少一水之隔曠若雲泥論者遂謂江漢文化順流直下余甚願來者一雪此恥。

前追陶謝後黃陳。湘幟分張簇簇新。要識正聲無斷續。鈞天廣樂醉神人。  
清季文化湖南爲甚王湘綺高談晉宋曾國藩提倡宋詩(黃山谷陳師道陳與義)唐音幾絕余謂古體當時各有所長近體則以宋意唐格爲最合正音不可廢也



章行嚴八秩嘏詞

斗室能形八極風。寥寥四海一秋桐。張騫鑿空蹄涔裏。鄒衍談天指顧中。歷歷衆星皆拱北。滔滔萬水總朝東。瀟湘夜雨燕臺月。載酒遨遊兩醉翁。踽踽周原蔓刺荆。八瀛風雨逼神京。倚天招返朝陽鳳。倒海寧愁破浪鯨。醒得華胥三古夢。揭行日月一輪明。出幽正有嚶鳴鳥。奮翮遷喬和友生。凌空開道仗驂騑。瓊草瑤花遍十洲。不用素王三世法。自緣班志九家流。控原幸得參同契。鈎遠仍宜考異郵。廊廟江湖無二理。海天盡處錦光浮。少年蹤迹隔音塵。老去相携釣渭濱。久破牙籤三萬軸。喜同古木八千春。高山流水當年曲。明月清風自在身。耆艾不須征魯頌。盡收元化入陶甄。

八旬憶往七律十六首

半畝園林十畝田。過庭從此受遺編。桔槔雅與吟聲和。書案常隨樹影遷。四照熄時鐘動寺。六經讀畢髮垂顛。將雛不是朝陽鳳。手澤摩挲輒泫然。家君躬耕隴畔授經負笈何曾涉遠村。春風四載坐師門。誼兼父執情逾密。思徹人天語不繁。傳別九師宗

費直。夢吞三畫笑虞翻。鸞鳩豈乏圖南志。未上扶遙總負恩。十一歲從族星疇師受業制義之外兼教治易

徵藏古史禮堂經。老屋鑽研幾雪瑩。本入蓬蒿從仲蔚。尚探玉海法深寧。心如虛實能生白。學擅名山可殺青。深愧虎頭金粟語。乾坤絕續仗孤星。益陽箴言書院頗饒藏書在此讀書六年以深寧竹垞爲歸著有詁讖等書余本字星垣少舉史語輒成誦有目爲陳通鑒者友人但廷藩賣書漢口嘗畫仿宋人乾坤絕續圖貽余媵以詩云我愛陳資治孤星下紫垣讀書一萬卷下筆五千言胥靡明王夢風流楚客魂扶搖如可接相與續乾坤

析木扶桑一望遙。龍鼉萬里渡天驕。築宮歡迓談瀛客。食菘真宜集泮鶚。競向三山求福地。獨歌九辯叶雲韶。風饗雪虐蒼鱗在。松柏由來號後凋。十九歲讀書城南值戊戌變法議起余著九辯八原十二難十八議等篇統名瓠言

胸羅列宿奈貧何。偶渡重湖學設科。浴日有池逢晦雨。黏天無壁撼洪波。撥開雲氣九千里。顯出君山十二螺。正直感通同吏部。遙看衡岳發高歌。渡洞庭湖遇大雨巨浪掀天余禱於湖神風恬浪靜瞬息百里遂達彼岸自謂不減昌黎之開衡雲也有七古記之今亡

盲風怪雨入疏櫺。爭奈王駘兀者形。慄慄霜威侵病骨。勞勞旅食怯儒硯。偶傳秦緩稱雙豎。遽啓仙宮下六丁。天際歸舟人盡識。壺漿爭候草堂靈。住湖外年餘忽得奇疾七日不食醫者決爲不起不欲以未定稿示人盡焚所著旋遇異人授以藥病愈還鄉

少年浪迹說神仙。雲笈何嘗究七籤。要識六如無住相。應從三世證因緣。彌天民物皆芻狗。末代君王總杜鵑。臘鼓一聲朝市改。雪深不復憶堯年。少年談神仙實未諳修煉之術三十以後頗究內典得一切平等之說不復尊君辛亥革命從事鼓吹

官柳官槐弔夕陽。金閨諸彥返珂鄉。重從碧浪開蓮社。却假緇林作玉堂。二陸三張寧減價。七賢九老共流觴。不須太史占星象。岳瀆分明放異光。民國三年湘中設官書局網羅文士恢復碧湖詩社聯文酒之歡詩言群彥罷官聲價未減與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之意不同

金滕玉版隱埃塵。刮垢磨光賴有人。一代宋歐聯史席。千秋班馬是前身。廣徵載籍綿三統。真是洪爐冶萬鈞。未感獲麟先絕筆。端門回首總愴神。與曾星笠合撰通史未幾局解書未克成

冢中枯骨化行尸。又是猴冠一現時。物異競加鷄九錫。儀同真見犬三司。北遊我自徵青史。南下人猶識素絲。難得楚狂歌道左。鳳兮無處覓高枝。袁死後北遊覽古有五律八首

長孫經術彥威才。邊徼由來有巨魁。且喜傳經同賈鄭。況兼接席得鄒枚。江流送月來書幌。海氣浮天入酒杯。最惜朱靈符佩日。夜深潮似禹門雷。民國十年授課蒼梧中學同事有

陳柱尊校長馮振心主任諸詞人及門亦多佳士漢陳元士雙俱蒼梧人人傑地靈固不虛也兩粵相攻遽整裝歸道過廣州有

五層樓詠懷十首

搏扶大氣瞰坤維。南極雕題北織皮。儘有瓊環來壁水。何妨珠翠侍臯比。書編東觀成  
千卷。義協南華息萬吹。贏得老儒申喝語。亭林經術牧齋詩。民國十五年至二十六年歷教東  
北湖南中山諸大學及無錫國學專校所在有詩約百餘首石遺老人答詩云淵懷晦迹少人知岳岳南雍一大師三百年來誰  
抗手亭林經術牧齋詩

未挽強弓射海潮。徘徊淑浦總魂消。曾摹畫壁訶天問。又上舡船賦大招。一水中分平  
壤闊。群山環繞翠雲嬌。此間真是桃源洞。欲反離騷夢鹿蕉。益陽桃花江相傳爲屈原作天問  
篇處民國二十八年余隨民國大學入淑浦經其地湘西山水阻隘惟芷江淑浦豁然開朗而淑浦尤勝有桃花源遺意

隆隆炎火出昆岡。急劫難求伏壁藏。又嘆藝林遭五厄。誰知左史有三長。得爲甌覆真  
堪羨。未改帷囊亦可傷。諷詠韓詩聊解悶。琳郎流落祇毫芒。牛弘言書有五厄余與之合求覆  
醬甌爲帷囊亦不可得

論文總角說曾陳。劉李三君晚更親。藹藹停雲通縞紵。霏霏寒雪挺松筠。社中風誼兼  
師友。漢上遺賢孰主賓。捧得椒漿無滴處。墓門宿草已如茵。至友益陽曾星笠瀏陽劉腴深寧  
鄉劉虛園長沙李肖聃先後去世

酒後狂歌笑孔丘。栖栖塵世欲何求。飛騰莫羨行空馬。飄蕩真如不繫舟。積善固非貪  
福履。著書原不爲窮愁。衰翁鼓缶無餘事。惟覺心同造物遊。

喜經文統鈔竣稿

庚子七月彭子峻文邀余為經文鈔至辛丑七月書成

遙遙華胄紹簽鏗。石室金滕一手傳。不有蒲輪徵國老。定來謁者訪遺綸。

八十五歲書懷

江山無限好風光。祇惜桑榆見夕陽。和以天倪誰識得。六儒三佛一分莊。  
曾是稽天巨浸來。又欣士女上春臺。洞庭廣樂湘靈瑟。都為癯仙送一杯。  
不用庚庚說大橫。萬花深處有瑤瓊。同歸天下何思慮。三世麟經見太平。  
朔北天南一色新。忍教西極獨無淪。三年此日成俄頃。速遣甘英渡大秦。

贈吳生則虞

則虞為太炎最後弟子章氏主講之蘇州國學院停辦後囑其轉學無錫國專並函介余亟稱其

才之美則虞博學於經史諸子無所不窺無所不精文思敏捷萬言立就詩詞均佳奇才也一九六二年則虞來長沙參加船山學術討論會強邀余與俱縱談竟日感而賦此

湘靈鼓瑟曉峰開。又見飛仙馭氣來。天下讓三詒至德。世家第一毓高材。渡湖曾聽軒

轅樂。考史仍登帝子臺。猶憶梁溪風雨夜。藏聲淵默迅如雷。

### 八十七歲自壽一律

非空非幻亦非真。蚨坐祇園自在身。八十七齡無住相。大千三界有前塵。本來一皂同牛驥。底事窮年泣鳳麟。擲盡海籌虛宅在。深居長此偶靈椿。再清謹識右係先君一九六六年八月初六日八十七歲自壽詩不彌月文化大革命狂徒日益猖獗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先君所有文稿書籍毀劫一空然雅不自惜愴然曰斯世而有天倪已妄矣天倪而欲存其名字是重妄也遂碎硯焚筆一生所託以爲命者從此斷矣是詩爲先君絕筆

### 詩餘

#### 燕山亭

用星笠春雨原韻即答見懷

九折愁腸。萬種離懷。繞遍湘江煙岫。小住園亭。芳草斜陽。只是綠翻紅皺。太息年華。覺忙似、碧泉飛溜。懷否。正雨晦風瀟。鷄鳴時候。最念東閣西窗。將宋槩唐鈔。摩挲永晝。碑訪嶧山。經正熹平。那惜容光消瘦。春夢無痕。歎燕子、門庭非舊。

難又。坐禪關獨參無漏。

浣溪沙

留別東北大學文學院汪院長悉鍼

春夢惺忪久未闌。片帆飛渡海雲寒。重重巒岫鎖鄉關。三世因緣尋舊雨。一樽濁酒話新歡。醉餘不識鬢毛斑。

草長黃鶯貼地飛。盈盈桃李正芳菲。無端風雨送斜暉。榻上瑤琴調惜別。墻頭芍藥笑將離。一聲鷓鴣是耶非。

燭影搖紅

題陸教授未婚妻鶯珠遺硯

歷盡蟲沙。風情宛轉依如舊。嚶嚶細柳一鶯啼。猶似凰求友。玉樹長埋日久。出郭門、蒼苔半畝。簸錢堂上。照影橋邊。幾時能又。猶憶當年。小姑居處春無偶。盈盈恰喜鵲填河。又被狂雲替。長此塵寰撒手。祇遺得、端溪紫琇。衰年拂拭。鸚鵡眼中。血痕如豆。

揚州慢

菲律賓賓華僑主席施振泰祖母楊節婦嘏詞

炎海神山。十洲深處。穠春試響鈿車。正錦鷄比翼。携手賦宜家。忽琴操一聲別鶴。遙睇霄漢。望斷仙槎。歎紅絲。故燕孤飛。屢到天涯。咳蘭正好。被狂風、又落塵沙。幸瑤環瑜珥。雙雙玉樹。早茁新芽。莫怨半欄獨活。過三劫、化作琪花。祝桃觴盡醉。年年長泛流霞。

木屏記傳奇題詞

寄調金縷曲

一曲哀蟬譜。痛當年、沈冤浩劫。問天無語。兩字陰霾東廠獄。斷送賢豪如許。探覆卵、愁遺孤女。漂泊天涯無淨土。更罡風、吹折雌雄樹。窮鳥恨。沈鸞賦。鳳樓俄頃淪煙霧。念先皇、繡腸寸裂。柳眉橫豎。拔劍欲餐胡虜肉。又被城狐圈住。算祇有、丹心如故。博得千秋才子淚。採遺文、插入芝龕部。表孝烈。揚忠武。

為王生國漉題其曾祖母燕詒圖

寄調攤破浣溪沙

隱隱雕梁燕足紅。離鸞別鶴去無蹤。遙夜孤琴多少恨。夢難通。方喜蘭蓀喧愛日。



又驚桂子落秋風。揀得寒枝栖寡鶻。惱天公。  
惻惻陳情說哺烏。三槐聳翠耀天衢。猶憶當年風雪裏。賦將雛。八座聯輝紅日永。  
九如介壽碧雲腴。博得龐眉含笑看。燕詒圖。

尊聞室文集

1

# 《尊聞室文集》目錄

談天……………	(八九〇)	族星疇先生碑文……………	(九五九)
汾西陳氏世譜叙……………	(九二三)	族可山碑文……………	(九六一)
附錄 碧湖吟社百菊詩叙……………	(九三三)	哀胞弟九生……………	(九六三)
經文統鈔例言……………	(九三四)	胡女士墓碑……………	(九六三)
詩醇補錄……………	(九三八)	丁生哀辭……………	(九六五)
待焚詩稿序……………	(九四一)	復羅潤泉涵……………	(九六八)
清代科舉制度……………	(九四二)	謝趙省長炎午書聯啟……………	(九六九)
曾重伯像贊……………	(九五七)	曾運乾傳……………	(九七〇)
李燭塵壽序……………	(九五七)	黃資生碑文……………	(九七三)

## 談 天

昔者成湯問於夏棘曰。古初有物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烏得物。使後之人而謂今之無物可乎。冉求亦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夫知古之猶今。則知今之旋爲古矣。知古物之爲今物。則知今物之旋爲古物矣。物質不滅。而其聚散分合。則無時或息。倏見爲今。倏成爲古。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西儒額拉吉來圖。亦言世間無今。謂有過去有未來而無現在譬之濯足長流。抽足已非其故水。其實足未抽水已逝皆此理也。如此者謂之易。變易不居。則生物不息。故曰生生之謂易。又曰乾坤其易之蘊耶。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其實乾坤雖毀。而有不熄者存。不熄者即其所以易。言熄者甚之之詞也。

### 右揭出天地生滅問題

古之言天者多矣。最初爲創世說。中國稱盤古。五運曆年記曰元氣濛鴻萌芽茲始遂分天地肇立乾

坤啓陰感陽分佈元氣子孕中和是爲人也首生盤古垂死化生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筋脉爲地肌肉爲田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隨風所感化爲黎氓任昉述異記云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爲四嶽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爲東嶽腹爲中嶽左臂爲南嶽右臂爲北嶽足爲西嶽先儒說盤古氏泣爲江河氣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古說盤古氏喜爲晴怒爲陰昉按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遁甲開山圖又云麗山氏分佈元氣各依次序產生山谷印度語梵天。外道小乘涅槃論云由那羅延天之臍生蓮華由蓮華而生梵天由梵天生一切物由梵天之口而生婆羅門由兩臂生刹利由兩脾生毗舍由兩脚生首陀華嚴玄談云那羅延天能生四姓梵天能生萬物是爲毗陀論師之所計外道小乘又謂摩醯首羅之一體化爲梵天那羅延摩醯首羅之三體摩醯首羅是爲地主所有一切命物非命物皆其所生虛空是其頭地是其身水是其溺山是其糞一切衆生是其腹中蟲風是命火是煖罪福是孽凡此八種皆摩醯首羅之身也註摩醯首羅譯言大自在天摩登伽經云汝法中自在天能造世界以頭爲天以足爲地以目爲日月以腹爲虛空以髮爲草木以淚爲河以骨爲山以大小便流而成海唯識論言大自在天體實通常能生諸法是爲摩醯首羅論師之所計外道小乘涅槃論釋本際計云本無日月星辰虛空及地惟有大水時太安茶生形如鷄子周匝金色時熱而破分爲二段一段在上而爲天一段在下而爲地而梵天則生於其中是爲一切衆生之祖而造一切有命無命之物唯識論釋之云本際者過去之初此時一切有情皆由此本際之一法而生是爲安茶論師之所計又外道小乘涅槃論載摩陀論師之說曰那羅延論師說我造一切物我於衆生中爲最勝我生一切世間有命無命物我是一切山中之大須彌王我是一切水中之大海我是一切藥中之殼我是一切仙人中之迦毗羅牟尼若有人至心以水草華養我則我不失人人亦不失我住心品釋尊貴外道云尊貴者那羅延天也此天湛然常住不動而有輔佐造成萬物譬如人主無爲而治有司受命而行是爲毗羅論師之所計外道小乘涅槃論列女人眷屬外道其說曰摩醯首羅作八女人其一生諸天第二生修

羅第三生諸龍第四生諸鳥第五生四足第六生人第七生一切殼第八生一切蟲遠西言上帝。舊約創世記云上帝創造天地第一日造光第二日分水與空氣第三日分水陸產生蔬果樹木第四日定四時年歲造諸星辰第五日造出水中魚鱉空氣界飛鳥各從其類第六日造出陸地牲畜昆蟲野獸各從其類因按己像造人第七日功成休息或以山河大地。爲一身所幻化。或以森羅萬象。爲一人所創制。其源皆歸於一因。印度謂之一因外道怪誕不經。爲儒者所勿道。蓋民之初生。與異類居。恐怖滋甚。而神祈之念。驟動於中。則內有主而不惑。造化主宰之說。因以萌芽。相仍既久。遍達於群眾之心。宗教家利用之。俾其違惡而嚮善。於是以神道設教。附會而張大之。非其誠也。

### 右創世說並駁議

迨民智漸開。哲學家起而闢之。於是有自然說。老子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又曰道法自然。管子曰。虛而無形謂之道。文選注引道生天地。四時篇列子曰。無極之外。更無無極。莊子曰。太初無名。一之所起。淮南子曰。稽諸太初。人生於無。無成於有。又曰。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又曰。道始於虛霏。虛霏生宇宙。宇宙生元氣。王弼曰。凡有皆以無爲本。無以有爲功。劉嶽曰。自無出有曰生。張衡玄圖曰。玄者包含道德。搆掩乾坤。橐籥元氣。稟受無窮。玄者無形之謂。

自然之根。是皆離有無爲二。以無爲道。以有爲物。物生於道。故謂有生於無。按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據此則老子所謂無者乃對有而言非絕無之謂以述老子者皆以無爲絕對之辭姑仍之其在印度則爲無因說。釋氏又名爲無神外道謂無因無緣。生一切物。無染因亦無淨因。涅槃論外道小乘唯識論揭自然外道。謂別有一法。是實是常。號爲自然。能生萬物。住心品疏釋自然外道。謂一切法。皆本自然。無有造作。蓮花鮮麗。誰所絢染。刺棘鋒銳。誰所削成。故知諸法。皆法云爾。維摩經六師中之末伽梨拘賒梨子亦爲自然外道所言略同西儒亞諾芝曼德。謂萬物出於無極。復歸無極。此無極者。無性無狀。復無差別。惟有運動。漸次分離。生寒熱二。由此二者。而生濕氣。濕氣又生木火與土。土由流質。漸變定質。滋生萬物。物態熱力。而有進化。按此言後天之事。因果具足。而推本先天。則同爲無因。宋儒周敦頤言無極而太極說與此合朱子注太極圖說強爲辨護謂其以有無爲一非其實也霍爾拜著自然之系統一書。倡惟物一元論。謂有一物焉。自生而無窮。全世界皆其所孳乳。與中儒言自然者稍異。要皆與無因近者也。夫言無因者。既知宗教家之謬矣。然天下之物。非因即創。非創即因。今謂世界無因無創。果奚從出。開闢至今。品彙蕃蕪。而物質無增。何以太初忽自無而有。一草一石。受質含氣。量與積均。何以日月海嶽。巨大絕倫。無質能生。敲石生火。爍



金成水。是水是火。其來有因。范金爲鼎。弦木爲弓。是鼎是弓。其初有物。或以一因。或積數因。或起變化。或加推斷。所由不同。因物則一。何以天地。獨出虛無。窮流溯源。不仍歸於神力不可。故明自然者。欲闢創世。實無異假之幟而張其旻。或反其說而因論愈固。老聃之後。流爲齋醮。無因之極。變爲宿作。其明證也。齋醮供奉上帝以求免罪此創世說之結果宿作外道謂宿因一定必受其果是因果論之極端

### 右自然說並駁議

非因非創。其說已支。非因非無因。厥義更渺。類於此者。復有四說。一爲虛空論。管子曰。虛者萬物之始也。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谷者虛之義河上公訓爲養非按管、老皆以無爲宗者。舍無而言虛。虛與無近也。印度主此者爲口力論師。見涅槃經論第十九其說曰。虛空爲萬物之因。最初所生。虛空生風。風生火。火生煖。煖生水。水凝而爲地。地生藥草。藥草生五穀。此其言生物之序。與進化論略近。謂物生於空。亦視無爲進。絕對之無并空亦無然按諸物質不增減之理。則與祖無者同歸於失。俱舍論雖云空中漸生微風。乃世界將成之兆。然被以之證常住不滅之涅槃界。非虛空計比也。

## 右虛空論並駁議

次爲方位論。出於印度。見涅槃論第二其說曰。太初生諸方。諸方生天地。天地生世界人。按原文言世間人生天地恐誤今易之天地滅盡。復歸原處。是以方位爲常住。百論已駁之矣。然即令方位常住。何與生滅。佛言上下四方虛空。可思量否。此論誠不可思量矣。又謂方位一定。永無變更。日所出處。同屬東方。夫方位者成物以後。居民假定之稱。故佛言須彌四洲。方位互異。見後辨方日出必東。何地爲西。孔子言神無方而易無體。又言易之爲道。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據此可知其謬矣。

## 右方位論並駁議

次爲時間論。亦出印度。釋氏名爲時散外道其說有三。一謂時能作一切物。能散一切物。長熟生滅。胥時是賴。見涅槃論外道小乘之十七及住心品時論外道之前義約謂身觸百箭時未到即不死身觸小草時到即死萬物成熟皆由時起故以時爲萬物真因通往往來。往即過去住即現在來即將來兼綜三世。瑜伽論之十六異論中有去來實有論即時論師之所主以過去現在未來爲實有故爲三世實有論一謂一切物非時所作。時不變滅。住心品時論外道之後義以時爲不變之因一以時爲自在天之所作。住心品三十種第八

時論外道尋究諸說。皆含漏義。謂時作一切。時果何物。若爲時序。日主時客。南緯四時。與北相反。此寒彼暑。此滅彼生。若爲時命。物主時客。同時二人。一觸箭生。一觸草死。是生是死。一物一時。時爲物時。物非時物。謂時無作。時即非因。不應爲不變因時爲真如。見時即妄。時非真如。不變即滅。謂天作時。天又誰作。此諸謬誤。與虛空等。

### 右時間論並駁議

次爲數論。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按一者道也非數也。後世言數者因之。揚子雲作太玄。以三數相乘。爲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太初曆相應。魏關子明又稍變其說。宋司馬君實復作潛虛。以五紀數。有氣體性名行變解七圖。要亦仿太玄而作者也。漢焦延壽以數說易。以六十四卦自乘爲四千九十六。宋邵康節本之。作皇極經世。以天地萬物之變。括之於數。然其言數也。皆近於歸納。謂萬象不出於數。非謂數能生萬象也。印度有數論宗。蓋測度諸法。以本數起論。故名數論。或謂論能生數。因以爲名。皆非以數爲主因。其以數爲萬物之本體者。則創於希臘學者畢達哥拉斯氏。謂有物必有

則。皆由數成。不因時與地而異。數有奇偶。奇者有限。倡者無涯。斯二反對。則成萬物云。夫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其義甚顯。山木澗草。其實可量。几席槃盂。其積可測。測量所得。斯名爲數。數因物有。不爲物先。今謂是物。不須原質。憑數而有。有是理乎。是數說者。或以無因爲因。或倒因爲果。徵諸實象。無有是處。

### 右數論並駁議

復次有柳宗元之說。韓愈言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柳氏更廣其說。謂天地、大果菰也。元氣、大癱痔也。陰陽、大草木也。要其用意。祇以伸一己之悲憤。與說天無與。且既不明癱痔之所由起。更不能知果菰之所從出。即如其說以求之。亦不能通。又有劉禹錫答柳宗元說亦與天地發生無與其最辨者爲釋氏說。楞嚴經云。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佛言性覺妙明。本覺明妙。性覺之體本妙而常明。本覺之用本明而常妙。汝稱覺明。爲復性明。稱名爲覺。爲覺不明。稱爲明覺。女所稱爲覺明者。爲性本來之明不假外緣者而稱之爲本覺之明耶。抑爲本覺體本來不明如鏡有塵垢必加磨洗者而稱爲所明之覺耶。一是本然義。一是因緣義。富樓那言若此不明。名爲覺者。則無所覺。言若是不用力求明而能名爲覺者。則人

人皆覺無有覺之稱矣。意謂明鏡必待磨洗而後光明也。佛言若無所明。則無明覺。女謂若不加功求明。則無本然之明覺乎。有所非覺。無所非明。不知性覺妙明之體。不但不可以有所目之。亦不可以無所目之。有所即非性覺。無所又非妙明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必明。妄爲明覺。不但不可以無明目之。亦不可以有明目之。彼無明既墮墮於昏昏默默。非覺湛明性矣。而女謂性覺之體。必由於用力求明而始明。是又妄爲明覺也。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性覺之體。本非由外緣而始明。而女因求明之故。遂妄一立性覺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既落方所。遂轉此大智慧光明。而能成見見分。是爲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既有見分。遂將無同無異真理。轉成相分。而有種種差別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前者因明立所。已異於本然明覺矣。此又與前所立者異。因立異之故。於是又不得不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於是擾亂。相待成勞。勞久發塵。自相混濁。勞即見分塵。即相分此等混濁。由於已見非由外至。由是引起塵勞煩擾。起爲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爲同。世界爲異。虛空無二。故曰同世界。差別故曰異。皆由前所立之同異發生。同爲虛空。異爲世界。彼無同異。真有爲法。前於同異之外。復立無同無異。世間有爲法。皆由此起。而本然之性。愈遠矣。覺空明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真性法士。本來不動。由突起知見。遂轉此妙明智體。而爲覺明復轉性體真空。而成晦昧。由此知見與無明風鼓動。充塞虛空。故空輪之上有風輪。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生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既有無明風。依空鼓動。而汝之妄明。執攬愈堅。因從暗昧空中。結成固體。而爲金輪。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爲變化性。妄知妄見。內爲無明風所鼓。外又爲相金所眩。風金相摩。遂生火光。起種種變化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於所見之金寶及能見之覺明。津津愛着。遂

發生潤澤而爲愛水與風金摩出之火相接觸被其蒸化遂生水輪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濕爲巨海。乾爲洲潭。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潭中。江河常注。因水火二種上騰下降變化交互結成堅固之器界其濕者爲巨海乾者爲洲潭海不應有火而有火者以受火之氣分故洲不應有水而有水者以受水之氣分故水勢劣火。結爲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燄。融則成水。水能尅火今降水之性而就火故相合而結成高山山石中有火分故擊則生燄又有水分故融能成水土勢劣水。抽爲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土能尅水今降水之性以就水故相合而抽爲草木草木受有土氣故燒則成土受有水氣故絞則成水交妄發生。遞相爲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由無明爲風輪種執心爲金輪種知見爲火輪種愛心爲水輪種由此四輪交妄發生遞相爲種發生世界成住壞空終始相續富樓那言一切衆生。何因有妄。自蔽妙明。受此淪溺。前問世界如何發生佛答言起於無明因又問無明何由而起佛言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瞋責己頭。不見面目。以爲魑魅。無狀狂走。豈有因緣。自怖頭走。忽然狂歇。頭非外得。亦何遺失。妄性若是。因何爲在。按釋氏以三界虛妄。惟心所作。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其言世界。固如是也。希臘學者巴彌匿智氏曰。存者惟有。非有不存。匪惟不存。亦不可識。所謂有者。無始無終。惟有現在。不生不滅。又不可分。惟一不二。平等如如。無以名之。強名特安。特安者希臘語球之義巴氏舉以狀圓滿平等之本體此特安者。寂

然不動。爲萬有本。亦其真相。其他現象。變化生滅。無量無數。皆由衆生。六根頑妄。自生分別。指爲本相。無有是處。其說與釋氏爲近。

### 右幻妄說

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嶽峙川流。各有定位。煌煌者既如彼矣。謂之無不得。則斥之爲妄。妄何由起。則以爲起於衆生知見。既無世界。焉有衆生。若無衆生。奚有妄念。佛無妄念。何生世間。既無世間。焉有出入。入者固非。出者亦妄。佛所在地。世界應滅。謂阿那耶。因風波動。藏性真空。風奚自生。是欲滅幻。實以滋幻。故一切幻。緣佛而生。惟楞伽經云。佛告大慧。譬如泥團微塵。非異非不異。金莊嚴具。亦復如是。泥團微塵。非彼所成。而實彼成。是故不異。若不異者。則泥團微塵。應無分別。此以微塵喻藏識。泥團喻轉識。泥團由微塵而成。其體是一。故不可言異。遽謂爲一。則無所分別。故不可言非異。以是推之。則無始之際。當爲微塵。一切世界。皆由微塵。成爲泥團。而生差別。塵真團妄。語雖過玄。而由散成聚。義實不易。此釋說之最近理者也。以楞伽經不立菴摩羅識合八九識爲一近於羅識實故。

### 右駁幻妄說並舉佛說之最近理者

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不論誠可也。然聖人不論。俗儒以其臆見妄測。或沉溺異端。家自爲書以相眩惑。則其憂方鉅。正蒙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天下之物有幽明聚散而無有無常人以能見者爲有不見者爲無故墮於二氏之說又曰。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王船山注老氏以天地如橐籥動而生風是虛能於無生有而氣不鼓動則無是有限矣然則孰鼓其橐籥令生氣乎有無混一者可見謂之有不可見遂謂之無其實動靜有時而陰陽常在有無無異也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見音現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王注浮屠謂真空常寂之圓成實性止一光明藏而地水火風根塵等皆由妄現知見妄立執爲實相若謂太極本無陰陽乃動靜所顯之影象則性本清空稟於太極形有消長生於變化性中增形形外有性人不資氣而於氣外求理則形爲妄而性爲真陷於其邪說矣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王注差愈於告子食色性也荀子性惡之說爾不知本天道爲用。王注天即道爲用以生萬物誠者天之道也陰陽有實之謂誠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王注但見來無所從去無所歸遂謂性本真空天地皆緣幻立事物倫理一從意見橫生不睹不聞之中別無理氣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



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遠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 右引張子正蒙兼關老佛

屈子曰。邃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莊子曰。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以七尺之細而欲縱觀宇宙之大。誠知其難也。雖然。有一公例焉。即天下之至鉅者。莫不由至微累積而成。此其可知者也。列子天瑞篇曰。天積氣之所成也。楊泉物理論曰所以成天地者氣也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淮南子亦云京房易傳曰。積陽爲天。積陰爲地。皆以積爲生物之本。徵之印度。言積者有極微論、順世論、勝論。釋氏均稱爲外道極微。梵言波羅摩阿拏。俱舍頌疏云。是色之極少者。西域記云。極細微塵。不可復析。析則歸於空。故曰極微。按析則歸空之說非是順世。梵名路伽耶。隨順世間凡情之謂。二論同出一源。極微外道即順世外道所立日本井上圓了曰。極微論謂一切有情。稟性而生。惟此四大。更無餘物。後死而滅。還歸四大。無機無生之諸物。固無論矣。即有機有生之人類動物。盡由地水火風之極微質點而成。若離物質。

則精神不存。是純然惟物論也。然人類識心作用之所存。爲四大極微中最精妙者。譬諸萬物。體皆物質。燭燈有光而餘物無。人類木石。由四大成。人類有知識作用。而他物無。故演祕云。順世外道之極微。有極清淨、非清淨之別。其果有心所眼根等色聲等之別。按順世論不可考。極微論今見瑜伽論之十六異論中。不具述。類於此者。又有獸主及遍出二論。其所立原理云。我體量小。一如極微。潛轉身中。而立作用。與佛教之實我論爲近。或謂爲自在天之一。或謂爲順世論之一。不能明也。勝論。梵名吠世史迦。其初僅六句。後慧月演爲十句。以實、德、業爲中堅。實者。解宇宙萬有之本質實體。分爲九種。一曰地。有色、味、香、觸者。二曰水。有色、味、潤、觸及液體者。三曰火。有色、觸者。四曰風。僅有觸者。五曰空。僅有聲者。六曰時。俱不俱緩急遲速之類。七曰方。東西南北上下之類。八曰我。九曰意。德者。業之功能。分二十四種。其中如言量、第六論微大短長圓各體分圓體爲極微極大二種別體、第七就一切有實體者而別之爲數等合、第八就物之初合時而云離、第九就物之初離時而言彼體、第十此體、十一重體、十八明物落者液體。十九明流注者皆與聚質有關。業者。動作之謂。一取業、明上下方分虛空等處極微等先離後合之因二捨業、明上下方分虛空等處極微等先合後離之因三屈業、明先離遠處今合近處之因四伸業、明先離近處後合遠出之因五行業。義取所動之業如身搖動而震大地之類凡一物行動必先合而後離其合爲休止之狀態其離

係行動之狀態大旨謂極微常住。成劫之時。兩極微相積而生一子微。本末相合而得三微。此三微餘之三微。更相結而生一子微。本末相合。是爲七微。七七相合。是爲十五。如是相積。成三千界。是亦以唯物說世界者。惟實句以我加於心元。故號爲多元論。以九實中之地水等爲客、我爲主。故又稱心物二元論。百論稱爲神知二元論四宗稱爲我覺二元論。唯識述記云。勝論於物質極微以外。別立精神諸元。順世則僅立地、水、火、風之四元。此其別也。

### 右言宇宙之成由於積累述印度學說

希臘言此者分三大家。一曰四大論。其鉅子曰唵披鐸黎。以爲世界萬物。皆本於原質。原質混合。而物以生。原質分離。而物以滅。此原質者。名爲萬物之根。不生不滅。不增不減。原質有四。地、水、火、風是也。然此四原質。何以能成萬物。何以能使萬法變化無窮。則以有愛、憎二力故。愛力增勝。混合斯起。甲物微分。入乙空隙。混爲一體。如磁如鐵。混合極端。成斯菲羅。譯言球巴氏云有。即是此義。巴彌匿智氏說見前幻妄說中憎力增勝。時乃分離。其動之機。亦復如是。愛、憎兩極。往來無息。宇宙變成。皆起於此。此專主物質立論。與順世、極微諸論合者也。一曰種子論。其巨子

曰。安那薩哥拉。以種子代四原質。所謂種子。於其性質。即形、色、味。含差別相。無數無量。可遞分割。如兔毛塵。此種子者。不生不滅。種子初相。殺雜渾沌。始於反對。終於混成。其動力一。名奴烏士。譯言精神此奴烏士。純一平等。能識能慮。運動宇宙。如一機器。結集種子。遂生萬物。任舉一物。皆含種子。無量無數。譬如白雪。非無黑性。但其質外。有總之者。此剖精神、體質爲二。學者多呼爲二元論。與勝論合者也。一曰阿屯論。阿屯爲物質原始之微點其初祖曰黎烏揭菩。大旨謂宇宙萬有。由阿屯成。此阿屯者。本來平等。而在虛空。個個分離。充塞十界。但所分者。實非阿屯。阿屯本體。既不可分。復不可變。至此阿屯何以成物。因緣阿屯動力所起。隨其重量。及其性質。而生差別。物有自性。非離本質。別有一物。主其運動。此論較唵披鐸黎爲精。而與安那氏相反。衍其緒者。爲德謨頡利圖。謂物心二元。皆成於質點。但質點有精粗之別。粗者成物質。精者成精神。則又化一爲二。與黎烏氏稍有出入。與巴爾匿智氏同時。爲天演學者。有額拉吉來圖氏。巴氏爲埃黎亞學派額氏爲天演學派並世而生夾主齊盟其言曰。一切物相。非有非無。有無兩相。同時而現。惟趨於成。以爲其鵠。既集即散。方散方集。忽來倏去。孰窺其朕。世界起滅。成敗循環。更無一物。同一不變。而常存在。是故萬物。皆爲過去未來之間。所謂今者。更不可指。或

有問者。物相既是流轉不住。以何因緣而得認識。是故當知變化之中有不變者。流轉之內而有恒常。斯何物。斯字曰天演。天演有則。則法也而使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類氏名此物曰羅哥士希臘語性理之義也凡物之變。不出二力。其一反抗。其二壓服。以此因緣。物物相閱。經無量劫。曾無已時。而此二者。同時而在。更無矛盾。譬如幼孩。變而成壯。壯又變老。幼、壯、老三。接構相鬪。而今壯者。即前幼孩。是一非二。若云幼者是甲。壯、老是乙。或云幼、壯相戰。壯勝幼敗。而彼幼者。蒙其損害。無有是處。是故當知凡有爭競。必有調和。調和爭競。萬物之父也。其義與四大派爲近。但謂變化之中有不變者。實含有精神之意。未質言其故耳。此其立論。雖未嘗超於順世、勝論一派之外。然發明愛合憎離之理、調和爭競之法。實協夫科學之原理。較印度爲進矣。

### 右述希臘說

張子西銘云。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所云中者。非必居於天地之中。蓋世界有大小之異。而人特其中焉者也。莊子云。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又云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

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由其義以推之。無形者非無有也。其形至小。非目力之所能察也。凡物之構成也以原子。原子之構成也以電子。一原子之內。以陽電子爲中心。數陰電子繞之而馳。以陰電子之數不同。而生原子之區分。尼科耳遜謂原子之元素。雖爲八十二種。而電子構造之形。則僅有四。所謂四基礎形是也。福尼爾謂此電子之運行。類於天體。陽電子如太陽。陰電子如地球及各行星。陰電子之繞陽電子而行也。亦猶地球之繞日而不息。此之謂小世界。福氏謂研究電子之運行爲小世界之天文學研究電子之性質爲小世界之物理學此小世界中當亦有國家人民之組織特人不能察耳惠子所云至小無內。謂之一。中庸所云語小則天下莫能破者也。自其大者言之。則日局之外。復有攝日以行者。而日爲其環繞之行星。中庸所云繫者攝也無星處謂之辰非無星也人不能見也攝日者對於其所攝亦然。輾轉相攝。不可窮極。此之謂大世界。惠子所云至大無外。謂之大一。中庸所謂語大則天下莫能載也。有所載即有所攝莫能載指攝諸體而不爲他體所攝者以大小均不可思議故曰莫能大小無定名。以小世界視毫末。則毫末。泰山也。以大世界視泰山。則泰山。毫末也。故莊子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此不可究詰者也。小世界內非無國家故莊子言蝸角有蠻觸之爭非無生物故晏子言蚊睫有焦明之巢大世界人之所不能察莊子鯤鵬之喻猶其小者惟釋氏言究竟天色身長一萬六千由延一由延或云當中國二十里或云八十里即以二十里計之每人身長三十二萬里或即大世界人

之容積大世界之量。皆無數小世界所積而成。故言大者必始於微。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荀子曰。並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蓋原子、電子。雖各自獨立。而其積微至鉅。成爲一物。則又並一而不可離。惟其不離。所以成積。惟能成積。故其吸拒變化。所以生物者至繁而不可測。下文言天始於昭昭之多、而成於日月星辰之繫。言地始於一撮土之多、而成於華嶽之載、河海之振。言山由卷石而至於廣大。言水由一勺而至於不測。皆明積累之義也。

### 右言世界有大小大世界由小世界積累而成

學者既知世界之有大小。而又知積小成大之理。則天地成毀之因。較然明矣。此其義莫備於易。繫辭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王注。凡言王注者皆王船山注下仿此彌。徧也。綸。聯合而盡其條理也。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以知幽明之故。王注。天文有隱有見。地理有榮有落。見而榮者。明也。隱而落者。幽也。其故則明以達幽。而幽者所以養明。明非外襲。幽非永息。但以時爲顯藏也。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王注。原有本而生也。反歸諸其故也。易言往來。不言生滅。原與反之義著矣。以此知人物之生。一原於二氣至足之化。其死也反於絪縕之和。以待

時而復。特變化不測。而不仍其故爾。生非創有。而死非消滅。陰陽自然之理也。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按神者。伸也。物之成也。即精氣爲物鬼者。歸也。物之反也。即游魂爲變即翕闢聚散之理也。猶懼其未明也。故後又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富有者言其無物不具也。日新者言其變化不窮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道者天地之所由發生也。器者凡物之成形者也。日星地球均可謂之器變者言其幽明無常也。通者言其生機不息也。此雖或主人物言。然天地之成毀。與人之死生無以異。可以是推之也。以其理言之謂之道。以其氣言之謂之元。春秋傳元年、何休注。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生天地。天地之始也。又曰。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一端。春秋說題詞曰。元。清氣以爲天。渾沌無形體。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三統曆曰。太極元氣。含三爲一。所謂元氣者。蓋無始以來。渾淪周徧。以爲一切之原質者也。渾而言之。則宇宙共爲一元。含無量恒星系言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言統治一切之天也。即無量恒星系析而言之。則地球自爲一元。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言地成而後萬物有所資以生也。至論天地生滅之次第。則以易緯乾鑿度爲詳。其言曰。有形生於無形。無形非無也特不可見也故曰有太



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氣之始也。未見時非無氣特布漠太虛至微至細不可見也。鄭注謂太易寂然無物太初忽然自生者非是太始者。形之始也。鄭注形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鄭注地質之所本始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渾成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也。鄭注此又說上古大易之時始有聲氣者埒尚未有惡有形兆乎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復歸於一。繹言之。太易之初。寂然不動。其氣未分。微不可見。故曰未見氣。太初始感。因感而分。各自爲體。故曰氣之始。氣縮成液。形象昭著。故太始爲形之始。液體漸縮。結爲固質。故太素爲質之始。是太易中。雖無形埒。然元氣自足。不待外求。故曰氣、形、質具而未離。蓋渾則爲太易。分則爲太初。有變化而無增減也。易變而爲一。易爲太極。一爲一畫。即太始也。一變而爲七。易以七爲少陽。陽之盛也。七變而爲九。九爲老陽。數之窮也。物窮則反本。故復歸於一。鄭注謂七爲太始九爲太素者非是其義至精。後世述此者有列子、文與此同不贊載三墳、謂清氣未升濁氣未沉游神未靈五色未分中有其物冥冥而性存謂之渾沌渾沌爲太始太始者元胎之萌也太始之初一一爲太極太極者天地之父母也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者天地之變也太易之數二二爲兩儀兩儀者陰陽之形也謂之太初太初者天地之交也太初之數四四象變而成萬物謂之太素太素者三才之始也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游神動而靈故飛走潛化動

植蟲魚之類必備於天地之間謂之太古按三墳晚出偽書難以徵信以其多竊舊書故錄之博雅。言太初氣之始也清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清者爲精濁者爲形也太素質之始也已有樸素而未分也三氣相接剖判分離清輕者上爲八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及白虎通德論。言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觀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出曜布度物施生精者爲三光次者爲五行五行生情情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皆依傍舊說。無所發明。稍增數語。即失於不經。非知易者也。

### 右據易理以明天地成毀之因

後儒以易言天者。莫精於張子正蒙。探頤索隱。視乾鑿度尤詳。其言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王注。於太虛之中。氣自足也。聚散變化。而其本體不爲之損益。日月之發斂、四時之推遷、百物之生死。與風雨露雷乘時而興、乘時而息。一也。皆客形也。有去有來謂之客。散而歸於太虛。復其細縕之本體。非消滅也。聚而爲庶物之生。自細縕之常性。非幻成也。又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又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死者。可與言性矣。聚而成形散而歸空氣猶是氣質猶是質故云吾體又曰。氣块然太虛。块然猶言瀚然充

滿貌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浮而上即氣之浮爲空氣者降而下即氣之成爲地質者又曰。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王注離明在天爲日在人爲目光之所屬以著其形有形人得而見之明也無形人不得而見之幽也無形非無形也人之目力窮於微遂見爲無也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按聚而成形乃由各原子外感相吸而成故張子謂之客其實並無所謂主客又曰。推行有漸曰化。合一不測曰神。又曰。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王氏伸其旨云。形而上之道。即所謂清通而不可象者也。器有成毀。而不可象者。寓於器以起用。未嘗成亦不可毀。器敝而道未嘗息也。以天運物象言之。春夏爲生、爲來、爲伸。秋冬爲殺、爲往、爲屈。而秋冬生氣潛藏於地中。枝葉槁而根本固榮。則非秋冬之一消滅而無餘也。車薪之火。一烈已盡。而爲燄爲煙爲燼。木者仍歸木。水者仍歸水。土者仍歸土。特希微而人不見爾。一甌之炊、濕熱之氣。蓬蓬勃勃。必有所歸。若盒蓋嚴密。則鬱而不散。汞見火則飛。不知何往。而究歸於地。有形者且然。况其細縕不可象者乎。故易曰往來、曰屈伸、曰聚散。而不言生滅。儻如散盡無餘之說。則此太極渾淪之內。何處爲其翕受之歸。造化日新不用其故。則此太虛之內。亦何從得此無盡之儲而不匱耶。按此言太虛氣質。有幽明而無有無。有聚散而無生滅。其伸物質不滅之理。至以

切矣。

### 右引張子正蒙以釋易義

再以科學證之。易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嚴氏復曰。凡力皆乾也。凡質皆坤也。乾坤及六十四卦皆代名詞。牛頓之言例有三。其一曰。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均。乾道也。斯賓塞爾以天演自然言化。其爲天演界說曰。翕以合質。闢以散力。始簡易而終雜糅。坤道也。按其義釋之。專者。團也。翕者。合也。元氣分子。因緣愛力。互相攝引。吸而成團。合而成質。即所謂儲能也。方成復動。質闢力出。其出以直。滋生萬物。即所謂效實也。蓋言其極致。悉可名始。如散即聚之始毀即成之始死即生之始是也。而是力者。實管其機。如出力爲散之始愛力爲聚之始是故曰。乾知大始。大始包始終而言知字來瞿塘氏訓如知縣知府之知謂主持其事也聚質而後生物。故曰坤作成物。其初易簡。故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其繼雜糅。則成位以後之事。繫辭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而天下之理得而易行乎其中矣第二章以下則言成位後事赫胥黎所謂始以易簡。伏變化之機。命之曰儲能。後漸繁殊。極變化之致。命之曰效實者是也。易之爲道。不外夫消息盈虛。復陽之息乾陽之盈姤陽之消坤陽之虛姤陰之息

坤陰之盈復陰之消乾陰之虛此消則彼息。互爲其根。此虛則彼盈。互藏其宅。乾中有坤坤中有乾。惠子所云日方中方呢、物方生方死。斯賓塞爾所謂一群之中有一事之效實。即有一事之儲能。方其效實。儲能以消。而是效實者。又爲他日之儲能是也。

### 右引西儒科學以證易義

由是徵之。則知太虛本體。元氣布濩。靡有界限。太虛包無量恒星系本體指未成星系時言元氣即西人所謂原子釋氏所謂微塵遞演遞進。漸以類分。互相吸拒。各成一局。指各恒星而言日即恒星之一由是推之當有攝日以行者但不可考姑以日爲漸縮漸離。相距日遠。此日局中。各種氣團。又相吸拒。與日分離。循軌環繞。成爲行星。各成世界。世界既成。方聚方散。流行不息。一部分聚一部分散遞演遞退。聚少散多。及其終也。同歸於散。併入日局。如有年。漸散漸廣。與各恒星。氣輪相接。漸成渾淪。返虛歸本。與最初太虛時無異此散之終。即聚之始。別有星球。因緣發生。如是循環。不少增減。曾無已時。此天地成毀之象。而生理之所以不息也。

## 右正言天地成毀之因本論已完以下論日局及各星球之主質

成毀之理。既如上所述矣。至世界之原質。則希臘故有四大論。噫披鐸黎氏說見上印度亦然。或以地、水、火、風。合諸虛空而爲五大。如涅槃經論五大無常說云。譬如一切衆生樹木。因地而住。地爲無常。故因地之物亦無常。如地因水。水無常。故地亦無常。又如水之因風。風無常。故水亦無常。風依虛空。虛空無常。故風亦無常。真言宗云。一切萬物。皆由五大而生。前者以之證無常。後者以之攝萬有。義無甚異。徵之易象。由一而兩。由兩而四。由四而八。但卦雖有八。象不出四。如乾爲天。即空大與風大也。坤爲地。即地大也。坎爲水。即水大也。離爲火。即火大也。是爲四正。巽爲風。風即空氣。爲天之輔。震爲雷。雷由電生。爲火之輔。說卦亦云離爲電艮爲山。山附於地。爲地之輔。兌爲澤。澤以儲水。爲水之輔。是爲四隅。與印度諸論師合。要之地、水、火、風。咸統於空。空不應與四者平列。且大雖有四。必有主因。此又不可不知者也。

### 右言四大宜有主因

於是有主地大者。曰地論。出於印度。謂一切衆生。皆依地而生。若供養地。當得解脫。大日經住心品中所述之地等變化論是也。中國五行家。謂土能生萬物。義亦準此。按地生萬物。誰不知者。云何生地。此義宜明。昧其緣起。奚名論宗。故其結論。仍歸宗教。如供養地得解脫之類擇焉不精。不足議也。

### 右述地論並駁議

有主風大者。曰風論。禮說云。風。萌也。養物成功。所以八風象八卦也。印度有風論師。謂風能長萬物。又能殺之。風能造萬物。又能壞之。故風爲萬物之根。然論風之能力。僅及於物。於義爲狹。惟西儒亞諾芝綿尼。以空氣爲化生萬物之原質。謂空氣運動。曾無已時。緣此運動。生二變化。曰漲、曰縮。漲能生熱。縮爲寒母。地、水、火、風。此風字較風論之風字範圍較狹緣此而起。此風論之最有力者也。按風造風壞。僅及於物。不成爲論。主空氣者。義當較勝。然空氣不一。必有主因。概目爲風。未爲至論。

## 右述風論並駁議

有主水大者。曰水論。黃帝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浮天而載地者。水也。晉書天文志楊泉物理論曰。所以立天地者。水也。吐元氣、發日月、經星辰。皆由水而興。春秋元命苞曰。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津液也。印度水論師。以水能生天地、能壞萬物、能生有命無命之一切物。見涅槃論外道小乘希臘學者德黎氏。亦言水有生氣、有活力。時結爲定質。時蒸爲氣質。變動不居。其力宏大。因以水爲化生萬類之原質。此其所據也。按水在天外。殊無左證。地爲水立。尤乖實理。以科學及事實證之皆不可通結爲定質。堅冰沍寒。不能生物。蒸爲氣質。還藉於火。云何主水。尋諸義蘊。皆不可通。

## 右述水論並駁議

以上諸說。均與實違。其可據者。惟有火論。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河圖曰。陽精散而分佈爲火。范子計然曰。日者。火精也。火者。外影。淮南天文訓云。積陽之熱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春秋說題辭曰。天之爲言顛也。居高理下。爲人經



也。群陽精也。合爲太一。分爲殊名。故其立字。一大爲天。太平御覽卷一星之爲言精也。榮也、陽之精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立字。日生爲星。孝經援神契云。精不兩明。宋均注。天精爲日。地精爲月。繹言之。無量恒星。同出於天。故謂天爲群陽精。合之爲一元。分之爲萬殊。故曰合爲太一、分爲殊名。日爲恒星之一。故曰陽精爲日。行星爲日所分出。故曰日分爲星。日與恒星。同屬於天。故曰天精爲日。地球爲行星之一。月爲地球之衛星。故曰地精爲月。此言火論之最精者也。

右言火論較確舉春秋說題詞為證

印度火論。今不可考。其竺典所傳之事火外道。或事火婆羅門。乃以火爲神聖。供養之以求福利。非火論也。西儒火論。創於額納吉來圖氏。紀元前五百八十一年至五百二十四年。謂一切物皆出於火。皆入於火。由火生成。由火毀滅。遞劫盈虛。周而復始。稍後有畢達哥拉斯氏。謂宇宙本體。爲一球形。攢其心者。號中央火。周其四圍。復有球十。各附總體。回轉不停。雖我地球。亦於十中。而居其一。繞中央火。循其側面。而常運行。則已窺日局之大勢矣。近世演其緒者。爲德儒康德、西曆千七百二十四年至千八百四年法儒拉普勒。西曆千七百四十九年至千八百二十七年其所著星氣論有曰。無始之時。虛無

形埒。乃至無光無熱。日局太始。日局或譯作太陽系乃爲星氣。光熱迸見。布濩天空。周轉不息。歷時既久。熱力漸散。星氣稍縮。其質點熱力有大小。縮率有強弱。強者常循弱者之位。而騰越其上。即生環帶於赤道。此隆起之環帶。與其本質熱力各殊。各以抵力。成其獨立。各以吸力。收攝成珠。復由日之通吸力。及各球之抵力。相攝相拒。而爲自西轉東之軌道。由是太陽居中。八緯環繞。遂成日局。遠西天文學者分星之類凡五一恒星二行星三衛星四彗星五流星恒星者光體也能自發光常守其位而不動故名曰恒星之一行星者暗體也不自發光仰恒星之光且迴環於其周圍者也故亦稱游星行星之大者有八依距日遠近以次分之一曰水二曰金三曰地球四曰火五曰木六曰土七曰天王八曰海王八大行星以外尚有小行星四百六十有餘在木星與火星軌道之間日局者即由一恒星八大行星四百餘之小行星與附於八大行星之衛星及彗星流星組織而成者也八星分立。尚爲氣體。以日分行星之法。分出衛星。亦成球狀。各繞其行星。其附於地球者即月也。衛星亦暗體迴繞於行星之周圍亦仰恒星之光輝者也故或稱爲第二等行星衛星之數土星有八木星有五天王有四火星有二海王及地球各一也二氏之論。探微窮遠。與春秋說題辭。若合符節。自是而火論遂定矣。日人原田長松云星氣說雖出於康拉二氏之理像而其證據亦夥一行星之軌道殆爲圓形二行星之軌道約在同一平面內三行星公轉之方面約爲同一四自轉之平面殆一致於軌道面五自轉及公轉之方向爲同一六衛星公轉之方向與行星自轉之方向爲同一七衛星之軌道面同於行星之自轉面八土星尚有環帶九星氣現存十星氣團現存十一渦狀星氣現存十二行星愈近於太陽則密度愈大十三地球爲橢圓形十四地心熱力最強十五太陽現爲液狀體由光素分析術證之太陽中之元素

與地球中之元素相同而其成分略相等英儒斯賓塞爾。曾本此以明聚質散力之理。嚴氏復譯其略曰。所謂翕以聚質者。即如日局之初。爲涅菩刺斯。即星氣之譯音布濩六合。其質點本熱至大。其抵力亦多。過於吸力。繼乃由通吸力收攝成珠。太陽居中。八緯環繞。各各聚質。如今是也。所謂闢以散力者。質聚而爲熱、爲光、爲聲、爲動。未有不耗本力者。此所以今日不如古日之熱。地球則日縮。彗星則漸遲。八緯之周天皆日緩。久將進入而與太陽合體。又地入流星軌中。則見隕石。然則居今之時。日局不徒散力。即合質之事。亦方未艾。此詳論翕闢之理。足與前說相發明者也。

### 右引西儒火論

火論之義允矣。然氣有陰陽。數有奇偶。有對而後有獨。相感而後相成。此其說正蒙著之矣。云兩不立則一不可見。王注陰陽未分二氣合一細縷太和之真體非目力所及不可得而見也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王注其合一而爲太和者當其未成乎法象陰陽之用固息也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西人所謂正負義亦準此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王注陰陽合於太和而性情不能不異惟異生感故交相訴合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散殊。王注游氣氣之游行也合者陰陽之始本一也而因動靜分而爲兩迨其成又合陰陽於一也如男陽也非無陰女陰也非無陽以至於

草木魚鳥無孤陽之物亦無孤陰之物皆合兩端於一體又曰。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必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章氏炳麟曰。凡一分子。非獨無量同性微分集成。亦有異性無量微分集成。所以者何。若無異性微分。即不得與異性親和。譬如牝牡相合。牡中非無牝分。牝中非無牡分。若牝若牡皆是一牝一牡所生故知即此一分含有二分若不含二。即無親和事故。又若無有異性微分。即不得與異性相距。譬如牝牡好合。牡遇外牡。情即相妒。以單牝遇外牡。即不相妒。若不含二。即無相距事故。準是而談。則知太初原質。無慮數十。必有相反二質。爲其部主。無以名之。強名正負。此正質中。有負分子。相感相吸。同異相聚。異者成同。此負質中。有正分子。吸正成負。負正相距。同者成異。於時太虛。中分爲二。一正一負。正者爲聚。負者爲散。彼散愈遠。此聚愈密。相對成仇。見仇逼近。親內愈固。凝而聚者。斯名爲地。聚而未凝。液則爲水。漲則爲氣。是氣與負。相爲抵拒。及其久也。力出漸多。由闢以散力故併入於負。質以不固。由和而解。浸淫潰散。返於太虛。湛本無形。所謂不有兩則無一。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也。火論主一。其理未圓。必有負者。其正始立。火氣爲正。水氣爲負。故地心火熾。熔爲液體。漸外漸冷。地質以成。地上空氣。漸遠漸疏。漸趨於寒。故高山之巔。四時積冰。若無水氣。冰何由

成。以是推之。空氣上層。淡養雖疏。輕氣未減。即至太虛。當有極稀輕氣。飛揚升降。特非科學所能察耳。是故易以坎離。爲乾坤中子。坎爲水而體乾。明太虛之散由於水。離爲火而體坤。明地球之成由於火。此上經所以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也。其合也由於愛力。愛莫盛於二少。其卦曰咸。不息則久。久莫盛於二長。其卦曰恒。火內水外曰既濟。翕之成而闢之始。水降火升曰未濟。闢之終而翕之始。此下經所以始於咸恒、而終於既濟、未濟也。

### 右言火論雖善尚有未備須與異性交感而成

天地成毀之次第。既如彼矣。至其所以成毀之理。則未有能徵其辭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無以名之。字之曰道。是以成物者爲道。天地亦物也此物字所包甚廣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言不誠則物無由發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辜鴻銘云不但人由誠而生即物無誠亦不能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即地高明即天言天地之生由於誠之無息是以成物者爲誠。說文神下云。天神。引出萬物者也。易傳云。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是又以成物者爲神。蓋推其本謂之道。形而上者謂之道舉其實謂之誠。誠者實也言其變化謂之神。故

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斯。不動者其翕以聚質也。感者其闢以出力也。寂無思爲。太虛無朕。感無不通。萬象昭著。故謂之神。是神也。存於物之中。而非離於物之外。中庸云體物而不可遺言有神者固妄。即創世說謂爲二元者亦非也。即種子論有於無之中。而非無於無之中。二語本王船山原質論固疏。即四大論阿屯論亦未密也。精者雖深可極。變者有幾可研。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則聖人有所不知矣。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故曰。陰陽之不測之爲神。不測化無方陰陽可知即變不測者不可知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變化可知之道不可變化知萬世之後。知其解者。猶旦暮遇之也。

按。作者原有十談。以擷學術之要。一談天。二談地。三談詩。四談文。五談古韻。六談文字。七談訓詁。八談諸子。九談星曆。十談詞曲。現僅存談天。餘稿盡毀。

## 汾西陳氏世譜叙

陳氏之所起遠矣。而吾族則始自明初得源公。斷遠取近。貴徵信也。源公著籍昭潭。伯子志聰。陣亡無後。仲子志忠。遷湘陰。季子志量。徙甯鄉。各有祠譜。叔子志

善。公卜居益陽之汾湖洲。即汾西陳氏所自昉。自善公而下。椒實蕃衍。及清初而大著。有寫譜以叙世系。有寢室以奉烝嘗。而擴爲重檐復廟。實始於清乾隆時。印譜之成。又在其後。暹房最先。禎房次之。祥房次之。祺、裕兩房又次之。瑛房、侃房最後。繼此或一續。或再續。未合爲一也。洎民國初元。始有合修之議。未及行。後值丙寅、辛未兩歲。洪水氾溢。舊祠圯焉。又後頻歲潰決。居民離散。丙子初秋。族衆集議於破祠。知舊址不可復興也。謀更諸爽塏者。時碧園君夙耽形家之學。毅然以爲己任。逾數月得地於竹簽山之東。襟川控湖。負陰抱陽。佳氣葱葱。磅礴蜿蜒。寢廟之極選也。劍銘、黼廷爰始爰謀。揆日作室。並同時繕葺族譜。慶元、福基、遠清、竹銘、可亭、子川、子元、璞華、雲倬、文運諸君。首捐巨貲爲之倡。族長金榜有初。經理春農。文秀監修。文南、文星編輯。嘯嵐、寶麟、玉瑞、紹康。暨族之賢者。分途將事。閱兩歲同底於成。嗚呼。吾先人積累五百餘年。又經余與諸君子二十年之慘淡經營。而後有此嘉績。念始事之艱。懼後起者之怠。無以發皇駿烈也。爰約士禮之精及宗法之要。以詔子弟。曰。傳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說者謂經禮爲周禮、曲禮爲儀禮。周禮大宗伯所掌五禮之目。凡三十有六。其逮於士大夫者。爲吉、凶、嘉三禮。儀禮十七篇。統爲八目。射、鄉、朝、聘。則用於鄉國者也。冠、婚、喪、祭。則通用於家者也。國

之本在家。家齊而後國治。故先聖制禮。尤以家爲兢兢。家禮之別有六。一曰冠禮。重成人之道也。人自襁抱以逮壯年。其體日強。其智日進。然其好弄之心固未變也。弗爲之限。則亦既抱子猶有童心。以童心之人而寄以民社之重。是以國爲戲也。聖人於是制爲冠禮。以隔之。未冠則爲童子。既冠則爲成人。三加彌尊。以諭其志。冠而字之。以敬其名。命之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欲其與前判然爲二也。行於廟而臨以祖宗。醮於阼而待以賓禮。見於母而母拜之。見於昆弟而昆弟拜之。欲其知身爲祖宗所託重、父兄所賓禮。不敢妄自菲薄也。故記曰。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二曰婚禮。重人倫之始也。亢倉子云。几蘧氏之有天下也。人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非無父也。野居穴處。配偶無常。一妻多夫。不知其父爲誰也。迨宓犧定儷皮之制、正婚姻之禮。而夫婦於此始。夫婦既定。而後子知有父。故易傳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婦不二夫。而後所生者純一不雜。故婚義曰。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鄭注云。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先聖既懼其雜。而又患其易離也。故婚必備六禮。繁而不殺。合之難則離之不易也。其於禮也。又鄭重以將之。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子承命以迎主人。亦筵几於廟。拜迎門外。重其事也。女子



許嫁。笄而禮之。稱字。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詩云。于以尊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成婦德也。父醮子而命之迎。曰。往迎爾相。成我宗事。勛帥以敬。示夫道也。夫道修。則婦順。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故曰。禮始於冠、本於婚也。三曰喪禮。送死致哀。稱情而立之文也。記曰。至親以期斷。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三年之喪。所以爲至痛極也。其下遞殺。則有九月、五月、三月。因其情而爲之差等也。母之恩與父同。父在。爲母期。何也。重統也。太古爲女統。同母者爲一姓。故姓從女生。婚姻之制定。而後女統易爲男統。女統易爲男統。而後家道以正。故於喪服明其防。所以防亢母族於父宗而亂宗法也。喪服之等。齊治之精理寓焉。其文易習也。其義難知也。故自馬融、鄭玄。下逮雷次宗、崔靈恩。以此專名者數十家。然其大要不外稱情與重統也。四曰祭禮。反本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記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功德著者。其所祀彌遠。所以廣孝也。夷裔之俗。有拜蟲蛇者焉。有拜祆神者焉。而吾國則

爲祖先教。時祭以將其敬。先齊以致其誠。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悌之至。鬼神通焉。故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也。五曰內治。禮記之所以釋儀禮者詳矣。其別又有曲禮、內則、弟子職諸篇。曲禮、弟子職。言幼事長、卑事尊之法。內則言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之法。禮之本也。天下之達道五。而家居其三。由父子而上推之。則有祖孫。旁推之。則有諸父、猶子、姑姪。依父子而起者。有姑婦。同夫兄弟者。有姊妹。依兄弟以起者。有妯娌。而夫婦之旁。或有妾媵。皆家人也。其事畜之法有禮所未言者。皆可由三倫以推之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傳曰。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姑慈婦順。夫和妻柔。所謂順也。去順效逆。則速禍。去逆效順。則召福。未有或爽者也。六曰宗法。宗法之論。古多附於喪祭篇中。然國本於家。而家出於宗。宗法者。中華之所以建國。非喪祭之所能該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列五宗、親屬二篇於家禮中。得其旨矣。大傳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而人道竭矣。祭統言祭有十倫。余依此推之。宗法有十義焉。謹申言之。大傳云。同姓以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四世而

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勿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審是。則自周以前。固有遠宗爲婚者矣。此匪獨近於禽獸也。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姒續日微。種族且絕。自宗法大明。而後知族屬雖遠。血胤無殊。男子稱氏以別尊卑。女子稱姓以慎婚姻。迨後姓氏合一而此制無變。故神明之胄特甲於寰區。此嚴同異之辨一也。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宗其繼別子之後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禰之義也。別子者。天子之支庶爲諸侯。諸侯之支庶爲大夫者也。世有爵位。故謂之大宗。喪服傳曰。尊者尊統上。尊卑者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收族者也。統不可絕。故百世不遷也。小宗有四。一爲繼高祖之宗。一爲繼曾祖之宗。一爲繼祖之宗。一爲繼禰之宗。祖遷於上。則宗易於下。故易世則遞遷也。封建既廢。大宗自微。小宗繁複之制。亦弗便於士庶。於是奉始遷者爲太祖。以下通爲一族。而擇賢者爲之長。以代宗子。雖違古禮之常。實得因變之道。此隆合族之典二也。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王立七廟。曰

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蓋古者一祖一廟。故廟多而所祀者寡。若新喪君。則必爲遷廟以通之。郝仲輿云。王侯大夫。廟有定數。皆有堂、有寢、有室、有門。大邑三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將廟不多於民居乎。如云皆設於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爲大夫、子爲士庶。廟又當改毀。倏興倏廢。祖考席不暇暖矣。按廟制煩碎。誠有如郝氏所譏者。且遞遷迭毀亦非尊敬之道。後代族爲一祠、同堂共享。功德之盛。有建專祠者。宗資之富。有支自爲祠、同堂異室者。皆不泥古而得古人之意。此重廟享之禮三也。太史公曰。余讀諫記。黃帝以來。稽其年數。皆有曆譜牒。又曰。余讀春秋曆譜牒。譜牒之所起遠矣。周官、小史。掌奠繫世。瞽矇。掌世奠繫。鄭注。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賈疏。天子謂之帝繫。諸侯謂之世本。左丘明因之以次世本。又別有王侯大夫譜。蓋周道親親。故於譜最詳也。秦廢封建。譜學遂衰。史公旁行斜上。效周譜爲表。未能通於民間也。晉尚門第。譜法始密。初盛於南。漸行於北。至唐修姓苑。獎新貴。黜高門。而譜又衰。宋蘇洵族譜僅及五服。又獨己所自出得詳與

尊。而云觀吾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其陋極矣。然自是以後。庶族皆有譜。率皆法晉人之遺、黜蘇氏之陋。本支百世。無黨無偏。而記注視古加詳。此明世系之次四也。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祭統云。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群有司皆以齒。祭有畀、燁、胞、翟、鬲者。惠下之道也。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又曰。曾孫爲主。酒體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親親也。貴貴也。尊尊也。尚賢也。尚齒也。惠下也。皆治國之要。而皆於祭享時行之。此敦合食之儀五也。喪服傳曰。父子。首足也。夫妻。牂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法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晏子所云父族皆乘車。莊子言河潤九里。澤及三族。胥是道也。若孟子言八口之家。異居而不同財。細民之制也。唐之張公藝、宋之江州陳氏又同財而不異居。亦非中道。惟范文正義田之置。法良意美。後代名族多有能行之者。此廣同財之義六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即以鄉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

之刑。六曰不恤之刑。蓋有行者。則賓而進之於朝。無行者。則糾而致之於法。故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後世司徒之教雖衰。而故家右族皆有家規以約束其子姓。深協夫治本之意。此嚴賞罰之施七也。周禮。比閭族黨。有相保相受相葬相救之法。孟子亦言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然鄉鄰無骨肉之親。則其被髮纓冠之救。必不如同室之密也。常棣之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又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又曰。兄弟鬩於墻。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永歎無戎。安得與急難禦侮者並論哉。周之盛也。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及其衰也。交相爲瘡。相怨一方。誦此詩者。其忍不爲葛藟之庇而爲駢弓之反乎。此共休戚之情八也。班、史言民函五常之性。剛柔緩急。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審是則風由於水土而俗成於國君。封建既廢。縣無常主。而碩人君子。常能以其學行轉移鄉族以代國君之任。兩漢博士以經學世其家。載於儒林傳者多矣。若濟南伏氏。有伏不門之稱。吾潁川陳氏。圖形百城。尤其著者也。典午以降。顧、賀之禮教。王、謝之文采。自成風氣。固足矜尚。而北朝之崔、盧、李、鄭。與瑯琊顏氏。且能修明家法。獨立於腥膻之邦而不爲所染。則尤爲異徵。始知用夏變夷。端賴名族。不然。吾其被髮左衽矣。此清風化之本九

也。語云拔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故古者常以宗法衛國。詩所謂君之宗之也。其在東周如三良之翼鄭、三閭之衛楚、遂三族之殲齊戍、晉九宗之納鄂侯。弗俟論矣。即在郡縣之世、衰亂之朝。而河東薛氏阻河自固。以遏氏、羌之燄者近百年。猗氏之樊王。舉宗以抗高歡之衆。猶有喬木巨室之義焉。趙宋、朱明弗講此義。而後炎黃之胄無寸土以自庇。根朽則葉枯。條落則本孤。可不懼哉。此集衛國之勢十也。嗚呼。吾國以積弱之餘。處封豨長蛇之側。其存亡誠不敢知。驅國人以抗敵。又當代鉅公之任。非吾儕所能與也。惟申儆族人以爲國之輔。則儒者所有事。价人惟藩。大宗惟翰。行家之六禮。明宗之十義。爲國藩翰。其有豸乎。吾始祖以百戶指揮平武岡土番。囚隸屯籍。數傳之後。敦慕儒術。遂爲士族。雖無達官顯宦。然游庠序者數十百人。有能以禮治家者一變至道。或庶幾焉。至於百祿是何。八世莫京。以復鳳凰于飛之盛。則當敬俟天命。非可預期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祠之成。其吾族新命之基乎。既以此義告之族。即以此言弁之譜。

時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仲秋月十七世嗣孫鼎忠謹撰

附錄 碧湖吟社百菊詩叙

北出湘城。五里而近。有寺開福。李唐所營。有湖碧浪。馬楚所禊。五百人天。十八學士。披緇擁笏。燕衍湖山。勝事既傳。佳會斯集。洎清中葉。衡湘效靈。千年鬱積。崇朝而洩。篤生異人。芟夷大難。群流仰鏡。霧涌雲蒸。經學之彥。詞章之英。炳炳麟麟。增華加厲。玉池湘綺。哀焉稱首。扶輿所礪。旁及方外。八指古憇。總持法門。研精內典。兼擅綺文。爰即碧湖。創立詩社。清波一陂。紅蓮萬本。梵唄喝雲。縫衿照水。文酒之會。稱極盛焉。屬神州不競。海腥沸騰。士習左言。人矜侮食。新法苛厲。下逮葑蓮。塹原爲河。湮陂築宅。池魚及禍。地媪含愁。洛社風流。愴然頓盡。辛亥改歲。清命以淪。龍髯下墜。鵠魂不歸。衣冠之倫。席棘餐薇。痛哭冬青。維其傷矣。越三年甲寅。當塗代漢。僞定一時。長江安流。洞庭不波。皂帽聯翩。言歸故宅。於時玉池委化。湘綺尚存。八指圓寂。古憇故在。追感昔遊。言尋往迹。青山如舊。流水已非。一簣下屋。遽換柔桑。三度揚塵。豈惟淺海。移屨少西。瞥見古寺。荆榛雖隔。垣墉未頽。穿蘿尋徑。躋堂禮佛。二三破衲。相顧驚喜。亟請古憇。高擁獅座。說法既畢。藻思彌殷。適逢上巳。遂廣禊集。法海流觴。無須曲



水。慧泉澡體。寧藉逢池。湘綺社長。命製瑤篇。鈞天既張。陽春競奏。爾後宴遊。遂爲常例。詎知盛筵難繼。嘉會易窮。劫後蟲沙。還稱七萃。林中猿鶴。祇聚三年。嫋嫋秋風。蕭蕭木葉。湘靈曲罷。惟見峰青。帝子袂捐。空餘蘋白。蒿目四顧。傷如之何。溯自戊午。至於癸亥。參商不見。重度三秋。風景靡殊。又逢九日。會古慙挂。錫龍泉。新飾精舍。忽感佳菊。亟集曩賢。時則湘綺先逝。縵亭繼亡。其僅存者。非貧則病。或邇迤芒屨。飄泊天涯。或徙倚藥爐。僵卧斗室。香積共飯。不及十人。移菊當筵。以協盈數。花容慘淡。人意蕭疏。滿座合掌。頂禮空王。祈轉法輪。救度末劫。夫外消內長。小往大來。雖云人事。實本天行。今歲在癸亥。撓曆已週。序屬季秋。陽九又罄。矧茲晚菊。開後無花。窮上反下。實胚於此。得輿可載。剥果奚憂。曩者薑齋拔楔。爰詠百梅。緊茲高人。何殊處士。略倣故例。分題賦詩。藉以滌除氛禊。迎迓禔福。心祝不爽。敢徵黃華。

### 經文統鈔例言

今世究研古典文學。貴在採菁去粕。經籍尤爲淵府。學者自須探涉。本書所鈔。以十三經爲斷。亦間鈔大戴禮及國語。以國語本左氏外傳。大戴、小戴。皆禮記也。

本書以文爲主。無真僞古今之分。惟殷盤、周誥。皆當時告示及案牘之辭。俚俗之語、格式之文。不甚可解。多予刪去。

詩經本爲樂府韻文。或前人作譜。後人按譜爲之。如今人之填詞然。常有重複之文。與不順之句。作序者多方附會。一概準以美刺。常不可解。今以詞章爲主。於詩之重複者去之。不通者削之。序之合於詩者仍之。不合者去之。以還詩之本旨。按時代先後編入。以詩爲史。東周以後。風雅絕響。以騷經代之。

十三經之文。六十餘萬言。汗漫難稽。勞而少功。惟刪繁去複。擷其精要。勒成一書。庶收事半功倍之益。今易橫爲直。以時相次。起伏義、訖東周末。文辭與時代。一系相承。如絲之有統。名曰統鈔。都二十餘萬字。本書並副錄等共三十餘萬字分爲三編。義實一貫。雖因前人。實爲創作。

上編立前紀、虞書、夏書、商書、周書五目。前紀義農採易繫。黃帝、顓頊、帝嚳採大戴禮宰予問五帝德。少昊採郊子鳥官之對。列於黃帝之後。使世序相承。凡三皇三帝。通爲一帙。虞書二典。伏生合爲一篇固誤。孔氏割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致堯有始無終。亦不成篇。今定堯典主遏密八音止。採左傳太史克之言。起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至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一段。納於乃命以位之下。月正元日之上。而終於陟方乃死。爲

舜典全文。益稷篇亡。孔氏割皋陶謨帝曰來禹以下補之。至爲荒謬。今以全文還之皋陶。至益稷篇名。疏引鄭注。本名棄稷。孔傳改爲益稷。亦不可通。今復其原名。取大雅生民一篇爲傳。頌思文后稷一篇爲贊以實之。定虞書爲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棄稷五篇。並前紀爲一卷。

大禹謨已入虞書。夏書存者僅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四篇。考中興賢君。古惟少康。忠貞遺臣。亦僅呂靡。闕而勿紀。烏用書爲。今採左傳魏絳、伍員之言。立少康一篇。稷後重興。蓋在夏末。今採大雅公劉一篇、豳風七月一篇。以正夏時而立周統。定夏書七篇爲一卷。

商書湯征。有錄無書。今採孟子湯居亳一節以補之。湯誥以下。採商頌五篇。按時序編入。盤庚詰屈聱牙。今祇取上篇。以存遷都之實。西伯戡黎。全篇皆祖伊告紂之文。無一語及周。固爲商書。微子篇後。取周書洪範、微子二篇附之。蓋箕子義不臣周。微子亦於周爲客。仍用商之禮樂。非周臣也。今定商書爲一卷。

周代文盛。存書頗多。而詩尤繁。今於書之詰屈者去之。詩之重複者刪之。淫佚者削之。易經。文王所作。周禮、儀禮。周公所制。皆出自先聖。易鈔全文。而二禮多所刊削者。以易義彌綸天地。而周禮原未實行、儀禮難於誦讀故也。周禮錄十餘篇。著

其大綱。儀禮錄士冠禮一篇。存其梗概。冠、婚、喪、祭諸義。採孔記以補之。以記代經也。爾雅。相傳始於周公。後儒遞有補益。錄釋詁一篇。次於禮後。孔子贊易。舊云十翼。而說卦、雜卦。詞義較陋。似出後師。序卦少有是處。今錄彖傳、象傳文言。繫辭上、下篇余不甄錄。左氏、國語起自穆王。今錄東遷以前。次於尚書。定周書爲四卷。

中編以春秋左傳爲主。嚴氏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桓譚新論云。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輔而行。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得也。是經之與傳。本爲一書。經主明道。故多微顯老晦之詞。而其文簡。傳主紀事。故極網羅排比之能。而其詞詳。本書專重事文。以傳爲主。傳之因經成文。及依經辨理者。並錄經文。非是不著。蓋經義宏深。自有專門學者任之。非本書所能備也。傳以魯爲主。十二公各爲政紀。列于篇首。列國則標題紀事。按時附入。以所用年月。皆魯正朔。不得不主魯也。傳文或移置先後。或稍加芟削。其一事關係兩國或數國者。則錄於關係較重之國。皆順其文勢而爲之。屬辭比事。若網在綱。非與王氏左傳紀事本末之著錄複雜、馬氏左傳事績之議論膚廓。同其面目也。於國語及公、穀二傳。擇其叙事不悖於傳、而其義不違於經者

錄之。別爲讀左十問。列於卷首。以明其指。定中編爲十一卷。

下編首列孝經。六藝論云。孔子以六經題目不同、旨意各別。恐道離散。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彙之。白虎通亦云。孔子已作春秋。復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由博返約之書也。禮記之屬於冠、婚、喪、祭者。已編入儀禮後矣。通論學術者首爲大學、中庸。次爲禮運、樂記。又次爲儒行學記經解檀弓。或錄全篇。或加掇擇。各因其宜。餘篇雖有宏指。限於篇幅。不悉載也。論語、孟子。爲聖學之途徑。學者皆當研習。未敢妄爲去取。惟是自東周至秦。五百餘年。無一韻文。今以騷繼詩。即以殿經。定下編爲三卷。

經文間有訛誤。注家尤多漏失。茲於先儒箋注失當或近儒言而未詳者。依亭林日知錄之例。稍爲釐訂。名爲別錄。列於附編。都爲三卷。含邈綿於尺素、吐滂沛於寸心。知言君子。諒有同情也。

### 詩醇補錄

凡屬大家。皆有不成句之詩。名家較少。亦多累句。全部誦習。虛費時日。或買櫝還珠。其失更甚。此選本所以不可少也。第評選諸家。多以己之所服習者爲主。名爲遺

粗取精。實則千篇一律。不足以發展作者之本能。如王漁洋、王湘綺之八代詩鈔等。實蹈此弊。沈歸愚之五朝詩別裁。每名僅錄其近於彼之所謂詩教者數首。溫柔敦厚尤爲荒陋。故誦詩者自唐詩三百首外。惟取梁詩正之唐宋詩醇。亦不得已也。第詩醇雖善。止有六家。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蘇軾陸游所收太隘。於是又購取曾氏之十八家詩鈔。以備博習。詩鈔所增之六家。王維孟浩然李商隱杜牧黃魯直元遺山誠爲允當。惟其分體之法。則極不可通。如杜甫不長七絕。而七絕一字不遺。白居易長於近體。一首不錄。王、孟惟取五古。小李、小杜、元好問惟取七律。他家雖或多取一二體。而遺漏甚多。又其所鈔之體。全部錄入。不加別擇。如李白五古祇五百六十首。即錄五百六十首。杜甫七絕祇百五首。即錄百五首。各家各體皆然。是一鈔胥已足。何事編選。誕妄無理。不足以媲美詩醇也。今定梁氏所選爲詩醇本編。曾氏所鈔六家。一依梁氏之法。改選改編爲詩醇補編。

漢魏六朝。詩之本原。傳世既久。所存無多。近人輯爲八代詩鈔。一字不遺。亦不過十餘冊。曾氏所鈔六家。曹阮陶謝鮑小謝誠爲無誤。然古詩不可以家數限。微獨蘇、李及十九首也。即樂府之房中、郊祀、陌上桑、日出東南隅等篇與潘、郭、左、張之精者。皆天地元音。借人而發。別爲一家則不能盈卷。若搜山而遺夜光之璧、探海而失明月之珠。

又知音者所不爲也。考古詩之選。以張琦古詩錄爲善。今取冠詩醇之首。以爲準的。明初。詩人劉基、高啓。才力弘肆。詞意淵深。使能縱其所至。何難超軼韓、蘇。自伯溫死於巨姦、青邱爲朱賊所害。朱氏三賊溫元璋棟詞人短氣。浸至結舌。嗣是而三楊之臺閣體興。陳腐浮濫。讀者欲嘔。迨茶陵李東陽起。扶風揚雅。始創巨觀。七子繼之。唐音益振。第前、後七子。極力摹古。取貌遺神。有優孟衣冠之誚。惟李夢陽之才力。與西涯不相上下。則其最也。稍後。若公安淺俗、三袁竟陵纖仄。鍾惺譚友夏雖有別致。未爲大家。至錢、吳挺出。茹古含今。始極其致。或謂謙益、梅村。皆嘗臣清。不宜屬明。不知以大義責之。洵爲貳臣。若以詩言之。則思明者多。譽清者少。固全爲明之詩人也。清初詩人竹垞與漁洋齊名。號爲北王南朱。荔裳又與愚山並駕。亦稱南施北宋。反漁洋者有趙秋谷。然趙之聲望。遠不如王荔裳。詩多散失。不如施之完善。與朱同鄉者。有查初白、厲樊榭。查詩頗有太白之風。厲所不及也。朱、王、施、查。雖有譽清之作。實非臺閣體。惟張廷玉高士奇輩爲清之臺閣體知詩者自能辨之也。唐宋正補詩醇。祇十二家。金亡於宋遺山卒於宋理宗時故附於宋明清不能增多。故取明劉基、高啓、李東陽、李夢陽、錢謙益、吳梅村六家。清朱竹垞、王阮亭、查初白、施閏章四家。爲詩醇續編。與古詩錄及正補詩醇合爲四部。雖未必完備。亦足以資觀覽矣。

## 待焚詩稿序

北流陳子柱尊自輯詩稿若干卷。以示其友鼎忠。鼎忠讀竟。作而言曰。自周室既衰。王官之學。下逮於氓庶。諸子爭起。各得一察焉以自好。皆思以其學易天下。源遠而流益紛。往而不返。道術遂爲天下裂。至漢武。始用董生之議。凡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學始定於一尊。然九流百家。亦先王之支流。餘裔未可盡棄也。故中壘、七略分別著錄。列於六藝之次。亦既秩然有序矣。然亦僅區其源流。未嘗旁綜博稽。成一家言。踵而起者。其用益宏。慨師說之紛歧。懼覽者之一。集議王庭。稱制臨決。則班固白虎通義作焉。刺故籍之謬。破流俗之妄。覽文如詭。而詮義多允。則王充論衡作焉。旁採異同。廣徵故事。究其得失。除其繁惑。則應劭風俗通、蔡邕獨斷作焉。盡藝林之蕃愛。起石室之祕藏。闡宣幽奧。指示正軌。則劉勰文心雕龍、劉知幾史通作焉。綜其旨意。皆入周秦諸子之堂奧。而稍異其門戶。中唐以後。文集充牣。空論事理。而罕徵於學。其言學者不必能文。別有筆記親著之流。繁而無紀。皆未能與此並論也。

柱尊產於遐荒。獨好深湛之思。詮讖四部。撰爲學稿。其崇論同於文集。而慎思明



辨。不爲空言。其博採同於筆記。而珠貫組聯。自成系統。殆有異於宋明諸子。而與兩漢顯學同歸歟。余與柱尊。分屬同宗。誼猶昆弟。余之學。主於經。窮源以之流。柱尊之論。篤於子。由末以追本。其鈎深索蹟。引伸觸長。皆余所遠不逮。要其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固無異也。馬端臨有言。秦燔經籍。而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然考秦所焚者。除書之外。俱未嘗亡。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並無一卷流傳至今。漢、隋、唐、宋均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豈亦秦爲之厄哉。爲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其書皆自焚。而無待於焚者也。柱尊學稿。字曰待焚。則必不焚。即焚。而亦不亡矣。既以此言序其書。兼引以自壯云。甲戌夏五月。

### 清代科舉制度

作者口述甘融紀錄

科舉制度。是自唐代以來封建王朝甄拔培訓全國文官的制度。也是牢籠知識分子的一種工具。其初是與學校相結合的。不過後來學校就變得有名無實了。宋朝各縣設學尚不普遍。明代乃飭全國各府州縣一律建學宮。祀孔子。設有正副教官。正教官府學稱教授。州學稱學正。縣學稱教諭。其副都叫訓導。學生入學。須經學校考試。入學

後。歸學官管理。免其徭役。有罪則送教官戒飭。或責手掌。嚴重者由知縣會同教官呈請學政褫革衣衿。纔能收監杖責。清順治時。有上諭禁止生員干預詞訟第八條。刊石立於學官。叫作卧碑。生員必須遵守。違者嚴懲。

明代主持一省學務的官叫學道。往往文藝荒疏。考試衡文不能稱職。到清代改爲提督學政。以翰林任之。地位較崇。每逢子午卯酉年九月簡放。與主持鄉試的主考。主持會試的總裁同爲一種差事。並非實官。明代對待士人過於刻薄。清朝則比較寬厚。現分七項叙述於下。

### 一、廩增附生和五貢

清制學官學生有一定名額。府學、州學和大縣縣學各三十名。中縣二十名。小縣十二名。後來遞有增減。其初都給學生以廩餼。月給廩生有缺纔補其後以文化發達。讀書人多。不給廩餼。每年考進若干名。名額多少。視縣份大小而定。大約十餘名至二十名不等。這些廩增附生。月有課季有考。由所屬教官舉行。三考不及格的。或降等。或斥革。三屆不與歲試亦斥革。生員有故如外遊居喪須向教官告假學政到任後。按臨各府。先考教官。次考生員。三考童生。第二年、第三年則不考教官。逢子午卯酉年科歲試畢。

彙全省教官所保送的廩生加以考試。取者名優貢生。大省取八名。中省取六名。小省取四名。每十二年考取拔貢生一次。在每府州縣學生員中各取一名。優拔貢當年即可入京廷試。優貢取錄者分二等。一等任知縣。二等任教職。拔貢錄取者分三等。一等以七品小京官錄用。二等任知縣。三等任教職。取錄較嚴。與鄉會試等。這都是一省的高材生。屢經考試。學政知之有素。非風檐寸晷中憑一日之長僥倖獵取的可比。優拔貢資格雖不及舉人。但任職往往捷於舉人。舉人必三次會試不中。纔能與大挑。優拔當年即可與朝考。不過拔貢人數較多。十之七八不能得挑。優貢則猶有不得官者。貢生除優拔外。還有歲貢、恩貢、副貢。合稱五貢。生員年資久的。每年可以貢一名入國子監。本欲入監讀書但後來並不入監稱爲歲貢。遇有恩科之年。皇上登極萬壽大婚等每縣可以出貢二名。以正貢作恩貢、次貢作歲貢。鄉試取錄副榜的。叫副貢。都可以選教授職。

## 二、縣、府、道試

縣試、府試、道試都叫作小考。童生未入學的雖年已八十亦稱童生應試。先由州縣官考取合格之人。名數甚衆。大都考五場。最後考取第一名的。稱縣案首。是年道試一定入學。考取前十名。道試提坐堂號。閱卷時給予特別注意。縣考之後。即舉行府考。由知府

主持。亦分五場。府案首必入學。前十名提堂。與縣試同。最後赴學院考試。叫道考。道考多在各府治、州治舉行。由學政巡回按臨主持。倘因故未經過縣府考試而直接參加道考的。須向州縣禮科補考備卷。道考時。以該府知府或同知爲提調官。學政親自點名。關於查察考生舞弊的事。試院內由學政負責。院外由提調官負責。考生有不法行爲。由學政發交提調治罪。學政每到一府。兩三天後。即封門放告。謁聖講書。凡學官都設有明倫堂。豎立卧碑。講書即在那裏舉行。講書後。由學署紅案房懸牌。規定那一天考教官、那一天考生員、那一天考童生。童試由各縣禮科備卷造冊。各縣教官的學書。在卷上設彌封暗號。考試那天黎明。升炮爲號。考生聞炮進場。由各縣禮科點名。各府都有考棚。考試即在那裏舉行。點名後。提調官即在頭門給卷。每五十名爲一牌。按牌魚貫入場。給卷之後。派人搜檢有無夾帶。搜檢後。即按編定號次。歸號就坐。不久。便出題貼牌上。周歷各號傳閱。約兩小時。派人於所作文卷上蓋戳。試八股文兩篇。每篇限兩百字以上、七百字以下。清末廢八股改試經義試帖詩一首。五言六韻。清末免試祇考一場。當日交卷。同治以後。又行挑覆之法。大約每縣應進三十名的。首次挑取六十名。已錄取的次日即日覆試。或做一個起講。或做一個後封。不必成篇。即日發榜。取錄如額。府學生不另考試。即在各縣應進名額內。每縣

增取二名或三名。榜上批拔府二字。已進之後。又大覆試一次。雖然作文一篇。並無去取。次日謁聖。學政坐堂點名。一等生員及新取附生均着官帶。清制生員均穿套袍或藍衫戴紅纓緯帽足穿朝靴由教官率領。用旗鑼鼓傘送入聖廟行禮。舊生員先行。新增附生隨後。這就叫做進學。稱爲縣學生。俗呼秀才。清朝中葉。又添經古一場。試題分經義、詞章、治事三項。任選一項。但考否聽其自便。後來改爲經學、史學、算學、輿地、掌故、詞章六項。江標做湖南學政時改掌故爲時務考法與正場同經古取錄的。到道試正場時可望優待。又有試卷清暢可以取錄而限於名額不能取進的。便取爲修生。下次道試。可以提堂優待。與縣試的頭十名相同。這種修生不是每年都有的。

### 三、所謂八股文和試帖詩

八股文是應制的文體。叫做制藝。對古文而言。叫作時文。因爲所出的題目都是四書上的。所以又叫作四書文。四書文的體裁。其源出於唐代考試士人的帖經墨義及宋朝的經義。據梁傑四書文源流考說。南宋楊誠齋、汪六安諸人開其端。文天祥備其體。到元朝廷祐中仁宗定科舉考試法時。王充耘因之造八比法。名書義矜式。明初又重訂體式。憲宗成化後。更以功令規定文之字數。

所謂八股。就是四比八對。一篇文章中有破題、承題、起講、提比、虛比、中比、後比、大結等名。破題祇二句。道破全題的要義。承題四五句。申明破題的意思。起講爲一篇開講之處。提比又叫提股。爲起講後入手之處。虛比又叫虛股。承提比之後。後來廢去中比又叫中股。是兩大對。爲全篇中堅所在。後比暢發中比未盡的意義。大結爲一篇的總結。後廢去不用全篇字數。清順治時定爲四百五十字。後改爲六百字。過多則爲不及格。最後規定爲三百字以上七百字以下。格式限制極嚴。有犯上、犯下等禁忌。犯的要遭到黜斥。當避諱的不避諱、當抬頭的不抬頭。以及字體筆畫錯誤的。雖然文章做得最好也不能取。縣試犯規卷子貼在縣署照壁前。任人觀看。俗呼麒麟榜。鄉試頭場犯規的貼貢院壁上。二三場貼內堂。錯字錯得厲害的也發貼。出題祇出四書一句半句的叫小題。出一章一節的叫大題。因爲在四書中出題。士子便須將四書和朱注讀得爛熟。作文時要根據朱注代聖賢立言。不能自由發表意見。所以有四書熟、秀才足的諺語。那時書賈牟利。選輯名家的四書文。從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起。一直到孟子末句則亦無有乎爾止。一句一句或一節一章地選一篇或兩篇。用石印小字刊行。叫做小題文府或大題文府。專供士子揣摩啓發之用。場屋中要搜檢。就是怕士子夾帶這類書籍。有些考官故意出一些截搭題。截前章的尾句。搭下章的首句。以爲難考生。這

本是例所不許的。有名的國學大師俞曲園先生做河南學政。出了一個君夫人陽貨欲的截搭題。被人參奏。因此革了職。士人應考應否錄取。不一定取決於文章優劣。還要看那時的風氣和主試官的好尚。所以必須隨時揣摩。於是書坊又在鄉試取錄的舉人和會試取錄的進士中。挑選前幾名能代表當時風氣的試卷。刊印出來。叫做闡墨發售。作士子的典範。有一些讀書人在八股文中鑽一輩子、考一輩子。到死還不得一第的。畢生精力就消磨在迎合揣摩中。其他有益於國計民生的學問便無暇顧及了。這是封建王朝豢養奴才的一種策略。投考的人也就看作由平民跳到士大夫階級的一塊敲門磚。門敲進了。磚也丟了。試看清代成名的經學家、史學家、文學家。多是少年得了科第。然後一意研讀纔有成就。有的諸生。幾次鄉試不第。便迷途知返。放棄舉業。乾脆不再應試。也能於學問上有些造詣。否則就考到老死寒窗。也搞不出一個什麼名堂來。倒是那些顯宦子弟。得月最先。逢春又早。就能累代簪纓。所以顧亭林說。八股文之害。甚於焚書。這是一點也不錯的。

至於試帖詩。大都用古人的成句命題。冠以賦得二字。伴題發揮。限用五言。六韻或八韻。小試六韻鄉會試八韻這種詩也不能自由發揮作者的感情。弊害和八股相同。直到甲午戰役之後。朝野人士感到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國內的知識分子把精力消磨在這些無

用的文字上。以致文化衰退。眼看會帶來亡國滅種的慘禍。纔紛紛建議廢除八股文試帖詩。改試策論。最後索性停止科舉。開辦學堂。以適應時勢的需要。

#### 四、鄉試

鄉試逢子午卯酉年舉行。叫作正科。遇着皇上登極、萬壽、大婚等。加一屆科場。叫作恩科。凡各縣生員當年科試在三等七名以前的。叫做正生。另由學正錄遺一次。試文一篇、詩一首。被錄遺的和正生一體與試。錄遺是錄當年未與科試的監生職員。監生分正途、俊秀二種。五貢爲正途。捐納的爲俊秀。又稱例監俊秀須加試問一道。又有職官一項。在職或候補官吏試法與貢監同。但事實上祇要你報考。沒有不錄遺的。鄉試分三場。頭場農曆八月初八入闈。初十晚出闈。二場十一入闈。十三晚出闈。三場十四入闈。十六晚出闈。共歷九天六晚。因在八月舉行。故稱秋闈。入闈後。每人坐一間小號子。夜深人倦。即在小號子假睡。每人攜帶一探花籃子。內貯米炭菜蔬油鹽醬醋鍋爐碗盞燈燭筆墨等物。自己炊爨。頭場試四書文三篇、試帖詩一首。二場試經義五篇。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各出一題三場試策問五道。經史或地方掌故在三場中專重頭場。第一題尤爲注重。鄉試以巡撫爲監臨官。先期由監臨官具柬請正副主考及學政赴宴。屆時



至撫署小叙寒暄。旋更朝服蒞大堂。望闕謝恩。依次入座。叫做入簾宴。同時監臨官在全省州縣官中調用舉人以上出身的爲簾試官。分內簾、外簾兩種。內簾司閱卷。即房師。外簾有收卷、謄錄、校對、彌封諸官。進場一日纔公布。入簾宴畢。巡撫主考學政乘敞轎叫做顯轎四無遮欄椅上蒙虎皮平常不用惟長官至貢院及州縣官迎春纔坐此轎至貢院。主考房官入簾內。其餘在外簾。考生入闈後。隨即關上大門封鎖。正副主考是由皇帝在翰林中簡派。例不公開宣布。到了指定地點以後。纔准將諭旨拆封。知道派往何省。然後分途出發。這樣是爲了防止在京有達官貴人請託關節。主考到省。下榻於準備已好的公館裏。禁止和外人交通。閱卷房師。湖廣省原定十八名。分闈後各得一半。祇用九名。後來增至十三名。每房中若干名亦有定額。士子三場試畢。收卷官將卷收交謄錄官謄寫紅本。以次交校對官校對。彌封官彌封。分場彙呈監試官轉送各房官評閱。叫做薦卷。但每房中若干名均有定額。主考復閱後。再令各房於落卷中搜遺。錄取決定。由正副主考協商處理。湖南在正額之外。並取副榜九名。發榜前夕。巡撫入闈作最後決定。放榜之日。在公堂設公案。諸官依次坐。將所取試卷送至監臨官拆彌封。核對朱墨卷。按名填榜。從第六名寫起。五魁後填。第一名俗名解元。二名稱亞元。正榜用黃綾書寫。張掛撫署片刻。即行取下。連同試卷解京。祇貼一道草榜。榜發之

後。巡撫召集新舉人赴宴。六十年前同科健在的舉人亦可參與。歌鹿鳴詩。小雅首篇號鹿鳴宴。大約在十月內舉行。湖南因向例宴菜不佳。加之撫署隨丁需索極重。赴宴的很少。

## 五、會試

唐宋以來與進士試的。先須由地方官取解。未成進士的退爲平民。下次赴禮部試仍須取解。舉人之爲定名。從明代始。未成進士的。終身可赴會試。各省中額視報考舉人多少而定。臨時由禮部請旨。向例湖南二十名舉人中可中進士一名。湖南赴會試的。每屆約二百八十人左右。中額的約十四五名。會試由禮部主持。逢辰戌丑未年農曆三月舉行。故俗有槐花黃、舉子忙之諺。湖南舉子多在會試前一年臘月初赴京。新舉人由藩庫發給公車費。老舉人不發。但各縣多設有賓興堂。在其田租收入內撥一筆公車費爲新老舉子進京會試之用。湖南舉子赴京時。多乘民船至漢口。船上豎一旗。書奉旨會試字樣。所過關卡不得留難查問。因此船戶往往勾通舉子附帶商品牟利。舉子到京時。多寓湖南所屬各郡縣會館。農曆二月內。禮部定期將全國報到的新舉人復試一次。例無去取。到三月八日入正場。共考三場。一切與鄉試同。禮部堂官爲監臨官。

考試時。欽派總裁、副總裁四人。以宰相爲之。主持試事。房官十八人。以新翰林爲之。閱卷每日閱一省。同籍的房官例須迴避。閱卷時總裁上坐。房師各據一案。遇有佳卷。當時呈薦。滿額後。雖佳卷亦不能中。大約四月初發榜。中者爲新進士。全國約三百餘人。例須覆試一次。但無去取。

## 六、殿試、朝考及其他

殿試在四月下旬舉行。試卷長大。每卷八版、每版五行。所試爲制策三道。專重書法。策題由內廷擬就頒發。卷面書姓名三代。首寫臣對、臣聞。尾寫臣謹對。欽派讀卷大臣八人。先日入內閣住宿。讀卷大臣取定甲、乙等第。恭呈皇上御覽。名次間有更改。即日引見一甲三人。叫做小傳臚。隨即與朝考。由吏部主持。考策一篇、詩一首。朝考後。纔正式授職。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一甲三名。第一名爲狀元。二名爲榜眼。第三名爲探花。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均授翰林院編修。引見後。順天府備坐騎旗幟由午門馳道而出。先送狀元歸第。以次及榜眼、探花。是日會館公宴演劇。鼎甲均披紅簪花。極一時之盛。進士朝考後。合覆試殿試朝考的等第。分別授職。上等爲庶吉士。次用主事。次用知縣或內閣中書。最

下的歸班以教職用。翰林院設有庶常館。派編檢爲教習。庶吉士在館讀書三年。再行廷試。仍分等第。上等的留館。授職編檢。二甲爲編修。三甲爲檢討。其次散館用主事。再次用知縣。歸部即選。俗稱老虎班。因其壓倒各班。盡先選用。數月即可得缺。翰林是文學侍從之臣。爲世貴重。除派充撰文及各館編纂外。實無一事。衙門清苦。非家有餘資可以資生外。無不負債累累。祇希望簡放試差學政以資調劑。翰林授職後。每逢三年大考一次。錄取者得派充各省學政主考及會試房師。有考取御史京察記名的。下放外府道。至其升遷則論資歷深淺。十餘年纔能升詹事府左右春坊中元等職。叫做升坊。清朝不立太子。詹事府本東宮官屬。乾隆時曾降諭旨。留此爲翰林回翔之地。清末改革官職時纔廢。乾清宮內有軍機處、尚書房、南書房直廬。尚書房爲皇子讀書處。南書房則承辦內廷筆墨。其承值之人由翰林院掌院學士選擇編檢有文學而人品端正的保奏。特旨派充。極爲清貴。入直南齋。尤爲文人榮遇。同、光以來湖南人充此差的僅張百照、鄭沅二人。因此乃終身兼職。非出缺不補派。編檢官正七品。奉命典試或充學政。則體制較崇。學政領給敕書馳驛出京。達到駐節地。各官郊迎。與督撫敵體。許其專摺奏事。知府以下謁見。須呈遞手版。司道具下銜官名帖。故翰林以得此爲榮。江浙文風最盛之地的學政。常特簡三品以上的堂官充之。地位更崇。

俗呼大學政。又有大挑。係吏部主持。凡舉人會試三次未中式者。可與大挑。由親王、宰相各一人、吏部堂官二人升坐公案。舉人以二十人爲一班。其中挑知縣三人、教官九人。餘八人落第。大挑注重身言。凡相貌堂皇聲音洪亮的。多挑知縣。舉人除大挑外。亦可考錄膳教習。

### 七、科舉舞弊雜談

清朝對於考試防弊。規制嚴密。對舞弊案件的處理也很峻酷。倘有揭發。從督撫學政主考以及提調閱卷等官。都須從嚴懲辦。不稍寬貸。重的往往殺頭。輕的亦充軍革職。可是在場屋中。槍替、傳遞、賄賂、關節等弊仍時有所聞。槍替、傳遞是富家子弟用錢收買窮苦文人代做文章的。有的在場內代做。有的在場外代做。均須設法傳遞。還有運冒他人名字代考的。那時沒有相片可對這些槍手就靠此爲生活門路。有個別窮秀才。竟不圖個人科名。自己雖也應試。而以全副精力替富家子弟代作。並希望自己不中。代作的能中。代作的中了。不僅可以取得一筆優厚的酬金。自己下屆又可繼續幹這勾當。文思敏捷的。有時可槍替兩三個人。至於關節人情。那是京官顯宦們。在主考出京之前。祕密商定一種暗號。使能在彌封卷子中別垂青眼。舉例說。某翰林和李星沅

有師生關係。時期過從。星沅做京官時。帶眷同住一起。其孫幼梅已進學。但不愛讀書。某翰林一天對幼梅說。你若是肯用功讀書。我若放了湖南主考。一定收你做門生。幼梅說。那就請你指示一關節。某翰林便說。以水煙袋三字嵌入試帖詩前兩句中。不料次年某翰林竟放了湖南主考。幼梅大喜過望。滿以為今科必中。其妻追問。就將預定關節情形告知。其妻回娘家轉告了其兄張廣孚及連襟俞鴻慶。主考閱卷時發覺三本卷子都安有水煙袋三字。其中有兩本試卷較差。一本很好。料定幼梅愛頑。必是詩文較次的。而以好的一卷錄為副榜。及拆去彌封。李中了副榜。而張俞兩人却中了舉人。這事當時没人揭發。所以未鬧成大案。又益陽胡林翼以編修簡放江南副主考。他自以年輕。恐評文不當。便雇請擅長八股的名舉人熊少牧。裝做隨丁入闈。幫他看看卷子。這是例所不許的。熊少牧吸食鴉片。出闈後在鴉片館中閑談。談得高興。便說。這次秋闈。有幾本卷子做得很好。一定奪得經魁。他記憶力強。便把那幾篇文章背誦了幾大段。榜發。果然中在前幾名的文章和他所背的無異。這話傳開了。有些考生就指責考場有弊。為某御史參奏。胡林翼惶駭萬分。那時正主考是滿人文慶。便對胡說。你年輕有為。他日必為朝廷做一番事業。我是滿人。犯了不過充軍了事。如有軍功。仍復原官。你是漢人。犯了就會永不叙用。這事你不用着急。我和你

擔代是了。文慶上奏承認是他的錯誤。清廷派員查察確無舞弊情事。將文慶譴戍邊疆。後做了軍機大臣胡林翼以失察降一級調用。熊少牧革去了舉人。這可見科場條例的嚴峻。也可見滿漢待遇的不平等。至於湖南科場舞弊的大案。以彭峨、傅晉賢一案最為突出。彭峨為嶽麓書院高材生。為山長羅典所賞識。彭鄉試出場後。將所作文稿送羅看。羅閱後大贊賞。認為他一定中解元。但榜發竟名落孫山。不久闈墨發刊了。第一名傅晉賢的文章竟與彭峨原稿一字不差。羅山長氣忿極了。便拿彭原稿向巡撫質問。要求檢出彭峨落卷與傅晉賢卷核對筆迹。巡撫知道事情糟了。託人向羅山長說情。要傅晉賢賠一筆巨款給彭峨。將此案私自了結。羅山長堅持正義。將這案告發。結果巡撫以下官吏。有的殺頭。有的充軍、革職。辦了一大批。傅晉賢斬首。原來是傅以重金賄賂彌封官。將兩人卷子的封面互換了。這種舞弊。俗呼剝皮鬼。掄才之法多端。余於民國十三年著治法時即謂莫善於選舉。章太炎先生復余書中有云。尊論選舉不如考試。新律不如舊律。斯皆先得我心。所議制度。亦多可見之施行。實今之伸長公理也。言雖過譽。然足見先生亦主張考試。而執行之弊。竟至如此。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旨哉斯言。善法必得善人而爲之也。

## 曾重伯像贊

環天爲室。君書齋名環天空石有人。畸形道貌。雲馬風輪。漱滌萬匯。劃落九垓。杖頭有日。履處生春。爍金不焦。稽天不渝。銜官屈宋。乃其垢塵。蜉游靈椿。一笑還真。流落人間。鴻羽龍鱗。

## 李燭塵壽序

壬寅八月吉日。爲永順李燭塵先生八秩又二之辰。珠履趨庭。稱觴介壽。都門群彥。既因先生黃山之雅吟。萃王李之纖毫。寄勝情於圖畫。藉祝純嘏。復徵序於余。余謂壽序非古也。始於明而盛於清。九如三多。諛詞滿紙。曾幾何時。人文俱泯。惟其人有足以壽世者。則人無藉於文。而文轉藉人以傳。若余斯文者。信必藉先生以永傳也。昔管子作輕重之篇。首重鹽筴。孔僅籠商賈之利。尤重牢盆。雖能利國。實亦病民。先生偕范子旭東。窮研物理。製成精鹽。熬波成素。若六出之雪花。結水爲晶。最如盈尺之冰箸。調傅巖之鼎鼐。資伊尹之割烹。此其利在厚生也。朱湛丹秣之奇。最資純碱。兑水盪灰之法。尤重硫酸。中土雖著其功。西人實專其利。先生偕侯子德



榜。極慮殫思。創茲盛業。發山海之祕藏。衣養萬民。而不爲主。極形氣之變化。曲成品物。以盡其能。自是織染之質。不藉大秦。涓滴之利。皆歸震旦。蓋神與造物者遊。而事取化工爲則。此其功在析理也。穆王肆車轍馬迹。祇逞遊觀。史遷歷名山大川。惟資博識。先生行蹤與同而襟懷特異。欲極天下之至蹟以成振古之奇觀。雖行者不及什一而知者匪止八能。直如亭林壯遊。考求郡國利病。匪似張騫鑿空。惟得首蓓葡萄。履化人之故居。得失官之舊典。此其遊以資學也。體國經野。固藉乾楨。辨器化材。尤須絕技。重器端資雕琢。雄才必賴遊揚。先生儉而能豪。門置翹材之館。儒而兼俠。家藏廣柳之車。得季布之諾。價重千金。登荊州之門。封輕萬戶。置驛通衢。言皆天下長者。記名夾袋。冊多國內異材。其論學也。若橐籥之罔窮。其用人也。如水火之互濟。此其誠以接士也。蓋先生以物質興國。以建設名家。廠產之富。名重五都。製作之精。風行寰宇。公司積貲盈億。而家無擔石之儲。廠屋櫛比連雲。而居乏鷓鴣之寄。結駟連騎。雖充閭巷。而布衣素履。不改家風。馬伏波散貲鉅萬。耻爲守財之虜。范少伯三致千金。終泛五湖之舟。猶其餘事也。余與公水接沅資。同歸一派。塗分燕越。各自揚鑣。雖違談燕之私。實有神明之契。四兒雲章。曩固有志於實業。早已沐浴於仁風。承公教督提挈。視同猶子之倫。遂聯通家之誼。感茲盛

德。用竭鄙懷。同登大耋之年。遙接耆英之席。公如海上散仙。摩銅狄之頂。我學商山四皓。薦紫芝之歌。是爲頌。

### 族星疇先生碑文

先生諱遠緒。冊名夢舫。字星疇。鼎忠業師也。冊習儒術。席豐履厚。因襲既久。弗治生產。至方亭先生。家遂大窘。夫人劉氏。昆仲均入邑庠。季弟舉於鄉官。辰州學正。長嫂楊氏。李文恭公星沅之甥女。尤以才著。刊有薔薇閣詩集。夫人薰習既深。頗解文章。先生其長子也。幼從父讀。兼承母訓。聰穎劬學。年十二。畢五經。以貧不能具修脯。塾師多謝之。先生遂家居治學。以所作制藝呈族菊樵先生正焉。甫過成童。即訓蒙養親。家故藏有清御纂七經性理大全、通鑒輯覽等書。先生按期誦習。甫卒業。補學官弟子員。年二十有六。名人爭與納交。弟子益進。清季士人。多不嗜學。言及漢祖、唐宗。輒相顧愕然。不知所出。爲文庸腐浮濫。雖可博取進士、翰林。而文理或不甚可通。先生獨沉浸經史。故所作曉暢切題。語無枝葉。從之遊者。雖高下有餘。皆曉義法。入庠者十餘人。族籽桂、可山。其選也。時清刻皇清經解依經分訂。先生遂專治易。見清儒胡渭、惠棟等痛斥圖書。先生曰。圖書雖非作易之源。然

其孕盈虛消息之理。實天地之祕藏、陰陽之管鑰。足以自成一家。非京焦易林卦氣比也。猶好邵子皇極經世。謂觀物內外篇。實開物成務之學。益闡其理。有祝泌、張行成所未及者。旁及星命堪輿之術。罔不精究。曰。此亦知來藏往之一端。不可廢也。性和易。與人子言孝。與人父言慈。與吏人言廉惠。熙熙然導人於善鄉。有訟者。得片言立解。雖治宋元學案。不以講學名。蓋志於管寧、王烈之行。分門標榜。非其好也。與先君子同學至契。先君子中歲家落。棄科舉業。督治稼穡。先生每惋惜之。及鼎忠束髮受書。先生喜甚。撫之若子。鼎忠受庭訓四年。十一齡。從先生學凡五年。未受一金之贄。且憐其貧。間以館穀資膏火。於制藝外。教以治易。鼎忠之粗知經術。實自此始。後雖遊省邑各書院。特借覽載籍。未嘗別執贄也。始終祇一師。而先生又與先君子時相過從。故侍坐特多。酒酣耳熱。輒論文道古。二十年如一日。先君於民國六年棄養。先生長先君一歲。後四年卒。享年七十有八。時鼎忠方自蒼梧歸也。又數年。湘中大亂。鼎忠北出山海關。南逾嶺嶠。東遊吳會。授經各大學。歸鄉之日鮮。今過舊廬。微獨耆舊凋盡。即同門之友。亦不數覲矣。自念受恩最深。既不能掇巍科、取顯仕。以炫耀閭閻。復不能宏著述詔來者。以光大師學。桑榆晚景。叙先生遺事。有深痛焉。銘曰。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春風和煦。秋水清冷。名山一席。皓首九經。欲知公者。視此刻銘。

### 族可山碑文

豪傑之士。位遇不足以盡才。則必旁溢別出。以泄其奇。如范蠡之廢著鬻財。三致千金。馬援之就邊郡畜牧。督賓客屯田上林。顧亭林闢關中田數萬畝。儲其粟以待時是也。顧蠡先佐勾踐霸越、援後輔光武興漢。其能事已顯於天下。亭林雖值清業日隆。無由恢復故國。而垂著述以詔來者。哀然居清史儒林傳首。志未成而其學大昌。皆廓然無遺恨。獨余族兄可山先生負傑出之資。而無所用。僅小試其技於致富之途。賁志早逝。其勳業不敢望范、馬。其學術亦不能擬亭林。爲可哀也。先生少孤貧。伯叔父渡湖墾荒。積二十年。有田數頃。資君求學。君天資絕人。讀書數行並下。年二十。補學官弟子員。益發憤下帷。朝夕讀注疏、四史。旁及說文、文選、通鑒。皆精習之。爲文雄奇縱恣。於制藝外。兼擅詩賦駢文。議論上下古今。多奇辟不諧世俗。兩入棘闈。薦而不售。遂絕意科舉。嘗泛舟湖南縣。至華邑。登禹山。南望名山。旁瞰東西兩湖。喟然嘆曰。洞庭之英。其萃於此乎。若相其地勢。築以爲坑。可得腴田數千

頃。衣食萬家。予温温無所試。雖不敢擬秦伯之主荆蠻。亦庶幾於田疇之治無終。築宅墾田施以鄉。治圩湖以種蓮。濬陂以養魚。且耕且穫。以游以釣。雖南面樂。無與易也。歸謀於諸父。盡棄故業。易西湖淤地。與土人創議築垸。時上游護城八垸以妨害水道阻之。涉訟屢年。至欲刺君以泄憤。君不爲所動。卒得直垸田計數萬畝。君家居什之一焉。因考古今鄉遂溝洫之法。而變通之。繪圖立說。授其弟樾鄉君行之。故禹甸垸之鄉政地制。爲各垸所取法。雖事變紛紜。日不暇給。然不廢論著。值清德日衰。外夷構釁。割地納幣無虛日。君怒焉傷之。草條陳萬言。擬上。未果。性好馬。憤懣之餘。輒馳驅鞭。策數十里外。解鞍班荆。指天畫地者久之。若有深恨者。最後買舟至巴陵。登岳陽樓。月夜扣銅鑿爲節。口號七律十章。聲若出金石。聞者以爲狂。君痛飲不顧。因鬱鬱成疾。家人遽輿以歸。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時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十四日也。遺稿先自毀棄。僅存詩數十首。痛淪胥。傷板蕩。有少陵之哀思。具劍南之鬱憤。非貌襲古人者所可及也。余少君十歲。君落落少許可。獨重視余。光緒庚寅。余從君應院試。時方總角。君購文選授余。曰熟讀之。作文必以此爲法。爾後南北睽隔。或數年始一晤。晤必論學竟夕。荏苒數十年。君之墓木已拱。而余髮亦蒼矣。大懼日月逾邁。無以發君之幽光。爰亟勒其實於碑。昭茲來許。銘曰。

酌江海之一卮。足以測其漣漪。折桂樹之一枝。足以挹其芳菲。才人之傳者。不逮百一。而所傳又其糠粃。自古皆如此。而於君又何悲。

### 哀胞弟九生

遭陽九之厄運兮。悵門祚之中衰。忽回風之蕭瑟兮。又摧折吾連枝。惟仲弟之初生兮。負岐嶷之英姿。方垂髻而舞勺兮。未毀齒已誦詩。年既長而逾邁兮。更操觚而綴辭。奈實命之不猶兮。遺潦歲之薦饑。遂棄經而負耒兮。日勤劬而胼胝。朝服事於西疇兮。夕奉侍於庭闈。循南陔而採蘭兮。潔羞膳而無違。性豁達而有度兮。亦爽直而不欺。鄉里資其幹濟兮。姻友服其清規。方冀固如金石兮。怡高堂之春暉。乃未壯而早雕兮。何蒼昊之無知。顧棠棣之搖落兮。欲重茂而無期。愴我生之多艱兮。述脊令之哀思。

### 胡女士墓碑

立於天地之間。負陰而生。抱陽而出者。雖有男女之殊。其受中秉彝。固無以異也。爰其上古男子。恃其材力崛強。掠奪女子以充下陳。女子力不能抗。於是施粉白黛

綠。妖嬈以媚其夫。相沿既久。由勢力衍爲學說。夫剛妻柔、婉婉順從之道。遂成爲天經地義。牢不可破矣。莊生有言。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燒之、剔之、刻之、維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皂棧。是豈馬之性也哉。其異夫是者。則又爲之已甚。處之太偏。而不協夫正軌。若夫黃中通理。含章可貞。以坤之直方。協乾之剛健。復還於降衷之恒性。惟於湘鄉胡女士賢英僅見之。女士字梅谷。祖父某官甘肅文縣知縣。少失怙恃。養於伯母。伯母有女。嫁同邑曾仲儒。其尊人沂春先生憐君孤苦。女之。喜其聰慧。挈之省城。學於稻田師範。女士之名於藝苑。自此始。幼字某氏子。博奕遊蕩。不知所終。女士故抱不嫁之志。至是。厭薄世俗。有爲之媒合者。峻拒之。方領矩步。侃侃如丈夫。其孤介如此。既卒業。授學於寶慶愛蓮女校。舅父謝某爲人所殺。棄屍於野。女士得舅夢。囑以報讎。泣還湘鄉。得屍。厚葬之。百方偵緝。卒得主名。先是。舅庶母無子。撫族某爲嗣。某涎舅產。與其同產弟二人伺而殺之。女士控於縣。不得。直莅省上訴。備極艱苦。百折不撓。卒論如律。三凶伏誅。其俠烈又如此。平生待同學甚厚。然稍有過失。仍面折不稍假。見六朝駢儷之文。輒唾棄之。其立身行事。大類法家。

嗚呼。自大道凌夷。諧臣媚子。務竊取蕩掃。呶訾栗斯。脂韋絜楹之態。以佞其上。

有安陵龍陽之所不忍爲者。彼且揚揚。以爲得意。而磊落丈夫之氣。乃鍾於巾幗之身。可以觀世變矣。女士生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卒於含光女校。年二十有八。彌留之際。不欲歸葬湘鄉。囑文校長及余友劉舍人虛園營葬近郊。刊名於墓。以叙苦忱。植梅於旁。以表孤潔。考其性行。大類孤山處士。而堅苦過之。欲勿輝煌彤管。其可得耶。虛園既與文君葬女士於麓山關帝廟側。閱十年壬申。其夫人傅延年與女士爲至交。述其行誼。索予爲銘。詞曰。

豐城雙劍凌牛斗。雌雄雖別材則偶。誰歟判者上下手。一價千金一敝帚。無端神物出原藪。趙娥衛忌相先後。揮劍親取讎人首。垠崖劃落妖魅走。千載而下值陽九。復得俠女如獅吼。歷盡艱險愈抖擻。終磔狼虺報阿舅。世亂天亦醉醇酒。觥觥如君竟不壽。伐石爲銘螭蟠紐。與古俠烈同不朽。

### 丁生哀辭

金溪丁生惠和。以至行異稟有聲。年十八。就甥館於半醒書巢。巢主人劉子腴深。余誼友也。初以文辭雄。既邁世變。遂鍵戶治許詒。分類別聲。遞求本、借、引義。盡挾其微。即復櫛疏高密。三禮以次。綜貫群經。有所論述。釐然如合符復析。其女子子



壽彤。聰悟幼學。能傳其業。既歸丁氏。益得畏友。每日排比經訓。剖析字義。各任若干條。互相督課。集證明辨。諫然解。則大熹奔告寢門。或爭持不決。即趨庭請正。暇則以詩相唱酬。閨內穆然。忘其所居何世也。余與曾文學星笠數往過半醒。半醒介惠和行士相見禮。出其詩與疏義爲贄。余學殖荒落。幾有不能明者。星笠則從旁爲鯁理甚悉。自運屆百六。天地否塞。論語當薪。石鼓礪角。厲氣所鬱。沴爲人疴。競塵秕堯舜。醢鷄仲尼。扶坤維大防。以自堅其愚。而半醒之門。獨能益自恢廓。余是以輒然喜。謂半醒曰。易云。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斯固然矣。然其所資以復者。則在剝餘之果。窮上而反於下。以爲天地之心也。令並果食之。則朋來安冀。今故籍湮沒。遺老凋喪。而絃誦集於子之居。剛反之徵。其在是乎。半醒貌爲搗謙。而自負彌甚。余涉世滋深。窮歷艱阻。蒿目生靈。輒舉老子天地不仁之語。又見天之好惡。與人之多殊。遂亦謂人之小人。天之君子。而半醒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往往爲天訟直。余不能難。亦幾幸余言之不中也。居數年。半醒遭母喪。寢苦倚廬。余與助治喪。會葬者無慮千人。獨不見惠和。問之。則曰病殆甚。猶冀其速起也。過數日。有長鬚奴自丁宅來。汗浹聲嘶。心知有異。則惠和死矣。嗚呼哀哉。半醒骨立之餘。又重以大戚。幾不欲自存。余與星笠傷之。日謀所以慰半醒。半醒偶申前語問余。余謂

之曰。昔昌黎蟲蝎人類。柳州癱痔元氣。劉夢得益衍其緒。即敬天如墨子。恐亦無以難也。其言誠有所激。然理亂消息之樞。實管諸氣數。匪獨人不能違。即昊穹亦聽命焉。是故杜蘅芳芷。榮春朝則祥。華冬夜則異。醴泉甘露。降堯池爲瑞。零桀苑爲妖。今夷羊在牧。蜚鴻滿野。香燒膏消。豈伊人力。橫經載道之儒。類以老病貧苦。藉獲苟延。而惠和獨青年妙才。家擁厚貲。不肯隨俗徵逐。欲上附於作者之林。宜天之視爲不肖。而奪其算也。然寧爲陋巷之天。而不敢羨東陵之壽者。君子之所以自靖。屢嘆道窮。而終不信天之喪斯文者。君子之所以自強。明夫此。則釋氏幻夢泡影之說。固非吾儒所取。即老莊劉柳偏至之論。亦猶爲贅辭。蓋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死生禍福。唯其所命。伯奇不懟其父。申生匪怨其君。道有固然也。半醒素重余。即以此轉語壽彤。時壽彤死而復蘇者屢矣。至是遂不敢復死。因念惠和有不朽之志與才。而無其年。轉爲惠和謀所以不死者。以狀徵誅於余。嗚呼。余之質死久矣。不能自壽。烏能壽人。天有班昭而曹世叔名。有劉令嫺而徐悱著。壽惠和者固非他人。壽彤其先自壽。以壽其夫可也。既以此復壽彤。且稱天以誅惠和。以志天悔。而爲世哀。辭曰。

玄黃龍戰血野溢。予駕玉軼斬闔出。刑天舞干篡予室。倒行逆施彝倫汨。颯起烈風摧

蘭質。歸來惘惘如有失。元宰上訴予亦恤。誰語此者寥天一。  
歲在玄默闋茂之涂月。

### 復羅潤泉函

潤泉吾兄著席。函寄四元梯法圖解一書。捧讀之餘。無任欽佩。弟雖不解數學。嘗見中西算學大成云。開方定位。古今中外尚無通術。而吾兄釋此梯法。竟能任意雜糅方程。或至百級之高。皆一以貫之。不假思索。定位頃刻。快何如也。中國科學無一及西人者。吾兄得此。豈僅後學之幸。實中國之光也。囑序之說。弟原思附驥以行。但以素非解人。未敢率爾操觚。尚祈見諒。函未言及近見野火中有毀弟之語。詢弟知否。弟昨已見之。原不介意。惟此可爲知者道。略述如左。李陵答蘇武書末後兩語。原難索解。蓋李在北而蘇在南。依下句解。則與上句北風不合。依上句解。則下句非增字不可。弟原舉兩說。任人自擇。寫反字時。有謂宜加走旁者。初祇有反字。反覆、反還通用。後來又加走旁爲返字。以示區別。後來之字。多有說文所無者。說文所收之字。亦有古時所無者。後數語乃泛論之詞。非必指返字言也。按說文。返從走。從反。是先有反而後有返。返從反義明矣。史記趙世家。反高平。根柔於魏。呂

覽。侈樂遂而不反。正義及注皆云。反。還也。儀禮士冠禮。主人受眠反之。特性饋食禮反之。國語齊語。而反其侵也。秦策。張儀反秦。齊策。因反走。以示田忌之反秦也。衛策。至境而反。呂覽。仲秋。反受其殃。注皆云。反猶還也。以外舉不勝舉。足徵反之爲還。確爲古訓。雖書祖伊篇有一返字。然他處實未嘗見。不得謂返先而反後也。弟素不知西文。十年以前。在各報館主筆。於東西學說略窺一斑。近年來多所遺忘。人名訛誤。則誠有之。旋即覺其有誤。已爲某友言之。弟居今日。以博一不通之名爲幸。若輩謚弟爲通。則辱弟多矣。餘不多談。此頌著祺。弟鼎忠頓。

### 謝趙省長炎午書聯啟

訓詞深厚。如獲華袞之褒。寶翰紛披。遠勝茗華之刻。忠自曩歲。曾倚末光。才非王粲。幸登荊州之樓。遇過鄒陽。備受梁王之禮。不意白雲幻狗。深淵脫龍。莫覓稷下之居。空見刑天之舞。自違塵教。七易春秋。忽睹寶華。彌感舊誼。玳瑁爲軸。謹裝逸少之書。珠玉隨風。愧乏青蓮之筆。

按。趙炎午先生曾贈作者一聯。守道還如周柱史。著書曾學鄭司農。

## 曾運乾傳

曾運乾。字星笠。益陽桃花江人也。兄仁溥。邑增生。星笠幼從受學。性聰穎沉靜。工文善書。年十八。入邑庠。名出其兄上。湘中經術。自魏默深提倡今文、王壬秋標榜公羊。戊戌變法。康氏孔子改制之說。遂盛行於國。星笠頗和之。余則好周禮、左傳。各是其是。未嘗相忤也。年二十五。入湖南優級師範學校。與湘潭黎錦熙共筆硯。甫畢業。武昌起義。湘亦反正。焦、陳敗。譚延闓主政。委湘鄉顏昌峴主長沙日報。星笠與錦熙分任編輯、撰述。招余與俱。鼓吹革命。頗著聲譽。清室遜位。時當軸有不慊於顏館長者。以文斐代之。編輯同人皆辭去。別組湖南公報。民國改元。黨派紛起。而共和與國民。對立壁壘。公報近於共和黨。長沙日報與國民日報則爲國民黨。一主緩進。總統執政。中央集權。一主急進。內閣當國。地方分權。兩不相下。而星笠兼爲長沙報撰文。天倪時任民國報社撰員。或詰之。星笠曰。有治人。無治法。英美諸國。皆兩黨並峙。選出掌政。而進化愈速。蓋因得其道。皆足以致治。苟違其理。皆足以召亂。余與天倪。各發抒其所知。循其黨綱。導入正軌。以措國家於承平。無黨派、無偏執也。民國二年秋。袁氏篡國。湯薌銘督湘。設官書局招致儒士。

而星笠與余同入選。余謂族之所以立者譜、國之所以存者史。史存。國雖亡亦必變。史亡則國雖存亦必亡。如巴比倫、埃及、墨西哥、祕魯。其初皆與中國等盛。國亡而文化與之俱亡。今之墨西哥祕魯乃西班牙文化印度、波斯。亡雖未久。而國無史籍。不能紀其世次。難於再興。吾華夏自魏晉以下。國力凋敝。然亂於五胡。割於拓拔、宇文。內於女真。亡於韃靼。數過時遷。仍能統承烈祖、脩其舊物。史之效也。星笠躋之。因古史縱有通古、斷代二家。橫有編年、紀傳、紀事三體。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惟綜其條貫。勒成一家。國之典章經制、理亂興衰。與夫學術文章、民物風俗。盡納其中。如網在綱。以上綴百王之統。下繫神明之胄於勿敝。乃爲史文大成。爰總撰百家。述爲通史。首成叙例三卷、原始五篇。正史以下。先爲長編。以待撰訂。未幾局解。書未及成。逾十七年。繆鳳林教授爲之刊行於南京鍾山書局。柳子詒徵許爲刺乙部之利病。起百王而辜權。正閏洪纖。罔弗貫串。閱識淵懷。劉子玄所不逮也。其推重如此。先是修通史時。以志譜屬專門之學。分科研考。而星笠所分爲小學、曆數、目錄諸科學。殫精十年。於曆數有表。於經籍有譜。而於音韻尤精。自顧亭林發明古韻。分爲十部。江永分十三部。段玉裁分爲十七部。王念孫分爲二十三部。各有所執。惟孔廣森分十八部。最得其要。然陽聲十部去其一。陰聲八部而增一。便陰陽相配。各爲

九部。亦未爲得。星笠別入聲於平上去之外。以爲陰陽聲之界綫。爲表以識之。爲說以明之。其義大著。江永著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謂三十六字母。不可增減。錢大昕考古今聲紐之變。謂古無輕唇音、舌音無類隔。古紐始明。陳澧謂孫叔然陸法言之學。存於廣韻。宣明其法。而不惑於沙門之說。著切韻考。立四十一紐。星笠因其法而益闡之。作喻母古讀考。以明影母獨立。取切韻切語四百五十二字。按其統系。以聯貫之。爲古紐十九、變紐三十二。而古今之聲紐正變始犁然而不混。著聲學五書。以配顧氏之音學五書。視章、黃所考。無不及也。民國十五年。與天倪同授學東北大學。天倪總括經旨。爲六藝後論、六藝論衡兩書。而星笠於文學音韻之外。兼授周禮。發疑正讀。所得甚多。遼東失陷。移席廣州中山大學。兼授尚書。一以文法解經。間傷平實。與其夙昔治經不侔。倭亂還湘。隨湖南大學西遷。癸未年卒於辰谿。年六十。星笠之生與劉師培同年。其治學爲文。亦與師培相仿。成就亦相埒也。余與星笠。生同里閭。共席論文逾三十年。無間昕夕。壯歲同講授瀋陽東北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嘗戲語余。謂杜工部支離東北風塵際、飄泊西南無地間。蓋爲吾二人言也。聞其卒也。累歲不怡。爲聯輓之云。禮堂述先聖元意。名山紬石室遺書。當年風雨晦明。期與君共成此志。湘中失第一經師。海內斷千秋絕業。爾後荒江老屋。誰爲天繼

任斯文。非阿好也。星笠詩詞駢文皆可傳。與其學相稱。

## 黃資生碑文

納贛控廬。是曰彭蠡。帶湖襟江。厥惟湖口。其間有處士焉。曰資生先生。姓黃氏。諱某。本叔度之家世。邇孺子之故里。涵濡既深。和順茲積。三歲而孤。誨於母氏。風標秀立。克岐克嶷。七齡受學。處師不煩。誦詩習禮。寒暑無間。年十八。補學官弟子員。既飫經訓。旁綜史籍。含英咀華。發爲至文。耆碩驚歎。方謂掇巍科若探囊。取青紫如拾芥矣。會清祚將終。科目先撤。良工不示人拙。君遂易儒而商。陶朱廢著。端木億中。觀變任時。遂致千金。或勸納粟入貲。躋秩清要。君言孝友於家。是亦爲政。色養承歡。不資纓笏。夫人曹氏。相夫以禮。北堂洗典。雍雍有度。南陔燕喜。穆穆其容。推恩錫類。用伸養志。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士大夫之行過是都者。常禮於其廬。族黨榮之。時國體新更。南北倣擾。遊騎出沒。邑當其衝。巨室右族。率棄家避地。君曰。幸免一身。奈邦族何。倡集金帛。待於二境。以弦高之犒師。爲薛氏之阻河。風鶴屢驚。市廛不改。君之力也。事平。當軸嘉之。贈以高風亮節匾額。邑人感戴。先後推爲商會會長、城區總董。兼清鄉會會長。屢執謙退。弗獲



息肩。感時事之多艱。傷民生之日促。補偏救弊。維日孜孜。積劬成疾。享齡勿永。民國六年某月。考終里第。年僅四十有八。遐邇哀弔。祭奠載道。會葬之士。多海內名流。伐石立銘。以光遺德。辭曰。

軒冕雖貴。何用於身。泉石雖高。何裨於人。猗歟黃君。肫肫其仁。貞不絕俗。隱不違親。田疇保境。管寧化民。載詠載歌。是陶是甄。勒辭紀德。逾久彌新。潯陽九派。青山一珉。

家  
書



雲兒知悉。

治法及來函。余今日始接到。南風報請修君、興華接辦。好極。季老足疾久未愈。戴先生家運迍邐。又試階病未知愈否。余均惻念極深。六藝後論尚祇印完三分之一。通史叙例已印完三分之二。須下個月始可完。柱尊先生數次來校。相晤至歡。欲邀余至上海講演國學。余婉辭謝之。章太炎前來校。余時至揚州、鎮江。未晤也。陳石遺老人。在本校教通鑒。年七十八歲。齒未落。頭未白。家住蘇州。每星期來此一宿。風雨無間。前年生一幼子。亦異人也。

唐校長工夫。全在一敬字。端坐終日。毫不傾倚。貌極溫和。言極懇摯。無論何矜才使氣之人。一見即嗒然若喪。足見理學之力甚大。人無智愚賢不肖。未見有非議者。以此知誠能動物。非虛語也。或亦江蘇人程度較高之故。若在湖南。恐不能免謗耳。其長世兄謀甫。俞慶棠之夫余昨日始見之。年三十六歲。而貌娟好如十七八女子。道德、中英文、科學均好極。據人云伊著譯甚多平生未見此人。目亦雙盲。但尚能辨晝夜。未

如唐校長之甚。不知何故家多患盲。甚可悲也。唐先生全家孝友。獨未足異。所異者小孫三數人。十歲教八歲者。八歲教六歲者。以次相傳。極合規律。無一輕舉妄動。十歲以上。即寫日記。中多理學語。余見此。恍遊於洛、閩之域矣。

此校學生皆誠心聽講。貌多醇厚。足見江蘇文化。必可重興。余稍有積蓄。當效東坡之買田陽羨也。陽羨即宜興田甚美不欲還湘矣。本校學生。多盛陳其本地勝迹。請余往遊。余以本校例不缺課。而遊資。學生必欲代出。深恐累人。力辭不往。其誠懇至可感也。

本校原名國學館。後立案教育部。資格與畢業大學等。章程亦經部修改。寅老於課程頗有疑義。未知此意也。黃光濤君索校章已寄一份與之不知到否

本校錢基博君兼任上海光華主任本縣人今秋來任校課贈余近著二冊。甚博而知要。一見訂交。情極篤摯。與柱尊兄大夏大學國文系主任均以正學導後進。上海各大學主任率為本校教授上海文風丕正。不似湖南之開倒車也。江蘇人均認為新文化為開倒車南京繆贊虞君。發起中國歷史學會。蔡、吳等均列名。似亦稍有覺悟。正學其有復興之望乎。廣東來函中山大學專重國學國學系十三經均須講讀不學外國文並設有中文研究生每月津貼八十元三年畢業由政府予以實職其重之如此

上海富商。大半為無錫人。絲、茶、紗、麵各大廠。彌漫於東南各大都。近年絲紗之利。

爲日本所奪。故富力大減。然仍爲東南之冠。百萬以上者甚多。梅園、小磯山、獨山爲榮家所經營。蠡園王姓。漁莊陳姓。鼇頭渚楊姓。各花園所費均不下數十萬。而主人皆住滬上。點綴風景。以爲文人遊宴之所。亦快事也。蘇人群謂敝處各資本家有一大功德。熱心興學。多爲本校經濟校董。

唐校長家無餘資。而園林亦頗優美。蓋爲奉養故也。其封翁民國十四年去世壽八十六歲唐校長以民國二年移此

住蘇州不必房屋。即大民船已足。因蘇、杭、嘉、湖四府。河狹而深。無半里不通舟楫也。太湖諸峰。皆私產可買。余當買一廬爲葬所。與湖山長此終古也。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 二

述元。

八號信昨晚接到。余與爾同時起行。聘書次日始到中原公司。當被汝雲哥退回。渠憐余老。不願余再教書也。雲章前日抵縣。與田縣長磋商辦法。在此生活不成問題。恰好薪金亦發實物。足以自給。

棺材已做好。汝母忽然大病。咯血不止。恰好汝雲哥回家。接他到省醫院調治。現已小愈出院。住雲章家醫治。無大害矣。能出洋正善。但恐汝無此能力。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八日

三

述元。

前接汝書。具道錢堃新、姚公書兩先生盛意。余老矣。心邇室遠。徒呼負負然。兩先生的學識冠絕一時。余日內另有函與兩公討論學術。

又接汝與玉瑞書。欲向商務印書館爲余印書。大可不必。余絕無好名之念。此近於自炫。非君子所爲。且汝雲哥已將書交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朱經農先生。朱有意承印。但時間有遲速耳。汝平生好作此無益之舉。急宜痛戒。

余已在桃花侖買田一石七斗。費市斛穀四百石。擬築室爲終老之計。因穀不夠。今期仍在民大教書。每月市斛穀二十石。縣志局穀今年三月復有變動恐不可靠。錢、姚兩先生你可時時與他論學。可除去從前一切混亂之習。

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

#### 四

述元。

二十五日信已到。藝兒現到貴州否。速函告。余生平著述未成。而損失者甚夥。從未嘗與人言。以與世不相宜故也。茲因錢、姚兩先生特具慧眼。而余日暮途窮。萬無成功之日。略陳一二。即以此質之兩先生。或兩先生能廣成是書。則如天之福矣。

余與曾君星笠草具通史叙例。其歷史視通鑒爲長。通鑒僅一千三百年茲五千年而範圍又視通鑒爲廣。通鑒僅詳理亂茲典章及學術無所不包通鑒藉國家之財力、書籍。又得劉恕、劉攽、范祖

禹三大史家爲之纂長編。亦十九年乃成。而唐五代尚多訛謬。余之才力不逮前人遠甚。擬籌十萬元以二十年之精力成之。乃未兩期而局停。民國五年五月停止爲之傷嘆彌年。民國七年。余以大部書不能成。擬成小書數部。諸子引經考。因清儒好以諸子引經。與經不同者。改易本文。余以前人引書多不依文。清時爲漢學者始不誤引不能以此範圍古人因舉此書與彼書引經不同者。一子之中引經文亦先後不同。以正輕改經文之謬。諸子語訂。諸子之語。多出傳聞。不可盡信。劉知幾申左一篇。謂左傳未出。諸子不知



時代。以士會、隨武子爲二人。昭奚恤與令尹子西同時。其他晉人爲楚人。春秋爲戰國。不可枚舉。自左傳出。始知其僞。余此書大要凡三。一、以經訂子。凡子與經不同者。皆經是而子非。二、以傳訂子。凡子與傳不合者。皆傳是而子非。三、諸子引事。大體多同。而時有小異。引古論學亦然。茲以真訂僞。如荀子墨子爲真亢倉子等爲僞其說同者皆僞本改易真本以前訂後。如呂氏春秋在前淮南子在後其相同者皆後襲前語以專門訂雜識。其他例甚多不能具舉一金石證經。前二書皆未成而遭毀。此書僅草具凡例。未成書。遭此損失。始知大書不可成、小書亦不能成。慨然曰。斯世而有天倪已妄矣。天倪而欲存其名字是重妄矣。從此不親筆硯者數年。

民國十三年。余往晤吳雁老。雁老已病廢。與余言時事。傷感久之。謂余曰。君初元時嘗爲政論。近來何默不一言。余曰。舉世混濁。誰能行吾言者。雁老曰。言而不用。其咎在人。知而不言。其罪在君。余首領之。歸作治法二十餘萬言。又以政客不能詳觀。刪取十分之六。某督軍出番佛百元。印行二百餘部。然巨儒如章太炎、章行嚴、世劍柳翼謀諸徵諸先生盛稱之。政客固未能讀也。

民國十五年。余往東北大學講授。以通史不可成。自五年廢局至是十年精力已疲世局日非永久無望乃一意述經。余少時謂漢儒以經術決獄予欲以獄法決經參互證訂有如爰書名爲詰讞書未完而遭損以後不甚

談經刺取經解百餘種。衷以己見。爲六藝後論。輔以九經概要。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論語孝經孟子六藝後論成後。時苗生可秀允爲余作注。余以雜稿授之。苗生抗日死節。注不能成矣。

九經概要今存者惟周易、孝經、孟子三種。而孝經下篇未印。僅存上篇。中國無宗教劉師培謂爲祖先教教字從孝孝即是中國宗教耶穌主旨是一個愛字佛教主旨是一個覺字中國則總是一個孝字吉(祭)禮凶(祭)禮通以孝字爲主占全禮之半如戰陣無勇非孝莅官不敬非孝據名學言均無孝無關因孝是宗教所以一切都括在孝字上下篇即是闡明此義完成孔子言行在孝經七略以孝經爲六經總彙之又向嘗擬輯六經論孝之語爲廣孝經太多而止余說經凡三部。一、六藝後論擬改名六藝通義及九經概要。言經學家之歷史及各經之綱領。按經分篇。以考訂爲主。二、六藝論衡。據時代分篇。大約依馬肅繹史文以議論爲主。皆余一人之說。余所寄汝新潮報數十紙即六藝論衡之文其中亦有前人引端未盡其義而余引伸其義者。七略無史部。以史記等書附於春秋之後。余通史以經從史。見史例以經爲史條此則以史從經。由秦漢至清。皆附於春秋之後。三、六藝微言。則爲性道之言。約六經之旨以成文。余論心性、義理之學與宋儒大同小異。大約依明儒湛甘泉之說益闡其理。而行以文中子中說之文。明儒言理學較宋儒有進步。如宋儒分天理、人欲截然爲二。謂理與欲絕不相容。必盡去人欲始得天理。此墮入釋氏滅情復性之說。如此飲

食、男女皆是人欲。必不嫁娶衣食而後可。而理學家無能此者。已行不通。稍寬一步又墮入戴東原原善之說。尊欲滅理。非淪人道於禽獸不止。余謂天理即在人欲中。人欲得當處即是天理。如做事得正偉是天理傳外多取一文即是人欲男女居室是天理苟合即為人欲湛甘泉隨事隨物體認天理之說與余合。文中子中說無一語出六經之外。余微言二十多篇多與彼合。附以自注將陽明異說駁除無餘。

陽明良知出於孟子。然孟子通而陽明不通。孟子全書良知二字僅一見。云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下篇祇說孝弟。是以良知二字證明孝弟。孝弟爲良知。孝弟以外皆非良知。而陽明謂萬事萬物爲良知。衡山有一易孝子。未嘗讀書而知孝。足證明孟子之說不誤。余請易孝子來問。以自伏羲至今朝代有幾。中國二十一行省之遷變若何。而孝子一無所知。足知萬事萬物必學而始知。絕非良知。陽明之不通一至於此。孟子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謂人性本善。聖凡無殊。擴充其性。皆可以爲聖人。其論甚通。陽明則謂滿街都是聖人。試觀街上匪盜充斥。何能說都是聖人。換而言之。街上有牛有羊有布有米。謂滿街都是人亦不通。余駁陽明傳習錄數十條。皆是說其不通。古者七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科目凡六。入孝、出弟、謹行、信言、親愛、學文。論語弟子入則孝章大學科凡六。格致、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平。小學之事本極簡單。

至多一年可了。而段玉裁垂老盡氣祇治說文一部。而說文祇小學學文之初基。要到治平非有彭祖之壽不可。小學又分三部。一文字、二音韻、三訓詁。說文又僅形學一部分。音韻之學。今人愈說愈繁。形學蔽目。音學蔽聲。迷誤後學。其何有極。

余擬著原名。單形爲文合體爲字說文是說單文解字是解合體字文字通可謂之名原名即是文字學以求文字之歸。著成均以求音韻之歸。均就是韻大學教樂故周禮師氏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即是韻之大成余老矣。稿亡於無錫。不欲再著。將成均之例。爲曾星笠、駱紹賓言之。二君均肆其議。無成書意。余近又爲黎錦熙說。黎亦贊成。但不知能成書否也。

成均平、上、去各分十八部。內陽聲十部陰聲八部入聲分十部。有陽無陰合爲六十四部。其義甚繁。不能盡言。

余所欲著之書甚多。原稿凡三喪。一損於甲子年之水。二損於從湖南大學出居士林之火。三損於從無錫回湘之兵。余雖無錫有九件行李未帶今再不敢言著述矣。

余年已七十。今後所行者。一爲治生。一爲養生。不著書作文又自定兒病二十年不愈。印兒又感肺病。余長日悲哀。不欲復執筆矣。心中昏亂不知此稿有誤字否不能再審汝自細看

余言小學、經學、文學。與章、黃兩先生合。史學與柳先生合。甚望三先生門下哲人負此大任也。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

五

述元。

余來此大病十餘日。服藥八劑。今日始能執筆。錢、姚兩公見顧之重。余甚感激。但勢不可能。汝即爲余轉致此意。

汝既有眷屬。又要負擔藝兒學費。而副教授收入至薄。何以能支。余亦甚憐汝。汝但爲藝兒辦好轉學手續。如無公費。要藝兒自向雲哥請求。不必累汝也。

余之生計。汝不必過問。汝要余刻書買版權尤爲可笑。版權惟可爲學校參考書者適用。不然則爲下下等書。若章太炎、劉師培、王國維書。皆師友捐貲刊印。每省所銷不過數份安有所謂版權。余之書與彼一例。嚴復譯書久無人過問商務印書館不再印書局純以牟利爲主。不管書之內容如何。安有不能得利爲我印之理。汝之書則可大印。亦可雙收名利。看能否不須出洋取得一教授位置否。

桃花侖但有八畝田。全無山屋。即取田一畝造屋。此時尚談不到。總之。事不到用惱切勿妄思。

余前已告汝。年及七十。惟治生、養生二事。汝勿再以無益之事干我。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

## 六

述元。

汝信我已接到。余於月內曾回家一次。藝兒如缺用席。向雲哥緘索可也。近閱金毓紱中國史學史。部定大學用書國立編譯館出版商務印書館印行第十章略云。益陽陳鼎忠、曾運乾二氏中略改傳之紀事一體。別名彙傳爲錄。述元謹按此句有訛奪誠是革新史體。以合近代以事爲綱之法。又與章太炎先生之別立十記。以詳歷代大事。同一旨趣也。惟以一二人之精力。改造二十餘代之陳篇。紀、傳、錄、志、譜五種悉備。必力不能勝。中略梁啓超於一局部之通史。仍不能成書。二氏欲毅然爲之。始終不懈。實則余自官書局散後已無意修史後有著述多屬經部以至窮老氣盡。其終無成功一日。又不待言也。中略又云二氏所舉之五例。無論爲紀、爲傳、爲錄、爲志、爲譜。任舉其一。皆委曲繁重。累世不能終其業。而謂一手一足之力。及身而能觀成。不但吾之所未敢信。抑亦理所絕無此事也。語雖未盡然。亦深識此中甘苦矣。

憶在無錫時。馮君振心問余著通史之年。余云三十餘歲。又問余著六藝後論之年。余曰五十歲。君曰。事隔十餘年。公之志氣已大減矣。余問其故。答曰。通史叙例有云爰是綜二家、通三體、創殊例、成要刪。藏之名山、布之通都。於以上綴百王之統、下繫神明之胄。於千萬年繼繼承承、施之無極。又云環睹生靈。瘡痍滿目。盱衡千載。爲萬世制法。雖不敢僭擬麟經。若其意則固竊取之矣。末云爰輯舊聞。以當宗譜。華胄存亡。於此焉繫。作易者其有憂患。知我者其惟春秋。語語負責任。六藝後論云。五千年金匱石室之藏。奄然待盡。余之罪也。有能申經訓、放淫詞。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乎。俟之來哲。又云惟有囊括群言、折衷一是。爲十三經簡注。世變日亟。相需甚殷。海內通儒。必有能爲之者。鄙人愚暗。非其任也。又云今則考訂之備。無復餘蘊。殊方之學。亦航海東來。以待陶甄鼓鑄之鴻儒。斯千載一時之會也。勛哉多士。其好爲之。語語不負責任。蓋余三十五年以前。雖窮餓困乏。志不少貶。不得用於時。必欲成名山之業。以爲無不可爲之事。四十年後。屢遭世變。志氣已墮。語重心長。不自覺其中情之流露也。

余念音韻學之破碎。永無已時。思爲成均一書。屬稿本未定。而遭損失。嘗與曾星笠、駱紹賓、馬宗霍、黎錦熙四人皆治音韻言其法。彼等皆甚然其說。而憚於力行。此爲余

學中泰山之一毫芒。亦不能就。年已七十。而日禍日逼。故遂鈐口結舌。不談學術。身家存亡。一聽天命。遑論著作。汝雲兄力勸余辭棄館職。專意整理舊著。不知余萬念盡灰。一日差一日。比前五年時又有雲泥之別矣。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 七

述元。

汝五月七日之書。今始得閱。計時已月餘矣。余於五月初三回益。即六月九號大約課已收束。本期不再往。下期擬即在此修志。不復教課矣。

學原雜誌論文。汝雲哥處有。余已閱矣。雲章函言上海大公報燕京大學教授有一論文。以余之學術思想與辜鴻銘並列。余不能與辜氏之遍懂世界文字。亦不似辜氏之頑固。相提並論亦可怪矣。

金毓黻氏中國史學史。係國立編譯館出版。商務印書館印行。貴州想必有分館。汝要學校向分館買一部就便看可也。不必另買。雲章已在省分館購一本寄來金係遼東人。史學甚博。言方志亦詳。余間取以示益人。金所論方志與余同。鄉人無徵不信。必輔以書。



不能寄汝也。

余之六藝後論及通史叙例祇存一份。不能出外。玉瑞亦有一份。被梅氏賺去。久假不歸。如能取回。我便寄汝。

雲章前在南京時。已在鍾山書局購一份交朱經農。朱云印行。但久未出版。又購六藝後論與章行嚴先生。請其作序。章先生謙言。此書係漢魏文。伊僅治八家文。不敢序。因陳柱序不甚好故彼另請別人總之。書之存否一聽諸天可也。

雲章總想我著書。表面說了許多激動我的話。固是妄。你又以為我有不知不能處。尤是妄。云受人運動。要我對時局有所建議。說我近來衰老。無著治法時精神。我作詩文猶昔。然七十以後全乎緘默。不再發一語。作一文。嗇精養神。以保天年。

余六藝微言遍鍼宋明諸儒發明理學之說。於天理、人欲分爲四項。一、天理之天理。此項不立語言文字即佛學最高處入世極不適用孔子祇從第二義說起故無此弊二、天理之人欲。如聖人著書爛民覺世即是此義子貢所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顏淵所云仰彌高鑽彌堅之類三、人欲之天理。此即湛甘泉氏隨事隨物體認天理之說余謂人欲得當處即天理。如做官得正俸是天理俸外索取是人欲娶妻是天理苟合嫖娼是人欲飲食是天理求美備是人欲即是此義。此爲第二義之天理。四、人欲之人欲。此即是貌人而實禽獸。可不必說。我們生在欲界。祇能在第三義活動。讀書明理即是體認之法。參

用第二義之法。覺世牖民都是欲此爲天理之人欲雲章近日看日知錄。頗有心得。亦是可喜。端陽後一日。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一日

## 八

述元。

前寄詩八冊與汝。諒已收到。現金元券日跌。想汝用度不夠。惟有戒酒戒煙。力減消費。時局日非。嚴守緘默。能出洋否。聽之天命可也。

現在商業絕不可做。汝雲哥處境亦極困難。毫無收入而員不可減汝不要怨他。

我因縣志不能修。裁員減政。因此遷入裴公亭。上半年買田計費四百石穀欠一百穀現已還清既有屋住。則房子可不造。佃已退清。帳已還盡。生活無患。自九月十二來此已上課兩星期矣。

汝應哥坳子倒後。完全破產。汝雲哥薦他爲蘭溪稅務分所主任。然亦不能維持生活也。

汝母既無收入。佃戶房子又要起造。原屋已倒要余出一半費。無端受此損失。恐彼一半亦無辦法。

玉瑞處六藝後論係湖大本。南京本稍有增修。余要國師向教育部索還。刻已發還。而國師又久不寄來。函催五次。皆無下文。總之。余以謀生活爲務。印書與生活無關。余絕不作此無益之想也。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 九

述元。

你兩信我均接到。我於陽曆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寧鄉回益。祇要你生活頗好。余心甚慰。余因縣志局無錢。減少員丁。全家遷入裴公亭。暫不造屋。故頗有餘款。生活甚適。家中人口均好。

雲章在上海流連兩月。前數日始回長沙。

定兒病如能醫好甚善。余極痛此兒。若有生機。是爲大幸。

論湘學文如能覓出。即着書記抄寄。

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

十

述元。

你的信都收到。百金圓券亦收到。余前要你寄來以余用甚裕故

雲章來言。商務無紙不印書。余亦知彼必不印。蓋印書必有利可圖。此書無人買。伊何故印。

余自稿散絕不補。作者未必能成。成未必能印。印未必有人讀。未必能傳。徒耗無益之精力。故不爲也。茲由國師索回六藝後論一本。即歸汝保存。不得借人閱。以致遺失。亦不得設法再印。汝的書盡可編好付印以可得名利以自存非無用於世之比

余自舊臘月十九隨汝兄雲章到省住七日。余在車上會一由貴州來客。貴州食貨比湖南低一半。一切政潮所不及。汝在此甚安適。盡可編書讀書。除夕先二日。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十一

述元。

余於陽曆三月九號到民國大學。現幣制日落。余深懼汝困苦。已向益陽縣銀行張經理商榷。要他先寄十五石穀的銀洋付汝。但不知有寄銀洋的法子沒有金圓券一日落萬丈。寄到亦不甚作用也。汝雲哥亦有此意。如有法子可寄。汝即寫信來。

一九四九年三月九日

十二

述元。

我前付張經理賦穀。要他糴現洋寄汝。今日回來。伊云無辦法。又云你雲哥已寄款與汝。是否收到。情形如何。有無辦法可寄現洋。速來一信。

余因時局不寧。又學生對於校方頗有微詞。已於上巳日離校回益。擬不再往。清明後或往長沙小住。寒食前一日。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

### 十三

述元。

接汝五月廿日寄宗雅信。宗雅回家已久不勝悲慨。建章今已來此。云汝母及家中均如常。惟今年水災之大尤甚去年。水匪兵荒。四劫齊放。毫無生趣。

余知汝極窘。問縣行及郵局均無法寄錢。昨楊樸庵來云。第一郵局惟省城有之可用木箱保險法寄少數銀圓。正籌思間。接雲章電話。說已設法寄五十元與汝矣。雲章以直言遭忌又各業均倒閉房屋出租求佃不得其苦百倍於我

余前數日得丹毒病。現已全愈。合家無恙。生活尚可維持。

汝最好附便車回湘。生計俟到後再議。樸庵日內有信與汝。樸庵昨已到省切不可忽。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 十四

述元。

船山哲學。如周易注釋等書。徒張空理。亦難理會。老子衍無用。莊子通雖頗有思

想。亦恐墮入唯心一派。所談佛學。如相宗絡索、八識規矩論贊之類。亦未印行。其有精義而與現代科學相合者。惟張子正蒙注一種。

正蒙思精義博。爲理學家絕學。與邵子觀物大殊。觀物內外篇極與科學相背。惟正蒙說物質不滅之理。空氣即是天。但有幽明聚散、無有無之說。均科學精理。船山發之極爲透徹。如以蒸氣證明物質不滅。謂減却一尺土。便有一尺氣。原子集合則爲物。由散之聚。即由幽至明。人遂以爲有物散爲原子。由聚之散。即由明之幽。人即見爲無。其實並無有無。祇有聚散。理至精確。老莊分有、無爲二。佛以山河大地爲見病。皆是謬誤。張子云。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一語破的。

汝於船山哲學。祇詮正蒙注。其他一概撇去不說。以省糾紛。

你可將正蒙注以白話解釋。證以科學。其原文不合科學者。則闕而不說。如舊說謂天道左旋日月右轉張子謂天道日月皆左旋皆與今不合則絕有益而無害。

余五十餘年來未看船山遺書。皆是二十歲內外所看不能記憶。你可專習此學。曾國藩船山遺書序。多得船山之旨。汝可一讀。曾云先生之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之爲堂奧而猶精於正蒙一書。余眼力昏迷。無毛筆不能寫字。你照此義做就是。

七月五日

## 十五

述元。

信已收到。即刻交付雲章矣。國內無紙。一切書皆不能印。而舊書尤所鄙棄者。余與彭老所訂經文統鈔。附以別錄。古今所無。亦不能印。遑論其他。

前日吳生則虞來省。說要我將六藝後論改裝更名。去其不合時宜者。可由彼設法送審。余無意爲此。而雲章強請不已。已將此書更改修正。祇不知標點。雲章又要寄汝加標點。書到之後。可於兩禮拜內加上標點寄來。我轉寄北京吳君。其能印之與否。聽之天命可也。

吳君又言。老儒窮困。北京新設一文史雜誌。海內有名宿學。可以投文。報酬從優。勸餘投文。余家無一本書。又因目疾五月有餘。百方醫治。罔有效力。爲貧困故。擬作文十篇。一談天、二談地、三談文、四談詩、五談文字、六談音韻、七談訓詁、八談諸子、九談星曆、十談詞曲。但無一本書可資參考。全憑記憶。衰老之年。記憶力已失。又因悲憤。與文字書籍絕交。故意不記。目昏耳聾。不知其能就否也。

則虞係太炎先生弟子。太炎病在牀褥。尚時講說不倦。所以詔之者甚。至葬太炎先生



後。奉章遺命。來無錫國專就學於余。聲稱彼專以求學爲務。不要文憑。天資才氣均卓絕。成就甚大。抗戰時期。雲章按應爲抗戰勝利後同在南嶽國師授課。同居一室。事余至厚。分別十餘年矣。彼去年係參加全國船山學術討論會。不圖垂盡之年。能重相晤也。彼憫道喪學敗。慨然有興廢繼絕之志。非其時也。惜哉。汝可尚與彼通信論學莫談政。必有助益。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八日

## 十六

述元。

汝前欲著哲學史。哲學。西人號愛智。學名原不正。而哲學又無一定界說形上之學。惟莊子所言方術較善。純粹哲學惟玄字最合。劉宋立國學爲經史文玄四字最確胡適作中國哲學史。有上卷而無下卷。以周秦無成書。尚可亂扯。以誘愚人。宋元有金氏學案。不能亂扯故也。

汝欲著書。可將我未成之書擇一爲之。

八月十七日

附  
録



## 《附錄》目錄

憶陳天倪先生……………	(一〇〇二)	評《通史叙例》……………	(一〇〇六)
附 讀張舜徽先生憶先君文書		讀《通史叙例》筆記……………	(一〇〇九)
感……………	(一〇〇三)	讀《周易概要》後記……………	(一〇一五)
憶先師……………	(一〇〇五)		

## 憶陳天倪先生

張舜徽

陳鼎忠先生，字天倪，益陽人。博通經史，尤擅詞章。年少時，才氣縱橫，下筆不能自休。所撰《法意》，遐邇傳誦，人皆稱其有經世濟民之略。與曾星笠先生同鄉里而友善，一九一四年，二人同任事湖南官書局，有志編述《通史》，先成《叙例》三卷。遭時多故，《通史》終未屬草。後十七年，柳詒徵取《通史叙例》交南京史學會排印行世。雖署名陳、曾二人合著，而實出於先生一人之手為多也。舜徽自北京南歸，因駱紹賓先生之介，始見先生於湖南大學，即贈以是書，讀之既竟，極服其學識之弘通。先生痛時人治學，競趨詭異，不軌於正，言經學尤多謬妄，為《六藝後論》二卷以鍼砭之。條別原流，揚權利弊，文章爾雅，可信可傳。後生莫測高深，轉病其迂拘焉。始先生與曾星笠先生同任教於東北大學、中山大學，先生先還湖湘，主講湖南大學。迨抗戰軍興，先生不樂遠遊，家居數載。及舜徽主講民國大學，乃禮聘之至寧鄉陶家灣，為諸生講授詩古文辭。先生博聞強記，行笈惟衣被雜物，不携一書。講授詩文，不復持本，悉背誦如流，及門咸驚服焉。體堅實

無病，老而不衰。舜徽嘗問其養生之術，則曰：「不吸煙，不喝酒，常洗手。守此九字，可以却病也。」卒致年登大耋，以壽考終於鄉里。舜徽所見湖湘諸老輩，以才氣論，要推先生爲最卓。詩文並美，逸氣橫溢，而典麗實冠一時，特以不自表曝，世人知之者稀耳。

### 附 讀張舜徽先生憶先君文書感

陳雲章

是文係張舜徽先生憶先君之作，文載張先生所著《舊學輯存》（山東齊魯書社出版）。直猶先生爲先君作之一篇儒林傳，反復讀吟，不能釋手，循至聲淚俱下，蓋感念先生知先君之深且篤也。誦陶靖節詠貧士詩，至「仲蔚愛窮居，繞室生蒿蓬。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張仲蔚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巷，閉門養性，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之句，感先生是文，慕先生高義，誠先君之劉龔也。雲章不學，未嘗讀先生書，未與先生有一面緣，幾十年來，亦不知先生行止。日前，友人某君始偶告：彼藏先生所著《舊學輯存》中，有是文，驚喜不已，急借複印。昨適有友自臺北來，持贈今年第一期《傳記文學》，內有文詳介先生生平事迹，從知先生學識博雅，著述等身，處世恬澹，在文革中，蔑視群小，以身衛道，遂深異某君多年來常相過從，彼於一九八八年即有是書，竟無一言及此，致坐失謁候

先生之緣，痛心無既。先生文中謂「舜徽所見湖湘諸老輩，以才氣論，要推先生爲最卓。詩文並美，逸氣橫溢，而典麗實冠一時，特以不自表曝，世人知之者稀耳。」在先生所著憶往篇中，共載余嘉錫、曾星笠、劉腴深、楊遇夫、李肖昞、譚戒甫、劉永濟諸先生等二十人，而獨許先君爲最卓，因憶陳石遺先生贈先君詩：「淵懷晦迹少人知，嶽嶽南雍一大師。三百年來誰抗手，亭林經術牧齋詩。」先生所見，何與其相似之甚耶？先生謂先君「博聞強記，行笈惟衣被雜物，不携一書。」此與劉腴深丈於先君赴瀋陽任教東北大學時贈詩中有句云：「不是五經儲腹笥，長途那得客裝輕」之詩意正合。至於先君生平爲人及思想風格，則先生言之盡矣，爲人子者，寧不知感，先君泉下有知，亦當有海內存知己之歎也。上月侄錫禹自柏林圖書館查知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係於一九二八年一月設立，分設考古、語言、歷史、民俗四學會，籌創者爲傅斯年先生。傅先生爲首任主任，繼任者爲顧頡剛、商承祚、劉奇峰、朱希祖四先生，次即先君。先生評先君學術思想之語有：「後生莫測高深，轉病其迂拘焉。」旨哉是言，旨哉是言。

## 憶先師

陳紹箕

先師天倪公，余叔祖也。風波失所，天各一方，睽隔以來，謁候無由。音訊亦阻。每當余授課遇疑義時，總想及先師，無由問難，悵然不已。先師博學，名垂海內，論經宗旨，一本鄭康成氏。鄭氏著《六藝論》，書亡，先師憂之，因著《六藝後論》，續鄭氏之業。講授經學，一以尊經信古爲幟，猶憶先師嘗語余：「曩年去瀋陽東北大學任教，道過北平時，黎錦熙先生宴於恩承居酒屋，座客有錢玄同先生，黎先生爲之紹介，戲曰：「此爲疑古玄同，此爲信古天倪。蓋錢先生別號疑古，先師不以爲忤，且許黎先生爲知言也。兩岸開放往來之初，余夫婦即返籍省親舊，謁先師墓於長沙河西望麓橋。嗚呼！墓木早拱矣。繼謁訪先師四公子雲章先生於長沙三貴街，雲章先生八十而慕，孝思維則，除在積極整理先師遺稿，準備付梓外，並於三貴街寓所內建「天倪堂」饗之。宗廟建築，軒昂肅穆，余敬書「經師人師」匾懸於門額頌之。先師嘗自謂平生行迹，有如「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講授南北各大學數十年，一以正學導後進，門生遍海內，余以是頌之，非余一人之私言，實同門之公言也。



一九九三年三月於臺北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 評《通史叙例》

金毓黻

近人有志作通史者，又有益陽陳鼎忠、曾運乾二氏。自云，民國三年濫竽湖南官書局，愴念國故，爰述通史，首成叙例三卷，原始五篇，正史以下，先為長編，以待纂訂，未幾局解，書未及成，是其何日殺青，正在未可知之數。據其叙例所論，則有卓卓可稱者，其例曰，綜二家，通三體，縱有通古（即通史）斷代二家，橫有編年、紀傳、記事三體。畫分全書為十五編，曰三皇、五帝，曰夏商周，曰東周秦，曰漢，曰後漢，曰晉，曰宋齊梁陳，曰隋，曰唐，曰五代，曰宋，曰元，曰明，曰清。一編之中，自為經緯，本通史之規模，寓斷代之義例，捨短取長，並行不悖，分之可考一代源委，合之即得千古會歸，此綜二家之旨也。上師孔子並纂《春秋》、《尚書》之遺意，中仿丘明撰述《左傳》、《國語》、《世本》之成法，下考近代史家三體之流變，為例目五，曰紀、曰傳、曰志、曰錄、曰譜。紀以紀年月，非以紀帝王，大事書之，小事削之，名仍史漢，實法《春秋》也。傳以序事，非以序人，限題名篇，詳著顛末，取足與紀相發明，雖本《春秋》內傳名稱，實則外傳《國語》體制，即近世所稱紀事

本末也。志以彙記朝廷法度，官禮之遺制，班馬之舊式也。錄以綜括士女行誼，名本何氏晉書，實法正史類傳也。譜以理董糾紛，記載委曲，補紀傳之闕漏，作志錄之助，世本周譜之成規，華嶠、鄭樵之素悉也。綜斯五例，詞取錯綜，豎則綜貫二家，橫則槩括三體，此通三體之旨也。考其精義所在，尤在傳以叙事非以紀人一端，二氏曾詳釋此義云：

古人著書，前或綜舉大綱，後則覩縷細目，殆猶《洪範》先列《九疇》，《周官》首陳六典，綱即其經，目乃稱傳故也。五家之傳，體制各異，同為解經。孔穎達云，大率秦漢之際，解書者多名為傳。以此推之，傳者對經而名，傳依經而作，經須傳而解，為周秦時之定法。馬遷作史既舉紀名以奉君上，又稱傳號以授人臣，人各一篇，兩俱無當，而孔門傳注之家法晦，諸子自為經傳之義例亦乖，夫史文之傳，類詳本事，書傳左氏，其成法也。書傳述本經之委曲，左氏推本事之始終，安有以人為別，牽於類次，書事則病人，書人則病事者哉。書傳左氏，依經作傳，管子韓非，自經自傳，陳編具在，皆所取裁，若司馬所列，直家傳之濫觴，惡在其能仿佛古人也。然則傳以事別，固已正司馬之失，傳以釋經，則又守前史之成，經緯釐然，名實相副，奚不可者，此所以革遷史之體，而仍襲其名也（通史新義例六）。

果如二氏所論，改傳之紀事一體，別名彙傳為錄。誠足革新史體，以合近代以事為綱之

法，又與章太炎先生之別立十記，以詳歷代大事，同一旨趣者也。惟以一二人之精力，改造二十餘代之陳編，紀傳錄志譜五體悉備，必蹈鄭樵好爲大言實不副名之譏，舉鼎絕脰，力不能勝，正堪借喻，此二氏之書，終至於無成也。愚謂纂造通史，應以普通普遍爲涵義，取其概括之事實，祇求其通，不求其詳，其餘之繁而不殺者，則仍讓之專史，庶乎各舉其職，兩不相犯，鄭樵不避其難，毅然以獨力成之，結局乃成一通不成通專不成專之通志。梁啓超之志量，視鄭氏爲狹隘，於一局部之通史，仍不能成書，不得不改爲寸寸而斷之專史。由是言之，二氏欲爲毅然爲之，始終不懈，以至窮老氣盡，其終無成功之一日，又不待言也。惟如章先生所創之體例，此一方有所取，他一方又有所棄，縮千數百卷之書，於百數十卷之內，雖其體裁，是否合於近代通史之新例，蓋亦庶幾乎近之矣。若二氏所舉之五例，無論爲紀爲傳爲錄爲志爲譜，任舉其一，皆委曲繁重，累世而不能終其業，而謂一手一足之烈，及身而能觀成，不但爲吾之所未敢信，抑亦理所絕無之事也。

（錄自金著中國史學史，商務印書館印行）

## 讀《通史叙例》筆記

張舜徽

益陽陳鼎忠、曾運乾於民國三年同任事湖南官書局，愴念國故，爰述通史，首成叙例三卷、原始五篇，正史以下，先爲長編，以待纂訂。未幾局解，書未及成，叢稿亦燬於兵燹，屢擬籌款續完，時局不寧，終未如願。後十七年始取叙例付南京中國史學會排印行世，柳詒徵爲之序，稱其書「刺乙部之利病，起百王而辜榘，正閏洪纖，罔弗貫串，宏識淵懷，劉子玄所不逮也」。「其成書雖未可必，即茲發凡起例之文，已足以質百世俟來者」，推許之情，可云至矣。陳曾二氏於自叙中，亦言「流覽乙部，橫有編年、紀傳、紀事三體，縱有通古、斷代二家，浩如煙埃，窮年莫殫，皆有所明，不能相通，非理其條貫，勒成一家，難期永久」，「用是綜二家，通三體，創殊例，成要刪，藏之名山，布之通都，於以上存百祀之說，下綴神明之胄」云云。則兩君之所以自待者已不淺，惜乎茲事體大，非一二人之力所能驟成，然其義例之精，規模之大，夾漈以後殆未有窺及此者。晚近史學荒蕪，束書不觀，薄物小篇，塗飾耳目，經世鉅製，罕可與語，偶覽此帙，益歎才難，因就叙例中所揭櫟之十四例，各刺取其要旨錄存之。

例一：綜二家。

大意謂斷代爲書與會通之史各有短長，今則溝通兩家，不事墨守。或仰規班、范東西漢各自爲書，或上法隴西南北史合成一帙，畫分全書爲十五篇：曰三皇五帝，曰夏商周，曰東周秦，曰漢，曰後漢，曰魏，曰晉，曰宋齊梁陳，曰隋，曰唐，曰五代，曰宋，曰元，曰明，曰清。一篇之中，自爲經緯，本通史之規模，寓斷代之義例，捨短取長，並行不悖，分之可考一代原委，合之即得千古會歸。

例二：通三體。

大意謂古史之作，其流有三：一曰事別，二曰年別，三曰人別。今斟酌損益爲例目五：曰紀，曰傳，曰志，曰錄，曰譜。紀以紀年月，非以紀帝王。大事書之，小事削之。名仍史、漢，實法《春秋》。傳以序事，非以序人，即近世所稱紀事本末也。志以彙記朝廷法度，班、馬之舊式也。錄以綜括士女行誼，實法正史類傳也。譜以董理糾紛，記載委曲，補紀傳之闕漏，作志錄之輔助也。

例三：詳略大旨。

大意謂本書大旨偏詳政制，秦以前及清尤詳。詳於秦以前者，《孟子》法前王之旨也。詳於清者，《荀子》法後王之旨也。法前王者，師其意不必泥其形。法後王者，襲其成

而務革其弊。

例四：原始。

大意謂紬繹《易》、《老子》、《中庸》及張子《正蒙》各書，參以天竺、希臘諸家遺言，旁引近代西儒哲說爲原始五篇。曰原極，述天地之形成也。曰原群，推人群之演進也。曰釋地，明陸海之界劃也。曰類族，辨種族之離合也。曰譜華，則以內諸夏而外夷狄，辨種源而明舊德也。

例五：前紀。

大意謂博採諸子傳記，旁徵圖讖，擷其質實，遺其虛誕，爲通史前紀一卷，至禪通紀無懷氏止。

例六：紀傳。

大意謂史以紀名，其要有二：條分縷析，一絲不紊一也。執簡馭繁，若網在綱二也。史文之傳類詳本事書傳，左氏其成法也。

例七：以經爲史。

大意謂史體自《春秋》出者曰編年。自《尚書》出者曰紀事。自官禮出者曰政書。此則史之體例出於經也。《隋志》稱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凡百

篇，編而序之。是書出於史。《史記》稱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是《春秋》出於史。《詩序》言：國史明夫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是《詩》出乎史。此則經之本原出於史也。六經爲前古之史。諸史即後世之經。經史無分，此其明證。

例八：書法。

分爲四例：一曰統例，二曰年例，三曰名例，四曰辭例。

例九：志。

分十四類：一職官，二職方，三民政，四食貨，五禮，六樂，七兵，八刑法，九選舉，十學校，十一曆象，十二考工，十三邊防，十四物異。

例十：錄。

一曰行誼錄：分孝友、獨行、隱逸、循吏四目。二曰學術錄：分經學、史學、諸子、文苑四目。三曰技藝錄：分星曆、算數、兵法、農家、工商、醫家、物理、書畫、術數、雜技十目。四曰風俗錄。

例十一：譜。

大意謂表譜二者體近而實不同。譜得兼明，無句讀之文。表則限於有經緯之作。其

必須經緯始明者，則倣史公。其僅須敘述可見者，唯效周譜。其體凡二，其別凡六，前二者宜於表，後四者宜於譜。

一曰曆年譜。

二曰公卿譜。

三曰人物譜：分聖賢、名臣、忠臣、功臣、能臣、循吏、顯學、卓行、文苑、列女、雜人、姦逆十二目。

四曰繫本譜。

五曰姓氏譜。

六曰經籍譜，分爲六略：一六經、二史傳、三志記、四諸子、五技術、六文集。

六經：分爲《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圖緯、小學十種。

史傳：分爲正史、編年、紀事、起居注、載記、傳記、雜記、史評八種。

志記：分爲政典、職官、禮儀、樂律、刑法、地理、譜牒、簿錄八種。

諸子：分爲吏家、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雜家、釋家八種。

技術：分爲天文、曆數、兵、農、醫方、藝術、五行、術數八種。

文集：分爲別集、總集、文評、筆記、小說、類書六種。



例十二：自注。

凡發揮故訓，徵引軼典，則有釋文。辨其離異，正其疑似，則有考異。兼綜異說，藉資考證，則有傳疑。凡所徵引，皆舉原書。亦有散亡，則標初見。唯自秦以下根據正史，通人習見，無勞複述。若有謬誤，兼採稗官，亦引原書，以相駁正。

例十三：引用各書。

正經不足，取諸古史；古史不足，取諸諸子；諸子不足，取諸古傳記；古傳記不足，取諸圖緯；圖緯不足，取諸漢以下宋以前之雜史。或孤本僅存，或原書久佚，則又參考百家箋注，旁稽唐宋類編，要以有宋爲限，不雜宋後各書。

例十四：地域範圍。

以崑崙爲中西大界。南出以印度河直印度洋。北出以鄂畢河直北冰海。以西統歸西史，以東統歸中史。鴻溝大定，界域犁然。

（容甫校錄）

## 讀《周易概要》後記

門生王桐蓀謹記

《周易概要》一書，蓋先師湖南益陽陳天倪鼎忠先生所著，以教授上庠學子者也。予於六十年前受業於先生，即知有是書，而未嘗寓目，（注一）今者自錫邑圖書館複印得之，雒誦再三，恍如重聆先生警效也。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大傳》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歷代研習是書者，爲數綦衆，著書立說，代有其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甚焉者穿鑿附會，張皇幽渺，巫機占卜之說，咸託之於《易》。及於晚近，言《易》之書，更層出不窮，大都以測人事，言休咎爲獨多。以爲江湖術士謀食生財之道者，則去《易》之義遠矣。

先生深研《易》理，博覽群籍，綜其本，要其源，論百家是非得失，言必有據，事循真理，不偏不倚，折衷一是。如其於鄭玄氏以爻辰說《易》，先生則謂於爻辰無取焉，又如京房之書多闕，後人爲之增補，其於京氏所不言，亦未用以說《易》者，斷爲西漢末緯家所造。又

如卜筮之說，申明聖人教筮之旨，與術士用筮之意，判然不同。又謂：夫《易傳》有上下往來進退之文，義久失傳，說經者可解則解之，不可解則闕之，此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道也。於此可見先生治學之態度矣。

夫《易》列爲六藝之首，說者謂爲八卦係造字之始。顧炎武氏嘗謂六經皆史，則鉤深致遠，有可供後人考證研究，以弘揚我民族文化者，關係固至深且鉅也。先生於此書詳舉歷代典籍、各時期各家流派，比較其是非曲直，指示治《易》門徑，學者得此，可掃荆棘而履康莊矣。（注二）

注一：當時先生所授者爲「六藝後論」。

注二：此係先生原語，見辨述篇。

一九九四年五月於上海

## 跋

羊春秋

此先師陳天倪先生燼餘劫餘之剩稿也。先生爲當代經學大師、文學大師，閩侯陳石遺先生所謂「三百年來誰抗手，亭林經術牧齋詩」也。先生歷任東北大學教授、湖南大學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主任及無錫國學專門學校、國立師範學院國文系教授。系所經先生擘畫，而規模頓具；學子經先生指授，而文辭皆有可觀。瀏陽劉腴深先生所謂「講席東南皆歷遍，知君名已落人間」也。先生用世以儒，處心以佛。望之嶽嶽，即之溫溫，居無疾言，而文多奇氣。故公晚年恒以「和以天倪誰識得，六儒三佛一分莊」自許也。先生學識淵博，著述宏富。經則有《六藝後論》、《六藝論衡》、《六藝微言》、《群經概要》及《詩經別論》。《後論》所以申鄭，《概要》多採舊說，《論衡》專申己見，《微言》則採六經之精義，輔以宋儒之名理。史則有《通史叙例》，革新史體，別闢蹊徑，儀徵柳詒徵所謂「通綜古、斷代、紀事三體，宏識淵懷，劉子玄所不逮也」。子則有《諸子引經考》，文則有《詩論》及其所創作之詩文，無不擷漢學宋學之精英，行駢文散文之奇偶，上窺班馬，下躋歐

曾，其經術之精湛，詞章之雅馴，固已凌駕當代、度越前修矣。惜其著述，迭遭天忌，始毀於長沙「文夕大火」，繼毀於亘古未有之十年浩劫，其流傳人間者，不過「泰山一毫芒」耳。意其化作劫灰，蕩爲春泥者，將生堯階之三萁，產靈芝而九莖；其流傳至今者，則衣被壇坫，沾溉後人，無窮既矣。是先生同乎萬物而盡者其形，不同於萬物而垂於久遠者，非此僅存之吉光片羽也耶？噫！書之傳不傳，殆亦有數存焉。先生修文天上，垂三十年，以時逢艱虞，世多忌諱，竟未能掘豐城之劍，發潛德之光，輯存剩稿，嘉惠士林。今雖時猶是也，世猶是也，而文禁稍寬，詩獄未起，生等服膺既久，飲德尤多，撫手澤而愴懷，憶咳唾而興感，爰輯其所存，以公諸同好，庶亦能釋先生之恨於萬一歟？受業邵陽羊春秋謹跋於甲戌仲秋湘潭大學之迎旭軒。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於湘潭大學